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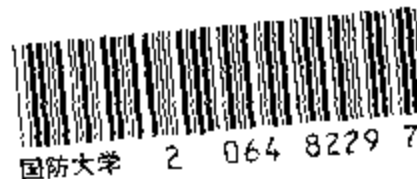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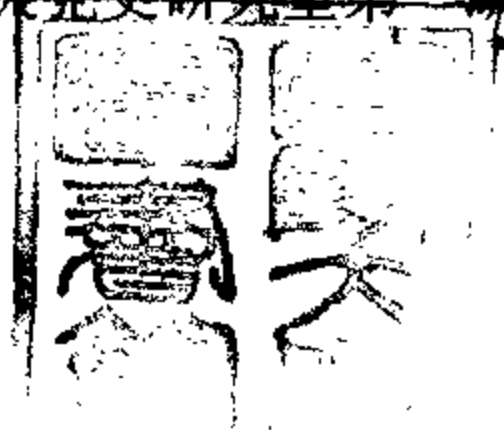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2

ISBN 7-5013-1369-5

I. 共… I. 中… III. 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1917~1925-史料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443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  
**书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

**著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兰空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4.5

**字数** 614(千字)

**版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书号** ISBN 7-5013-1369-5/A·5

**定价** 38.00 元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

##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sup>①</sup>、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人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勿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

---

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 编者说明

一、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二卷。本卷汇集了除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以外散见在其他中文图书报刊中的有关文献资料,包括过去已经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sup>①</sup>。

二、本卷所收文件主要是1917至1925年之间的文献和档案。有些专题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不得不选用少数重要的当事人回忆和资料性文章,作为附录列后。

三、本卷分为24个专题,各个专题以及每个专题内的文件大体上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为适当集中,有些文件也难免提前或移后。

四、本卷注释除标明为原编者或译者所加外,其余均为本卷编者所加。

五、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王德京同志负责选编

---

<sup>①</sup>译者稿酬由出版社按有关规定支付



# 目 录

<b>编者说明</b> .....	(1)
<b>一、旅俄华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b> .....	(1)
中国人红军队伍的建立和战斗.....	(1)
(1918年—1920年)	
中国侨民支持苏维埃政权 .....	(22)
(1918年—1920年)	
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 .....	(24)
(1920年制定)	
上乌丁斯克华工关于成立俄共(布)支部的决议 .....	(27)
(1920年5月)	
附录1: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 .....	(28)
(1918年—1920年)	
附录2:中国赤卫队战斗在北高加索 .....	(40)
附录3:列宁的中国卫士 .....	(45)
<b>二、苏俄与孙中山的早期联系</b> .....	(48)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48)
(1918年8月1日)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50)
(1920年10月31日)	
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 .....	(51)
(1921年8月28日)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53)
(1922年2月7日)	
孙中山致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函 .....	(54)
(1922年6月23日)	
<b>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b> .....	(56)
(1919年3月2日—6日)	
共产国际纲领 .....	(56)
(1919年3月4日)	
共产国际宣言 .....	(64)
(1919年3月6日)	
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	(75)
(1919年3月6日)	
中国代表的祝词 .....	(76)
(1919年3月5日)	
<b>四、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中国的反应</b> .....	(79)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 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	(79)
(1919年7月25日)	
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 .....	(82)
(1920年)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 .....	(91)
(1920年9月27日)	
<b>五、维经斯基来华和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b> .....	(94)
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 .....	吴廷康(94)
(1920年11月7日)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 .....	(96)

---

(1921 年春)	
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 支部的报告 .....	(98)
(1921 年 6 月)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	维经斯基(99)
(1925 年 3 月 15 日)	
附录 1: 李达回忆维经斯基 .....	(103)
(1955 年 8 月 2 日)	
附录 2: 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 .....	(105)
(1957 年)	
附录 3: 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 .....	(108)
(1978 年 6 月 27 日)	
附录 4: 郑佩刚回忆“社会主义者同盟”(摘录) .....	(110)
(1964 年 2 月-5 月)	
<b>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b>	<b>(112)</b>
(1920 年 7 月 19 日-8 月 7 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	列 宁(112)
(1920 年 6 月 5 日)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	罗 易(119)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	列 宁(122)
(1920 年 7 月 26 日)	
罗易在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	(127)
(1920 年 7 月 26 日)	
中国代表刘绍周在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	(129)
(1920 年 7 月 28 日)	
马林在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	(132)
(1920 年 7 月 28 日)	
马林在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	(137)

(1920年8月6日)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138)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144)
共产国际章程·····	(147)
(1920年8月4日)	
土地问题提纲(节录)·····	(152)
(1920年8月4日)	
<b>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b> ·····	<b>(159)</b>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	张太雷(159)
(1921年6月10日)	
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 提纲(草案)·····	张太雷(180)
(1921年6月)	
张太雷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182)
(1921年7月12日)	
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节录)·····	(184)
(1921年7月8日)	
关于妇女的决议(节录)·····	(186)
(1921年7月12日)	
<b>八、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b> ·····	<b>(188)</b>
(1921年7月9日—23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致中国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188)
(1921年3日)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 大会书·····	(192)
(不早于1921年3月16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报告·····	(193)
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	(198)
农村青年工作的提纲·····	(201)
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节录)·····	(204)
青年共产国际章程·····	(208)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 ·····	
·····	(211)
(1922年5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据青年共产国际 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决议所 发的第十七号通告·····	(213)
(1922年9月6日)	
<b>九、马林第一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b>	<b>(215)</b>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215)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节录)·····	(219)
(1921年7月)	
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摘录·····	(219)
(1921年10月13日)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222)
(1922年4月6日)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马 林	(223)
(1922年7月11日)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240)
(1922年7月30日)	
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 马 林	(242)
(1922年9月7日)	
我对孙中山的印象····· 马 林	(245)
(1925年3月20日)	

- 附录 1: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 伊罗生(251)  
(1935 年 8 月 19 日)
- 附录 2: 回忆马林 ..... 包惠僧(259)  
(1979 年 6 月)
- 附录 3: 国际代表马林 ..... 罗章龙(269)  
(1979 年)
- 十、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 (273)  
(1922 年 1 月 21 日—2 月 2 日)
- 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 张太雷(273)  
(1921 年 7 月)
- 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 ..... 萨发洛夫(274)  
(1922 年 1 月)
-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 ..... (285)  
(1922 年)
- 十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 (289)  
(1922 年 1 月 30 日—2 月 2 日)
- 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致中国青年团、  
朝鲜青年联盟和全体日本工人青年书 ..... (289)  
(1921 年 10 月 15 日)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  
任务的提纲(节录) ..... (291)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 ..... (294)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致中国、日本、朝鲜、  
蒙古青年书 ..... (298)
- 十二、马林第二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303)
-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 (303)  
(1922 年 6 月 30 日)
-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 (304)

- (1922年6月3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节录)..... (311)  
(1922年7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312)  
(1922年7月)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315)  
(1922年7月)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 (315)  
(1920年7月)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马 林(319)  
(1922年7月11日)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321)  
(1922年7月18日)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托书..... (322)  
(1922年7月)  
《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发给其派驻远东记者的委托书..... (323)  
(1922年7月2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 (324)  
(1922年8月)  
马林工作记录..... (326)  
(1922年8月12日-9月7日)  
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 (327)  
(1922年10月14日)  
马林工作记录..... (330)

	(1922年10月14日—11月1日)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	.....	(332)
	(1922年11月底—12月初)	
俄国革命五周年[年]纪念	.....	孙 铎(333)
	(1922年11月2日)	
吴佩孚和陈炯明	.....	孙 铎(335)
	(1922年11月8日)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	.....	孙 铎(336)
	(1922年11月8日)	
附录1: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	.....	(340)
	(1929年12月10日)	
附录2:蔡和森谈西湖会议	.....	(341)
	(1926年)	
附录3:张国焘回忆西湖会议	.....	(342)
	(1971年)	
<b>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b>	.....	(350)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	(350)
拉狄克的发言	.....	(353)
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	.....	(355)
土地纲领草案	.....	(366)
	(1922年11月30日)	
共产国际的策略	.....	(372)
	(1922年12月5日)	
<b>十四、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b>	.....	(386)
	(1922年12月4日—16日)	
关于东方国家工作的决议(节录)	.....	(386)
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	(388)



---

(1922年12月)	
<b>十五、孙文越飞会谈</b> .....	(392)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	(392)
(1922年8月27日)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	(395)
(1922年12月20日)	
孙中山致列宁的信 .....	(397)
(1922年12月)	
越飞致马林的信 .....	(398)
(1922年11月7日)	
越飞致马林的信 .....	(400)
(1922年11月17日)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 的工作问题 .....	(404)
(不晚于1922年12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便笺 .....	(407)
(不晚于1923年1月10日)	
上海工部局关于孙文越飞会谈的记载 .....	(407)
(1923年1月22日、24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	(409)
(1923年1月26日)	
马林致加拉罕和越飞的信 .....	(410)
(1923年2月15日)	
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	(414)
(1923年5月1日)	
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	(415)
(1923年5月15日)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415)
(1923年6月20日)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420)
(1923年7月18日)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	(425)
(1923年7月20日)	
马林致廖仲恺的信·····	(428)
(1923年7月21日)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433)
(1923年10月)	
<b>十六、马林第三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b> ·····	(4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部 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决定·····	(434)
(不晚于1923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 大会的代表·····	(435)
(1923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问题的决议·····	(436)
(1923年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 中国铁路工人书·····	(437)
(1923年3月3日)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	(438)
(1923年3月9日)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	(440)
(1923年3月27日)	
第三国际妇女部告中国女学生书·····	(412)

- (1923 年)
- 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 (445)
- (1923 年 3 月 30 日)
- 致拉夫斯坦的信…………… (446)
- (1923 年 4 月 3 日)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 ……  
…………… (449)
- (1923 年 5 月 30 日)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 (450)
- (1923 年 5 月 31 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  
指示…………… (456)
- (1923 年 5 月)
- 致布哈林的信…………… (458)
- (1923 年 5 月 31 日)
- 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  
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 (461)
- (1923 年 6 月 12 日 -20 日之间)
- 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  
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 (468)
- (1923 年 6 月 12 日 -20 日)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476)
- (1923 年 6 月 20 日)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 (485)
- (1923 年 6 月)
-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489)
- (1923 年 6 月)

-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491)  
 (1923年6月)
-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 (492)  
 (1923年6月25日)
-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的信(附五位中共中央委员致孙中山函)…………… (494)  
 (1923年6月25日)
-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496)  
 (1923年7月15日)
-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 (502)  
 (1923年11月16日)
- 吴佩孚与国民党…………… 孙 铎(512)  
 (1923年5月9日)
-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孙 铎(515)  
 (1923年6月13日)
-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 孙 铎(518)  
 (1923年7月)
- 十七、1923年孙中山与加拉罕的书信往来…………… (528)**
- 加拉罕对华宣言…………… (528)  
 (1923年)
- 加拉罕致孙中山博士的信…………… (531)  
 (1923年9月8日)
- 孙中山复加拉罕电…………… (532)  
 (1923年9月16日)
-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533)  
 (1923年9月17日)
- 孙中山复加拉罕的信(摘录)…………… (534)

- (1923年9月17日)
- 十八、鲍罗廷来华与国民党改组** ..... (535)
- 为鲍罗廷来华加拉罕致孙中山的信 ..... (535)
- (1923年9月23日)
- 鲍罗廷对觉悟社记者谈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 ..... (536)
- (1923年10月18日)
- 给鲍罗廷委任状 ..... 孙 文(538)
- (1923年10月18日)
-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 孙中山(539)
- (1923年11月25日)
- 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 孙中山(541)
- (1923年12月9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  
    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 (547)
- (1923年11月28日)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550)
- (1923年12月1日)
-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 ..... (551)
- (1924年1月10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 ..... (563)
- (1924年1月15日)
- 鲍罗廷笔记 ..... (566)
- (1924年)
-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孙中山电 ..... (570)
- (1924年1月15日)
- 孙中山复苏联代表加拉罕电 ..... (571)
- (1924年1月24日)

-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 孙中山(572)  
 (1924年1月20日)
- 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574)  
 (1924年1月25日)
- 致苏联代表加拉罕哀悼列宁逝世电…………… 孙逸仙(576)  
 (1924年1月25日)
-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 (577)  
 (1924年6月25日)
- 聘任鲍罗廷职务状…………… 孙 文(581)  
 (1924年10月11日)
- 十九、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582)  
 (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 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 (582)  
 (不早于1924年3月30日)
- 曼努伊尔斯基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  
 (节录)…………… (583)  
 (1924年6月30日)
- 琴华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会上的发言…………… (584)  
 (1924年7月1日)
- 里亚赞诺夫作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  
 (节录)…………… (588)  
 (1924年7月7日)
- 策略问题提纲(节录)…………… (589)
- 共产国际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590)
- 共产国际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 (590)
-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和代表情况介绍……………  
 ……………… (594)
- 二十、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596)

- (1924年7月15日-25日)
-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596)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 (602)
- (1925年4月前)
- 二十一、维经斯基再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606)**
- 中共“四大”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606)
- (1925年1月)
- 中共“四大”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607)
- (1925年1月)
- 中共“四大”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609)
- (1925年1月)
- 中共“四大”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609)
- (1925年1月21日)
- 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 维经斯基(611)
- (1924年9月3日)
- 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 卫 金(613)
- (1924年12月20日)
- 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 魏 琴(621)
- (1924年12月31日)
- 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 维经斯基(624)
- (1925年3月10日)
- 二十二、加伦与广东革命政府…………… (628)**
- 加伦的汇报《华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人》…………… (628)
- (1925年1月9日)

- 军事政治形势…………… (635)  
     (1925年1月10日)
- 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  
     (节录)…………… (654)
- 二十三、孙中山逝世前后** …… (706)
- 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函…………… (706)  
         (1924年2月16日)
- 鲍罗廷致孙中山先生电…………… (707)  
         (1924年3月)
-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 (708)  
         (1924年3月)
-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710)  
         (1924年9月12日)
- 致苏俄遗书…………… (711)  
         (1925年3月11日)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斯大林同  
         志的电报…………… (712)  
         (1925年3月12日)
- 第三国际致国民党之唁电…………… (713)  
         (1925年3月13日)
- 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 维经斯基(714)  
         (1925年3月23日)
- 吾人之责任…………… 鲍罗廷(724)  
         (1925年5月17日)
-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子任(725)  
         (1925年12月13日)
- 二十四、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 …… (73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



- 
- 和全体劳动人民书…………… (731)  
(1925年6月7日)
- 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 季诺维也夫(734)  
(1925年6月7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  
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739)  
(1925年6月17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  
…………… (740)  
(1925年7月6日)
- 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 维经斯基(744)  
(1925年6月14日)
- 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 魏 琴(747)  
(1925年8月31日)

## 一、旅俄华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 中国人红军队伍的建立和战斗

#### 《告全体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来自中国，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在那里，苦力们遭受着难以形容的压迫。你们在苏维埃俄国找到了栖身之所，你们，这些身在革命国家的革命者们，参加我们的队伍吧！

我们 1800 人同罗马尼亚的资本主义军队、同乌克兰反革命的黑特曼分子和德国人进行过战斗。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世界反革命势力还没有被战胜，我们就决不放下武器。

革命的中国兄弟们！为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人就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参加保卫工农政权的人就和我们走吧！一切障碍和绊脚石都必须推倒，获得自由的中国苦力们应该同全世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同志们！大家都来加入红军队伍，加入中国营！要使自己的意

---

\* 本专题资料录自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文中注释为原作者所加。

志服从革命的纪律,为的是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军队。

请到红军国际军团办公室登记加入中国营。

地址:莫斯科 下列斯诺依胡同 2 栋 2 号 救世主堂对面。

— 《真理报》1918 年 5 月 9 日

### 孙富元——中国营的组织者

……

革命也唤醒了闭塞的中国贫民群众,据《莫尔珊斯克消息报》报导说,中国人也组织了特别国际团,在南方战线为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而战斗。

红军中国营的组织者孙富元,出生在一个边界警卫队长的贫苦家庭,从童年起就饱尝饥苦,他曾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并参加过革命暴动。

当罗马尼亚人向苏维埃军队进攻时他正在俄国。他向在蒂拉斯波举行的第二次革命军队代表大会提出成立中国红军营。

中国人的红军部队完全由贫民、工人和矿工组成,基本群众是所谓苦力(搬运工人),商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不接收他们加入。

严格的纪律和坚韧精神赋予这支队伍以不可动摇的坚定和力量:他们总是最后一个撤离战场。

中国红军的人数超过 1800 人,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组建中国营的工作在萨马拉和西伯利亚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在那里准备加入红军的不下一万人。

中国人非常关心俄国革命的进程。他们几乎每天举行集会,期待着在最短时间内出版布尔什维克的中文报纸,以便为这些红军营服务。

在同中国红军战士的谈话中知道,为了实现中国的革命他们希望得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

他们说：“在我们中国，常常发生革命，但是，我们贫民们依然是老样子：得到好处的只有那些官老爷们（世袭贵族和富有阶级）。”

《红军》1918年6月13日

### 沃罗涅什地区军事苏维埃命令

No. 6 沃罗涅什市

…… § 10

组织留布林斯基红军团和中国营的工作，在沃罗涅什地区军事苏维埃的领导下正在进行之中，前者从6月15日开始，后者从本年6月17日开始。

…… § 14

根据军事人民委员会今年4月20日第294号命令，中国营今后将由一个包括团部独立营和一个同步兵团部一样大小的非独立营组成。

…… § 15

任命现役军人戈伊科·巴甫洛维奇从今年6月1日起为中国独立营营长，具有团长职权……

军事苏维埃军事委员

B·伊万诺夫

军事领导人切尔那文

总参谋长 扎舒克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红军国际军团命令

莫斯科第72号

(1918年7月27日)

§ 8

现将国际主义者军团第一营按下述方式组建，通知如下：第一

连将按现在状况组建,第二连为朝鲜连,第三连为中国连。<sup>①</sup>

军团长 A·埃宾戈里茨

《军事人民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7月27日

### 莫斯科地区军事苏维埃简报

No. 20 图拉

(8月2日晨)

7月30日中国独立营<sup>②</sup> 120人奉命从图拉派往服役地沃罗涅什市……

作战部主任 克劳泽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彼得格勒第一市区工农红军命令第145号

(1918年8月25日)

§ 2 第一市区军事委员会8月24日着手组织“第一市区中国支队”,部队地址设在基洛赤大街15号。

§ 3 任命单清河同志自8月24日起为中国支队的组织者。

§ 4 支队长布济科。

§ 5 任命山德列尔同志为中国支队第一副队长。

§ 6 鲁义文为第二副队长。

§ 7 从8月24日到9月7日为中国支队取得红军称号的见习期。

§ 8 在中国支队两周见习期以后只要有100人以上完全胜任红军称号,就将改称为红军部队。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支队须解

① 红军国际军团1918年8月前由231人组成,8月编入第四—三莫斯科苏维埃团。

② 据1918年8月26日南方地区部队第4号命令该营编入第一沃罗涅什师。

散。

§ 9 支队组织者和支队长拥有广泛的权力,严格监督在中国支队中是否有不符合任务要求的分子存在,如果发现应立即令其离队。

§ 11 中国支队长有责任每天向第一市区委员会报告支队状况。

§ 14 第一国际营的全部器材和修理厂暂列入中国支队管辖内。

§ 18 委员会政治教育处应实际参加中国支队的组建工作,配合支队组织者和支队长从应征者中挑选真正的革命战士,在他们当中发展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战士。

§ 19 所有红军指挥员应立即将他们名册中的中国人名单连同他们的证件,送交中国支队长管理(基洛赤大街 15 号),并将执行情况报告市区委员会。

###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关于组建彼得格勒 中国国际主义者支队的命令**

(1918 年 8 月 29 日)

第 12 号

§ 1 第一市区军事委员会组建的第一市区中国支队从 8 月 27 日起归我直接领导并停止由第一市区提供各项给养。

§ 2 第一市区中国支队改名为“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

§ 3 有关中国支队下达的全部任命和指示以及第一市区工农红军部队执行的第 145 号命令继续有效。

§ 4 中国支队组织者单清河以及该支队长布济科立即根据我本人的命令着手组建支队。

军区司令

参谋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我们黄皮肤的兄弟》

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对我国垂涎三尺,他们企图使我们相信,中国人是下等种族,上帝造他们就是为的叫他们用血和汗养肥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俄国的以及所有资本帝国主义的吃人野兽。……

我们不应该驱逐我们黄皮肤的兄弟,要启发他们,组织他们,保护他们不受资本的剥削……

革命创造了奇迹……,旅俄华工拿起了武器,组织了国际主义者的队伍,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他们的黄皮肤下面流着红色的无产阶级的鲜血;他们黄色的胸膛里一颗勇敢的心在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跳动;他们黄色的手高高地擎着国际歌的红旗。

中国红色的国际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奇迹,它是革命的伟大破坏力同时也是伟大的创造力的证明,这是全人类国际友好思想必将胜利的象征。

《武装人民》No. 52 1918年9月15日报纸附刊

### 彼得格勒第一市区工农红军命令第170号

(1918年9月19日)

§1 中国支队长知悉并认真执行:

在特别指示下达以前,要按中国方式对中国士兵们进行队列训练,对中国指挥员们下达的指示必须在支队长严密地、一丝不苟地监督下执行,支队长有责任注意训练情况并每天向第一市区委员会报告训练结果。

### 致主持中国支队的政治委员单清河同志

(1918年12月24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乌拉尔混编步兵师中国国际营长根据您的第327号命令向您报告：红军战士曹清溪、岑道升、蔡道胜、齐士瀛、王空升、齐杰胜、吴作升、杨标兴、潘虎、秦苏银、尚马恩、杨继谦 共12人从今年11月20日起归入我所属营名册。

中国营营长(签字)

###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就在国际预备营组建中国连 问题给全俄总司令部组织局的报告

(1919年3月21日)

135,在中国人部队领导人李基特领导下国际预备营里组建了一个中国连。据国际营营长报告,组建中国支队的政治委员单清河同志所在地点不详。

莫斯科军事委员代理参谋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全俄总司令部组织局就军事委员刘同志在彼得格勒为 西部战线组织部队一事致红军国际部队 恰斯杰克同志的报告

莫斯科市第6430/OP/1846

(1919年6月4日)

军事委员刘同志打算在彼得格勒现有4500华工和中国公民



中组织部队以供西部战线之需,为配合该委员的工作,请求协助供给军服以及给予指示,从哪里以及通过什么手续能够得到所需款项,包括办公室、办公室三名办事员以及日常业务方面的诸项开支。办公室设在彼得格勒:乌里茨基广场,

区委员会,全俄总司令部组织局临时代理

局 长 马丘里斯基

军事委员 莫洽洛夫

附在电报用纸背面的说明:

“我提议刘同志参加彼得格勒区军事委员会组织部,并通过相应地区军事委员会根据一般情况供给参加的志愿人员所需物品,给一个俄国团增加不超过一个营的部队。”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关于在第四十六狙击师阻截支队组建中国连

(1919年10月1—15日)

……士气高昂;自觉遵守纪律;指挥员出色。在支队中组建一个国际连,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国际连需要中国人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中文书籍。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联络处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关于在特务团中组建中国连给土耳其斯坦前线部队的命令

No. 57

(1919年10月30日)

§1 我命令组建处长立即着手在特务连里组建一个由中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连,名字叫特务团第十连。组建工作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18年11月13日第220号命令所宣布的狙击团编制进行……

土耳其斯坦前线司令 M·伏龙芝  
革命军事苏维埃代理委员 N·别杜霍夫  
总参谋长 巴尔斯基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中国红军战士大会

昨天在红军营房里举行了中国国际主义战士大会，讨论关于北京政府和同盟国对在俄国的中国红军战士态度问题。

发言人有：中国支队负责人鲁义文同志，政治委员张海辰同志，张海廷同志和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局长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大会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与会者要求苏维埃政府通过电台向国外广播：

“中国红军战士大会讨论了协约国走狗们的阴谋，其目的是使社会舆论相信，似乎中国人红军的建立是由于俄国的暴力所致，似乎中国公民没有离开俄国回国，特作如下声明：

1) 协约国及其走狗们一切诬蔑在俄国和西伯利亚自愿组织的中国国际主义者部队的企图都是完全徒劳的。

2) 苏维埃政府不仅从未阻止中国人自由离开俄国回国，恰恰相反，还全力予以协助。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开始之前，已经有4万多中国人被遣送回国。在西伯利亚交通中断以后，苏维埃政府和华工组织还全力经过敖德萨和其他港口将中国人送回国，但这一努力遭到了协约国的阻挠，他们不允许租用船只运送中国人。

3) 在俄国组织中国国际主义红军部队，完全是由旅俄华工组织自己首先倡议，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指挥而且完全由中国人中的志愿革命者组成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在协约国的暗中怂勇下对中国人进行的任何诬蔑、威胁、任何残暴行径都吓不倒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将为从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所有被压迫

民族和为世界革命而流血。

4)我们中国红军战士为答复协约国的所有镇压行为,特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中国革命军队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它和俄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国际主义者部队携起手来帮助中国和整个东方的工人和农民,中国国际主义战士部队号召全体同志以更大的毅力组建新的部队,为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本家,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并以此回答协约国走狗们卑鄙的诬蔑。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部队负责人的报告透露,在所有的(华人)红军队伍中都有了共产党支部,在一个连就已经有几十个华人共产党员。部队中广泛散发中文报纸《华工》和中文宣传小册子。

·《消息报》1919年11月30日

**混编乌拉尔狙击师<sup>[注]</sup>师长  
关于部队转入进攻占领上图里耶  
市给第三狙击旅旅长维雷舍夫的命令**

No. 41 比塞尔车站

(1918年10月24日)

中国营已抵达你处,我现在已经派出一辆装甲车。

据最新情报,上图里耶方面的敌人不多并完全由在当地招募来的新兵组成。

我命令用你所属的旅建立一支组织良好、足额的部队同中国营一起发起决定性的进攻,最直接的任务就是占领车站和上图里耶市以便把敌人赶到该市东北面。占领该市对我们极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后方一个大居民点得到粮食并进行休整,还能控制附近的大片地区,这片地区位于上图里耶市的北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旅所担负任务的全部重要性,组织好全部力量完成这项任务。

攻击时间必须在10月24日17时。关于战斗进行情况您负责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

师 长  
军事委员

注：根据第三集团军1918年12(似应为10)月5日第26号命令，将第一、第二乌拉尔狙击师合编为混编乌拉尔狙击师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混编乌拉尔狙击师师长<sup>[注]</sup>关于中国营在阿克泰河地区 战斗情况给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

No. 157 比塞尔车站

1918年10月29日地图：1英寸10俄里

……上图里耶方面今天中国营渡过了阿克泰河，把敌人从两道战壕中赶出退到图里耶方向。匪徒们撤退了，撤退得毫无秩序。敌人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由于后续部队通过阿克泰河大桥时调动迟缓未能继续发动进攻，致使该桥一直处于敌人炮火控制之下。大约16时敌人从利亚利亚车站转入反攻，这时中国小伙子们意识到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他们又不得已重新撤退到阿克泰河右岸。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得到一些俘虏并缴获许多军火。

注：据东方战线第三集团军于1918年11月11日发布的第048号命令将混编乌拉尔狙击师改为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狙击师，在该师积极作战的是中国营，他们是勇敢和英雄主义的典范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机密 混编乌拉尔步兵师第三旅作战命令

No. 24 卡列利诺车站 (1918年11月6日)

我命令中国营长用你的营接替位于中心战斗地段的所有部队，在11月7日俄国革命纪念日的当天早晨4-5时开始游行，然

后向敌人发动攻击把敌人赶出他们的防御工事并尽一切可能跟踪追击……

旅 长 维雷舍夫

军事委员 斯莫尔尼科夫

参谋长 (签字不清)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给第二十九步兵狙击师师长 瓦西里耶夫同志的报告

(1918年11月)

我向您报告,根据您的命令我已率领两个连到达维亚车站。遵照第三旅旅长的命令我带领这两个连去布拉吉那车站,并从那里向新图林斯克车站发动攻击,再在新图林斯克和中国第一营一起占领阵地。但是我已经不能占领那里的阵地,因为原来守在那里的一个营已经向两个方向撤走,一部分退向布拉吉那车站,另一部分沿大路退向维亚车站。按照旅长的命令我率领新到的两个连和退到布拉吉那的一个连转入了进攻,但是由于敌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要把敌人从新图林斯克车站赶走已不可能。

1918年9月21日早晨,我团全部连队和第四乌拉尔团的三个连再次向新图林斯克车站发动进攻,也被击退。中国团损失大约为:100人牺牲、受伤和失踪,指挥员损失为:一位营长牺牲,第一连连长牺牲,两位连长负伤。

中国团团长 任辅臣

### 中间战斗地段负责人费明关于中国连队占领包戈斯洛夫斯基大道的战斗情况给第二、第三狙击旅旅长的报告

No. 207 (1918年11月15日22时32分)

我向您报告,由于这条包戈斯洛夫斯基大道而在中间战斗地段发生了残酷的战斗。敌人拼命企图击退我们的全部进攻,但是我们在装甲车的支援下正在向前推进。中国人的第一连和第二连投入战斗,从瓦纽申派来的一个连还没有到。炮弹几乎全部打光,可是敌人的后备物资正在调集到。等待着炮弹。

中间战斗地段负责人 费 明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第三狙击旅命令

No. 32 维亚车站 (1918年11月23日)

§ 5 我任命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为左翼战斗地段负责人。

§ 6 我命令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把从库什文斯基大道换下来的连队派往维亚 - 巴夫金斯卡亚车站作预备队,其中一个连占领窄轨铁路的堑壕线,该堑壕线一直通往列索比里那亚车站,并向敌人方面派出侦察人员……

旅 长 维雷舍夫

军事委员 斯莫尔尼科夫

参谋长 尼古林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师长瓦西里耶夫给第三狙击旅旅长维雷舍夫的命令

No. 802 比塞尔车站 (1918年11月28日)

我命令中国团的一个营进入充分战斗准备状态,并准备好控制下图林斯克工厂。该营必须按照前项要求作好按上述方向发动

进攻的准备。

师 长

军事委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师长瓦西里耶夫用直通电话同第三狙击旅旅长维雷舍夫 关于维亚车站地区战斗结果的谈话记录

(1918年11月30日)

第三旅旅长(维雷舍夫):……中国团团长任辅臣被他们(即指敌人)的部队俘虏,许多勇士在肉搏战中牺牲;敌我双方在车站上互相射击和厮杀。在搏斗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子乘机爬上一列装甲列车,在那里呆到战斗结束。中国人再次失去了自己的首长。此刻我没有政治委员,波戈列洛夫同志感到很苦恼,况且他受到敌人相当大的打击。今天部队进入整顿状态,由于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您下达的命令始终没有完成。阵亡者、伤员和失踪者现在尚未查清,因为办事机构也已经解体,而且一部分部队,特别是卡美施洛夫团和中国团迄今为止仅集合起一个连。特向你作简要报告。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第三旅旅长维雷舍夫致第二十九师师长 瓦西里耶夫的电报

(1918年11月30日 18-30)

许多部队像狮子一样战斗,尤其是第十七彼得格勒团,他们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自己无一伤亡。卡美施洛夫团团长什维尔尼斯身负重伤,旅军事委员包奇卡列夫,任辅臣同志以及许多光荣的营

连指挥员英勇牺牲。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纪念任辅臣同志

在维亚最近的战斗中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牺牲了。

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自己在中国人中的全部威信都贡献给为苏维埃俄国服务。他组织的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一支最坚强最可靠的队伍。

作为一位忠诚的世界革命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对伟大事业的忠诚……

纪念这位异国人民的儿子，纪念任辅臣同志。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他将永远活在革命战士的心中。

— 《公社社员报》1918年12月28日

### 关于第二十一莫斯科苏维埃步兵团战斗力的证件

(1918年11月20日)

第二十一莫斯科苏维埃团属于莫斯科特混步兵旅。1918年9月25日，攻占诺沃霍漂尔斯克市的战斗打响了，该团果断勇敢地向克拉斯诺夫匪帮发起攻击。中国营给敌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高呼着“阿拉拉”，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向前冲，迅速地把敌人打垮。这时第二十一团的后续部队迅速地冲出工事扑向敌人，迫使他们狼狈逃窜。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苏维埃政治部情报联络处  
关于第二十一莫斯科团中国国际主义  
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坚忍不拔的通告**

(1918年11月15日)

来自第二十一莫斯科团的红军战士谈到了俄国红军战士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情况。该团有一个500人的中国国际营,他们守纪律,有毅力,在战斗中表现顽强。他们在启发和要求新上战场的红军战士具有坚强精神和英勇气概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对军队中的红军战士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的人多处负伤,只经过简单包扎,仍然不下火线。

第二十一莫斯科团驻守在诺沃霍漂尔斯克,两个月以前从莫斯科开到这里……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师长请求派中国人来组建中国独立营致第三集  
团军司令部特别组织委员会主任的公函**

库兹马车站第599号

1919年1月25日

根据我掌握的情报,在您所属的部门有大约150个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曾属于我师的中国团。

请求您下令将上述中国人派往巴列基诺<sup>注</sup>归预备团团长指挥,我打算在那里组织一个中国独立营。我现在有两个中国连。

军事委员  
师 长

**注:**1919年2月中旬中国团为560人,拥有390把刺刀,从巴列吉诺车站地区调

到叶尔什村地区。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警备队长就中国营补充问题给 第二十九狙击师师长的报告

库兹马车站 (1919年1月27日)

我向您报告：第三集团军特别组建处送来 112 人补充中国营，于今年 1 月 26 日抵达……

警备队长 泽林佐夫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第二十九狙击师师长就登记给组建的中国独立营 提供各项给差问题给师供应部主任的命令

维列沙基诺第 645 号 (1919年1月28日)

经本师 1 月 27 日第 27 号命令批准在预备团组建一个中国独立营。

我命令根据营长的要求发放款项、服装、武器及粮食。该营共 210 人。

师 长(签字缺)

军事委员(签字缺)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师参谋长的命令

维列沙基诺第 01037 号 (1919年2月18日)

师长命令供应部主任立即向中国团提供一切必需的服装和装备。预备团团长将 20 名骑兵传令兵转交中国团管辖。拟从集团军

供应局取得 6 挺机关枪给中国团。指示切尔诺波罗多夫同志 2 月 18 日晚,最迟 19 日晨同该团一起乘车开赴格里高利耶夫斯基车站,并从那里行军到莫基诺村,在该地作为师的预备队。切尔诺波罗多夫同志安排好团里给养发放办法,并留在该团直到将它转到某旅为止,然后开赴定员服役地点。中国团的给养发放列入第四旅。将出发和到达莫基诺的时间呈报。

师参谋长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中国人——英雄》

在沃罗涅什战线,英雄的中国营表现最出色。

《贫民报》1919 年 2 月 5 日

### 《英雄》

下面就是我从 H 旅旅长 П 同志(西部前线)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由于参战部队人数太少而且战斗地点彼此交错,常常有包围和迂回的情况发生。

就在这样的一次包围事件中,一个连的部分人陷入了困境,全体战士都英勇牺牲。机枪排有一小队中国人,他们是连队里的优秀红军战士,依然坚守在那里。他们曾打退敌人多次散兵线攻势,在子弹打光以后,他们不愿意可耻地投降。他们全体昂然挺立在敌人面前,相互开枪壮烈牺牲。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忠于职守,也不逃离险境,从而使兄弟部队有时间进行休整。这种英雄主义的典范,只有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国际主义斗争中才有可能。中国人远离自己的祖国,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难道这不是革命对一切资本主义偏见和流毒的胜利吗?……

无名英雄们,你们将永远活在俄国工人农民的心中!

维利卡卢加苏维埃《消息报》1919年7月15日

**第一国际主义共产党员团团部关于国际义勇队的民族成份给东西伯利亚苏维埃军队参谋长的报告**

No. 150

(1920年1月27日)

我向您报告,组织国际义勇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到本年1月27日为止战士人数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义勇队	32人
波兰	26人
警卫队	18人
朝鲜义勇队	28人
德国	105人
南斯拉夫	18人
中国	126人
匈牙利	110人
总计	463人

参谋长

副官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人民革命军外事局综合通报**

(1920年5月)

遵照俄共中央的安排和指示,外事局在从伊尔库次克始到奥那霍站止的外国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在中国同志、朝鲜同志和穆斯林中间成立了外国人党支部和党小组。已经成立的党支部成了俄共(布)地方组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希望加入红军的人正在

进行单独记录并办理登记,绝大部分朝鲜同志和中国同志表示迫切希望加入红军去任何战线参加战斗,他们热烈希望参加反对日本人的战斗。

伊尔库次克市有一个朝鲜同志和中国同志的教导营,暂时安排他们担任卫戍任务。在将来组建东方师的问题解决以后,该营肯定将成为这个师的核心。据我所得到的消息,伊尔库次克的同志们已经不愿意再等了,他们希望实现由朝鲜同志和中国同志成立东方红军的愿望。愿望登记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得不在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指示和决定之前停止登记加入红军的工作。组建红军的工作将取得巨大成绩,师政治部的建立和组织是有保障的(工作人员已经够了)。

报告人:教导股股长 亚历山德罗夫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

### 西伯利亚狙击师第一狙击团中国红军战士关于在团内 组织文化学习小组的决议

No. 30

(1920年5月15日)

亚历山德罗夫、伊万诺夫、梁富清、柴永恩等同志作报告人发言。

议程中提出在中国人部队的所有连队建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外事处长亚历山德罗夫、伊万诺夫等人作了有关必须在教育和自修方面努力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应该成立学校、俱乐部及开办中文和俄文政治常识学校等报告以后,会议作出下列决议:“与会者在听取了同志们给我们指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道路报告以后,我们愿意成为为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战的积极工作者和战士,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文化学习小组。为此我们选举一些同志为第一狙击团中国红军战士们做文化学习的组织工作。”

选举查杰同志为小组主席

刘春华同志为秘书

主席 亚历山德罗夫

书记 巴克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

### 第五集团军行政管理处致共和国革命军事苏维埃 战地司令部作战处的公函

伊尔库次克市

(1920年7月31日)

在集团军定员中包括下列国际主义者部队：组建国际主义者全俄华人部队司令部暨一个中国团驻伊尔库次克，编入伊尔库次克省军事委员会。人数：指挥员14人，行政人员4人，红军战士325人。……

第五集团军行政管理处

临时代处长 米特罗法诺夫

军事委员 波列奇特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第三十五狙击师关于检查国际狙击 团及其组织制度结果的命令

No. 124 伊尔库次克市 (1920年10月8日)

我宣布10月7日视察国际团的结果……。该团由三个连(一个营)的中国人和一个连的朝鲜人组成，此外，该团组建之初还有一个警卫队和一个事务大队，没有其它专门的大队。

在编人数，在册的红军战士大约1045人，现有大约1000人。然而这个数字只是近似的，因为该团没有准确的定编人数。在编人数大约65%是中国人，30%是朝鲜人，其余一小部分(团部、办公

室)是俄国人……

第三十五师师长兼师军事委员 涅伊曼

第三十五师临时代理师参谋长 沃利涅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

## 中国侨民支持苏维埃政权<sup>\*</sup>

### 中国侨民反对干涉苏俄

昨天有一个中国公民代表团到外交人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由侨民代表签名的抗议书,反对中国北方政府参加协约国干涉俄国事务。

抗议书如下:

“莫斯科的中国侨民 1918 年 9 月 15 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讨论了中国和俄国之间出现的政治形势,作出如下决议:

‘在莫斯科的中国侨民,其中包括数万名工人,1918 年 9 月 15 日举行全体会议并决定通告中华民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旅俄侨民……坚决反对中华民国积极参加干涉苏维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内部事务,这种干涉的目的是通过武装侵犯俄国领土达到侵占领土和推翻现存社会主义共产党政权。

莫斯科的中国侨民深信,只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唯一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政权。

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万岁! 他的伟大领袖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万岁!

国际歌万岁!’”

\* 本专题资料录自李水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各省侨民代表签名：

浙江：杨廷恩 隋福辰

直隶：林宇霆 于海泉

山东：刘德志

奉天：闵英堂 赵存山

山西：鲁关山 白玉山

吉林：肖梁清 李石久

-- 《消息报》1918年9月22日

### 组织起 20 万中国人的队伍

人民革命军司令部

(1919年9月13日)

(9月1日,迟到)

萨马拉收到下列电报：“红色的西伯利亚人——远东人问候红色的英雄，同志们，红色的鹰！我们在西伯利亚、远东的队伍欢迎你们。尽管处在阿穆尔的密林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但我们仍能够组织起 20 万中国人的队伍。他们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并组织队伍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解放从哈巴罗夫斯克到库恩加的整个阿穆尔边区，在这里恢复苏维埃政权，同盟国的登陆军已经撤向符拉迪沃斯托克。”

- 《真理报》1919年9月13日

### 在莫戈查车站工作的中国公民的一封信

我们在本地的中国公民，通过劳动群众苏维埃对我们的邻居——俄国人民，特别是对后贝加尔战线司令部接收我们的 67 位同胞加入红军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我们还向在红军队伍里的同胞们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并且声明：迄今为止我们在俄国的中国公民除了苏维埃政权之外将不承认任何其它的政权，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公开地和俄国人民一起保卫苏维埃政权。



— 苏俄中央国家档案

## 俄共(布)远东地下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1920年1月)

……中国人和朝鲜人参加了1919年的游击战争,前者主要是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县,后者在奥尔加县。中国人和朝鲜人除了直接参加战斗之外,他们还在各地给游击队以食物和烟草等帮助。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的同心同德,在该地区整个斗争期间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次中国人背叛和拒绝接待游击队的事件发生。

俄共(布)远东区委主席

库什纳廖夫

书记 M·萨希亚诺娃

—— 滨海边区国家档案

## 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

(1920年制定)

**译者米镇波按:**本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档案资料,原件存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州委会党史研究所,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8年第2期第134至136页。翻译时完全按原文格式,省略了原编者的简短说明。

### 一、总则

1. 为将在苏俄一些有共产党中国人的地方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特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分部,隶属于俄共(布)各级党委会。

2. 共产党中国分部的最高机关是旅俄中国共产党人全俄代表会议,根据可能,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3. 中国共产党人中央局是领导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并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予以批准。

4. 中央局暂时设在莫斯科,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其所有原则问题决议均须完全符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

## 二、中央组织局

1. 中央组织局由 5 名委员和 2 名候补委员组成。

2. 中央组织局的决议须书面通报党的各级基层组织。

3. 中央组织局批准由各当地地方党总组织所确认的中国共产党人分部。

4. 在莫斯科成立隶属于中央组织局的中央党校,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组织均须选派最优秀的同志来校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

## 三、(中央)组织局主席团

1. 组织局主席团主持全部日常工作,并领导书记处的工作。

2. 组织局主席团是组织局的执行机关并实施组织局的全部决议。

3. 主席团为中国共产党人全体成员登记并安置他们。既然这涉及到俄国,毫无疑问须征得俄共(布)中央的同意和认可。

4. 主席团与俄共(布)中央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向俄共(布)中央通报自己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作,并在着手这些工作时,便要征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5. 组织局主席团制定履历表、准备汇报等。

## 四、中国共产党人地方分部

隶属于俄共(布)各级党委会

1. 在有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中国分部的地方,为在当地中国劳动群众中开展扩大宣传和促使其革命化的工作,须在当地俄共

(布)党委领导下进行,并由俄共(布)省委批准。

2. 为开展经常性工作和各分部领导该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体会议,选举地方组织局任期3个月。

3. 地方组织局由3人组成,从3人中选举产生主席和书记。

4. 地方组织局在与当地党委最密切的接触中开展工作,在党的关系上,接受它的指令。

5. 组织局组织若干宣传周,以吸收中国劳动群众入党。

6. 地方组织局在中国党员中进行调查,其目的是统计在各部门中的宣传员、有组织能力者、工作人员,并将结果用数字报告中央组织局。

7. 各地方组织局领导在中国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掌握革命思想,为他们举行群众集会,安排各种会议,举办关于中国,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讲演等。

注:在中国军队中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军队支部。这些支部须立即与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局建立组织关系,并根据它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

### **五、中国共产党人在祖国的组织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各国无产阶级面前,自己直接的责任是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组织中国工人阶级。

2. 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地方均须建立党支部。

3. 组织局领导这些支部的工作,参照前文所叙的组织系统筹建组织局。

4. 一俟有机会,国内各地组织局须与临时设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央组织局建立联系。

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局 主席  
书记

(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 上乌丁斯克华工关于 成立俄共(布)支部的决议

(1920年5月)

在听取了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关于中央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和  
后贝加尔建立工农政权的报告,了解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的纲领和任务以后,我们上乌丁斯克的华工举行集会,欢迎工农政  
权和俄共(布)。

俄国工人农民同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认为俄  
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是必须加以保卫的,为此我们将联合俄罗  
斯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农民,我们将为保卫全世界劳动者的权利并  
肩战斗。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并同  
上乌丁斯克的俄共(布)委员会保持完全的一致,以便共同进行党  
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中国工人和农民同俄国工人农民的联盟打击了谢苗诺夫匪帮  
的嚣张气焰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在北京的故宫和中国农民的  
茅屋上空升起解放红旗的时刻已经为时不远了。

全世界工人农民大团结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

红色的第三国际万岁!

大会选出主席团:主席:M·H·丘同志,副主席刘爱贵同志,  
秘书金关银同志。

(录自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 附录 1

### 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

(1918—1920年)

[苏] 乌斯季洛夫 著

石彦陶 译

联共(布)党的外国人小组在反对我国武装干涉者和内战时期广泛开展的活动中,是在我党和国际共运史中研究得较差的一个问题。然而符·伊·列宁在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曾给小组的工作以极高的评价,称之为“俄国共产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页”<sup>①</sup>。这些外国人小组对当时居住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外国劳动者进行着国际主义教育,成绩卓著。

华人党组织在联共(布)的外国人小组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最近几年出版的历史文献说明,华工参加了捍卫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免受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徒蹂躏的斗争<sup>②</sup>。这些文献特别提到1917—1922年在俄国的华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特殊问题。但是,若与关于(例如说)华人志愿兵在红军和游击队中的战斗活动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7 月俄文版,第 29 卷、第 136 页。

② 参阅基·拉波和阿·缅尔钦所著《伟大友谊的篇章》一书,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 1959 年版;恩·阿·波波夫所著《他们和我们一道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一书,列宁格勒出版社 1959 年版;里·伊·热罗夫和符·姆·乌斯提诺夫所著《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国际主义部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 1960 年版;《苏维埃俄国》1957 年汇编出版的《外国劳动者与苏维埃俄国人民的战斗友谊》;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论文集,以及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历史文献》1957 年第 4 期,《历史问题》1957 年第 10 期,《苏联汉学》1958 年第 4 期,《各国人民的友谊》1957 年第 11 期(以上均指俄文版书刊,以下未注明中文出处者,均同此)。

记载比较起来,这方面的叙述就显得太少了。首先,历史学家们所依据的文件极少,很少利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的资料,没有让研究人员利用它来充分地、全面地阐明联共(布)的华人组织的创建、它们在留居俄国的中国劳动者中间进行的政治和军事工作,以及隶属于联共(布)中央的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活动,等等。

本文将简单扼要地阐述 1918—1920 年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和活动方面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

\*       \*       \*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摆在联共(布)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扩大和巩固年青的无产阶级国家同外国劳动群众的国际主义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劳动人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住在俄国。党非常重视在他们这些人中做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中国人,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政府雇佣的廉价苦力。这些中国人来自中国的不同省份(新疆、山东、河北)以及哈尔滨、大连等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人数达二三十万之众。

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即今日的列宁格勒)、乌拉尔、顿巴斯,在北部和远东各地,都有华人工作。华工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并常要从事最艰苦的劳动,而他们的工资,与其他工人的比较起来,则要低得多了。以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为例,那儿雇佣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可以赚得 7 至 8 个金卢布,俄国工人——1 个卢布又 20 个戈比,而华工却只能赚得 80 个戈比<sup>①</sup>;另一方面,英国工人一个工作日是 8 小时,而俄国工人和华工的一个工作日却是 10 小时,甚至 10 小时以上<sup>②</sup>。

① 苏共摩尔曼斯克省委文献,集体回忆录。

② 苏共摩尔曼斯克省委文献,集体回忆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华工的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把他们从社会的和民族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苏维埃政权不遗余力地设法根本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中国工人很快就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保卫伟大的十月革命成果,成了中国人民成千上万代表人物的切身事业。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并且当选为地方苏维埃的代表。例如,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就有在俄国的华工著名领导人刘绍周和肖才<sup>①</sup>。在查拜卡尔雅地区的阿尔巴加尔斯克煤矿,也有中国人当选为苏维埃代表<sup>②</sup>。

符·伊·列宁曾会见过华工代表。1918年11月30日,他接见了华南和华北的工人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sup>③</sup>,他们向列宁汇报了中国的状况,并使他深信,中国劳动人民将全力支援苏维埃俄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正义斗争。

共产党为了使广大华工认识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发生的革命变化的深刻意义,在他们中间作了许多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在这方面,党首先依靠华工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地方苏维埃代表,工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进步华工,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

中国国际主义者全力团结本国劳动人民,积极参加俄国的伟大革命活动。个别的中国同志(联共(布)党员)为中国劳动者第一批革命组织的创立作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早在1918年初,这样的革命组织工作就已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大工业中心和远东某些地区开展了。他们最初的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② 参阅《为了苏维埃政权》论文集,1957年赤塔出版,第427—428页。

③ 参阅《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1页。(中译者注:此处疑作者引文有误,原文无此。)

活动旨在支持苏联政府的措施,支援年青的红军,维护苏维埃政权。1918年年中,在莫斯科成立了“莫斯科华侨协会”,入会者(中国劳动者)坚决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苏维埃国家内政。他们完全支持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声称:“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有民享的政权”<sup>①</sup>。1918年初,在乌拉尔的中国劳动者中间,作了很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叶卡德琳堡(1924年以后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帕尔姆的华人中还成立了革命组织。

几乎在整整的1918年,华籍共产主义者都在积极努力,以便在苏维埃俄国创立统一的华人革命组织。联共(布)穆斯林组织中央局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它所领导的国际宣传部(对东方少数民族进行宣传)里就设有华人小组<sup>②</sup>。在它的帮助之下,大大地促进了在华工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劳动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工作。到1918年底,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建立统一的中国劳动者的革命组织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12月,革命华工组织的代表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会议。他们最先开展了“留俄华工联合会”的活动<sup>③</sup>,联合会是由许多地方部门组织起来的。该会成立后不久,便发展为拥有6万会员的真正群众性组织。共产主义组织在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开展工作。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联合会的性质时说,它“是合法登记的、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活动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个组织……内部设有党支部,出版党的机关报《华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sup>④</sup>。

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1918年9月22日,第206期。

② 参阅《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纪录》,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联共(布)穆斯林组织中央局在1918年11月开始工作。

③ 参阅《真理报》,1918年12月15日第273期。

④ 参阅恩·阿·波波夫《他们和我们一道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一书第29页。



在萨马拉(1935年后改称为古比雪夫市)、萨拉托夫、叶卡德琳堡、上乌丁斯克(1934年以后改称为乌兰乌德市)、在乌克兰,在中亚细亚等地的联合会地方组织,也同样建立了党的支部<sup>①</sup>。它们都从属联共(布)的地方组织,同时声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例如,在斯柳甸卡车站(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的华工建立党支部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指出:“选派自己同志,与联共(布)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使我们得以能汇合到统一的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大家庭里去”<sup>②</sup>。在其他地区(如在上乌丁斯克)的会议上,华工在自己的会议决议中强调指出:“我们把俄国工人和农民同志的利益,看做是我们的切身事业。为了卓有成效地工作,我们建立了党支部,它将为了党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与联共(布)上乌丁斯克市委紧密地团结在一起。”<sup>③</sup>

华人中的包工头和商人与俄国资产阶级相勾结,妄图瓦解工人组织。但是,华工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使资产阶级不能利用华工革命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跟着共产党员走,资产阶级分子被孤立了。例如,1918年9月底,帕尔姆的华工从“具有资产阶级倾向”<sup>④</sup>的“中华国民联合会”中退了出来。凡是阶级敌人图谋把华工引离革命道路的地方,他们都遭到迎头痛击。

华工的第一批共产主义组织为数并不多,但是,它们出现在联共(布)的队伍中这一事实本身,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不分语言和民族,乃是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的组织。在联共(布)的组织中工作的华籍同志们,进入了真正的、实际的政治领导的学校,进入了为改

①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在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在中国工人联合会分部设立的党支部,改称为共产主义党团。

②③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④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1918年10月10日,第220期。

造社会而斗争的同一个阶级大家庭各成员间同志式合作的学校。

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使在苏维埃俄国的华工组织顺利地工作,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给了它们印刷所、物质资料和房屋。在留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的共产党支部,1918年11月出版了《华工》报。它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sup>①</sup>。

地方组织用中文出版了很多政治书刊。例如,在阿穆尔省,从1920年5月起,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之星》旬刊,每月三期,发行量达5000份。在阿穆尔省,仅从1920年5月5日到11月1日,就散发了华籍共产主义者的各种各样的宣言和传单23000份,用中文出版的小册子5000份,《共产主义之星》旬刊58000份<sup>②</sup>。为了宣传革命,华籍共产主义者广泛地运用了群众大会和劳动者会议的形式,作过关于在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国际形势和在苏维埃俄国的华工的任务等报告和讲话。为了培养教育宣传干部,联共(布)的华人组织主办过党校和宣传干部讲习所,许多华籍共产党员与其他外国籍的共产党员,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外国人支部中央联合会中一道工作。例如,在主要为匈牙利籍人主办的宣传干部讲习所中学习的就有39个华人<sup>③</sup>。

\*     \*     \*

1920年,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华籍共产党员的活动,具有更明确的组织形式。党的组织有了极大的增长,因而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机构,用以直接统一和指导它们的活动。1920年6月,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提出了关于成立这样一个中央机

①② 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③ 同上。虽然,华籍党员小组不直属联共(布)外国人小组中央联合会,但是,实际上,华籍共产党员的全部工作,与联共(布)外国人小组的活动是紧密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构的建议。6月25日,即上述代表大会闭幕后第二天,“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诞生了<sup>①</sup>。翌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给符·伊·列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我们追求的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在中国,五亿劳动者,向俄国的无产阶级伸出了手。”<sup>②</sup>

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是联共(布)外国人小组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1920年7月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批准它作为在苏维埃俄国的华籍共产党员组织的唯一的中央机构<sup>③</sup>。它设立在莫斯科<sup>④</sup>,与联共(布)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按中央组织局规定,在苏维埃俄国的华籍共产党员的党的最高机构是全俄华籍共产党员组织大会,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组织局制定了华籍党员组织章程<sup>⑤</sup>。它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团,负责日常工作,在华籍共产党员中进行政治、思想、组织工作,遇到原则性问题时,与联共(布)中央保持紧密接触。主席团领导负责日常组织和事务工作的是书记处。组织局由5个正式委员和2个候补委员组成,这些人都久经严酷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委员单别贡在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时期,指挥过团队;山福扬是国际主义部队的天才组织者<sup>⑥</sup>。

在苏维埃俄国的华籍共产党员的党中央组织,由联共(布)中央批准认可,而地方组织,则由联共(布)各个省委批准认可<sup>⑦</sup>。为了加强地方工作,中央组织局指派了50名党员到彼得格勒、叶卡德琳堡、契利亚宾斯克、伊尔库斯克、乌克兰、中亚细亚等地,建立了地方局,以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在工作上,与联共(布)地方各级组织协同合作。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远东局领导下的华籍党员

①②③⑤⑥⑦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④ 因为大多数华工居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而在这一带的华籍共产党员的组织,也远较其他地方为多,所以在1920年秋天,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将中央组织局迁移至赤塔。

地方局就是一个例子。它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员赵勇禄<sup>①</sup>。

中央组织局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在它的会议上,讨论过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问题,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在苏维埃俄国的华工中间开展工作的问題。1920年7月31日,组织局提出了在俄国的华工的地位问题,8月7日讨论了关于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问题,10月5日讨论了在鄂木斯克省的华工中间更好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问题<sup>②</sup>。

同时,中央组织局跳出了只在俄国华工中做工作的狭隘圈子,试图与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众所周知,1920年,中央组织局为此派遣了将近10名华籍共产党员回国<sup>③</sup>。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组织也竭力设法与在苏维埃俄国的华籍共产党员的组织取得联系。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弟兄参加了苏维埃俄国工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正义斗争,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学习了革命斗争的艺术。华南工人在致俄国华侨书中写道:“你们回国后,将在自家兄弟之间撒播俄国革命的种子,唤起他们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而这将使东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将改造整个世界。”<sup>④</sup>

中国革命组织特地派遣了代表到苏维埃俄国,了解华工的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为了学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数十名团员一道,来到了苏维埃俄国<sup>⑤</sup>。

在苏维埃俄国的华籍共产党员懂得孙中山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意义。他们想方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据1920年中央组织局的一份报告报道,当时指定了一名共产党员专门负责与

①②③④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⑤ 参阅《真理报》1960年12月8日第343期。

孙中山个人接触<sup>①</sup>。

中央组织局从成立的最初时刻起,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1920年7月,中央组织局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允许它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共产国际应允了这一请求。组织局的代表——两名共产党员得到了与会发言权<sup>②</sup>。他们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1920年7月28日,刘绍周以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侨的名义,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向大会呼吁:“支持中国革命,不仅是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都极为重要,因为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亚洲埋下了深深的根子,妄图把自己的魔爪伸到西伯利亚、太平洋各岛屿,甚至南美洲。而现阶段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因素是强有力的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sup>③</sup>

\* \* \*

华籍共产党员认为,给予英勇地反击武装干涉者及白匪军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实际援助,是自己的首要革命天职。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加入红军和游击队,而且还引导自己的同胞也这样做。华入部队像其他一切外国人的部队一样,都完全是按照自愿原则组成的。

必须指出,苏联政府创造了一切条件,使得华侨能自由地离开苏维埃俄国。到1918年5月为止,他们回到祖国的就有四万多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叛变以及后来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1918年11月,在帝国主义帮助下,以高尔察克为首的一伙人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远东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1920年初被红军消灭——译者)长期破坏了经过西伯利亚去中国的交通。而经过敖德萨港的海

①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② 参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党书籍出版社1934年版,第621页。

③ 同上,第125页。

路,又由于武装干涉者军队和协约国的宰制而被切断。留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华工与苏联人一道,有苦同当,他们积极地保卫苏维埃国家,坚贞不屈地忍受了战争时期的千辛万苦。1919年在红军游击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工作的有将近四万名中国同志。

共产党人领导了华人国际主义部队这一群众性组织,华籍共产党员组织援助了联共(布)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它们承担了负责组织国际主义部队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在创立国际主义部队时作了重大贡献的共产党员有:山福扬、任福钦、申钦贺、单别贵等<sup>①</sup>。

华人志愿兵部队1917年建立,首批中的一部分人组成了中国营。它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员山福扬。第一支华人部队的建立,给组织国际部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根据华籍共产党员的倡议,1918年秋天,在莫斯科建立了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内的华人部队特别司令部。它的政治委员是申钦贺。在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只要有中国侨民,就有司令部的特派员。在组织关系上,司令部并不隶属于联共(布)中央外国人小组中央联合会,但是实际上却与这个掌管建立国际主义部队的中央联盟保持最亲密的联系,司令部还从负责组织红军国际主义部队的委员会(从1919年春天起,改为红军国际主义部队管理处)那里得到必要的援助。在内战时期,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捷克人斯拉窝雅尔·恰斯杰克。

1919—1920年,在东线苏军第三、四、五集团军中,在南线的第十、十一集团军中,在西北线的第七、六独立集团军中,华人连、团战士们,浴血奋战,斗志昂扬,英勇无比。他们与红军的其他国际主义部队并肩作战,勇敢地捍卫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给予苏维埃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以不可估量的援助。

<sup>①</sup> 苏联中央国家档案处文献

具有崇高革命思想和真正领导华籍国际主义者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在所有华人军队中,都设有按照军队党组织的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它们在部队政治机构的领导下,在自己的每一个分队、小队的成员中,进行日常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部队政治部大力帮助它们。譬如,在东线的第五集团军的政治部之下,设立了专门的外国科。它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雅罗斯科夫·加谢克,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捷克作家。华籍共产党员覃章海担任了鼓动教导员。外国科在中国国际主义部队的战士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1920年12月,覃章海考察了华籍战士在红军中的工作后指出:在华人国际主义部队中举行过各种会议,开展过读报活动,召开过内容不同的集会与座谈会。1920年11月到12月之间召开了讨论“中华民国和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压迫的斗争现状问题”、“作为世界革命先锋队的红军的任务”以及其他问题的集会。

对华籍国际主义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严重障碍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文盲或俄语不好。要消除这种障碍,特别是处在战争紧张条件下要消除这种障碍,显得异常艰巨复杂。由于每一个国际连、每一个国际营的政治组织与共产党员具有首创精神,积极努力工作,1919年秋天创办了扫盲学校,成立了俄语学习小组和文化班。在分队中普遍散发了中文和俄文的报纸和小册子。华籍战士刻苦学习者极多。例如,在西伯利亚步兵第三师第一团声援布尔什维克党的华籍红军战士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我们渴望成为自觉的积极的工作者、献身正义事业的战士。为此目的,我们决定立即组织文化班,选出人来负责步兵一团中全体华籍同志的教育组织工作。”<sup>①</sup>

除了编入红军正规部队的军队以外,华籍共产党员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他们在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的战斗中功勋显赫。这

<sup>①</sup>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里,也有像共产党员辛迪武和苏峦建立的那种拥有成百名战士的大游击队<sup>①</sup>。许多华籍游击队员曾经是那兹、摩辛、波依——巴甫洛夫、谢夫丘克部队和兵团的成员。

1920年5月,由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联合建立了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其中有华籍游击队参加。例如,西伯利亚第三步兵师中有一些华人连<sup>②</sup>,朝鲜族中有三个团是由华人和朝鲜人组成的<sup>③</sup>。

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白匪军仆从,不止一次地阴谋破坏华人国际主义部队这个人数众多组织,破坏真正的无产阶级团结。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胡说什么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华籍共产党员强迫华人加入红军。

然而,华籍战士怒不可遏地粉碎了敌人这种恶毒的阴谋诡计。华籍战士代表曾在莫斯科集会。他们在会议的决议里这样写道:“在俄国的华籍国际主义红军部队,是由华工自己创建的,它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由自己人统率指挥,同时,只有华籍的志愿革命战士参加。在协约国默许下,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部队干了许多勾当,但无论他们中伤也好,威胁也好,进行残暴行为也好,都是吓不倒华人的!我们华人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毫不吝惜地抛头颅、洒热血……。”<sup>④</sup>

\* \* \*

以华籍共产党人为首的国际主义者,是我们的忠实同盟者。他们激励自己的同胞,投身到反对苏维埃国家敌人的斗争中去,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事业,也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事;俄国大地上的会战,决定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命运。

(录自《鄱阳师专学报》1981年第2-3期。文中注释为原作者所加)

①②③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局文献。

④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讯》1919年11月30日,第269期。



## 附录 2

### 中国赤卫队战斗在北高加索

在北高加索劳动者建立苏维埃政权英勇斗争的历史上,匈牙利(马札儿人)、捷克、德国、土耳其等国战俘和侨居在俄国的中国与保加利亚工人所组成的国际队伍,占了许多光荣的篇幅,他们远离自己的祖国,参加了伟大的革命斗争。

1918年—1919年间,在共产党旗帜下,在捷列克区域战斗过的弗拉基高加索中国赤卫队战士获得了永垂不朽的光荣。

根据李庆同(译音,现已退休,住在纳尔奇克城)同志、格·克卡尔萨诺夫同志(现已退休,住在奥尔忠尼启泽城),杨兴祥(译音,1952年死于奥尔忠尼启泽城)同志和其他参加国内战争的同志回忆:中国赤卫队是于1918年春天,在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基洛夫的亲自参加下,在捷列克共和国首都弗拉基高加索组成的。这支队伍约有100名战士。他们是在阶级斗争中受过锻炼的中国无产者,他们为了找饭吃,不得不离开被封建地主和英美殖民者所奴役的祖国。李庆同同志说:“……1916年,在帝国主义战争最酣时,我随同被征募的12000名中国无产者,来到了俄国。……在彼得堡成立了中国工人革命联盟。这个组织在中国侨民中,做了许多政治工作,其中有很多人自愿加入了赤卫军。革命风暴使我和同志们来到了弗拉基高加索。在那里组织了独立的中国赤卫队,我就在这个队伍里当了一名普通的战士……。”

在捷列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下,中国人从格罗兹内、纳尔奇克等地来到弗拉基高加索,捍卫了革命事业。这些人除了起茧的双手和对剥削者的憎恨以外什么也没有。

在大会上，基洛夫把红旗授给中国战士，并且发表了热烈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道：“你们为了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自由而斗争。总有一天，俄国工人会向推翻压迫者的中国人民伸出兄弟般的手。”

共产党员、队长鲍纪山(译音)代表战士们庄严地宣誓：革命的俄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我们宣誓要成为她的忠实的战士，革命的士兵！

中国赤卫队战士在和反革命军队的残酷斗争中，严格地履行了这个誓言。在初期，他们学会了准确射击，掌握了战术的原理，他们站在哨兵的岗位上，守卫着军械库、车站、银行。……

……

1918年夏天是年青的捷列克共和国经受严酷考验的日子。城市资产阶级和哥萨克资产阶级在英国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政权，在捷列克举行了反革命的暴动。7月，白卫匪帮比切拉霍夫将军占领了莫兹多克、纳尔奇克和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普罗赫拉德内依。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捷列克共和国与中央俄罗斯的联系已被切断，可能陷入极端混乱的情况和流血的国际战争中。

领导革命军队的是列宁派来的代表——南俄非常委员奥尔忠尼启泽。红军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依靠着自己队伍钢铁般的团结和高度的革命道德与敌人相持。在格罗兹内和弗拉基高加索组成了工人纵队，工厂里制造着手榴弹和装甲列车。奥尔忠尼启泽很重视中国支队的战斗力，根据他的指示，用轻机关枪装备了中国支队，来自阿斯持拉罕和里海其他港口的中国渔民补充了这个队伍，中国赤卫队战士乘着军用列车，不断沿着铁路线巡逻，震撼着反革命分子。这种军事示威是很有成效的：在村庄里纷纷传说：“列宁从莫斯科派一个中国红军师来到了捷列克。”反革命分子躲藏起来了。捷列克人民委员会所属部队的联军包括工人纵队、沃舍梯和卡

巴尔达的骑兵队,中国赤卫队战士在巩固了自己的后方以后,进攻了比切拉霍夫暴徒,在攻击普罗赫拉德内依时展开了残酷的战斗。红军猛烈地前进,但是马尔克河的急流阻挡了他们的道路。强渡是非常困难的。指挥员下令夺取铁路桥。

夜间,一个中国侦察小组(其中有李庆同同志)——都是游泳好手,带着机关枪和手榴弹,坐在木头上渡过了汹涌的急流。侦察员在夜间从后方袭击了敌人,引起了白匪的惊慌。工人队伍趁哨兵混乱的时候,冲过了桥,消灭了守桥的队伍。第二天在装甲车的支援下,红军一气攻克了普罗赫拉德内依。但是,白匪从莫兹多克调来了大批的后备队,进行反攻。红军部队突围出来,向弗拉基高加索退却。担任防卫奥尔忠尼启泽司令部所驻在的阿斯捷米罗沃村(现为阿克拜什)的卡巴尔达骑兵和中国赤卫队战士顽强地守住了阵地。只是在得到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命令时,在重新部署队伍以后,他们才退到了新的阵地。战斗结束后,阿斯捷米列沃村庄的农民把阵亡英雄埋在合葬墓里。这些阵亡者里面也有中国人。有一个受伤的中国战士是被阿斯捷米罗沃村庄的农民纳乌鲁兹·凯列佛夫和他的儿子卡姆布拉特从白匪的迫害下拯救出来的。

……

白卫军仗着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向弗拉基高加索进犯,红军缺乏武器,子弹也快要用光了。

奥尔忠尼启泽发出召唤,革命已处在危急中!一切力量为了前线!他鼓舞着疲倦了的战士,领着他们进行战斗。没有子弹,就和敌人拼刺刀。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白匪冲破了防线,在8月5日攻进弗拉基高加索。开始了激烈的巷战。每条街道和每所房屋都进行了战斗。

奥尔忠尼启泽这样述说过弗拉基高加索的“八月事件”：“……在第四天夜间,情势已经极其危急,我们被赶出了城。直到第六天,来了增援部队,我们才开始进攻……。战斗残酷起来了。敌人从房

子里向我们射击,我们却没有在爆炸面前停下来……。”(见奥尔忠尼启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根据参加者的回忆,在巷战中,中国赤卫队战士,表现出真正的英雄。夜间,他们潜入到白卫军占领的街道上,向他们抛掷手榴弹。在防御时,为了珍惜每一颗子弹,他们在敌人迫近到只有10步远时才开枪,几乎是直射敌人了。在退却时,他们一定带走受伤的和牺牲的同志。这是小小的中国支队的团结的革命的纪律所规定的。在车站地区的工人纵队,其中许多人已经受了伤,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时中国赤卫队战士赶到了,一个冲锋就突破了白匪的封锁,背走了受伤的同志,其中就有年青的俄国工人阿列克塞·别列津(现已退休,住在奥尔忠尼启泽城)。巷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刘发来(译音)同志领导的一队中国人(他们有一挺机枪),聚集在中央广场的一所房子里,他们在房顶上升起了红旗,红旗骄傲地飘扬在被围困的城市上空,它象征着革命是不可战胜的。英雄们在没有粮食和水的情况下,经受了白卫军的许多天的围攻,牵制住了他们的力量。

战斗了11天以后,白卫军从弗拉基高加索逃跑了,留下了几百个士兵的尸体,其中,曾发现英国军官的尸体。

奥尔忠尼启泽奖励了中国支队在防御城市的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行为。

9月,革命军,其中也有中国队伍,开始在格罗兹内战场作战。被白卫军强占的格罗兹内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英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要霸占石油资源,供给白匪大炮、装甲车,并且环城建筑了完整的防御工事系统。英国陆军上校奥·列阿指挥白匪突击师。油田烧着了,惊人的大火笼罩着已变为军营的城市。

红军依靠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不可动摇的意志抵挡着敌人的优势技术装备。在格罗兹内进行的残酷的战斗继续了三个多月,在这里,在松查河岸上,中国赤卫队战士,就像在其他战线上

样,建立了战斗的功勋。在耶莫洛夫村附近的白刃战中,中国队伍把整整一营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鼠窜;红军骑兵队就攻进了已经形成的突破口,把战线推向敌人方面。在一处战线上,战士杨兴祥勇敢地 and 敌人的装甲车进行了单骑战。他没有手榴弹,不能炸毁重型汽车和破坏给与红军战士以严重损害的机关枪。但当装甲车出现在他的战壕附近时,杨兴祥跳上装甲车,用步枪打弯了炮塔上的机关枪筒。步枪打碎了,但是打坏了的机关枪也沉默无声了,装甲车失去了威风,和车上的敌人一起成了战利品。

在格罗兹内附近的战斗中,李庆同同志的表现也是出色的。在侦察时,他和他的三位同志曾被白卫军逮去,关在地窖里。被拷打得筋疲力竭的李庆同同志挣扎起来,从通气洞爬出了地窖,在夜色掩护下,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敢死队前往搭救被俘的同志。侦察员们随着李庆同同志,在当夜潜入敌人的村庄。干掉了哨兵,救出了被俘的同志,还得到了一些战利品——步枪。队长鲍纪山同志为了表扬李庆同同志的勇敢,把自己的烟斗奖给了他,因为那时红军中还没有勋章。白卫军抵抗不住革命军的倔强意志和战斗的勇敢精神,红军终于胜利了。经过100天的战斗,在11月12日白匪军和武装干涉者被赶出了格罗兹内。石油工人高兴得掉下了眼泪,迎接了自己的解放者。

纳尔奇克城和莫兹多克城很快也解放了,溃败的白卫军有的流窜到山里,有的逃向里海。奥尔忠尼启泽向列宁报告:“我们光荣的红军每天都给与比切拉霍夫匪徒以强有力的打击。我们预期在几天以后,彻底肃清捷列克地区的反革命匪徒。”(见红军档案第5卷第6页)。

1918年12月,在奥尔忠尼启泽领导下,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了捷列克自由人民的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间有中国赤卫队勇敢的队长鲍纪山同志。

代表大会一致推选列宁为荣誉主席,并向革命的领袖保证,北

高加索人民在与帝国主义掠夺者的斗争中，永远忠实于苏维埃俄罗斯。

1919年初，邓尼金反革命军队和外国干涉军从北部向捷列克进犯，革命军被迫向阿斯特拉罕撤退，和他们一块走的有少数还活着的中国支队的战士。他们没有放下武器，而忠实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为了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困难的战争道路。在契尔旺内第七骑兵师的李庆同同志参加了粉碎弗兰格尔匪军和波兰地主的战斗。留在山里的杨兴祥同志，在捷列克打游击，在敌人后方爆破了白匪司令部和军械库。当白卫军和武装干涉者被赶出国境以后，中国赤卫队战士又参加了苏联人民的和平建设的劳动，革命的俄罗斯成了他们真正的祖国。

李庆同同志在经济受到破坏的艰苦年代里，参加顿巴斯矿井的恢复工作，近年来，他在纳尔奇克机器制造厂工作。他加入了苏联国籍，并且在1929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前赤卫队战士杨兴祥和其他中国战士曾经在奥尔忠尼启泽城社会主义企业中忘我地工作过。有一些中国战士已经回到中国，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录自《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 附录 3

### 列宁的中国卫士

……

李富清同志从1917年起就参加了苏联南部的一支游击队，以后辗转战斗于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波兰等地区达几年之久，负伤4次，并一度作过列宁的卫士。……

1898年，李富清诞生在沈阳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

……刚满 18 岁的李富清,坐在上了锁的俄国闷罐车里,离开了亲爱的家庭,离开了生长的国土,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

1917 年春季……

正当这群饥饿的人在乌克兰的草原上到处流浪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闪星星之火。有一天,有个叫伊凡诺夫的俄国人唤住了他们:

“同志们,我们要活命,就只有组织起来,去打皇军。皇军仓库里有麦子、有衣服。要不然,就只有像现在这样毫无目的地瞎走,就只有饿死!”

李富清这时已能听懂几句俄国话了,他认为这个俄国人说得很对,于是他就和陈智荣、吴志华商量,三个人都决定跟着伊凡诺夫走。当时,共有一百七、八十个中国人,还有 300 左右的俄国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伊凡诺夫就成了这一队的队长。他们靠着从战场上拾来的几支枪,先围攻了一个小镇上的警察局,夺得了 30 多支旧枪,以后又打垮了一连沙皇军,夺得了近百支枪。这样,队伍就装备起来了。以后他们攻打城镇,打开仓库,自己拿不走的,就动员老乡们拿。有时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老乡们也经常送一些土豆或玉蜀黍来。

……

这支队伍就这样生存下来了。李富清后来渐渐地明白,这支队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这就是最初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带成立的红军游击队。星星之火,终于点燃了草原和森林……

1918 年夏季,这支游击队已改编为红军了。

……

1919 年初,李富清和其他 200 多人(其中有 70 多个中国同志),得到了无产阶级战士最大的荣幸,他们被调往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士。在彼得格勒,李富清同志朝夕见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并朝夕保卫着他。

李富清当时是卫士队的小组长，每次4个人，李富清就是带班的。他们站岗的地点就在列宁的办公室外面台阶下，列宁出出进进，都从他们身边经过，有时列宁还停下来和他们谈话。……列宁是个非常亲切、非常和蔼、非常慈祥的长官。

……

又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换换空气，碰到李富清和几个中国战士，就和他们聊天。列宁问他们：

“生活过得惯吗？吃得饱吗？住得怎么样？”

李富清说：“生活过得挺好，也吃得很好。”

王才说：“这比咱们以前的生活强多啦！”

列宁说：“是呀！生活比以前是好一点点啦，但是，这很不够。等咱们把白匪和外国军队完全赶走以后，咱们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那时候，咱们的生活就会更好起来的。”

……

李富清到彼得格勒只住了一个多月，就跟列宁一道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了。……

1919年夏天，白匪军邓尼金在南方战线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猖狂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处在极严重的情况中。这时，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的口号。列宁的卫队也调往南方，于是李富清就随卫队开到了前线，他被分配在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临离开克里姆林宫以前，列宁还召集了卫队全体同志讲话，勉励战士们要英勇战斗，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彻底消灭干净。从这以后，李富清就没有再见到过列宁。直到1924年列宁逝世时，李富清当时正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他是学生代表，去给列宁守灵时，他才见到了列宁的遗体。

（录自《红旗飘飘》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特辑第4期，李兴沛：《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



## 二、苏俄与孙中山的早期联系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1918年8月1日)

亲爱的孙中山博士：

人民委员会交给我们一项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感谢，感谢您几个月前曾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寄来贺信，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

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曾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国劳动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普遍和平，它是人民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以来，工农政府全部活动的依据。和平法令已表达了我們这一纲领。尊敬的导师，和平法令谅您业已知悉，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对东方各民族的宣言重申了这个纲领。

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俄国资产阶级,象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两个月来,同您的联系也中断了,我们共同的敌人通过银行家和资本家所收买的报刊,正在散布着种种谣言,其目的是不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工农政府生机勃勃,正进行着强有力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它一如既往,高举无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和欧洲强盗及掠夺者的旗帜。

我们的处境困苦,面临着力量悬殊的斗争。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

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

让我们在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伟大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向中国劳动阶级及其尊敬的导师孙中山博士致以最诚挚的祝愿,祝愿幸福、昌盛。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 格奥尔基·契切林

据档案刊印

(录自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1920年10月31日)

亲爱的孙中山：

苏俄满怀喜悦的心情得悉，中国粉碎了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反动的势力，中国人民在国内外国都朝着自决和自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您得知我国在击败弗兰格尔以及我国几乎在同所有邻邦的和平谈判中所取得的成功，当然也同样会感到高兴的。与波兰订立的条约，是以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丧失一部分领土为代价的，但是□□<sup>①</sup>劳动群众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在波兰内部发展的进程中将发生□□<sup>②</sup>转折，他们必将消灭波兰现统治集团所制造的不公正现象，法国和皮尔苏茨基的统治已把波兰引入绝境，他们必将从绝境中找到出路。每一天都给全世界的工人带来了新生力量，而帝国主义制度则正在土崩瓦解，内部危机已提上各国日程。广大劳动群众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打败现有的无数敌人。贵国正坚定不移地前进，贵国人民自觉地走上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沉重压迫进行斗争的道路。谨祝你们取得伟大成功，中国兄弟们，行动起来吧！压迫你们的势力在一天天衰落下去。请再稍等一等，你们胜利在望。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应当立即恢复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愿中国坚定地走上与我国友好的道路。

谨向您个人以及反帝斗争的战士——中国人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完全忠诚于您的 格·契切林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①② 原件字迹不清。——原编者

## 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外交部信

(1921年8月28日)

亲爱的契切林：

我收到了您1920年10月31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是1921年6月14日到达的。我之所以迟迟未作复，是因为想见见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来应当是将信从哈尔滨寄给我的。因为他至今还未能来广州看我，我就决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礼和关于恢复中俄商业关系的建议。

首先，我应当告诉您：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曾经有几次报道，断言好像莫斯科向我作过一些正式的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万一从您的同僚中有谁已往曾寄信给我或现在正寄信给我，那末让我告诉您，我还没有收到过一封信。

我应当简要地向您说明中国是怎样一个情况。且回溯到1911~1912年，当时我的政治事业，在1911年10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如您所知，我

们已经将他击败了。

他死了以后,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胡匪的头子,叫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

在你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为一,它本身的权限是根据1912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和一部唯一的中华民国组织法;二,它的成立是为了执行在法定的中国国会中按照约法所赋予全权的政权机关的决议,现在国会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我的政府也是实际的政府,它的权限已经为中国西南诸省及其权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认。

现在,因为地理条件,我还不可能和你们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地图,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是在扬子江以南,而在这片领土与满洲和蒙古的“门户”之间——只有经过这些“门户”才可能建立商业关系——有张作霖及其同盟者横梗着。只要还未建筑起包括在我所计划的中国铁道系统内的大铁道干线,那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过新疆的“门户”。

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我最近九、十年以来都在从事于这一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发生某种形式下的积极的外国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事业。

外国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西方列强。它们大概已被北京喂饱了。

在这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像莫斯科一样，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

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

您的真挚的孙逸仙

又：这封信是经伦敦苏俄商务代表团转寄的。如果它能安全无阻的到达您手中，就请通知我，以便我今后能经过同一个中间人与您联系。如果从莫斯科来的信将由你们在伦敦的使节转寄的话，我就这样地建立联系来接收他们。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1922年2月7日）

敬爱的孙中山先生：

我们很高兴收到您的信，很高兴能在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上通过国民党代表与该党直接接触。我与这位代表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我期望收到他关于中国形势的节略，并期望今后经常同他会晤。我希望不久我们的一位朋友将从这里前去拜访您本人，如不出现什么障碍，也许他经常留在您身边。同国民党代表会晤时，我与他讨论了与我们未来的关系有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意见完全一

致。我要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和人民是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并热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由人民政府领导的、彻底摆脱外来政治或经济压迫的统一、进步的国家;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想侵犯中国人民最充分、最完全的自决权,中国人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我们对中国人民进步的解放力量是完全同情的。不过,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在我们同国民党代表未来的会谈过程中,同将拜访您的我们那位朋友的谈话中,以及同你们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我们将更明确地规定联系的范围。这些来往定将把我们同你们,同你们的朋友们联合起来。不管我国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政治立场今后如何发展,我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同中国人民的最忠实、最热忱、最诚挚的友谊与合作。中国人民获得幸福与自由发展,也是我们最真诚的愿望。列宁同志也极感兴趣地读了您的信。他满腔热情地注视着您的活动。

亲爱的朋友孙中山,请接受我真诚、亲切的祝愿。

格·契切林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孙中山致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

格·瓦·契切林函

(1922年6月23日)

敬爱的契切林:

达林业将尊函转交与文,今写几句作答。

文经历着陈炯明——一个多亏有文方有其一切之人,造成之严峻危机。文在一定场合意欲何为,将由达林转告。

---

谨向您和列宁致敬。

孙逸仙

1922年6月23日于黄浦“永丰”舰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年3月2日—6日)

### 共产国际纲领\*

(1919年3月4日)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孕育的种种矛盾,都在一次大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十分强烈地暴露出来了。

资本主义企图用组织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它本身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成立强大的联合组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以代替无数互相竞争的企业主;银行资本则同工业资本勾结起来;整个经济生活都处于资本主义财政寡头的支配之下,这些财政寡头在资本家联合势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而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单独的资本家变成了托拉斯资本家。有组织的状态代替了疯狂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为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状态所代替,世界经济的矛盾、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却日益加剧起来。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各强盗国家之间的斗争,必不可免

---

\* 这个纲领是布哈林起草的,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

地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牟利的贪欲驱使世界各国的资本去争夺新的市场、新的投资地盘、新的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奴隶的廉价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既然瓜分了全世界，并把非、亚、澳、美各洲的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变成了牛马，它就迟早要在那场巨大的冲突中，暴露出资本的无政府的实质。这就是万恶之首的掠夺性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

资本主义还企图克服自己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在最强大的“文明”国家中，资本力图掩盖社会矛盾。资本依靠掠夺殖民地人民来收买自己的雇佣奴隶，在对付被压迫的殖民地——黄种、黑种和红种殖民地人民——方面，造成一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一致利益，而把欧美工人阶级禁锢在帝国主义“祖国”里面。

但是，原来用以树立工人阶级爱国心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稳健收买办法，已因战争而一反常规。人身的消灭、对无产阶级的彻底奴役、惊人的压迫、贫困和堕落以及世界性的饥荒——这都是国内和平的最终结果。于是国内和平破灭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战争。**

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资本主义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是资本主义内部分崩离析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崩溃。殖民地的骚动，以前没有独立的弱小民族的骚动，无产阶级的起义，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统治阶级完全无法再掌握人民命运的处境——这就是当前整个世界的形势。

人类的全部文化已经荒废，人类本身则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挽救它，那就是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复存在，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最终结果就是混乱，这种混乱状态只有最大的阶级，生产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才能克服。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

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摧毁资本的统治,使战争不能发生,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合作的社会,以实现各族人民的真正友好和自由。

另一方面,世界资本正在武装自己,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它在“国际联盟”掩护之下,滔滔不绝地玩弄和平主义字眼,竭力想把自动破裂的资本主义体系弥合起来,同时又调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稳步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利用这种政权来反击自己的阶级敌人,并利用这种政权作为发动经济革命的杠杆;这就是对资产阶级这种恶毒的新阴谋的回答。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意味着人类解放的真正历史的开端。

### 一 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行使政权最有力的工具便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由容克—资产阶级军官指挥的资产阶级军队、警察、宪兵、狱吏、法官、神父和官吏等。夺取政权不仅是指更换内阁人员,而且还指消灭敌人的国家机器,掌握实力,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军官和白卫军的武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武装起来,撤换全部资产阶级的法官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法庭,废除反动国家官吏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的胜利系于粉碎敌人的政权组织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这就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胜利并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才能把从前的敌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逐渐吸收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的建设工作,使他们为新秩序服务。

### 二 民主与专政

无产阶级国家,同任何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压迫工具,不过它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剥削者在垂死的挣扎中总要运用

他们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所以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要粉碎他们的反抗,使这种反抗不能发生。但是,公开赋予无产阶级以社会上的特权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暂时的制度。随着资产阶级反抗之被摧毁,随着资产阶级之被剥夺并逐渐变成社会上一个劳动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将会消失,国家将会消亡,阶级本身也将随着国家而消灭。

所谓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过是伪装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备加颂扬的“全民意志”也和“人民”统一体一样,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一些在意志上相互对立、各不相容的阶级。不过,由于资产阶级是为数有限的少数,所以他们需要这种神话,需要这种“人民公意”的谎言,以便在这些漂亮的字眼掩饰下,巩固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把本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头上。与之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公开运用自己的群众组织即苏维埃的阶级力量,来废除资产阶级的特权并保证向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资产阶级民主只着重于冠冕堂皇地宣布一些权利和自由;但是劳动人民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由于缺乏物质手段而无法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资产阶级却能利用自己的物质力量、自己的报章和自己的组织来进行欺诈哄骗。与之相反,苏维埃制度这一新型的政权却大力为无产阶级创造机会,使他们真正能够享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出版、集会和结社提供最好的宫殿、房屋、印刷厂和纸张。只有这样,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才可能实现。

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允许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说法,只不过是纸上空谈。事实上,群众及其组织完全被剥夺了实权,完全被排斥在真正的国家管理工作之外。而在苏维埃制度下,由于苏维埃将日益增多的工人吸收到国家管理的机构中去,所以国家事务是通过群众组织进行管理的,也就是由群众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

管理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引导全体劳动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是以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以苏维埃本身、革命的工会,以及合作社等为基础的。

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由于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由于无权撤回议员的委任状,而使群众和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与之相反,苏维埃制度,由于它有权撤换代表,并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合并在一起,同时它本身也具有工作机构的性质,所以能把群众和管理机关联系在一起。苏维埃的选举制度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因为它不是以人为划分的选区为基础,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

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实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即由无产阶级所实行和享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工业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一个最有组织、在政治上最为成熟的领导阶级;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半无产者和小农的地位逐渐提高。必须利用工业无产阶级这种暂时的特权,把农村中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下解放出来,同时要组织和教育他们,使他们一同参加共产主义制度的建设。

### 三 剥夺资产阶级与生产社会化

在上述的阶级关系中,资本主义秩序和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瓦解,使生产不可能再在资本主义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便胜利,也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预期的改善,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全面暴涨,使每一次胜利都成为泡影。工人的生活状况只有在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控制生产以后,才能改善。所有国家的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巨大斗争清楚地反映了工人饥寒交迫的困境,并有蔓延全球之势。这种斗争的压力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可能继续下去。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尽速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免这种反抗延长旧社会垂死的挣扎,从而使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破坏的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剥夺

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并使生产资料和交换工具变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产。

现在,共产主义正从资本主义的废墟中生长起来。历史没有给人类其他出路。那些妄想重建资本主义社会以推迟国有化的机会主义者,只是延长了这种瓦解的过程,从而造成了彻底毁灭的危险。实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及社会本身赖以保全的唯一最好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任何分散。相反,它的目的是将生产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并使全部生产服从统一的计划。

经济全面国有化的最初步骤是:把现在控制生产的大银行收归国有;没收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并将其移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接收一切市营事业,将组成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工业收归国有,将那些因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而在技术上可以国有化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国营的农业企业。

至于小型企业,无产阶级应根据其规模,采取适当的方法逐步加以合并。

关于这一点,必须明白强调指出,小产业将不加以剥夺;对不剥削任何雇佣劳动的小业主也不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这个阶层将通过示范和种种证明新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事实的影响,而被逐渐纳入社会主义组织。新制度将把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从高利贷资本和容克地主的经济压迫下,从捐税的重担下(特别是通过取消公债等办法),解放出来。

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建立集中的生产管理机关并能实现工人管理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它在经济方面的任务。在这一工作中,必须利用那些与生产过程紧密结合的群众组织。

在分配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正确的产品分配办法来代替商业。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步骤包括以下措施:由国家经营批发商

业,由无产阶级接收资产阶级的国营和市营分配机关,对过渡时期仍然发生重大经济作用的大型合作社组织实行监督,把所有这些机关逐步集中起来并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便进行产品的合理分配。

在分配方面,正如在生产方面一样,所有熟练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均应在其政治反抗遭到粉碎,同时又学会适应新的生产制度,而不再适应于资本以后,予以任用。

无产阶级不会压迫他们,而是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发展最富于创造性的事业。无产阶级专政将消灭资本主义所加深了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而代之以二者的合作,从而把科学与劳动结合起来。

除了没收工厂、矿山、庄园之外,无产阶级还要结束资本主义房主对居民的剥削,将大房屋交给地方工人委员会,让劳动人民迁入资产阶级的住宅等等。

在这种巨大的变革时期,苏维埃政权必须继续不断地把整个管理机构统一起来,同时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参与直接的管理工作。

#### 四 走向胜利的道路

革命时代要求无产阶级采用那种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起来的斗争手段,也就是群众行动的手段;这种行动必然会在公开的决战中,导致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直接冲突。其他一切手段,例如利用资产阶级国会进行革命活动等,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

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不仅必须同彻头彻尾的资本走狗以及扼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充当的角色)决裂,而且必须同在危急存亡关头背叛无产阶级,以讨好于无产阶级的公开敌人的“中派”(考茨基分子)决裂。

另一方面,还必须联合革命的工人运动中的某些分子,如部分

工团主义分子；这些人以前虽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总的说来是站在苏维埃政权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的。

由于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这一运动有被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扼杀的危险，由于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企图联合起来（在伯尔尼组织“黄色国际”）为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服务，最后由于无产阶级行动有协调一致的绝对必要，所以必须成立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没有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就不能组织新的社会。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也不同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黄色国际，它将支援被掠夺的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以促使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最后崩溃。

大战爆发时，资本主义的犯罪分子，硬说他们只是在保卫他们共同的祖国。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就以自己的俄罗斯、乌克兰、芬兰干下的血腥行动暴露了自己掠夺性的真面目。现在，协约国列强的面目，甚至在最落后的居民阶层面前，也暴露无遗了，他们原来是强盗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他们嘴上挂着伪善的和平词句，却勾结德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用他们的武器和穷凶极恶的殖民军来扼杀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吃人者的白色恐怖是无法形容的。在工人阶级中，惨遭毒手的不计其数。工人阶级失去了它最优秀的人物——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无产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自卫。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来参加这场决斗，用武器来反对武器；用暴力来反对暴力。

**打倒资本的帝国主义阴谋！**

**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录自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10月版）



## 共产国际宣言\*

告全世界无产者

(1919年3月6日)

72年以前,共产党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纲领,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宣言。刚刚登上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还在那时候就已经受到有产阶级的种种攻讦、诬蔑、仇视和迫害,有产阶级正确地预感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死敌。共产主义在7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除了蓬蓬勃勃的高潮之外,也有过低潮时期;除了成功之外,也有过严酷的失败。但运动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预示的道路前进的。最后决战的时代的到来,比社会革命的倡导者所期待的时刻迟了一些。但是它终于到来了。我们,聚集在苏维埃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们,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感到并意识到自己是72年以前就已公布了纲领的那一事业的继承者和实现者。我们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现在,当欧洲遍地是硝烟弥漫的废墟和断垣残壁的时候,最大的纵火犯们正忙于追查战争罪犯。他们的仆从,包括教授、议员、记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其他资产阶级无耻政客们则随声附和。

多年以来,社会主义一直就预言帝国主义战争的必不可免,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于两个主要营垒内和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的

---

\* 这个宣言是托洛茨基起草的,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

有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大战爆发的前两年，各国社会主义的主要领袖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是未来战争的罪犯，并警告资产阶级说，他们要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罪行的报复，来给资产阶级以迎头痛击。现在已有了5年的经验，当历史不仅揭露了德国的贪婪野心，而且揭露了协约国的同样的罪行以后，各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仍然跟在他们的政府后面继续把战争罪犯说成是已被推翻了的德皇。此外，在1914年8月曾把霍亨索伦王朝的外交《白皮书》称作各国人民最神圣的福音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也继各协约国社会主义者之后，以逢迎献媚的姿态来谴责他们从前奴颜婢膝地侍奉过的被推翻的德意志帝国，说它是主要的战争罪犯。他们希望借此来使人忘却他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博得胜利者的青睐。但是，就已被揭晓的事件和已被揭发的外交活动来看，除了被推翻的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和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之外，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也起了极端罪恶的作用。

英国的外交，直到战争爆发的时刻，仍然态度隐晦，面目不清。英国政府深怕清楚地暴露自己加入协约国参战的意图，会吓住柏林政府，使它不敢发动战争。伦敦是希望战争的。因此，它的态度是：一方面使柏林和维也纳能相信英国中立，另一方面又使巴黎和彼得堡能坚定地指望英国参战。

由几十年的发展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战争，在英国的直接蓄意挑拨下，终于爆发了。同时，英国政府之所以打算支持俄法，仅仅是为了在消耗俄法两国的同时，也消耗自己的死敌德国。但是德国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以致迫使英国由假装参战变成真正参战。英国按照过去的传统想充当的旁观的第三者角色，这一次却落到了美国的身上。

英国的封锁限制了美国交易所利用欧洲的流血进行投机的机会，但是华盛顿政府很快就同这个封锁政策妥协了，因为协约国以

大量的利润补偿了由于违反“国际法”而使美国资产阶级受到的损失。然而德国强大的军事优势终于使华盛顿政府放弃了虚伪的中立。美国对整个欧洲所采取的态度,正是英国在已往战争中对欧洲大陆一贯采取,而在这次战争中又试图采取的态度,这就是:利用一个营垒削弱另一个营垒,并只在保证自己能从中大捞一把时才参战。威尔逊的赌注,按照美国抽彩的赌法,虽不算大,但它是最后下的赌注,所以保证他赌赢了。

战争结束后,呈现在人类面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就是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和道德败坏。这样就一下子解决了社会主义方面有关贫困化和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经院式的争论。拥护矛盾缓和论的统计学家和老学究们,几十年来,从世界各个角落中搜罗了一些真伪参半的事实,想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和某些集团的福利有所提高。群众贫困化的理论,在资产阶级讲台上的御用文人和社会机会主义头子们的一片轻蔑的喧闹声中,似乎已被认为埋葬掉了。而现在,这种贫困化,并且已经不只是社会贫困化,还有生理上的和生物上的贫困化,却千真万确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把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一切成果扫荡净尽。这场战争,同被它埋葬于血污之中的经济契约和议会协议一样,是从资本主义的内部趋势中产生出来的。

使人类陷入战争深渊的财政资本本身,在这次战争中也发生了惨重的变化。纸币对物质生产基础的依存关系,彻底破坏了。纸币日益失去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手段和调节者的作用,而变成了征集、掠夺以及实行一切军事经济暴力的工具。

纸币的变质反映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致命的总危机。如果说自由竞争作为生产和分配的调节者远在战前几十年就已经在主要经济部门被托拉斯和垄断制度所排挤掉,那末在战争期间,这种调节和指导的作用,已由经济联合组织的手中直接转归军事的国

8 家政权所有了。原料的分配,巴库和罗马尼亚的石油、顿涅茨的煤炭和乌克兰的粮食的使用,德国机车、车厢和汽车的命运,对饥饿的欧洲的粮食和肉类的供应——世界经济生活中的这一切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由自由竞争或本国的和international的托拉斯和财团的联合组织来调节,而是直接用军事暴力来调节,并为了继续保持这种暴力而加以调节。如果说国家政权完全服从财政资本致使人类遭到帝国主义的大屠杀,那末经过这场大屠杀,财政资本不仅使国家军国主义化了,而且也使自己军国主义化了,因而除了利用铁和血之外,就不能用别的方法执行自己的基本经济职能。

机会主义者在世界大战之前号召工人们为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实行节制,在战争期间要求他们为了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而采取阶级忍让,而现在则又以克服可怕的战争后果为理由,要求无产阶级做出自我牺牲。如果这种说教竟然被工人群众所接受,那末资本主义就将在几代人的尸骨之上,以新的、更集中和更骇人听闻的形式,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新的世界大战而重新发展起来。幸而这对于人类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的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向后倒退是不可能的——不但倒退到自由竞争不可能,而且倒退到托拉斯、辛迪加及其他经济垄断组织的统治也不可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将来究竟由谁来充当国有化了的生产的体现者: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

换句话说,或者是整个劳动人类都成为胜利的世界集团的农奴式的纳贡者,这个世界集团将在国际联盟的幌子下用“国际”军队和“国际”舰队来掠夺和摧残一部分人,而豢养另一部分人,并到处给无产阶级带上镣铐——其唯一的目的是维持自己原来的统治;或者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已经遭到破坏和解体了的经济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保证按照社会主义原

则使它复兴起来?

要缩短现在所经受的危机的时间,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不向后看,既不承认继承的特权,也不承认财产权,而是从拯救饥饿的群众出发,并为此而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规定劳动纪律,以便通过这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不仅治好战争的创伤,而且还把人类提高到新的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 \* \*

过去曾大大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现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已显得过于狭窄了。那些介于欧洲和其他大洲的列强之间的小国,它们的处境更加困难。这些小国是作为大国分割出来的部分,作为支付各种劳务时所用的辅币,作为战略上的缓冲地带而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统治集团,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自己的外交手腕。在战前它们之所以能保持虚幻的独立,正如当时的欧洲之所以能保持均势一样,是由于存在着两个帝国主义营垒的长期对峙。战争破坏了这个均势。战争在最初使德国占了很大的优势,从而迫使各小国在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宏恩中寻找自己的生路。德国战败后,各小国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爱国“社会主义者”一道反转过来欢迎胜利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并开始威尔逊率领的假仁假义的条文中寻求本身继续独立存在的保证。同时小国的数量也增加了,从奥匈帝国和沙俄的领域中分出了一些新的国家,这些国家刚刚成立就已经因国界问题而彼此纠缠不休。同时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也准备把原有的和新成立的小国连结起来,以便利用它们的互相仇视和共同削弱而把它们束缚起来。

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完全像前些时候中欧各帝国的帝国主义者一样;压迫和蹂躏弱小民族,使它们沦于饥饿和屈辱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喋喋不休地侈谈民族自决权,其实民族自决权现在

在欧洲和其他各洲，都已经被践踏无遗了。

能够保证弱小民族自由存在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将把各国的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根据共同的经济计划进行极其紧密的经济合作，并且使最弱小的和人数最少的民族能够自由和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毫不损害联合的和集中的欧洲和世界经济。

最近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争夺殖民地，同时也是在殖民地帮助之下进行的战争。殖民地人民以空前的规模参加了欧洲战争。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马达加斯加人都到欧洲来作战了。——他们为了什么？为了自己今后继续当英法奴隶的权利。资本主义统治在殖民地所干的无耻勾当，从来没有干得像现在这样露骨，殖民地奴役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提得像现在这样尖锐。

因此，在所有的殖民地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公开起义和革命运动。在欧洲内部，爱尔兰在流血的巷战中意识到它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在马达加斯加、安南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军队在战争期间不止一次地镇压了殖民地奴隶的起义。在印度，革命运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并且在最近引起了一次亚洲声势最浩大的罢工；大不列颠政府在孟买出动装甲汽车来对付这次罢工。

由此可见，殖民地问题不仅在巴黎和会的地图上，而且也在殖民地本身提出来了。威尔逊纲领的任务至多是改变一下殖民地奴隶制度的装璜。殖民地的解放只有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不仅是安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的工农，而且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工农，也只有英法工人推翻了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并自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在比较发达的殖民地里，斗争现在就已经不仅是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进行，而且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欧洲强使世界上最落后的部分卷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漩涡；那末社会主义的欧洲将用自己的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帮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

它们易于过渡到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

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奴隶们！欧洲响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钟声，对于你们就是你们解放的钟声。

\*     \*     \*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在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取消了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弥天大谎。无产阶级在执政时，只是发现采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完全行不通，而创造了实行新的、更高级的、工人民主的条件和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在它最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破坏了政治民主，这不仅由于它把整个民族分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而且还由于它使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以及处于最低层的最不幸的无产者阶层在经济上朝不保夕，在政治上软弱无力。

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利用了政治民主，组织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情况给予了工人阶级以这种可能。在工人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里，将来也会这样。但是城乡广大的中间阶层却被资本主义远远地拖在后面，落后于历史发展整整几个时代。

最远只看到本村钟楼的巴伐利亚和巴登的农民，因大资本家大造假酒而破产的法国的小规模葡萄酒酿造者，受银行家和议员掠夺和欺骗的美国小农场主，——所有这些被资本主义从发展的大道上抛了出来的社会阶层，在表面上似乎都被政治民主制度吸引来参与国家管理。但事实上，一切决定人民命运的主要问题，财政寡头都是不通过议会民主制而径自决定的。从前的战争问题，目前的和平问题都是如此。只要财政寡头还认为需要利用议会表决来使自己的暴行神圣化，资产阶级国家便能施展一切手段，包括欺骗、煽动、攻讦、诬蔑、收买、恐怖，以达到必要的效果。这些手段是历代阶级奴役制所遗传下来的，并且又增添了资本主义技术所创造的一切奇迹。

要无产阶级在它同资本作最后的殊死斗争中虔诚地遵奉政治民主制,无异于要求一个抗击强盗以进行自卫的人,遵从在法国式角力中由对手规定的,而对手本身又不遵从的约定规则。

在破坏的王国中,不仅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就连政治民主机关都是一堆血迹斑斑的废墟。在这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机关,首先是为了保持工人阶级内部的联系并保证它能够对人类将来的发展进行革命的干预。这种机关就是工人苏维埃。旧的政党、旧的工会组织的上层领导集团,不仅无法解决,而且也无法理解新时代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建立了新型的组织,这种组织非常广泛,它能够不分职业和不同政治发展水平地把工人群众吸收进来;这种组织又非常灵活,它能够不断地更新、扩大,不断地吸收新的阶层,并向靠近无产阶级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这种绝对必要的工人阶级自治的组织、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而在将来又是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在各国经过了考验,并成了当代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成就和最有力的工具。

在劳动群众过着自觉生活的一切国家内,都正在建立和将要建立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巩固苏维埃,提高苏维埃的威信、把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对立起来——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最重要的任务。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能够免除由于战争、饥饿、有产者的迫害和从前领袖的变节等惨重的痛苦在工人内部造成的分裂。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在苏维埃已经团结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国家内,能够最有把握地和最容易地执掌政权。通过苏维埃,已经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将管理国内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就像现在俄国所有的那样。

帝国主义国家(从沙皇制度到最“民主”的制度)的崩溃,是随同帝国主义军事体系的崩溃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所动员的数百万军队,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束缚之时才能保持住。民族团结的瓦解,意味着军队必不可免的瓦解。最初在俄国是这样,



随后在德国和奥国也是这样。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情况也将会是这样。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工人反对资本家的起义,以及这两个阶级共同反对君主制或“民主”制官僚的起义,都必然会引起士兵反对军官的起义,并进而引起军队中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尖锐决裂。国家与国家对抗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变为并正在变为阶级与阶级对抗的国内战争。

资产阶级世界反对国内战争和红色恐怖的哀叫,是政治斗争史上最惊人和最伪善的一种骗局。如果将人类推向死亡边缘的剥削集团不抗拒劳动群众的每一前进措施,不组织阴谋和屠杀,不请求国外武装援助以保持或恢复自己的掠夺特权,那末国内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国内战争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自暴自弃,不放弃自己的未来即全人类的未来,它不得不用打击来回答打击。

共产党从来不人为地挑起国内战争,当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时,它尽力缩短战争时间,减少牺牲,并首先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胜利。因而必须及时地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武装工人,并建立共产主义军队以保卫无产阶级的政权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就是这样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成果以抵御国内外的一切侵犯而诞生和存在的。苏维埃军队同苏维埃国家是不可分开的。

先进的工人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具有世界性,因而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起,就力图使这种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1864年,伦敦第一国际就已经是这种国际联合的开端。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赖以兴起的普法战争,使第一国际一蹶不振,同时却推动了各国工人政党的发展。1889年,这些政党在巴黎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并且建立了组织——第二国际。但是工人运动的重心在这一时期完全放在各国内部,放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放在民

族工业的基础上,放在本国议会方面。几十年的组织和改革工作所造就出来的一整代领袖,他们在口头上多半都承认社会革命的纲领,但在实际上却背弃了这种纲领,陷入改良主义,甘愿为资产阶级国家效劳。第二国际各领导政党的机会主义性质,在历史事件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政党采取革命斗争方法的时候,终于彻底暴露无遗,并遭到了世界历史上严重的破产。如果说 1870 年的战争打击了第一国际,而且也表明了第一国际的社会革命纲领还缺少一股团结起来的群众力量来加以支持;那末 1914 年的战争则粉碎了第二国际,并且暴露出这些站在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之上的政党业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属机构。

\*       \*       \*

这里所说的,不仅包括那些已经明目张胆地滚入资产阶级阵营,并成为资产阶级宠爱的代理人、亲信和屠杀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刽子手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且还包括那些企图恢复第二国际,即恢复第二国际上层领导集团的局限性、机会主义和革命软弱性的态度暧昧、立场动摇的社会主义中派。德国的独立党、目前法国社会党的大多数、俄国的孟什维克派、英国的独立工党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实际上都企图填补战前第二国际各个旧官方政党所占据的位置,它们照旧地宣传协调和妥协的思想,用尽一切方法来麻痹无产阶级的力量,拖延危机,从而加深欧洲的灾难。对社会主义中派的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们在第三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彻底清除了衰朽的官方社会党的不彻底性、欺骗性和腐朽性,意识到自己是从巴贝夫起直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止的历代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牺牲精神的直接继承者。

如果说第一国际预见到了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如果说第二国际聚集了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那末第三国际就是一个公开的群众性行动的国际,是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是一个

创建事业的国际。

社会主义的批评已将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驳斥得体无完肤了。现在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我们号召全世界的男女工人们在已成为前几次伟大胜利的旗帜的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罪行、反对帝制、反对特权等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各种各样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根据各国代表团的委托在宣言上署名者:

德国代表团——麦克斯·阿尔伯特

俄国代表团——尼·列宁

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H·K·格鲁别尔

匈牙利代表团——A·鲁德尼扬斯基

瑞典代表团——奥托·格里姆龙德

瑞士代表团——弗里茨·普拉廷

美国代表团——鲍里斯·雷恩施坦

巴尔干联盟代表团——X·拉柯夫斯基

波兰代表团——温什利赫(尤罗夫斯基)

芬兰代表团——H·西罗拉

乌克兰代表团——H·斯克雷普尼克

拉脱维亚代表团——K·盖利斯

爱沙尼亚代表团——汉斯·佩葛尔曼

阿尔明尼亚代表团——艾库尼

伏尔加河流域德国人移民区代表团——Г·克林格尔

俄罗斯东部各族人民的代表团——雅雷莫夫

法国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代表团·昂利·吉尔波

(录自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 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919年3月6日)

为了立即开始工作,大会现在就要选出各种必要的机构,但认为共产国际的具体章程应由下次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局的报告来决定。

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办理,该委员会由最重要的国家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下列各国的共产党应立即派代表参加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俄国

德国

德属奥地利

匈牙利

巴尔干联盟

瑞士

斯堪的纳维亚

凡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宣布拥护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将在执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席。

在海外代表尚未到达之前,由执行委员所在国的同志承担委员会的工作。

执行委员会要选出5人组织政治局。

(录自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

## 中国代表的祝词\*

共产国际已宣布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中国民主力量第一次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五万万中国人民感受特别深。上千年的闭关自守之后,我国人民接触了世界生活,其标志便是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向它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在中国推行西方文明的旗号前来,他们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们都企图奴役中国,使之变为殖民地,以便从它的资源中为欧洲资产阶级榨取种种利益。欧洲各国依靠技术成就的力量屡获胜利。在一系列战争之后,欧洲列强似乎准备安于“门户开放”的原则,不再触动中国。实际上这是一群凶恶强盗的和解,他们守着自己的牺牲品,每人都惧怕过分贪婪的竞争者,互相牵制,不让对方另有所求。这是列强的默契,因为每个国家都从广袤的中国割得了一块地盘,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剥削。

中国人民认清了西方列强的企图,但无能为力,只能痛心地看着祖国日益陷于奴役地位。清王朝使人民无法生存,人民又苦于它的压迫。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在反对清王朝的国民运动中联合起来了。伟大领袖孙中山领导他们齐心协力推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这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真面貌,它的代理人无所不为,企图把中国的民族运动限制在有利于他们的范围内。对反动派袁世凯的支持以及张勋疯狂复辟帝制的企图,最清楚不过地证明西方列强

---

\* 本次大会记录里没有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这段祝词选自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编译者

对年青、进步的中国究竟有几分真心同情。接着就发生了欧洲大战。在此期间，欧洲资产阶级使用强大压力迫使中国参战，并利用了中国无产阶级；不是当炮灰，就是在俄国北部的冻土带和沼泽地、在矿山和欧洲战场的后方做工，当做驯服的劳动力使用。确实，欧洲资产阶级也不会有别的做法，为了战神和资本，他们数以百万计地杀害欧洲无产者。

1917年中国南方又爆发了革命，要求推翻反动政府。还在那时，聚集在上海的部分优秀的中国议员就曾向俄国临时政府致意。然而，这种问候和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呼吁，当时自然不会在克伦斯基政府中得到反响。当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声音在《告东方各国人民书》<sup>1</sup>中，特别是在契切林致中国的骄傲——孙中山的信中，通过战争和革命的炮火圈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时，他们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书信里，中国第一次从外国同志的话语里听到自己的宿愿已被人理解，听到以工农政府为代表的俄国人民已经决定为与世隔绝的中国民主力量的优秀分子所追求的理想而坚决斗争。中国南方革命者的斗争异常艰苦。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必定会有所牺牲。但是，俄国的声音和它兄弟般的召唤，必将最有力地鼓舞和号召他们去进行斗争。

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

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

1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的《致俄国的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曾发表在1917年1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32号上。——原编者

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 刘绍周

(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四、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中国的反应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 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1919年7月25日)

苏维埃军队击溃了仰仗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反革命暴君高尔察克的军队,胜利进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各族的革命人民会合。当此之际,人民委员会特向中国各族人民发表下列友好宣言:

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经过两年战争和极大努力之后,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此行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侵吞掠夺。关于这一点,每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和每一个西伯利亚工人都已了解。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它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尤以压迫中国人民为甚。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再一次提请中国人民注意我们于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后对中国人民所作的声明。此项声明可能已为卖身投靠的美、欧、日报纸所隐匿不宣。

---

\* 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于1919年7月25日发出,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



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它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工农政府接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此项谈判延续至1918年3月。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同俄国工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洲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己有,它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援助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美、欧、日等国匪军为什么侵袭满洲和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再度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明了真相。

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作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华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自己的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

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除这些要点以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苏维埃政府深知:协约国和日本这次还会竭力不让中国人民听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呼声;把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必先铲除盘据于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匪军。因此,苏维埃政府目前在向中国人民送达这一消息的同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摆脱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日本。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苏维埃政府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sup>①</sup>

① 列夫·加拉罕(1889—1937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两度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9—1923年曾三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1923年,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来华同中国北京政府谈判,于1924年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加拉罕出任首届驻华大使。他在华期间(1923年9月—1926年8月)还与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及冯玉祥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指导了中共北方党的活动。

1919年7月25日

(录自《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 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

### 全国报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8日)

俄国人民及俄国人民的政府公鉴：

我们接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底正义下面，以美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中华民国全国报界联合会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 全国学生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11日)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意，奉复于我们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新创造的共和政府之前：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界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

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一日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公鉴：

顷接俄国劳农政府通牒，不胜欣喜。吾人前此，以中外报章传闻复杂，无从悉俄国之真相。今读俄国通牒，一种正谊人道之主张流露言表。凡世界各国人民中之宝爱正谊人道者，当无不表示赞同。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用敢代表中国人民，答复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之盛意。

溯自武力主义及资本主义印入于世界各民族之脑筋，遂因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而屡演惨剧；于是强侵弱富欺贫的惯习，充满于社会与国际。俄国人民首先为正谊人道努力。此次通牒声明，将中东铁路矿产森林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之特权，皆归还中国；俄商在中国内地所设之一切工厂，与夫俄国之官员、牧师或委员等所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并抛却庚子赔款，无非以俄国人民极信仰之自由、平等及互助主义，推行于世界，不独向中国人民表示好感也。从此旧式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世界，则各国人民群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矣。

吾人不能不为俄国人民告者：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皆为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所盘踞；彼辈恃武力与外资而固其位置，实与俄国高尔哲无异。频年以来，北京政府为仰日本之军械金钱之援助，竟与彼国军阀私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吾人甚为痛心。刻下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民，正准备与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奋斗，无论如何牺牲，均所不辞。惟如辈挟有数十万之军队，此类军队未受教育者居十之八九，素为彼辈所蒙蔽，吾人已拟设法唤醒之。俟大多数军队觉悟之后，彼辈之凭借已失，必不能压制中国的人民。是时吾人之进行毫无障碍，不难屏前日俄帝国所任命之公使及领事于中国境外。本会谨依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所组织之劳农政府之通牒，正式声明：收回各项权利，庚子赔款；并恢复中俄两国人民之邦交，至遣代表赴俄国军队之前一节，亦所深愿。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谊人道之前驱。中国人民为世界人类之一部分，自应共负维持正谊人道之责任也。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 中华实业协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俄罗斯共和联邦国国民暨苏维埃政府红卫军公鉴：

吾辈中国劳农学商全体人民，接到贵邦通牒，声明无条件退送俄前帝国政府强力取去中国之土地及各项权利；交还中东铁路及林业矿业等，以及从前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柯尔恰克等，及其他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强夺中国之特权，皆一律返诸我国；又放弃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又声明废止一千九

百六年一千九百七年日俄私订条约<sup>1)</sup>。此项伟大壮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此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欢迎贵邦通牒之伟壮精神，较诸欢迎物质归还之情绪，尤为殷恳倍切者也。吾人深信贵邦通牒所含蓄真精神，苟中俄两国劳农全体人民，能合力不欺，以发扬之，足以维持全球民族间之永久和平；而东亚及世界各民族，欲恃武力欺凌残暴诡秘诸种私图，以为立国根本者，终当受上帝与公道之惩罚，无以自存。故吾人深愿与俄国拥护公道正义及东亚与世界永久和平之人民，正式通好，以达世界大同，民族互助之远大意志。抑我辈尤有慎重声明者，现在我国南北各方，皆属黑暗武人及腐败官僚之集合体，无论其号召与目标如何动听，要皆残民以逞，私利是图，与全体国民之公意及幸福，绝对不相容。国民对于彼辈间之争端等若械斗，非特不援助任何方面，并且毫不注视其情况；想俄国人民必不为彼辈之一切诡词所淆迷，对我中华民国之真实状况，早有正当明确之见解也。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 国会议员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全俄人民暨全俄劳农政府诸执事公鉴：

吾人奉读贵政府外交委员喀拉罕致中华民国国民之通牒，关于放弃从前取得中国一切不正当之权利，纯基于正谊人道平等自由之观念，绝不含有国际间一种市恩责偿之意思，允为世界放一光明。兹对于贵政府之通牒感谢之忱，尤非言语所能尽达。吾人参居

1 宣言原文为废除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

国民代表之列,所受国内官僚武人厚结外援,以奴隶人民之祸害,亦既竭力与之抵抗;加以全国学生及工商各界,日夕谋所以消灭此祸害,重建真正民意之政府,与世界共享和平之福者,至今犹在至苦极窘之中,未偿所欲于万一,实对于世界宝爱自由之人类,渐愧欲死,而于贵政府拳拳忠告之意,更不胜其太息。自今后,吾人惟本其固有之责权,不敢自荒,期有以副盛意者,兼以慰世界表同情于吾人之良友。至贵通牒提议正式恢复两国国民友谊,及推派代表一节,吾人自当以极诚恳之心赞成而力行之。谨此答谢。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全体署名译发)

(《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 中华劳动公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俄国农民、工人、劳农政府、红卫军公鉴:

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的欢喜;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底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

中华劳动公会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5号)

### 中国工人联合会致俄劳农政府书<sup>①</sup>

(1920年5月22日)

贵国政府的宣言令中国人民喜出望外,颇受感动,已得到全体劳动人民赞许。宣言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自觉。

本年5月5日我工人联合会决定举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表达所有工人的意愿和对贵国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感激之情。

我联合会深感遗憾的是,不可能自由发表意见,因为中国受到专制政府的压制。联合会委托转交我们的一封复信,望贵国政府予以考虑。

中国人民目前仍处于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但是希望贵国政府竭诚相助,贵国政府深切同情中国人民,定会伸出援助之手,使中国人民在贵国的正确指导下挣脱国内外资本家的禁锢。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

中国工人联合会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陈炯明将军致列宁书

(1920年5月)

列宁导师:

遥闻贵国革命成功,本人不胜欣喜。当今人类之一切纷争及灾

---

<sup>①</sup> 寄给列宁的这封信和下一份文书于1920年底与中国南方和西南革命组织的其他信函一并送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1920年12月10日,上述文书的译文已送给列宁。——原编者



难,皆因有国家界限及资本主义。只有消灭国家界限,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也只有摧毁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谈及世界大同。

中国人民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崇高的仁义原则早已成为我国人民的典型特征,并使我国人民成为远东文明的中心。

不幸的是,我国人民外遭异国强盗的掠夺,内受专制暴政的压迫,故不能使仁义原则在全世界实施。

目前俄国人民及其领袖正为全人类而英勇、顽强、坚毅地致力于消灭人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最近根据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建立的新俄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此种情形实令人欢欣鼓舞。

劳农政府致中国人民的宣言已传至中国。全中国人民充满感激之情。

目前波塔波夫将军来到此地,曾与我举行会晤。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向我介绍了新俄形势及扩大自治原则的途径,使我极感欣慰。

我坚信新俄向中国人民表示的深切同情,坚信新俄对我国未来各种形式的新的革命运动会给予援助。因此,不管如何专制暴虐,中国人民通过斗争和不惜作出牺牲,定会早日摆脱资本主义羁绊,建立新中国。

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

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我们的使命是,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全东亚。

我以福建省当局、援闽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前省长的身份,并代表全国同仁志士及我国革命人民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

祝愿贵劳农政府及新俄万事顺遂、幸福、繁荣。

向您和您的同仁致意。

援闽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上海《民国日报》评论<sup>①</sup>（节录）

（1920年4月14日）

这一次俄国劳农政府对中国国民的通告，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几天以来，各团体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都有极诚恳而有力的表示。可见中国的人，是了解正义的人，是有正义的人。“欲明是非，须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这几句话，实在是含有极深刻的至理。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鸦片战争起于西历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终于1842年即道光二十二年）所受外国侵略的祸害，真是书不胜书。每受一次的侵略，中国国民的发展，便阻止了许多；中国国民的权利，便损失了许多；中国人生活的困苦，便加增许多。铁路、矿山，以及种种的特权，被外国人瓜分了大半，且不用说了；法权的丧失，也不用讲了；因为这些事情，还包含着许多实际的内容。你自己不肯作，不能禁人不作；你自己不树立人民的人权，便怪不得人家蹂躏。至若因为要占据中国的特权，便杀中国的人；把中国人当奴役，便要用武力强迫中国人，吃害个人、害种族、养成衰弱懒惰素性的鸦片烟，使中国人一天一天的身心衰弱下去。这些历史，实在是中国人从小到老，从现在到将来，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英鸦片战役，前后亘四年；英法联军战役，自陷广东起至北京条约告成，亦前后亘四年；光绪十年，有中法的战事；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有中日的大战；前后合算，亘十一年。俄人侵伊犁还不在于内。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间的战乱，也是由外国压迫中国人生活直接间接产生出来的。南京条约成立后8年，便有洪秀全的举兵，这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事实。义和团的乱事，在光绪二十六年，就

① 此文为上海《民国日报》编辑《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第一集前言

是中日战后的5年。

在这许多惨酷的历史事实里面的中国人,这一次接着俄国劳农政府这样光明正大平和诚恳的通告,并不是激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恩怨心;实在是激发起中国人来,使我中国人觉悟“压迫”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互助”是一切“善美”的起点;“自由”“平等”是一切正义的归宿,“民主的平和”是一切人类普遍的希望。

(一)撤废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特权。

(二)废除秘密的外交。

(三)不侵略上地。

(四)不要求赔偿。

(五)消灭种族的差别。

这五个原则,使中国人不能不兴奋,不能不感激。因为这空前的事业,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作,不能作,不敢作的;又实在是今天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

这个通告传到中国以来,中国的人民团体,言论机关,凡有血性的,都有很诚恳有力的表示。这真是表现中国人明是非,重正义的人格。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贼仁者谓之残,贼义者谓之贼。”

中国人民团体的这些表示,正是表现中国人几千年来潜伏在血管里的“好仁义”、“恶残贼”之“社会的良心”!

把各团体各报纸的言论综合起来,主义的意思可分为五项。

(一)认识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

(二)主张对于俄国人民及俄国所表现的正义,表示美满的谢意。

(三)准据劳农政府的通牒,收回一切劳农政府归还的权利。

(四) 否认俄罗斯帝国时代及克林斯基政府时代所派来中国的官吏, 正式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修好。

(五) 与俄国国民提携, 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 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上海《民国日报》, 1920年4月14日, 第3版)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 中国政府的宣言<sup>\*</sup>

(1920年9月27日)

一年多以前, 在1919年7月25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 表示俄国政府将以前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尽行废弃, 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中国的一切, 全部交还中国人民, 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正式谈判, 以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们得到通知, 这一宣言已为中国政府收到, 并且知道中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层和团体都表示真诚希望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谈判, 以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已派遣张斯磨将军率领军事外交代表团来莫斯科, 我们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莫斯科, 深表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代表的直接谈判, 获得有关中俄共同利益的相互谅解。我们相信, 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幸福, 俄国和中国人民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 俄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力求阻碍我们两国的友好

<sup>\*</sup> 亦称“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 于1920年9月27日发出。

和接近,他们明白,我们两大民族的友谊和互助将使中国强盛,以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再像现在一样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

不幸在尽快建立俄国和中国友好关系方面,还有某种障碍。俄国代表团已经能够确信我国对于中国的真诚和友好态度,但是该代表团至今没有接到适当训令,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得以固定下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两国接近的迟延,致使双方政治上和贸易上的重要利益不能实现,感到遗憾。为了帮助和加快两国人民友谊的建立,特此宣布:我们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为了两国的幸福起见,有必要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下列协定的要点:

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二、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随后根据缔约双方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贸易经济的条约。

三、中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1)不给俄国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以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

(2)在签订本条约时,须将中国境内反抗苏俄及其盟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禁,并引渡给苏俄政府,同时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

(3)苏俄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斗争的个人和组织,亦负有同样的义务。

四、凡居住中国的俄国公民当一概服从中华民国境内有效的

一切法律和规定，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俄国的中国公民服从苏俄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六、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七、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华民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应立即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

八、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可参加。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协定的上述各点作为主要条款，同贵国代表进行友好协商，为了两国的共同幸福，中国政府认为需要提出修改意见，亦可友好协商。

中俄两大民族的关系，不限于上述协定中所述各点，两国代表今后还需要另订专门协定，解决贸易、国境、铁路、税关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苏俄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以求建立双方最密切最真诚的友谊，希望中国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并迅速提出建议，以便尽快缔结友好条约。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

1920年9月27日

（录自《五四运动文选》）

## 五、维经斯基来华和中国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 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

(1920年11月7日)

· 吴廷康 ·

今天是公历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的庆贺纪念日！从有历史至今，这是头一回劳动者脱离了富豪的压制手段，夺回了自己的天赋权。现今俄国劳动者自由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不准那些制造厂主银行团和那些军阀官吏文武大臣来干涉了。

全地球资本军阀国互相誓愿除灭年幼的劳农议会俄国，他们

- 
- 即格利高里·维经斯基(1893—1953)的中文名字。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派他来华，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并帮助中国建党。其后又几次来华，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主要代表之一。维经斯基曾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本文是他第一次来华时的演讲。

常常怂恿军阀协助金钱军械封锁俄国，然而那劳工农民也可能牺牲一切，设种种方法去以抵抗他们的攻打。

天下各国的真正劳工农民没有不表同情于劳农议会俄国的，他们不但表同情，并且尽力协助年幼的劳农议会的俄国，请看英国矿工运输工铁路工（当英政府要出兵于俄国时）曾极力要求其政府停止出兵于俄国去干涉。

意国劳工更是卫护劳农议会国，爱尔兰的劳动者已有多数赴俄工厂作工以助劳农议会新俄。

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证以事实，凡欧美的劳动[者]皆从心里赞助劳农议会新俄。

在俄国已经没有那些资本富豪压制劳动者了。

我们中国劳工农民啊！我们是否要脱离中外资本的压制，是否要免除军阀[统治]的痛苦，是否应解放官吏所加的担负，若是我们脱离这些困苦境遇，就应该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劳工农民快觉悟罢！快着手解放自己罢！有勇敢有精神的俄国劳工农民啊！你们今天庆祝第三年年幼的劳工农民议会共和国了！我们这软弱的劳工农民尚在水火中呵！

有勇敢有精神的俄国劳工农民啊！快快的帮助你们在水火之中的劳工农民伙友罢！

俄国劳工农民不惜牺牲一切，备尝痛苦，创造了解放劳工农民受苦的实行制度，立下了拯救贫人的法则。不惜牺牲为天下先，大破了军阀资本的残暴野蛮，为世界开了一条人道光明大路，简直就是要解放天下的劳工贫民。如此说来，今日本是解放俄国劳工农民的纪念日，其实也就是解放世界劳工农民的纪念日。

祝劳农议会俄国万岁！祝世界劳工农民解放万岁！



##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sup>\*</sup>

(1921年春)

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其后,在中国的其它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支部,但是直到1921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而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工作。当然,在这些混合的组织里,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在监督和领导,并尽力将它们变为纯洁的共产主义组织。但到后来,我们确信,同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成员继续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用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扬他们的目标和原则,而这些东西同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相矛盾的。为了阐述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清除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成份,我们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我们组织的机构与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同业公会和行会,对军队中的工作以及对于利用文化教育团体的态度,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共产党对于工会当前的任务的态度。

我们截止到目前(1921)的工作,还只是准备性的。我们的通讯部向中国报界提供有关苏俄的消息、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有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剖析美国“民主”实质的材料。我们的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部同时还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组织工会,并且还将它所组织起来的上海

\* 这是张太雷1921年3月到伊尔库茨克后,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

冶金工会的代表派到中国的其它城市，去组织该产业部门的地方工会。组织部还尽力打入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组织里，以期在里面建立起支部，将所有的无产阶级成份从中分化出来，达到建立起纯阶级的工会的目的。这项工作已在印刷工人的行会中取得成功：我们已经把工人核心从里面分化了出来，并且建立了印刷工会。

我们在罢工运动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几乎所有近期（1920年至1921年）的罢工斗争都是由我们共产党员同志们组织和领导的。

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出了一系列的周刊和报纸，以及多种小册子和传单。例如，有些标题为：《工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组织工会》、《两位工人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人》、《一个士兵讲他为什么要打仗》、《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现时的苏俄》，等等。此外，出版部正在为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行一套独特的宣传书籍《袖珍本社会主义者丛书》，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第一批已经出版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还出版了中文杂志《共产党》——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由于最近的一个时期，中国北洋军阀的警察开始查禁这份杂志，为保守秘密，我们将该杂志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出版。我们还利用了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一期中央机关刊物，甚至是在法租界里印刷的……

……截止于192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党组织（均有选设的委员会）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武汉和香港等。

我们党认为自己当前的任务是：（1）进一步加强工会的组织，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基础；（2）进一步巩固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威信，以便通过他们在工人及青年工人中加强宣传工作，用这些成员和部分学生来加强无产阶级类型的共青团组织；（3）通过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建立常设的中国书

记处<sup>①</sup>来增强同远东书记处的组织联系；(4)帮助组织朝鲜和日本的共产党及共青团，这不仅要运用中国的工作经验，而且要为日本和朝鲜的同志提供一切可能而又必需的组织条件；(5)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首先要加快业已开始了的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的工作。

(录自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 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 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

(1921年6月)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次克，为了与东方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音)也来到了伊尔库次克。这两个中国人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在一次会议上，张太雷提出了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如下：

(1)兹建立(设在伊尔库次克的)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以关照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2)由两个书记负责这个支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任此工作的代表，另一个代表由远东书记处派出。

---

<sup>①</sup> 原文如此。确切些说应为中国支部。

(3)按照常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成为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组织联系的原则,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全体成员,应由驻远东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各地区代表组成,这个支部本身隶属于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1921年6月离开伊尔库次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维经斯基

那是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叶<sup>①</sup>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

我高兴地接受了陈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也一直很想认识孙中山博士。此外,我知道,他近日要动身去南方,到其追随者、国民党党员陈炯明将军的军队掌握的广州去。

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关于这位陈将军流行着各种离奇的传闻,说他组织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校,邀请革命学生到他的军队里进行教育工作,有的说他几乎打算在中国南方建立一系列的公社。

认识了孙中山,我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

<sup>①</sup> 即陈独秀。——译者。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45岁到47岁(实际上他已经54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有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我国的革命情况。不一会,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如何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来复辟帝制,而孙中山本人又怎样在东京经过朋友们的斡旋对当时任外相的加藤施加影响,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与袁世凯断绝联系。有趣的是,孙中山几乎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政府和袁世凯之间那个有名的条约即二十一条,并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才签订的。孙中山认为,这简直就是袁世凯本人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或向其暗示的,即只要日本方面协助复辟帝制,他就签约,后来果然签约了。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

\*

\*

不久,孙中山到广州去了,他和总司令陈炯明之间的摩擦开始了。孙中山想要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利用在南方的胜利,把革命运动发展到华中和华北。陈炯明坚持主张停止所谓的北伐,他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按照他的观点,这个范例

能促使人民在全国建立南方式的制度。

孙中山离上海到广州以后不久,我也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来到广州,并且和陈同志一起拜访了陈炯明将军。陈炯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将领,他早年是新闻记者,是秘密组织成员和国民党员。陈炯明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看,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孙中山和张作霖<sup>1</sup>之间的纷争,其结果对孙不利——因陈炯明发起叛乱并占领了广州,孙中山只好于1921年秋<sup>2</sup>逃离广州。

孙中山再次逃亡上海,他从那里领导拥护自己的将领进行反对陈炯明的斗争。1923年春,孙中山又返回广州,此后他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                     \*                     \*

去年(1924年)夏天在广州,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他住在珠江彼岸的一所大宅院里,从城里去只能乘渡船。

我和孙中山的热烈拥护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一同前往。

仪仗队排列在住处大门的两侧。我们登上二楼,走进一间宽大的陈设朴素的房子。孙中山预先知道我们要来,已经在等候我们了。他的衣着和5年前一样,但穿的不是草绿色卡叽布服,而是灰色制服。这次孙中山向我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许多问题。孙中山好象从遥远的,但又与中国很“亲近”的国家找来了我这样一个使者,孙不仅想听到对他的问题的回答,而且还想把这个来自苏联的人的声音、服装和风度做一番研究。

令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我们的经济如何得到恢复和我国的农民

---

<sup>1</sup> 据上下文判断,此处应为陈炯明。——译者。

<sup>2</sup> 陈炯明叛乱是1922年6月,此处应为1922年秋。——译者。

怎样生活。听说我们在工业领域没有达到战前产量,他不太愉快,感到吃惊。但当我们谈到国民教育情况和正在成长中的世界上最自由的我国青少年一代时,他又喜形于色了。

我拜会孙中山之前的几天,我国和中国北京政府在北京缔结了条约。南方政府里甚至有些国民党员对此都不满意,他们感到这个条约的缔结对孙博士的南方政府是不完全忠诚的举动。广州和北京处于敌对关系之中,而我们却和北京缔约。

当时他们不明白,我们对全中国都持友好态度,与北京政府缔约,正是为了以此来减少对南方政府的威胁。现在全中国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了,但是当时担心许多人会不理解这一点。

我谨慎地探问了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他深刻理解苏联和中国政府缔约的目的,以及该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意义。

孙中山接着又详细询问了列宁逝世后苏联的国内状况。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

孙中山对中国解放运动发展的看法是乐观的。他相信帝国主义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使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开展一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看来,至临终前他一直抱有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基础,写入遗嘱留给了国民党。

(录自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附录 1

### 李达回忆维经斯基\*

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维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我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上,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维经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实的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华侨,因为他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懂俄文)二人。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是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由王烬美（山东第五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由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加入的（以后都又退出了）。截止1921年6月止，共有8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而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16开本，约32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间出了创刊号，这

刊物的内容主要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 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 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新渔阳里6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由维经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这S. Y.的组织,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

本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11月,他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12月间,维经斯基回到苏俄去了……。

(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附录 2

### 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 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全世界,第三国际重视这一事件,约在1919年的冬天至1920年春天之间,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和他同来的,有他的秘书马迈也夫,马迈也夫的夫人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

---

\*标题为编者所加。

杨明斋是山东人,穷苦学生出身,在帝俄时代,即由东北经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那里半工半读了十几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加入了苏俄共产党。他虽然是个中国人,但因旅俄日久,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他们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开展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

鲍立维原是白俄,是同情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优林大使来中国,鲍立维为了他的职业,才与苏俄大使馆建立联系。

维经斯基最初化名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很流利的英语。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其他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士。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那时住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主编《新青年》杂志。)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又由陈独秀介绍他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人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当时的《新青年》杂志是五四运动以后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一个刊物。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都是研究系的报纸,同情五四运动,自命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成员。《星期评论》是继《民报》而起的一个刊物,算是国民党的刊物。戴季陶、沈玄庐都是老国民党员,李汉俊是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被戴季陶吸收到《星期评论》写文章的。维经斯基与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可是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把这个意见正式提出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退出了这个运动,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但看到党纲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时,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国民党断绝关系,申请退出了这一运动。

当时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加入，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设在上海，推陈独秀任书记，并向国内外发展组织。相继成立了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山东等6个支部。

1920年冬天，马迈也夫夫妇同鲍立维曾到上海、武汉等地，到武汉时是陈潭秋同志和我接待的，我们作过两次长谈，地点是在武昌多公祠5号。他谈了很多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情况。他能说一点不熟练的中国话和英国话。谈话时，我们手上拿一本英华字典，他拿一本英俄字典，一面说话，一面翻字典，一面打手式。他鼓励我们学习理论，也鼓励我们努力工作，还谈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问题。1924年秋天，他们夫妇来到广州，马迈也夫在黄埔军校任顾问，北伐战役中任第七军李宗仁部顾问，在北伐战争中有过很大的贡献。

**中共临时中央** 在临时中央时代，只做了一些宣传和计划组织工作。……临时中央所在地是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此外，还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现改名铭德里）6号租定一栋两楼两底的房屋，作为党的工作部，在这里设了以下的工作部门：

（一）华俄通讯社：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来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因为受了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并不经常发稿。

……

**第一次纪念“五一”节** 1920年秋冬之交，陈独秀到广州，临时中央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在1922年6月因为犯了错误，被开除党籍），这时维经斯基也回国了，临时中央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附录 3

### 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接着派代表到远东来,一方面是支持各国革命,另一方面是支持十月革命的同盟军。第三国际使者是1920年冬末春初时到达北京的。他叫维经斯基,对他来中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先到日本(当时日本共产党已成立,与莫斯科有联系),通过日共的介绍来到中国。另一种说法是他直接来中国,未通过日共介绍。维经斯基来北京后,首先访问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教授是公开赞扬十月革命,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维经斯基与李见面谈话后,李把我们几个同学邀去(即后来的小组成员),参加座谈会。维经斯基讲话内容主要是宣传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从V的谈话中讲到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把工业、矿山、交通、银行等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监督。1917年12月成立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等。这一切都是一新耳目的。他又介绍当前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收政策和远东共和国等具体问题。大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见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轮廓。

进行几次座谈会后,他又找同志们作个别谈话。他邀约我们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我们谈话是漫谈性质,主要是了解个人学习、工作情况,自由发言,极为广泛。从谈话中我了解到V在十月革命前在美国学习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

---

\* 标题为编者所加。

论,对美国工人运动研究也很全面,后又游学欧洲。V的年纪四十开外,文质彬彬,学者风度,能操英语、德语交谈。在谈话中表示他来华前对中国问题作过充分研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同盟会人物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通过与他谈话,我感到V是一个学问渊博、思想革命的人。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介绍。在二人漫谈间,V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谈到中俄两国国情,从过去及展望未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50年到100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比美国落后7倍,比德国少3倍,燃料比美国少17倍,比英国少10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50%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三分之一。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V的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一席话使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了。

V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V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需要的。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以后,V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

V 行前与我重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技术方面的事,把我们的名字通讯处记下来,以便日后经常通讯联系。我们后来源源收到外国寄来的外文书刊。V 在北京工作结束后,转往上海访问,临行对我说:“我们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不久将来会有重要结果。”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握手道别而去。

(《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附录 4

### 郑佩刚回忆“社会主义者同盟”(摘录)\*

(1964年2月-5月)

1920年3月间,我接到黄凌霜来信,谈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 Broway 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谈陈独秀将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1920年3月底,我又由广州赴沪……1920年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为领导人,袁振英、尉克水(山西人)和我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加。

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派来两位同志经海参崴到上海(一是俄人 Slvomisky,一是华人杨明斋任翻译)推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某日夜晚,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2号)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出席会议者有:Slvomisky、杨明斋、陈独秀、李汉俊、尉克水、袁振英、俞秀松、金某(朝鲜人,金九?)、一个印度人和我。议案很多,议决首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先是进行宣传工作，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开辟宣传阵地，委我全权负责。我便在辣菲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性质是属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当时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人，不分什么派别都可自愿参加。当时“又新印刷所”印刷的刊物，既有陈独秀主编的《共产党》、《新青年》，又有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主编的《自由》等。

当时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中心，在北方是北京，华东是上海，南方是广州。上海最为活跃。在上海活动的主要人物是陈独秀、李汉俊和我等；在北京的是李大钊、黄凌霜、华林、Broway 等；在广州的是梁冰弦、刘石心、W 君等。

（选自《“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 版）



## 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9日—8月7日)

###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列 宁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个关于殖民地和民族

-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写于1920年6月5日。当天列宁将它寄给了斯大林、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莫·格·拉费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帕·路·拉品斯基等征求意见。对寄来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列宁明确表示不同意。例如，契切林没有很好考虑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要加以区别的意见，对此列宁写道：“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意见中谈到未来社会主义欧洲各共和国同经济上落后的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时说：“如果不能同这些民族的领导集团达成经济协议，那么用强力镇压它们和用强制手段把经济上重要的地区并入欧洲共和国联盟就在所难免。”对此，列宁写道：“说得太过分了，‘用强力镇压’‘在所难免’之说是缺乏根据的和不正确的，完全不对。”

提纲初稿由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略加修改，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提纲于1920年7月28日被代表大会通过。——《列宁选集》第4卷注释100。

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两三百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经验。

波兰犹太人的经验和乌克兰的经验。

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经验。

东方各民族。

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尔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

土耳其斯坦及其经验。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鲜——日本。

尼·列宁

1920年6月5日

1. 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

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和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相,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

4. 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

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6.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8.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

9. 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像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而且在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政党中,甚至在目前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中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

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機會主义和市儉和平主义作斗争。

11. 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侶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sup>①</sup>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致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

① 列宁在稿件上用大括号将第一点和第二点括在一起并写道：“第二点和第二点合并”。——俄文版编者注

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12.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1919年曾经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须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慎重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致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罗 易

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更具体地确定共产国际与资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世界革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必须正确理解这种关系。欧洲大战及其后果明显地表明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非欧洲的从属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例如，战争时期有殖民地军队与大批工人队伍派至前线，就是证明。

二、欧洲资本主义获取其基本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倘不掌握广大的殖民市场和进行殖民剥削的广阔场所，它们就维持不了生存。英国——帝国主义的堡垒——苦于生产过剩已有一百多年。倘使没有销售产品和供应原料所必需的广大殖民地以维持不断发展的工业，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大概早就被本身的重负压垮了。英帝国主义利用奴役几亿亚非人民的办法暂时还能把英国无产阶级控制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之下。

三、从殖民地所得到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额外利润的源泉枯竭之前，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太容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有可能对殖民地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行广泛而苛重的剥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乃企图借以摆脱目前的破产状态，恢复元气，而且也并非没有成果。欧洲帝国主义由于剥削了殖民地人民，才有可能给予宗主国的工人贵族以小恩小惠。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力图利用从属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的产品来降低宗主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毫不踌躇地准备牺牲宗



主国内的额外利润,只求继续在殖民地获取巨额额外利润。

四、殖民统治的消灭和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该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该与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压迫的国家中力求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为了保证世界革命完全成功,这两支力量必须共同行动。

五、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第三国际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它应当担负起联合世界各国革命力量的任务,浸透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由一小撮政客所领导的第二国际,未曾估计到殖民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对于第二国际来说,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它不能理解欧洲革命运动与非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互相配合的必要性。第二国际的成员们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不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们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者。

六、外国帝国主义强行统治东方各民族,阻碍它们在社会经济方面发展到欧美各民族的水平。由于帝国主义实行阻碍殖民地工业发展的政策,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是不久以前才出现。因让位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了的工业,当地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了破坏。大多数居民不得不重操农业,以便生产农产品和原料运往国外。另一方面,紧接着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地主、资本家和公家手中,这就造成了大量无地的农民。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每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中间的潜在的愤懑,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有知识的中等阶层表现出来。

外国的统治阻碍着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所以,推翻外国统治应当是殖民地革命的首要任务。帮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统治,并不因而意味着支持当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只意味着为殖民地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铺平前进的道路。

七、附属国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运动,这两种运动相距日远。

一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主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愚昧的工农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而进行的群众性斗争。前一种运动企图领导后一种，并且往往能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是，共产国际和有关的党应该反对这种领导，并应帮助提高殖民地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了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利用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的合作，是有好处的。但首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它可以把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行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群众就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到达共产主义。

八、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真正力量，已经不仅局限于奉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者。在多数殖民地中，已经有了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它们力求紧密联系工人群众。共产国际应该通过这些政党和团体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取得联系，因为它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前，这些政党和团体人数并不多，但是它们反映着群众的愿望，群众会跟随它们去进行革命。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应该在工作中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它们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持整个革命运动。

九、初期的殖民地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如果领导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那么，革命群众就会逐渐取得革命经验，沿着正确的道路达到既定目标。自然，在许多东方国家里，企图依据纯粹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则是完全错误的。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应该推行列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项目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应交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坚持不懈地、经常地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应建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所创立的苏维埃共和

国协同工作,以期在将来彻底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sup>\*</sup>

(7月26日)

列 宁

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

---

\* 这是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共20人组成。委员会于1920年7月25日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提纲稍作修改,于7月26日提交大会审议。提纲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后,于7月28日通过。此外,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马·纳·罗易的补充提纲。——《列宁选集》第4卷注释121

致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000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000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

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其次,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像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

行政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

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侵略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  
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  
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  
主要任务。

(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

## 罗易在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7月26日)

同志们,我作为英属印度的代表,提出了几条补充提纲请大会  
和委员会讨论,因为提纲没有打印,所以只好在这里宣读。我先读  
这几条补充提纲<sup>①</sup>。

我同意委员会对我的提纲所作的某些修改。请允许我提请大  
会注意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革命  
无产阶级的大会上参加殖民地问题的重要讨论。欧洲的党至今不  
太注意这个问题,它们过分忙于自己国内的事务而忽视了殖民地  
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当前对于国际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战后,  
殖民地问题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英国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  
中最强大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它有广大的殖民地。英国举足轻  
重,实力很强,社会形势稳定,这都是因为有殖民地。德国情况则不  
同,因为它现在已经丧失了殖民地。但至少殖民地问题不仅仅对于  
英国有重要意义。德国的同志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它已具有  
国际意义。欧洲与殖民地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现在是整个资

<sup>①</sup> 补充提纲,全文见前,此处省略。



本主义体系的基础。过去在英国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已部分地投入殖民地。再者,运往殖民地市场的商品,就是英国本国生产的……

既然共产国际承认殖民地问题是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就应该迈出第二步,决定怎样更好地促进殖民地运动的发展。近来,殖民地只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其唯一目的是赶走外国剥削者,而由自己剥削劳动群众。

如果在大会上不是空泛地论述、而是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坚信印度各族人民的民族革命运动对于共产国际具有巨大的意义。印度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英国资本主义总是阻碍印度工业的发展,但是不久前,它改变了这方面的政策。近几年来,英属印度的工业发展特别快。可是,欧洲对此并不了解。近来,英属印度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15%,而投入印度工业的资本增加了20倍,如果注意到这个情况,就可以明了英属印度资本主义发展之迅速。同样的过程,我们在埃及、荷属印度和中国都看得到。同时,在印度的被压迫群众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它迅速扩大,并已发展成为巨大的罢工浪潮。这场群众性的运动不受革命民族主义者的领导,它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着,尽管民族主义者仍企图利用这场运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虽则不能说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阶级觉悟,但这一群众性的运动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无论如何,群众是要求革命的,他们的行动说明了这一点,运动所采取的那些形式也表明了这一点。

同志们,现阶段的革命群众运动给共产国际开辟了新的活动天地。需要的是找到正确的方法,使这部分群众中的工作迅速收到效果。自然,这些群众发动的革命在初期不会是共产主义的;自然,在初期,革命的民族主义将会发挥作用。但不管怎样,就连革命的民族主义也会引起欧洲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对于欧洲无产阶级必定有重要意义。

最后,我坚决请求与会者,无论如何不要否定殖民地人民现在提供给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持。我希望大会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希望对我的提纲发表意见的同志将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全面讨论,进一步搞清这个对欧美共产党人如此重要的问题。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中国代表刘绍周在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7月28日)

1918年底,中国内战正酣。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宗旨是同北洋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领导南方政府的是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孙中山。但是,过了不久,因为同残留在南方政府内的旧官僚代表发生冲突,孙中山退出了广州政府。从那时起,他不再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南方政府至今还在继续其同北洋政府的斗争。同时,这场斗争还是在孙中山派所宣布的口号下进行。其中基本的口号是:还权予旧议会和旧总统,取消北洋政府。斗争时胜时败,但无疑南方政府更可望得胜,尽管乍看起来,似乎北方财政条件较为有利。近几日传闻南方政府军已占领华中湖南省,并挥戈指向北京。

1917年反动的北洋政府参加反德意志的协约国联盟时,曾向全国许诺,参战就能获取各种利益。各革命党表示抗议,也反对过这种做法,但徒劳无益,因为已经宣战了。中国工人民终归是相信了这一许诺,对凡尔赛会议寄予很大希望。凡尔赛会议没有给中国任何好处,反而更加巩固了在战争期间日本靠损害中国利益而获得的一切权力和领土,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就这样,中国代表开完

凡尔赛会议回国后,国内开始了反政府和反对日本的强大的运动。领导运动的是大学学生会。运动的中心是上海。学生们广泛开展宣传鼓动,组织示威游行、罢工,印发呼吁书等等。同时,他们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的确,这场运动的成果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它被强力镇压下去,而且许多游行者的惨遭枪杀。然而,尽管有这些情况,运动仍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唤醒了群众的革命精神。

近来,学生们看清了,孤军作战不会有任何成果,便开始争取工人群众。中国工人也开始明白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代表的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例如,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固然,还是纯经济性的。就连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也在工人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据它办的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我们就可以判定,这场运动确实很重要。例如,5月1日这期杂志里有这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是无产阶级的”等等。这家杂志坚持不懈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反对民族主义,坚持同苏俄结成亲密的兄弟联盟。这家杂志反对去年旨在占领西伯利亚的中日条约。所有的文章都贯穿并强调一个思想:无产阶级定能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必将让位于社会主义原则。这家杂志威信很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工业无产阶级,而且连手工业者也都开始组织起来。

欧洲的工业危机在中国也反映出来了,中国市场洋货泛滥。中国工业不能发展,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很令人失望的。总之,中国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拥有从事革命宣传鼓动的丰富材料。至于农民,尽管中国并没有大土地占有制,但比较富裕的农民仍在逐渐收购土地,因而毫无疑问,贫农的数量就不断增加。不言而喻,这部分人必将自愿跟随城市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

目前,中国是一系列几乎独立的省份,每省有督军独揽全权。他们和政府委员们都是安福系成员,即旧军事官僚派系,大部分人在帝制时期也占显赫地位。所有这些督军几乎都独立于北洋政府,

即使支持它反对南方,那也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督军们执掌国家财政全权,擅自处理中央政府的收入。因此,政府的财源当然就微乎其微了。政府只好借外债,主要是向日本借款。既然日本愿意提供这个方便,当然,不是白给,那么,自然而然地,日本在华的权力和物质上的特权就愈来愈大了。例如,在中国许多省份里,日本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独揽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已说过的那些督军们的独裁政权、两百万唯钱是听的涣散军队的存在,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这就是经常出现革命风潮和群众反政府情绪的原因。

目前,反对两个中国政府的全部力量正通过自己的主要代表在上海集中。那里有孙中山及其第一次革命的拥护者,还有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这些集团已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反对北洋政府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具有坚定的革命精神。

为了再次概括我方才的全部发言,必须强调一点,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亚洲,并将其帝国主义阴谋扩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甚至南美。目前,唯一能对抗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就是中国劳苦大众强有力的革命运动。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马林在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7月28日)

荷属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想就三点发表意见。第一,我想介绍一下东印度运动的一些经验。第二,对提纲提几点原则性的意见。第三,就殖民地工作问题提几条实际的建议。我希望下次大会将有爪哇人和马来人与会并参加讨论。由于我的工作同印度<sup>①</sup>的运动有7年之久的密切联系,所以我希望大会能重视我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地区中所取得的经验。我认为,为了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在整个日程中,其他问题都不如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这样至关重要。其余问题仅仅是工人运动中的争议问题,每当革命处于停滞状态时,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如果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就没有时间来进行这种争论了。

荷属殖民地是仅次于英属印度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殖民地。它的人口比日本多,几乎与德国人口相等。在5000万人口中,大多数居住在苏门答腊、爪哇、巴厘和龙目四个大岛上,计4000万人。在这些地区300年来所受的殖民掠夺中,对我们来说,只有最近期间最为重要。自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在那里发展。与意大利同志的说法相反,从1905年起,荷兰就开始了帝国主义时期,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十年来,荷兰在苏门答腊大部分地区,在婆罗洲、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一点完全符合于罗莎·卢森堡同志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中的论点,也完全符合于F·罗兰·霍尔斯特同志所确认的资本

<sup>①</sup> 本文多处使用“印度”一词,据上下文判断,均应为荷属印度,以下不再注明。——编译者

主义掠夺欲望无止境的看法：一听到还有未经开发的金矿苗、油田等等，它就会惶惶不安，就会怂恿政府去从事新的勘察，并且坚持认为金钱和人力绝不会为掠夺世界和镇压落后国家的民族和部族而使用净尽。

自 1905 年开始，亚洲的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如果注意到现在已有 15 亿盾（荷兰全部资本的三分之一）投入殖民地，如果了解到，2500 多万英镑在 1917 年由殖民地流入荷兰，而且除荷兰外，还有美国、日本和英国向甘蔗、可可、咖啡以及其他种植园投资，并取得了巨额利润，那就可以想象到，远东的新资本主义对于重新调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要指出荷兰一家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谈过的一个情况，它说，假若欧洲所有企业都收归国有，假若我们在这里消灭了私有制，那么，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殖民地就展现出新的前景，而且比欧洲更美好、更富足。

我再说几句关于当地居民的状况，作为这个简短介绍的结语。15 万欧洲人是远东的掠夺者。他们每日的所作所为，只是遵循雷迪亚德·吉普林所说的一个信条：由苏伊士运河向东，圣经十诫不再生效。在那里，同欧洲人一起的，还有上百万中国人和一些日本人，他们现在也在爪哇发展大工业。在爪哇，仅仅大糖厂就有 200 家，厂里有大量的无产者，听到这个数字，就足以了解这些东方地区对于革命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居民中占大多数的农民（仅爪哇一地，连同其家属在内，就有 2500 万人），其状况是每年收入不超过 110 荷盾，其中 20% 交纳租税，房费用去 6 荷盾，而每年用于农具的钱只有 3 荷盾。农民有土地，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因为他们必得向欧洲资本出租一部分土地，最后还要被爪哇的特权阶级掠夺净尽，以致农民无法靠务农生存，只好去糖厂做工。如果我们注意到，目前爪哇上百万的无产者每天的平均工资只有半个盾，生活用品普遍涨价的情况已遍及爪哇，大多数爪哇人终年

每天只能吃上一餐饭,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在爪哇已经完全具备了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如果我们了解到,那里文盲众多,每1000名成年男子中,只有15个人会读书写字,上学儿童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俄国目前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巨大工作,会产生怎样的感想,他的内心必定渴望东方各民族也能参与这项文化工作。关于当地居民的状况,我不打算多谈了。我已向秘书处交了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将在《共产国际》上发表<sup>①</sup>。我所以在这里举出这些事实,只是因为我有一种印象,除少数情况例外,第三国际这次代表大会并不完全理解东方问题的重大意义。

我想谈谈爪哇运动的情况。这个运动是1907年产生的民族运动,它一开始就带有革命性质。印度式的祖巴托夫<sup>②</sup>改变了这个运动的性质,可以说,现在在荷属印度,真正革命的民族运动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了。现在有一个重要得多的群众性运动,它的成员大约有150万人,从1912年起就联合成为一个工农联盟,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个组织虽然用的是宗教名称——伊斯兰教同盟,但却具有阶级性。如果注意到,这个运动把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列入纲领,而且它不仅同政府作斗争,还同爪哇的贵族作斗争,那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必须同这个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同盟建立密切的联系。1916年,政府曾试图以军国主义的宣传来引诱这个运动,但是,结果却在三宝瓏产生了强大的青年反对派。

① 马林关于荷属印度情况的报告载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集》,共产国际出版社1920年彼得格勒·斯莫尔尼俄文版第353—371页。——原编者

② 祖巴托夫,俄国人,主张建立在警察保护下的合法工人组织。第一个祖巴托夫式的组织于1905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名为“机器工人互助会”,后来在其他各地也相继出现这类组织。1903年新的罢工浪潮高涨,祖巴托夫式的使革命服从于警察的做法彻底失败。祖巴托夫本人也于1903年辞职。——编者

当欧洲社会主义者终于决定履行自己在远东的义务,并决定在那里发展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顺利地同当地的组织——伊斯兰教同盟建立了联系。这个群众性组织的大部分成员,虽然还不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但可以称得上罗易同志在谈到英属印度时所提到的那种革命者。

昨天,我在委员会上听到一个英国人说<sup>①</sup>,在印度的群众发动,只能带来不幸和招致屠杀,因为群众还不成熟。而我所坚持的意见是,只有通过群众发动,才能组织真正社会主义的抵抗运动,从而形成对抗资本主义的真实力量。在爪哇时我们就断定,中产阶级企图以民族问题吸引群众,这是徒劳的。但是,每当我们在城市和制糖业地区同无产者谈起低微工资、死亡数字和苛捐杂税等问题,我们就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赢得了几分信任。这种感情孕育在群众之中。他们极其易于接受我们的宣传。在爪哇的每一家马来亚文报纸上,都可以读到关于苏俄思想的世界性成就的文章。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多年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对殖民地漠不关心,而资本家却比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更为重视殖民地的意义。资本家懂得,东方的发展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后果。1917年,当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开展了强大的运动的时候,改良主义者就公开地站到政府一边,而且谈论起我们的朋友,说什么托洛茨基和列宁已给俄国带来了不幸,而这帮人也同样必将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不幸。当你听到,在1918年,城市和制糖业地区的群众集会每次至少都有三四千工人参加时,你就会了解,在这些皮肤浅黑的人们中间业已焕发出新的

---

① 显然是指牟尔奇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关于这个发言,见列宁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09—214页。——编译者)和拉狄克的发言(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党出版社1931年版第112页)。——原编者



精神,而这种新的精神,对于我们整个运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如革命者所应做的那样,我们当然也对殖民国家的海陆军士兵进行了工作。这年年底,反动势力猖獗起来。水兵和士兵的头目,还有我,一道被政府驱逐出印度了。我们的许多朋友被逮捕、被判处各种刑罚,士兵委员会的13名成员被判处40年徒刑。后来,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论证:运动是不以反动主谋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继续向前发展了,因为这样的经济条件只能促进群众运动的发展,并且已经具备了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基础。

现在谈第二点。我要声明,我看不出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有任何区别。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困难仅仅在于,如何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上,确定一条正确的方针。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这种困难。在那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假若我们轻视这个运动,并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那我们也只能做一半工作。现在,我们对待殖民地不应采用那种所谓库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而应了解,殖民地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拉狄克谈到日本时指出,那里的发展完全不同于欧洲。同样地,殖民地的发展也完全不同。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昨晚拉狄克向大会解释说,我们去印度不是为了剥削,而是要使它的处境有所改善。无产阶级正在争取实现其对新生活、对文化与经济自由的希望。拉狄克提出英国工人阶级应尽的义务,提出英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宣传和工会宣传中不应忘记殖民地,并指出,如果它不去支持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它就只能是资本家的帮凶。因此,我要说,只要英国工人们不理解这一点,那即令他们也许会征集许多选票,但却做不出任何有实际革命意义的工作。我们不应仅限于做出冗长的决议,我们应该实际上在远东做一点工作。

我已指出,那里具备了进行宣传鼓动的基础。最近,我们就要

在巴库举行大会了<sup>1</sup>。但是,我们不能奢望这次大会也会对远东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不可能的。我建议我们这里通过的提纲,由第三国际以几种东方语言来发表,并专门散发给中国和印度革命者。我还建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因为现在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把那里已经开展的工作统一到一个局内,集中进行宣传,而莫斯科是不能圆满地进行这个工作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要求。昨天,里德同志在这里说,黑人应该到这里来认识一下俄国的现实。我现在建议:共产国际应该使远东的领袖们有可能在这里住上半年,听听某些共产主义课程,以便他们能够正确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贯彻执行提纲的思想,能够在殖民地建立苏维埃组织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是东方的新麦加,而各资本主义政府则将千方百计地阻挠共产主义的朝圣者们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我们应该让东方的革命者能在这里、在俄国受到理论教育,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积极成员。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马林在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1920年8月6日)

东方民族尽管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我们同意他们应该在执行委员会中有一个有充分选举权的代表。这是考虑到东方对

---

<sup>1</sup> 指1920年9月1—8日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原编者

共产国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我还愿指出下面几点。我想在共产国际中只有一位代表是不能充分地代表东方的,显而易见,中东和远东的境况很不相同,所以很难找出一位能充分代表亚洲这两部分利益的代表,还因为我们担忧这里的同志们(苏联的同志,可能也有其它国家的同志)了解中东的代表胜过了解远东的代表。因此我要求,亚洲那些地区(即从我们的运动以及从帝国主义两方面看,都是最重要的地区)在执委会中应占有席位。我请求给东方民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代表,这样,中东和远东就可以各派一个正式代表到执委会来。我希望这将是可能的,而且代表大会将因此决定在最近的将来实现列宁和罗易的提纲,这对国际的未来将有重大意义。

(录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特点,就其本性来说,是抽象地或形式上地提出关于一般平等的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从而极度欺骗被压迫阶级。资产阶级在所谓个人绝对平等的借口下,把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思想变成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斗争的自觉的代表者,它根据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揭露其谎言及伪善的基本任务,在民族问题上也应该首先提出非抽象的、也非形式上的原则,而应做到:第一,正确分析具体的历史形势,首先是经济形势;第二,把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被剥削者的利益,同代表统治

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非独立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区分开来，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性，因后者掩饰着金融资本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极少数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际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进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的现象。

三、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虚伪性。交战双方都以人民解放和民族自决权这类花言巧语作掩饰来进行战争，战争却表明了，无论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还是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资产阶级作为胜利者都据以肆无忌惮地确定“国家”边界，以适应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资产阶级，就连“国家”边界也只是交易品而已。所谓国家联盟，只不过是此次战争的战胜国借以互相保证其战利品的保险合同。恢复国家统一和“收复被割让的国土”的愿望，在资产阶级的策谋中，恰恰是战败国为新战争集结力量的企图。使人为地割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部分地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和打倒资产阶级，才能达到真正的国家自由和统一。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并且到处加强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所有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从而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和一律平等的市侩民族幻想更快破产。

四、从上述基本原理可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点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因为只有互相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

五、世界政治形势已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

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苏俄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与革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它们别无生路。

六、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俄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革命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七、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人民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联邦制已在实践中表现了其合理性: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是这样,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没有国家生存权,又没有自治权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利亚自治共和国,和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也是这样。

八、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研究以及用经验来检查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追求更加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因为第一,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最紧密的联盟,就不能捍卫被军事上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紧密的经济联盟,否则就不能恢复和发展遭到帝国主义破坏的生产力和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要估计到按各国无产阶级所调整的

总计划,建立统一而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进一步发展而臻于完善。

九、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上地、纯粹宣言式地、而实际上是毫不负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不管他们是坦白地自命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像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主义称号掩饰自己的人,反正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中(在议会讲坛内外)应当不断揭发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自己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表现,而且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苏维埃制度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国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国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它们有分立权,就仍然都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见到的第二国际政党那样。

十、只在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的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代替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的那些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性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性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越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越来提到首要地位,因为这些偏见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出现,诸如种族仇恨、民族对立和反犹太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

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保留(且不说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认)民族利己主义,使之不受侵犯,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拥有工人政党这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家里,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及其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的和平主义作斗争。

十一、对待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特别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各国共产党应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帮助的形式应与各该国共产党(如果有共产党)讨论。首先有义务进行最积极帮助的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

2. 必须同僧侣、基督教教会和其他类似分子的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影响作斗争;

3. 必须同大伊斯兰主义、泛亚细亚运动和类似的派别进行斗争,因为它们企图把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同增强土耳其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贵族、大地主、僧侣的势力联合起来;

4. 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在可能的地方把农民和一切被剥削者联合到农会里,从而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

5.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

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6. 必须坚持不懈地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实行的骗局,即它们借助于被压迫国家的特权阶级,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金融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实行骗局,最鲜明的例子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勾当。整个犹太复国主义借口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实际上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劳动人民置于英国剥削之下,而犹太劳动者只占其中的极少数。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之外,附属国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十二、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长期的压迫,不仅引起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对一般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该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而且还引起不信任的心理。1914—1919年间,上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曾经按照社会沙文主义精神,借口“保卫祖国”掩饰了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他们叛卖社会主义的这种卑鄙行为,只能更为加重这种不无原因的不信任感。既然不信任感和民族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彻底改变以后才能消灭,那么,这些偏见的消失,就不能不是很缓慢的。因此,各国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地对待受压迫最久的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的残余。同时,为了迅速消除上述不信任感和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追求联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番事



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世界革命历史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正确理解这个相互关系乃是必要的。欧洲大战及其后果明显地表明了:非欧洲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例如,殖民地军队与大批工人队伍在大战期间之派至前线,即其表现。

(二)欧洲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从工业的欧洲各国,而是从自己的殖民地汲取自己的力量。为着它的存在,必须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必须有广阔的剥削场所。英国——帝国主义的堡垒——一百年来遭受着生产过剩的痛苦。倘若没有在销售商品与同时供给原料上所十分必需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许早已垮台了。英国帝国主义使亚洲和非洲几万万居民处于奴隶地位,同时又使本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应该说不是毫无结果地)恢复自己业已动摇的地位,其办法就是对殖民地的人的劳动与天然财富加以广泛和紧张的剥削。由于对殖民地居民的剥削,欧洲帝国主义才能够给与欧洲工人贵族以好些赏礼。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企图将殖民地各国工人低廉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输入到大陆以减低无产阶级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同时资产阶级甘愿牺牲本国内所得的额外利润,只要是能保存从剥削殖民地所得的额外利润。

(四)殖民地的分离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为了世界革命的完全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共同行动是必要的。

(五)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是一个战斗的单位,它应当把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彻头彻尾为资产阶级文化所渗透而由一撮政客所领导的第二国际,不曾估计到殖民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对于第二国际,欧洲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欧洲革命运动与其他各洲各国革命运动相互呼应的必要,对于第二国际是不明了的。不给殖民地革命运动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第二国际的成员们自己已成了帝国主义者。

(六)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力求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本来意义下的土著无产阶级,只是不久以前才存在的。

地方的、零散的家庭手工业,已让位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的工业,因此极大多数的人口不得不从事农业并把原料输出到国

外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土地很快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地主——资本家和公家手中,这大大促进了无土地的农民数目的增加。这些殖民地的极大多数居民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中。由于这种政策的结果,人民群众中的处于潜伏状态的反抗精神,只是通过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等阶级表现出来。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这样,帮助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并不是赞成土著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趋向,而只是给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一条达到其解放的道路。

(七)我们可以指出相距日远的两种运动的存在。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个是贫穷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群众争取自己从一切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应当反对这一类的控制,促进殖民地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在落后的国家内,人民群众之加入共产主义,将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由于先进国家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阶级的自我意识之发展。

(八)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在力量、基础,并未封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者狭小范围以内。在大部分殖民地中已经存在着有组织的革命政党,这些政党在与工人群众的密切接触中工作着。共产党应当通过这些政党或团体与殖民地上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前它们人数不多,但它们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领导群众走向革命。

帝国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应当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作中有密切的接触,通过它们给予一般革命运动以物质的和精神的帮助。

(九)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倘若力图用纯粹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那会是完全错误的。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殖民地革命应当按照带有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点的纲领去进行,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与进步的资本主义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地工作,以便完全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录自《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 共产国际章程

(1920年8月4日)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它的临时章程如下:

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并不是争取阶级特权和阶级垄断的斗争,而是争取平等权利和义务以及废除一切阶级统治的斗争。

劳动的人在经济上隶属于劳动手段(即生活所需的来源)的垄断者,这是一切形式的奴役、所有社会上的苦难、道德沦丧和政治依附的根源;

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每一个政治运动都应该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

由于在每一国家内,劳工的很多派别间缺乏团结,由于各国的工人阶级间缺乏亲如手足的联盟关系,以致到目前为止,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已经失败了。

劳工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也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它涉及拥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只有依靠各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取得一致,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目前,欧洲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再起,虽然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也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提醒我们不要重犯过去的老错误,号召我们立刻把仍然涣散的各种运动结合起来。

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于巴黎,承担继续推行第一国际工作的任务。但到1914年世界大屠杀开始时,它陷入了全面停顿的状态。它因遭到机会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倒向资产阶级一边的领袖们的背叛行为的打击,而终于瓦解了。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首都莫斯科成立了;它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它保证继续贯彻第一国际工人协会所创始的伟大工作。

共产国际是在1914年到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组成的,在这次战争中,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损失了两千万人。

“不忘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共产国际向每一个男女工人——也就是向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操哪种语言的工人——所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我们要记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迫使各国的工人自相残杀达4年之久。我们要记住,资产阶级的战争为欧洲和全世界招致了最可怕的灾荒和最惊人的苦难。我们要记住,不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强盗战争的重演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

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

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把人类从资本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共产国际同时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历史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

帝国主义战争使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同所有其它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帝国主义战争再一次证明第一国际章程的规定是正确的: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也不是一国范围内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

共产国际已断然同第二国际的传统断绝了关系;对第二国际来说,事实上只有白种人才存在。共产国际的任务是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国际的队伍里,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了。

共产国际全力支持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得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同样的道路。共产国际保证支持每个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它在什么地方成立。

共产国际承认,为了迅速取得胜利,正为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工人协会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必须保证,各国工人随时都有机会获得其它国家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最大帮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国际批准下列章程:

一、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是为了把追求下列同一目标的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这共和国将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

二、这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定名为“共产国际”。

三、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应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四、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所组成的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只有世界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纲领。世界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纲领和策略中的最重要问题。每个政党和组织应享有的表决票数由代表大会特别决议予以确定。

五、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是世界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共产国际指导机构，只对世界代表大会负责。

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应由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决定。

七、共产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得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或根据属于共产国际的占半数的政党在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要求召开之。

八、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内应指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 5 人。此外，10 到 13 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各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 1 人参加执行委员会；这个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的名单须由每年一度的世界代表大会批准。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他组织和政党有权各派享有发言权的代表一人参加执行委员会。

九、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指导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至少用 4 种文字发行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国际》期刊)；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表任何必要的呼吁书，并发布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具有拘束力的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要求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开除违反国际纪律的团体或个人，它也有权将违反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政党从共产国际中开除

出去。被开除的政党有权向世界代表大会申诉。在必要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应在各国设立专门的或其他辅助性的机构，此类机构完全隶属于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在执行政治任务时，应与有关国家的党中央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遴选不属于共产国际但同情和靠拢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政党的仅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

十一、属于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和组织以及被认为同情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和组织，其机关报都有义务刊载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决议。

十二、欧洲和美洲的普遍情势迫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建立合法组织的同时建立非法的共产党组织。这一点，执行委员会有义务使之在各地实现。

十三、在一般情形下，属于共产国际的各党之间的政治联系要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联系，但应同时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十四、凡是拥护共产党纲领并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组成的国际性工会，应该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会支部。这些工会应通过有关国家的共产党派遣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工会支部应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派遣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工会支部。

十五、青年共产国际，正如共产国际所有其它成员一样，隶属于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派遣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十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国际书



记的任命,并组织共产国际妇女支部。

十七、共产国际每一成员从一国迁至另一国时,应受到共产国际当地成员的兄弟般的帮助。

(录自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

## 土地问题提纲<sup>\*</sup> (节录)

(1920年8月4日)

一、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免除衰退现象,免除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而奔走,那他们就不能执行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但是在许多先进国家内,“工人贵族”的作法正是如此,这些“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中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骨干,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

---

\* 这个提纲是列宁起草的,为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右表决时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弃权。

现和行动。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开展到土地问题上去,不把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团结起来,没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训练农村无产阶级,这是不能实现的。

二、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工、短工)他们靠在农业企业和有关的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把这个阶级,包括林业工人、大庄园中的工匠等等,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而成立单独的组织(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工会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的以及其他的组织),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二,半无产者或极小农,他们一方面依靠在农业的、工业的和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生产一小部分食物的大块私有土地或租佃土地上耕作,来维持生活。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类农民的存在和他们的处境。他们一部分人是为了有意识地欺骗工人,一部分人是由于为种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所蛊惑,竟把这类农民同整个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方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明显,在美国和其它国家也能看到。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对,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十分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得到很大的好处,而且这些好处能立刻生效。

在某些国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农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此在特定情况下,也许可以将他们组织在一起。

第三,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祖来的小块土地,可以应付他

们家庭的需要,并不需要雇用他人的劳动力。这一阶层一定能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以下几种利益:(一)取消向土地占有者缴纳的租金或一部分收成(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的 *Métayers*,即分成制);(二)取消抵押借款和赎买费用;(三)取消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依赖(使用森林和公地等等);(四)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可以使用农业机器和无产阶级剥夺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庄的部分耕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有钱有势的农民服务的组织,如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变为首先帮助贫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

同时共产党必须记住,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到求得绝对的贸易自由和支配私有财产的自由那方面去,因为这一阶层,无论如何总有剩余粮食可以小规模地出售,所以墨守着贸易和私有财产方面的风俗习惯。但是有了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并在胜利的无产阶级同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坚决进行清算以后,这一阶层的摇摆不会很大,并且这种动摇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整个来说,这个阶层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

三、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国家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不仅在城市内,而且在农村中都是有保障的。相反的意见在广泛地流行着,但是,第一,这种意见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上述三个农村阶层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鸿沟;第二,这种意见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由于第二国际的英雄和被帝国主义特权所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农村劳动人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的全部注意力无论过去和现在都集中在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农和中农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集中在由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

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这种错误的意见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成见（这种成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制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这种成见坚决反对已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的真理：除了已经站在革命一边的农村工人以外，上述三类分散的、受压制的、受威胁的、在一切，哪怕是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社会主义胜利很感兴趣，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同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坚决清算以后，只有在这几个阶层的农民在实践中看出他们已经有这种有组织的、十分坚强果断的领袖和保护者来帮助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四、中农，在经济意义上应当包括小农，他们所拥有或租来的田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仅能够维持一家的生活，而且可能有少量剩余，这种剩余至少在好年月可能变为资本；他们往往也雇佣他人的劳动力。拥有5至10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农的具体例子。据1907年的统计，这类农户中雇有农业雇佣工人的农户约占该类农户的三分之一。在法国，需要花费大量劳动力的特种农作物（如葡萄）种植地区，这类农户所雇佣的劳动力就更要多些。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这种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防止他们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时，给资产阶级以积极的帮助。这个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是趋向于资产阶级的，因为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显然已被导向私人资本方面。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废除地租和抵押借款，提供机器和电力等等，来改善这类农民的生活状况，无产阶级政权立即废除私

有制的问题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尚未发生。但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取消私有制所强加在这一阶层身上的一切负担；并且无论如何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来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

把这种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效。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有在十分谨慎，逐步前进，用实例的力量(提供机器设备、实行技术改革和电气化)，而不对中农施用任何强力的条件下，才能实行过渡到集体农庄。

五、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雇有几个雇工，他们所以同农民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的工作。

这是公开地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众多的一个阶层。共产党的农村工作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把农村居民中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实行反革命性质的怠工，甚至武装反抗。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培养必要的力量，以便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并在推翻了工业中的资本家以后，在这个阶层的反抗刚一露头的时候，便给它一个坚决的、无情的死灭性的打击。为此就得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取得压倒的优势。

但是，剥夺大农决不能是已经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也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把这些农场社会化。在个别的、多半是例外的情况下，要把他们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没收；同时还要保证根据一定的条件使小农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

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全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条件而复杂起来,并且拖延了时间,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一阶层因有细微的抵抗企图而得到适当教训以后,能够恭顺地满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要求,并且甚至开始尊重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地对待富人寄生者的政权。……

六、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毫无例外地并且毫无补偿地没收一切属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以及一切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通过出租土地,系统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中农),而自己并不参加劳动的人的土地。……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大农业企业,并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鼓励组织集体企业(土地合作社、公社)也是正确的。保留大型农业企业是保障农村中拥护革命的那部分居民——主要依靠在大企业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无地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的极小农户——的利益的最好办法。另外,这种大农场的国有化至少会使部分城市居民不用依赖农民的供应。……

在那些大规模农业只占相对极小的比重,而大量小农又希望得到土地的国家 and 地区内,将大业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乃是争取农民拥护革命的最可靠的办法。……

七、……迫切需要的是,在农村中最受剥削的劳动群众能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依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状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因而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从获得粮食来供应城市。

八、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处在文化落后的、分散的、受压迫的、往往是处在半中世纪的从属地位的条件下,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有极大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

别注意农业的罢工斗争,全心全意地支持和鼓励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主义者,可惜这种社会主义者不仅在第二国际里出现,而且也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特别重要的几个政党里出现。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反对这种斗争,因为他们只看到这种斗争有降低粮食生产的危险(如工会官僚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看得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并证明永远摆脱饥饿、破产和防止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出路只此一条,那末任何纲领和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共产党应当竭力筹备农村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同时也应当为建立小农委员会进行宣传。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小农受到影响,然后把他们包括在农业工人委员会里。但是,如果罢工运动还不强大,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如果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压力很沉重,产业工人及工会的援助又不充足,那末建立农村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开始时哪怕是小的也好,积极进行鼓动工作,用通俗的语言说明共产党的要求,用实例来说明剥削和奴役农民的各种方法,经常派产业工人到农村去进行鼓动工作等等。

(录自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

## 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 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sup>①</sup>

(1921年6月10日)

张太雷

① 这是张太雷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预先准备的一篇报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于1921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3次会议上讨论东方问题时作了发言,由于当时限定每个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他未能在会上宣读这篇报告,会后不久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上。这篇报告的中文原件一直未被发现。张太雷递交给大会的俄译稿原件(上面有张太雷和中共代表团另一名成员杨好德的签名),现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372,目录编号1,卷宗434)。

1968年苏联学者M·A·佩尔西茨将《远东人民》杂志上刊登的俄译稿同档案中的俄译稿作了比较,他发现刊物发表时删节了有关地方党组织部分,此外还有近30处作了省略或改动。

我国现有的中译稿是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俄译稿译出的,这个俄译稿与刊物上的俄译稿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未删节有关地方党组织部分。为了恢复这篇报告的全貌,现根据苏联档案中的俄译稿重新译出。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原俄译稿标题为《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本译文参考了国内已有译文并吸引了其中的一些译法。(译者马贵凡注)



## 一、中国的政治形势

中国 1911 年的革命,像法国革命一样,也是一场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尝试夺取政权,而且也一度夺得了政权,但未能保住政权,很快政权又落入一伙专制统治者手里,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和组织到可以取代专制统治来管理国家的程度。虽然以孙逸仙为首的旧民族主义革命者不能期望再次独立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却变得越来越强大。1911 年的学生运动也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它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反对专制统治者和保皇派。商人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支持学生迫使政府接受学生运动提出的各项要求,以罢市相威胁。不久前,中国资本家组成银团,旨在为中国政府提供资金,这一事实也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日益增大。通过第一次借款,中国资本家就从政府那里取得了监督政府开支的权利。这个银团的影响相当大,毫无疑问,越往后,它的影响会越大。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大政党,现在试图装扮成社会主义政党,用社会主义纲领作掩饰,而实际上它是正在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足以战胜专制统治者。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就会得到登台表演的机会,它要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统治者,然后再设法使资产阶级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希望,在资产阶级政府得以巩固之前,苏维埃制度就能在中国建立起来。自 1911 年的第一次革命以来,中国还丝毫没有实现民族独立。这 10 年间发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总统的帝制运动、清朝复辟和南北战争。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它不仅分裂成南北两方,而且南北两方又分割成几块,现在统治中国的不是一个专制君主,而是几个专制军阀。北方的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孙逸仙政府都是徒有虚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日本热衷于

既向北京政府也向南方政府提供经费和军事装备,千方百计挑动它们互相争斗,主要是为了肢解中国,因为它害怕出现一个联合的统一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对它的侵略掠夺政策会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所以当袁世凯快要统一全国时,日本就支持孙逸仙的党反对袁世凯;当段祺瑞总理同南方政府作战时,它就帮助段祺瑞,同时又从物质上支持南方政府。当国内有可能实现平时,日本就收买安福俱乐部这样的代理人,千方百计阻挠建立秩序。当安福俱乐部失去政权时,日本又同土匪头子、谢苗诺夫的朋友张作霖相勾结,继续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现在这个张作霖“将军”实际上左右着北京政府的政策。中国(北京)政府总是心甘情愿地迎合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因为事关对一切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问题。只要日本的军事实力未被摧毁,只要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还存在,中国的统一就没有任何指望。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种种苦难,并不亚于朝鲜这个不幸的小国,它在殖民奴役压制下奄奄待毙。

## 二、经济状况

中国是个农业国,因此它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手工业生产是全国的主要工业。在中国,除了主要集中在大港埠的少数工厂外,所谓的现代工业企业寥寥无几。中国无疑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原始阶段。在所有先进国家居主导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还很不发展。

但这决不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生活没有影响。自从闭关自守的中国的门户在西方资本家施加压力情况下被打开之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粗放农业经济抵挡不住外国工业品的大量涌入。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无法同资本主义生产竞争,结果手工业生产只好让位给外国机器技术。在其他国家,这种机器生产在排挤手工生产的同时,还在其基础上建立起大

工业,但在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手工业作坊相继倒闭后,并没有代之而出现大工厂。中国的市场充斥着外国商品。因此,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从前在自己的作坊里独立谋生的人,现在由于外来产品的竞争而被排挤出作坊,找不到劳动场所。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人为了获得生计不是被迫去当土匪,就是去当兵,或者去从事特殊的拉脚业,充实所谓的“人力车夫”队伍,或者流亡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工作,就像大批移民时期发生的那样,就像1915年一些中国人流亡到法国和俄国那样。

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就成了难民,成了受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无产阶级。中国的状况甚至比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都要坏,因为后者只是受到某一宗主国的剥削,而中国却受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统治阶级的剥削。

中国有许多爱国志士,他们宣称拯救国家使之免遭外国剥削的灵丹妙药是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世界掠夺者已经把中国弄到无法发展本国工业的地步。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懂得,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时,它就像温室里的植物一样,需要对进口商品规定“保护”关税。既然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它也应该对进口商品规定高额关税。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关税政策完全由外国列强控制着,它们依据强加给中国的一些条约,有权对进口到中国的商品自行规定这样或那样的关税。不仅如此,当中国商人把当地产品从一省转运到另一省时,外国列强还强迫他们交纳关税(即所谓的“厘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业经不起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毫无疑问,它还来不及繁荣就得天折。

此外,中国根本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在国家经济中周转得很快民族资本。中国的富豪不愿意向工业投资,因此获得工业资本的唯一可能性,是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取得,即资本输入。这是一切殖民地国家命中注定的事情。为此,现在外国资本家建立了银

团,以便向中国工业投资。中国一些港埠的大工厂也是使用外国资本兴建的,属外国人所有。

从上面所谈的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用什么药方可以治愈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主要病症呢?中国共产党根据公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这两个问题,作出了以下回答:要振兴国家经济,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收为世界掠夺者效劳的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资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交给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以便发展中国的工业。

### 三、知识分子

从前,中国学生读书主要是为了以后到国家机关中做官。现代教育在中国的提倡,使学生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从国外回来的学生以及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总是要进入官场的。因此,虽然中国大约在30年前就接受了现代教育,并且有成千毕业于外国大学的学生回到中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对中国的文明产生多大影响。

只是到1916年,由于国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学生的社会思想倾向才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文化和物质进步,转向了现代知识。在这方面,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蔡元培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有许多学者,如我们党内的陈独秀同志和天才的新文学教授刘复等被聘请为学校各系的系主任和教授。

著名学者约翰·杜威也被邀请来校讲课。许多学生班为了研究社会问题或探讨文学改革,成立一些组织,同时着手出版一种取名为《新潮》的杂志来宣传自己的思想。

除了《新潮》杂志,还有一种专门宣传社会革命思想的较老的杂志《新青年》。这个杂志早在1913年初(此处年代有误,《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译者)就进行过废除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

家庭纯农奴制的奴役的宣传。这个杂志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孔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对中国的整个生活制度有巨大影响,是发展中国文明的主要障碍。

这个杂志通过进行无情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帮助人们揭露儒家神秘学说。就是这个杂志第一个号召进行文学革命——废除只有少数人可以阅读的文言文,提倡在文学中使用现代白话文。现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新青年》杂志现在由我们的陈独秀同志主持出版,它比中国任何一种期刊传播的都广,如今这个杂志已经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性质。这个杂志是中国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巨大因素,因此我认为对它谈得更详细一些是必要的。

自从学生们摈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烦琐哲学。开始思考问题并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周围事物,自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目标、任务和责任,他们就懂得了,旧的习俗和原则是中国生活进步和经济形式发展的障碍。学生作为现时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其责任是清除这些障碍,结果就爆发了1919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一开始是由一些反对日本掠夺政策的民族爱国志士发起的,但是后来,促使中国走上新文化道路却成了这场运动的动力。只要举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期间出现约150种期刊,这些刊物讨论了诸如科学、文学、社会主义、哲学等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组织,如“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互助会”,等等。

这场新文化运动是由少数学生发起的,但在学生运动过后却变成了一场全民族性运动。

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活动中和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需要什么。上述社团现在在研究哲学、纯科学(实质上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解放的科学)和经济学。

他们正在组织一些新社团来研究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各个方

面，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哲学、数学、物理发展、新文学和新戏剧的社团，还有研究社会主义、家庭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的社团。这些社团出版许多杂志，用来发表它们的工作成果。

现在这些社团已在把许多欧洲作者的作品译成中文，如达尔文、尤金·柏格森、黑格尔、罗素、易卜生、萧伯特、瓦特、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莫泊桑、果戈理、斯特林堡、豪普特曼等人的作品。它们出版许多大型著作，如《新世界现代文明丛书》、《俄罗斯戏剧集》等，还出版许多北京大学的著作和其他著作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结论只有一个：**中国社会已经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范围，但是，它在摆脱这种状况的同时却不能接近资产阶级文化，因为现在中国被世界帝国主义者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势力范围”，它的国民经济的潜力，它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套上了殖民剥削的锁链。**

这就是现代中国——太平洋上两个强大对手——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悲剧所在。

#### 四、社会主义运动

谈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活动后，现在我们来简要介绍一下也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

西方的社会主义大约是在 20 年前由于把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译成中文而传入中国的，部分也是由从欧洲归来的、曾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的中国留学生带进来的。但是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才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青年》杂志有几期专门阐述和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生平。1919 年学生运动发生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

杂志都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新青年》、《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建设》等杂志,都用很多篇幅探讨社会主义问题。

当时翻译出版了下列社会主义著作:泽利格曼的《唯物史观》、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基尔科普斯的《社会主义史》、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通向自由之路》和《现代经济思想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哈尔利的《工团主义》和许多其他著作。现在正准备出版一套研究社会主义的丛书,其中的许多书已经付印。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将首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类学会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课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这种研究时尚可以使我们在中国注意到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的青少年时期就经历过的事情。

中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体上可分为三派: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农村公社(新村运动)鼓吹者。无政府主义是最早在中国找到追随者的社会学说。我们已经指出,《新世纪》杂志是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播者,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早在两千年以前,学生们就在老子的学说中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洗礼。因此无政府主义传播很广,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组织,各大城市都有无政府主义小组,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在这些小组中,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宣传刊物,如《自由》、《进化》等。他们还印了大量的传单。

机会主义改良派主要由中国新“议会”思想体系的政治活动家组成。他们鼓吹议会制,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精神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年轻一代的支持,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掌握许多报刊。这些人主要是在讨好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学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年轻一代,将会在国家的政

治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迄今为止,改良主义者还没有组成政党,但这样的政党可能很快就会建立起来。改良主义者是中国专制君主和(安福系、直系等)军阀即当今的统治者的重要对手,也许不久政权就会转到他们手中,因此,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在不久的将来要同他们进行斗争。

新村思想鼓吹者是社会空想主义的一个流派,他们试图采用俄国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社会化”的空想模式,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建立新的社会。他们的计划和策略不是去组织群众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赎回”土地,并在“买来的”土地上(千万不要让大地主和农场主蒙受损失)建立集体农场或“共产主义”农场。他们相信,通过宣传可以使这样的集体农场的数量无限增加,这样,这种社会制度就会“取代”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或私有制度。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新鲜,欧洲人对它早就有所了解。

这种思想曾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流行一时,并经日本传入中国,当时这种思想在中国很受欢迎,但现在却失去了任何意义。它好像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付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抗毒素。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各个阶级派别都学会了根据社会问题的内在实际影响来研究这些问题,学会了更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因此,“农村公社”鼓吹者已开始失去追随者。

## 五、妇女运动

在欧洲国家,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妇女问题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早已使这个问题变成了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桎梏和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般性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落后的国家,妇女问题却具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她们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家



庭奴隶。她们终生劳动,没有任何报酬,也得不到丈夫和社会对她们劳动成果的评价。按照孔子的学说,妇女是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奴仆。从前,中国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按照孔子的说法,女子有才便无德,女子(母亲、妻子、女儿)无才便是德。但到清朝末年,中国还是开办了几所女子学堂,然而这些学堂主要是教授孔子的教义。

无论妇女的阶级地位如何,她们的这种不自由的处境只能把她们引向革命阵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 1911 年的第一次革命中,我们见到革命者当中有许多妇女。女大学生秋瑾就是革命的殉难者之一,她因参与刺杀旧王朝的一个著名军阀而被处决。参加革命的妇女要求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但是专制的资产阶级中国却忘恩负义地拒绝了她们要求。

1919 年我们在学生运动中又见到了这样的妇女,她们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男同学。这次运动可以称作(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并且出版自己的报刊。她们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现在她们掀起了反对婚姻制度的斗争,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把妇女看作是一种玩物,而不是集体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她们还反对把妇女贬到奴婢地位的孔子学说。她们的愿望是获得彻底解放和完全独立于男人。但是先进的(有文化的)中国妇女阶层已经意识到,完全独立只能在经济独立基础上取得。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给予这种独立的,因为妇女无力同男子竞争,所以她们已经开始作为职业革命者参加我们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总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使得中国妇女意识到,使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遭受奴役的总祸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使她们遭受奴役的祸根。

因此,现在中国妇女不再参加只答应给予她们政治权利的运

动(如男女平等运动、争取男女平等的富有战斗性的斗争等),而是积极参加同各国无产阶级一道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并把政治斗争只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无论这种做法多么反常,但是中国的客观生活条件,迫使中国妇女到我们的共产主义队伍中寻找“解放”自己的方法,因为资产阶级就是同专制君主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可以说也没有能力使中国的女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男女工人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惟有中国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

## 六、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

在中国,虽然已经开始对工人运动进行一些研究,但是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地谈一谈这个运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全国劳动人口中的主要成分。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所具有的两种经济制度,即机器生产和手工生产。机器生产主要分布在一些大港埠,而手工生产多半在内地。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也有大生产企业工人和小工厂工人之分。此外,还有一大批工人,因为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人数之多,在我们的分类中单独列为一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苦力。还有大量的女工,她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大部分。这是独立的小生产者,与城市贫民相比,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当然是在国家不闹饥荒的时候。他们之中有许多殷实户,头脑里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他们这些小生产者的利益常常与城乡无产阶级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不能指望这两类人很快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地主和农场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剥夺这些剥削者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

上,才应该并且也才能够得以实现。

农村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土地的劳动者,即对分制佃农或佃农;另一类是像雇工那样为地主干活的人。佃农不管土地好坏,通常都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或者交纳收成的一定比例。如果佃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他未向地主交够应交的收成,那么他就要被关进债务监狱;如果佃农在自己那块土地上采取了什么改进措施,搞了什么建筑,那么他就会被地主赶走。逢好年景,佃农还能勉强维持生计,因为中国农业很落后,不常有这种情况,所以在中国租种土地就意味着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对分制佃农经常被迫向地主借债,成为地主的负债户,如果他们不能按时还债,就会变成地主的奴隶。

农业工人(雇农)受雇于雇主,分长工和短工,长工期限是一年,短工期限是农忙季节。长工,雇主管吃管住,一年的工钱约30块大洋;短工,工钱较多,每天约两角,但是农忙季节过后,他们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他们经常在找工作,不断补充失业者队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与日俱增,因为不断有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抛上街头的小手工作坊主加入。这些工人为了寻找工作,经常飘泊在城乡之间。因为中国的生活费用总是在上涨,所以雇农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农民几乎全是文盲,他们没有任何组织,缺乏阶级自我意识。他们俯首听命,简直令人吃惊。去年,即1920年,全国各地闹饥荒,成千上万人挨饿,饿死者不计其数,但饥饿的民众竟没有举行过一次饥荒暴动。没有组织过一次起义,没有作出过一次抗议的表示。然而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俯首听命只是暂时的,不管中国农民多么愚昧和不觉悟,他们必将同工人群众一道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同帝国主义者和农场主展开斗争。

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可分为三类:1. 小作坊主;2. 工匠;3. 学徒。

作坊主虽然是小私有者,但同时又与自己雇佣的工匠一起干活,他们同小农一样,也有私有观念。第二类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是这些小作坊的工匠。他们通常要当两三年学徒,而后每月拿两三块大洋工钱,作坊管吃管住。他们干活没有规定多少时间,通常从早干到晚。

学徒进作坊是为了学手艺。他们除了要干作坊里的各种力气活外,还要干作坊主的全部家务活。他们不拿任何报酬。3年学徒期满后,他们就成了“自由的”工匠。这样,他们就有权为挣两三块大洋做一名受作坊主剥削的独立的手工业者。由于手工生产逐渐受到港埠机器生产和进口外国产品的排挤,中国手工业工人越来越少。他们离开作坊到大城市里的大工厂找工作,或者到农村给地主当雇工。他们常常在城市和在农村都找不到活干,这时他们就去当苦力,干各种零活,或者去当“红胡子”(土匪)。

随着资本主义输入中国,大批工人通常集中在大港埠的大生产企业里,这是工人的另一个阶层。他们的状况在很多方面同19世纪初的西欧工人相似。他们每天工作10至16小时,工资菲薄,因为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经常踏破大工厂的门坎,从而降低了熟练工人的工资。因此,工厂工人受到贪婪的雇主和特殊的中间人(工头)、监工或其他国家称之为“掮客”的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头是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拥有雇佣和解雇工人的全权,资本家利用他们作为进行剥削的工具。工头强迫工人为微不足道的工资长时间地工作,此外,他们还利用工人的极端贫困,向工人放各种高利贷,榨取工人的最后一点血汗。为了使工人更加依赖于他们,他们诱使工人堕落,开办许多赌场和妓院。工人没有任何医疗救护条件,得不到任何伤残费或养老金。

工厂工人通常比雇农或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思想要开展些。尽管他们的阶级自我意识还相当低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教他们懂得了组织起来的好处,而客观的社会发展条件已使他们置

身于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之中。

苦力占中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当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被排挤出作坊,或者农民被从租种的土地上赶走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想方设法进入大工厂,一些人去当土匪或者去当兵,而大多数人则去找所谓的“人力车行”,成了人力车夫。他们的工资很菲薄,而且要工作很长时间。他们整天拉着自己的车,常有体弱多病的“苦力”不得不拉一个大腹便便五六普特重的资本家不停顿地奔跑七八俄里。当人力车夫饥肠辘辘或精疲力尽而无法跑得很快时,“文明的”欧洲乘客就用脚踢他们的后背或赏他们几棍子,这是常有的事。

人力车夫靠这种苦役般的劳动挣来的钱,一部分要作为租车费交给“人力车行”,一部分要作为跑街税交给政府,剩下的钱只能勉强糊口。

冬天,当懒洋洋的资产阶级喜欢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的时候,人力车夫却衣不蔽体地站在停车场上等待乘客,差一点被冻死。

现在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大量的人力车夫,仅北京就有10多万,全国总计有50到60万。承蒙资本主义制度的恩赐,他们不得不去拉车做牛马。

最后一类工人是女工。她们是自己丈夫不折不扣的奴隶,并要干地里的活。除了在家里的生活费用外,当然她们什么也得不到。农村妇女还要打零工,在一定的季节为了养家糊口要到棉纺厂和丝织厂去做工。但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粗放养蚕业受到现代化大工厂廉价生产的排挤,妇女便常常到这些工厂去打短工。

这样,穷苦工人的妻子,由于无法靠丈夫挣钱养活自己,不得不到工厂去找工作,可是工厂很少,不是所有想做工和需要做工的妇女都能找到工作。因此,妇女劳动现在已经是男子劳动的竞争者,是男子工资降低的一个原因。

## 七、中国的工人运动

以前,同业公会和行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人组织。

民国元年(1908年)(原文如此,应为1912年——译者)才出现“工人工会”这个名称。当时在上海建立的“中国职工会”和在唐山建立的“唐山工人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但是这些工会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它们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组织起来的,这些人利用这些组织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1919年,学生为了取得工人群众的支持,也组织了“中华全国工人联合会”和一些城市的许多工会。只是到1920年我们才有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

中国的大多数工人组织还是同业公会和行会,这些组织主要是由某一行业的工作者组成,包括作坊主,但学徒不能参加。这些组织的唯一目标是不借任何代价和不管怎样延长工作时间,也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这些行会都有某种纪律,一旦组织作出关于产品市场价格或者工资的决定,行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行会和同业公会按地区或按市区组建,覆盖区域不大,也不同其他组织联合。

另一类工人组织是由参加议会的生意人组建的“工会”。这些伪工会是他们用来作为玩弄议会把戏的工具。这种“工人”组织在中国是很多的,其中主要有“上海中国工人联合会”和“湖南工人联合会”。

这里还应该提到,有许多工会是由各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建立的,目的在于阻止工人建立纯阶级的全国性工会。

此外,还有一种工人组织,是由工人自己倡议根据同乡原则建立起来的。建立这种同乡会的目的是为了在生病或死亡时进行互助,为了防止他乡人的侵扰,有时也是为了提高工资同雇主作斗争。在中国,有很多这种同乡会。

上面列举的各种组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在中国,真正的工会很少。只有上海的机器工会、五金工会和印刷工会,香港的机器工会、五金工会和一些其他工会可以说是这样的工会。这些工会不是按行业组织的,也不像同业公会那样,唯一的目标是改善物质状况,而是按产业原则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如缩短工作日,实行免费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实行保险,救济失业者、病人和残疾人,以及支援一般的职工运动。

直到最近,中国未发生过有组织的工人罢工,但是在1919年,沪宁铁路工人曾同许多其他工人一起宣布罢工,声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是对中国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检验。从那时起,因消费品不断涨价,工人又多次宣布罢工。仅在上海就发生罢工约50起。去年发生的两起具有特殊意义的罢工是香港机器工人、五金工人的罢工和南京丝织工人的罢工。香港的罢工,所有机器工人和五金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人数达七八千人。他们要求提高工资30%,经过20天的罢工,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南京丝织业工人的罢工是纯政治性的罢工。工人停止工作,抗议省立法会议通过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法律。他们未满足于仅仅拒绝工作,而且用暴力驱散了这个立法会议,并打伤了几名与会者。

几个月前,在上海发生了法租界电车工人的罢工,这也是一次很有特点的罢工。工人要求青年团给以帮助和指导,工人知道资本家的策略是试图用饥饿来摧毁他们的意志,而他们想尽快迫使资本家作出让步,于是他们就采取一些措施,号召整个电车业和其他企业举行同情罢工。电车公司慑于工人的力量,在罢工进行两天后就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还有一次值得注意的工人行动,不久前发生在唐山煤矿。直接起因是矿主解雇一名颇受工人欢迎的工程师。罢工工人要求重新录用这名工程师,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罢工结果我们还不清

楚。根据上面列举的这些罢工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人暂时还只是满足于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但是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他们还证明，他们没有丧失革命精神，在必要时他们能够展示自己的力量。

## 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许多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但在这些共同的组织里，我们有自己的同志对这些组织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力求使它们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但后来我们确信，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和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只是筹备性质的。我们的情报部向中国报刊提供了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阐述美国“民主”实质的一般性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办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该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许多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个城市去组建当地的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部还试图打入同业公会和行会组织，以便瓦解它



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起像已经建立起来的印刷工会那样的新的纯粹的阶级工会。几乎所有罢工都是由我们党员同志组织或领导的。

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许多周刊,如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以及一个周报《来报》。该部还为工人印刷一系列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对话》、《工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中国共产党还把《苏维埃俄国》、布哈林的《共产党纲领》和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译成了中文。这套丛书中最先译成中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言》。

我们还出版一些杂志,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青年的杂志《曙光》和《新青年》以及日报《社会活动家》。此外,共产党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

到今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

1. 北京组织,其主要成员最初是青年学生,最近已开始大量吸收京汉铁路修配厂的工人。该组织现在拥有一所模范工人学校,有学员150人,教师是两名工人共产党员和两名来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员。

2. 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工业中心,这里有:(1)拥有2500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2)拥有2000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厂;(3)拥有14000名工人的开滦矿业公司的矿井。在这个地区,现在我们党正力求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它们周围,我们团结了相应的工会。

3. 汉口组织,它同城市工人,特别是印刷工人保持着牢固的联系。

4. 上海组织,它有三个分部,它在工作中不仅像初期那样依靠青年学生,而且依靠不久前建立起来的工会。怪不得去年在广州五金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当地工人好德(即杨明斋——译者)说:“我们在这里建立第一个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直接与它为敌的工会,这个工会要按产业原则组织工人去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目前这个工会约有500名会员。

5. 广州组织,它依靠当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一些工会组织。

6. 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30个工会组织中的12个工会组织,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城市的工人保持着联系。

7. 南京组织,它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有理论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智力方面,中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都会羡慕我们党。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夸大个人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好处,为了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我们这个远东大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我们党必须利用这一点。

### 九、我们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至今只是做了筹备性工作。它力求扩大自己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影响基础。现在它已经拥有一大批共产主义组织和训练有素的工作干部。

由于有我们在上面所谈的那些客观条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可作出如下展望:

1. 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中国专制统治者和贪得无厌的中国军阀,正在为中国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一切条件。

2.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特别是在其掠夺性势力范围地区和在其收买的中国佩带金肩章的将军(督军)活动的地区实行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民族压迫,正在为开展广泛的民族运动创造一切条件。共产党的任务是为这种自发性运动输入革命斗争因素,以便把民族范围的自发性运动同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融合在一起,并使之从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3. 中国有成千上万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穷人(流氓无产者和贫民),这些遭受社会压迫的民众由于饥饿和不自由,现在纷纷加入土匪队伍(红胡子)。这种队伍是由日本教唆者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使日本人借助这种队伍更容易保持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并借它们之手来扼杀中国劳动人民。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应当毫不延迟地担负起把这个暂时还不成熟的具有战斗力的革命材料组织起来的职责,为此要从中选出所有最健康和最坚定的分子,并借助于他们在全国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打击日本干涉军,打击投靠日本资本家的本国专制统治者匪帮。我们在这样利用这些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被迫去当土匪,去当压迫中国劳动人民的工具的分分子,并把这些人的不满情绪纳入反对现存经济制度和反对日本殖民压迫的革命斗争轨道的同时,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阶级觉悟的人,把他们从日本的手中夺过来。日本只不过是需要他们当炮灰,当实现其侵略目的的工具。

4. 被日本人编入游击队的中国穷人(流氓无产者和贫民),现在成了对付我们的工具。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把他们变成我们对付日本军阀和我国军阀的工具。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一项更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尽快把这些具有战斗力的革命材料不仅从日本占领者手中夺过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从日本人的走狗、前北满红胡子头领张作霖的手中夺过来。张作霖是一个货真价实

的奴隶主,为了日本金融家和交易所经纪人的利益,他现在正在拿这些流氓无产者和贫民的血肉作交易。

5. 反对日本军阀的游击行动,一开始肯定会给日本提供一个新的借口来调入军队和再占领中国的一些地方,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试验无疑会促使中国人民掀起更强大的民族运动,中国共产党仍然应该利用这一运动来同整个帝国主义作斗争。

6.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它还认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加紧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联合成一些强大的阶级组织,把所有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并把他们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将他们组成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使之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项工作中,党当然也不能忘记脱离劳动阶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忘记中国妇女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而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将他们的-定阶层放到无产阶级斗争熔炉中重新加以锻炼,使之成为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螺丝钉,我们采用我们欧洲兄弟和导师们的说法,称这部机器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无产阶级同它的宿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器。

(录自姚维斗主编《张太雷文集》续,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关于殖民地问题致 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

(1921年6月)

张太雷

一、从东方各国革命组织的任务,以及领导所有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方法来说,不能认为所有东方国家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东方受压迫国家大家庭的内部有:(一)已经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二)刚刚参加国际性贸易(按其形式来说,尚为初步的)的国家;(三)目前还完全不依附于帝国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关系的即尚未开化的国家。

二、对于上述各类国家,共产党人必须实行不同的策略,这种策略要考虑到各国所处国际地位的特点,由于这一特点而产生的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阶级同剥削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处于什么关系:是中介者还是根本对抗。上述3种类型东方国家的革命组织必须各有不同的行动纲领,也要求共产国际有不同的战略计划和领导方法。

三、如果由于对东方国家进行了上述分类,因而断言说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没有共同的革命任务,首先是同帝国主义压迫进行斗争的共同任务,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十分明显,现代形式的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原料输入、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远未解决的保证本国工业品有销售市场的问题)以其决定性的经济形式侵入落后国家,这种侵入的后果是殖民地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及国内的一切均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是趋向于加强“本国”的工业基础,加强该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政基础,而至多是使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其最新式的经济(工厂、矿山、银行、以蒸气为

动力的运输业,等等)都变为统治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这样一来,那些“先进的”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也朝着破坏其民族经济独立的方向发展。现在某些国家正出现无差异的过程,这在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国家里都表现为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立作用完全丧失。

四、然而,使得东方各国的经济走上帝国主义资本积累轨道的这些共同特点,绝不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与东方国家(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东方国家)劳动人民斗争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任务会失去意义,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主义任务,过去和将来都只有在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同时,不仅要考虑到世界力量的对比,还要考虑到各国内部各种彼此斗争着的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倾向反革命一边并联合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能够走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土地改革的最后胜利的小资产阶级和千百万受压迫农民的力量;最后还有,总是既“害怕”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及其“极端性”,又“害怕”更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资本的压迫和竞争的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

五、关于被压迫国家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这是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决定不了民族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第二,资产阶级在所谓“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参加这场斗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在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为本阶级的统治去争取“国家独立和财政经济自治”的(在关税、银行业、运输等方面)相应形式的时候,或者是在它尚未感到民族革命运动已经同它驱走并取代帝国主义来剥削“本国”人民的愿望发生矛盾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才会走“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但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来说,在其开始阶段,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罗易同志提纲里的建议——在近东和中东经济落

后的国家里,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应立即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关于策略任务的这种提法,不仅对近东和中东那样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不适用,甚至对于被罗易同志不无根据地归入到“先进”东方国家这一特殊类别的中国,也是不适用的。

六、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不要丢掉自己纲领和组织的独立性,要掌握住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要把参加运动的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且要尽可能暂时迫使资产阶级跟随革命运动,迫使他们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下参加斗争,并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从这个运动中驱逐出去。

(录自《张太雷文集》续)

## 张太雷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7月12日)

同志们!我想向你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及其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5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的运动对于世界革命的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是远东最近期间内必须解决的一个相当紧要而又迫切的课题。在没有解决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将经常威胁着苏俄,使远东国家不能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但还不只于此。战后日本几乎也成了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强国。如果帝国主义的日本,象它现在在华北那样能够控制全中国,那它就会利用这个国家的富饶资源和人力去反对无产阶级,从而必将对世界革命造成威胁。因此,我请求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远东的运动,并

给予更大的支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三大台柱之一已经垮台。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打败世界资本主义,而且只有那时,世界革命才算完成了任务。

如果你们对中国有一定的关注,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必定会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给予我们相当大的帮助。现在正是我们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时机。那里的青年学生们已行动起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其中许多人徘徊于歧路上,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引导到共产主义方向。我们应该把这些力量引上正确的轨道,不让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们。中国工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也已开始觉醒。罢工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我们应该用红旗去保护这些萌芽,不使其变为黄色。还有另外一支革命力量,这就是在中国老百姓中占有相当数量的“流氓无产阶级”。虽然他们没有阶级自觉,但他们还是有革命性的。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吸引到我们队伍里来,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事业。这是一些很好的战士,他们在俄国红军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中已经露了锋芒。但是,如果世界资本主义把他们招募去,强迫他们去打无产阶级,就像俄、法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利用他们去修战壕,或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利用他们在满洲和山东为推行其政策服务那样,那他们境遇之险恶是可以想象的。

在今后的世界革命中,中国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劳动力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还是被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本家,这一点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 运动提纲(节录)\*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弗里希的报告所做的决议

(1921年7月8日)

五、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与共产党关系的基础不同于革命的青年组织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斗争中，必须有最大的统一和最严格的集中。国际范围的政治权威和领导只能属于共产国际，而在每个国家，则属于共产国际在当地的支部。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职责是服从这一政治领导(纲领、策略和政策上的指示)和参加总的革命战线。由于各个共产党的发展不一致，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针对特殊情况，依据各国独特的条件运用这一规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已开始把自己队伍建筑在最严格的集中基础之上，因而它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和领导者所取的态度就应当是服从其铁的纪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可在本组织内讨论所有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可持有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并在本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进行活动，——但是按照已经通过的决议，它在任何场合均不能反对本国共产党。当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时，青年组织应有权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申诉。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性，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取消组织上的独立性，因它从教育的观点上看乃是必不可少的。

\* 提纲共8段，这里节录了后4段。

六、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最近的任务之一，是彻底消灭其队伍中现有的已过时的绝对自治的做法、思想及充当政治领导的做法。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青年刊物和整个组织机构应当完全用于开发青年工人的思想，使之意识到，他们是同一个共产党的战士和负有责任的成员。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将通过吸收更广泛的青年工人群众的途径发展起一场群众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组织应当对上述任务给予更多的时间和关注。

七、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共产党之间密切的共同的政治工作应当体现在两个组织的牢固的组织联系上。党的中央机关与各省的组织、与地方团体，直至共产主义团体及工会基层组织互派常驻代表团无疑是必要的。在所有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尽可能多地互派代表也是必要的。这样，共产党就能够经常对青年的政治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并帮助青年，而青年组织也能够积极地对党产生影响。

八、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正在建立比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共产党之间更紧密的相互关系。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是集中领导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是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援各团组织，在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组织；在国际范围内就青年运动及其纲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因此，它服从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并在这些决议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因它作为共产国际政治意志的传导者，在共产国际的各分部行事。共产国际经常性的监督和青年共产国际在其各活动领域（领导、鼓动、组织工作、加强对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支持）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依靠尽可能多地互派代表及连续不断的紧张工作而得到保障。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关于妇女的决议(节录)

(1921年7月12日)

### 经济落后国家(东方)中党的妇女工作

在工业发展薄弱的国家中,共产党与妇女工作部一起,应争取使妇女在党、工会和劳动阶级的其他组织中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妇女工作部或委员会应与党一起,对压制妇女的各种偏见、习俗、宗教习惯进行斗争,同时,也应在男子中间进行这种宣传。

共产党及其妇女工作部或委员会应贯彻妇女在教育子女、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方面平权的原则。

妇女工作部应首先争取使遭受资本剥削的广大阶层的家庭手工业妇女,稻米、棉花及其他种植园的女工来支持自己的工作。在苏维埃各国,工作部应促进手工业作坊的产生。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作中心应该是组织种植园的女工,吸引她们同男子一样地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提高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是与苏维埃国家境内的东方各民族的习惯势力和宗教偏见作斗争的最好手段。妇女工作部应该协助成人学校的发展,使这些学校为妇女敞开大门。在资本主义各国,妇女工作委员会应直接与资产阶级对学校的影响进行斗争。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妇女工作部或委员会都应该进行家庭宣传。妇女工作部应该组织女工俱乐部,吸引最落后的妇女参加。俱乐部应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和示范性的实验机构,以证明妇女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动精神来达到本身的解放(组织托儿所、幼儿园、俱乐部的扫盲学校,等等)。

在从事游牧生活的各个民族,妇女工作部应组织流动的俱乐部。

在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的各国,妇女工作部应该协助有关的苏维埃机构使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过渡到社会化的生产,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女工们确信家务劳动和过时的家庭形式阻碍着妇女的翻身,而只有社会化劳动才能使她们获得解放。

在苏维埃俄罗斯境内的各东方民族中间,妇女工作部应注意使苏维埃法律中承认妇女与男子平权和保护妇女利益的条文得到实际的贯彻,为此,妇女工作部应促进吸收妇女担任人民法庭的审判员和陪审员的工作。

妇女工作部还应该吸引妇女参加苏维埃选举,关心女工和农村妇女参加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在东方无产阶级妇女中间进行工作,应该遵循阶级路线。妇女工作部的任务是要揭露男女平等运动者对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在东方各苏维埃国家中推行教育,应该对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妇女知识分子(如女教师)的力量加以利用。妇女工作部或委员会在东方妇女中间进行工作时,要避免对宗教信仰或民族传统采取轻率生硬的态度,同时要对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和在西方一样,东方女工的所有的一切组织,都不应该仅仅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是要联合国际的男女无产者去完成统一的阶级的任务。

[注]鉴于在东方妇女中加强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所提出的又是一些崭新的任务,本提纲附有一个关于参照东方各民族生活条件的特点,采用共产党在妇女中间进行工作的主要方法的特别指示。

(录自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

## 八、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9日—23日)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 书记处致中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1921年3月)<sup>①</sup>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亲爱的朋友们：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政府知道社会主义的势力就在于他们的国际的组织上。要维持他的统治世界的威权，资本主义把俄国的劳农政府四面的围住，并且建立隔开各国无产阶级的障壁。在各要地检查邮件，搜检行李，所有此种举动都是要想禁止社会党的国际宣传政策。

不管此种行为，革命的精神仍旧弥漫于全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类，工人与农民，受苦的国家，妇女与少年，皆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赤旗下联合起来。

---

\* 刊登在《共产党》第4号上的原标题为《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

① 原件无日期，据俞秀松家信知青年共产国际曾于1921年3月派人来中国，请派代表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国际三大，故推断此日期。

通过所有的阻碍,我们的国际中心要求的呼声,终究到了我们的耳中。虽然是很迟而且很不完备,但是我们知道此种报告的不完全,是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困难中所免不了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力量尽力奋斗。

世界革命的先锋,国际青年社会党,<sup>①</sup>由他在柏林的执行部,于最近时候,召集青年革命党第二次世界会议,此种消息竟达到我们了。

100 万以上的青年共产党皆要派遣他们的代表,以讨论推翻压制的旧世界的争斗问题,并解决新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建设问题。

所有欧洲、南北美及亚细亚两部——近东——都派代表到那里去。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不怕失了他们的职业,离了他们的学校,别了他们的家属,也不怕囚禁与死亡。

### 第二次国际会议

第一次国际青年社会党会议于 1919 年 11 月在柏林举行。所有从各国来的代表,都被禁阻。全会遭遇非法的不幸,被有产阶级警察监视,只有关于实际奋斗的问题,持出讨论。所有一切须时间而谨慎考察的问题都忽略过去。

以后国际青年社会党的数量与势力逐渐增加。全部政治的地位,渐渐放松——就是资本主义的势力逐渐弱下来——这就是由于红军的胜利。在红军内青年共产党<sup>②</sup>仍旧为其先锋。新组合到处都建立起来,许多是在亚洲的。在东方各国青年中,新的宣传方法,就使用起来。在远东各国受苦的群众,退化而在黑暗中,学生们远远都是革命的。在 1920 年的夏间,国际执行部在中欧某处,开了

<sup>①</sup> 即青年共产国际,下同。

<sup>②</sup> 即共青团。

一次会议。<sup>①</sup>(国际执行部在会议中,议决各种重要问题。它包含执行委员会的5个委员,加上无国同盟的一个代表。)它议决执行委员会应该于1921年召集第二次国际会议。<sup>②</sup>此处会议应在比第一次较自由的国家开会。

(一)从每个已加入于国际青年社会党的同盟,<sup>③</sup>可以派遣一个以上的代表,因欲更能代表他们的希望与意见。

(二)尚未加入于国际青年社会党的少数社会主义同盟,也许其派代表参与会议。100万共产党的各代表,固不怕此种少数病痛的团体的势力,让他们来学我们的工作,然后决定。

(三)社会主义者的教育问题,将在此会议中讨论。社会主义学校的代表,将要请求帮助讨论此问题。社会主义的学校在英国、丹麦者尚未加入国际青年社会党,其代表一半是青年同盟,一半是学校。

(四)在东方的宣传方法,将在此会议中讨论。

(五)许多别样的问题,也将讨论。执行部的报告,将可以知道将来的奋斗计划也将采用。

## 邀 请

在中国尚无青年共产同盟或青年社会同盟,但有一个和国际青年社会党联合,即没有全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的大同盟也不要紧。

我知道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没有全中国的同盟,我在国际青年共产党名义底下,亲爱的上海青年团的诸位朋友呀!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的第二次国

① 指1920年6月9日—13日在柏林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

② 即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③ 指青年团。

际会议的邀请。

所有专门问题都能够在国际党并他的各机关中解决。到会议地方的旅行都要布置好，言语问题也要用翻译者来解决他。如同各次国际会议所尝为者一样。在会议中将有一个英语部，所以你们的代表，最好是能懂得英语。

### 派遣代表的用处

如果有很充足的时间，中国青年社会党也许能研究青年国际运动的问题，以为参考。并派一位代表中国的代表，用他的名义发言。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所以你们一定要派一位代表，有发言而无选举之权，最重要的就是为报告之用。你们所举的朋友是你们所熟知，并且相信的，他将完全研究国际青年运动的计划，有他的实际与理想。

只等他回国，并且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后，你们才可以对于此种问题摆下你们的决定。

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无论几多的文学，几千几百的讲演和讨论，都没有比派遣从你们中举出的一个代表，这样能够使你们和国际联合。

我知道在中国革命力量是非常缺乏。你们派去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三个月之久，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他到那个地方也将十分受所有各国的革命党青年的欢迎。你们的代表带你们的经验给此会议者少，而带来会议的经验给你们者多。

你们派遣代表不要怀疑，不要不决定罢！革命的中国，万国无产阶级同胞一分子的中国万岁！人道的解放者共产主义万岁！

共产党的祝词



国际青年共产党<sup>①</sup>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  
谷林上

(录自《共产党》第 1 号,1921 年 3 月 7 日出版)

##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书

(不早于 1921 年 3 月 16 日)

诸位同志们: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在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后,我们于 3 月 16 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 4 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展得很快。

我们的报告将用种种的可能的办法,送达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总局<sup>②</sup> 或东方局<sup>③</sup>。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  
万岁!

北京青年团上

(录自《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5 期)

① 即青年共产国际。

②③ 指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东方部。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sup>(1)</sup>的报告

### 青年的革命发动

中国的青年运动发轫于 1919 年。这场遍及全中国的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开端。

1919 年 5 月 4 日以后学生们组织的游行导致中国政府内亲日派的下台。所有的城市都组织了中国学生的联合会,这些学生会最初是领导反日运动,继而开始提出社会问题。出现了学生主办的一系列报刊(150 多种)。这些新刊物涉及了中国不许讨论的美学问题、性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各报刊还都广泛地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问题。学生们中间存在着一定的改造社会的愿望,可是学生会却不能把各种社会思潮联合起来,这于是成了学生会分成各种团体的原因,例如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团,有自学研究会和生产合作社。所有这些流派都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

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占旧的生活方式,几乎整个青年一代都开始批判地对待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拯救中国人民,就必须注意劳苦大众的生活;在中国不能象现在这样让军阀官僚和国会掌权,而应由劳动人民掌权。许多学生放弃了个人利益,离开

---

(1)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是俞秀松。有材料说张太雷也与会(见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 页),他们中间究竟是谁在大会上发言,尚待查实。

学校,开始进工厂、下农村,处处传播社会革命的思想。

###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

最初,这场运动只有个别人参加,后来建立了一些小的组织,它们基本上有两种意向,一是无政府主义小组提出“绝对自由”的口号;二是社会主义组织渴望进行社会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从后一种组织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之后才改变了团的名称。在这次会上讨论改变团的名称问题时,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其成员全是共产主义者。此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年团。目前各地团员人数已有1000多人,其中上海青年团力量最强,发展最快。广州青年团在去年12月因原则有了改变而退出了共同的团组织。今年3月所有的团都完成了改组,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上海)。这时候共产主义运动在青年中已有大幅度的发展了。

组织名称的改变标志着纲领的明确化。一方面是摒除了组织内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避开了警察的打击,因其矛头通常是针对“青年中的危险分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这个新名称就可以更自由、更广泛地吸收工农和优秀积极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团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是在捍卫共产主义原则。

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渴望接近工农和研究他们的状况,于是他们离开大学,下到工厂,在那里建立基层鼓动组织。青年团认为要发展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自觉性,就必须向他们普及教育,于是,在中国工业区开办了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谈。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

等。

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3月这半年来,已经在中国大城市里建立了一系列工会。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举办讲座、组织训练班和研究会,团员们在那里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文学等。地方上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有自己的报纸。另外,出版一种叫《劳动者》的中文通俗周刊,在广大劳动群众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还出版一种正式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它登载的是青年团各执行委员会(原文如此。——编者)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提纲和文件。《共产党》是党和团两个组织的刊物,待得到团员更有力的支持时,青年团就创办独立的机关刊物。除了报纸以外,一些自学组织还发行了各种书籍、通俗小册子等等。

至于说到团的机构,那么上海青年团最初只有一个4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今年1月,团员人数增加了,就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8个处组成,即秘书处、教育处、组织处、调查处、编辑处、宣传处、联络处和图书处。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

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

本年4月初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将在上海发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移交与它。这个委员会应当进行改组,以承担更加系统的工作。此外,提出了把团组织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是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时成立的。团接受党布置的组织罢工和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任务。同时,团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独立性。许多团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样,从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仅是一个自学性质的、文化教育的组织,它还很敏感地对一切政

治事件做出反映。

已经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引起了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的很大兴趣。学生中间有不少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参与下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这个党应当准备好同迅速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基础,并把保护不断增加的无产阶级干部利益的工作承担起来。如上述,共产党已通过青年团在上海、天津、唐山、长辛店、昌平、广州和其他地区组织了一些工会并领导所有的罢工。在党的影响下,知识分子逐渐摒弃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知识分子中那些热衷于国家改良主义的人已经丧失了劳动人民的信任。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密切配合共产党工作,服从于党并与党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工作。因此很清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其他政治组织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态度是一样的。

### 与工人运动汇合起来

最初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学生运动,已逐步加入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人热烈欢迎学生,承认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去年3月,在学生参与下举行了一次罢工,5000多名工人罢工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从欧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运动是不足道的,但是它却是中国无产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开端。罢工持续了20多天,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次胜利对中国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年年底已有3000名纺织工人罢工,纺织业的女工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这个运动就其性质和口号来说,已经是政治行动了。今年2月,上海电车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也以工人的胜利告终。这个类型的工人是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就在那个时候,电车工人代表对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说:“资本家知道我们工人团结得还不紧密,也没有足够的办法进行斗争,所以他们就同盟歇业的办法对付我们。但是我们团结得比他们想象的更

紧密,组织得更好,一旦继续同盟歇业,电站工人和自来水工人就会支持我们,那我们就让全城断水断电。”

这一番话对于刚刚开始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运动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去年中国共有40多起罢工,但其中的多数是经济性质的,只有个别几次行动具有政治色彩。

### ·近期前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今后是什么性质呢?现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共产主义流派势力很大,团的全部领导几乎都在共产主义者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否独立地建立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并从而与团内的其他非共产主义分子坚决划清界限。但是,我们据策略上的考虑,决定目前只在社会主义组织、学校的社团和行会工人中建立共产主义支部。这样,我们定能在中央和地方掌握住团的领导权并对中国的其他青年组织发生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还不够集中。鉴于这种情况,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以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研究一些问题并向地方支部发出指示。这个由全体团员选举产生的机构应通过经常的积极的互通情报同团员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因为只有劳动青年和学生青年最为集中的地方才能有团的地方机关。这一点则要求与中央保持经常的联系。

团的政治活动首先应着眼于看清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异。团应该明确制定对工人、佃农和农民的态度,对为数众多的半无产阶级的态度,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统治阶级——军事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态度。这项工作能够也应该参照俄共党员同志们的经验和他们制定的并出色履行了的策略进行。

不过,我们应当把中国学生从敌视我们的社会集团内分出,划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尽全力通过在学生中建立一些发展和贯彻我们的思想的支部去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因为中国现有的

学生组织绝大多数是革命的,但是没有明确的行动路线,对整个革命斗争特别是对方法和策略有一些不清楚的、糊涂的看法。

如上述,我国的青年团在思想方面、在领导关系和模范作用方面,现在和将来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直接联系。同时,团在行政和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自主权,这是现存的客观条件和青年团活动的特点所要求的。

青年共产国际是我们在思想方面最亲近的领导者之一。革命青年运动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国家之内,它涉及到各国青年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当然要考虑到那些并不影响贯彻这些决议本身的性质但或多或少与中国现实的特点有关系的事务上的问题。

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就其任务需要将与我们密切联络。青年团派遣团员赴俄,是打算在最近的将来不仅为本团,而且为上述书记处培养需用的党员工作干部。我们希望与老同志和师长们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几亿人口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欢乐的共产主义制度。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万岁!

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的数名中国代表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

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与

共产党、青年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革命青年运动的旧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那个阶段青年运动的特点，是一些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青年小组独立地并经常是孤立地进行反对战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这些小组积极参加了创立共产党的活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整个无产阶级运动有完全的独立性。随着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巩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改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保持着过去年代所具有的政治积极性，这一点把它与社会沙文主义的、中派分子的青年组织区别开来，同时，它当前还提出了一个基本任务，把现有数量不多政治觉悟较高的同志组成的狭小组织变成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十万、百万青年无产者的广泛的群众团体。共青团今后将要讨论一些政治问题，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并参加党内的工作。而实现这一基本任务，则要求共青团把工作重心从已成为共产党的活动内容的政治策略问题转移到青年的劳动、斗争和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问题，并且还要改变整个工作的方法、方向和组织形式。共青团活动的新时期要求青年团与共产党两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更新的形式和更紧密的联系。这些新形式基本上指的是在政治上服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共同的斗争与工作中建立紧密合作。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所有的共青团坚决、迅速地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同时，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指出共产党与共青团互相支持和建立紧密联系的实际形式。

1. 不仅应把青年的组织情况，而且应把青年的一切劳动、斗争和教育青年工人等问题及共青团的各方面活动经常向党组织和党员报告。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做到这一点：在党的会议、支部会议、



党委会议、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上提出专门报告,在党刊上阐述这些问题。同时,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向团员介绍党纲、党的策略和组织情况。

2. 凡有党的组织和支部但还没有共青团的地方,党组织要在共青团领导机关的协助下,自己发起建立青年团的支部和组织。相反,在那些还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和组织的地区,共青团组织应当由自己的小组中挑选一些年长的同志去协助建立支部和组织。

3. 为保持共青团内有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核心,所有年龄在 20 至 23 岁之间的共产党员(根据各国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仍然应当兼当共青团员并积极参加团内工作。

4. 在两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内互设代表的制度(下起工厂支部,上至中央委员会,应当从下到上很好地安排和设置代表)是共产党和共青团联系的主要渠道。此外,青年团组织应当通过自己的代表与共产党各部门(例如:军事组织、教育委员会、农村的宣传部门、出版社等等)保持联系。

5. 共青团组织应当参加共产党的全部工作。首先是参加政治运动。共产党和共青团应当特别注意使用那些做秘密工作的和直接采取行动的共青团员们。共青团应当把团各方面活动的日常工作计划与共产党及其各机关的活动协调起来,以便相互利用两组织的不大的力量,避免重复现象。党的会议应当允许共青团员参加,团员有派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权力。共产党应当积极支持共青团提出的青年们的经济口号,支持他们反对中派及社会沙文主义的青年组织的斗争,支持他们的教育工作(讲课、书籍、教学大纲等等)。共产党对共青团的财政援助问题应当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同规定。

6. 为巩固青年刊物,促进党刊在青年中传播并向成年工人介绍无产阶级青年的工作和斗争,必须在党的所有刊物上开辟青年版,青年版的撰稿和编辑应当交青年团担任。

7. 所有党校应当向青年团提供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些党校的青年团员可以组建青年支部。学员们在一般理论课程结业后,再学习青年运动基础简明教程。从理论上和实际上研究青年运动一事,应由共青团组织。

8. 青年团年轻化的过程和超龄团员转入共产党的工作,应当在团、党的组织互相协商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计划抓紧进行,但不宜过于匆忙,可更换部分青年团和党的领导干部,同时要抓紧培养新干部。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农村青年工作的提纲

一、没有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参加,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认识促使共产国际指示各支部必须把对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分子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农村居民中可以接受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的阶层,首先是农业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农民和仆役,他们靠在农业中或与农业有关的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为生;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和少地的农民。他们为谋取生活资料,一方面在资本家的各种企业中进行临时性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耕种自己的或是租来的小块土地,生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最后还有小农,这些欠债的私有者或租用小块土地的佃农并不使用外来劳力,勉强养家糊口。

资本主义社会使这些农民阶层陷于受剥削、受压迫和贫困的境地。对贫苦农民来说,企业主、高利贷者、投机商人、征税者和招兵人就是资本主义的化身。贫农只有进行斗争才能摆脱压迫者的

专横。

共产党活动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手段把农村斗争变为阶级斗争：

1. 向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讲明造成他们贫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摆脱地主和农业资本家剥削的必要性和他们与城市工人阶级联合的重要性。
2. 把他们联合成政治的(共产党支部或小组)和经济的(联合会、工会、合作社)组织。
3. 领导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斗争。

二、在共产国际的农村工作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担负着重要的特殊的任务。因为在农村的青年人与成年人不象在工厂企业那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因为青年团的工作方法能够直接适应于农民，适合他们的文化水平，所以恰恰是青年团能够也应该在农村进行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宣传工作。

三、农村的青年团组织 and 共产党组织应当共同担负的工作中，其重心在很多场合几乎应完全放在教育工作上。在不够发达的地方(俄国、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亚洲)，必须首先在农村青年中间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培养他们接受政治宣传的能力。在很多场合下，目不识丁，不能表达意思，迷信宗教和嗜酒现象是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大障碍，应当首先排除。已经觉醒的农村青年普遍表示特别渴望知识。满足这种渴望并设法将其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轨道(城乡无产阶级利益的同一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质和目的)是农村共青团组织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和文娱活动的任务。必须不断地唤起并发展下述思想：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城市工人、农村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农的取得斗争胜利，才能使他们摆脱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压制。

组织一些适应最贫苦青年发展水平和财力的演出与文体活动，就能顺利地开始反对宗教神权和(基本上只对富裕青年开放

的)农民娱乐场所的斗争。此外,参加共产党或工会的筹备和组织活动是对农村无产阶级进行教育的良好手段。由于农村无产阶级要拿起武器夺取自己的最终解放,向他们宣传武装起来的必要性也是青年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青年帮助下,共青团组织在开展农村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同时,还要进行保护青年要求的特殊经济工作(工资、劳动日、保护青年、教育)。

四、城市的共青团组织要主动在农村青年中组织共产主义宣传。城市无产阶级青年小组到农村去进行系统的宣传,赤色桨手的流动宣传,给农村青年安排报告会、戏剧演出等等,逐门逐户地宣传、散发书籍等等——这一切会把共产主义教育的第一颗火种带到农村青年中去。

共青团特别小组应当成为这种运动的经常组织者。农民对所有“农村之友”持不信任和沉默态度,这就要求必须尽可能迅速地从农民中抽调宣传鼓动人员,并让他们担负主要的工作。这些宣传鼓动人员及宣传鼓动小组的核心均从最贫苦的农村青年中选出。**曾在城市中服役的士兵或在城市短期工作过的农业工人的和农民的子弟特别适合于这项工作。**

这样可以做到:第一,保证组织的阶级性质;第二,保证与城市小组经常性的组织联系。

当运动进一步发展时,农村的小组应自行发生影响。办法是在贫农青年已联合起来的地方都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而且还应当在那里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庄园里季节性工作、冬校、中立的体操小组和其他小组)。

农村共青团组织特别的、多方考虑后确定的工作性质,使它有可能马上提出把团发展为农村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一目标。在那些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地方,必须在农村和城市组织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为防止农村小组的工作失掉内容,另一方面使小

组的工作更加活跃(按部门分配工作,比如,少年的劳动保护、政治教育、体育等等,以及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总委员会或总支部领导各方面的工作等等)。

**五、特别在初期应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城市与农村团组织的经常联系上。**互相访问、确定共同的集合地点、共度无产阶级节日等都能促进这项工作。

为了领导和检察农村组织,应当在团的地方委员会、边区和中央委员会设立特别分部,其任务是经常向城市组织指出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从事教育工作并派遣专门的农村宣传员,不断发展农村的宣传工作并指导他们。要出版专门的宣传品(小册子、面向农村青年的报纸、农村共产党机关报的青年版、传单等等)。

**六、迅速、合理地实施推广农村共青团组织的活动,**这一任务是青年共产国际新的、广泛的重要活动内容。农村共青团小组或支部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在全体贫农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心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重要的支柱。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节录)

五、对于殖民地人民遭到的帝国主义压迫感受最深的是青年。东方对青年劳动的剥削达到惊人的地步。小生产者和家庭手工业者经不住欧洲殖民主义者资本的竞争,不得不使用对他们有利的廉价的青年劳动力并对其进行空前苛刻的剥削。手工业生产和作坊大多数是使用受压制的、无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劳动青年。这些人不仅要谋生,而且要维持家庭生活。在出现了工业生产及随之而出现的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青年工人的状况更为严重。这

必将造就大批无产阶级干部。处于本国和外国资本双重剥削下的青年工人，其处境和劳动条件具有以下特征：工作日过长，工作环境恶劣，难以糊口的微薄工资，企业主和作坊主的野蛮态度。劳动青年最主要的成分——农民青年的境遇也并不好。东方农村农奴依附关系的残余，封建专制暴君，汗和别克，这些独断专行握着属下生死大权的统治者——是这些人完全彻底地奴役着青年贫雇农。在东方，作为土地生产者的农民阶级所受的经济束缚，全部沉重地压在青年身上。农民大批地迅速失去土地，从而遭到经济破产，而破产的青年农民则不断补充和扩大无产阶级队伍。此外，帝国主义的政策有意识地维持青年的无知，妨害对他们的教育，散布民族仇恨和宗教狂热等。当地居民中只有非常狭小圈子里的富有阶层子弟能受教育。殖民地的官办学校强制推行外国的文化和语言，整个教学都是片面性的。私立学校里仍旧保持着旧式的宗教教育（伊斯兰教、佛教、繁琐教育等等）——这种教育经常使青年人感到愤慨。青年人比老一代更尖锐地感受到殖民主义者种族歧视的粗鲁做法和其他民族不平等的表现形式。

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比较高的，有时是西欧式的教育，他们明了本国人民受压迫的状况，这是他们变成进步分子或革命分子并能参加共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原因所在。

六、青年的经济地位，他们受到的民族压迫以及摆脱宗教偏见后得到的更多的自由使他们成为最革命分子，这就向由此而兴起的殖民地青年运动提出了组织城乡广大青年劳动群众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和用社会革命精神培养青年的任务。

七、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席卷东方的革命浪潮影响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青年中出现了尚在萌芽状态的青年运动。目前这个运动形成的特点是：无党派的文化教育组织、学生会、童子军和各种政治组织；例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土耳其的伊提法克[音]塔拉吉[音]）；由先进青年结成的革命组织（例如，

社会主义青年团、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中国、朝鲜、印度等国的革命青年团体),最后,还有新近刚成立的青年组织,它们主要存在于原为沙俄殖民地的一些苏维埃共和国。

八、由于殖民地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多样性和现存青年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青年共产国际应当缜密地使自己在殖民地人民中工作的组织形式适合于各国的具体特点。

应把下列各点作为这项工作的基础:青年共产国际要在每个殖民地国家唤起劳动青年群众运动或者夺取现有运动的领导权。这种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广泛的无党派(最初为非政治性的)组织,也可以是革命青年团体和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体。这将取决于各个不同的国家甚至一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经济条件、无产阶级的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青年运动的历史、政治条件等等。

九、同时,青年共产国际要力争在每个国家建立合法或秘密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其活动应当集中在国家和地方范围之内,青年共产国际经过这些组织在各国贯彻实行自己的政策。

青年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群众性革命青年组织根据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及其同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与敌对的青年组织进行斗争。

十、在有群众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地方,确定这些组织与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相互关系的办法与西方相同。

青年共产国际支持的群众性革命青年组织不仅在组织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独立自主。这些组织内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服从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的政治指示。这就使共产党有可能在政治方面实际指导群众性的革命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基层组织与共产党在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已由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规定。

在没有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的国家,青年组织的政治领导

由共产国际通过青年共产国际执行。

十一、群众性的青年组织的工作应归结如下：经济工作，包括争取制定青年劳动条例、劳动保护和提高工资等等。这些要求与成年工人和雇农争取改善自身状况的要求是一致的。青年组织参加建立革命工会并吸收青年工人、青年雇农和青年手工业者参加。

在教育方面，青年组织应当为免费普及对劳动青年的教育和保障广大青年群众受到用现代教学方法进行的欧式教育而斗争。另一方面，应当与征服者在殖民地人民中搞的宗教经院式的学校教育进行斗争。

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通过扫除文盲、组织讲习所、训练班等进行普及教育，应吸收一部分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这项工作。与普及教育同时进行的政治工作首先应该表现在用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对群众进行起码的政治教育，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工作，讲解当前的民族斗争和青年在这一斗争中的任务。

由于人民极端落后和宗教偏见造成的东方伊斯兰少女的奴隶地位，要求在团内进行教育工作，清除团员群众中的封建残余，并通过他们克服成年劳动者中的封建残余。

不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土著军队（印度人、黑人），还是殖民地的白人军队，反对军阀主义的工作都应当表现为军队的革命化。另一方面，必须给予已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和起义的革命队伍以各方面的支持，并加强这些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十二、在组织殖民地本地的青年时，必须利用宗主国中那部分先进的、积极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这部分青年要主动建立严格按地区划分的组织，首先应当吸收并组织当地的劳动青年。这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条件是清除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应当在当地青年中进行工作，克服对宗主国先进青年的不信任和民族偏见。

十三、东西方青年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接近是青年共产国际非常迫切的任务。西欧的组织应当设法在殖民地青年当中培训



共产主义分子并使他们革命化,要把青年按地区组织起来。这些青年的一部分在美国、欧洲、日本、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学习,一部分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学校学习,大部分青年处于基督教青年会及各种美国民主组织等的影响之下,而在俄国学习的殖民地青年又常常受到侨民的民族主义的禁锢。必须使这些青年与地方的青年团组织密切联系,以便使他们了解文明社会,学会认识文明社会的阶级本质。

其他的实际措施是:由个别人或西欧的群众组织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在东方的工作;向东方苏维埃国家的团组织派驻代表;由宗主国的青年组织去调查青年的劳动状况及条件;通过邮局或刊物经常互通情报,建立密切的直接联系。在宗主国的组织内讨论殖民地青年的状况并为克服宗主国劳动青年的殖民主义表现而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组织还必须参加为本国日后革命工作培训殖民地青年侨民的工作。

青年共产国际应竭尽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青年运动,在斗争中帮助这个运动,让它了解关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及其取得的成绩并想方设法使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青年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日益接近,以使他们融合到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的兄弟般的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青年共产国际章程

一、为实现政治纲领所指出的原则,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为国际组织。

青年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因此它的活动和纲领的

执行服从于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

凡属于青年共产国际的组织，一律用共产主义青年团命名（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

二、凡无条件承认并将实施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原则及历届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青年组织，都可以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成员。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组织可以成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成员。

三、接收、解散或开除某一组织的问题由执行委员会决定，最终提交世界代表大会。

四、青年共产国际的机关为：

1. 世界代表大会；
2. 国际局；
3. 执行委员会。

五、青年共产国际的最高级机关是加入该国际的各组织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当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或加入该国际的三分之一团组织要求召开时，也可开会。只有青年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有权修改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

全体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与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均应由执行委员会提出并及时传达至各国团组织。代表名额由代表大会分配，届时应当注意到各国团的政治和组织作用。

六、国际局由 17 个团的代表和执行委员会组成；国际局的成员由政治方面最重要的、组织上最有力量的 17 个团组织推选。这些组织由世界代表大会确定。国际局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解决急需决定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原则问题。国际局会议视情况需要随时召集。

七、执行委员会由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驻地由代表大会确定。

八、执行委员会领导整个青年共产国际，为整个共产主义青年

运动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指令；检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整个工作，组织所有的国际行动并领导之。执行委员会尽力支持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宣传、鼓动并在那些还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国家创立组织。执行委员会用几种语言出版青年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共产国际》）和官方报纸：《国际青年通讯》、《无产阶级儿童》、《青年同志》。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全权代表和候补代表，并有权吸收自己所需的同志完成特别任务。必要时，执行委员会（只有执行委员会）可在各国组织技术性的或其他辅助性的办事机构。这些机构完全服从执行委员会。

九、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团组织每年必须按每 1000 团员 50 法郎的比例向国际交纳团费。

十、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团组织每月必须向执行委员会呈交工作报告并按时向国际寄送自己的报纸、小册子、传单和其他出版物。

十一、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互换代表。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

——录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1922年5月)

1920年8月某日<sup>①</sup>，上海有8个青年社会主义者<sup>②</sup>，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呼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

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可是团体虽已解散，而其中一部分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

---

\*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① 即8月22日。

② 据《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一书编者推断，这8个人是：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

时图恢复的。刚巧同志张椿年(张太雷)那时从俄国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sup>①</sup>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拿这事情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商议的结果,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1921年11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恢复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由于一部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所发起。他们得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所以恢复的时候,就主张确定主义使分子不至于复杂。于是他们就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过表面上却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3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一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际此时会,所以竟能很快地发达起来:从恢复到现在,不到6个月期间,地方团成立者有17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5000余(大多数为工人,次之则学生)。其他各处将成立而未正式成立者尚很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既发达到这个程度,就感到从前的组织和训练有不能应付的地方,非另筑更稳固的基础不可。于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就议决定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解决本团根本问题。

1922年5月5日下午一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举行开会式。这一天并同时举行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与会者除本团各处代表外,达1500余

<sup>①</sup> 即青年共产国际。

人。首由主席张椿年同志致开会辞，继则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及本团团员演说。演说者共 16 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 5 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

从 5 月 6 日起，就连日开会讨论议案，到 5 月 10 日晚上议案讨论完了，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而闭会。

这次大会，代表到者有 25 名，代表 15 处地方团，又外国代表 2 名，会议日期共 6 日，通过议案共 6 件。

（录自《先驱》第 8 号，第 1 版，1922 年 5 月 15 日出版）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据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 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决议所发的 第十七号通告\*

（1922 年 9 月 6 日）

### 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

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本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承认本团为青年共产国际之一部，而青年共产国际又属于第三国际，则第三国际所规定的“少年共产团（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之关系”，本团理应服从。

依第三国际的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少年共产团）与共产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党之关系,同青年共产国际与第三国际之关系一样,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为使两团体关系密切进行顺利起见,并有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之规定。

本中央执行委员会承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邀请,共同讨论时局问题,深感为进行顺利起见,两团体有早采用第三国际所决定的原则之必要;于是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开一联席会议,议决此后两团体的关系如下:

(1)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

(2)两团体各级执行委员会会议,得互派有表决权之代表一名出席。

为此本委员会特通告各地方执行委员会须一律依此执行,并须将此事解释给每个团员听,使每个团员都明白此事的重要。至于有本团地方团而无共产党支部或有共产党支部而无本团地方团的地方,第(2)种关系当然无从实行。

(录自《先驱》第16号,第3版,1923年2月1日出版)

## 九、马林第一次来华和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sup>①</sup>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sup>②</sup>。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1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sup>③</sup>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sup>④</sup>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3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

---

① 本文没有署名,也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一大”的代表,成文时间当在1921年下半年。

② 即陈独秀。

③ 即张国焘

④ 此处俄文是“конституция”,拙译,下同。



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sup>①</sup>和尼柯尔斯基同志<sup>②</sup>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① 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②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如果我们不相信在 24 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

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3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文中注为该书编者所加)

##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节录)

(1921年7月)

###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摘录<sup>\*</sup>

(1921年10月13日)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

---

\* 按照国际工会联合会(从1921年7月起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0年11月通过的决议,责成工会驻赤塔代表Ю·И·斯穆尔基斯在该城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书记处。

1921年1月,他派遣М·福罗姆别尔戈到中国。在此之前,М·福罗姆别尔戈在俄罗斯共产党(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的情报局工作。М·福罗姆别尔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给他的任务,主要是在上海和Г·И·维经斯基进行联络(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34,目录4,归档案号3,页号5,10;归档编号15,页号58;全宗495,目录154,归档编号15)。

的 12 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 50 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

……我所以谈到这点,仅仅是因为代表大会的工作正与我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所做的工作有关。我们通过代表大会来使全中国的职工运动最终建立起统一的(中央)组织<sup>①</sup>。

① 这里所指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工会的合法机关),它的行动纲领和具体实行措施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制定好了的。详见 А·И·卡尔图诺娃(Картунова)《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国的工会运动(他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亚非人民》(苏)1972 年第 1 期。

李克诺斯基(НИКОВЬСКИЙ)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进行工会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李克诺斯基的身份目前还不能确定。按历史文献的习惯说法,他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但是根据 Г·马林在 1921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从上海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来看,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21 年 1 月的决议成立(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 154,归档编号 23,页号 1)并由共产国际委派 Б·舒米亚茨基(ШУМИЯЦКИЙ)于 1921 年 2 月末至 3 月初最终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次克。

Г·马林在一封信中也提到,他在 1921 年 6 月 3 日到达上海。过了几天,李克诺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也来到上海。在那里他们一直共同工作到 1921 年 12 月初李克诺斯基被召回伊尔库次克为止(同上,全宗 495,目录 154,归档编号 109,133,136)。

显然,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这点也被马林的报告所证实。报告说,当他和李克诺斯基在上海的时候,他(Г·马林)仅限于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而李克诺斯基接受的也是同一任务。Г·马林还报告说,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指示,所有党的会议,李克诺斯基都应该参加(同上,全宗 495,目录 154,归档编号 133,页号 6)。显然,作为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李克诺斯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这种情况在 20 年代初并不是罕见的。在某些时候,Г·维经斯基和 Г·马林也是既负有共产国际的使命,同时又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看来,苏联的历史学家经过对问题的查证,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份。

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在结束时选出了由4个人组成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sup>①</sup>的总部主任<sup>②</sup>就  
是其中之一。

除了上面提到的总部主任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有6位  
同志(共7人)<sup>③</sup>。这后几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在工厂工作的大  
学生,其余都是知识分子。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并在8月  
16日对中国工人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组织、目的等等的特别宣言,  
这个宣言刊登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者》的创刊号  
上<sup>④</sup>。

由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  
委员主持,所以党完全结合了自己的工作和领导了书记部。这正如  
上述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所确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工作,而在工作中又有充分的  
独立性<sup>⑤</sup>。

Ю·И·斯穆尔基斯

---

① 这个机关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劳动书记部,在苏联的历史编纂学里称做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

② 张国焘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从1921年起他作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在“一大”上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二大”和“四大”上,他  
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五大”和“六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会委员,在1938年被开除出党。

③ 我们知道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成员只有4位:张国焘、李启汉、李立三  
和邓中夏。其他人的名字已不能确定。

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行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创刊号于1921年8  
月20日出版。见《中国工运史料》,北京,1958年第2册,第83页。

⑤ 新生的中国工人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和赤色职工国际有联系。1925年5月在  
成立全国总工会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国工会正式决定参加赤色职工  
国际。

1921年10月13日

公布和注释

A·H·卡尔图诺娃<sup>①</sup>

(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 陈独秀致吴廷康<sup>②</sup>的信

(1922年4月6日)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sup>①</sup> A·H·卡尔图诺娃系苏联历史学副博士。文中注释皆为卡尔图诺娃所作。

<sup>②</sup> 即维经斯基。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 6 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录自《“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sup>①</sup>

(1922 年 7 月 11 日)

马 林

同志们:

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

直到 1921 年 3 月我才成行。1920 年 8 月至 1921 年 3 月之间,在莫斯科有人告诉我,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一个远东书记处,由它在日本、朝鲜和中国从事宣传工作。维经斯基<sup>②</sup> 同志曾在上海工作,1921 年 6 月,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同志(Никольский)到上海

① 本文原件在拉夫斯坦档案中。格鲁勃在《莫斯科控制下的共产国际》1974 年纽约版第 324—375 页曾部分予以公布,译文见我国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11—21 页。又据安东尼·塞奇教授书稿知在荷兰司法部档案中也收藏了这一文件,但没有附录。

② 维经斯基,哥里戈里·纳乌莫维奇(1893—1953)又名扎尔欣,俄国人,汉名伍廷康、吴廷康、胡定康,笔名魏琴、卫金。1920 年 4 月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遣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介绍十月革命并筹备中共建立。1923 年 1 月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为远东局成员。参加过中共第四、五次代表大会和决议的拟定。1925 年 3 月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上专门就中国问题做报告。1927 年回苏后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签发这个文件时,伍廷康正主持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工作。



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立即和这个同志取得联系,他与我合作一直到12月初。我们几乎每天见面。在这6个月里,虽然我来到上海的事已为人知晓,我又在荷兰领事馆登了记,可是当局并未找我们的麻烦,在此期间,赤塔来的弗莱姆贝格同志(Fremburg)为工会国际工作,我也经常与他合作。

从欧洲经苏伊士到上海的旅途中,警方给我添了许多麻烦。我本要在维也纳取得签证,却在那里被捕了。6天之后,经弗里德利希·阿德勒和一位律师营救,我才获释,旋即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方把我的护照交给当地外交部,结果所有给我签证的国家都得到通知,英国当局在哥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等港口,对我实行了严格的控制。由于我在维也纳被捕,我到上海的事也通知了日本方面,使得我既不能去日本也不能去朝鲜。当年4月,当我打算经中国东北回来的时候,日本人拒绝给我乘坐南满铁路火车的签证。荷属印度政府立即与上海的总领事馆进行联系,这一做法迫使我不得不一到上海就马上前往报到,公开合法地住在该地。在这个东方大城市里,运动开展很不够,这说明我可以在那儿工作上6个月,同中国、朝鲜、日本、爪哇和俄国的同志们保持联系而不受干扰。此外,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人们要与各国当局打交道,而他们的意见常常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使人有可能利用上海与临近国家建立联系,在此,每周都可以和美国联系,5天之内可到达日本,去菲律宾需要6—7天,去新加坡——10天,去爪哇——14天。我与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并无组织上的联系。书记处的权限仅限于中国、朝鲜和日本,对我来说还有菲律宾、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虽说可以按照地域划分来联系这些殖民地,可是我在离开此地之前就阐明了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些殖民地应和英属印度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地方的运动发展情况相近似,而殖民地政府的反映又是完全一样的。我曾两三次向伊尔库茨克书记处建议,应把爪哇和英属印度联系起来,直到现在我回到彼得格勒后,才听说这件事将要实

现。

我到上海后过了一些时候,伊尔库茨克来的信使通知我说,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实际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我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我收到的少量共产主义文件是来自爪哇。虽然从伊尔库茨克到上海可能只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可是在我离开之前,始终没有人给我送过文件。由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直接寄给我名下的文件,所以我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我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对于从那时以来书记处取消的策略,特别是对朝鲜人的策略,我不能负任何责任。在伊尔库茨克设一个共产国际办事处,实际上对远东毫无用处。那个城市太偏远了,不可能经过中国东北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就连赤塔也不适宜于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直到现在,我们在那里收到的文件,经美国、伦敦或汉堡寄来的,要比经过西伯利亚顺利得多、快得多。

· 从6月初到12月10日期间的工作

一、**中国**。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凡尔赛和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强烈冲动,已经完全消逝,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从中国政府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因此,学生的组织从那时起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甚少。固然,现代工业,特别是外国办的工业,发展得相当迅速,可是产业工人仍然是中国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到新加坡、科伦坡、荷属印度、菲律宾等地的移民,都是中国的大资本家,仍然没有人在中国投

资。几乎没有统计资料。德国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最新文集中，估计产业工人人数达40万。据上海和香港的判断，这一数字太小。尽管工业中心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来自贫苦农民中的劳动力却为数众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农村的家庭保持着联系，而且过几年又回到农村。成群结队的妇女和7岁的儿童在工厂里做工糊口，在纱厂的童工月工资不超过10先令。每昼夜劳动时间达12(18)小时。成年工人月薪不超过2英镑。工人绝大部分目不识丁。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象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象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仍的军阀混战。内战已是年轻的中华民国司空见惯的事了。在中国享有利益的外国势力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些内战。整个生活从政治上看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下。还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阶级能在当前这个时代指出前进方向。

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陈同志在广州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

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的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宣传工作。另外，在工会国际代表的协助下出版了一份周报。在这两个城市和广州又办起了劳动学校，为工会运

动培训骨干。一些共产主义小册子译成了中文。上海的七月会议，由于法国巡捕采取行动不得不急忙休会。陈同志应共产国际代表的邀请，在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进行政治工作。此后，他于8月底来到上海。他在广州的教育工作经历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有些困难来自国民党人方面。在上海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它出版了一种新的周报，并同一些工人小组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一些秘密会社立即就制造了麻烦。书记部在一些地方的罢工中得到罢工工人的支持，罢工的结果使劳动报酬提高了。但是，在上海本地区还没能建成一个有影响的现代组织。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它同华南的国民运动没有保持联系。我们同这个小组织经常保持紧密联系。尼柯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而且也未出现过困难。在上海，一段时期中流行着一种看法，按照地方小组的意见，只有经过登记的党员才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后来他们取消了这种组织上的人为的限制，入党更容易了。上海的青年组织，1920年—1921年达到200人，1921年夏大为退步。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完全中断，可是自张太雷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南，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显著的成就。

自从我们得知伊尔库茨克下达的关于从中国、朝鲜和日本派出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后，当即同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就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做出安排。派同志到广州和另一些城市去邀请那里的团体。共产国际的代表为此事亲自寻求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上海。会谈期间决定，我于12月离开此地到孙中山设于桂林的大本营去，并同国民党在广州的领袖建立进一步的联系。与此同时，该党派出一名代表赴伊尔库茨克。张太雷同志被派往日本，邀请那里的同志参加伊尔库茨克

的会议<sup>①</sup>。

上海和北京的周报定期出版,以大部分篇幅刊载翻译文章的《共产党》月刊也定期出版。我们打算让青年[团]和共产党的两个月刊合并,因为这两种月刊的内容大体相合。在我离开以前,《共产党》<sup>②</sup>已停止出版。我同党的领导机构就出版一种政治周报<sup>③</sup>问题商量的数次,可是这一计划直到今年4月尚未实行。

关于华盛顿会议问题,翻译和发表了执行委员会的提纲。这次会议远不象凡尔赛会议那样,引起那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在一些城市里组织了示威游行,我们党也参与了。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场普遍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运动,如所周知,孙中山政府没有派代表到华盛顿去<sup>④</sup>。

共产主义文献的翻译和出版由党办理。例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已由一个中国同志<sup>⑤</sup>翻译出版。

**二、朝鲜。**朝鲜各派别间主要是彼此斗争,很少在国内做工作。对于他们,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同上海的朝鲜政府<sup>⑥</sup>我们也有联系,曾就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问题进行过几次会谈。在会谈中我得到的印象是,这群政治流亡者同朝鲜国内的运动没有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沉缅于外交工作,出席凡尔赛和华盛顿会议,跟驻美国和巴黎的常设代表一起工作,这个政府却忽略了朝鲜本国的革命的

① 这里指的仍然是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该会会址原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地伊尔库茨克,起初代表们也曾在举行过预备会议(见台湾郑学稼《第三国际史》),后来为增大会议影响,又将会址移莫斯科,正式举行开幕式。闭幕式则在彼得格勒举行。

② 《共产党》月刊于1921年7月停刊。

③ 1922年9月《向导》周报出刊。

④ 此处不确切,广州政府派出了一名代表(王正廷)去列席会议。

⑤ 陈望道译的《国家与革命》是我国最早的译本。

⑥ 以金奎植等为首的一部分朝鲜激进分子曾在上海建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称之为“政府”有些言过其实。

民族主义的宣传。没有一个反对日本人统治的集中的运动。’我提出过为什么这个政府设在上海，为什么只做外交工作，不做宣传工作等问题，但从来没得到答复。这主要不是因为缺乏宣传经费，当然也不是因为朝鲜居民缺乏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一些秘密小组在这个殖民地里的工作，朝鲜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大学生在日本的积极活动，所有这些都证明，的确存在着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可是这些力量没有联合起来，设在上海的临时政府只是忙于外交活动。众所周知，由俄国向这个政府提供的两笔款项，都没有用到急需的地方。汉城工人报纸的一个编辑到上海来，对我说，朝鲜流亡者运动的严重混乱状态已对本国的运动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在晤谈中，我们曾屡次流露出愿送他去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代表朝鲜运动的人。我们认为，这个编辑不愿前往的原因，是流亡者之间的不休争吵，以及伊尔库茨克为此对朝鲜人所采取的措施。

他们共产党人原分三派，现有两派，都同共产国际有联系，都从同一个来源得到支持。我想请你们注意，我认为，两派朝鲜人之间的争吵，本来是伊尔库茨克同赤塔之间的争吵<sup>①</sup>，特别是舒米亚茨基同志<sup>②</sup>同克拉斯诺肖科夫同志<sup>③</sup>之间的争吵。我个人从来没

① 指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设首都于赤塔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

② 舒米亚茨基，鲍里斯·扎哈罗维奇(1886—1938)，苏联党政活动家。曾参加1905—1907年的革命，十月革命期间在西伯利亚从事革命工作。1919年—1920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后任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21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与达林、张太雷等共事。再后担任苏维埃领导工作。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 克拉斯诺肖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80—1937)，苏联党政活动家。1896年入党。1917年任俄共党双城子州委和远东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任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和外交部长。1922—1926——苏联工业银行管理局局长。

有与这两个同志谈过话,只能把他们之间的策略分歧看作对民族主义运动所持的不同立场。对于民族主义运动,伊尔库茨克方面比赤塔方面持更加强烈的反对立场。我认为,赤塔的看法是正确的看法。朝鲜存在相当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组织上有缺陷。工人运动还很弱小,最近才略有起色,但由伊尔库茨克建立一个朝鲜苏维埃不会受到民族主义人士的欢迎。在伊尔库茨克组成了一个朝鲜流亡派,同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那些朝鲜人大多侨居西伯利亚,同朝鲜本国没有什么往来。赤塔支持朴镇惇——郑日孝(音)金奎植派。我到达上海后不久,也卷入这两派的斗争。……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朝鲜共产党<sup>①</sup>,把他们的领导派往北京,后来又迁往上海。这一派把一些共产主义小册子译成朝鲜语,后来还发行了一种周报。工会国际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朝鲜同志。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同朝鲜的运动建立直接联系,并为此把领导机关的一些成员派到朝鲜去,尤其是工会国际的代表也应前往。党同朝鲜运动的联系非常不够,已经出版的书籍几乎全都送不到朝鲜,无法在那里传播。象这样支持那个党是无意义的。我们曾几次三番地向书记处报告,压缩这种支援。伊尔库茨克那一派的同志们一向断定,金奎植组织能比他们拿出更多的钱在朝鲜工作。我们觉得这种竞争毫无意义并提出两派应联合起来,以此为给予进一步援助的条件。

第三派同志,跟莫斯科有联系,也就是赵锡万(音)派。他本人在此地呆了较长时间,去过伊尔库茨克,他表示不完全同意那里的那派人的工作,并亲自向我诉说了他的意见,指出,伊尔库茨克所执行的策略,直接导致斯瓦别德尼灾难。这一事件在朝鲜人中,同

---

<sup>①</sup> 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开成立大会,当时正在设于该市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的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致贺词。(见《革命东方》1928年第4—5期合刊舒米亚茨基文:《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

时也在国内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两百多个朝鲜民族主义暴动者，从日本军队中逃往俄国领土，被俄国军队杀掉，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答应放下武器。朝鲜的 11 个秘密团体因此发表了一个反对共产国际和伊尔库茨克书记处的宣言。其中提到舒米亚茨基本人，并要求朝鲜革命者摧毁设于伊尔库茨克的朝鲜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赵锡万告诉我，这件事严重地损害了朝鲜的共产主义宣传。他认为，伊尔库茨克那一派的领导机关完全不适宜于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来自伊尔库茨克派的同志亲自向我担保，赵锡万属于在朝鲜有影响的少数政治流亡者之列。他们说，重要的是留住这个同志做共产党的工作。尽管他们不太重视他那一派（那一派在上海、檀香山和旧金山都有分部），后者却很愿意跟赵锡万合作。他说，金笠（音）只有在伊尔库茨克派改组以后与金笠的组织联合起来，才肯站在伊尔库茨克一边。他拒绝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他也担心会遭到象金笠派那些人一样的待遇。上海的临时政府不言而喻强烈地批判了斯瓦别德尼事件。离开上海之前，我们曾谈论过为 3 个共产主义派别举行一次改组会议，以及同朝鲜民族主义者开一次会议以确定一个共同纲领的可能性。我答应朝鲜同志尽快从这里返回，支持他们为联合做出的努力，并进而解决朝鲜运动同朝鲜国外统一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认为，必须把[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殖民地提纲应用于朝鲜，促使他们同民族主义运动保持密切关系，促进朝鲜工会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在农民群众中的宣传。

三、日本。日本的特务系统大为嚣张。几个月来我们在上海同日本的运动一直没有联系。我个人打算通过书信与印度的一个革



命民族主义者以及片山潜<sup>①</sup>取得联系。这些信被日本当局扣压,直到我们派一个中国同志<sup>②</sup>去筹备东方[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和太郎同志从伊尔库茨克前来要到日本去的时候,我们与日本同志还没有联系上。格雷同志的那段经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说明日本人的特务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格雷同志拿着一张英国护照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11月22日就在东京被捕。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同志也在警察局招了供。在张太雷同志的帮助下,组成了一个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后来与日本党接上关系之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日本同志每半个月派一个信使到上海。因为运动的领导者在莫斯科为数很少,所以没有必要在那里报告情况。

四、爪哇。我跟荷属印度的运动一直保持着联系。由于在共产党和伊斯兰联合会的人民运动之间发生过一场很激烈的争吵,结果工会中央发生分裂,我曾建议那里的领导人对伊斯兰运动采用另一种策略,因为没有理由助长分裂。资产阶级报纸和荷属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对革命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是如何幸灾乐祸。贝尔格斯马同志和易布拉欣·马拉卡同志言归于好,为两个工会中央的重新统一做了准备。因此,这两位同志也被荷属印度驱逐出境。马来亚人马拉卡现在是荷兰共产党提出的议会候选人。这个年轻的同志在爪哇的4个大城市里为爪哇孩子们办起了伊斯兰学校,从而大大促起了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新联合。这些学校实行的是一套与俄国人民教育相同的大纲。政府对这些

---

①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世纪初在日本建立第一个工会并组织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立后,片山潜在其中工作,与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密切接触,对筹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做出贡献。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葬于苏联莫斯科红场。

② 即张太雷。

学校从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当爪哇人从 15 个城市募得款项来开办这些学校时，领导人已被逐出〔荷属〕印度，现在准备采取合法措施查禁这些学校。共产党的一些地方支部，例如在西里伯斯岛的塔尔纳托，已遭到政府的严重迫害。领导人遭监禁，一个支持当地运动的荷兰同志被赶出西里伯斯岛。这里的人都知道，拥有 25000 名会员的革命工会中央已经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在这 25000 名会员中有 16000 名铁路工人和 4000 名石油工人。制糖业的工人联合会属于伊斯兰派中央，但是，这两个中央若重新联合起来，便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为在这些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创造出新的条件。

近年来荷属印度政府完全有计划地在竭力除掉我们投身运动的为数不多的荷兰同志。现在我们已处于这样的境地，在爪哇再也没有欧洲共产党人去支持我们的爪哇同志并保持爪哇运动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年轻的爪哇运动中虽然已涌现出更多的新生力量去从事日常的组织工作，但是驱逐贝尔格斯马同志的一个后果便是荷兰共产主义半月刊停办，因为再也没有人来当编辑。这个荷兰报纸如果能重新出版，则对于报道欧洲运动情况，发表对荷属印度殖民政府的看法是至关重要的。为保持工会组织，尤其是铁路工人组织，绝对应该有一个荷兰同志在爪哇工作。我曾委托〔荷属〕印度的铁路工人组织派荷兰海员工会在一个领导人去爪哇，接替贝尔格斯马同志的工作。到我离开荷兰时，还没有接到爪哇的决定。

**五、印度支那和菲律宾。**我没有能够同这两个国家取得联系。只是最近我在中国时，有国民党人建议我同印度支那建立联系。

从 1921 年 12 月 10 日到 1922 年 4 月底

### · 同国民党的联系

1921 年 12 月 10 日，带着张太雷同志做译员经过湖南，沿内地旅行，去拜访孙中山，当时，他正督师桂林（广西省）。在那里，我作为孙中山的客人停留了 9 天，后上路做广州之行。海员罢工时，

我在广州每天都同国民党的领袖联系。在广州共停留了10天,然后经陆路到汕头。我认为,这次南方之行是我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在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当地青年学生的俱乐部,他们从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一般地说,这种青年组织实际上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只有在长沙,我们青年团组织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游行示威,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它于1921年12月底举行罢工。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在这次罢工中被捕,并遭到省长的杀害<sup>①</sup>。要做实际工作,特别是在内地,对于青年来说相当困难,因为那里的社会仍然处于地道的中世纪状态。交通运输十分不便。我到过许多村庄,没有见到欧洲货和日本货,所有东西都靠村庄自己生产。在这种地区当然很难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同手工业者打交道。

现在我想首先谈谈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在同几个领导人谈话中我明白了,国民党由4种人组成。

1. 起主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这些领导人中有不少在日本或法国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孙中山也属于这一类,他曾亲自跟我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孙中山的3名助手组成的一个小组,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出版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月刊,只是在组织北伐以后,这个月刊才停办。同我联系的军官中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2. **华侨**,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帮助工人政党改善经济状况,并希望党统一中国,建立秩序和安定,消除军阀混战的影响,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的这部分资产阶级侨

<sup>①</sup> 即赵恒惕指使枪杀黄爱、庞人铨的事件。

居异乡,直到最近才在中国建立了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个群体的需要。

3. 南军中的**士兵**。这些没有社会地位,处境恶劣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尽管将领们反对士兵加入政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年轻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就连孙中山本人,在到达桂林以后,也多次在集会上谈到国民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

4. **工人**。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罢工工人参加了这个党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资助都来自国民党方面。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同罢工海员完全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罢工,因为那里的党认为只能进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

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奉行的是以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把这最后一个要求解释为民生主义<sup>①</sup>。1920年孙中山发表了一本论中国经济发展的书<sup>②</sup>。这本书包含了一个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前言中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孙中山想借外债来促进中国的发展,但是外债不应导致从政治上干涉中国事务。当国民党组织在第一次革命中败于袁世凯,许多党员投向对手的阵营后,国民党的纲领中加上一条纪律作

①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西方和苏联习惯上都译为“社会主义”。

② 指1918年孙中山离穗返沪后用了一年多时间撰写的《建国方略》,其中的实业计划系用英文写成,副题是列强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

为第四项准则,即要求对党魁绝对服从。入党时须具誓约,誓愿服从命令<sup>①</sup>。这就是第四个主义<sup>②</sup>,它成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发展党的障碍。孙中山向我抱怨说,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成立了一些小的集团和派别,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这个党的另一些领导人告诉我,自从清朝统治者失败以来,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号召力大大减弱,因为党的民族主义表现得不再那么强烈。纲领中各条款的提法易为社会主义者接受而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自从孙中山组织北伐以来,党的状况就变得不正常了。不举行代表大会。孙中山个人专权,正如在南方政府里一样,他是南方政府的总统。在广州召开的中华民国前议会赋予孙中山独裁的权力。他自己发动了这次北伐,党的书记<sup>③</sup>陈炯明将军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北伐,他认为,国民党暂时必须先治理广东省。他反对选孙中山为南方政府的总统,因为他主张地方分权,而不愿意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既然他主张的是联省自治,所以吴佩孚的政策很合他的胃口。广东省几乎要支付北伐的全部费用。陈炯明不愿意承担这次征讨的责任。虽然三次受到就任北伐最高指挥的邀请,他依然滞留广州,拒绝参与北伐。南方军队的精锐部分,即陈炯明的军队,在广州按兵不动。1月,2月,国民党的两个领导人之间还未发生决裂。我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谈到承认俄国与联俄的可能性。他认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但是,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说,北伐后,他立即同俄国公开结盟。按照他的

① 这是1914年4月1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书中所述“发起重新党帜”的意图,书中说:“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见《国父全集》第5集第171—172页)。

② 原文如此。实际上孙中山从未把这一点与三民主义并提。

③ 原文如此,实际上陈当时是内务部长。

看法,俄国和中国一起可以解放亚洲。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他向我阐述的观点是,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指出,他的党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导致这种干涉,而且他不能削弱这种宣传,否则,他就要完全落入受军阀控制的境地,而后者至多只能使他走向第二次南京妥协。一度共事的将领反叛而离去的事件迭次发生。现在陈炯明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孙中山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月份他已经无路可走,只有同俄国建立非正式联系,他表示愿意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俄国去。

在广州,我跟南方政府的一些人员谈过话,他们对俄国革命都持赞同态度。尤其是前议长张继表示赞成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并希望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来支持南方的运动,只有陈炯明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我曾经跟他长谈三次。他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作为驻扎在福建省一支革命军队的将领,他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俄国的发展却又使他向右转。他认为,在拥有 3000 万居民的广东省,有可能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的政府形式。他认为,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纲领是很不够的。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例如,他就资助一家由共产主义者任主笔的日报<sup>①</sup>,在罢工中他也总是帮助工人。他想派一个代表到俄国去,并表示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还希望跟俄国军事顾问一起改组军队。在这几次谈话中他对孙中山虽采取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当时还谈不上会发生公开决裂。及至他的副官遭暗杀,他本人被免去省长职务以后,决裂方始发生。他率部回到省里,静观默察,看孙中山回穗后会

<sup>①</sup> 显然这里指的是陈秋霖任主笔的《闽星日报》,但陈并非共产主义者。他不过在该报发表过失执信、廖仲恺以及陈炯明等人的比较进步的文章。

采取什么措施。后来便兴兵反孙,致使后者离去,南方政府解体。陈炯明声言与吴佩孚的改组计划完全一致。我在陈炯明那里时,他已经知道,孙中山要跟满洲督军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他为这种策略辩护,声称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吴佩孚。

直到现在,广东省长在省里仍独揽大权。至今未实行任何社会主义的改革。吸收了几个工人代表参与城市的管理工作,可是工人为数甚少,不能产生影响。就中国情况而言,工会组织大有进展。泥木工人有了一个很大的现代工会。在全省都有一些分会,还为提高工资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地方性罢工。这个组织在少数几个同志的影响之下,他们试图与其他城市的地方联合会取得联系,并想建立全国的联合会。比这个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海员工会,它大约有12000名会员,1月份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在反对轮船公司和香港英国政府的大罢工中赢得胜利。冶金工人中至今仍然是较老的劳动组织形式,可是他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的联合会。估计广州约有50000工人参加工会组织,我认为这个估计不算高。至今他们那里仍得不到工会国际的文件资料。我觉得,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与**工会国际联系是可能的**。那里还有一个工人互助组织,是由一个宣传共产主义的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同志领导的。1月15日,这个组织和青年团为纪念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举行了一次旅行,有2000名工人参加。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小组竟然没有参与这次宣传。

省政府还办起了一所为国民党培训宣传人员的学校。那里有广州工人夜校,教学计划中规定要讲授社会主义理论。

结束华南之行之后,我去北京访问苏俄使团,报告情况并提议在南方设立俄国代表机构。使团人员<sup>①</sup>把我给外交人民委员会和

---

<sup>①</sup> 原文是“公使”。这里指的是巴意开斯,但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尚未正常化,所以巴意开斯不可能是什么公使,而是苏俄驻华代表团长。

共产国际的初步报告送往俄国。因为我不能取道西伯利亚走陆路，所以4月24日，在我同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国民党设在那里的中央委员会谈过几次话以后，就从上海出发。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只有青年中的情况较好。青年国际的代表，一个俄国同志<sup>①</sup>到了上海，他和我们的张太雷同志一起在广州筹备一个青年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已于5月举行。特别是在南方，青年组织发展得很好；如果他们把这些地方团体合并起来，就有可能建成一个很有影响的青年组织。我还向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移往广州，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在回来的途中，我跟荷兰同志商讨了是否有可能再派几个共产党人到爪哇去，以消除政府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

1922年7月11日，莫斯科

（录自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文中注均为该书编者所加。）

<sup>①</sup> 指1922年4月份前来中国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C·A·达林。



##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1922年7月30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指1922年7月17日会议)上,×同志<sup>①</sup>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同志在中国呆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赞助。

由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的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致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50000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12000人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

<sup>①</sup> ×同志即马林。——译者。

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sup>①</sup>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

在讨论时，马尔赫夫斯基同志以自己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对报告作了补充。北方很难说有工人运动和有什么工业。城市里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多，他们以自己苦役般的劳动，代替牲口和蒸汽机干活。照我们的认识，农民落后了好几百年。但知识分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们公开表示同情苏维埃俄国和共产主义，就象南方的孙中山一样。但知识分子不能深刻领会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意向，所以同政治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研究社会主义的书本。可是，在国内战争的现阶段，在中国可以大步前进的时期，应当坚实可靠、严肃认真地设法把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录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

① 原文如此。——译者

## 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

——个人印象点滴

(1922年9月7日)

马 林

今年1月我得机会去桂林,当时,这个城市是孙中山军队准备讨伐满洲<sup>①</sup>的大本营。为此,我横越过具有独特的中世纪风貌的广西省。

孙中山的南方政府视北方政府为非法政府,为了统一中国,他决心再次北伐。

桂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保留着许多纪元前几千年的历史遗迹。这里有一些将军决定支持孙中山,虽则他们并不同意国民党的纲领。孙中山本人和国民党的一批领袖人物也在此地。这些领袖人物是过去主要由知识分子参加的秘密组织的有机延续。国民党是在驱除清王朝之后建立的,这个党所通过的纲领只有3项主张,即:中国的完整和独立,民主的政府形式以及所有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权利。

国民党的领袖多数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考察日本、法国、美国期间,同各社会主义党派建立了联系,曾试图使社会主义理论去适应中国古代哲学。上述国民党纲领,各种人物都可以接受,因为随便哪一派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这个党的经历不算复杂,还不致在策略和纲领问题上发生分歧。不可忘记,中国的阶级分化尚不十分明显。属于国民党的南方大资产阶级并不在广东省这个革命运动的中心,而是远在太平洋——从新加坡到美国这一带的各侨民区。这些大资本家——商人、工业家、银行家——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之间联系薄弱,他们认为,中国形势不够稳定,所以不迁回中国。他们的意见在党内表现得并不突出,相反,由于这个党在各阶层广大人民中进行宣传,它主要是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种宣传的特点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气味。

各大国对中国政治生活有巨大影响,他们的恐惧是国民党不敢大力进行宣传的原因。尤其是,国民党在北方的工作很差,甚至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南方的领袖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倾注全力去争取对工人的影响。**他们知道,虽然无产阶级还很年青,人数也很少,但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目标,他们需要无产阶级。**他们毕竟对俄国革命、对苏维埃俄国抱有很大的同情。**至于中国南方政府未能同苏俄建立直接联系,他们仅仅解释说是广东地理位置不便的原因。

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孙中山自己确实也在桂林的军官中进行政治宣传,但高级将领阻挠士兵加入该党。结果,党受制于将军们,这些人心怀叵测,常常谋求私利。最后,很可能仍象 1913 年南京的情况一样,他们会迫使孙中山同温和派分子妥协。

当我到桂林时,满洲的督军张作霖建议南方政府缔结反吴佩孚的联盟。国民党的领袖们(除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外)都认为吴佩孚是主要敌人,一定要将其击败。尽管张作霖反对民族革命运动,还是建立了这个同盟。孙中山希冀着,北方两督军的火并会两败俱伤,南方则坐收渔人之利。

当时,孙中山和广东省长之间还没有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他们在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主要在政治问题上有分歧。**孙中山首先是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而陈炯明在他的军队据有广东以后,则只关心本省的发展。**他主张推行广泛的联省自治和全面的地方分权,因而,他接近于其他督军的观点。正是这样的统治方法才会

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维持其独裁统治。

陈炯明从一开始就反对北伐,他拒绝指挥孙中山的军队。孙中山在下决心公开反对陈炯明之前,长时期犹豫未决。当确实弄清楚陈炯明试图靠拢吴佩孚时,孙中山乃离桂林回师广州,解除了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带领部队逃逸而去,静待事态发展。他了解到总统决定清洗政府机构以后,就向广州发动进攻,赶走了孙中山,解散了南方政府,公开支持吴佩孚。但据最近的消息判断,桂林的军队正反对陈炯明,力图恢复孙中山政权。

在海员大罢工期间,国民党领袖(多数是孙中山的拥护者)同广东工人的密切关系,颇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次争取提高工资的海员大罢工,矛头指向外国航运公司,具有政治色彩。而且,英国政府在这场斗争中支持香港资本家。这种情况就使得国民党领袖有可能在罢工工人中开展民族主义宣传。罢工工人得到了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应当承认,党对待这次罢工的路线是符合正确的革命经济斗争路线的。

民族主义理想在罢工工人中得到了广泛传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举行了抗议集会,聚集在这里的约5000名工人情绪激昂地倾听国民党领袖反对外国列强争取中国独立的演讲。罢工之后,广州、香港和汕头的海员开始加入国民党。这个党也得到了冶金和建筑工人的拥护。当前,如能在工会斗争基础上进行宣传工作,中国南方必将取得重大胜利。

红色工会国际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无疑,共产党将在革命的工会运动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

(录自《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 我对孙中山的印象

(1925年3月20日)

马林

路透社驻远东(香港和东京)记者已经两次向世界披露了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即将逝世的消息,资本主义的报纸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其中很少提到孙中山的优点。此后,他终于不幸与世长辞了。他身患肝癌,在北京的医院做手术时,状况还好,然而,这位为祖国近30年来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物还是去世了。

1866年,孙中山出生于东南部的广东省,曾在香港大学学医,青年时期就向他的同僚宣传民族主义,临终之际还嘱咐他们对革命事业要有必胜的信念。他是清王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北京清王朝统治着拥有数亿人口的辽阔中国,它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外国列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强迫中国放弃独立……。孙中山是秘密社会准备起义的组织者,其主要注意力是推翻清王朝的军事政权,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他终于获得了成功。

孙中山具有坚强的毅力和伟大的号召力,他联合了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人物准备起义。世界对1910年和1911年决定性事件的迅速发展大为震惊。孙中山担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但是,为了避免南北方军队的混战,他不久便主动退居幕后,辞去总统职位,让北方军阀的头子袁世凯当上总统。清王朝垮台了。他集中精力把各种秘密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国民党,使这个党在新成立的议会和国务院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后来他制订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规划。在这段时期里,孙中山除了接触知识分子之外,已经同劳动者主要是海员建立了联系。在孙中山和祖居闽粤的许多海外华侨的接触中,海员工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时期里,孙中山

在法文月刊《社会主义运动》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到他不期望资本主义式的繁荣,而希望看到“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他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打击:袁世凯背叛了革命事业并迫害国民党,反对外国列强支持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暴动失败,国民党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也包括孙中山)被迫逃亡国外。一切似乎都无望了。许多追随者投向了敌人。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更大了,中国卷入世界大战,把一部分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孙中山警告不要参加世界大战,但是无济于事。

这位领导人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并没有丧失斗志。他克服了党内畏敌如虎的情绪,在流亡中集中全力重建自己的党,为了中国的解放,他苦口婆心劝说那些他认为对今后的斗争会起重要作用的怀疑分子,并把他们团结起来。他的主要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上,一有时机,他就返回祖国。他在南方站稳脚跟后,就在那里组织革命政府,在广州召集被解散了的议会。他的号召得到许多南方议员的响应。

他十分同情俄国革命,国民党的领导人很想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状况。孙中山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制订了一项计划,并寻找一项朝国家社会主义迈进的解决办法。帝国主义方面多次企图和这位革命领袖接触,虽然他也多次企图利用其中的一个帝国主义去反对其它的帝国主义,但是在最近这些年代里,他越来越明显地发展成为**一个毫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者**,这是他企图与苏维埃俄国密切接触的自然结果。旅居海外的华人富豪对他的戒心当然也就越来越明显。他们的“民族主义”和这位老人家的民族主义不是同一个模式。

### 第一次会见

那是在1921年年底。本文作者和一位中国同志(他当翻译)一

道，从上海前往广西省的古老城市桂林。孙中山当时正在召集他的军队准备“北伐”。这是一次长途跋涉，途经汉口、长沙。从长沙以后就没有火车或船只，经过内地，穿过中国的无数乡村和小镇，那儿一丝不变的保存着中世纪的特征。这次旅行经历了13天，黄昏前我们到达了孙中山的住地。他知道我们到来后立刻接见了我们。他的特征是严肃、有力、朴素。为人和蔼可亲，很有个性。

我们立刻进行了讨论，最开始时是讨论华盛顿会议的问题，接着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孙中山受过西方教育，可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他同时又时时不忘宣传自己的事业，他向我那位年青的同志调查了学生运动的状况，他反对学生空谈哲理，强烈主张学生诉诸行动，起来反抗。

我们作客桂林大约7天，在许多场合下，我们向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阐述了有关西方革命的阶级斗争同殖民地国家革命的解放斗争联合起来的原则，他们的兴趣主要还是有关红军的情况。我们还同孙中山先生进行了几次十分有教益和有趣的会谈，最后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离开了桂林：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在去广州的长途跋涉中，有军人给我们带路（这一地区当然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听到军官们和士兵们说，孙中山亲自向他的部队作宣传演讲，他很希望他的军队充满革命的精神。我们到达广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中国海员发动了大罢工。这次罢工使250多艘轮船在香港港口抛锚达数周之久，这次罢工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这一事件使国民党在华南与年轻的工人运动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使年轻的工人运动成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十个月之后

离开莫斯科之后,我们又返回上海。到上海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孙中山经历了一次新的打击。国民党的领导人陈炯明反叛了,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北伐,甚至把他赶出了广州。在叛乱中,孙中山和孙夫人险些未遭逮捕和杀害。孙中山又变成了流亡者,住在上海法国租界里。他从这里向南方仍然效忠于他的部队下达指示。象以前屡次受到的打击一样,这次新的打击也没有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反而促使他坚定地着手改变党的策略,把军事活动方面的(以及外交方面的)重点转移到革命宣传上来。因此才发生了下列这种情况:我们参加了11月份他所主持的一次会议<sup>①</sup>。除了他以外,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他最忠诚的朋友,例如廖仲恺、张继、汪精卫和胡汉民。廖仲恺最理解俄国革命对中国的价值。张继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前参议院主席,他1912年宣布外国列强的贷款无效。袁世凯就是借助列强的贷款才得以镇压革命的。汪精卫,总是满脸微笑,在清王朝时他因试图炸死一位摄政王而被捕,辛亥革命后才获释。胡汉民不懂多种外语,除了汉语之外,只能说日语,因此,我们同他交流思想时,他总是要带一位翻译。老人家主持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1. 在南方重新组织革命政府是否可取? 2. 怎样改组党才能够推进政治宣传? 从这次会议上我还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位坚强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家,为了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很富有灵活精神。可他当时已经56岁了,他的一生是充实丰满,励新图治、朝气蓬勃的一生。

---

<sup>①</sup> 指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案的会议,有张继等人参加。

### 1923 年春

回广州了！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中山住在珠江对岸，在广州市郊区。我们在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之后到了广州。汉口在罢工中发生了惨案，汉口铁路工会主席被斩首，他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机师，被捕后拒绝上班开车，当场在离火车站 50 米的地方被砍死。孙中山的敌人、中原的军阀吴佩孚将军是这次罢工的血腥镇压者，吴非常害怕工会的兴起和工会同孙中山的友好关系。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极力保卫已夺回的阵地。他三面受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孙中山，他慰问医院的伤病员，同时又忙于处理国民党改组的大量问题。我们带着身份证，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岗哨，卫兵们在保护着孙中山，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其中最后一次会晤是在城东前线。一次军事失利之后，他亲自赶往那里。他住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就在这里和我们会谈，指挥着军事行动。国民党必须改组，国民党必须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虽然这一信念已经成熟，虽然他已变成一个彻底的反帝分子，只把俄国视为盟友，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必须尽力保住广州，把他的敌人赶出南方。列强的军舰停在广州的江面上，虎视眈眈，给他增添了重重困难，尽管险象环生，他仍毫不动摇。

### 最近期间

我们在 1923 年夏天离开了中国，因此未能再见到孙中山。1924 年 1 月，国民党势在必行的改组变成了事实。这是一次影响广泛的事件。

列宁逝世时，孙中山下令广州城哀悼 3 天。苏联政府在广州派驻了一位正式代表，他同孙中山及孙的国民党朋友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924 年，当政的直系（吴佩孚和总理曹錕）在中原的力量被粉碎了，就在那个时候，孙中山离开华南前往上海和北京，参加中

华民国的改组和整顿。他的追随者成功地保卫了在广州的权力阵地。即使直系垮台以后,北方的局势仍然十分复杂。为了挣脱列强的控制,国家在斗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孙中山此时已58岁了,生活仍十分俭朴,他的身体似乎很结实,实际上由于长期颠簸,他的健康已大受损害。肝癌的折磨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次大手术必不可免,但此后他未得康复。

直到临终,他仍然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多么难能可贵的人,多么伟大的一生!他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弥临之际他留下了政治遗嘱,向苏联政府和俄国共产党致以最后的问候,嘱咐他的追随者按既定方针办事,坚信革命事业,坚信与苏俄的友谊。

这位伟人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所有酷受自由和进步的中国人民无不万分悲痛。他是唤醒中国的那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中国年青工人运动的朋友,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向导。他走得太早了。他在紧要关头故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将继续活在革命的国民党中央,这个党最近已明显地变成了一个工人和小农的党。

资本主义世界仇恨这位故去的领袖……革命的无产阶级懂得他的作用并将永远衷心缅怀他。

(录自《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 附录 1

###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关于 1920—1923 年的中国问题

伊罗生

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 1920 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我代表爪哇党。我是 1919 年被驱逐出爪哇的,1920 年初,在荷兰被邀前去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我被指定参加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是这个委员会主席,里面还有罗易。我任秘书。我们依据列宁和罗易的两组提纲进行工作。

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我是 1920 年 8 月被委派的。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访莫斯科之后,1921 年 4 月,我动身去中国。

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

---

\* 本文是 1935 年 8 月 19 日伊罗生(原名 H·R·Isaacs,伊罗生是他的中文名字)与斯内夫利特(H·Sneevliet,即马林)谈话记录,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 45 期(伦敦,1971 年),第 102—109 页。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他曾在中国工作过,1932 年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时就用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曾任《中国论坛》主编,著有《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 年)一书。——译者注。

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这是1920—1921年间的情况。

在上海,我必须从头做起。在北京,那时有俄国使团的一些代表,有苏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员等等,他们与北京大学一些小组有接触。而在上海,我不得不从了解中国情况入手。这使我同那里的国民党总部发生了接触。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广州。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于广东,一种中国斯大林式的在一省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观点。孙中山则着眼于全国,他要攻击北方的腐朽军阀、政客和外交官。孙中山要求组织北伐,他的主要敌人是吴佩孚,孙认为吴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那时,吴的傀儡曹锟正在主持北京政府。张作霖也是吴佩孚的敌人。张和孙中山关系很好,孙中山批评赤塔政府把张作霖仅仅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赤塔俄国人认为纯粹是日本的工具的张作霖,在孙中山看来实际上在想尽办法反对日本人,他修铁路、建港口等等,以与日本对抗。孙中山在沈阳有一个常驻私人代表,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

孙中山正在广州准备北伐,和他一起的有国民党的最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等。在上海,我会见了孙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张继,他是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作为孙中山的人,他曾在国会内积极反对向外国借款。他比我曾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具有更多的西方观点。这是1921年下半年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与北京的俄国代表和伊尔库茨克局建立了联系。从伊尔库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报。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中共只有几个分

散的小组,到那时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还没有做多少。

由于同张继的联系,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他那时正致力于控制广西和组织北伐。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一起经过湖南到广西去会见孙中山。在湖南省会长沙,我同被认为与国民党友好的省长及其顾问们取得了联系。我听说长沙有一个青年学生组织与工人阶级(纺织工人)有联系,就去和他们接头,并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这些学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在他们帮助下建立工会的必要。

然后我续赴广西。孙中山正在那里组织部队,拟进军汉口。我在孙中山的总部大约住了两星期<sup>①</sup>。我向他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诉他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孙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与张太雷就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就在这一次,他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说过了。为了给你提供孙中山思想的神秘特性的某些概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8天,每天8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600年。”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但是他单纯地沿着搞军事阴谋的路线想点子。

1922年初,正值香港海员刚刚宣布大罢工的时候,我继续前往广州。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

---

<sup>①</sup> 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军次会见马林。——译者注

这次罢工。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海员的组织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它是孙中山同海外华侨联系的一个纽带。

在同一时期,中共领导人以北京为中心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陈独秀在北京的组织与汉口的铁路工人总部有密切的联系。

我回到上海,发现在我离开以后的3个多月中,共产党人已经和上海工厂工人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1922年初,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前景。我坚持了以下观点: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对待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到那时为止,工人阶级活动的最强烈表现是香港罢工;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立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 and 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瓏)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

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在爪哇,实现了这一点。至于中国,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兴起,而在爪哇则还没有。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参加进去,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他们。还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人被收买过去,使他们成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

在杭州,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只有一两个人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集中围绕着对国民党的评价问题,它成为群众运动组织的可能性问题、以及预料得到的、来自国民党领导人方面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在这里,伊罗生向斯内夫利特提出询问,说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同陈独秀所说的有出入。他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杭州会议后的一个



时期,这个问题曾有许多机会拿到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同志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同年后期来华的越飞,但当时没有此种做法。第二,没有“服从纪律”这个问题,我向来十分反对这种手段。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什么专门指示,我手头没有任何文件。<sup>①</sup>

我认为这是可以采取的唯一策略。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同志是否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报纸。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有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

况且,香港海员大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国民党也愿意与工人阶级组织保持友好联系。当时,南方的工人阶级组织正在发展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在上海和北方情况大不相同,那里只有少数工人俱乐部。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因此,作出这个决定基于3个因素: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其中包含的危险并不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我劝他不要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我向他建议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国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右派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想不要群众参加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但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则赞成这个意见。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

---

<sup>①</sup> 伊罗生提出,陈独秀曾说1922年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是由于马林以共产国际的纪律相威胁而服从的。对此,马林作了上述回答。——译者注

虑从俄国取得援助。

这时，我经马赛回莫斯科，到达莫斯科时（约 1922 年 9 月），正好决定越飞来华。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拉狄克报告了我的工作。在我和他谈话中，产生了我应陪越飞来华的想法，并被接受了。这就意味着我在莫斯科只能停留两星期。这期间，我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革命运动的论文（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国际》，第 22 期，1922 年 9 月 13 日）。

在与拉狄克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那时，我心中已经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成功地粉碎了赤塔依赖吴佩孚的方针，那种想法宣告彻底终结了。我还没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就很快与越飞一起启程。越飞也赞成和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此后一个时期内我和他配合得很密切。我们到达中国后，越飞到北京，我到上海。随后，我们之间开始了关于事态发展的频繁而生动的通信。越飞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组织与国民党建立紧密的联系。当然，不能取消共产党和他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前锋》月刊。

1923 年初，我被派往沈阳见张作霖和他谈铁路问题——（我真奇怪，为什么一个革命的先锋战士要混进这种关系和这一类事情中去！<sup>①</sup>）——回到北京后，我天天与陈独秀接触。这正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二七”运动）时期。汉口工人中心的活动迅速发展。汉口工运高涨，正是 1922 年香港罢工的直接后果。这次运动的事实众所周知，无庸复述。你会记得京汉铁路工人的失败，表明汉口工人运动在其后一个长时期内被镇压下去。“二七”屠杀后，汉口中心被摧毁，北京发布了对马林和陈独秀的通缉令。我们于郑州枪杀后

<sup>①</sup> 括号中的话是伊罗生所加。——译者注

不久前往上海。

我在中国一直呆到1923年10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是越飞与孙中山建立了关系。孙中山当时已回到广州，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和国民党总部，经常遭到陈炯明的攻击。我在上海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去广州，以我和越飞的通信为依据，我与孙中山每周保持三四次联系。1923年“五一”节，我在广州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当时我们的党员已经在广州、汉口、北京、上海开展工作。在北方，杭州会议带来的变化不大，因为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而我们的人如陈独秀，在工人组织中开展了工作，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等等。

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但是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海员工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基础，并且有机会将民族主义工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工会。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我知道越飞要离开、加拉罕和鲍罗廷到来之前，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sup>①</sup>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工作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航向。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业已证明对发展工人运动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

<sup>①</sup> 塔斯社的前身(1918—1934年)。——译者注

主义者)领导下,为开展群众宣传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

(刘楚、杨云若译;王淇校)

(录自《马林在我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 附录 2

### 回忆马林

包惠僧

#### 一、中共建党初期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

1920年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有关人员联系,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sup>①</sup>来中国,到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

马林是荷兰人,早期即与第三国际有关系,曾奉第三国际之命在印度尼西亚搞工人运动,也在欧洲维也纳等地工作过,并参加过第三国际第二次全球共产国际会议,于1921年4月奉第三国际之命,作为常驻中国代表。他在欧洲工作了两个月之后,才于1921年6月间动身来中国,据他的回忆不只一次提到莫斯科没有给他专门指示。据他来中国的实践来看,他这次来中国有两个重要任务:

<sup>①</sup> 据其它有关材料,尼克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原编者注

第一是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第二是要与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商讨如何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使命,并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连上海在内共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点,只称中国共产党不称支部,其余各地党组织都称中国共产党支部,如北京支部、武汉支部、长沙支部、广州支部、济南支部,日本有两个党员也称支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的称号,这是历史事实。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北京代表刘仁静、张国焘,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武汉代表陈潭秋、董必武,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共13名代表;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斯基,共15个人。我们在上海蒲柏路打铁浜租定博文女校三间楼房,为代表住所,但事实上住博文女校的代表只有张国焘、包惠僧、毛泽东、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我们在上海的机关部;陈公博住在亚洲酒店;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住在旅馆里,因吃饭茶水方便;李达、李汉俊住在家里。博文女校不起伙,用茶水到老虎灶去打取。

我们开会的会场借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李汉俊家里。我们在上海开了4天会,第一天是马林作报告,题目是《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马林当时是四五十岁的年纪,高大身材,联鬓胡子,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从下午8时讲到夜1时结束。他是用英语作报告,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作翻译,我们在他的词锋

下开了眼界。当时我们的党员人数约计不过 30 余人<sup>①</sup>，除武汉支部有 1 个工人而外，其余都是知识分子。马林也指出，我们的党工人太少，今后要向工厂工人进军。

第二天仍在原地、原时间开会。各地代表作工作报告，也讲了各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我们的工作活动和自然环境等情况。

第三天也在原地、原时间开会讨论问题。第一，讨论党纲，有些争论；第二，讨论劳动运动方案，也有争论。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我们当时发言很自由，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马林和尼克斯基第二三天都没有参加。第四天仍在原地、原时间开会，马林和尼克斯基来了，刚宣布开会时，一个陌生的人进来把门帘子掀开，向我们会场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大家认识来人吗？都说不认识。马林说是个包打听，今天不能开会了，马上解散。我们大家一两分钟内，就从前门走了。只有陈公博和李汉俊坐在那里聊天，一会儿巡捕房来了一大群包探、巡捕，把这间房子围住，一面问你们开什么会？一面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和事，李汉俊说不是开会，是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在这里谈论写现代科学丛书的问题，他们才走了。

我们先出去的代表，不约而同地到了老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家里，李达、王会悟也住在这里。张国焘要我去李汉俊那里看看，我内心也急切想知道一个究竟，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去，当走上楼梯时，李汉俊、陈公博正走出来看。李汉俊说，你们走了约 10 余分钟，巡捕房开了两部汽车来了一群人，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大概他们也知道这里是阿哥的住宅，我用法语跟那几

<sup>①</sup> 当时党员人数为 57 人。——原编者注

个法国人解释了几句,他们就走了。但明天不能在这里开会,要改地方,你出去后也要注意,怕有人盯梢。我出来后,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圈子,才回到老渔阳里告诉大家。当时王会悟说可以到浙江嘉兴南湖,作为游湖去那里开会。经过大家考虑后,决定次晨到南湖尽一日之长,开完这个会。就请王会悟当向导办后勤,在南湖雇了一只大画舫,叫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这样我们就开会了。

我们鉴于时间的局限,大家加紧讨论大会的重要问题,如《党纲》、《劳工运动方案》,优先决定“党纲”暂不修改,交中央试行。对《劳工运动方案》作了三点决定:1. 无论是产业工人、职业工人以及一切劳苦大众都要组织起来。2. 在工人群众当中优先发展党的组织。3. 职工运动的重点放在产业工人方面,特别要向铁路工人进军。12点钟以前,就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大家休息了片刻即吃午饭,饭后到南湖中间的岛上看了宙宇佛堂,还看了南湖的风景,即回船上。约2点钟继续开会,第一讨论了大会的宣言,是会前准备好了的,主席向大家读了一遍,简单提了点意见,决定交中央与马林商讨后再作决定;第二讨论国内国际形势,有几个人不着边际地发言,也没有作决定,留给中央与马林参考;第三选举中央委员,事前张国焘与马林曾有初步决定,即是选三个中央委员,分任书记、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两个候补委员。根据可能与需要的原则,特别照顾第三国际马林所提的方针,进行选举时票很集中,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李大钊与周佛海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任宣传委员;在陈独秀没有就职以前,由周佛海代理书记。选举完毕后已是5点了,宣告大会结束。这一次的会议除陈公博缺席外,其他代表如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都出席了。我们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回到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了。这次会规模不大,人也不多,而在历史上的意义则很重大,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

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马林、尼克斯基来中国按照第三国际的方针，即列宁的方针、政策建立起来的。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 二、马林对中共工作的建议

“一大”以后，中共即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开展向工人群众进军的活动。接着马林建议要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的职务，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党中央商定派我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会议的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我即启程去广州，见了陈独秀，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也同意马林的建议。这时他在广州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如许崇智、古应芬这些人有排外的特性，无政府党人如朱谦之、区声白等对我们肆意攻击。他也知道，对党的任务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但陈炯明诚意挽留他，他只好作为请假，先回上海，再设法辞职。

我在广州盘桓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同陈独秀一路回上海。我们先由广州乘火车到香港，住了两天后买船票回上海。到了上海，第二天马林与陈独秀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对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正遇见陈独秀与张太雷谈话，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



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大概就是这一天,马林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复,我们5个人就在陈独秀家里被法租界会审公堂逮捕了。

### 三、陈独秀在家里被法租界 巡捕房逮捕和保释

我为马林与陈独秀的会谈很担心,也很着急,每天下午总要到陈独秀家里去打听消息。陈独秀与张太雷的谈话弄到不欢而散,我在思想上更加重了负担。

这以后,发生了陈独秀、杨明斋、高君曼(陈独秀夫人)、柯庆施和我,在陈独秀家中被捕的事。我们被捕之后,第二天会审公堂预审,陈独秀当时声明:“既然是为我的事,一切责任由我负责,高君曼是家庭妇女,家里还有孩子,请予释放。其余这3位是来看我的客人,也请予释放。”经法庭考虑,高君曼准予释放,其余3人,俟调查审理明白后再行处理。陈独秀和我们3人仍收监了。退堂以后,我们4人到牢房,陈独秀对我们说:“马林给我的一封长信如果被搜出来的话,我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你们3个人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惠僧出去后仍回武汉工作,杨明斋仍当翻译工作,柯庆施还是去上学。”他并且说马林是个热情的人,他可能帮我们的忙。第三天下午,陈独秀被保释出去。我们3个人被关到第五天黄昏时,才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来办保释手续,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和钱都还给了我们。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

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我们在外面等了20多天,法国会审公堂才开庭审讯。开庭之日,我们5名被告都到庭受审,巴和律师出庭为被告辩护。资本主义的政府,有钱能使鬼推磨,巴和律师花钱费力都做到了家,开庭时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后,特别问了陈独秀在广东的职务,回上海的情况,《新青年》杂志发行的情况,然后由巴和律师进行辩护,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5000元而结案,前后共用了两个多钟头。

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 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 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 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 四、马林与张太雷到广州 转桂林访问孙中山

1921年9月初,我奉中央之命到武汉,任武汉区党委书记,并兼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主任。有一天,接张太雷电报,要我到汉口怡和码头接船,到时我约陈潭秋一起去,约在下午3时左右,由上海开来的船到了,我们上船去见到张太雷与马林正在准备下船。张太雷对我说:“我们不在武汉停留,我们马上过江乘粤汉铁路火车去广州。”我在上海时,便知道马林要访问孙中山,谈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此时粤汉铁路只通到长沙,长沙与韶关间还要步行或乘轿子,马林到长沙,没有通知毛泽东,他不知经过谁的联系与湖南总工会的成员见了面,马林还给他们讲了两个钟头的阶级斗争。马林事前与孙中山有联系,孙中山此时正在调动可以调动的军

队,如黄大伟的建国第一军、广西的刘震寰部及其他有关部队准备北伐。马林经广东韶关乘火车到广州,廖仲恺接待了马林和张太雷。此时,陈炯明的部队全部在广州,马林的回忆录说他同陈炯明会见过好几次,这一次也可能见过陈炯明。此时,孙、陈之间就有分歧,孙中山调动军队北伐,没有动用陈炯明部队,由此可见一斑了。

廖仲恺招待马林,并派员送马林一行到桂林,马林和张太雷在桂林同孙中山一起盘桓了两个星期之久。张太雷单独与孙中山谈过中国青年问题,马林与孙中山主要是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当然也谈了国际形势及中苏的关系问题,后来马林回忆说:维经斯基是主张联合吴佩孚建立中国的革命事业,而马林是主张联合孙中山搞国共联合战线,把中共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共联合战线是抱试试看的态度,对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并不是甚么可靠联合对象。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一派,李大钊到过洛阳与吴佩孚见过面,在李大钊的游说之后,吴佩孚发了一个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从“二七”工潮起,吴佩孚的原形毕露,“二七”罢工失败之后,我们和维经斯基联吴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了。

国共联合战线是马林一手搞成的。1922年9月间,马林曾由海路经过法国马赛回莫斯科一次,不到20天的时间,马林同劳农俄国新任驻华大使越飞回到中国。后来马林回忆说,他安排越飞同孙中山见过面(可能是在上海),完成了国共联合战线工作。马林于1923年9、10月间回俄国,鲍罗廷来中国途中和他在哈尔滨见过一面,以后国共联合战线问题就由鲍罗廷负责办理。

### 五、西湖会议的马林

1922年6、7月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此时,马林专搞国共联合战线的工作,没有参加“二大”。“二大”会议,是6个地区,每一个地区一个代表,加上中央三个委员共9个人。我本来准备去出

席“二大”，因中央来信要我派个工人作代表去出席，当时武汉区吸收了一个工人项德龙（即项英），他入党刚半年，我就派项德龙去出席。据项德龙回来说：“开了3天会，谈了各地区工作的情况，也谈了国共联合战线问题，未作任何决定。为了安全措施，说要到西湖继续开，又说要等甚么人，会未开完就散了，可能还要再开。约在8月初，马林回上海了，李大钊也来到上海，马林发起在西湖开一个中央扩大会议。据马林回忆，出席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湖南有个代表是学生，可能是夏曦。讨论过中央的宣传工作，决定《共产党》月刊暂停出版，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周刊，定名为《向导》，由陈独秀主编。另办一个理论刊物定名《前锋》，由瞿秋白负责。会议还决定联合战线的问题，共产党要派一部分同志参加国共联合战线工作。马林谈了国共联合战线与孙中山及廖仲恺等会谈的经过，谈了共产党仍保持独立，共产党的刊物仍照常发行，共产党除总书记外，其余人员视工作需要，可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及政府的各项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保留共产党员的身分、地位等，名曰跨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办理国民党员的登记手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补足了中共“二大”未完的工作。

西湖会议结束后，马林于1922年9月下旬由海道经过法国马赛回莫斯科。莫斯科此时正准备调马林回去，派越飞来中国任驻中华民国大使，仍派马林随越飞来中国工作。

孙中山此时正派汪精卫往来于奉天与广州之间，作为夹攻北京政府的准备。马林随越飞来中国之后，曾奉命到过沈阳一次，马林曾回忆过：“维经斯基与赤塔远东局主张联吴，与孙中山在北伐前准备联张作霖，是同样的错误。”马林同越飞来中国，曾安排越飞与孙中山会谈，地点可能是上海。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正是国共联合战线开始之时，马林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中山仍然是中国革命不可少的人，但孙中山的革命方法始终是

专靠军事投机,搞上层人物的活动,不依靠劳苦大众,不依靠工农是其所短。1923年9月中,中共中央第3次调我回武汉任党的书记,负责整理党和工会工作。鲍罗廷来中国时,曾先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约北京区党委成员范鸿劼、包惠僧、安体诚、何孟雄、张昆弟、李大钊,好象还有罗章龙等,谈国共联合战线问题。鲍罗廷对孙中山的看法与马林差不多。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看法,总认为他说得多、做得少,他过分地重视军事投机,不信任工农群众的力量。马林于1923年9、10月间回莫斯科,据马林回忆说,他在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哈尔滨曾与鲍罗廷短暂地会谈过,他两人的见解是差不多的。

我见过不少的俄国人与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工作同志,我认为马林才气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他1921年6月初来中国时,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国共联合战线虽以蒋介石背叛革命而告终,但在那五六年的国共联合中,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与斗争中学了不少的东西,锻炼了不少的人才。革命事业没有合作不能集中力量,没有斗争,不可能锻炼出如此众多的领导人物。马林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半,是有成绩的。据说马林回莫斯科之后被第三国际开除了,不知因何事故,我也感到遗憾!他以后回到荷兰,与荷兰革命战士一起被德国纳粹匪徒俘获,终于死在法西斯匪徒的集中营里,也是他的光荣,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也很感到悲哀和怀念!

1979年6月于北京,时年86岁。

(录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 附录 3

### 国际代表马林

罗章龙

自 1921 年至 1924 年间,共产国际代表长期驻在中共中央工作者主要有马林与吴庭康等,二人对中国革命均有劳绩,而以马林的贡献为最显著。

马林自中共一代会以来即在广东、上海工作。北方会议前后,国际代表马林曾留驻北京多时,参加北方区委会议,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研究国共合作问题,并提出方案与建议。

马林全名:Henker Slievlied Maring 原籍荷兰阿姆斯特丹,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荷京港运秘书。他周游世界各地,后遂侨寓泗水。1914 年成立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1915 年出版荷文《自由呼声报》。1918 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1918 年间马林因迭次著文抨击荷兰政府殖民政治,被逐出境。1921 年受第三国际派遣遂来到中国,帮助中共推动工人运动,筚路蓝缕参加创业活动,有运筹帷幄之功。

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权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有非寻常拘虚之见所可比拟。仲甫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尝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革命!”马大惶恐,逊谢不已,仲甫亦自觉失言。马尝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大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亦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

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表支持,作为公约。自此以后,二人均有意避免各趋极端,遂融洽如故。由此可见马林品质高尚,兼持大体。

马林关心工人运动,身体力行,在北方时,尝不顾环境险恶,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某次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有人发问“革命主要目的何在?”马答:“首在争取政治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又问:“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答:“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马林这些简明有力的说话曾给予参加会议工人以极强烈的印象,这是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语言。

1922年我在唐山领导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斗争很激烈,双方冲突、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我即发了一个西文急电(SOS)到上海中央,电文是:“Tangshan in danger!”。时值中央开会,陈仲甫和张国焘之间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马林接电说:“目前唐山问题是党的首要问题,其他个人争执均属次要,要全力以赴!”于是大家转入讨论唐山罢工问题,及时作出决定。马林还为此事亲临天津和我见面反复商讨罢工问题。

“三大”会上,代表们对“二七”罢工失败问题,认识不一致。马林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文件,对“二七”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同意国际的看法,以理服人。“三大”全体代表最后同意马林意见,并作了正式决议。马林对确定“三大”路线,贡献亦大。

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第三国际让马林具体执行。中共一代会后,仲甫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意见,即介绍马林于1921年11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当时马化名西蒙博士(Dr. Simon)。直到党的“三大”,马林在这一期间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他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稿文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

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他对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上海时曾向工委提出组织北方矿业工人联合会问题,当时我心不谓然,乃将此事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会议上详加讨论后,众认为北方矿区分散与铁路性质迥异,目前只开滦煤矿一处尚有基础,福中与淄博次之,其它矿区尚无眉目。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策略原则,北方至少须有几个大矿工会作基础,才能成立联合组织。目前既尚无此条件,因此对马林提议决定缓办。此项决定尚未正式通知马林前,马托春木(张太雷)送来亲笔信(德文)一封面交给我,封面上书 Mandat(命令)字样,内容仍是坚持限期成立矿工联合会事。我即往见马林,将会议讨论情形详告。马不悦,说这是:“外交词令”,但亦未坚持下去,此事遂作罢。事后马林自觉前信失之操切,乃在出席会议时加以解释,并撤回前次提议,同时对中央工委处理问题态度认真负责加以赞许。由此一事可见当时国际代表与中共组织关系互相遵守民主原则,故能同心协力,共赴事功。

马林在中国工作颇称顺利,自1921年至1924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煞。但由于当时国际东方部倾轧排外政策的结果,马林于1923年下期被调回莫斯科,改派吴廷康继任。吴为俄罗斯人,原先来过中国,后回国。自此以后长期代替马林职务。马林回莫斯科后与东方部意见齟齬,众口烁金,马遂辞职重返荷兰。一年以后,我们于阿姆斯特丹又曾相逢。

马林自离中国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在汉堡参加国际运输会议,我们同时出席,在会上相遇。会后他约我到荷京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行,我乃偕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忱招待,有如家人弟兄,亲切异常。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是海员工作效率为欧洲先进。阿姆斯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艨艟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活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口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牛奶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



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几千年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传统习惯,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备极关怀,他告我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在马林家连夕倾谈,情谊隆重,临行时夫妇二人依依惜别,叫我留诗以作纪念,我用当地文体写了十四行诗相赠,他们夫妇均曾学习过汉文,又要求把诗译成中文,我勉译成下列绝句一首:

海国西来万里轮,  
威廉 Wilhelm I 霸迹已成尘,  
唐山、辛店,惊风雨,  
话到当年情更亲!

两人阅后,喜甚,互道珍重而别。

时过3年以后,即1928年,我率领中共湖南省代表团毛简青等一行,到莫斯科出席中共6大会,大会期间,马林来访我于鸥林别墅,彼此畅叙别后几年情况,谈话范围很广,涉及中国大革命失败经验与教训时,他感慨万端,雄辩滔滔,遂及深夜,不能自己。临别云:“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所论极中肯綮云。

1979年于北京

(录自《马林在我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

## 十、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1922年1月21日——2月2日)

### 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1921年7月)

张太雷

同志们，朝鲜、中国、日本、蒙古的劳动者们：

该由你们自己讲出带有决定性的话了。4年以前，在令人难以忘怀的10月的日子里，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世界解放斗争。你们应当使自己的队伍同这个斗争联结起来……

1921年11月11日，帝国主义者将要举行旨在肢解远东人民的华盛顿会议。正是在这一天，我们也将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要把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新的危险。

---

\* 这份呼吁书是张太雷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而起草的。共产国际二大后，张太雷参加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这次会议于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在莫斯科(后移至彼得格勒)举行，并改名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邓恩铭、王尽美、邓培、张秋白等。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

……我们的口号是：  
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  
耕者有其田！  
工厂属于工人！

(录自《张太雷文集》续)

## 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

——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

(1922年1月)

萨发洛夫

同志们，全世界的资本制度是再没有比现在更飘摇的了。

1914年到1918年的这场帝国主义大战，凡作壁上观的或只略为参加的都收了渔翁之利。这番大战，一方面固然毁坏了欧洲一大部分，把欧洲资本制度的根基都摇松，一方面在美国和日本，却因为欧战的缘故，工业上大大的得了发展。查一查日美对外贸易统计表，就可以知道。大战期内，日美资本主义工业莫不突飞猛进，没有人不相信他们确实能享用胜利的果实，而确实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胜利者。可是慢慢的，危机来了。1920年3月，日本的全工业界就起了恐慌。对外贸易突然低落，重要的银行，破产的无数。这恐慌是从日本的缫丝工业中起首的，立刻蔓延到北美洲的合众国。于是资本主义最兴盛，原料最丰富，生产力最强大的美国，第一回看见他自己拥有了600万失业的大军队。据最近的报告，美国的经济情形仍是一点也没有进步。

---

乔治·萨发洛夫(1891—1942)早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代表俄共(布)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会后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

帝国主义战争既把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掘空了，所以日美帝国主义不得不连带着下水。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业已失掉平衡。一方面是无限制的生产，而一方面，因为欧洲颓败，有多少市场可以给美国销售货品。如是资本制度的基础算是狭小得多了。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曾议决一个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这决议案清清楚楚地说，欧美帝国主义政策不但摧残全劳动阶级，就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也会遭蹂躏的，而且资本主义必定也要维持劫掠的殖民政策，设法征服未经发展的大陆，争夺新殖民地。

既然帝国主义的大战和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先后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弄小，殖民地问题就不得不变成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之最重要的问题，远东诸民族既然是供帝国主义竞争和抢夺，自然众目睽睽都注视到远东来了，为的要利用远东贮藏丰富的天产和低廉的劳动重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的威权了。资本主义这样的危机，是从来没有过的，资本家这样贪得无度亟图抢掠也算无以复加了。

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案，直捷了当的说，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一切民族形式平等的口号，所谓各国民族不问是工业先进国或工业后进国或独立国，殖民地，一律平等的观念，简直是一种诳语，第三国际的决议很指摘这些诳语，揭破那用伪德谟克拉西语调遮盖的诡谋。

本会远东各国代表报告他们国内状况的时候，和讨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的时候，各位同志已经很深刻的把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所谓一切民族平等的口号，是个什么东西，描写得明白极了。各位同志已经说得很清楚，民族平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怎么一回事。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面，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面，决不会有民族间的平等，因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常常想去臣服被压迫的民族，就是强大国家的资本家常常想掠夺工业后进国，以后进国的廉价劳力，略取后进国的天然富源。而尤其要紧，不可不在本

会中格外提及的,更要促起大家注意的一桩事实;就是去巴结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巴结帝国主义强国的法门,并不是救助被压迫民族和半殖民地的道路。诸位中间有好多人,一年或18个月以前,曾信赖巴黎和会,盼望这班帝国主义强盗中的一派或那派去帮助他们的,现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现在已经觉悟向这般强有力者呼吁求助的无用了。我们要知道,凡压迫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也决不能得到自由;希望一个资本家或地主的政府能够把像日光、面包、空气一样重要的自由,给与被压迫民族,那是没有的事体。

同志们,国际共产党素来与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处在对抗的地位,也与欧美资产阶级列强处在对抗的地位,现在向被压迫的民族宣言说:只有你们自己能解放你们。但是你们要得解放,就非和国际无产阶级并肩前进不可。国际无产阶级正在争夺他自己的社会自由,他们彻底明白,要打破全地球上资本主义的圈套,要在全地球上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办到,非把人类中最后进的一层人,最不觉悟的无产阶级,最后的人类生力军,都唤醒过来,加入这争自由的大斗争不可。世界的帝国主义已经把日本,中国,高丽,蒙古,满洲的命运和利害连锁在一起了,要是不与国际无产阶级联络着来共同作战,这些国家没有那一个能够独力得到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发展。要明白这一层,我们须先把这些国家中的现状审察一番。

远东各国,大多数是工业后进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路上不过才走最初步。还顶着外国的压力在外族战胜国鞭策之下走这资本主义路途上的初步。这些国家中间的大半是农业现状,是小作农私有制度。忽然外面闯进来了一些海盗,到他们国里去,要剥削他们。那些后进国里又有一种习惯,经过多少世纪的传袭,已把所有劳苦人们的手脚都缚住了,又把他们一切自由和独立发展的机会都阻抑了,简直不能发出一种自觉的势力。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便利用中国、高丽,和其他远东各国的中世纪式封建制度去剥削他们的天

然富源，多量劳力和原料，以为肥润他们自己的用处。把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步趋弄个明白，是个个共产主义者，个个革命家，个个诚实的德谟克拉西派的责任。

第一、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过在欧洲资本和本国市场中间做一个媒介物。中国商人是一种买办，欧洲资本家靠他们在本国人中间，在无知无识的农民中间去经营商业，去帮着破坏维持几百兆人民到现在的本国工业。外国的资本，像一种太上制度，威压在无数后进人民和后进劳动群众之上。来参加讨论的中国南方代表，曾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外资本怎样逐渐地括尽劳动群众根本的生存之源。那位代表曾给我们各种工业的详细报告，并且说明他们被外资摧残到了何等地步。外资捉住了一个工业后进国并在那里巩固他的威权后，一种分工就出来了，贵族的欧洲人的工作和后进的本国劳动群众的工作，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人将永远成为牢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他把最后的所有物送给村上的盘剥者，由这盘剥者再把他的血汗送给外国资本家。本地的手艺人必须丢弃他的手艺，他那原始的器具要和欧美大市场中的制造家竞争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这些手艺人，这些破产的农民，于是失掉他们经济上的根本，只得过一种穷苦无告的生活，成为一种半无产阶级，成为一种在欧洲帝国主义宰制之下不能改良他们的贫苦人们。

欧洲资本，把重要的海港，重要的内地交通，重要的政治中心都握在手里，他的权力已经遍处皆是。要证明这种资产阶级的宰制，我们是不妨举出那些在中国根据于所谓治外法权而演成的种种割让来做例子。外国帝国主义把可攫取的都攫取去了，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机要的权利都被他们攫取去了。外国资本已经把受压迫群众的命运操在手里了，要强迫他们照了他自己的意思去工作。资本主义在外国是尽了一个极大的促成革命的作用，他把散漫的群众聚到工厂里，教他们尽力操作，把他们组织起来，把革命的精神

染给他们,然后教他们为自己的利益作战起来;但是在被压迫的民族则不然,资本主义并不开发后进国的工业,不过处处注目在把他们永远监在这种不开发的境地而尽量吮吸他们的原料。在欧洲,资本主义曾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但是在殖民地,他夺去了他们的生计,使他不得做有用的工,只得流为盗寇,靠劫掠所得去奉贖他的身家。在高丽,在中国,这种情形是实在而且普遍的。从这里面,正可完全暴露出欧美国际资本主义的自私心呵。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发展未开发国的工业,反而是在用种种方法阻碍这些国家的工业的发展,丧失大群众的生命膏血,使他们劫掠利益永远继续。所以当这些国中资产阶级民治主义革命党的代表希望在巴黎和会和其他同性质的会议中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是有一次不遭过厌恶、藐视,并对于他们利益的完全不了解的。他们的所以不被了解,因为组织这些会议的代表,正是从一个只知道侵略这些国的阶级中选出来的,中国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几个政系维持了一个封建的无政府局面,这情形是从1911年起直继续到今日的。中国封建制度取一种军阀官僚组织的形式,这种组织,统治一种家长式的小农经济制度。他们常常内讧,外国的资本主义就故意挑拨,鼓动这些国内战争,好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而在战争中及战争后取得利益。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强盗政策。要晓得这种公开的武力政策,很可以把帝国主义大战开衅以前日本《黑龙》党内一个黑白爱国团所发出的公文为例证。日本有名的帝国主义政策领袖们在这公文里不要脸的公开说着:“我们必须立刻设法使中国的革命党,帝制派和无论那种的不满的分子发生扰乱,扰乱起来,就可以推翻袁氏政府。”

“同时,我们必须在中国人民的上级人物中间,选出一个最有势力的人来,帮助他平定内乱,建立一个新政府。要做这件事,我们非用自己的军队不可,假如我们的军队能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秋毫无犯,那么要他们承认一个愿与日本联盟的政府是不难的

事。”

“要挑拨内乱，现在正是一个机会。现在我们缺少的只有经费。但是日本政府假如肯利用这机会拨出一笔款来，那么暴动立刻就会起来的。以后，我们的政策就可以进行，就很容易达到目的。可是欧洲风云日紧，开衅在即，要做须赶紧做了，因为这种机会真是所谓千载一时，坐失了是不会再来的。”

“在研究中国政府的现在形式，我们必须考虑共和式政府适合于中国人民的需求到什么程度。从民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只听见处处的失望怨恨这共和的政治。就连那些起初赞成共和的，现在也承认他们自己错误了。所以将来假使维持这种现在的政府，中日亲善的目的是难于达到的。其理由如下：自从民国成立以来，一切共和的根本原则，一切道德，一切社会目的都和君主立宪的根本原则和目的相冲突。一切法律一切行政都是不同的性质。所以如果日本利用现在的机会，中国势必改组他的国家组织，模仿日本的样式，只有这样，远东问题才能达到完满的解决。假如这样，那么平定了中国内乱之后，不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政府并且在亚东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大陆帝国来，而且这帝国是处处和日本的现行制度相合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求中日两国的永久结合，果能达到以上所说，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么？”(Der Neue Orient. Vol. V, No. 7/8. Pages 234—235.)这些人，说话倒是很老实的。他们的侵略政策还不曾实地经营，或者不如说，还不曾大规模的布置起来，已经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于是把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披露出来了：怎么去引起扰乱，怎么去阻止一个有规则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并且怎样去取得这受压迫国家里的天然富源。以后出来的事，便是这计划的直接结果了。他庇护中国民族中的渣滓——强盗分子——和督军，使他们延长内乱，造成民国的破坏。国民党的代表有一句话是把中国北方 1917 年忽兴忽灭的那个北京政府描写得很好的。他说：“这些人，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坐坐汽车，借借外



债。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卖国,一点一点的卖给外国强盗;他们的第二件事,是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他把自己卖给外国强盗。”

自然用不着说,扰乱中国的军阀强盗后面,有外国资本家像走棋一般地在那里把他们搬弄,日本帝国主义用我上面所引的那样老实那样不要脸的公文表出他自己的意思,也是不足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着他们做出来。由日本到中国的输入,1908年是52兆(1兆等于100万)两,1917年增到221兆两。1906年,由日本输到中国的货价等于全输出量14%,到1917年,增加到42%,差不多增了3倍。1917年以后,日本对华输出更是增加不已的。这是趁着其他各国的强盗顾不到的时机,赶快在满洲,在中国北部,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无非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有许多烂货销不掉,要来趁趁机会。欧战兴起,日本本想牵着中国加入战争(?)过一刻,说是嫌中国贫弱,便老实不客气代中国来担任那个高贵的使命,说是为保护中国的利益,对德宣战,实在不过是一种帝国主义侵掠的外交诡计罢了;占据山东,便是这诡计的证实。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工业后进国——如中国,便造成惨酷的劳动状况,在工厂里面,在各种工业里面,本土工人的待遇,惨酷到极点。譬如1920年在两个雇用6000工人的最大铁路工厂里面,有3%的工人死于肺癆症,矿工之死于肺癆症的达到9%。看了这样的事,人总要以为日本资本主义和其他的同类既然在工业后进国中造起了这样不人道的劳动状况,那么对于他们本国的劳动者总要待遇好些了。岂知不然:在日本,每1000妇人中每年有266件肺结核案,和217件其他的结核菌病案发生。在丝织工业中,每于入中有34件肺结核和47件其他结核菌病案;在纺织工业中,肺结核者有210;其他结核有280。在麻丝工业中,肺结核有114,其他结核也有114。可见那些从中国劳动群众中括去的血汗并不是拿去润益日本的农民和劳动者的,全归到日本资本家和地主手里去了,他们是打劫别国肥润他们自己的,而且从这肥润之中使他们更能

用更野蛮的手段去剥削他们自己的工人和农人的。现在，日本的工人和中国的工人中间，死亡率渐渐增加到可惊的程度了。看到这样，我们又要想起马克思描写初期资本主义聚敛时代所引述的话了。

现在生产原料这样缺乏，全世界都喘息在穷乏下面，尤其是金属工业方面一无所有，自然怪不得英美法日的资本主义都要看着中国眼红起来。我把全世界存煤总数念给你们听听：美洲的合众国，存煤有 3838 千兆吨；加拿大有 1234 千兆吨；中国有 996；德国 有 423；英国本部有 189 千兆吨。可见数国之中，若专拿煤讲，美国是最富。同时，你从表上可以看出，一个中国所藏的煤比全欧洲还富两倍。英国做了几十年供给欧洲工业的煤矿，德国因为产煤富，能在工业场上突飞猛进，但是这两个所共有的煤却不过中国的一半。而中国呢，产煤事业刚在开始，而用的又是原始的方法。1900 年，产煤额止达 500 万吨，1917 年才有 2000 万吨。中国工业，只是现在才开始建设。

1913 年，采一点西法的工厂和作场，数目止有 1913 个；雇用的劳动者，只有 630962 名。在 21713 个企业之中，有 347 个是装着机器的，其中 298 个用的是蒸汽机；此外用电力摩托的有 141 个，用各种其他发动机的事业有 212 个。男的劳动者数目是 47.8 万，女的劳动者数目是 21.2 万。到 1913 年末了，公司可以说是经营实业的，有 365 个了，投资总数是 6985.7 万元，185.7 万元的后备费在外。据最近的统计，中国的工厂和作场企业可以分作以下几支：

农具厂	六、〇三〇家	雇用工人	三四、七四五
纺织业	四、六五二	.....	二四九、三二四
食物业	六、一七五	.....	一八一、七三九
纸及印刷业	二、一三四	.....	六四、三五二
金属业	一、五八	.....	四、〇四九

(Der Neue Orient, Vol, 11, No2. Page, 10)

这些工厂中间,凡属本国人开的,用的大概是手艺人。凡属大规模的工业都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假如我们由经济的观察点来观察中国,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工艺的发展场上,前途有无限的希望。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国有这样的天然富源,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国像中国一样人口繁密,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中国那样惨酷的被掠夺,除非除开印度。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对于抢掠中国的资产原料是一样的关心;可是对于发达中国的实业都是一样的没有关心。例如,华盛顿会议和会议中成立的4国同盟,不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就那是中国资产阶级派出来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民治派,也不能在那一方面有半点希望。中国的工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能靠外国的资本主义和美英日的资本主义的扶助来发展的,因为这件事不是这些强国的利益所在,因为这正是和他们的殖民地政策及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反的。

我们现在还是来打算打算那些放在中国劳动群众前面的事罢。放在他们前面的第一件事便是免去外国人的束缚。凡是中国的政客,若有和无论那一个帝国主义携手的形相暴露时,不但共产党人有严加攻击他们的责任,个个有良心的中国民主主义者都有这个责任。同志季诺维也夫说得不错,中国政治家中现在有不少亲美派。他还有一句话也说得不错的,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想靠英美日资本主义的帮助跻到列强位置的心思。因为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他的利益所在只是把中国利用作一个劳动蓄积地和原料取汲场,所以这种希望是成立不起来的。中国现在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一个有力量的争斗去推翻那些在国内支持着封建式无政府状态的势力。一切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必须联合为中华联邦共和国作战,而且他们决不可以只在上层社会——就是所谓智识阶级——中活动为满足,他们必须直入群众中间去,在一个能减低生活费的民主主义政府的标语下鼓吹,活动。无论那一个钻营谋利者都是想抢劫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是被外国资本家,日本官吏,中国

督军和地方上放债人抢掠剥削。现在第一件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班群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中国的主子，若不唤醒这班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假如不唤醒农民群众，不告诉他替代这些毁坏国家的并为未来中国人民掘着坟墓的苛政重税而设立一种一律的税则并且设立被人民选出和为平民负责任的政府，单是几个劳动小团体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急进分子是成不得什么事的。假如不这样决不能希望什么结果。中国的农民渐渐也在欧洲人所有的耕植地上受欧洲人的剥夺，在本国地主的田地上的，是受地主的剥夺，他们利用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剥夺农民佃户。我们必须提出土地国有和重征外国租借地的租税等呼声。这不但是共产党的呼声，凡属真想替这广大群众做一点事唤起他们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都应该主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应该知道不由这种呼声博得大群众的同情，要革命，要推倒外国人的统治是永远不成功的。在这一件事上，是不该有疑问的，是必须充分了解的。现在中国劳动群众和群众中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采用一种单一的所得税。他们必须为那一面做督军们的牺牲者一面被当做炮灰的中国农民大群众建立一个联邦的统一的共和国。

中国的劳动运动是正在学步的时候，我们不在最近的将来造空中楼阁。我们不希望中国劳动阶级立刻就得到那日本劳动阶级所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的指挥地位。但是青年的中国劳动运动是在一天一天长大起来了。现存那些根据于同业偏见或各方面都显出旧行会组织的团体必须重新组织——使他们成为纯正的无产阶级的团体，这是第一课。我们必须极力反对用工头制的旧式掠夺方法，因为他已成为资本主义掠夺勾当之直接先锋。同时我们必须明明白白的说：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的劳动者必须踏稳他们自己的脚步，不可和任何民主党或资产阶级分子混合。推开窗子说亮话，

我们十二分知道,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和这些在民族革命组织中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民治分子决不会有若何激烈的冲突的。然而同时,我们必须告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说:若果他们要想抑制中国劳动运动,若果他们想利用中国的工会去遂他们零零碎碎的政治活动,想把这些工会限制在旧式手工艺组织的精神上或宣传劳资两阶级融洽的论调——在这些范围以内,我们对他们决不饶让。我们是帮助无论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但是也只看他致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他。我们定要问:谁不帮助民族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蠹贼。但是同时也要问: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觉醒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蠹贼,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国民的蠹贼。我手里有一张广东中国机器工会的报告,那报告是这样结束的:“罗素说:假如有人问我中国怎样可以不用资本主义开发实业,我就要首先答他除非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工会的代表,本报告的作者,也和这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同具一个见解。罗素是腐败的社会调论的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我们知道的,中国劳动者必须拒绝欧洲殖民家这种腐败的调和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所指出来的路,而去走全世界劳动者所走着的路——共产主义。我们知道的,不把中国变成一个真真的共和国而在中国谈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欺骗。劳动阶级决不可自己与中国农民阶级隔离。他非去和他们携手,给他们光明,教育,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不可。当然的,中国眼前未必能起社会革命,也未必有立刻组织苏维埃的要求,但是同时,苏维埃理想是适合于民众革命斗争和革命民众去压服民治主义势力的最好组织的福音,必须宣传。因为苏维埃是个个国家中劳动群众手里的最好武器,无论他是工业劳动者的国家还是农民的国家。这是近东和中央亚细亚的几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所能最确信地证明的,这种经验决不能经过远东而不留丝毫影响。

(录自《向导》周报第9、10集,1922年11月8日、11月15日)

##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 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

(1922年)

远东困厄的人民呵!

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安南,太平洋群岛和南洋群岛各地的工人们和农人们呵!

远东各国被奴视的人民呵!

你们困扼于欧美和日本强盗们摧残与劫掠之下,已是好多年了。遍朝鲜全境,都被日本侵略屠杀的血淋湿了。日美英法的强盗们正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来造成他们生活的甜适。这些强盗们并不将被压服的民族当人类看待。他们所图谋的只是利益,只是黄灿灿的金子;为了谋求这些,几百兆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眼里!真不值什么。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汉城等地外人居留地的公园和公共场所,中国人与朝鲜人和狗一例的被禁不得入内。但在这些地方靠着你们血和汗吃成很肥的外国资本家们,他们出门乘人力车子却要顺他们兴的奔驰,若是稍不当意,他们不是足踢便要手打了。中国的苦力——世上最受富人们掠夺和压迫的奴隶——迫而为这些强盗们勤苦一直到死,在工忙的时候,中国农人们要一天做16个钟点的工作,甚而至于18个钟点,但享受他们的劳力的收获的却是外国的投机家,吸血的人们和他们的走狗。穷苦的朝鲜人民都没有土地,土地是在日本拓殖公司和资本家手里,他们以枪刺和弹丸来威迫着朝鲜人民替他们做工。如有一语反抗,如有一点失望的表示,便要有成千百的人被日本人屠杀了,这些正和在菲律宾、台湾、安南及南洋群岛的情形一样,也

正和他们的近邻印度的情形一样,300兆的印度人民久本已是扼迫在英国残酷的拘禁之下,为种米棉和咖啡的奴役了。蒙古努力从资本主义保护者的日本扼迫之下得着解放,但不过是着手还不久。日本统治阶级是远东的屠户,在这儿的劳动者——在田间或工厂!他们的生活简直和畜类一样。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听见几百万人被压迫的呻吟。压迫别人的人们决不是埋没被压迫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请求。

这是最近才经过的事情,这些强盗们集合在华盛顿——美国交易空气的农荫里,图谋成功一个结合更有力的来侵略远东各民族。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他们已结成了他们吸血者的同盟。朝鲜,东部西伯利亚及满洲!这几处他们已允许日本独吞了;对中国他们所采用的,便是他们一切抢夺利益的分配要有个协调,而且承认在这个恶毒的侵略里是让美国资本来做领袖。1918年美国所倡议之银行团,他的目的是在将中国制造美国的纳贡藩属,中国的农人是要纳田赋给美国银行;同时中国的实业也入于美国人手经营。不是因为强盗们利益自相冲突和中国人民一致反对的缘故,这个企谋那时并没有成功。但是现在他们要组织一个新银行团,一个国际托拉斯来做中国军事财政实业的侵略了。英美日法在太平洋上因势力冲突而即将现在目前的战争是暂时延期了。但是他们只是将他延期了,并不曾将放弃。他们所以将这个战争延期,完全是要并力来苟延他们抢劫的残喘。

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使这些强盗们的座石根本摇动了。欧洲工人革命已扼着他们喉头,来数他们的罪恶了。他们做了四年图谋颠覆苏维埃共和国——全世界被压迫和被掠夺的人们的祖国——的工作,最后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强盛和他们自己想征服苏维埃的失败。但是他们企图恢复他们已零落了的势力,现在正计算着远东;要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和我们的势力做达到他们目的的代价了。

他们准备好要加我们——奴隶的，而还忍耐着的远东雄厚的人民——以新的锁链，新的恐怖，和更新的虐待了。

我们不让这个，到何时也不让这个。我们要自己做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了，我们再不是别人俎上的肉、不再要供帝国主义者任意宰割了。

国际共产党早已向世人呼着：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呵！”

我们准备着要去将这样呼声传到我们穷苦的乡村，传到为人奴役的田场，传到我们的工厂，传到我们的学校，传到我们的兵房。

我们曾集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两个赤色的都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为了要从这个“世界的讲台”提高我们反对世界的刽子手们的呼声，提高我们反对华盛顿吸血者的四国同盟。

我们签名的，400 兆被压迫人民的中国代表——工人农人及学界民主革命团体代表，国民党代表，南中国代表，革命团体代表省的有湖南、山东、安徽、广东、浙江；代表城市的有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太原、杭州、唐山，少年中国会，各地工会，各铁路工会，中国共产党，女界联合会，代表民主报纸的有民国报社代表，太平洋与中国杂志社代表。

帝国主义的日本的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代表！劳动社代表，日本工会左翼代表，东京、大阪及九州各地印刷工会代表，坑夫联合会代表，日本劳动报社代表，日本共产党。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朝鲜代表——大韩劳动社，细道（译音）劳动组合，韩国共产党，韩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韩基督教联合会，大韩光复社，大韩革命军，全韩青年联合会，留华韩国学生会，留日韩国学生俱乐部，韩国学生总会，大韩独立报社，解放后的蒙古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革命青年会。在美英荷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荷兰印度各处代表，萨里落特伊斯梭会左翼代表，赤色荷兰印度工会同盟，荷兰印度共产党。



我们要的是平等、自由和独立。我们向我们不破坏自己利益的人们高呼，我们向与受压迫人们的利害有关的人们高呼<sup>①</sup>，我们向受虐待而却不愿再继续下去做奴隶的人们高呼，我们高呼要他们来承担这个合法战争的重任。

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不是能从仇人手里得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解放的战争是要经过大努力和大艰难的。但我们要生存，我们将以武力夺回我们应享的权利，我们决不退缩，我们有几百万，在我们这边的是大多数，我们团结起来是有很大的力量。

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

努力使中国和朝鲜……太平洋群岛，安南和荷兰印度脱离束缚呵——使远东脱离束缚呵！

我们日本的工人们伸亲爱的手给中国和朝鲜受压迫的群众。日本帝国主义所凭借的刀要在日本无产阶级手中折毁了。

从今天起，我们将我们远东受压迫群众不可破分的联盟确立在共产党国际旗帜之下。

我们定要得着解放。我们要战胜压迫我们的人们，来建设一个公平劳动的制度；我们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人，自己手里。

坚切的团结起来呵！加入我们赴战的行伍呵！我们工人和农人要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准备这个战争——反对华盛顿匪党；反对吸血者的四国协定！远东受压迫人民联合万岁！共产党国际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呵！

（录自《先驱》第10号，1922年8月10日）

<sup>①</sup> 此句原文排版有误，现在文字上做了改正。

## 十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1922年1月30日—2月2日)

### 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致中国青年团、 朝鲜青年联盟和全体日本工人青年书

(1921年10月15日)

青年同志们!

美国政府要在华盛顿开会解决太平洋问题了。

无论是凡尔赛和约,还是国际联盟,都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对全世界的掠夺。国际联盟还没有成立起来,就土崩瓦解了。凡尔赛和约刚一签字,美国、日本、英国就开始疯狂地准备它们之间的新战争了。

大规模的海军设施,动用空前强大的主力舰——这一切都是为着准备那场瓜分中国、朝鲜和东西伯利亚的新的流血的战争。

华盛顿会议就是企图用和平手段瓜分远东国家以便有组织地掠夺之。

---

\* 这次大会是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期间,由青年共产国际主持召开的。

美国奉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奉行的是一种谁都有权利肆意掠夺的政策。

日本要求有掠夺中国、朝鲜和西伯利亚的特权。

英国则想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斡旋,以维持英日联盟。

毫无疑问,华盛顿会议不会有任何成果,也不会使各资本主义政府和解。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沦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使朝鲜受到更野蛮的宰割,使东西伯利亚遭到抢掠。

掠夺——欧洲和美洲的帝国主义者就是喊着这个口号在全世界奔跑,为了这个口号,人类的文化成果正被毁灭,千百万劳动人民正在变成奴隶。

然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却只是属于劳动人民,只是属于被压迫民族。

第三共产国际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领导者,它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决定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与一小撮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相反,是要表明日本、中国、朝鲜人民自己的真实意愿。

中国、朝鲜、日本的青年们,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请你们注意,你们将要受到压迫和奴役。你们的身家性命,你们青春的力量将要因英国、日本和美国资本而遭到牺牲。

青年同志们! 你们要抗议国际帝国主义的野蛮暴力和不法行为,要揭露华盛顿会议的掠夺性本质。为此,你们要组织群众大会和集会,要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励。推举出你们组织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大会吧! 这个大会的青年组织的代表还要派出一些人去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讨论青年本身的任务。11月11日是华盛顿会议开幕之日,也是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请你们在这一天组织反对华盛顿会议、庆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群众游行示威。

青年同志们! 把你们所有的力量和你们青年人的全部热情倾

注在这项工作上吧！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奴役各国人民！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万岁！**

**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 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节录)

十六、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当前革命运动应该做的是：在日本——争取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共产党联合进行这场斗争；在朝鲜——为朝鲜的民族解放和建立符合朝鲜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制度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进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也就是进行反对督军和主要反对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为中国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获得真正独立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蒙古——捍卫已得到的自由和国家独立，在广大蒙古人民群众中传播民主思想。

所有远东国家必须提出争取青年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以及结社权力等部分要求，并为实现这些起码的自由而奋斗。

十七、革命青年组织的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包括对组织内部的青年和组织外部的广大青年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他们参加共同的革命运动。需要广泛开展扫除文盲和提高广大青年群众一般文化水平的文化教育工作。这项工作在农村青年中特别重要，因为农村青年比城市青年落后。这项工作的形式是口头宣传和鼓动，出版

报纸、杂志、传单,以及建立训练班以便把还没有参加革命青年运动的青年吸引到运动中来。

十八、远东各国总的革命运动的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青年劳动群众团结起来,首先取决于能否把农民青年吸引到革命解放运动中来。农民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俄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农民青年能够投身到革命运动中来,从而使农民本身革命化。这对于像远东国家这样拥有相当多的落后农民群众的国家,有着重大意义。远东革命青年运动面临的任务是:吸收农民青年入团,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经常地、有计划地宣传,使农村青年认识远东政治斗争、革命斗争的实质和任务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农村革命青年组织的工作内容。基本任务是:通过把农民青年从反动影响下解放出来和吸引他们参加现代远东青年共同的革命斗争这个途径,使农民青年同城市革命劳动青年接近。

十九、革命青年组织应当进行经济斗争和改善青工状况,争取劳动立法与劳动保护的斗争。青年组织应提出一系列的经济要求,例如:缩短青年的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等。

在朝鲜,必须为争取朝鲜青年工人同日本青年工人的平等地位而斗争,并提出上述所有要求。

应分别各种具体情况专门讨论青年工人经济斗争的口号和形式,特别仔细地研究手工业和商业等行业的经济斗争问题。整个这项工作应当同工会协商进行,工会也应当关心青年工人地位的改善,因为革命青年组织应帮助工会运动并促使那些还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建立工会。

二十、远东国家的革命青年组织,应当为教育改革而进行广泛的斗争,应当要求免费普及初等教育,按欧洲实用教育的新原则开办农村的非宗教学校,在行政和教学方面争取广泛的学校自治,使学校能够真正地为广大工农青年群众服务。同时必须为改革中等和高等教育而斗争,为学生广泛参加学校管理、为增加新人民教育

事业的发展所必须的学校预算而斗争。此外，一般地说必须争取用本民族语言授课。

二十一、吸收女青年参加革命青年运动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必须进行解放妇女，使之摆脱家庭中的奴隶地位并同男青年有平等权力的工作。革命的青年组织应向广大群众说明，奴役妇女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特性，只有解放劳动人民，妇女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由于这个原故，必须使女青年参加社会斗争。一般地说，建立女青年特别的、独立的组织是不适宜的。总的说来，革命青年组织的活动，应不同于各种男女不平等组织的活动。

二十二、必须根本改变远东革命青年组织的组织结构。地方主义是因为缺乏统一、集中的政权、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软弱而造成的。它表现在地方组织向最高机关闹独立。必须从地方主义转变到集中制，即过渡到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从中央到各省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关的组织，必须从地方主义过渡到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的制度。这样的组织机构将为在全国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提供可能性。

二十三、革命青年组织应当进行反对青年反动政治组织和一般反动政治组织的斗争，应当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团体和政党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通过向广大群众揭露此类组织的实质，我们就能使青年群众从这些组织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譬如，对基督教青年会和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就必须这样做。

二十四、就政治形势和解放运动的发展而言，某些远东国家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彼此联系紧密。一国的成功，常常直接成为另一国成功的条件。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一事，无论对朝鲜的、中国的，还是日本的革命运动都有关系。因此，远东国家革命青年运动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远东各国青年组织间需要最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与世界青年革命运动进行联络和统一的第一步，为了使合作不只

停留在口头上,应当采取一系列共同的行动和政治活动。侨民青年的革命组织不应故步自封,不应该置身于侨居国的革命青年运动之外。相反,革命的侨民青年同当地的青年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这种密切合作必将大大增强远东青年革命运动的力量并成为革命成熟的实际标志。

二十五、革命的青年团要执行上述任务,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国家制度民主化的斗争,建立密切的工农联盟,捍卫青年劳动群众的经济利益及其对教育的要求,用革命精神培养团员,为工农的最终胜利和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奠定基础。

东方劳动群众和西方无产阶级必将推翻压迫和暴力的旧世界。青年劳动群众必将给自己开辟一条通向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道路。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

朝鲜、中国、日本、蒙古的劳动少年!同志们!兄弟们!今日朝鲜、中国、蒙古的代表在工人农人当权的苏维埃俄罗斯首都开会,他们是赴远东革命少年大会来到莫斯科的,为的是共同商议关于你们的重要地位,确定你们的争斗的第一个步骤。这次会议是召集你们郑重考虑你们的命运,解释给你们为解放困难与压迫而奋斗时应当遵循的途径。

劳动群众的困难与压迫遍布于东方全部,朝鲜的劳动者呻吟于日本资本家压迫之下,这些资本家掠夺他们的国民自由,建立暴虐的军阀政治。日本的资本家与地主榨取朝鲜劳动者的血汗和他们的利润,朝鲜的革命奋斗者已经树立反抗的旗帜,反抗暴虐的君

主——现在他们还在苦战的时候。

中国是很自由的，但是实际上还受所谓强国——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的压迫。日本是直接的压迫者，武装的向中国进攻，美国却用和平的交欢手段，用门户开放政策（自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强盗而开放），用德谟克拉西的口头禅，可是暗藏着秘密地进攻去求他自己的东西。在国内有所谓督军，这些横暴的诸侯吮吸劳动群众的血液，在南方则运用他们权力唤醒有产阶级的勃兴。所以中国工人（他们也有在成立工会的）现在最困难的——但是最必要的——是一方面反对外国的资本家和督军，一方面是反对本国的资本家。你们应该始终结合农民从事这场争斗。

日本是很进步的农业国家，在欧战后增加了许多的财富，并且压迫着朝鲜，压迫中国，用种种方法掠夺远东俄罗斯的劳农国家。日本工人和农人的状况又怎样呢？他们的资本家和地主不单是掠夺外国的民族而且掠夺他们的祖国，大权操之于军阀，因他们穷兵黩武，国民是被摧残尽致了，他们很希望与美国的资本家作战，摧残一切的自由。日本的无产阶级应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军阀的帝国主义政治；改良自己的地位；更进步推倒资本家和地主的权力，建设劳农共和国。日本无产阶级的争斗同时又要解放朝鲜、中国的兄弟们，因为所有的劳动者，不问他们的语言和国籍是否相同，均是拚血汗才博得面包的，均是同样受剥削的，同样受苦难的！

蒙古的劳动阶级已经驱逐了俄国、中国的白卫军，建立革命的完全政府，不过蒙古既做了美国商人的禁脔，又是满王张作霖所垂涎的。蒙古革命的最大任务是保障国家的自治，促进国民的文化，改建于劳动阶级有利益和政府。

远东青年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工厂中的青年工人自幼便为他们的老板作工，他们的娇嫩的身体是为着几文钱工作，而且过度的工作，受老板的百般虐待。他们想不到富家儿童的境遇，他们终日愁苦，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命运是完全牺牲了他们青年



的能力和**健康**，为资本家争幸福。这种不幸的境遇是较之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更惨刻了。至于说他们的青年农人呢？难道这里还要去详细描写你们的困苦，你们在炎天赤热的稻田中的工作么？你们做工不是只为着不耕种而收获的地主们么？不是为着那世代掠取你们的重利盘剥的商人们吗？你们不是与一片狭小的地皮相依为命么？

你们不是在那里〔些〕受你供养的长官、税吏、军阀的压迫之下忍苦熬痛么？你们中人人知道你的精神的欲望不容易从资本家及封建主人方面满足的。高等学校中学校学生可以报告这个。政府恐国民激怒，故愿意保持国民的愚昧。百万劳动群众均浑浑噩噩的，因此人能使其易于受欺骗。在有些学校中对于劳动者有利益的学科是不教授的，所教授的均为资本家张目。他们不教你们以欧洲的科学，强夺一切学问的权利，涂附学校以玄妙的、有产阶级国家的彩色。达到自由的任何倾向被阻遏着，你们将在铁的压榨器下被压服了！

同志们！兄弟们！国内外的资本家和封建武人压迫着你们的身体与精神。哪里是一条出路？我们怎样打破压迫我们百年的锁链？我们怎样造成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个出路便是革命的斗争！成千的朝鲜党人仗着你们的利剑，蒙古的劳动者争着你们的自治。中国和日本工人，你们自己去组织工会。

这还不算，还该有重要的激烈的战争，最后应该实行解放劳动者。少年工人在这个战争上必站在第一道战线。

朝鲜、中国、日本和蒙古的青年工人们！各种国家协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均想将你们拉入他们的机关中去，他们向你们宣传服从、爱国、柔顺的主旨，他们拿外表的光辉炫耀你们而买去你们的灵魂，他们引导你避去那唯一能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的政治。

还没有感觉着被困难的工作镇压着的青年，没有成人主见的

青年，你们很激昂的热望实行，将走到其他的道路上去。这个势力定会使你们离开了解放，劳动阶级和减轻你们现在的地位的工作。然则这个争斗从何而表示呢？我们的敌人是很顽强并且很狡猾的，我们单独的是不能将他们推倒，各个人与压迫阶级的决斗无论如何均足以使你们失败，但是如果我们联合组织起来是一定可操胜算的。我们依一致的目的联合工人农人共同的互助的作战，是能够打倒国内国外压迫者。

我们要求你们，同志们！兄弟们！组织革命的少年团体。欧美先进的少年，已有了共产主义少年团，因此他们知道在革命的工人农人如何奋斗，他们距最后的胜利比你们更切近点。这些革命的团体将指示你们争斗的方法，使你们成好的革命家，他们在作战时足以指导你们，在工厂商店中改良你们地位，减少工作，增加工银及其他利益事件。

你们将一致按照好的学说，你们的改良的组织，你们的与劳动阶级接近，和你们的义务实行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一致为少年的权利组织参加政治的生活，那么你们便要联合成年的工人农人为一切的劳动者自由而争斗。你们将利用你们革命的少年团向压迫者奋斗，得到改良劳动者生活的胜利。

世界上先进青年工人与农人已经在各处联合组织团体了，这些团体又均与青年工人的国际作战的兄弟——共产主义少年国际联合了。巴黎、伦敦、柏林、纽约、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少年，均已认定救他们的路，只有协同作战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少年国际是这个战争的先锋和领袖。

资本主义者是常因为分他们掠夺物而哄争。至于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农人实在没有互相仇视的原因，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争斗。所以大会确定着东西青年坚牢的结合，而向公共的敌人作战。我们认清我们的领袖只有共产青年国际。

远东的青年工人们呵！你们：日人、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均

是同在一个战争和工作中,大家来立到他的旗帜下罢!你们要在你们的阵势中组织革命的青年团体,准备着伟大的解放人类的战斗。光明已启了。我们将由数千万工人农人有力的反抗,打倒旧世界的畸形的制度。我们用我们的血染红的赤帜,将遍植于崩坏的旧世界之上而建设新制度。

远东革命的少年万岁!

共产国际少年万岁!

(录自《先驱》第11号,1922年9月3日出版)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致中国、日本、朝鲜、蒙古青年书

朋友们,弟兄们!

在苏维埃俄罗斯的赤都,在政权已归无产者和农民掌握中的地域,有中国、日本、蒙古和朝鲜各地劳动少年的代表在此聚集。他们为共同讨论艰难的地位和决定他们争斗的最近步骤,特到莫斯科来赴这个远东革命少年会议。这个会议特向你们大家宣言,以便你们得对于你们的命运加以精密的深思,也得使你们知道,要解除困危和压迫是只有一条路可跟着走的。

所有远东的劳动者都饱受着困厄与压迫。

朝鲜的工人和农夫屈处在日本资本家的重轭之下,这些资本家夺去他们国家的自由并设置可怕的军国制度。日本的资本家与地主图增长他们的利益,朝鲜的无产阶级便被敲剥以至吸血吮脂了。朝鲜的革命军虽已经宣告反抗,和这无道的专制宣战,但一些大困难,大争斗还在前头等候着。

中国表面上像是自由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却完全受列强的支

配,特别是受日本和美国的支配。日本是直接的压迫者,他能用强大的兵力以临中国。至于美国,则想用太平的侵入,用门户开放政策,用民治主义一派好听的名词——其实是阴谋侵略——来攫取利益。在这块国土上,又还有一般督军,一般专横的官僚当权,他们掠夺劳动者的生产品,并因他们的暴行,促成了南方有产阶级的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工会下求联合,同时伴着有两层战斗:最先是反抗外国的资本家及督军,另外则反抗本国的资本家。这只有极力的和大多数农民联合携手,方能达到这种争斗并得着最后的胜利。

日本是一个极先进的农业国,他并吞了朝鲜,又在欧战时增加了财富,他用种种方法谋吞并中国,谋压迫俄国工人及远东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日本农民的地位是怎样呢?他们的资本家和地主不单是劫夺外国民族,连他们本国的也要兼并囊括。政权已全在一般无赖的军阀掌中,为满足战争的欲望,他们专和美国的资本家作战,并在国内极力摧残有自由气息的胞胎。日本的无产者以后自当努力为阶级争斗以反抗专制主义及无赖军阀的帝国政策,用来改良本身的地位并图推倒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最终乃得建立农夫、工人的国家。这种日本劳动者的争斗将同时为他们朝鲜和中国的弟兄们求解放,为全数无产者,为一切出汗而始得面包的朋友,为被掠夺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不因语言而生差别,也不为各人所属的国家而生歧异,都一律寻求解放。

在蒙古的劳动群众已将中俄两国的守卫白军驱除并宣告为革命共和国了。但是美国的实业家和满洲治者张作霖正在野心未已。真正蒙古的革命家应立足于这个广大的职务上面:保存地方的自主权并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达,以达到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改换政府。

什么是远东少年的地位?

无产阶级的少年们在制造厂、工场里面,从极幼稚的年龄起为

厂主作工,他们的体质虽弱,为着几个铜钱,迫得做过于苦劳的工作,并常常是尽量的去做,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和有钱人家子弟一样的幸福。他们不懂得快活,也没得进学校,他们的运命不过是为安定资本家的快利,耗费少壮精力和康健的身体。像这些不幸的地位,比在无论欧洲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都还更坏些。

还有农民呢?尚须描写你们的困厄,你们不是在稻田中猛烈的太阳光线下的苦命吗?你们不是还继续着被一般大地主,一般不耕而获的人来压迫,被重利盘剥者从你们的父辈手里夺得现成的利息去吗?你们不是常担负着重税,担负着用你们的血肉膏炮弹的战争的军费吗?你们也曾满足过一点儿为资本家、地主所赐给你们精神上的需要吗?你们所常听说的高等学生究竟是谁家子弟?是的,政府极愿意使劳动群众绝对愚昧无知,因为恐怕有一天你们要发现他们的恶事。是的,人家瞒着这数百万城市和乡村的劳动者在蒙昧中,是为便于占胜利的。在现今的各学校中,人家不授儿童以有利益于无产阶级的功课,而只教些服务于压迫者的东西;欧洲的真科学是不教的。人家已不许你们有一点权利,一切教育机关都为强固国家主义,资本阶级的精神设的。一切自由热望都被戕贼了,照你们现在的地位是没有希望的了。

朋友们,弟兄们!本国及外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已在你们精神上物质上加以重重压抑,你们从什么地方去求解脱呢?怎样才能把数千百年关锁你们的枷镣打开呢?怎样才能得到你们的良好生活呢?

只有一种解脱的方法,这便是革命的战斗!数千朝鲜的党员已经荷负枪弹等候机会了,蒙古的劳动群众已经得着地方自主权了,中国和日本的劳动者也组织工会了。但是这些还不够,还有长期而且剧烈的争斗等候着你们,你们当要达到最终的目的,达到无产者全部的自由。少年工人们必须担任争斗的先锋。

中国、日本、朝鲜及蒙古的少年工人们呵!要知道有产阶级国家里面的组织是有很多种类的,如基督教青年会和童子军的组织

总想拉引你们走入迷途，对你们演讲服从、笃信于现在的政府，用各种可鄙的手段拉你们逃避政治，逃避唯一能解决你们生活问题的政治。

那是不对的！少年们还离成人的臆说很远，他们还有热情，他们只愿活动，这样少年当能另辟新道了。有一些精力在你们当中酣睡着，必须要醒来乘势为群众谋利益，来图地位的改良。

但是，应当怎样来指导争斗呢？我们的敌人很强而且很狡猾，各自为战，我们是不能和他们为敌，不能战胜他们的。我们若能联合起来，一齐组织起来，终可以得到胜利。我们当与无产者和农民，对准目标去努力争斗，把外国的本国的资本家一齐打倒，这是我们的责任。

朋友们，兄弟们！速起来谋革命少年同盟的组织。欧美先进的少年从很久已有少年共产党的同盟，本着这个宗旨，他们已在工人和农民的队中努力争斗，如今已很近于最终胜利期了。这个革命少年同盟将授你们以许多作战方略，并使你们知道应尽的职务，使你们做有意识的革命者，使你们为图改良在工厂、在商场中的地位而争斗，为减少作工时间、加增工资和其他各种改良而争斗。

联合起来！你们将能实行收回权利，你们将得享受良好的教育，享受为全劳动阶级，为一切儿童免费而改组的教育。

联合起来！你们将取得法律上政治组织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和成年的无产者及农民联合起来，你们将为全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争斗。你们为资本家的奴役时，你们的革命少年同盟将保护你们，将为你们的生活改良而争斗。

全世界的农工少年们到处都有了这同盟的组织。这些同盟已成就了一个准备争斗的劳动少年们的国际大家庭了。这不是别的，就是国际少年共产党。

在巴黎、伦敦、柏林、纽约及莫斯科各地的无产阶级少年已经认定只有合力争斗方能图谋解放。国际少年共产党是参谋本部，是

战斗的首领。

各国资本家互争他们的掠夺品,但我们被压迫国家的农人、工人是没有一点道理来互相仇视的,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目的,共同争斗。这次会议,对准公共敌人,特决定了东洋西洋两方面的少年们的共同关系,我们只有一个首领:是国际少年共产党。

远东的劳动少年啊!所有你们,中国人或日本人,朝鲜人或蒙古人!你们通是为阶级争斗的、做工的弟兄。你们都在红旗底下联合起来!你们都在这战斗军中,在这革命少年同盟中组织起来!你们可准备着为自由而激战。光明已发动了!数百万无产者和农民的强大压力行将把不公平的旧世界推翻,将我们的血溅在这旧世界上好竖起红旗,以另创我们的新社会。

**远东革命少年万岁!**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

(录自《先驱》第12号,第1版1922年10月15日出版)

## 十二、马林第二次来华和中国 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陈独秀致吴廷康<sup>①</sup>的信

(1922年6月30日上海)

吴廷康先生：

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

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中国共产党能□<sup>②</sup>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中国政治仍无良好希望，北方吴佩孚思想甚旧，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曹琨〔锜〕等于张作霖，他和吴佩孚终不免决裂；黎元洪优柔无用，为左右小人所包围；国会议员大半腐败不可言；北方之乱将在目前。

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

---

\* 本专题资料凡属马林档案，均录自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文中注释均为该书编者所加。

① 即维经斯基。

② 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够”字。



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我们发表的政治主张,□<sup>①</sup>否适当,希望你指教。我很希望9月能到莫斯科一行,但内地工作实在离不开,恐不能如愿。祝你的健康与奋斗!

T · S · Chen

(录自《“二大”和“三大”》)

##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2年6月30日)

### 一 现在状况

#### A. 党员及党费

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50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国8人,留日本4人,留法国2人,留德国8人,留美国1人,共计195人;内有女子4人,工人21人。

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 B. 政治宣传

<sup>①</sup> 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是”字。

1. 关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之运动如左：

- I. 译印第三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5000份)。
- II. 译印山川均及堺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各5000份)。
- III. 印陈独秀论太平洋会议论文(5000份)。
- IV. 印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5000份)。
- V. 在上海国民大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5000张)。
- VI. 在上海工人集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5000张)。

(附注)论文及传单内容,都是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此外各地方都有此项运动,而长沙工人最猛烈,此为黄爱庞人铨被杀原因之一。

2. 1922年正月一日,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00余人、工人50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6万张于上海市内,下午分散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2万张于“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结果一朝鲜青年因散“贺年帖”在法租界被捕。

3. 正月十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 Karl Liebknecht<sup>①</sup> 纪念会,由全部党员出席演说,分散纪念册5000本;纪念册内载 Karl Liebknecht 及卢森堡女士传及“斯巴达卡司团”宣言。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游行2000余人。

4. 5月5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2万本。

5. 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5000份,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

6. 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

马克思全书2种

---

<sup>①</sup> 卡尔·李卜克内西。

Communist Manifesto<sup>①</sup>,

Lohn Arbeit und Kapital<sup>②</sup>,

列宁全书 5 种

Lenin's Life<sup>③</sup>,

Soviet at Work<sup>④</sup>,

讨论进行计划书,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sup>⑤</sup>,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sup>⑥</sup> 丛书 5 种

共产党计划(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sup>⑦</sup>。

(附注)以上书 12 种各印 3000 份。

### C. 劳动运动

#### 1. 上海方面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设分部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本年(1922)由书记部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各省工会代表到会者 173 人，由 5 月 1 日至 5

① 《共产党宣言》

② 《雇佣劳动与资本》，当时译为《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

③ 书名，当时译为《列宁传》。

④ 书名，当时译为《劳农会之建设》，列宁著，李立译，1921 年 12 月初版。

⑤ 书名，当时译为《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著，李墨耕译，1922 年 2 月初版。

⑥ 共产主义一词的音译。

⑦ 书名，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当时译为《俄国革命纪实》。

月6日开会6天,发表宣言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议决明年(1923)5月1日由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实行8小时工作制,全国罢工援助等议案。

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至41期为会审公堂所封禁,发行最多时5000份,前后统计印行16.5万张。

英美烟公司罢工,发布传单2种,各数百张;机器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一种数百张;印刷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2种,各数百张;“双十节”发布传单3000份,鼓吹工人革命思想;反对太平洋会议传单3000份;香港海员罢工时,发布传单5000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一次罢工时,代其发宣言2万份,又代发传单600张;邮差罢工时,代发工会章程300份,又传单2种各400张;本年(1922)“五一节”发传单2种,每种2000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二次罢工时,共发传单9次,每次数百张;在杨树浦小沙渡(上海纺纱工人最多的地方,两处共有纺纱工10余万)向纺纱工人发传单3000张,劝他们都起来组织工会应援浦东纺纱工人,工人因散传单被捕者4人;黄庞追悼会发传单2种,每种1000张;发布《全国劳动大会宣言》5000份;《劳动周刊》被封禁发布传单300份;发布《赤色国际工会告中国工友》2000张。

参加罢工6次:

英美烟公司2次

海员1次

邮差1次

浦东纺纱工人2次

有关系之工会5处:

烟草工会

机器工会

印刷工会

纺纱工会

### 邮务工会

参加工人群众运动 5 次：

反对太平洋会议

国民外交大会

本年“五一节”

澳门惨杀华工事件<sup>①</sup>

黄庞追悼会

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 3 次：

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 2 人被捕拘留数日。

因为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4 人被捕拘留 10 余日。

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 3 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

### 2. 北京方面

《工人周刊》每期印 2000 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今犹继续刊行。

参加陇海铁路罢工。

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

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

### 3. 广东方面

参加建筑工人大罢工，组织广东建筑工会。

参加机器工会改造运动，设立工人学校 3 所。

---

<sup>①</sup> 1922 年 5 月 28 日澳门葡萄牙士兵当街调戏华人妇女，被群众痛殴，葡军逮捕华工 3 人。华人宣布罢工、罢市。29 日，葡军开枪打死打伤华人百数十人。惨案发生后，全澳门工人大罢工，澳门政府强行解散 60 多个工会。广州、上海等地群众团体和海外华侨组织纷纷集会抗议、声援、成立后援会。孙中山主持的广州政府也提出强烈抗议。

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 3000 份。

设立劳动通信社。

援助盐业工人罢工。

#### 4. 汉口方面

参加粤汉铁路罢工,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参加组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参加人力车夫罢工及组织工会。

参加扬子江铁厂组织工会。

参加烟草工人罢工及组织工会。

#### 5. 长沙方面

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 6. 浙江方面

组织 80 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

## 二 将来计划

### A. 党 务

1. 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
2. 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3. 厉行中央集权制。
4. 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

### B. 政治宣传

1. 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
2. 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

3. 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

4. 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

5. 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

### C. 劳动运动

1. 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

2. 集中力量组织全国 5 个大的产业组合:

I. 全国铁路总工会

II. 全国海员总工会

III. 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

IV. 全国机器工人总会

V. 全国纺纱工总工会

3. 组织 3 个地方总工会:

I. 上海总工会

II. 广东总工会

III. 武汉总工会

4. 设立 4 个工会职员讲习所:

I. 北京

II. 上海

III. 汉口

IV. 广州

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T·S·Chen

1922年6月30日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文中注释为原编者所加)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节录)

(1922年7月)

致上海中共中央<sup>①</sup>

敬爱的同志们!

据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几位同志<sup>②</sup>的汇报,我们才明白,你们党的成分依然主要是知识分子,党与工人没有什么重要联系。

虽然也在印刷一些宣传品,但是向群众发表宣言<sup>③</sup>口气不恳切,听不出有联系群众的意愿。工人的疾苦在这个宣传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在海员大罢工的日子里,我们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但是在广州,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我们组织的存在。我们能够谅解,党在中国华北是秘密工作的。但是,秘密工作绝不意味着可以持消极态度,让工人群众全然不知共产党的存在这回事。

反之,工人应该在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中通过党的宣言、号召,党对罢工运动的支持和参加示威游行等来了解党。党应该亲自组织这样的示威游行。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活动中,党应该与革命的民族运动携手合作。

我们应该力争对迄今一直与民族运动有联系的有组织的工人产生影响。

至于对待纯粹的工人运动,我们应该为中国工人与红色工会

---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译者

② 主要指维经斯基(吴廷康)和马林,另外还有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斯穆尔吉斯等人——编译者

③ 可能指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编译者



国际<sup>①</sup>的联合而展开宣传。只有在党懂得如何建立工人组织的时候,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

党的宣传还应该涉及妇女;应该从女工中间开始。为了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吸引青年,激发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工作的兴趣。

必须把青年工人和大多数女工纳入工会组织的工作中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

##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 议 决 案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終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與

<sup>①</sup> 革命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隶属于共产国际之下。1921年创立,1937年停止活动。——编译者

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

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左: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 决 议 案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通过)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sup>①</sup>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人民会议上,在工会、合作社中,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

<sup>①</sup> 这些条件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

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还要斥责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

2.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較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中的职务),提拔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最初甚至不必害怕让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 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特别法令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已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 必须始终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的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

5.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农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去中立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假仁假义的社会和平主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

“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坚决地要求在最短期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

8.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反复地宣传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实行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产生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

11. 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 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

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

13.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14. 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党组织的成员（举行党员登记），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共产党应该反复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应该在敌人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等等。

16. 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内修改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18. 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

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内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20. 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允许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可以例外。

21. 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22年7月11日）

我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从中国归来，特此提出如下建议：

1. 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该办事处负责在中国、日本、朝鲜销售共产主义书



籍,把共产主义书籍译成这3个国家的文字,发行一份英文周刊,调整和促进中国和朝鲜民族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定期向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报告活动情况及各国的形势。该办事处同时又可作为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的中心。

2. 关于办事处的组织。该办事处人员应控制在最低限度。确切地说,我认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应有一名共同的代表,3个国家的党各有一名代表就足够了。后者同时从事把文献译成各该国文字的工作。目前,我认为还不需要一个自己的印刷所,因为在广州很容易找到接受这一工作的印刷所。

3. 预算。我估计,办事处的费用每月需500英镑。英文报刊的费用以及一切经常开支均包括在内。预算必须保证一年用度。

4. 立即函请荷兰党和德国党领导机构派出诚实可靠的同志去荷属殖民地从事宣传工作,在那里寻找职业。

5. 荷属殖民地的工作应该经常与英属印度的工作结合起来。在柏林,可援为英属印度出版的《前卫》杂志之例,为荷属殖民地发行一份荷文半月刊。

H·马林

## 说 明

1. 关于广州办事处。在远东,广州是唯一无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在年轻的中国,鉴于运动的形势,尤其是南方的形势,工会的发展,朝鲜运动的困难,日本工人运动的重要情况,都迫切需要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有一个代表驻节。例如,在即将召开的朝鲜会议上就应该有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甚至应该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2. 爪哇的运动。我认为,如果不想丢掉近年来的工作成果,派

一些欧洲同志到爪哇去是绝对有必要的。在那里的铁路、电车、商业和糖厂中,德国同志都可以找到职业。政府使荷兰在印度的宣传无法进行。关于爪哇运动跟国际运动的联系,关于基干队伍的训练,关于出版一份荷文杂志的事,都行不通。应该在柏林把这些事情连同英属印度的工作一起办理。虽说这种杂志需要4个星期才能送到爪哇,但即使迟到也无关紧要,因为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理论教育的问题。

H·马林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25号德文打字件)

##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sup>①</sup>

(1922年7月18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浦<sup>②</sup>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共产国际远东支部  
维经斯基(吴廷康)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9/3009号英文原件)

---

① 这个命令当时用打字机打印在斯内夫利特的丝衬衣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着原件。

② 斯内夫利特曾用名之一。

##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 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sup>①</sup>

(1922年7月)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该同志应同荷属印度的共产党、工会和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接触。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

莫斯科1922年7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库西宁<sup>②</sup>

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

H·布兰得勒

1922年7月于莫斯科

(译自安东尼·塞奇教授书稿荷兰文复印件)

① 本件最初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阶级阵线》一书。

② 库西宁,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1881—1964),苏共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生于芬兰,1908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代表被选为芬兰议会成员。1911年—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是1918年芬兰革命的领导者和芬共组织者。1918年1月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该共和国失败后库赴苏俄。1921—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就是他签署的。历任卡罗利阿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等职。苏联出版了他的三卷本著作选集。

## 《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 发给其派驻远东记者的委任书

(1922年7月24日)

委任菲力浦先生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驻远东的记者。

这两种刊物用3种欧洲文字出版。

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卡尔·拉狄克<sup>①</sup>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40/3019号英文打字件)

---

<sup>①</sup> 卡·拉狄克(1885—1939)苏联共产党员。1917年2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创立,后因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在德国被捕。1920年获释后回俄,是年3月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2月升为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因支持托洛茨基观点被撤职。1928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与托决裂,遂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遭监禁。见拉齐兹:《列宁与共产国际》1973年版第324—326页。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 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

(1922年8月)<sup>①</sup>

一、代表的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为基础。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sup>②</sup>。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有以下任务：

1. 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

2. 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

三、为完成这些任务，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

四、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宣传组

---

① 原件未标日期。据1923年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知这是1922年8月由拉狄克主持拟定的。另外，1969年苏联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卡尔图诺娃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曾引用这个指示的大部分内容并明确指出这是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的指令（详见《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莫斯科版第302—303页）。

② 本条中以下部分《共产国际与东方》一书中未载（见该书第312页。）

织,它应设法在全国开展工作,其行动纲领应不仅立足于反对日本的公开压迫,而且要立足于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伪善政策,立足于联合苏俄和日本革命份子<sup>①</sup>。如果可能,这个组织的建立应取得国民党的同意,但是又应该完全不依赖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对南方政府负责,有时要回避同帝国主义份子的冲突。

V、<sup>②</sup> 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动群众,这一任务的完成在目前时期只能采取建立工会的形式。但它遇到现有以地方原则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的基尔特(行会)的阻碍。与这些行会斗争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这类组织不仅仅是只搞互助活动,它们还是祭祖或拜神的组织。鉴于群众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宗教迷信活动,同这些行会进行斗争时,应回避这类现象。工人的注意力则应集中于另一方面即这些组织并不十分强大,不致影响工人经济任务的完成,而且正由于这个原因才应当建立工会。

VI、应在征得已建立工会的工业中心的同意后,实行工会的集中化。工业组织或工会组织是否需要建立的问题,要完全视当地情况而定。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24/3113 号英文打字件)

① 本条中由开始至此部分,上引书也予略去(见上书第 303 页)。

② 档案原件上所用数字前后不一。

## 马林工作记录

(1922年8月12日—9月7日)

8月12日:到达。电报。与张太雷、张继联系。维里杰谈达林<sup>①</sup>出发<sup>②</sup>。

8月12日至9月1日:张太雷与陈独秀和邓[中夏]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增加李大钊,与张继讨论[国共]关系和代表团事宜。给北京发电报,没有报纸—北京参加会议问题,北京没有收到信。张太[雷]谈工作及代表团经费。北京的朋友到达——信;星期六<sup>③</sup>与孙中山会谈时讨论。

8月26日:又讨论[国共]关系和合作事宜。

8月27日:答复。自己的信,关于8月28日出发的消息,与张国焘和李大钊教授讨论工作。又与孙洪伊(?)讨论。与瞿[音]和毛[音]讨论。

8月28日至8月30日:杭州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没有报纸。分组有困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扩大中央委员会。

① 达林,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1902年生)俄国共产党员。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工作,后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工作。1922年4月6日,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到中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成立大会。在北京期间又受巴意开斯使团的委托前往广州同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4月抵广州后曾多次会晤孙中山,同年8月离华归国。1924年、1926年又两次来中国,参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活动。主要著作有《朝鲜革命运动中的青年》,《蒙古革命运动中的青年》,《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在中国革命的行列里》,《中国回忆录》等。

② 指达林离穗返苏。详见《中国回忆录》1975年版第135—136页。

③ 星期六为8月26日。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册第28页载孙中山会见越飞代表日期为3月25日,苏联学者也持此见,但均未注出处。

代表团<sup>①</sup>之行。下榻上海。委员会休会——香港、北京、周刊、宣传和9月7日庆祝活动<sup>②</sup>。吴佩孚(接该日记的是页背面)中央委员会人事变更——**在我们会谈之后：重新讨论青年团及其代表团组成问题。**与张国焘讨论上述事宜。与李大钊、陈独秀讨论上述相同的问题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与张继讨论两党关系——9月4日。陈独秀和李大钊教授将成为组织<sup>③</sup>的成员,还有张太雷,他们将讨论改组问题——重新就经费和出版刊物事向张太雷发电报。函北京,通告会议结果——与孙中山会谈后,李大钊将去找吴佩孚。函柏林塔尔海默;罗易;达勒姆<sup>④</sup>、科宁,英国的组织 HVYM 关于文献和地址——塔尔海默谈北京教授。

9月3日:只有200人纪念青年节。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2/3142号荷兰文手稿)

## 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sup>⑤</sup>

(1922年10月14日)

### 一、杭州会议后与国民党的关系

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与国民党支部6位委员联系,并通

① 可能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问题。

② 指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决定,在中国举行国际青年日的活动。

③ 指国民党改组委员会。

④ F·达勒姆(1892—?)1913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后为共产党员。1920年曾作为共产国际使者在法国活动。1928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在希特勒上台后,达勒姆与乌布里希一道领导地下活动,后被盖世太保捉获遭囚禁。战后为德共政治局委员。1953年受到批评并被撤职。后恢复名誉,又当选为中央委员。见拉济兹《列宁与共产国际》1973年版第70—71页。

⑤ 这一件显然是斯内夫利特的笔记,甚至更像纪事,所以有许多主格句和不完全句。可以认为这是他向共产国际书写报告时用的素材。



电国民党各支部。无异议——结果是举行了上海会议——与20位工人领袖和陈独秀会谈。陈独秀在改组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份新纲领和组织机构的草案,该草案没有被会议通过,但已呈送孙中山。随信附上。

政治上与越飞<sup>①</sup>密切接触。自9月底以来,在北京这里多次讨论了联合吴佩孚的方针。

陈炯明发表了孙中山的一些文件<sup>②</sup>。

陈炯明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坏,他向香港的英国人乞求贷款。孙中山在公开亲俄的报刊上发表一项公告。

我们的政治周刊<sup>③</sup>在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我们继续做工会国际的工作。

孙中山谈日本问题——孙担心吴佩孚有亲英倾向。张继前往洛阳。效果很好。[吴]还是原来的思想:建立自己的军队。

陈独秀必须尽快返回。目前与国民党的接触越发困难了。

1. 宣传:周刊。月刊不能定期出版。无经费出版《新青年》和《先驱》,值得注意。——我将过问管理和组织工作。

《向导》周报3000份——在上海的状况不佳。需要时应迁往以(北)京——迁往工人集中的城市汉口——

重新组织中俄关系。

① 越飞,阿道尔夫·阿勃拉姆(1883—1927),苏俄早期革命家、外交家,犹太人。中国历史著作又称姚飞,姚费。曾任国际法教授。1917年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起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月率苏俄代表团参加苏德布列斯特谈判,主持对德媾和事宜。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8月到北京,与中国谈判复交并同孙中山通信和会谈,1923年1月与孙签署联合宣言。后又在日本与孙的代表廖仲恺谈判苏与南方政府关系。1927年11月17日在苏联自杀。

② 指陈在《香港电讯报》发表的孙中山关于中德俄联盟的几封电报。参见《向导》周报第4期蔡和森文《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的反动》。

③ 指1922年9月3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2. ①10月11日,强有力的组织表了态。(86个组织——2个妇女组织——2个工人组织)

妇女和工人各有5人发言——我们有3人发言。

反对袁世凯的腐朽法律。黎元洪主席出席集会,出了5版副刊,5000份。——蔡和森影响很大——孙中山在北京的影响下降了。

3. 代表团。汉口张国焘。

张太雷去南方。

刘、陈和一位铁路工人出发了②。

4. 必须有1500名教授

1500名共产党员

500名青年

300名妇女。

必须马上电汇1000元。

5. 党内关系。复杂

张国焘的党仍然太小。

6. 在拥有200名党员的二级组织中存在可疑分子。

7. 汉口工人运动发展很顺利。向工会国际报告铁路工运的状况。此处附上报告中文稿③。

8. 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

9. 《新俄罗斯》杂志④。

最好提供委任书。

① 原文稿编号如此。

② 可能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刘仁静、陈独秀、王荷波3人出发赴莫斯科。

③ 档案中未见所附中文稿

④ 可能指即将于这年11月6日出创刊号的俄文政治、经济评论性杂志《The New Russia》。

## 10. 向季诺维也夫报告此事。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92/3143 号荷兰文手稿。)

## 马林工作记录

(1922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1 日)

第三个报告

季〔诺维也夫〕

工会国际—〔越飞〕

维〔经斯基〕

## 政治形势

福建。反对广东——不稳定的形势，英国借款和大学生——与徐〔树铮〕合作。吴佩孚的对抗，孙——一个省；愿意与吴合作。阻止孙上海之行——孙打算积极参与政治。派张继赴北京联络<sup>①</sup>，他对张作霖施加影响，主张对俄国采取新策略。不希望外来干涉——在北京主张发展中俄关系运动的领袖蔡元培。这一行动目前针对俄国事务顾问〔?〕。这个人已辞职。

14 个组织。汉口 10 月 10 日游行示威。9000—10000 名工人，许多学生主张俄中协定，宣言。22 个团体在武昌建立俄中关系组织。其中有湖北总工会。

党的状况。组织联系不密切。广州的公开对策亲陈炯明。领导被排斥。党员发表声明。高到广州 3 个月。等待双周报告。借

<sup>①</sup> 孙中山派张继赴北京与越飞联络。

助于孙的地址。周报<sup>①</sup>顺利。7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活动中心11月底迁往北京,那里可望大量销售。蔡[和森]是很好的编辑。还应由他编《新青年》,这个月刊现状不好,7月以来没有出刊。由于广州的形势,稍有忽略,少印3000册。11月将再出版一期。我现在在解决工作制度——需要1500<sup>②</sup>。

青年一片混乱。情况很糟。只有两则小的报道。上海5个月内收入200元。《先驱》12期,但有5000册没发出去。长沙小组最好。那里的团员人数230,上海110,广州40(小组200?)浙江40,济南府20,安徽15,山西20,中央委员会已解散。应建立新的——7月以来没有经费。

工人运动:汉口联合会2万矿工,湖南。3万铁路工人集中。多次罢工——总是要求援助。没有钱,大罢工<sup>③</sup>,唐山3万矿工。很重要,可是没有经济援助。英国军队在那里。

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sup>④</sup>。工会国际工作每月需要1500。代表团:派4个人。声明不好的代表团日本<sup>⑤</sup>。

今后更多的消息——给A……[越飞]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3/3145号德文手稿)

① 指《向导》周报。

② 原文未标货币单位。

③ 1922年10月16日开滦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劳动保险、组织工人俱乐部等5项要求,遭到拒绝,23日,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行动,26日马家沟工人也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此指挥。罢工得到各界支援,交通大学举行罢课,学生上街为工人募捐。后来英国兵舰调印度兵来唐山镇压,直隶警察厅杨以德也由天津派保安队前往弹压。罢工失败,11月16日复工,但工人工资略有提高。

④ 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

⑤ 此处不通,原文如此。

##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sup>①</sup>

(1922年11月底—12月初)<sup>②</sup>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必须让我们现有的团体<sup>③</sup>自由开展运动。有一种独立的政治周报[《向导》周报],经常批评国民党并努力促进国民党加强反帝活动。这种报纸印行6000—7000份,主要对象是学生和国民党人。

在代表会议上同国民党讨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必要性。

陈独秀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

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

积极的北京——长沙小组立即通过了。

只有广州方面反对——因他们支持陈炯明。

持赞同意见的这部分人对于南方的、长江流域的和上海的工会是很重要的。

因有人持反对意见,工人组织的发展将受到阻碍。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70/3114号德文手稿)

① 原件无标题。就内容看这可能是斯内夫利特准备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的提纲手稿。

② 原件未标日期。据手稿左侧所标《向导》“已出12期”(第12期出刊时间为11月29日)判断,此件成文时间约在11月底12月初。

③ 当指中国共产党。

## 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

(1922年11月2日)

孙 铎\*

1922年11月7日又快到了,俄国的工人和农人们以及欧洲各国共产主义旗下的工人们,这些日子,一定在那里极高兴的准备庆祝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恰好前几天,反革命党和帝制派在俄国境内的最后巢穴——海参崴,又被东部西伯利亚的红军扑破了。这就是说俄罗斯劳农共和国已把他太平洋上唯一的海口夺回来了。从此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海参崴与俄京的直接联络,是天天都可以得到的了。虽然长春日俄会议闹得无结果而散,但现在证明日本只要撤去西伯利亚的军队,俄国白党是再也不能继续向苏俄下攻击,而且连最后一线希望都会失掉去。没有好久以前,白党将军狄特里志斯还宣言要重整旗鼓,再与红党决一死战,恢复帝制。报纸上还载着他把罗迈诺夫和尼古拉衣公爵也请到海参崴去,而且向白党发表一篇愚笨可笑的宣言,说是上帝的帮助会保证他们的成功。可惜上帝并不曾帮助那些复辟派!这或者是上帝这种信徒太多了。只因为反对干涉西伯利亚的声浪,在日本国内一天一天的高,结果便迫着日本抛弃维持白党的鬼谋,因为日本军队撤退了,红军便把各派白党都赶得节节退后,毕竟使他们抛弃海参崴逃走了。

我想我们一定要庆祝俄国革命的五周年纪念,因为俄国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并且是构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步骤,如果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功了,什么种族不平等,少数剥削

\* 即马林。下同。

群众的事,贫困与战争等等都是会消灭的。年来俄国在国际政治的地位比以前强固得多。除掉战败的德国,列强多不承认这个新俄罗斯。他们希望那班旧党将军把新政府推倒,曾用实力和舆论去帮助他们,但是这种希望现在已化为泡影。反而列强自己中间的冲突日甚一日。在中国呢,外交团素来是中间的太上政府,尤其是把顾维钧玩弄掌上,指挥如意,所以俄代表越飞一到北京,他们便大事运动,不准越飞在北京停留。但一方面我们到天天在报纸上看见欧洲各国如何被逼得改更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要与苏俄订约。当土耳其国民党基马尔重新恢复小亚细亚并接近鞑靼海峡,于是列强更知道一个新而强有力的俄国的存在怎样帮助被压迫的民族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他们知道得很清晰:土耳其国民党与俄国政府中间久已成立一种密切关系。当基马尔把希腊军队打败,他的胜利也就是俄国对于英国的胜利。这胜利的力量太大了,甚至于欧洲最反动的法国也不能继续他对于俄国的侵掠政策了。就要成立的正式关系已由里昂市长到俄国的考察及他回来对法国的报告,预备好了。俄国人民在革命中所受的极大困苦,红军抵抗全世界敌人的英勇战斗,和俄国共产党毅然坦白的政策,现在要生果了。对于被压迫的民族,俄国现在的地位是更重要了。我想亚洲各民族解放及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必然会了解这件事。我们无论哪一个都必须承认反对外国宰制,是需要一个勇猛的运动,况且这种外国的宰制撼伤国民感情已日甚一日吗。土耳其的榜样实给我们不少的教训。我们为民族解放的奋斗不仅是一国的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易于明白他们的动作决不是纯粹为中国的,中国的统一及兴盛这个大问题的实含有世界的意义。欧洲造成了资本主义各强国的极大困难,一直到如今——休战后已4年——胜利的协约国不能找出恢复战前状况的可能,这些事实都是最关重要的,所以凡国民党的领袖应明白他们必须用种种方法去利用这很好的情形。

因为中国问题是一个国际的问题，所以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便要阻碍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改造。国民党的领袖势必与唯一的反资本主义的强大的俄国成立一种亲善的关系，并须发达中国人民对于俄国的友谊与感情。在我们的意见，国民党的领袖，虽已是新俄国的好友，但还没有十分了解一种中俄亲善的宣传之必要。从前中国在满人统治之下是被受天命的皇帝所支配。现在我们可说，至少北京外交总长是受国际资本主义各国公使团的支配。这种事情是使所有的真正国民党不能忍受的。

我们知道，在11月7日这一天中国革命领袖的同情和赞美必定都趋向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是诚实促进人类进步的新中心。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日，他们能承认他们自己在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中间有革命宣传的可能和必要。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必须与新俄国发生密切的协助和亲善关系，才能使解放和独立的奋斗得到一个光荣的胜利！

现在时期已到了！中国的国民和国民党再也不能忍受外国的侵略和宰制了！

（录自《向导》周报第8期）

## 吴佩孚和陈炯明

（1922年11月8日）

孙 铎

从前是孙中山的好友而现在变为他的叛徒的，从前是“民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变为专制武人和英国资本家的走卒之陈炯明，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和他这一年来的态度，把他的脸孔丢



尽了。他自己知道天下不去了总想设法挽救。他曾和某一位“民治主义者”要好,这位“民治主义者”便是湖南的督军,便是那谋害杀两位长沙做劳动运动的青年学生来介绍他的有名省宪给湖南人民的那位先生。但是这位湖南督军对于广东的叛贼并不能有十分的帮助,于是他又想利用唐绍仪,为的是使唐绍仪帮助他拾起丢掉的脸孔。但是被唐绍仪拒绝了。

现在他又派代表到洛阳去了,如果他能够和吴佩孚结成一种关系,他至少又可延长他被广东人民报仇而必须逃走的日期。倘若吴佩孚保护他,他定能暂时维持他个人的专政。

北京有位英国记者吉百特——他完全是一个反动派——替陈炯明的报计划吹嘘,他想做这两位军阀间的牵线者,因此11月6日在字林西报上说明陈炯明的联治政策和吴佩孚的集权政策并不是真实的,两方只要得到机会,都极容易放弃他们的主张。

说到陈炯明那一面,他描写得很对。但是在他方面,就不能决定一个好名的吴佩孚会和一个叛贼携手。吴佩孚不会这样把他的手染脏吧?或者英国的赞许也不能撮合他俩吧?

(录自《向导》周报第9期)

##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

(1922年11月8日)

孙 铎

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堪注意的一种现状,就是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一种有规则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清朝末年,知识阶级中曾有排满的宣传;清朝——那“外国人”的政府——被推翻后,这

种宣传就失掉了效力和作用。虽然因而达到政体变更,民国成立,但决不能说革命的国家主义者已得到完全胜利。中国素来妄自尊大,闭关自守,以中国为天下,这或者是使中国的民族观念不大发展的缘故。那些顽固派、帝制派、国粹派,思慕旧时满洲——“外国人”——的真命天子,埋怨一班青年学生只知抄袭与中国人民心理无关的西洋种族观念和民族主义。其实近代欧洲国家和民族界限也不是历来就有的,是从工业革命和阶级分离以及阶级斗争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在另一方面,即使国民运动领袖中最急进的分子,都不免有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他们现在还认为中国革命是纯粹中国的事情,可由中国自己解决,与外国毫无关系。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以为完全振兴中国的计划,外国的干涉是可以避免的。

虽然近十年来的历史,早已证明那些时而和合时而口角的列强用他们的势力抓住中国,为的是要得到最大的权利;虽然在中国内政上外国势力也站在优越的地位;虽然中国革命至今无好结果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外力阻挠真正自由和独立的中国之建设;但是旧的观念仍是盛行,总以为只要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人民自己的国民革命终必大奏凯旋。

这种观念已屡次证明是错误:袁世凯得到外国借款扑灭南方革命党是一次;现在国贼陈炯明得着香港英国朋友物质的援助赶走国民党又是一次;或者英国报纸现在正出全力使陈炯明和吴佩孚联合,借此阻止孙中山与吴佩孚结合,因为孙吴结合,对于抢掠中国的外国抢掠者是危险的,又要是一次了。

现今国人生活中,无处不看见外国的势力。真诚的国民运动者如何能忽略这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是外国帝国主义被害者。此而忽略,真令人不解。外国势力随处都可以发现,数不胜数:为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剥削中国的财源和劳力,日益增加;供给中央和各省的军阀,以便实现他们的侵略政策,造成中国为附庸国;教会布满全国,宣传不遗余力,借以吸收一班青年,使不加入国民解放运

动,反而供外力利用。而且外国的势力非特在北京东交民巷和各埠租界内见着,实已布满全国各处。

我们可以说,从清朝推翻以后,中经袁世凯时代迄至这专制魔王死后,从来没有一种鲜明的国家主义宣传。我们并不是说,国民运动的首领变了节。我们很晓得,国家主义的情感也常常发现,如巴黎和会声中的五四运动。但是我们也晓得这些运动消沉得太快,于中国人民没有多大影响。

国民运动领袖人物的观念上,必有许多错误。他们历来单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或者是一个大错误。他们的方法只是要获得一块地盘,树立他们的势力,再练一支革命军来实行他们的计划。跟着中国革命鼻祖孙中山的真实的国民运动者们,确实只见着革命的活动就是组织军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

在中国现状之下,我们也知道革命团体的军事活动,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得更真切,就是一个军队要真能担当革命的任务,除非是个真正的革命军。用一种武力来革命,但只是军官们相互合作的革命,实在算不得一种真正的革命势力,这是由事实证明过好些次的。广州革命政府被推倒,在我们的意见,与其只能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自治式”的政府,那就不如不组织革命政府了;因为拿军队来说,从前粤军算是组织得很好的军队,陈炯明(他不但是国民党的叛徒,还是国民运动的叛徒)一反叛,粤军全体便都变成反革命军了。这种的例真是太多,用不着多举。为什么一个军队不能算革命军?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一些野心的军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可以暂时依附革命旗下,但借此达到了个人目的以后,还会管革命事业吗?

国民革命的发展,军事行动非常重要,这个意见我们是很赞成的。但是我们却极坚信: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义的宣传普及全国,比天天与军事领袖周旋结合,更为重要。我们要到处公开的宣传,倘若有些地方,外人买通军阀出来禁止宣传,便可进行秘密的宣

传。倘若在兵士中和群众中，没有真正的革命宣传，革命军是永远不能有的。听说吴佩孚还在他的兵士中做了一些宣传工夫。他的兵整队游行的时候，高唱爱国歌；这件事算是不错，因为中国军队必要为国家独立而战；能否为国而战，便看有没有爱国精神。兵士要没有国家观念，决不能为中华民族解放的目的而牺牲。

我们要建立一个革命军，便必须要在城市的劳动群众中宣传，便必须要在中等以上的青年学生中宣传；社会上其他阶级，虽然在此时的自强运动中，算是次要分子，也必须要宣传。因为一个革命军决不可在人民中没有根基。我们知道很清楚，社会中还是只有少数可以变成我们的同情者和帮助者，和我们一块来向外国的压迫宣战。但是虽然是少数，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国民运动的领袖能够了解，紧迫宣传的结果，可以组织一个布满全国而有纪律的国民党。要点就在这里！我们要问问：倘若没有一个党，就是最能干的国民运动的领袖，能够做出什么事业？他们只是时常依靠别的有力分子对他的感情为转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够反脸，明天或成仇敌。现在我们很有机会从俄国革命得到一些教训，我们一定要得那些教训呀。俄国现在不是有一个很坚强的军队吗？俄国不是靠这个军队抵御全世界的敌人吗？坚强的红军能够组织成功，便因为有真正革命精神，那些红军便是由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多年的秘密和很艰难的宣传觉醒的。他们都约束在一个有力的党之下，正在一方跑进军队里去，一方依旧还在成千成万目不识丁的农人中间宣传。所以红军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军队。无论何时，都能为保护社会革命的红旗而死。

在现在国民运动中，还须要什么？还须要一个国家主义革命派的全国大会——由老国民党召集。会议须要讨论：目前政治问题，中国与列强各国的关系，党的组织系统，党的宣传等问题，并且要有确当的议决。我们看来，这样一个大会，比获得福建夺回广东，还更要紧。这样一个全国大会和军事行动，差不多是有同样的意义。

因为在一个党之大会中,一定可以获得新争斗的法门,可以聚集所有优秀分子而促之参加奋斗,并且乘那些侵略我国的列强,正在彼此冲突极烈的时期,一致的努力而达到胜利。土耳其这个例,便是告诉我们时机成熟了呀!

(录自《向导》周报第9期)

## 附录 1

### 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

(1929年12月10日)

本党创立之初虽然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1922年(民国11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1922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

\* 标题系编者所加。

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庭，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13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录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

## 附录 2

### 蔡和森谈西湖会议<sup>\*</sup>

（1926年）

1922年9月<sup>①</sup>西湖会议。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一、在此次会议以前曾讨论过此问题，1922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

\*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① 应为1922年8月。

有 C. P. 的党,故因此未作。

二、C. P. 第二次大会议决了政治的纲领,内容是对于时局的宣言,号召各阶级与国民党合作,这是党未开西湖会议以前的两件事,这时候党员和团员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在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所以不赞成加入国民党。

三、西湖会议的经过,结果一方面两党联合,另一方面设法个人加入国民党,经过数月后才加入(和森、秀松)。此后我们才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但影响很少。

(录自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附录 3

### 张国焘回忆西湖会议\*

8 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 7 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什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国共建立统一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统一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统一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统一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決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贊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尴尬的神情,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

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由我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什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藉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藉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一致的支持,并指导各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內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

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1921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意是什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入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维经斯基等入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

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

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49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1922年8月9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13日到达上海,这正是西湖会议后5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长沙这3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湖会议的谅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9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

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一个时间，亲自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断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不啻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1月）

## 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 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同志们,我发言的时间有限,因此我虽然有许多话要说,却只能向你们大概叙述一下中国目前的形势。

我首先要谈谈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今年5月到6月,中国有两个政府被推翻了。这两个政府被推翻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至关重要。

首先被推翻的是南方政府即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是被他部下的一个军人,一个国民党员推翻的。这是由于在领袖孙中山和他部下的这个军人之间在北伐计划上有意见分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国民党,多年来就已制定了军事革命计划,期望通过武力征服各省,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它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它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它在1920年取得广东之前就已组织了政府。它希望倾广东全省的物力来装备一支远征部队,去讨伐充当封建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洋政府。

开始,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因为全体党员好象都同意这样做。但是一旦广东省被占领后,该省的军事长官,一个国民党党员,就抛弃了全部北伐计划,变得日益保守,日益满足于一省之地,不

愿过问外省的一切事情。国民党内这种党员很多。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是革命的；但夺取政权之后，就变得保守了。那位推翻南方政府的将军不过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多数国民党员，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反动的。如果他们有一天在其他省份取得政权，他们也会像这个军事长官一样，反对军事讨伐的计划。这就表明武力征服的计划的失败。它还证明革命运动必须采取新的方针。这就是说，为了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组织群众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切不可单纯依靠武力。这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

在北方，两派封建军阀在4、5月间发生内战。一派军阀亲日，一派亲美。结果是吴佩孚派军阀的亲美集团获得胜利。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也是异常重要的。

北洋政府处于日本的影响之下大约有5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贷款来施加它的影响的，这些贷款使北洋政府有能力继续内战。日本政府贿赂中国北洋政府的官员，以保证它在中国的采矿业中拥有股份和有权在山东建筑铁路等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通过贿赂取得的，所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中的日本的代理人抱仇视态度。中国人由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就日益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张作霖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十分反动，人民就开始比较同情吴佩孚那派军阀，因为吴佩孚思想比较进步。他主张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各省的封建割据），并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最近吴佩孚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势，这将证明吴佩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且他和张作霖没有多大差别。尽管他支持民主政纲，但他不能实现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的计划。这将使群众失望并转而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群众激进化了。人民将会认识到唯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主，他们不能信赖任何军阀集团。群众将看到吴佩孚不会履行他在未掌权时所作的动人诺言。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吴佩孚作过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诺言而支



持他,但这种倾向将日益消失,并且最后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中完全消逝。

让我们看看吴佩孚的所作所为。他声称不向列强借款,这使他赢得了人民的同情。但他取得政权之后,依靠一帮亲美的知识分子组织内阁,这伙人就立即着手向美国告贷。诸如此类的行为将促使群众觉醒起来。这样的形势将愈来愈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次,我要谈谈工人运动。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年初,香港海员罢工 50 天,开始还只限于经济要求,不久就具有了针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次罢工开始只有海员参加,但是后来发展成为香港殖民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并且向北方扩展。接着发生了一直扩展到华中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此外,还有香港的钢铁工人罢工、上海的纺织工人和卷烟工业工人罢工以及矿山工人罢工。所有这些罢工此伏彼起,间隔很短。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扩展几乎唤醒了工人群众。这说明中国的群众运动并不光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而是明摆着的现实。这还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

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群众会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是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拉狄克的发言

.....

或者说中国的情况吧!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事件的过程吧!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作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呢?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在中国,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谁就是为中国的革命发展而斗争。共产党人懂得了这一点,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加强了对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重要性的认识。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同志就能够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总是对我们说:傻瓜,你们不懂得,有些恩维尔·帕夏、有些吴佩孚实际上一再出卖了你们。我们回答他们说:尊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只要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而你们是属于这一阶级的),它总是要动摇于资本和工人阶级

之间。而你们,你们这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已经千百次出卖过工人阶级。尽管如此,在每次出卖以后,我们还是重新争取你们参加统一战线。你们反对统一战线,但历史却和你们开玩笑,你们被迫参加了。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尽管你们也曾经出卖过我们,但是你们不得不再一次同我们合作,并且为我们的事业效劳。

.....

同志们!我现在对报告、对这次会上有关我们东方各党的情况和工作发言讲几句话。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开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

中国同志的任务,首先是观察一下中国的运动的可能性。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我们在中国的体验使人想起18世纪的欧洲、18世纪的德

国,那时,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软弱,资本主义还没有建立起单一的、统一的民族中心。你们谈到督军,你们喊道:孙中山在这里,吴佩孚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资本主义是围绕好几个中心开始发展的。一个3亿人口的民族,没有铁路,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呢?尽管我们有远大的前途,而且你们要以你们年青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全部热情为之奋斗,但是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把工人阶级中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两个目的上来:一、组织年青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刚刚开始理解这些任务,因此,同志们,我们必须对自己说:我们必须在那里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使自己更加强大。共产国际对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

(1922年)

### 一、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东方苏维埃建设的经验和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曾经提出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持久斗争时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一般原则。

从那时以后,在战后帝国主义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深化的基础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得到很大的加强。

这一点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1. 旨在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已经破产，土耳其有可能完全恢复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2. 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摩洛哥、中国和朝鲜的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发展；3. 日本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国内危机使得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素迅速增长，日本无产阶级在目前转而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4. 东方各国工人运动兴起，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成立了共产党。

上述事实表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加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领导权，现在也并不完全掌握在准备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封建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手里。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首先是在欧洲），削弱了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及其政治势力范围的缩小，因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化（争夺石油的斗争、英法在小亚细亚的冲突、日美争夺太平洋霸权等），从而打破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平衡。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控制的削弱，以及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得以有所发展，并且已经冲破或正在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狭隘范围。到目前为止，列强资本为了在商业、工业和税收等方面剥削落后国家，确保其取得超额利润的垄断权，乃力图使这些国家孤立于世界经济流通领域之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独立的要求，乃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的反映。因此，殖民地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同帝国主义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利用世界经济各部分之间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来达到其攫取超额利润的目的。

## 二、斗争条件

殖民地的落后状况,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多样化上。这种多样化又反映了由封建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这种多样化还使民族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受到相当深刻的影响。由于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混杂掺合的过渡形式,而且首先是商业资本占优势。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想摆脱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的束缚,往往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的道路。这就是对帝国主义压迫顺利进行群众斗争的主要障碍,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一切落后国家里,都利用当地社会上封建的(有时是半封建的、半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作为其统治的代理人(如中国的“督军”,印度的土邦贵族和地产包税人,波斯的封建官僚和贵族,埃及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大地主等)。

因此,随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转变为群众的革命运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的统治阶级,不仅不能领导而且也不愿意领导这一斗争。只有在封建宗法制度还没有瓦解到使本国贵族完全脱离群众的地方,如在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当中,这些统治阶层的代表才可能积极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如美索不达米亚、摩洛哥和蒙古)。

在伊斯兰教国家里,民族运动最初从大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口号中寻找思想武器。这就使列强的官员和外交家得以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偏见和愚昧来反对这一运动(例如英帝国主义者在大伊斯兰主义和大阿拉伯主义上所耍的把戏,英国把哈里发迁往印度的计划,法帝国主义所提出的“同情伊斯兰教”的空论等)。然而,随着国内民族解放运动的扩大,大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口号逐渐为具体的政治要求所代替。不久前,土耳其发生的要求世俗权力脱离哈里发的斗争,就是证明。

一切民族革命运动共同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统一和取得国家独立。要想真正而彻底地解决这项任务,就要看这个民族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的行列中来,为此,这个运动就要切断同反动封建分子的一切联系,并在自己的纲领中体现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要求。

共产国际清楚地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体现本民族要求国家独立的代表人物,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因此,它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它也没有忽略这一点,即只有彻底的、吸收最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斗争的革命路线,只有同一切为了保持其阶级统治而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人物无条件地决裂,才能引导被压迫群众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分子相勾结,就可以使帝国主义者广泛利用封建制度的混乱、各派系首领的倾轧、氏族和部族的纷争、城乡之间的对立、各阶层和各教派的斗争,以达到其分化瓦解民族运动的目的(如在中国、波斯、库尔德斯坦、美索不达米亚等地)。

### 三、土地问题

在大多数东方国家(印度、波斯、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中,土地问题对于反对列强专制压迫的解放斗争,具有首要的意义。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大多数农民进行剥削,使他们破产,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生活手段。同时,由于工业不发达,国内只有零星的工业点,因而不能吸收过剩的农村劳力,而这些农村劳力又不能迁出国外。留在土地上的贫苦农民,便不断沦为农奴。

如果说,在先进的国家中,战前的工业危机起了调节社会生产的作用,那么,在殖民地起这种调节作用的就是饥馑。帝国主义为了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利润,就在落后国家中尽最大可能保持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劳动力方式。在一些国家中,例如在印度,帝国主义把该国的封建国家土地垄断权据为己有,并把土地税

变为向大国资本及其代理人(土帮贵族和地产包税人)缴纳的贡赋。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如在波斯、摩洛哥和埃及等国,帝国主义则通过各该国的大土地占有制来榨取地租。因此,反对封建的苛捐杂税和封建的束缚、要求解放土地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的民族解放斗争(1921年秋在印度发生的反对地主、反对英国人的摩普拉起义,1922年的锡克教徒起义,就是例子)。只有以消灭大土地占有制为己任的土地革命,才能把对反帝斗争有决定作用的广大农民群众动员起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印度、波斯、埃及等国)害怕土地革命口号,并千方百计地取消这个口号,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资产阶级土地占有制有着密切的勾结,而且说明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这两种大土地占有制的依附性。一切革命派都必须利用这些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的事实,去系统地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不彻底性。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不利于组织和团结劳动群众,印度的“不合作主义”策略的破产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求。为了使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宣布坚决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同时也必须强迫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尽可能接受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

#### 四、东方的工人运动

东方年青的工人运动是近年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到目前为止,东方的工人阶级(连同它的基本核心在内)仍然处于过渡状态,即处于小行业作坊向资本主义大工厂过渡的状态。由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把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纳入反帝斗争的轨道,因而工人阶级早期的工会组织和工会活动最初是由这些知



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领导的。起初,工人阶级的活动,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全民族”利益范围(中国和印度的罢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和行政人员的)。正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了盗用苏维埃俄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威望,为了迎合工人的阶级本能,往往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改头换面,使这些要求披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外衣(例如,在土耳其就有涂上共产主义色彩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埃喜尔部落党”,在中国,某些国民党代表人物所吹嘘的“国家社会主义”),以使用这个办法(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使第一批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小组丢下其阶级组织的直接任务。

尽管如此,在落后国家中,近年来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还是大踏步前进了。几乎在一切东方国家都建立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虽则这些党极大多数还需要大力整顿,以克服手工业习气、小团体作风以及其他许多缺点。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已估计到东方工人运动的伟大潜力,这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实,因为全世界无产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真正国际性的联合,在这件事实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至今在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找不到支持者,就是因为它们仅仅起着欧美帝国主义“奴仆”的作用。

### 五、东方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任务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看待工人运动,是看后者对他们取得胜利有多大作用,而国际无产阶级看待东方年青的工人运动,则着眼于这个运动的革命前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落后国家如果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不忍受列强资本的剥削和压榨,就不可能获得现代技术和文化的成果。落后国家之所以必须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不仅是由于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且是由于东方各国工人为了发展本国落后的生产力,只能从先进国家获得

胜利的无产阶级那里取得无私的援助。同西方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开辟了通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道路。对于落后民族来说,苏维埃制度是由原始的生活状况向共产主义高度文明过渡的最无痛苦的形式,而共产主义的使命,就是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已经获得解放的、原帝俄殖民地所取得的苏维埃建设的经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苏维埃这种政体,才能保证彻底实现农民的土地革命。在一些东方国家里农业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人工灌溉),在过去是靠封建宗法制度的专门协作组织来维持,而现在已被资本主义的掠夺所破坏,因而也需要有一种国家组织,以便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为社会需要服务。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东方各国的小生产者合作社势必要在过渡时期起重大作用。

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彻底胜利是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势不两立的,因而这个革命的客观任务也就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如果说,最初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先锋,那么,由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众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就开始脱离出去,因为底层人民的社会利益已被提到首要地位上来。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殖民地各国年青的无产阶级还而临着一场漫长的斗争,它既要同帝国主义的剥削作斗争,又要同本国的统治阶级作斗争,因为本国统治阶级力图垄断一切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成果,而且要把广大劳动群众置于原有的“史前”的境地。

这一场争取对农民群众施加影响的斗争,定能把当地无产阶级锻炼成为政治领袖。无产阶级自身以及与其联合的各社会阶层,只有经过事先的锻炼,才有能力在落后的东方的条件下从事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斗争。在落后的东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比西方更为落后。

如果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借口“维护”独自の阶级利益,而拒绝

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就是最坏不过的一种机会主义,这只能败坏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声誉。应当承认,为了“民族团结”或者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国内和平”,而企图放弃争取工人阶级日常的切身利益的斗争,这种企图也为害不浅。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是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们要力争最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共产党和工人党要提出一些社会要求,借以激励和策动那些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张中找不到出路的革命力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应当坚信,只有扩大和加深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斗争,才能把它自己提到革命领袖的地位。反过来说,只有把工人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才能扩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规模。

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的共产党,目前或多或少地尚处于萌芽时期,这些党应该参加一切可以接近群众的运动。但是,也应当对工会中的宗法行会偏见和资产阶级影响展开有力的斗争,以便使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会组织不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使它们变为群众性的战斗组织。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当尽一切力量把人数众多的男女雇农和男女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而这一工作要从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做起。

## 六、反帝统一战线

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革命力量的过渡时期,曾经提出过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之所以适宜,是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情势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

员起来。由于本国统治阶级想要同外国资本妥协，并且不惜为此而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动员工作就尤其必要。正如西方的工人统一战线口号，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助于揭露社会民主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一样，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也将有助于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某些集团的犹豫和动摇。这个口号还将有助于发扬劳动群众的革命斗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不仅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而且站在反对一切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的前列。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只有承认它的这种独立的作用，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并提出诸如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消灭一切封建权力和特权、实现男女平权等等局部性的要求，因为目前的力量对比还不允许把实现苏维埃的纲领作为当前的任务。同时，无产阶级就自己方面说，还应当提出有助于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的口号。向广大劳动群众阐明同国际无产阶级和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的必要性，是反帝统一战线的一项最重要的策略任务。只有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殖民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并保持其胜利果实。

在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波斯）中，或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夺而取得独立的国家（如土耳其）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帝国主义国家，或几个相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其危险要比殖民地国家大得多。凡是这种勾结，都意味着本国统治阶级在形式上独立的掩盖下，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权力划分极不均衡，而国家依然处于受世界帝国主义奴役的半殖民地缓冲国的地位。

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斗争中获得喘息机会，工人阶级认为局部的和暂时的妥协是许可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本国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阶级特权而或明或暗同帝国主义瓜分权力

的企图,应作绝不调和的斗争。同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紧密团结的要求,是反帝统一战线的旗帜。此外,还应当为最大限度的政治民主化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便摧毁国内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极端反动分子的支柱,保障劳动人民的结社自由,以争取实现其阶级利益(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在广泛自治的原则下建立行政机关,颁布劳工法,保护童工,保护妇婴等等)。甚至在取得独立的土耳其,工人阶级也没有结社自由,这就足以说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了。

### 七、太平洋沿岸地区无产阶级的任务

由于帝国主义竞争不断加剧,所以也必须建立反帝战线。现在,这种竞争已经达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以致于以太平洋为战场的新的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威胁的话,势将不可避免。

华盛顿会议本打算克服这个危机,但是,事实上反而加深和激化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最近中国的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盛顿协调彼此利益的政策遭到失败的直接后果。不仅日本、美国 and 英国将要卷入这威胁着和平的新战争,而且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法国、荷兰等)也要卷进来。这个战争将比 1914—1918 年的战争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大力进行宣传,向群众说明当前的危险,号召他们积极地投入民族解放斗争,并坚决依靠苏俄这个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支柱。

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当前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不应仅限于做反战宣传工作,而应尽一切努力消除这些国家中瓦解工人运动的因素,消除那些有利于资本家利用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的因素。

这些因素就是移民问题和有色工人的廉价劳动力问题。

契约劳工制至今仍是太平洋南部地区甘蔗园招募有色工人的主要方法。这些工人是由中国和印度招募来的。由于这个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就要求制订禁止移民法和限制有色工人法。这些限制性的法令加深了有色工人和白种工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从而分散和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团结。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应当发起强有力的运动，反对这种限制性的移民法，并应当向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指出，这种法令只能煽动种族仇恨，归根到底受害者还是他们自己。

从另一方面说，资本家也反对这种限制性的法令，他们的目的是要输入廉价的有色劳动力，并借以降低白种工人的工资。只消用一种办法就可以回击资本家的这种进攻意图，就是让移民工人加入现有的白种工人工会。同时，还应当提出要求，使有色工人的工资提高到白种工人的工资水平。共产党采取这一步骤，就可以揭露资本家的意图，同时也可以向有色工人生动地表明，国际无产阶级没有种族偏见。

为了实现上述步骤，太平洋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代表，应当召开太平洋区域会议，制定正确的策略和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以便实现太平洋地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 八、各宗主国共产党在殖民地的任务

殖民地革命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着头等的意义，因此，各帝国主义强国的共产党首先必须加强殖民地的工作。

法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殖民地奴隶作为反革命的战斗后备力量，以镇压法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英美帝国主义则依然是分裂工人运动，其办法是拉拢工人贵族，答应由殖民地剥削的超额利润中给他们一部分好处。

这些占有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都应当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不断帮助殖民地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对于殖

民地中某些待遇优厚的欧洲工人所具有的那种殖民者的假社会主义意向,必须进行坚决而有力的斗争。在殖民地工作的欧洲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应当尽力把当地的无产者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把本地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欧洲工人工资的水平、实行劳动保护和保险等),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殖民地(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建立独特的欧洲共产党组织,乃是一种隐蔽的殖民主义形式,这种做法对帝国主义有利。按照民族特征来建党的任何做法,都是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党,必须向广大劳动群众不断地宣传落后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各大国的共产党,应当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殖民地常务委员会。共产国际对东方各国共产党的帮助,首先应当表现在协助它们创办以本国语言出版的定期刊物和机关报。应当特别重视在欧洲工人组织中和在殖民地占领军中的工作。各大国的共产党不应当放过任何机会,以揭露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资产阶级妥协主义政党所实行的殖民主义强盗政策。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土地纲领草案

——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土地问题提纲的指示

(1922年11月30日)

我们对待农业劳动群众的原则,已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土地问题提纲中加以规定。在目前资本进攻的阶段中,土地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四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党竭尽全力争取农业劳动群众,并

为该项工作制定行动路线如下：

1. 全体农业无产者和贫农(指没有足够的土地而不得不从事一部分雇佣劳动,或者在其他方面受大土地占有者或资本家剥削的农民),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彻底摆脱他们目前的奴隶地位,才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工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无偿地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及其全部生产资料,并把它们交给劳动人民支配;这种革命将建立无产者和劳动农民的苏维埃国家,以代替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国家,从而为走向共产主义铺平道路。

2. 在反对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的斗争中,劳动贫农和小佃农是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因此必须把他们的革命运动跟城乡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以利于城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城市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的同时,农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也起来夺取土地,赶走大土地占有者,从而结束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

3. 为了不仅把农业工人而且把贫农(拥有少量土地的贫苦农民、对分制佃农等)吸收到革命方面来,并使中农保持善意的中立,就必须使农村中的这些阶层摆脱跟大地主互相勾结的富农的影响和控制。必须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并不是跟地主富农的利益一致,而是跟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所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为了使贫农迅速摆脱地主富农的控制,仅仅靠提出纲领或进行宣传是不够的,共产党必须不断地以符合于这些阶层的利益的行动来证明,它确实是所有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政党。

4. 因此,共产党应当去领导农村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斗争。共产党应当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上述农民阶层的切身要求出发,把农村劳动者的分散力量联合起来,加强他们的斗争意志,动员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支持他们的斗争;并不断地给他



们指出进行革命的新目标。同产业工人共同进行的斗争,以及产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农业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而斗争的事实,将使这些农业劳动者相信:第一,只有共产党才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而所有其他政党,不论是农民党或是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想用一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他们,这些政党实际上是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走狗;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和贫农的状况无法得到真正的和可靠的改善。

5. 我们提出的具体的战斗性的要求,必须适应贫雇农和中农受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和压榨的性质,同时还必须符合农村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土著农民受到奴役的殖民地国家里,民族解放斗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全民一起进行这种斗争,例如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受奴役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是紧接着解放运动胜利之后开始的。另一种情况是,封建地主跟资本主义强盗互相勾结,在这些国家里(例如印度),受奴役的农民的社会斗争则与民族解放斗争同时进行。

在农村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大、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大土地所有制仍与封建特权相结合的地区,这些封建特权必须在争取土地的斗争(这项斗争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过程中,予以肃清。

6. 凡是存在着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里,这个阶层势必要成为农村革命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共产党跟社会民主党完全不同,社会民主党从后方攻击从事斗争的农业无产阶级,而共产党则对农业无产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所进行的一切斗争给予支持、加以组织并使其深入发展。

为了加速农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并锻炼这一阶级去为实行唯一能使它彻底摆脱剥削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共产党应当帮助农业无产阶级争得结社、集会、工会运动、罢工、言论等方面的充分

自由,最低限度也要帮助这个阶级争得工业无产阶级所享有的那些权利:根据8小时工作日制调整工作时间,实行工伤事故保险和人寿保险,禁止雇佣童工,开展工会教育等等。也就是使有关农业无产者的社会立法的内容至少要扩充到跟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立法一样。

7. 在无产阶级革命使农民彻底摆脱奴役地位以前,共产党应当为反对资本对贫农和中农的各种剥削而斗争;共产党必须反对雇佣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因为这种资本迫使贫农陷于备受盘剥的奴役地位;共产党必须反对商业资本<sup>①</sup>和投机资本的剥削,因为这种资本以贱价从贫农手中购入零星的剩余产品,再以高价卖给城市无产阶级。共产党主张消灭这种寄生性的投机资本,而使小农合作社和城市无产阶级的消费合作社建立直接的联系;共产党反对工业资本的剥削,因为这种资本利用它的垄断地位来人为地保持工业品的高价。

因此,我们要求以低价向贫农供应生产资料(如化学肥料、机器等)。工厂委员会应当通过对价格实行监督的办法来协助这项工作。

共产党也反对私营运输垄断企业的剥削(这种剥削主要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贫农的剥削,这些国家片面地向贫农征收捐税,以利于大土地占有者。

我们要求:对于贫农的最低收入一律免税。

8. 在一切非殖民地国家中,对少地居民的最严重的剥削来自大土地私人占有制。少地农民为了充分运用其劳动力和勉强地维持生活,便不得不为了菲薄的工资而替大地主干活,或是以高价租佃或购入土地,这种高价就等于剥夺农民的一部分产品来供养大地主。由于土地不足,少地农民便不得不沦为现代形式的中世纪农

<sup>①</sup> 原文误为工业资本。

奴。因此,共产党要求没收一切土地和农具,交给真正耕种土地的人使用。然而在还没有能够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项任务之前,共产党应当支持小农为达到下列目标而奋斗:

(1)减少地主分成的比例,以改善分成制佃农的生活状况;

(2)减低小块租地的地租,在租期满时,佃农所作的种种改良措施应给予补偿。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农业工人工会,应当支持佃农所进行的这种斗争。例如,当地主由于租金纠纷等原因而收回佃农的土地时,农业工人应当拒绝耕种这些土地;

(3)把土地、牧畜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一切少地农民,但这必须在能够保证少地农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面积绝不宜过小,以免一方面把这些土地所有者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为了菲薄的工资而受雇于邻近的地主富农。应当分配(或补足)给他们以足够维持其全部生活的土地。

9. 统治阶级企图以实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和把土地分配给农民领导人物的方法来冲淡土地运动的革命性。他们已经使革命运动受到暂时的削弱。但是资产阶级的任何土地改革都要遇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障碍。在这里,土地只能通过赎买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且只分配给拥有从事耕作的生产资料的人。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对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好处。在资产阶级的土地分配中,接受土地的人必然要承担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会使分配到土地的贫农的生活状况得到任何真正的改善,而只能使他们备受盘剥,从而促使革命运动的出现,并加剧富农和贫农的矛盾以及富农和农业工人的矛盾。因为在分割大地产时,农业工人非但得不到土地,反而失去工作的机会。

10.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所有农业劳动者得到彻底的解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无偿地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和工具,但丝毫不触动劳动农民的土地,这个革命使劳动农民摆脱一切苛捐杂税、地租、债务和种种封建桎梏,并给他们以种种支持。

至于今后如何耕种从大土地占有者手里没收过来的土地的问题,这要由劳动者自己来决定。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共产国际认为保留一大部分大型农业企业,按照苏俄国营农场的方式来经营它们,是正确的。

协助集体经济(公社)的建立,也是合乎时宜的。

对于主要依靠在大型农业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的革命农民阶层、一无所有的农业工人、以及半无产者小农来说,保存大型农业企业就能够最好地捍卫他们的利益。此外,大型农业经济的国有化,至少会使城市居民在供应方面局部地摆脱依赖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仍然存在着中世纪剥削制度残余的地方,也就是存在着徭役租制、分成制以及人身奴役等特殊剥削形式的地方,在一定场合下有必要把一部分大地产分配给农民。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大农业企业所起的作用比较小,相反地,还存在着大量渴望得到土地的小农户;在这些地方,分配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是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的最可靠的办法,而保存大农业经济则不会对城市供应起任何特殊作用。

在那些有必要对大地产实行分配的地方,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当首先保障农业无产者的利益。

在组织问题方面,凡是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或是在跟农业有关系的工业企业中工作的共产党人,都必须参加农业工人组织,并且要团结和领导其中的革命分子,以便把这些组织变为革命的工具。在还没有建立起工会的地方,共产党人必须发动人们组织工会。在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工会组织中,共产党人应当进行坚持不懈的教育工作,以期分化这些反革命工会。在大型的农业企业中,必须按照工厂委员会的样子来建立委员会,以保卫工人的利益、监督生产并禁止实行粗放耕作制。共产党人必须号召工业无产

阶级积极支持农业工人的斗争(反之亦然),并吸收农业工人参加工业方面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鉴于贫农对革命运动所起的巨大作用,共产党人绝对有必要参加小农的各种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以便使贫农革命化,消除雇佣工人与少地农民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地主和富农有意加以渲染的利益冲突,并且使这些组织的积极活动能够跟城乡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配合。

只有把城乡的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才有可能顺利地打退资本的进攻,并且转守为攻,取得最后胜利。

(录自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

## 共产国际的策略

(1922年12月5日)

### 一、确认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首先指出,从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如下两项决议的正确:

1.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
2.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决议。

### 二、资本主义衰落时期

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断定: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后,不仅同现代化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近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就反映了这个基本矛盾。同时,这个基本矛盾也就由于这次战争而变得更加尖锐,并使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受到最激烈的震荡。过时的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正在取消和剥夺无产阶级尽管在资本主义奴役的枷锁下而在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

资本主义经济瓦解的整个情况,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论在其繁荣或萧条时期都必不可免要出现的行情的变化而减弱。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经济学家企图把1921年下半年在美国、在较小程度上在日本和英国、多少也在法国及其他国家开始出现的市面的好转解释为资本主义平衡恢复的征兆,这种作法一方面是基于存心歪曲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这些资本主义走狗们缺乏足够的观察能力。在目前这次工业复苏开始之前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已经预见到在不久将来工业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当时已经十分精确地估计到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日益瓦解的基本路线的一种回光返照现象而已。现在则可以充分把握地预言:如果目前这次工业复苏甚至不能在较小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或者就连战后出现的创伤也不能医治好,那末完全循着资本主义瓦解的基本路线发展的下一次周期性危机,一定会加强资本主义瓦解的一切表现,从而大大地促使形势中的革命因素的成熟。

资本主义直至死亡为止,都要经受周期性的动荡。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拯救人类免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所引起的经常不断的灾难。

现在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无非是资本主义的死亡过程而已。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 三、国际政治形势

资本主义的日益瓦解也反映在国际政治形势方面。

赔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协约国一次又一次举行会议的时候,德国经济的瓦解正在不断加剧,从而威胁着整个中欧资本主义的生存。

德国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或者会强迫协约国放弃德国的赔款,因而使法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加速发展,或者会导致大陆上德法工业集团的建立,因而使英国的经济状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恶化,并且使英国在政治上跟大陆对立起来。

**在近东**,协约国的政策遭到彻底破产。色佛尔和约被土耳其用武力撕毁。土希战争和同战争相联系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政治均势是完全不稳定的。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魔影正在明显地出现。自从法国帝国主义因同英国竞争而对协约国在近东的共同杰作的破坏发生影响之后,资本主义的利益现在又促使法国加入资本主义的、反对东方各国人民的共同阵线。但通过这一点,资本主义的法国又一次向近东各国人民表明:他们只有同苏俄一起,并且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援下,才能够进行反对压迫者的自卫斗争。

**至于远东**,则协约国中那些最了不起的战胜国企图在华盛顿修改凡尔赛和约。可是,它们只能获得喘息时机,在最近几年内只不过裁减一项军备——过于庞大的舰队。它们不能使问题得到任何的解决。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斗争正在继续,从而使中国的内战日益炽烈。太平洋沿岸依然是一个大规模冲突的策源地。

印度、埃及、爱尔兰和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例**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在形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蓬蓬勃勃革命起义的策源地和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的源泉。在目前情况下,这种革命力量在客观上是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这种现状的。

凡尔赛和约实际上已经废除。可是继这个条约之后并没有出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协定,也没有取消帝国主义,而是正在出现新的矛盾、新的帝国主义集团和新的武装。

在目前情况下，欧洲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不肯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作出牺牲。资本主义的美国像老鹰一样注视着资本主义欧洲的解体，打算攫取它的遗骸。如果欧洲的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不从地球上清除世界大战的遗迹、不开始建立欧洲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美国就要奴役资本主义的欧洲。

不久前在像现代的奥地利这样一个小国里发生的事件，对于说明欧洲的政治情况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基督教社会党人以及第二国际领袖们所一贯维护的臭名远扬的“民主”，在协约国帝国主义指使下在日内瓦被一笔勾销，取而代之的是由协约国委派的代理人所实行的露骨的独裁。就连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也被取消；它的位置让协约国银行老板派来的走狗占据了。

在奥地利这个小国发生的上述事件，以及不久前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变，像闪电一样把整个不稳定的局面照得清清楚楚，并且最好不过地表明：所谓“民主”实际上无非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幻影而已。

而苏俄，这个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并且5年来在敌人打击下一直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它的国际政治地位却显著地加强了。在热那亚和海牙，协约国的资本家企图迫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放弃工业国有化，并且承担实际上变苏俄为协约国殖民地的债务重担。但是苏俄的无产阶级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这些苛求。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一团混乱当中，从别烈津河到海参崴、从摩尔曼到阿尔明尼亚山，苏俄作为一个在欧洲、近东和远东日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屹立着。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企图用财政封锁窒息苏俄，但是苏俄一定能够恢复自己的经济。为了这个目的，苏俄正在利用本国的经济资源，而资本主义列强由于互相竞争，迫不得已地同苏俄单独进行谈判。地球的六分之一已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之下。在俄罗斯已经有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存在，这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削弱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因素。



苏俄的经济越是恢复和巩固,这个最出色的革命因素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就越加有力。

#### 四、资本的进攻

由于世界各国(俄国除外)的无产阶级没有利用战争使资本主义削弱的机会而给它以决定性的打击,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得以战胜准备斗争的革命工人,得以重新加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并开始对无产阶级展开新的进攻。在世界大战的震荡之后,资产阶级为了重新整顿国际的商品生产和分配所采取的种种步骤,也完全是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实现的。

在世界范围内一再组织起来的资本对工人阶级一切成果的进攻,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所有的国家。经过重新组织的资本到处疯狂地降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权利,并且在币值较低的国家里强迫穷苦工人为货币贬值等等所造成的经济生活中的一切灾难付出代价。

近年来大规模的资本进攻迫使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自卫。最重要工业地区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了这种斗争。一批又一批对于经济生活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人(铁路工人、采矿工人、冶金工人、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被吸引到斗争中来。大多数罢工至今尚未收到直接的效果。但是这种斗争正在激起一批又一批的、人数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首先是落后的工人群众对于资本家和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国家政权的无比仇视。这种由资本家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斗争,使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工会官僚无法推行他们的跟企业主合作的政策。斗争甚至向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清楚地表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罢工都是一次巨大的政治事件。斗争同时还表明:第二国际政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领袖不仅没有支援过进行艰巨的自卫斗争的工人群众,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把他们置于任人宰割的

境地,把他们出卖给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政府。

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是痛斥这种骇人听闻的层出不穷的叛卖行为,并且用工人群众日常斗争的实例来揭露这种行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扩大和加强无数的经济罢工,同时尽可能地把它变成政治性的罢工和行动。不言而喻,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任务:在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自卫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战斗精神,以便在有利情况下使这种斗争由自卫变成进攻。

在扩大这种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仍然是革命的,而且目前最小的罢工都可能成为伟大革命战斗的起点。

## 五、国际法西斯主义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举行的经济进攻是同资本的政治进攻密切联系着的。这一点在国际法西斯主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日益增长的贫困也扩大到中等阶层,其中包括官吏,统治阶级已经不再相信官吏可以充当它的驯服的工具。所以它到处建立特别的自卫军。这种自卫军专事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意图,而且越来越被用来对工人阶级改善自己状况的任何尝试进行暴力镇压。

一时笼罩全国的意大利“典型”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法西斯分子不仅建立彻头彻尾的武装反革命的战斗组织,而且还企图通过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群众中间,即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无产阶级中间为自己建立基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目前存在于许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几乎所有的巴尔干国家、波兰、德国、美国、乃至像挪威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是在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一些国家里,也不是没有以某种形式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可能。

组织群众抵抗国际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反对法西斯匪帮的斗争中,它们应当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

在这里也要坚决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一定要采取秘密的组织方法。

但是,疯狂的法西斯组织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王牌。白卫军的公开统治同时会转向反对一般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只有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露骨的专政的情况下,才可能保持其统治。

### 六、新的和平主义幻想的可能性

现时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特别戒严和反对工人阶级的白色恐怖的猖獗。但是这并不排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不久的将来在若干最重要国家里,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会被“民主和平主义的”时代所代替。在英国(在最近的选举中工党实力的加强)和法国(所谓“左翼集团”必不可免地要统治一个时期),这种“民主和平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很可能出现的,并且它还会使和平主义的希望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复燃起来。从目前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反动统治时期一直到革命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同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暂时的风波。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也应当注意到这些可能性。它们应当善于在任何情况下保卫革命的阵地。

### 七、工人运动队伍内部的情况

正当工人阶级因资本进攻而不得不转入守势的时候,中派各党(独立党)向公开的社会叛徒(社会民主党人)靠拢,接着再跟他们合并。在革命高涨时期,就连中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也表示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并想尽办法要钻进第三国际。而当革命低潮一出现,即使是暂时的也罢,这些中派分子又回到实际上他们从未离开过的社会民主党营垒。正是这些在群众革命斗争时期始终站在动摇立场上的人们,现在反对进行自卫斗争,并且正在回到始终是

有意识地反对革命的第二国际营垒。中派各党和中派的整个第二半国际都处于瓦解状态。暂时处在中派营垒中的一部分优秀的革命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转入共产国际。在一些国家,这个转变已经开始(意大利)。相反的,现在跟诺斯克、墨索里尼等等同流合污的绝大多数中派领袖,势必变成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

从客观上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的合并只能给革命的工人运动带来好处。站在共产主义营垒之外的另一革命政党这种假象正在消失。现在只有两个集团将要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进行斗争。这两个集团是:第二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映;和第三国际,它高举着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

#### 八、工会的分裂和镇压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的策划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的合并,毫无疑问,是由于必须为不断进攻共产党人准备“有利气氛”而引起的。

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为了制造分裂而发起的有计划的活动,乃是这种进攻的一部分。阿姆斯特丹分子回避同正在进攻的资本进行任何斗争,不仅如此,他们还继续坚持同企业主合作的政策。为了在进行这种合作时不受共产党人的阻碍,他们蓄谋瓦解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力量。但因共产党人终究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掌握了或者很快就要掌握住大多数工会,所以阿姆斯特丹分子不惜采取公开分裂工会运动和开除共产党人的策略。没有什么能够像工会分裂那样严重地给无产阶级反抗资本进攻的力量带来打击。这一点,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由于他们发觉他们的立足点正在丧失,并意识到自己破产的不可避免和接近,所以他们急急忙忙要分裂工会这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工具,一一为的是让共产党人只能得到原先工会组织的一些支离

破碎的东西。从1914年8月以来,工人阶级再也没有见过比这更为恶毒的叛卖行为了。

### 九、争取多数群众的任务

鉴于上述情况,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本要求仍然完全有效:争取在大多数工人当中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并将其主要部分吸引到斗争中来。

现在应当比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期更加清楚地看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目前呈现不稳定的平衡情况下,可能完全出人意外地——由于大罢工、殖民地起义、新战争,或者甚至由于议会危机——产生尖锐的危机。正因为如此,“主观因素”,即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觉悟水平、战斗准备和组织性就具有巨大的意义。

争取美洲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过去是,现在还是共产国际的任务。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当前需要执行以下两项任务:

1. 建立代表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共产党的核心;
2. 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队,并在民族运动的范围内唤起和加强社会运动。

### 十、统一战线的策略

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是根据上述一切而来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起作用。争取在一系列国家中组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斗争,只是现在方才开始。也只是现在我们才开始克服在采取这个策略方面的一切困难。法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里局势的演变甚至使那些不久以前还是根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人们,也认为有采用这种策略的必要。共产国际要求一切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都要严格遵循统一

战线的策略,因为现时只有这个策略才能够向共产主义者指出争取劳动人民大多数的正确途径。

现在改良主义者需要分裂,而共产主义者则要联合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资本。

采用统一战线策略,就是要共产主义先锋队站在广大群众为捍卫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的前面。为了展开这种斗争,共产主义者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叛徒领袖们举行谈判。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工人党”在组织上的合并,这当然应该坚决加以反对。第二国际企图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较左的工人组织拉到自己那方面去(例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的“合并”),这实际上无非是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能够把更多的工人群众出卖给资产阶级。

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和它们在行动上完全不受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约束,乃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历史成就,共产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放弃这种成就。只有共产党是一贯维护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正是这样,统一战线策略跟追求某种议会目的的上层的“竞选运动”毫无共同之处。

统一战线不是别的,而是共产党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保卫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向所有属于其他各党派组织的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提出的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为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进行的任何发动,都是革命教育和革命训练的源泉,因为这种斗争的经验会使劳动人民相信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共产主义的意义。

不仅取得宣传成果,而且取得**组织成果**,这是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必须利用每一个时机直接在工人群众中间建立组织支点(工厂委员会,由各党派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等)。

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是统一战线策略的

基本任务。只有“从下层”、即直接从工人群众的最深处出发才能使统一战线策略真正实现。但同时,共产党人在某种情况下不能拒绝同敌对的工人党的领袖们进行谈判,而且应当经常地使群众充分了解这些谈判的进展情况。然而即使在同那些领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共产党和它的进行宣传的独立性也不能受到限制。

当然,统一战线策略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家已经成熟,或是反革命领袖们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图谋分裂工人阶级的时候,统一战线策略对于整个时代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十一、工人政府

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这个口号,作为一般的鼓动口号来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应用。但是,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来说,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也就是在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些国家里,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作为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而产生的。

第二国际各党宣传并实行社会民主党人跟资产阶级联合,是企图挽救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局。不久以前,第二国际的一些政党(例如在德国)一方面不打算公开参加这种联合政府,但同时却以隐蔽的方式促其实现,这不过是平息群众的不满的一种手腕,不过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更为狡猾的欺骗。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跟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联合,而主张实现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和一切工人政党为了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为了把它彻底推翻而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联合。由于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整个国家机器就会转入工人政府手中,从而

加强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

工人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对生产进行监督，把主要的赋税负担放在有产阶级身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

这种工人政府，只有当它产生于群众本身的斗争并依靠受奴役的工人群众最下层所创立的富有战斗力的工人机关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那种由于议会党团力量的联合而出现的工人政府，也就是纯粹源自议会的政府，也可以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所活跃。当然，要建立真正工人的政府，并在革命政策的基础上把这种政府继续保持下来，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乃至国内战争。无产阶级只要试图建立这种工人政府，那么从一开始起就要遇到资产阶级最强烈的反抗。所以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能够团结无产者和发动革命斗争。

在某些场合，共产党人应当表示准备同非共产主义的工人党和工人组织一起成立工人政府。但是，只有在能保证使这个工人政府真正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才能够这样做。同时，共产党人参加这种政府的当然前提是：

1. 参加这种政府的共产党人处于本党的严格监督之下；
2. 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3. 共产党绝对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和进行其宣传的充分独立性。

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虽然具有种种巨大的优点，可是，它像统一战线全部策略一样，也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性，为了立刻就同那些认为好象必然要经过“民主联合”阶段的幻想作斗争，共产党必须记住：

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都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但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府。



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列各种可能：

1. 自由派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产生。
2.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3. 工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
4. 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联合政府。
5. 只有共产党能够名副其实地实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

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携手并进。因此，共产党人也就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有一定保证下支持非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府。但是共产党人同时还向劳动人民公开宣称：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工人政府就既无法建立，也无法保持。

工人政府最初的两类型(工农政府与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联合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争取这种专政的重要出发点。只有真正的工人政府即由共产党人组成的上述第五种类型的工人政府，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

## 十二、工厂委员会运动

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在工厂、矿山、铁路等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力量强大的、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没有能建立起工厂委员会作为工人运动的支柱，那末这种工人运动就不能算是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特别是，如果共产党人不是在一切工厂中拥有坚固的支点，如果工人没有在企业中建立起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工厂委员会，工人苏维埃)，那么反对资本进攻和争取监督生产的斗争是没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今后一切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在工厂的实力并且支持工厂委员会运动，或者自己发起这种运动。

### 十三、国际纪律

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和每一个国家内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共产国际及其每一支部内部贯彻最严格的国际纪律。

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一切支部及其全体成员无比严格地遵循既定的策略。这种策略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实际上同心协力地有计划地加以贯彻，才能取得成果。

第二十一条的通过，要求贯彻执行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这是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的机关）的一切策略决议。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极严格地要求所有各党切实贯彻执行所通过的策略决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只有共产国际的明确的革命策略，保证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最迅速的胜利。

代表大会决定把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而正确地阐明统一战线策略的十二月提纲（1921年），作为附件列入本决议。

（录自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

## 十四、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2年12月4日—16日)

### 关于东方国家工作的决议(节录)

一、远东和近东国家青年工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工作问题的决议和远东劳动青年代表大会的工作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劳动青年,使他们走到了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朝鲜出现了新的组织。缔造了最终建立日本共青团的必要前提。蒙古革命青年联盟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建立了同土耳其共青团的联系。但这只是开始。青年共产国际面临着进一步全面发展和加强运动的任务。可惜不能不承认,这个运动主要波及到亚洲,对非洲青年则接触不多。

二、运动的发展和加强使青年共产国际有可能对东方国家的共青团提出一系列关于它们发展实际活动和巩固团组织的新任务。

**中国**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现在反帝斗争最尖锐的时期。这一斗争获得了抱有革命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们的特别有力的支持,这些人是中国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由这些学生中最坚定的左派分子组成。但是,团的内部还存在着一般学生运动的痕迹,其表现是各种不同倾向(一方面是右翼民族主义

的、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左派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

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可以认为这种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在代表大会上青年团已经是一个巩固的,思想方面一致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能达到这一步,是由于它做了实际工作,它进行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在组织上巩固了团并加强了对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面临的任务是进一步在组织上加强青年运动和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青年工农工作上去。应以特别的顽强精神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至今运动主要地是依靠大学生。正因为团的成份如此,于是发生了如下一系列妨碍团进一步发展的现象:缺乏坚强的纪律,学术至上论的严重倾向,脱离日常的实际斗争主要是脱离广大青年工人群众。

第三次代表大会极为满意地表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大会认为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把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年工人当中去。为了把劳动青年吸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并吸收他们入团和保护他们不受剥削,青年团应当为青年工人的基本要求进行经济斗争(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另一方面,应开展政治教育工作(俱乐部、学校等),使青年工人得以提高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同时保证团存在的合法形式。

2. 为了从组织上巩固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实行一系列办法,首先是把运动严格集中起来。为了加强团内的纪律,应当正确地把工作分配到团员中,利用每个团员到劳动青年中去做组织和宣传工作。大会认为,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来说,同时参加别的非共产主义政治组织是不能容许的。

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把团的机关报《先驱》变为反映工农青年生活和斗争的通俗刊物。将来,尤其必须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而实际

的联系。

日本……

朝鲜……

蒙古……

印度……

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在东方国家工作问题的决议,责成行将产生的执行委员会更多地关心和帮助东方国家的青年运动。

第三次代表大会肯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工作的决议,建议执行委员会更加有力地吸收欧洲的共青团参加这项工作,向他们提出具体而实际的任务,要求他们提交关于他们在殖民地工作的报告。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青年共产国际 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1922年12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鉴:

亲爱的同志们!

少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注意你们的少年运动。最近一期,比较上时间并不多,你们居然能在广泛的中国青年中开展急进的革命工作。青年工人群众间的实际工作使你们得以巩固发达,从马

\* 原件未标日期,据刘仁静回忆,为此次大会所通过。

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广大组织，你们首次举行群众的“同盟运动”，更已巩固你们的势力于广泛的中国青年之中。中国的青年团已成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

最近第三次少年共产国际大会上我们已经能实际审察中国的运动，讨论中国运动的问题，并且定出你们团体在最近期间之根本职任。

客观的环境使中国学生界变成进步的革命分子，中国学生界包围于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之中，受其熏染，觉察中国经济发展中之对抗现象：一方面资本主义式的城市之中有激励发达的工业，别方面，其他各处仍大部保存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的风俗关系。学生界对于此种状况的不满意自然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大动力。然而学生界相对的革命性乃在于学生的愿望是变中国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如今日之欧美。

中国学生界于此层大约都还一致，然在运动方法及策略思想上却分成许多不同的派别。第一部分学生反对军阀；第二部分反对外国资本；第三部分同时反对军阀及外国资本，所以也是最进步分子，自由主义的分子；第四部分不知道怎么办好，只有自称无政府主义者。

虽然如此，此种复合的学生界，以总体而论，始终是急进派(Radical)；其中最急进的一部分组织而成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你们先开展运动于学生界之中——你们刚才脱离学生派的思想呢。

所以青年团最初一期分子非常复杂，也是当然的。此等复杂分子往往混乱你们团体的阶级性。你们毅然反对此等分子因此面益巩固，做得非常恰当。

到你们第一次全国大会时，你们此种肃清团体的工作，大致已完。你们那次大会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

决定革命的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

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决定加入少年共产国际是绝对合格的,从此就是我们亲密的国际团体中之正有平等权利分子。

现在,既得你们代表的报告,我们觉察:你们的革命工作之成功大部分在学生界之中,团员也以学生为多,这是团体中种种不好现象的原因——譬如,组织的薄弱、纪律(旧译“训练”)的不振、“学院主义”(academicism)等等。学院主义——就是脱离实际运动研究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不好的现象。若脱离实际的革命工作,你们团体就可以变成与外界脱离的宗派式(sect)的团体,即此亦就破毁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为劳动者争解放的实际运动,虽然,同时你们之中发现“反对学院主义”的朕兆——就是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达纯粹进行实际工作之目的——这也是不好的现象。唯一正确的道路——乃是结合共产主义的研究与日常的实际革命运动。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帮助你们的斗争呢;同时也要实行革命工作,如此,你们才能了解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呢。组织的薄弱及纪律的不振也就是脱离实际工作的结果。所谓纪律,就是每一团员都有实际担任工作之责任。本团各团员之间,本团各机关之间以及其总指导的机关之间,此等实际工作责任之真确调节标准足以表现团体之组织力。然而假使没有实际工作,亦决不能有纪律;因此必须努力进行实际工作,此种工作除其本身结果外,并能巩固团体的组织。再则,我们以为你们的团员决不能当其他“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之团员,因为若是如此必定散乱你们团体的能力及组织的精神;当确定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方针时,遇见此种现象必生混淆而消失你们团体之真正的政治上的意义。

少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详尽审察此等现象之后,决定请中国青年团根本改变其工作之基础,即以为当自学生界中移向农工青年间。必须即刻开始工业的大都市中之青年间的运动,为他们争

联络的法律的地位之增进,于此等斗争过程中能团结劳工青年,与以政治的教育训练,且当于其中行文化运动(启蒙识字的补习学校等)。青年团当于无产阶级青年间求大大的增加团员。还有一最重要的职任就是农民青年之组织工作。我们以为农民中将以文化运动为最有意义。此种经验,将来必能于农民青年群众运动之具体职任上立出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有开始实行此等职任做此等新工作,方能消灭团中所有的不好现象:如学院主义、不愿实际运动、纪律不振、不善于工作。此种新工作必能团结劳动青年——劳动青年的使命是一方面扑灭本国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一方面推倒反动的军阀。

同志们,少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你们的团体亦有一代表被送入),深信你们必定能以全力去实行此种新工作,必定能履行少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决议,而在第四次大会上就能报告你们所得的成绩于全世界革命青年的代表——怎样团结中国劳动青年于你们团体之中,以及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胜利。

前进,行向新的道路、新的斗争、新的胜利。

中国劳动青年解放运动万岁!

少年共产国际万岁!

谨致共产主义的庆祝

(录自《先驱》第18号,第4版,1923年5月10日出版)



## 十五、孙文越飞会谈\*

###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sup>①</sup>

(1922年8月27日)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本月22日的一封信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我要马上同您讨论来函中所谈的各个问题，在对您提问的几个专门问题作答复前先谈几点意见。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特别就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情况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他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他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

---

本专题资料凡属马林档案，均录自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文中注释均为该书编者所加。

① 此信与下封信(同年12月20日)，本丛书卷一均已刊载，是根据新近俄德合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的俄文本翻译的。此处收录的是根据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献档案英文本翻译的，供读者参照阅读。

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他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鉴于目前形势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情况,这一点在不久就可能实现。

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联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

我现在来答复您在您的信中提出的各种特殊问题:

1. 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说支持他的人物。但是,北京,正像我指出的那样,现在真是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2. 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中我的军队准备北伐——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我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遵守我在前年同段祺瑞所建立的合作。接受同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当张建议同我合作时,他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我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无权假定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

孚,看来张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再加上你们对他采取的敌视态度,这可能迫使他从日本寻求外交上的支持,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请牢记这一点。

3. 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寄一份我上周签发的声明<sup>①</sup>,这份声明是就广州局势向列强发的。陈炯明是一个坏人。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在基本政策问题上脱离其政治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但是,当这样一种脱离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它就打击了全部政治生活的根基。

4. 由于我已经通知国民党的所有国会议员去北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用事实回答了。我曾指出,国会本来就有权召开会议,但这种会议迄今未能在北京召开,是由于遭到了北方军阀的反对。这种反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不是承认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是抓住清除了反对派的机会,在北京重新召开国会而已。

5. 您推论我现在正在同中国外交部保持接触,这是您的误解,对于这个问题的其它答复,我请您参看第一页上我的第一点意见。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

<sup>①</sup> 指1922年8月17日《孙逸仙博士的声明》。

谨致  
最高的敬意！

您的诚挚的孙逸仙  
1922年8月27日  
于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邸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1922年12月20日）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最近的来信已经收到。

我注意到您关于张作霖的评述。我打算早日就此问题与他交换意见。

关于您对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这个问题的意见，我冒昧向您提出下面这些考虑。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清宫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不过，我必须指出，你们同北京举行谈判，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须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可称作革命或激变这种苏联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资本主义列强认为，激变会严重滋扰外国商业，因此，绝不能支持迄今我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措施，而我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也必须遭到他们的反对、攻击和镇压。当然，他们力图用似是

而非的理由来论证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我在广州时就听说过——说什么他们只能同“公认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令人奇怪的是，您竟重复同样的资本主义论点，这正好中了你们伟大制度宣布为敌人的那些列强的计。

但是，您可能要问：怎么办？幸好，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从我离开广州以来，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海军强国支配的中心。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必须很坦率地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和其它国家肯定会支持他而反对我。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联盟”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我担心此人靠不住，或者，正如我们中国俗话所说，人心难测。

如果你们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末，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同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能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至于所谓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的失败，实际上毫无现实意义。曹锟现在正在同张作霖调情，旨在迫使吴佩孚同意曹当选为总统，

或诸如此类的职位。另一方面,张作霖正在争取曹锟反对吴佩孚。但是,曹锟虽然可能是个傻瓜,他的幕僚却非常高明,不会不懂得消灭了吴佩孚;以后一旦遇到麻烦,曹锟就只能单独对付张作霖。这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您的非常忠实的孙逸仙

1922年12月20日

于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邸

(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 孙中山致列宁的信

(1922年12月)

亲爱的列宁:

趁此机会谨就一件要事致短函与您……<sup>①</sup> 您能够迫使张作霖<sup>②</sup>尽可能妥善地为苏俄的安全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遵照这个政策,您不仅能避开在中国反对您的危险的反动势力,而且将帮助我创造一种便于并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

您前次关于中国的声明<sup>③</sup>使我国人民感到大有希望,并使我

① 本信删节号均为卡尔图诺娃原书所加。

② 敌视苏俄的宣传散布了一种说法,似乎苏俄政府主张联合吴佩孚的直系以便把孙中山打算与之合力攻打直系军阀的张作霖赶出东北。——卡尔图诺娃书原注

③ 孙中山指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27日致中国外交部的信。见《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莫斯科1959年版,第52页。——同上

国人民把俄国看作中国的朋友,这个朋友保证中国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获得民族解放……

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个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道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

同时,我应重申,与现在的中国政府的谈判,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而且可能还是危险的<sup>①</sup>。北京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与北京打交道意味着实际上在与列强打交道。这是危险的,因为经常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北京和这些大国将耍弄种种手腕使您在中国人民面前陷入不利的处境。

再致崇高敬意。

谨致兄弟般的问候。

孙中山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越飞致马林的信

(1922年11月7日 北京)

亲爱的马林同志:

接到你很有意思的来信,我早就知道孙的一个部长应邀赴沪(?),但此行为吴佩孚所不容。我马上就去尽量说服吴赞同此行。但

① 1922年2月7日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中阐述了苏维埃政府何以同华北的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契切林信中写道:“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在我们同国民党代表未来的谈话过程中……以及同你们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我们将更加明确地规定联系的范围。这些联系定将把我们同你们,同你们的朋友们联合起来。”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5卷,第83—84页。——同上

吴回答说,他对孙的要求本来只不过是:让小徐<sup>①</sup>和张作霖下台。两件事孙博士均未做到,因此,吴现在已对孙博士不信任,并认为孙那个部长之行是徒劳无益的。

你信中说,孙博士已对吴不信任,孙还认为吴与陈炯明有联系。这肯定是不对头的。不过双方这种持续的猜疑实属无聊,必须消除。

看来你又落入孙中山的影响之中,而看不到事实上吴倒是更有理由怀疑〔孙〕。怀疑吴与陈炯明有联系是绝无道理的,可是孙博士与张作霖没有决裂,这是他自己也不否认的。我依旧是原来的看法,两个人都有理由怀疑,因为两个人执行的都是利己政策,尽管出于完全不同的心理原因。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孙博士应变其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插手中央政府事务,昨天李〔大钊〕教授告诉我,孙博士已授权现总理王博士<sup>②</sup>以他孙博士的名义同吴将军谈判。教授认为,现在可以成立孙——吴政府。这是我方的一大胜利。我已电告吴,我非常重视他同孙的和解,吴建议满足孙对福建省方面的愿望。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孙积极插手北京中央政府事务并与吴和解,这一点请告诉他。

① 指徐树铮。因系徐世昌之子,人称小徐。

② 指王宠惠(1881—1958),早年留学美国,曾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这里指的是1923年9月19日,王在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组成所谓的“好人政府”。但因当时保定派曹錕、曹锐与洛阳吴佩孚的矛盾,这届内阁两个月就倒台,11月29日汪大燮开始署理阁务(见《民国人物传》第二卷,郑则民:“王宠惠”,第141页)。



我在继续为铁路而同俄亚银行进行斗争,银行已经求饶。

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唐山矿工罢工已证明了这一点。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虽然我们已商定只把款交给共产党,但是从共产党那里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 1000 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 400 元。

至于刊物<sup>①</sup>,第一期很糟。主要因为它不醒目。完全是用一些偶然弄到的材料拼凑起来的。编辑不该把所有稿件都编入一期。必须有计划地安排所有材料,每期主要用一篇重要的报道,突出这一倾向。

希望今后各期会有改进。

望速来京。

我的妻子和我谨祝你革命节日快乐。致以党的敬礼

A·越飞

又及:可能所有中国人的名字我写得都不确切,希望你能明白我指的是谁。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1/3037 号德文手稿)

## 越飞致马林的信

(1922 年 11 月 17 日 北京)

亲爱的马林同志:

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特趁机再致函与你。

一、我一生极力反对我称之为政治上的“印象主义”的东西,所

<sup>①</sup> 这里可能指的是 11 月 6 日在上海出的《新俄罗斯报》。

以我不能让别人反指我有此毛病。

为了结束我们过去的争论,为了杜绝关于我同情吴将军重新露面的种种戏言,我再一次告诉你,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元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应该同意孙的政策,不应该同吴取得联系。

孙博士给我一信,派来了张继。乍看起来,此信的动机是要说服我,我们不应该让吴相信我们会帮助他反对张作霖;而真正的动机是(我深信不疑)要我们亲自向孙保证,我们不会用军事力量反对张作霖。这一点我做到了。我向孙保证,我们决不会反对他(孙),我们也不会用我们的军队去打张,至少还没有这样想。

但是,你必须正确理解当前形势。曹锟近来很神气,因为基督将军[冯玉祥]如今坐镇北京,拥护他的人在数目上占上风,吴将军看来几乎孤立,现在比从前更加弱小。这些事情的必然结果已经清晰可见。近来北京的警察局长开了一个拟予逮捕的人的黑名单。这是按照曹锟的命令干的,国务总理还在犹豫是否批准这次逮捕。我已请辛博森<sup>①</sup>向总理阐明,此事断不可行,并暗示这种行动会被看成是针对俄国的。我希望能切实制止这件事。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朋友李教授和胡教授在名单上被列为榜首。我本来想让我们的朋友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准备对付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十分懂得我们力量强大之所在,因而想瓦解具有民族

① 辛博森,伯特伦·伦诺克斯(1877—1930),笔名普特南·韦尔。英国人,生于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盛之次子,曾在瑞士留学,回华后进中国海关在北京总税务署任总司录事司,1902年辞海关职,就任英国报纸驻京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其主要任务为对外宣传。1922—1925年兼任张作霖顾问,并为他在北京创办英汉合璧的《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他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9月,阎的反蒋运动失败,辛氏遂将海关交出。是年11月遇刺身死。(《近外来华外国人名辞典》,1981年12月版第440页)。

主义思想的政党的党员。但是不论蔡还是你,都不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这是小事情,只有个人背景。就在此时,反对我的斗争加强了。许多报纸,我认为它们是被顾<sup>①</sup>收买的,都以反对俄国的面貌出现。

那些以孙博士为首的我们的朋友都不想理解这一切。

我有极可靠的消息,张作霖正在积极准备打吴,他不仅招了许多白俄士兵为他服股,还有许多备有飞机的法国和德国的飞行员。

尽管我们非常信任孙博士,但不能说张胜吴败,再加上可能当总统的曹锟,就会出现一个较好的有利于俄国的局面。

吴的处境此时此刻非常不利,特别是因为列强现在也插手干预:在汉口,湖南人[?]抓了8个欧洲人,后者举行集会要求列强帮助,今天外交使团已经干预。其实这也是反对吴,因为他必然要对汉口的秩序负责。

我现在极为忧虑,形势已经恶化,即使现在孙、吴和解。他们二人也不可能再建立一个政府。

---

① 指顾维钧。1922年9月他被王宠惠内阁任命为外交总长

昨天我派格克尔<sup>①</sup>和伊凤阁<sup>②</sup>教授去见吴。一是再次敦促他尽快与孙和解；二是向他表明，我们不想从军事上干预中国内部的斗争；三是要求他在俄中会谈中支持我。

请把我此信的内容告知孙博士，特别要明确强调，张胜吴败的可能性令俄国十分不安。

请再告诉孙，我认为，他现在必需同吴取得谅解（听说，吴已接受王[宠惠]总理以孙的名义向他提出的所有条件）。

此外，还请告诉孙，在会谈中我非常指望他的支持（特别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我已详细告知张继。

## 二、《俄国生活报》<sup>③</sup>

我深知仓促从事必定是一事无成的，而且仍旧认为，为了使它有特点、更醒目，编辑一定要有极为丰富的资料。

我建议，应该把全部报道资料按计划逐期安排。例如：每期都必须有以下栏目：

① 格克尔·阿纳托利·伊里奇(1888年8月25日—1938年7月1日)，苏联军级军官。生于第比利斯。1917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参加红军。1918年1月任第八集团军司令，4月任南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国内战争期间为解放格鲁吉亚立下战功。后为培训军事干部做出重大贡献。1922年来华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是年7月随越飞使团来华，任武官，并协助越飞与孙中山谈判，在上海会见过孙中山。1929—1933年任驻土耳其武官。1934年起在总参谋部担任领导工作。获红旗勋章三枚。1938年遭错杀，后平反，恢复名誉。

② 伊凡诺夫·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汉名伊凤阁，(1879年生——?)。苏联汉学家，外交官。190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汉满语专业。1902年来华学习汉语文，任译学馆俄文练习。1904年回国讲授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并从事科研工作。他把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中国四川、蒙古考察后带回的在喀喇和托古城发掘的西夏六书解读，为俄国西夏文研究奠定了基础，1922年随越飞使团来华，后又参加1923—1924年中苏谈判。1924年7月苏联在华设立大使馆，伊凤阁任汉文参赞。1927年回国。

③ 这可能指的是1922年11月6日在上海创刊的政治经济周刊《新俄罗斯报》。

1. 重建俄国的经济生活；
2. 俄国的工业；
3. 俄国的农业。

我确信，只有这样才能使报纸醒目、具有特色。

请尽快前来！

我妻子和我向你致以衷心问候。

你的 越飞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1/3028 号德文手稿)

##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

——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

(不晚于 1922 年 12 月)<sup>①</sup>

1.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绝对不能单纯进行共产国际的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尚未到达这种地步，单纯进行党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必须把它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如果没有俄国外交政策的配合，仅仅让共产国际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够有力的。

2. 因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毫不含糊，在民族

① 此件原文未标日期。从内容判断，其成文时间当在 12 月马林离中国赴莫斯科之前。因自 1923 年 1 月 17 日后（越飞离京赴沪会见孙中山，1 月底赴日本），越飞未与马林在中国共事。又据越飞在出使中国期间 1923 年 1 月 15 日寄回苏联的文章（发表于 1923 年 2 月 22 日《消息报》上的《开端》和该报 1923 年 1 月 5 日的《中国混乱的政局》）可知，这份提纲集中代表了越飞、马林二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问题上友好,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绝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

3. 世界大战之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伟大的作用,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也变得非常谨慎小心,它们遂正式宣称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权思想,乔装打扮为被压迫民族的朋友粉墨登场。例如,华盛顿会议就在援助中国的幌子下,推行奴役中国的政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外表上也是捍卫被压迫民族,尽管这种政策实际上仅仅是为北美合众国的资本主义利益效劳。

4. 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这样做特别必要,因为俄国的敌人现在正指挥着他们的整个宣传机器,妄图证明俄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推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政策。

5. 倘若对这些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可能性继续存在,那么上述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乃至达到帝国主义也乐意赐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独立的假象的地步。在这当中,所谓“文明民族放弃特权”首先是要针对东方国家,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即使没有司法特权,帝国主义也能实行他们的剥削政策。

6. 帝国主义娓娓动听地对东方各国人民表示广泛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必须有事实作为证明。

7. 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那些足以表明革命的俄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证明只有俄国的政策才真正会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免遭剥削的事实。

8. 因为这些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很长时间内必将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任何在内政方面的合作都会被理解为干涉内部事务,被理解为不正常的,这就增加了工作的困难。

9. 因此,只有在国际主义精神比较强的工人运动问题上,才可以进行内政方面的合作。对其他一切问题,则只能在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行合作。

10. 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是把互相争斗的各省联合起来,并揭穿某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的虚伪友谊。

11. 为了证明谁是中国的朋友,俄国的政策甚至要比美国更进一步,必须指明门户开放政策只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益效劳,而中国只不过是殖民开发的对象。俄国和中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分子必须反对这种政策。

12. 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得给各派系那些专谋私利的领袖以任何援助。

13. 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

14. 目前,反动分子(即中国的更接近帝国主义者的分子)的势力大于革命分子(即国民党人),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使后者强大起来;利用目前时期,促进各派别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通过明确的对华友好和反帝政策,壮大亲俄分子的力量。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94/3116 号德文打字件)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便笺

(不晚于1923年1月10日)<sup>①</sup>

送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科巴<sup>②</sup>

马林同志是从北京来的同志，即我同你谈过的越飞的助手。你当时要求暂缓两天再说。请同他谈谈中东铁路和我们在蒙古的政策。

布哈林

马林同志是荷兰人，现已会说一些俄语。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23/3032号布哈林俄文手稿)

## 上海工部局关于孙文越飞会谈的记载

###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

(1923年1月22日)

越飞偕秘书史瓦尔茨于1月22日在莫里艾路29号孙公馆与孙中山共进午餐。当日孙公馆的其他来访者，还有国民党干事长张

① 原件未标年份和日期，因布哈林建议斯大林同马林谈的是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可知这正是越飞要同北京政府谈判但未获结果的棘手问题，也是马林作为越飞的助手在孙中山和张作霖之间努力协调的问题，正是为了这二大问题他于1922年12月23日回到莫斯科，得到指令后又于1月10日后离苏联回中国，所以这一件时间当在1923年1月10日前(见本书第112页)。

② 斯大林的爱称。



继<sup>①</sup>……

据报告,孙中山与越飞谈话中讨论了达到下述三项目的途径和方法:1,迫使日本撤出东北;2, 保证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3, 促使中国与苏俄缔结联盟。据称,越飞接到关于此事的几份报告后,对于在上海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一些安排不太满意,并打算从北京增派 12 名受过训练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宣传者前来支援上海的地方宣传人员。据说,1 月 20 日 11 时,孙中山曾赴汇中饭店拜访越飞。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孙中山越飞继续会谈

(不晚于 1923 年 1 月 24 日)

据报告,越飞与孙中山会谈出现障碍。越飞答应,如果孙中山及其同志同意:1. 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2. 与苏俄政府公开签订盟约;3. 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援助。孙中山说拟考虑前两个条件。但是由于他拒绝就第三条做出让步,因而出现了麻烦。又据报告,与孙中山讨论诸问题的成果,是越飞把他手下一名叫霍克尔的军事顾问从北京召到上海来。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sup>①</sup> 当时张继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下事长。

##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26日)

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授权发表下记宣言。在越飞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重。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

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再来中国南部,然后赴北京。

1923年1月26日上海

孙逸仙 越飞签字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 马林致加拉罕和越飞的信

——关于我奉天之行以及与张作霖将军的会谈

(1923年2月15日,副本给政治局委员) 密件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知道,我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作为柏林《国际新闻通讯》的代表,到奉天拜访张作霖将军,讨论中东铁路问题以及他与东北地区白俄的关系。为此,达夫谦同志派我到奉天,今晨返回。

我没有带中国译员,为了弄清情况,先到了德国驻奉天总领事馆。这个人是我偶然认识的,他曾和我同船到中国。这个瓦尔特博士早在战前就旅居中国多年,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此地的德国人认为他非常能干。他是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从1921年4月就在奉天,有机会研究那里的局势。跟他一起工作的有个屈尔鲍恩先生,通中文和日文,现在由德国政府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任副领事。我跟这两个人进行长谈。应该指出,曾在东方住过的阿斯米斯博士曾建议我去奉天时要设法跟瓦尔特博士取得联系。外间的德国人常常批评总领事馆人员过多。虽然那个瓦尔特博士极力使我相信,他们只是从事商业活动,不搞政治,可是瓦尔特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

除了在商界搜集情报外，还从事别的活动，这一点也是确凿无疑的。

同这两位先生的谈话取得了成效，他们告诉我：

I. 一般认为张作霖是日本人的一个工具，这种见解在俄国也常常可以听到；其实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肯定地说，张在东北推行的是他自己的中国政策，从而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当日本人试图扩大占地时，以有限的选举权选出的三省制宪会议总是反对他们。在这个会议上，他们也反对延长旅大租地条约。当然，张作霖在涉及日本人的问题上总是很谨慎的。不过，把他看成日本人的工具则是完全错误的。

II. 在铁路问题上，按照他们的看法，最好是能够通过铁路工人的行动实现管理上的变更。瓦尔特博士说，采取军事行动是最大的蠢事，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立即引起与日本人关系的紧张化；还会因此把张变成敌人。哈尔滨的朱庆澜<sup>①</sup>由于同孙中山合作，在铁路得到很高的地位，可以通过他办成许多事情。孙中山早就对我说过，这样他就为改善张作霖同俄国的关系创造了机会。应该通过朱庆澜来影响张作霖。

III. 俄国不应认为张作霖会采取侵略行动，也无须担心张会用白俄去进攻。恰恰相反，如果张作霖感到俄国方面对他没有危险，他会非常高兴，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手地使用他在华北的军队。

IV. 据说，张不仅很精明，而且有收纳贤达，剔除庸碌之辈的本领。

V. 如果我要到张那里去，我应该考虑到他的官员都被美国人操纵，不适合参与这次讨论。

---

<sup>①</sup> 朱庆澜，黑龙江督军，当时任中东铁路督办。

Ⅵ. 瓦尔特博士认为,张败北<sup>①</sup>以后,他在东北的地位已削弱。他可能已经不相信手下的将领们。上海的德国商会主席是一个在中国居住 41 年的人,经常住在奉天。他告诉我,张的地位仍很稳固,东北的商人支持他,他的奉天省绝对是中国所有省份中最有秩序的省份。另一方面,吴佩孚则因在其辖地内一再榨取钱财而遭到商人憎恨。这位先生还说,吴的重要性总的说来是被人们过分夸大了。他们告诉我,许多事情通过张的长子张将军便可办成。以前我在孙中山那里也听到过这种说法。

### 拜会张作霖

张作霖于 13 日接见了,他解决了翻译上的麻烦,因为他使用他的私人秘书(从哥伦比亚回来的大学生)而不是铁路职员王景春。孙中山的介绍信使我很快敲开了大门,我受到大帅的亲切接待。他把我看成德国人,非常喜欢打听德国的情况。张是有名的亲德而强烈反英的人。我在他那里呆了约一小时,谈到我从莫斯科带来的加拉罕的信。

1. 首先谈到铁路情况。张说,情况十分复杂,不仅俄亚银行,还有列强也在插手。他说,因此这是件十分棘手的事。我向他声明,俄国不承认银行对铁路拥有权利,只有俄中两国之间才能缔结协议。在进行正式谈判最终解决问题之前,应该先把参与行政管理的白俄解雇,任用拥护俄国政府的人,就可能大大改善局面。大帅答道,他很愿意跟俄国政府的代表会谈,这代表应该到奉天来,因为他现在与北京的中央政府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在北京谈判。关于解雇白俄的问题,他没有表示最终意见,只是再一次指出国际上的纠葛。他很乐意同一位俄国代表在奉天进一步讨论这些事情。

Ⅱ. 至于俄国仍然认为他支持东北的白俄从事反俄运动

<sup>①</sup> 指 1922 年 5 月张在直奉战争中失败。

事,他无法解释。这不是事实。他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不能容忍俄国人在他的辖地进行活动。对俄国难民的救济费每个月要花掉15000元。他愿意让这些人到北方去,只是不想把他们赶回俄国领上,因为人们告诉他,一到那里他们就会被枪毙或者押回俄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反对把他们驱逐到俄境内。他可以跟俄国代表商谈是否能让这些人离开北满。他知道孙中山给列宁写过一封信,他常常谈起他同孙的密切关系。他表示很想同新俄友好相处。

Ⅲ. 当我问到他是否愿意派代表到莫斯科去沟通情况时,他说,他不能马上这样做。如果孙有代表前往,他很想委以专门的使命。他要我把这种想法告诉孙中山,我会办到的,数日后我就要到孙那里去。大帅还邀请我以后再去看访问。

关于会晤情况,就说这些,考虑到奉天的形势,我认为绝对应该尽快任命一个俄国领事或一个能提供情报的人驻在那里。另外我还强烈感觉到,通过孙中山,的确可以在张作霖那里办成很多事情。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局面。总的说来,张作霖给我的印象并不比民主主义者吴佩孚给我的印象差。尽管吴佩孚发表许多漂亮的宣言,又给俄国同志写信,但他近几日却用最残暴的手段来镇压他自己挑起的一次铁路工人罢工。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6/3039号德文打字件)

## 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1923年5月1日)

接<sup>①</sup> 本年5月1日越飞自热海来电

请转孙中山博士：

今收到我国政府对我们两人当初就您的长远计划(而非应急计划)面议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

第一,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

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

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Opucaka(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

第四,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

充分相信您终将成功。愿您尽快摆脱暂时的困难,并只能在广州同您面谈上述建议的细节。如果您愿尽快进行这样的谈判,那么

---

<sup>①</sup> 这件电报是马林接到,然后转给孙中山的。

可通过马林同志同我们代理人<sup>①</sup>进行。

您的越飞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sup>②</sup>

(1923年5月15日)

你们5月1日的电报给我们很大希望。一、我们感谢你们慷慨的许诺；二、我们接受你们的全部建议；三、我们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些建议。我们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

孙逸仙

译自英文，

根据档案印刷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1923年6月20日 广州)

亲爱的同志们：

为期10天的党代表大会，现在闭幕了，会议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我将另写报告，5天后由下一个交通员带去。现在谈谈南方的形势和在此期间与孙中山的两次、与汪精

① 指达夫谦。

② 发自上海，副本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卫的一次会晤。

由于开大会,我不能派其他同志去,只好等这些忙碌的日子过去。

### 一、南方的形势

南方的形势没有多大变化。许〔崇智〕将军现在正领导进攻惠州的战斗,这座城池迄未攻克。据我得到的最后消息,他曾败退至石龙附近,不过现在又把总部安扎在博罗。他写信说,未来3天之内可望攻克惠州。我们过去也常常收到这类消息。现在虎门炮台的大炮已运往博罗,这样,形势变得对许有利一些。昨日,孙中山又很乐观,今天他去博罗,也许是为了一起攻打惠州。遇军情紧急,他一般都亲赴前敌督师,然而这次似乎稳操胜券了。这次进军(我已经报告过)也并不意味着与陈炯明战斗的结束,陈可以撤退至汕头。孙中山告诉我,一个月之内可将陈赶出汕头,这我们还要再看。

孙中山上星期去北部,他的部将杨希闵率兵进攻失利,一直退到英德。但后来沈鸿英又被击退,现双方在争夺韶关。我从军界得知,杨不甚可靠,想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要打回云南去,不过,这对他亦非易事,因为他在广西的两大对手已经联合起来。

闽督经上海去杭州,谋求与浙督安福系卢永祥和解,这个消息很重要。此间有人说,闽浙两督军想联合抗吴。这个消息若属实并达成和解,则孙中山不久后可望平定陈炯明。你们知道,这位浙江人与天津的段祺瑞关系密切,段正想利用目前局势在北京取利。

通往广西方面的西线没有特别情况。汪精卫博士来过这里,现已赴天津,他负有什么使命,我不得而知;肯定与张作霖采取的对北京的政策有关。廖仲恺给我解释道,如果张作霖现在与曹锟达成和解,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孙中山的政策是阻止他们和解。我问:用什么办法?廖对我说,对此他无可奉告。孙中山昨天告诉我,“只要我不增兵,张作霖就不会打仗,因他担心第二次失败”。但是他也

认为张作霖与曹锟和解没有指望。但他并未深说。廖仲恺经常提供肯定的消息。孙中山却几乎从来就没有肯定的消息。

孙中山认为,现在北京事态的发展并不重要。照他的看法,政局一时不会明朗化。一个月之后,他就能腾出手来,广东省将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这一切看起来都再好不过了;30天内可能会有很多变化。他在上一次北伐时答应,如很快夺回韶关,他就拨20万元。然而,许诺比拨款容易得多,钱的问题在这里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廖仲恺经常对我讲,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关于南方的形势发展,听一听廖的见解是不无兴味的,他希望孙中山在南方失利;而胡汉民则认为,控制广东对整个事业没有什么价值。我问过汪精卫,他这样斡旋于天津、奉天和杭州之间履行外交使命难道不感到厌倦,再者他的奔忙又有什么用处?他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三位国民党的要员只爱干,因为他们唯孙中山之命是听。

## 二、与汪精卫的谈话

汪精卫和张继从奉天回来后未去天津与你晤谈,因为他们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再者,从奉天派代表赴莫斯科一事,将由奉天与莫斯科之间直接解决。你们知道,张作霖曾表示,他完全同意达夫谦起草的方案,即管理委员会由5名中国人和苏联政府指定的5名俄国人组成。同时,由一名俄国人担任督办。张认为,这样一来,俄国人就实际上掌握了领导权。他不同意莫斯科提出的〔苏联〕7:3〔中国〕的要求,倒不是因为这个要求他绝对不能接受,而是因为他知道,吴佩孚已派王正廷到哈尔滨去调查张作霖在铁路问题上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张作霖同意了,结果必引起吴佩孚反张作霖的宣传鼓动。因此,他不能让步。张已派代表团

前往莫斯科,解释他的难处。廖仲恺和汪精卫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只有张、吴交战,张才会接受俄国的要求。

### 三、与孙中山的两次谈话

因为孙中山长时间在石龙,我和廖仲恺遂于〔6月〕3日前去访他。我曾电告孙,我开了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议。孙中山在全神贯注地研究:“我能不能征服陈炯明并保住地盘”这个问题。他只关心军事形势。我去他那里,批评国民党拍给外交使团的那份关于临城事件的电报。电报要求撤回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从而为中国人民组成一个“好政府”创造机会。这是一封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不言而喻,其内容与孙中山回广州前在香港发表的讲话一样坏。孙不谈他是否同意伍朝枢(现任广州外交部长)在上海炮制的这份电报。伍不是党员!后来我向孙谈了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问题。这次的回答是:在解决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我建议他尽快派代表到莫斯科,他未置可否。相反,他声明,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显然,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一点。现在已经过去14天了,我不愿意重复所有那些令人不快的、他在进退维谷的处境中说过的话。然而,我比以前更加坚定地认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在广东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在6月5日已经发了电报,但迄今不知电报是否已到。

在石龙,孙中山再次产生奢望:如果有可能,他要挺进江西。在这之后,张作霖就会进攻吴佩孚。于是他就可能作为一个胜利者进入北京。我太熟悉这种手法了,我太熟悉这种腔调了。我冷静地发问,如果没有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政党,他们将在北京干什么。这个问题当然得不到回答。现在他已经回到广州,并且和廖仲恺谈过话,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把北京的领导权夺到手也属徒劳。也就是说,党的改组又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而且他想立即开始这项工作。他对李大钊说了同样的话,李是通过廖仲恺被引见的。张继终

上回电报,说他不能去俄国。但无人了解他何以这样决定。孙中山告诉李大钊说,等解决了广东问题之后,他应该亲自前去,预计在一个月之后,他就要……

昨天我访孙,指出,鉴于目前北京的危机,必须往上海一行,必须设法抓住反对北庭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他说,这并不重要。他想在两个月之后去俄国,再由莫斯科前往柏林。现在,他的伟大抱负是:“我们的主义和德国的技术”。他想借助这个口号,“在5年之内”建立新中国。当我对斯汀尼斯<sup>1</sup>和列宁结合起来的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时,他解释说,除了斯汀尼斯外,还有别人。“日本的维新需要50年,我们将在5年内实现”。我建议他留在中国,派一位象廖仲恺或汪精卫这样的亲信去莫斯科。随后他请我通知你们,他想在3周以后派汪精卫和我去莫斯科,而他自己两个月之后也要去。汪精卫试图争取蔡元培博士来参加这一工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认为,3周以后是否真正能有某人成行去莫斯科,还很难说。不过我想强调指出,能否改组国民党,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他们在两年前为时过早地组织了个“共产党”。正如孙中山抱有幻想一样,共产国际东方部也同样抱有幻想,都希望中国不久会发展起一个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感谢上帝,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作出这个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因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幻想家们得到了少数“论据”!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发展来说,会上通过的策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只有象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

1 胡果·斯汀尼斯(1870—1924),德国垄断资本巨头。

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

关于罗斯塔通讯社的事情,我还一无所知。自从5月31日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无音讯。应该在今后两周内作出决定:或者把罗斯塔通讯社关闭,或者任命另一位代表,因为我必须在7月15日之前踏上归途。务必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信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朝鲜的事件不能重演。关于罗斯塔的事,请立即电告,因事关重要,不容拖延。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H·M·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1/3065号德文打字件)

##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1923年7月18日 广州)

致东京越飞/北京达夫谦同志

续7月13日信——关于孙中山的地位。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我先同廖仲恺首长谈话,后又与孙中山谈话。廖告诉我,收到一份电报,汪精卫通知说,达夫谦让爱内德报告说,(他想由东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奉天,然后去北京,)<sup>①</sup>若能得到一个外交官应得的礼遇,他将在奉天拜访张作霖。他(达夫谦)问,汪精卫或张继是否想来奉天。但是汪精卫在电报中说,他去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在那里将一无所获,张作霖已经表示不同意他插手铁路问题。孙中山业已决定,不让汪精卫去;但是认为应该往奉天拍一份

<sup>①</sup> 括号里这句话在手稿里没有,是从内容完全一样的打字稿里译出的。

电报,建议张作霖按达夫谦所希望的那样接见他。

此外,廖仲恺昨天还受孙中山的委托,询问能否专门成立一个由5名中国人组成的小组,对西伯利亚华裔乡镇的人员结构进行调查,以便判断由这些人组建军事组织的可能性问题。5个中国人当中有4个国民党党员,但是没有一个是著名的。我问孙中山,他这样做有何意图,他本人是否认识这些人,因为廖仲恺告诉我,他对这些人没有把握。孙与廖的话相同,这已经是在为他的北方计划做的一种准备了。他对这5个国民党党员的召集人说,不许向张作霖透露关于这个计划的任何情况。我向孙中山指出,他可以做得更好些,第一,不要派这么多人,第二,只让有名的领导人去同赤塔当局的官员会谈。总参谋长<sup>①</sup>蒋介石将军已去上海休假,据廖仲恺说,他不再回来,因为他对继续参加广东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已感厌倦。5月12日的电报已提到这个蒋介石。我提议派他到赤塔。这已不可能了,因此整个事情暂时搁置下来。

现在广东的形势是这样的:北部的沈鸿英部已被打退至江西;曾在那里为孙中山打过仗的杨希闵将军留在北部,虽然早已报道过,他将派兵到东线进攻一直为陈炯明盘踞的惠州。香港(英文)报纸报道,孙中山在攻克韶关之后没有履行支付20万元的诺言,因此滇军军官很不满意。在西线,敌对的桂军被驱逐到梧州;魏邦平将军得到两艘小战舰的支持,攻克粤桂边界线上的梧州指日可待。

主要的问题是东部的局势。陈炯明亲自率领军队进驻惠州:可是他的一位将领还在汕头,处于部分来自闽南的军队的威胁之中。对惠州的总进攻业已发动。早该如此了。但是人们向我解释,首先,要把从虎门运去的大炮布入阵地(不能期望有太大的效果);第二,由于财政拮据,孙中山要集结军队极端困难。因此不能预言,许[崇智]将军是否终将开赴惠州。据说,陈炯明军队也有困难。因东线

<sup>①</sup> 蒋于1923年6月16日被孙委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至7月16日辞职。

长时间沉寂,遂有许多传闻再起,说陈炯明和孙中山将媾和,然而双方提出的要求却相距甚远<sup>①</sup>。这当然不是说,不能实现和解。无论如何,究竟陈炯明是否能守住惠州,未来几天将见分晓。

孙中山可望控制广州,把握大多了,因为他的对手没有得到北方的援助,尤其因为英国和香港政府不再那样强烈反对他。《京报》有一篇论及在这方而英国政策巨大变化的文章称,可以认为,自1912年以来,伦敦政府首次对孙中山怀有友好感情。文章提出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我不得不说,在俄国可能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孙中山现在的情况与两个月以前可谓今非昔比了。当时他打电报(我保存了他的手稿)说<sup>②</sup>。莫斯科的决定使他感到大有希望。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这些决定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如果越飞认为;他已为孙中山做了很多事情,那么,他总是忘记,孙中山虽然能如此轻易地在广东耗费这200万元,然而他在广东的地位与其说取决于这一点,莫如说取决于港英当局对他的评价。《密勒氏评论报》上对孙中山进行猛烈抨击,7月7日那一期上说,孙中山本人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声明:“如果外交使团和中国人民选他(孙中山)当总统,他的整个计划就实现了。”我当然立即追问此事。《密勒氏评论报》是东方最好的周报。虽然没有说6月21日采访孙的人是谁,但是谁也不能故作镇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巴登·鲍维尔<sup>③</sup>利用这种说法为干涉主义做宣传。无疑,他已把他在评论中写

① 以下半句不可辨认。可勉强译为:恐怕比为了北萨哈林岛到底要支付1亿5千万还是10亿的差距还大。

② 指孙中山接到越飞1923年5月1日电报后于5月12日致越飞的回电。

③ 美国报人,即约翰·本泽明·鲍维尔,第一次大战后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后接密勒为该报主笔(1922—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同情中国人民抗日而被日军逮捕,狱中受尽非刑,1942年被遣送回国,1947年故于华盛顿。

的内容告知美国。因此，孙中山亲自出面声明是至关重要的。我首先找廖仲恺谈，在这类事情上他总是充当中介人。他认为，孙不会说这种话，相反，孙对美联社的安德逊说，如果英美采取联合行动，中国将不得不公开接近俄国。但是对于这一点，我还没有把握。尤其是我还不知道，谁在6月21日采访孙，但是后来我得到消息说，伍朝枢将宣布，《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失实。直至今刻，我们仍等待着消息。因为很难接近孙中山去讨论这类问题，这意味着批评他的政策。

这一点再次清楚地表现在我最后一次谈话里。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sup>①</sup>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他说得很激动。在这种时候，象廖仲恺和胡汉民这样的人都悄悄地溜走了，一个个噤若寒蝉。给我的印象是，廖仲恺成了他自己的影子。我为陈独秀辩护，并声明，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我感到必须这样说，至少应该以口头形式分说清楚。我们（指陈独秀和我）认为，孙中山的行为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宣言<sup>②</sup>而引起的。这个党第一次为欧洲报界所评论。报纸要求孙中山禁止这类挑衅性出版物在广州印制。也许英国领事杰弥逊<sup>③</sup>已经跟他的好友伍朝枢谈过了。陈独秀的报刊登载〔对国

① 《向导》周报这个时期内发表的这类文章有：《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春木〔张太雷〕，第29期）；《北京政变与各派系》（和森，第31、32期）等。

② 即这年7月“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③ 杰弥逊爵士，全名詹姆斯·威廉·贾米森（1867—1946）。1880—1888年为驻华使馆翻译实习生。1909—1926年任驻广州总领事。其间1919—1920年署上海总领事。1926—1929年任驻天津总领事，1930年退休返英。



民党的)批评,持续时间太长了,不能认为这个老头子仅仅因此而反对陈独秀。

你们看见,孙中山更希望留在广东,而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你们随时可以通过上海找到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万元<sup>①</sup>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现在,我从汪精卫和廖仲恺那里听到达夫谦的未来计划。与孙中山的联系现在通过俄国驻上海办事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绝对没有必要把我留在这里处理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外交联系。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可根据我送去的情报决定是否需要派人前来。但是,无论如何,请回答我本月发出的电报,况且,不该让我总这样滞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电报,你们还是照老样办事:只寄新闻简报,而不给我一分一文生活费用。给我新闻简报表明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即使一个老共产党员,也需要钱维持生活。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签字)

我将于26日或27日去上海,希望在一周内安排我的下一步行程。但这取决于是否能最终答复我的多次请求。为什么我们不能痛快地、比较迅速地解决这桩事情?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1/3082号德文打字件)

<sup>①</sup> 此数字可能有误,估计应为21000元。

##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

(1923年7月20日 广州)

致北京达夫谦/东京越飞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昨晚(在广州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的处境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出于三个原因:1. 上海的国民党员抱怨我们《向导》周报上的批评太苛刻。该报本来只是进行国民党的宣传,现在却又试图推动国民党进行改组并采取另外的工作方法。2. 广州国民党地方小组负责人曾声明(在邀请该小组参与抵制日本的运动后),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3. 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

在讨论中,一则强调不希望跟国民党决裂,二则强调为了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讨论中,有些人不赞成国民党的策略:即首先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两点意见获得通过:按照1922年8月以来遵循的路线工作下去,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必须加强国民党的宣传,在华北、华中建立国民俱乐部,这个看法得到了承认。那些俱乐部半年后就可以请求国民党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种会议已多年没有举行过了。现已按照我前天向你们报告的意思拟定了一份宣传计划。实现这个计划需要钱,为了取得你们的帮助,已经派李大钊和瞿秋白同志到北京去。上海新闻通讯社的事也列入了这一计划。我热切盼望宣传工作开展起来,因为这项工作

顺手可做,局势是有利的;而国民党却不利用这一局势,不进行宣传。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在这里,他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那些钱都白白扔掉了。

事实是,只要孙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只要他不请共产党人去工作,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国民党会现代化,不可能指望他们进行反帝宣传。虽然廖仲恺曾告诉陈独秀,党的工作将委托上海的一些人去做,然而只要一拿到俄国的资助,他首先就会说,在著名的领导人中,只有他清楚党的工作和党的现代化的必要性。其次,这些领袖对孙中山的依赖性太大,如果孙仍坚持己见,不离开南方,一心依附于英国势力,就不能指望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孙委托一些党员做党的政治工作,而其中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保证严肃认真地推进国民党的反帝宣传。

既然必须开展这种宣传,所以我觉得俄国最好把钱用来资助我向你提出的那个计划。

廖在今晨跟陈独秀的谈话中还说,国民党在铁路问题上不能再对张作霖施加影响。如果孙或者汪〔精卫〕再紧逼一步,张作霖就会怀疑他们,就会觉得他自己是被国民党人利用了。我还要重复我以前信中写的:孙对张的影响是有限的,孙以前说,应该通过他跟张作霖谈判,他夸大了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关于这里的形势,还要谈如下几点:

1. 建设部长,前湖南省长谭延闿离职,因要入湘讨伐赵恒惕。这里有消息说,吴佩孚无法给赵派援军,湖北督军也力量有限。因为湘军中大多数人拥谭,现在可望将赵赶走。

2. 虽然吴佩孚元帅现在能够借助贵州的军队,但他已无力左右四川局面。

3. 广东方面,东线汕头一带和惠州战事正在进行,闽军离厦门进军广东,迫使陈炯明更为加固汕头阵地。迄今闽军仍占上风,

已进至距城 10 里之处。

孙攻惠州之役进展迟缓。大炮已进入阵地，但孙的大本营秘书长今天对我说，没有经过训练会使用这种炮的士兵……这种 15 厘米口径的大炮大概太老，威力太小。杨希闵将军如今在广州，正与孙中山进行重要磋商。同时有消息说，杨希闵的一个团，如果不能得杨优遇，则不愿开赴东线。

我试图把总参谋长，孙最亲密的助手蒋介石将军赴沪<sup>①</sup>的原委打听清楚，可是得到的消息都未能说明真情。秘书解释说，将军要走，是因为现在这里的局势稳定了，是因为他不能长期局限于一个工作。孙中山则不愿与我谈及此事，而廖说，蒋已厌倦广东这里徒劳无益的争斗，由于诸将领间的争执，他的计划无法实现。人们把蒋介石看作孙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曾留学日本），最优秀的国民党员。他从不争地位，也从未参与权柄之争。

关于 6000 兵士离赣赴粤支援沈鸿英的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一周之内，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将全部离穗赴沪。陈独秀也要走。我们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特别是他迄今仍然自以为牢牢地控制着广东。我本人也将在下星期内离开。

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驻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

① 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 5 册第 40 页载，蒋任大本营行营参谋长时不为人谅，反遭龃龉，愤而辞职，避往香港，于 7 月 14 日由香港回南京。

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的组织已经找到了实际工作的正确道路。它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参加党的会议,这也就够了。我希望你托维里杰给我拿一些钱来,包括我的上路川资和7月底以前我应得的钱。

我在上海只停留数日,望立即解决这些问题。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0/3083号德文打字件)

## 马林致廖仲恺的信

(1923年7月21日 广州)

亲爱的廖仲恺同志:

值此准备离华之际,想同你谈谈我对国民党的印象。因为:一、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会有所补益;二、我和你一向关系最好,确信你是国民党内对改善该党状况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要十分坦率地向你陈述我的意见,只有这样,此信才能产生作用。

从〔1921年〕11月21日起我开始接触国民党领导人,力图了解这个党的整个组织和工作体系。如果你能看到我1922年6月回

莫斯科后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sup>①</sup>，那你会了解，我对国民党的地位和发展前景曾有相当好的印象。海员罢工事件及国民党对罢工的支持，对我当时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达 20 余年，从事东方国家的工作也已有 10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我正在爪哇组织革命群众运动反对荷兰殖民政府和反对剥削爪哇人民。我以为俄国革命对整个东方具有重大意义，有必要把东方的革命民族运动和劳农共和国联系起来。

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机构，第三国际于 1919 年成立伊始就认识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民族运动的重要性。1920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重视殖民地问题，随后，讨论中近东问题的巴库会议和讨论远东问题的伊尔库茨克会议<sup>②</sup>均突出了这个问题。1922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东方各国革命工作的成果作了比较，并制定了新的提纲以指导实际工作。一旦你能摆脱繁重而收效不大的省长职务，读一读这些大会和会议的记录，你将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国际眼中，附属国的民族主义斗争对于世界革命的意义并不亚于西方国家工人和贫苦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你也将了解为什么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会明确提出“反对本国封建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合谋统治”的口号而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个口号（很清楚）纯粹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口号。在东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尚未造成明显的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为上述目标而奋斗的共产党人都可成为真正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中的优秀分子，中国也完全属于这种情况。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并促成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通过这种方法使他

① 《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 1922 年 9 月 13 日出刊第 22 期登载了马林的《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一文。

② 指 1921 年 11 月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们有可能参加实际活动,也吸引同情共产党的青年靠近国民党。

现在,当我开始批评国民党时(你也可以在我给你的那篇《前锋》杂志上署名孙铎的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中见到),我要着重指出的是那种认为我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的论调,它看来似乎有理,实际并无真正的价值。我敢肯定,例如胡汉民就会用这种论调来反对你的思想。8年前,我在爪哇也听到过同样的指责,说我的思想方法不是“爪哇的思想方法”。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使各国的思想也不同。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一番比较之后,就有可能对各国国民运动和民族主义政党的策略作出判断。我知道,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将来和现在,正如现在和过去一样联接在一起。然而,我认为我下面所说的内容基本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

I. 中国经济状况的落后,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虽然建立了“民国”,却保留了封建阶级对中国社会的统治。

II. 那时,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弱于今天,革命者很自然地认为不用触动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的一切事务。

III. 经济情况如此落后,政治生活尚未发展,这就很容易理解急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拥护者(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只靠军队推翻清王朝而未进行更多的政治宣传,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军事势力在新的民国中获得了控制权,而外国势力对巩固军阀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IV. 第一次革命行动纯属秘密行动,其组织也就很自然地采取了符合于家长制传统的个人领导方式,这种个人领导方式延续至今,对党的发展极为不利。

V. 辛亥革命后,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中国某些地区得到了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变得日益强大。

VI. 这些变化本应使国民党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国民党的体制,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及它政治宣传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于党的新策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VII. 事实上,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主义化。虽然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但实际上党只依靠军阀,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

VIII. 烽火连绵迫使党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而这种策略的结果则是党完全忽视了政治教育和鼓动工作。由于同样的原因,国民党对许多重大问题(例如世界大战,1919年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召开时的运动,对京汉路大罢工的大屠杀,抵制日货运动)采取了既不领导也不参与的态度。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

IX. 急进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努力,如戴<sup>①</sup>在《星期评论》和另几位在《建设》杂志方面的工作,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夭折:1. 把这些人误用去搞封建冒险;2. 家长制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3. 特殊的义气,从而把讲义气置于主义和公众生活之上。

X. 国民党难以控制某些地区,从这个事实上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组织体制上的缺陷和策略错误的不良后果。违犯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贪婪的军官将公共财产窃为己有;借贷政策把自然资源置于外国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苦力的遭遇有如奴隶;某些公民权利被取消。在对列强的关系方面,革命的国民党人想靠外国的帮助和干预求得生存。利用北方的土匪提出不承认北方政府的要求,虽然同时南方土匪也会以同样理由对待南方的领导人。这样做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国民党今天的所作所为使其领导人的辉煌历史大为失色,也败坏了那些为主义而献身者的声誉。

<sup>①</sup> 指戴季陶。



XI. 国民党内的急进分子应回答:他们是否还将继续把精力和声望用于那些与党义格格不入的活动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当务之急是立即改变党的方向和着手党的改组,在几个月内为革命的政治宣传做好准备。目前形势对开展政治宣传特别有利。

XII. 为实现上述任务,必须清除服从个人和朋友义气的旧观念。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做违背革命信念的事情。

亲爱的廖同志,我十分理解你的困难处境。我不同意那种说我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式的“论调”。我认为友谊决不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友谊只应是平等相待的。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正把党员驱向两个极端。我看到,有一些难能可贵的人,如张继,虽为政界所不可须臾离开,但他们消失了,另一些人因不信任国民党领导转而反对国民党,成为反动分子和背叛者,如陈炯明。

当然,这两种人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明明看到事态正朝错误方向发展并常有违背党义之事发生,却还去盲目追随,则肯定也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是为那些识时务的党员寻找第三种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就是拒绝履行那些违背党义的义务,担负起改组党的任务,进入政治宣传的领域。时机已经成熟,长期等待决非上策。

考虑到眼下没有可能让我如愿以偿地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我很快将离此赴莫斯科。我希望同你保持联系,并希望当形势有所改善即国民党组织清除了封建主义和家长制传统以后,当党的策略有了改变之后,我能再有机会来此参加工作。关于党的策略,只要领导人相信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采取与他们在北方的武人相同的封建方式),就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那么,党的前途就肯定是暗淡的。新中国,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

的现代化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致以  
最诚挚的问候

你的 S.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1/3085 号英文打字件)

##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开展承认苏俄运动

(1923 年 10 月)<sup>①</sup>

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亟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委员长 T·S·Chen

秘书 Leo D.<sup>②</sup>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① 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时间是根据签署人名及印于同一纸上的另一文件时间判定的。

十九号系九号之误。——原编者

② 罗章龙的德文签名。——原编者

## 十六、马林第三次来华和中国 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sup>1</sup>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 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sup>①</sup>的决定<sup>②</sup>

(不晚于1923年1月10日)<sup>③</sup>

为在日本、朝鲜和中国开展运动的需要，建立由片山潜、马林和维经斯基[吴廷康]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

为指导远东的工作，必须更加接近上述国家，本此原则建立该局。其任务如下：

1. 向这三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提出建议；
2.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供关于这些国家的运动形势和总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情报；

· 本专题资料凡属马林档案，均录自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文中注释均为该书编者所加。

① 史料又将该机构称为共产国际海参崴局、共产国际远东局等，实际上指的都是一个机构。

② 据斯内夫利特手迹知，这份文件是他寄给A·A·越飞的一个复制件，但以什么形式，是面交还是寄送，何时给，档案中没有反映。

③ 据1923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布哈林和主席团成员库西宁所签发的委任状推断，该局成立当早于1月10日。

3. 针对这些国家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订决议；

4. 就出版工作和政治运动给予指示；
5. 建立日本与中国运动的紧密联系；
6. 把革命工会置于工会国际的旗帜之下；
7. 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44/3033 号英文打字件)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3 年 1 月 10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莫斯科 1923 年 1 月 12 日<sup>①</sup>

第 282/03 号 致马林同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23 年 1 月 10 日会议记录摘录

### 7. 马林同志的任用

任命马林同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第三名委员。

以前对马林同志的委任<sup>②</sup>予以撤消。

主席团认为，马林和维经斯基同志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sup>③</sup>是适宜的。

① 这显然是发文日期。

② 指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

③ 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马林同志今后的工作由东方部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印)

科拉罗夫<sup>①</sup> (签字)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43/3035 号德文打字件)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 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1923 年 1 月 12 日)

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

① 科拉罗夫,瓦西尔(1877—1950),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897年加入保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曾任紧密派党中央委员。1919—1923年,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1921年9月的反法西斯起义。自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他是保加利亚反法西斯运动组织者之一,并曾任保加利亚共和国临时主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195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

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 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

（1923年3月3日）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获悉你们为反对军阀——英、日、美资本的仆从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谨向你们致意，并相信：你们今后绝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红色工人旗帜。

铁路工人同志们！你们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你们居于少

数是暂时的,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督军的斗争中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也是暂时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将同你们联合在一起。你们在最近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口号,以及你们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你们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你们的斗争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只有争得组织自己力量的权利,我们才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中国人民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进行进一步的斗争。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同你们战斗在一起。现在它正遭受着军阀的残酷迫害,而这些军阀在汉口和北京也枪杀过你们的同志。从这时起,你们就同中国共产党更加亲密起来了。你们会从斗争经验中发觉,你们同这个党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个党不仅捍卫铁路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你们既然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你们也就进入了领导全世界革命无产者斗争的共产国际的战斗行列。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

(1923年3月9日)

3月20日收到

亲爱的马林同志:

一、接奉来函、来电,获悉最新消息。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

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你处于更合适的地位,知道在罢工之后最宜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据中国报端揭载的内容,显然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与指导和安排联络。望在下次信中将各该情况相告。

二、昨日我已按3月份的预算给党送去经费。因我手头没有钱,不能送更多的钱去。但我已致电莫斯科申请3个月的经费。现寄送的300元系电报费,150元给你,150元给V<sup>①</sup>,因为他还要替你转发电报。

三、请多写一些消息——来自广州。

四、中国共产党对即将发生的(也许是春天)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和吴佩孚之间的斗争究竟持何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否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罢工被镇压和工人学生惨遭迫害没有提出正式抗议?

五、请寄一份中国共产党的宣言<sup>②</sup>。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你的  
维经斯基

又及:

绝对需要一个同志(瞿秋白)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为中国东北工作。

维〔经斯基〕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1/3042号英文手稿)

① 即维里杰。

② 可能指1923年2月中共中央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



##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

(1923年3月27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

亲爱的西蒙斯同志：

几天前，收悉你3月3日、12日两函，经哈尔滨来的信，也于前不久收到。

关于我们的活动，这里没有太多的内容要告知。即提交莫斯科的所有报告，也均为有关各国政治经济和工人问题方面的报道通讯，全部以俄文书写，所以对你也没有任何用处。

……<sup>①</sup>

关于朝鲜就说这么多。

现回答你向我提出的各个问题。在这之前想澄清一点，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得出我想从海参崴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结论，你的结论依据的理由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我确实在给斯列帕克<sup>②</sup>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在莫斯科时瞿秋白曾同意和我一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陈独秀同志在莫斯科时<sup>③</sup>也曾同意瞿可以去该市。我在给斯列帕克信中提到这件事时，本意是让瞿秋白在党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当然要听从党的决定。这只是问题的形式部分。从本质上说，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当然希望他能同远东局一起为中国东北和[苏联]沿海省份工作，后一地区大约有2万华工，其中

① 这里是关于朝鲜问题，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故删略。

② 华俄通讯社记者，北京分社社长。曾在共产国际工作，充当吴廷康的助手。

③ 指1922年11—12月陈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时间。据苏联学者格卢宁考证，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起草工作。见《共产国际与东方》1963年版，格卢宁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

有些已加入工会。我们至少应找到一个通晓俄语的好同志，才有可能从这里沿铁路线做东北的工作。同时，懂俄语在中国境内是完全没有用的。因此，我现在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只要党认为有可能，就应立即派瞿秋白到这里来。

我同意你的看法，广州的劳动大会不会很成功，因为会议不能充分代表华中和华北有组织的工人。因此，可以考虑5月份党的会议<sup>①</sup>结束之后召开华南的劳动大会；同时，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华中和华北代表回去之后，可再在长沙召开华中和华北的劳动大会，这样会更好些。

关于青年团代表大会，我已给青年共产国际去电，已有答复，立即电告。

关于你申请的每月1600元经费，我将向莫斯科提出并支持这个建议。希望这几天能收到东方部的电汇，然后我将立即电汇与你。

片山潜至今未到，但我仍想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如果4月中旬前去比较合适，请来电。那就能和朝鲜人商量一些事情。我已电邀王若素〔音〕来此。但如果我4月中旬去，就让他等我到达后再说。

我完全同意你关于日本问题的意见，正按你的建议物色两位同志。收越飞电报一则，他坚持让你留在中国，并要求寄钱给你。我尚未回电，因不明了该电报来由。我从未对越飞说你不应留在中国，也从未说将不给你寄钱。

还当告你：我们在这里安排了一所很好的印刷厂，有一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但还需要一个中国人。

随信附上我起草的一份给中国学生的呼吁书和一份青年共产国际的电令。请注意，这些东西应予翻译和分发，致女学生书<sup>②</sup>也

① 当指原拟在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② 即下一文件。

是如此。给上海学生会的短电请交给他们原始电稿。

我想,以上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全部内容。

又:铁路工会的书记已到达。与此同时,我收到张国焘同志一信,他要求尽快送这位同志到广州。这里很难安排他,因他的英语不太好。但同时,这里很需要一些人。请党告诉我应为他做些什么。

致

共产主义敬礼!

你的  
维经斯基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1/3045 号英文打字件)

## 第三国际妇女部告中国女学生书

(1923 年)

中国女学生同志们!

中国的军阀受了外国上司的命令,又正在摧残中国革命的学生。种种残暴的屠杀,使你们奋起反抗,力争民主独立,——此等困苦斗争的时候,我们对于你们极表同情,谨致热忱赞助之意。

国际共产党的世界妇女书记部——是女劳动界的唯一奋斗机关,日方注意于中国平民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我们很知道,你们的运动是处在极困苦的环境之中。中国军阀,既受外国强暴者的购买,又复自相仇视。12 年来弄得国内战祸不止,平民国民受尽苦痛。

你们的乡村,屡屡受军阀兵匪的焚烧杀掠。你们农民饥寒困顿,买男鬻女,不得不逃入城市,男的做乞丐,苦力,洋车夫,女的到工厂妓馆。

我们知道中国几百万男女工人怎样的困苦，——受尽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外国资本家正趁着中国内乱拼命的剥削你们呢。

英法美日订了四国协定，要想吸收中国人的血汗。他们用金钱借给军阀，使他们互相争战。他们的工厂就是我千万男女工人的坟墓，——工人一面做工仍旧是受尽饥寒，受尽病痛。他们把富有天产的中国变到如此的穷困，几百万人民尽成了他们的奴隶。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是他们挂在你们“国内的外国公园”门上的告牌。他们还要用手杖赶着洋车夫走。他们把中国人不当人。中国婢女在外国入家里还要羡慕太太心爱的狗呢。

虽然，受压迫的中国革命运动却亦一天一天的发展，中国的男女学生及先进工人能做这革命的领袖，——这是我们看着有非常之大的希望的。

我们早已听见你们对于山东问题的呼声，听见你们号召劳苦群众抵制华盛顿会议与凡尔塞和会，听见你们号召他们起来反抗欲壑难填的外国帝国主义，听见你们号召他们起来争中国的自由独立。

我们已经看见你们在最近一次铁路工人奋起的时候，曾经积极地参加援助，——可恨卖国贼军阀竟任意杀戮，只顾了讨英法等帝国主义者的喜欢。

军阀及外国资本家非常之恨你们，下令禁止你们的宣传，枪毙你们的工人先驱，逼走你们敬仰的大学校长，洋文报纸上乱造你们的谣言，——凡此种种，更足以证明你们对于革命运动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国内的反动派及国外压迫者有一定的可怕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学生界是民族革命运动及劳工运动的大动力，——最近已有极激昂的罢工运动将来必定扫除外国帝国主义的霸占局面。

然而此等在开始的斗争，若是没有女劳动界的参预，是不能得完全的胜利的。

女劳动者无组织无觉悟,容易受人欺骗,一到紧急关头她们或是竟不能加入斗争,一同来反抗压迫者。所以中国之革命的女学生负有极大的责任,——就是应当竭力援引几百万女工群众,使加入有组织的斗争,反对外国资本家,与帝国主义者。

你们在此种运动上已有经验,因为你们已有妇女的爱国团体。然而几千万的女人们还没组织,还没觉悟,并且非常之窘迫穷困。应当在他们之中多用功夫。应当教他们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结成密切的关系并解说给他们听;男女工人及革命学生界在目前的利益是相同的,只有劳动界战胜外国强暴者之后,中国受剥削的女子方能得到解放。

俄国大革命之经验,俄国女工农妇反对资本国家阴谋干涉的斗争以及俄国劳动界全体,已经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妇女方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权,而不仅是纸上的空谈。

你们,中国女界之花,女学生革命家,实有极重大的责任,就是做中国女工的前导者,努力奋斗,经由民族的独立以达到自己的解放。

请领导妇女的民众勇猛进行以达到革命之最终的胜利。

你们有你们的权利,你们有全世界女劳动界援助。

中国被压迫人民解决运动万岁!

中国女劳动者——中国解放运动中之健将,万岁!

中国革命的女学生,——女工群众的良友,万岁。

国际共产党世界妇女书记部东方科

(录自《向导》周报第24期,1923年5月9日)

## 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sup>①</sup>

(1923年3月30日,李大钊的住所)

邓 - 蔡<sup>②</sup> -- 张太雷讨论湖北代表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

一、罢工,批评张国焘的态度,因他要停止罢工,而停止罢工则失去了工人的信任。

有人建议复工。

回答:(关于7日的总形势)如果这些情况正确,可去劝说张国焘。

问题:当局目前对罢工的态度同过去一样。

答:问题不在于当局的态度,而在于我们的力量和机会。如何创造机会报仇。在党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党的策略。

问题:既然张国焘是一个人,那么应由大多数人作出决定。

回答: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会上应讨论湖北代表团的报告。

问题:分歧只是张国焘想停止,地方领导人没有坚持。

回答:没有自己的见解。领导人必须领导。

问题:2日曾有秘密签署的协议,一直等到7日〔罢工〕开始,一天后便停止,丧失威信。虽下命令,无济于事,故作姿态。

回答:领导在7日提出建议,领导又于8日收回,——

接收为湖北成员

郭平伯

郭寄生

还有一个铁路上的人——被查封的报纸的编辑和收藏者。

问题:张国焘报告

<sup>①</sup> 本件原在斯内夫利特的笔记本上,因系会议记录,多有不完全句。

<sup>②</sup> 可能是邓中夏、蔡和森。

中共中央 二大决议：谨慎；莫存偏见。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61/3148 号英文手迹)

## 致拉夫斯坦的信

(1923 年 4 月 3 日 上海)

亲爱的拉夫：

继 2 月底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文章之后，今天，我又通过运输工人联合会发出一篇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文章，在此随信附上<sup>①</sup>，这样你或许可以在收到载有该文的《论坛报》之前就得到这篇文章。我的文章在评述反日运动时没有提到哈尔滨的群众集会，这个集会名为反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政治方针，实则反对俄国占领蒙古，反对俄国妄想占有满洲里——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中东铁路)。我想我在给你的信中已经写到过，我的第 4 次莫斯科之行(1922 年 12 月 23 日——1923 年 1 月 11 日)旨在讨论俄国对华北的政策，尤其着眼于俄国对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应采取何种态度。〔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远东局发现，从一个大约有 250 名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中，可以孕育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这就要求修正 4 个月前制定的共产党人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政策。对于采取新政策的解释工作多少已准备就绪，为此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的那个局也即将成立，它将指导日本和中国的运动。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要在 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

① 档案中未见所附文章

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sup>①</sup>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权且将印度、爪哇和朝鲜农民的处境与中国农民进行一番比较，将印度、爪哇的现代工业与中国的状况进行一番比较，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工农政党的可能性较之印度等国要小得多。拉狄克曾解释说，督军和军阀间无休无止的战乱主要是由几大现代经济中心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想想云南、贵州、四川、江西、广西连绵不断的战乱，请明确告诉我，如何能从中得到拉狄克的结论。我们当然希望遵照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但是，有的人轻率地提出意见，这很容易引出荒谬的结论。在东西伯利亚，就是从各路督军和东北张作霖的矛盾中，得出了推崇吴佩孚的结论。某个叫威廉斯基<sup>②</sup>的人，长期呆在东西伯利亚，而只在北京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在俄国的报纸，如《共产国际》<sup>③</sup>（德文版，第23期）<sup>④</sup>和《国际新闻通讯》<sup>⑤</sup>发表了若干文章<sup>⑥</sup>，明确提出吴佩孚是中国军阀中最开明的人士。这样的观点，甚至在吴佩孚一手造成对铁路罢工工人的大屠杀之后，

① 如前述，斯内夫利特在函电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时经常使用诸如：小组、小团体一类的词汇。这里也是如此。

② 指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廿年代初任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分部负责人。

③ 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用俄、英、德、西、中等语言出版。

④ 该杂志俄文版1922年第23期也刊载了他的《中国的政治派别和政党》一文。

⑤ 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其内容多为反映西方国家情况的报道。只用德、英等语种出版，无俄文版。

⑥ 威廉斯基在发表过高评价吴佩孚的文章前，还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过一味赞扬陈炯明的文章，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一文中他把陈称为共产主义者，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当以陈的大同党为基础建立起来。（该杂志俄文版，1922年3月15日出刊第16期）；就在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开杀戒前不久，《消息报》（1922年9月12日—14日）也登载过威廉斯基力主孙吴联合的文章，如《中苏谈判的前景》。甚至有褒吴贬孙的意图。另外，类似论调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报》上也出现过，如1921年第4、7期。



竟然还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杂志上传播。《国际新闻通讯》显然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吴佩孚无疑将与孙中山联合，并承认他是民国的总统。然而，与此同时，吴佩孚正纠集各路军阀，又一次兴兵讨伐孙中山。俄国报刊对于中国政治形势完全错误的评述，助长了某些人，如东西伯利亚的人们，把这个吴佩孚看成民族英雄，而对于国民运动领导人的同情却减低了。我当然已经向莫斯科写过这些情况，越飞也不赞成威廉斯基等人写的东西。我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当然不是要挑起论战，我还打算为《国际新闻通讯》写一篇类似的文章。有些俄国朋友，在中国不过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要写出大部头著述，可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及未来发展所作的分析，却实在太幼稚浅薄了。我坚决反对发表诸如此类的著述，因为据此而可能采取的措施，只会使中国出现第二个袁世凯……我给布哈林写过一封长信，言及我很想在西欧参加我们的工作，最理想的是参加罗易在柏林从事的有关印度的工作，他也很乐意与我共事。倘能如此，我与爪哇的联系可能比目前更为密切。如果这个意见不可行，或者我可以参加工会国际在荷兰——德国的工作。其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发自三宝瓏的一封电报告诉我，贝茜<sup>①</sup>带着两个孩子于7月乘《伦勃朗号》海轮前往欧洲。她不可能再回来了，而因为她已年过40，要在荷兰找工作也是个大问题。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件棘手的事。如果越飞不坚持要我留在此地的话，我将力争七八月间再次返回荷兰，尔后看看能做些什么。至少，我可以同阔别已5年之久的妻儿3人重逢。问候尊夫人。令郎现在想必已非常懂事了。祝一切安好！并向怀恩·科普致意。

你的 马林

(译自拉夫斯坦档案全宗第18号荷兰文打字件)

<sup>①</sup> 斯内夫利特的夫人。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 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

(1923年5月30日 广州)

莫斯科

拉狄克和萨法罗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前赴莫斯科的中国张国焘同志昨回抵广州。他告诉我，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你们两位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而我则是右派。我12月至1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并没有和你们谈过话，也没有得到你们关于我寄去的信的任何消息。靠书信讨论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们有许多事要做，而通信要浪费很多时间。我希望，6月10日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之后，我不会留在这里太久，那时我将有机会申述，为什么我不能苟同上述划分左与右的做法。张国焘解释道，没有人反对我们的人加入国民党，然而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他还说我有过错，因为我没有拒绝接受“日本代理人”张作霖对罢工罹难者眷属的救济。

随信寄上一篇关于中国国民运动文章的副本，这是为党的月刊《前锋》写的，将发表在第1期上<sup>①</sup>。寄文章给你们的目的，只是想表明，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希望你们能有机会审读，并将高见告知。我敢肯定，如果你们了解这里的情况，倘若

---

<sup>①</sup> 指马林以孙铎笔名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

你们看到,若同印度和荷属印度相比,这里的状况是多么落后,那么你们就会坚信;如果我们想防止中国党今后不致仍像现在这样派系林立,防止我们的人脱离政治生活,那么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通过我们的批评和帮助,把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引到新的轨道上,从而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诞生做好准备。我绝不会建议把我在这里为之辩护的策略运用到印度和荷属印度去。

如果你们认为可把这篇关于中国运动情况的文章转载到某家报纸上,请略作必要的修改。

致以衷心的问候!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1/3056 号德文打字件)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

——关于中国形势和 1923 年 5 月 15 日至  
31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

(1923 年 5 月 31 日 广州)

季诺维也夫

萨法罗夫

达夫谦

符拉迪沃斯托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工会国际

亲爱的同志们!

### 一、中国的形势

近两星期,广东省的政治形势发展对孙中山不利。第一,他的财政状况更加困难;第二,军事形势更加不利。显然,孙中山从南方

华侨那里得到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人住在香港、广州和澳门，虽然看到了困难，但对孙中山表现不信任。不过他们有能力给予财政援助。军事开支每月要 300 万元（中国元）。但是孙中山（每月）的收入不会超过 200 万元。他竭尽全力集资，不言而喻，他不得不卖地、卖公共建筑，不得不妥协和避免同港英当局发生冲突。因为华侨们和英国人关系很好。所以孙中山在开展宣传工作时很受影响，他担心港英当局和华侨会直接反对他。每当孙中山南来，并且所谓控制广东，总是呈现这种可悲的局面。他只好让党的优秀分子去做政府工作，拉拢英国人喜欢的人。因此，上星期他又任命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当外交部长，而伍廷芳在上届南方政府中也担任这个职务。当我同孙中山谈及此事并试图指出从革命的国民党的立场看，这样一个人是很不理想的人选时（这个伍廷芳和陈友仁博士曾经主张中国参加世界大战，陈现在也辅佐孙中山），他说，他现在需要伍朝枢来同英国人打交道，别无他择。我批评他的香港讲话时，他说的话与这次雷同，这一点我在上一个报告中已经谈到了。国民党自己在广东没有开展什么宣传，而惠州（现在陈炯明军队控制的地区）的知识分子则在广州从事反对孙中山的工作。到现在为止，从张作霖那里得到 40 万元，以维持广东的战争。另一方面，吴佩孚不断增派兵丁，即所谓改编了的土匪，都是一些散兵游勇，这样对河南（吴佩孚的省份）来说就没有危险了。南方的战争本来就是张作霖反对吴佩孚的战争。张在北方并没有进攻吴佩孚，直系的天津保守派与张作霖的代表正在上海举行谈判。他们以曹锟的名义通知张作霖，他如果与直系和解，便可以当中国的副总统，并保留他在东北的一切头衔。这里的国民党认为，张在今后 3 个月内不会打仗。若果真如此，我认为孙中山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方控制局面。因为自从我上几次报告以来，事实已表明，他在汕头的部队没有多大价值。汕头已失陷，虽然陈炯明的军队也不得不提防孙中山从广州派兵向北进攻。今晨，我从广东省长处得悉，这两

天形势严峻起来,因为陈炯明从东面来的军队已经到达离省城只有一小时路程的一个火车站。我们至今还没有把握,能否如期于6月10日在广州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在中部省份四川,军队正逼近吴佩孚的部将杨森,云南督军派兵入川打击杨森。

土匪袭击京沪路上的快车<sup>①</sup>使北京政府和直系处于窘境。两个外国人被杀,一个外国人被绑架,现在还为匪徒所扣。匪徒们要求政府招募他们为正规军,发给一年军饷。外交使团则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山东省省长<sup>②</sup>,甚至要求该省更高一级的上司曹锟辞职。问题尚未解决。外交团意欲派兵保护铁路。他们提出建议,在中国的军事和财政状况改善之前,不要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决定。原拟解决提高中国进口税的会议也要推迟召开。上海商会要求不得给北京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这便清清楚楚地表现了中国资本家的精神状态。美国公使就是在这个商会里发表演说的,他呼吁中产阶级参与政治,以此来促使中国成立一个好的政府。香港主要英文报纸要求广州商人出资建立自己的军事组织,进行自卫,防范军队的骚乱。

## 二、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国共产党

代表们已陆续前来广州参加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绝对必要的,因京汉铁路发生罢工,形势不利,代表大会未能更早召开。罢工也给党本身带来困难。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很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月刊长期停办。

① 指临城劫车案。

② 即山东督军田中玉。

曾有一个时期,这个小的组织受我们陈独秀同志办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在中国的生活中发生了直接的作用。这个刊物抨击中国的旧观念,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新青年》小组曾经是中国的思想中心,它在中国的学生中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便是陈独秀和几个朋友为俄国革命所吸引,开创了一个以翻译我们的文献为主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时期。党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中国政治的文章。能够用我们的观点论述政治和经济事件者寥若晨星,所以我认为月刊的长期停办,其部分原因应归咎于这一点。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通过撰写有独到见解的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去寻求与中国社会的结合。可是几乎没有人能胜任此事。《新青年》杂志原有的影响业已丧失,单靠译载文章无法挽回这个影响。优秀分子开始在一些大城市进行工会工作,目前在铁路工人和湖北、湖南两省已初见成效。在上海、天津和香港,迄今收效不大。人们不做政治宣传,直到去年8月才开办一家周报<sup>①</sup>,在广州印刷3000份,北京又加印3000份,利用这个刊物,通过我们的宣传,完成了在中国国民运动中和国民党中建立左翼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月刊自1922年7月以来就不再发行,理论宣传和启蒙工作当然仅限于翻译外国的文献。这个小小的组织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问题并不在于涉及策略上的不同派别。而首先是关于集中制的问题。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曾在湖北工作,强烈主张不要集中制,而且认为,现在想靠少数人去争取大多数群众是策略上的错误。他尤其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罢工之后,这种思想更加突出。中央委员间的人事冲突导致了他退党。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另一方面,在杭州(浙江)也有一个党员退党,他与李汉俊过从甚密。不过,他指责中央委员会只局限于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而忽视了农民,在下一次党

① 即《向导》周报

的代表大会上将讨论土地问题,我们将会从浙江、直隶和湖南的代表那里得到一些材料。杭州的部分同志单独建立了一个小组,他们已完全埋在地方政治里。在资助罢工殉难者的问题上,汉口的一些党员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他们派遣代表到广州来争取孙中山的支持,不过由于陈独秀和我的阻止,他们没有如愿。一位优秀的同志被派到汉口去,现在那里又有一个小组在工作,它与中央委员会关系很好。湖北的不满分子和上海的一些人企图在北京另立组织,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据说这个组织得到一位国会议员的支持,这位议员既不反对共产主义又与曹锟保持良好关系,可是此后不久,曹锟就对京汉路工人大开杀戒。他〔这位议员〕利用推荐人到政府机关任职的手段,拉拢了一些人。我认识他,给我的印象是,跟这个人在一起什么事也干不成。现在,他企图通过反对我们的同志与国民党联合的办法来发展他的组织。此公似乎属于左派。我在中国还没有听到其他同志原则上反对联合国民党,唯独张国焘有梦想建立一个群众性共产党的倾向。但是几乎所有同志都认为现在这样做将一无所获。相反,我们听不到如果我们共产党把国民革命看作主要任务并让党员参加国民党,我们党就会消失的说法。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许会讨论如何贯彻1月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作问题的提纲<sup>①</sup>。

鉴于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我便有可能搜集到有关各大城市形势的材料,那就一定会比现有材料详细得多。届时我会把材料寄给你们。

新的月刊《前锋》第一期将于6月20日编辑完毕。我为这家杂志写了一篇批评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上星期日,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悼念京汉罢工死难烈士的大会,除中国同志外,我也讲了话。

<sup>①</sup> 指1923年1月12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曾问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长沙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也曾问及北京代表，回答是：只能召开一个秘密的小会。

劳动大会正在筹备，6月20日<sup>①</sup>将在广州举行，届时将有湖南、湖北和广东的工会代表、海员工会的代表、京汉铁路的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与会。党中央同意工会国际的见解，认为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最好举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但是现收到的1000金卢布几乎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认为，召开一次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因此必须设法得到国民党的财政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控制广东局势，也许能够得到资助。

陈独秀和我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计划，在一次讨论中，孙中山采纳了这个计划。计划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问题上。我担心，因孙中山至今一直倾全力于控制广东省上，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以下关于荷兰共产党与爪哇党事务部分从略〕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亨·马林 于广州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7/3060号德文打字件）

---

<sup>①</sup> 这次劳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直到1925年5月1日才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1923年5月)

一、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二、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任何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

三、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四、必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并利用关税收入、盐业垄断以及部分财政操于外国资本之手等等事实,使全体贫苦农民懂得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六、因此,我们应当坚持过去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

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我们对民族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七、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但是，我们要求国民党通过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建立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并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行动纲领，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

八、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九、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而苏俄则不仅是西欧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且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盟友。这种勾结有使国民党的运动堕落成为军阀混战的危险，从而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导致民族阵线的彻底瓦解，而且要导致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的信誉扫地，因为目前它们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斗争，正在同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

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十一、由于中国民主力量提出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要求，目前在中国又掀起了抵制日本运动，党应当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运动。我们党应当尽力扩大这个运动，直至使其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普遍的反帝运动，并要求废除英、美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债务（如治外法权、庚子赔款、关税抵押等）。

十二、中国共产党应当把抵制日本的运动视为民主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军阀政府为了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而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十三、我们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致布哈林的信

(1923年5月31日 广州)

亲爱的布哈林同志:

3月21日曾致函与你谈我的私事和困难,至今未见回信。我不得不下决心。无论如何必须让我的妻子启程到俄国去,因为从她的情况看,再晚些时候就不宜长途跋涉了。4月底我到广州一行。一来同孙中山建立联系,他控制着广东省的一部分地区;二来党的中央委员会已到广州,那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在的唯一城市,可以在那里举行会议。会议将于6月10日开幕,会后,也就是7月初我将考虑踏上归途。张国焘同志由莫斯科返回,我从他那里得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对我们的人同国民党联系这件事,还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于1月份通过的提纲<sup>①</sup>,他们在那里仍然那样解释,我简直不明白究竟怎么样才能认真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就在同时,政治局决定给国民党的支持,要比共产国际执行

<sup>①</sup> 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委员会的工作所能给予的支持大许多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他们谈到在中国问题上有左派(维经斯基、萨法罗夫、拉狄克);中派(您);还有右派(越飞和我)。他们认为我们这里的人在南方应该在国民党里工作,可是在北方对这个党却毫无办法,因为它在北方没有影响。我不知道从国外归来的中国人告诉我的细节是否正确。可是至少我明白,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东方部里,他们仍然幻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党,我们的党。因此,在莫斯科住上一段时间,每4个月讨论一次策略问题也就不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你知道,7月以来我就住在这里,他们当时是跟越飞联系。而我总是听到有人议论,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外交人民委员会不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存在着关系问题。7月份以后我可以使用的钱,到7月份就要完了,所以我跟越飞商量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越飞住在日本,他想让我留在中国并决定让我接手广州的罗斯塔通讯社。这样一来,松散的关系就有了明确的形式,我们就会听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多的批件。我当然不愿意为了罗斯塔社的工作而在中国偏居一隅,也不愿意丧失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

孙现在已经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这里专门致力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开展一个强大的反帝宣传运动,那会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我认为,只有我还象以前那样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留在这里,才能做到这一点。孙要我参加国民党,直接代他从事党的改组工作。当然我的生活问题这样可以得到解决,可是如果没有取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如果我不能仍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即不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付工资),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另外一个人就会带着建立中国群众性政党的美梦前来,这种谬论将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得到宣传。我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我

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仍然是不明确的。根据你的观点,我可以参加国民党,做他们希望我做的工作,可是如果因此可能导致我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脱离关系,那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完全是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我不愿意为了中国的运动而动摇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立足点。对我来说,我个人的一切困难问题,尤其是我的经济困难问题,都将因我接受孙的建议而得到解决。但是,在收到你的信,了解你的意见之前,我不会作出最后决定。这个意见对我至关重要。如果我加入了国民党,参与改组工作(我已经替孙拟定了一个计划),我愿意同时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那么我可以无偿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能照旧完成我现在的工作。此外,我还可以解决以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经济问题。

随信寄上我为我们的新月刊《前锋》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从中你会看到我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这个党的缺陷,我了如指掌。但是,我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在这个党里应做的事情与在国民党里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与印度和荷属印度相比较,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国同志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农业纲领。即使是国民运动,如果它不面向农民,它也就几乎不可能成为一支主宰力量。

请考虑我的情况,尽快告知你的意见。最好能让我在党的会议后到莫斯科去,至少我可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问题上制定明确的政策做出贡献。此外,我是否有可能参与罗易在印度的工作,也望一并告知。

致以

衷心问候

你的斯内夫利特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0/3059 号德文打字件)

##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1923 年 6 月 12 日—20 日之间)<sup>①</sup>

1. 我想了解中国同志的想法,便向瞿秋白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告诉我,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sup>②</sup>中的观点和我在会上对提纲的解释?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并将其与其他东方国家加以对比?”他回答道:“不用这个办法。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尽管我不拟做什么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也会尽可能注意那些较细微的论据,但我不能完全依从这个建议。

1. 首先我表示强烈反对说什么陈独秀或我想解散我们的党这样一种观点。会上没有明说,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观点已经显现出来了。我在这里充当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我懂得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守的纪律,我从未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在中国工作?我以为若相信我打算搞垮党,那简直是愚蠢的。

① 档案原件未标日期,据本件的用纸看,显然是斯内夫利特整理的记录,据文中“\ \ \”所述“必须使陈的提纲获多数票”可知这个文件形成于中共三大期间。

② 指 1923 年 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另一方面,崇拜国民党——是绝对错误的。

Ⅲ. 我要严肃警告那种把同志们划分为左派和右派的做法。这是张国焘在讲话的最后做出的,而且尽管很容易划定张三左李四右,我还要说明一个实情,即在一个年青的组织里很少有同志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他认为张三左李四右。

Ⅳ. 陈独秀发言之后,在整个这次讨论过程中有些东西不对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本应是讨论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国际运动的总参谋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指示应是党必须遵循的命令,而张国焘和蔡〔和森〕在讨论时的发言证明他们把这些指示忘得一下二净,反倒设法去寻找开展党的工作的可能性。

张国焘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让那些已参加国民党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的命令所做的解释是绝对错误的。然而,我们还记得,上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已经命令共产党员(不仅是南方的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这句话又肯定了8月的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它的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不可能发生下述情况: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既然已决定接受上年8月的指示,现在又竭尽全力去让全党都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指示均属无效。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不可能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不可能认为他们一面在北京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又建议,既然北方没有国民党支部,我们的党员同志就不必去努力发展支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料想,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某种纪律,它不会模棱两可地为中国制定决议,而使这样或那样足智多谋的发明者得以炮制论据,让消极抵制及破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行为得逞。

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纲中的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所以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应当协调

起来。蔡和森与张国焘的发言中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指出“工人阶级尚未分化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可是和森却反其道而行之，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党。我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不同意和森的幻想主义。

Ⅵ. 这届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只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为基础勾勒党明年的策略。我们应努力予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加入国民党，我们的党员是应通过加入这个国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抑或是应将我党人力集中起来去为尚未分化成完全独立的力量的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工人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两个决议解决的并不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像张国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以及他与国际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多次讨论之后所说的那样——执行既定指示。

Ⅶ. 我们面临的是—些很具体而实际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说服同志们接受同样的作法？我们应当怎样把本来就不大的力量分开去做工会工作和政治工作？我们怎样才能使大家相信，我党领导人的教育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Ⅷ. 在对这些实际问题谈出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必须对张国焘与和森的讲话另做几点说明。我依据的是我得到的译文，所以要有言在先，我的回答中可能会有错误。

和森极力坚持关于工入党的思想，他力图证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和森只见到昨天，甚至只看到今天，但看不到明天。他的思维方法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部分地是从封建分子、官僚和军阀发展而来，虽然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与外国资本家经常有密切联系，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民族利益与外国资本家是对立的。在国内政治中，商会的要求是完全革命的要求。他们希望消灭辛亥革命未予摧毁的封建政权。废



除督军制和建立立宪制的愿望都已经表现出来了。他们企图用妥协的办法达到实施这些要求的目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要求是革命的,而且马克思很早以前就指出“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把劳工运动的革命力量集聚起来的最好的政权形式”。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能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和森同志不能辩证地分析形势,他错误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他打算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以为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应该懂得,工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发展是有依附关系的。

IX. 张国焘认为我们现在只能做反日运动而不能做反英运动,这种说法是令人惊奇的。我们不难理解,国民运动本身表明它就是一场反日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日本产品的竞争要比与其他国家工业的竞争激烈得多。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更加露骨而且更加严重地伤害中国的民族感情。但是在英国人败北之前,中国的国民运动只能是反日运动这一点对我是很新鲜的。一旦中国的工业进入产品竞争领域,中国人就会发现英国人是对手,便要像现在反日一样采取反英立场。我们应该指出下述事实:提高税率的要求是针对各外国资本家的。法国要求作金法郎支付庚款与上海英国巡捕虐待童仆唤起了与现在的反日情绪相同的反对英法的反帝感情。

事实上,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太肤浅太片面,它把英帝国主义的罪恶忘得一干二净,这并不意味着不管宣传多么得力,都不能传播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不能导致全面的反帝运动。

X. 和森和张国焘两人将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幻梦的基础上。

列宁的重大作用乃在于他密切结合俄国实际,在于他善于运用革命策略。拉狄克论述过这一点。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中的列宁与反对派;

马克思论革命者的任务。

Ⅵ. 夸大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成绩是可笑的。我们接触到的工人状况怎样呢？我很惋惜，我与他们接触不太多。我只是调查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接触工人较多的那些同志的想法。我要说明一个事实即毛〔泽东〕、王〔荷波〕、邓培和王用章同志所提供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

目光敏锐的王觉察浦口工人中有拥护君主制度的倾向，工人内部至今仍认为政治不是他们的事。王又说香港工人在中国属最先进者，他们的政治感情是民族主义的。

毛对我解释说，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

我从邓培和王用章谈的情况里也得出同样的印象。

即令湖北有了成绩，我们也不能忘乎所以，我们是怎样组织铁路工会的？联络部指定的能真正胜任组织工作的是些什么样的同志？我们为什么不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而打着**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到工人当中去？

几万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天津**工作的成绩又怎样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取得了经验，能进一步开展工会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人党的想法与工会混淆起来而犯错误。

张国焘向往工人掌权，他愿意同千百万人一道工作。毛同志告诉我，湖南有3000万人和3万—4万现代工人。他对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甚至认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这140万工人分布情况怎样？纺织业和烟草业有多少女工和童工？这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有哪些是外国列强所控制（这意味着工人中的民族感情会自然发展）？

这些现代工人的政治利益应居于国民运动中一切利益的首

位。

XI. 我们办了一份小的周报,试图靠它去培养国民运动的革命性,现在也仅只几个月的时间。一旦我们认真把这个任务抓起来,那就一定会有成绩。我不像毛那样悲观,认为中国国民运动唯有在发生世界革命之后才能成功。无论如何我们不该推测哪一个首先发生,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像现在这样去实干。

XII. 工会的发展是可能的。真正的工会联合会取代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时期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在这些工会里继续工作以发扬革命精神并对来自各方面的改良主义倾向持反对的立场。

我们的工会工作也处于困境。第一次发动<sup>①</sup>之后,许多起罢工迭遭失败。基督教青年会不断地在工人中制造改良主义倾向。

我们将与之斗争,同时向工人证明,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方能发展自己的势力。

这种革命斗争在目前时期将主要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

XV. 现在既然已有了提纲,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把国民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发展工会和发扬革命精神,这对于完成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有帮助的——这些都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

陈独秀的提纲中做出了回答。反对国民党的纯军事活动,反对它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勾结。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就能推进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我们促使国民党把国民运动领导起来。一些同志想稳操胜券,某些十分谨慎的人则要等待国民党变好了我们才给予帮助。这些同志从而放弃了完成我们首要任务的可能性。革命者既不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也绝不能据推测做出决定。

XV. 听说有人担心我们让工人加入国民党就扼杀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因为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

<sup>①</sup> 指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加入的。国焘说，我们的精神力量很强大，因此，我不怕跨党的中国共产党员接触其他的倾向。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当我们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翼时，我们应该考虑后果，但是我们不必如此缩手缩脚，担心这会妨碍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政党。

XVI. 各次讨论证明我们自己的组织里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我们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有三重任务：靠教育工作加强我党党员的精神力量；靠我们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进行强有力的工作去发展工会；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一点，就是靠我们坚决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得以发展，——这样我们就把全中国的力量动员起来，它们将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中做出重要贡献。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动员农民，做这项工作时，我们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即使考虑变换名义那也并不是机会主义性质的。以我们的名义可以去完成我们应完成的任务。一些同志急于取消共产党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党”或如他们梦幻中的工农党，这些同志说，能集中全力做国民运动的并非只有一个政党。我们也这样想，而且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国民革命的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才将存在并发展下去。

XVII. 必须使陈的提纲获多数票。提纲的特点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是绝对一致的。作为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中组织，共产党有责任向共产国际表示，党凭其精神力量能够发展起一场有强大的国民党参加的气势磅礴的国民运动。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77/3166 号英文打字件)

##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  
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1923年6月12日—20日)<sup>①</sup>

1

瞿〔秋白〕：

一、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

二、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

三、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尽相同，可分两种。

四、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

五、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六、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我们不能采取与他们分离的办法阻止他们的发展。

七、任何事情都在发展；我们不能证明国民党不再发展。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虽然危险，却是正确的通路。它已觉察到工人的力量。

八、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

九、我们已经阐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如果我们不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那怎么能希图国民党发展呢。

<sup>①</sup> 档案原件未标日期，与本书上件相连，编者从内容和原作用纸判定此日期

十、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十一、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十二、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十三、在建立国民党支部时,我们不要去抓取组织权和指导权,这是在助长老国民党的办法得以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将改变其策略的组织。

十四、工会运动不同于国民党开展的运动,工会从事的国民运动是有利而无害的,他们可以宣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这和我们的纲领是一致的。

十五、我们不会放弃对工人进行的宣传,它同国民党的工作没有矛盾,可以继续下去。

十六、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 广州、邓〔中夏〕

一、如果我们不在北方发展国民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

二、我们的重要问题是应否让国民党得到发展。

三、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四、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

五、国民党改组形势日趋好转,因孙中山和其他人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革。

六、批评国民党热衷于搞军事行动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不加

防卫而让沈鸿英得逞。

七、批评国民党轻视群众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党内有群众。

八、没有人反对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但我们不是为国民党工作,以后我们应改变合作的政策。

九、建议劳动组合书记部承担我们的工会工作。

毛〔泽东〕

一、国民党是否就不能发展——这是个问题。

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

四、希望在中国实现国际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

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

六、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七、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份。……

唐山,邓培:

他同意陈的观点。

李〔大钊〕

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二阶级。

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

运动的前列。

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林〔育南〕

一、我们讨论中的分歧点在于工会工作和党。

二、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无产阶级必须领导。

三、工会运动令人乐观。

四、两党共存时,不要怕分裂。他们能够为同一目标合作。

五、国民党重要人物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可以合作。

六、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能对他们的改组抱有希望。他们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

七、反对工会运动。

八、我们必须由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或是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运动,因为单纯由一个阶级组成的政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

九、如果国民党失败,应为成立一个新政党打好基础。

十、必须让群众知道我们党的存在。

十一、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

十二、如果我们在北方对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让步,我们便向北方工人介绍社会民主党。

十三、我们应该揭露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有必要成立一个工农党,因为不能用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

十四、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党保存力量。

十五、他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在南方加入国民党可使我们得以开展工作。

十六、他介绍了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 II

- 一、中国目前的任何革命运动都必将是一场国民运动。
- 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具有国际性。
- 三、国民运动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国民党,不赞成这种必要性的人会陷入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错误。
- 四、可以向党外而决不应向党内宣传中国工人力量的强大,在党内宣传会使我们产生错觉。
- 五、是我们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的党加入国民党。
- 六、无论是国民运动或工人运动,都需要联合行动。
- 七、我们不应因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这不是革命的工作方法。
- 八、因为我们要发展国民党,所以我们加入国民党;如果我们现在不为国民党工作,加入国民党就毫无价值。
- 九、工会不同于党,但我们可以把二者统一起来看。
- 十、我们一方面有责任发展国民运动,另一方面也有责任建立工会。
- 十一、我们不是同国民党争党员,我们只是吸收有阶级斗争觉悟的工人。

**广东支部:**

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

**长辛店:**

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

**北京:**

在北方我们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蔡(和森):**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sup>1</sup> 1, 与国民党联合, 组成统一战线。

2, 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 **指责陈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 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sup>2</sup> 的。**

中国有 4 种力量:

1. 军阀(排除在革命军之外)。

2. 大资产阶级——商会。

3. 小资产阶级, 要打倒军阀, 也想要和平。

4. 工人——可从他们去年的行动如唐山罢工和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来了解他们。

× 大资产阶级由军阀和官僚组成, 因此不反对军阀。

上海实业界求助于军阀, 他们的财政资本依赖于军阀政府。他们的政治要求是废除督军, 裁军, 宪法, 清理国家财政。这些要求在性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他们要求政府和军阀作出让步。例如俄国 1905 年后大资产阶级能和军阀妥协, 中国大银行的资本是国际资本。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合作的可能性大于他们之间冲突的程度。国际资本将对中国资本让步, 例如华盛顿会议期间英美资本家对于提高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上海商界对严刑拷问和临城事件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 二者要联合起来。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 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

不能说除国民党外, 没有其它的民族主义政党。当然国民党是民族主义政党。

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 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

1 ③ 本件所用的“?”、“×”等符号和黑体字均系原档案所有。

2 指 1923 年 1 月的决议。

国民会议比国民党更具有国民革命性。

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

例如在爱尔兰,民族精神太强烈以至不能组织工人运动。

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不是破坏国民运动,而是促进这个运动。

没有证据说明在国民运动中不能有两个政党存在。

大部分工人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

**陈独秀**的回答:

1. 关于反革命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一切情况都是确实的,但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他的结论应该是,我们要为民族革命而工作。

2.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正如蔡所说,是革命的。

但是他却不想建一个能容纳广大农民……和实业家等人的政党。

3. 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

4. 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

5. 当谈到国民党的缺点时,他犯了和过去广州同志犯的一样的错误。重建国民党是我们的职责。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联合战线问题,而是在国民党内工作。

7. 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

**张国焘**: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

利益，参加国民运动。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我们现在只能发动反日运动，不可能发动反英美的运动。建立一个反对日本的政党是可能的，反日运动对我们无产阶级有利。

将来，只有当英美帝国主义败北，中国反对英美的国民运动才可望掀起。

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如果国民党开展反日运动，他们就能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将失去同盟者张作霖和段祺瑞。

如果国民党反对英国，它就将成为一个非法组织，这是国民党不能接受的。

虽然中国反军阀的气氛非常强烈，但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在此基础上开展一场革命是不可能的。只能有一场妥协的革命，它将得到某些军阀的支持。与印度和土耳其不同。

如果国民党成为一个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的政党，它将会成为一个非法的政党，这样，就很难有机会发展。

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 140 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 1600 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

至于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

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一个指示，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又带来了经过充分讨论而作出的这个决定，指示说，那些已经加入国

**民党的同志，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如果我们不能改组国民党并被迫退出国民党另组一个政党，而后者又与国民党发生冲突，这将是一种损失。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

！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76/3114—3115 号英文手稿)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H·M·广州

1923年6月20日广州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同志

复印件交萨法罗夫亲启!!!

亲爱的同志们：

我想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情况函告你们，同时也谈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与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在中国的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告结束。事实证明，党现有党员 420 名，其中工人 160 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 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 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 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 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

党是个早产儿（1920 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陈独秀同志致闭幕词时就已经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最近一年的情况表明，党在组织工人加入工会方面有了进步。在政治方面党也做了工作，办了一份周报。然而党的组织又很不健全，对党员的教育完全被忽略了。这一年党内同志间不断发生冲突，首先是党内组织了一个以中央委员会委员张国焘为首的“小团体”，张把党员分为好坏两种，想通过这个小团体去加强党的活动。1922 年 8 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时，中央委员会的 5 名委员中有 4 名是这个“小团体”里的，所以陈独秀递交的一封信里说，他不想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去年 4 月以来也从事党的工作，他留下了一句话，说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就分裂成了两派，我在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获得成功，使陈独秀恢复任职（他是**唯一**有领导能力的同志），并取消了那个小团体。不过应该说，在这次会上，我仍然看得出来，张国焘同志尽管有许多好的品质，但对工作的看法是破坏比建设好〔原文如此〕。一些支部内的大部分冲突就是这个“小团体”的恶作剧酿成的，所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只获得 40 票中的 6 票。他和这个小团体的另两名组织者也未进入中央委员会，只有一个人即周报的主编蔡和森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他比其他 4 个人好得多。

早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就已经清楚,各支部应当就是否愿意改变党的涣散状态以改善党内的组织做出回答。表决与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是没有关系的。

我已经说过,最重大的进步是在工会组织方面。已组织过几起著名的罢工。大多数罢工使组织遭到破坏,因而在工人中产生了很强烈的畏惧心理。当然,罢工显示着这里的劳动运动已开始,但是仅此而已。第一次冲突后,各地工资都有了提高。但去年秋,失败时期开始了。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家受其阶级意识的支配而进行坚决抵制造成的。不仅罢工失败了,而且开滦煤矿工人的整个组织差不多被破坏殆尽,铁路大罢工之后,几乎整个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路沿线的铁路工会组织全都遭到破坏。在代表大会上工人们解释说,只有工厂和铁路部门的工人才能建立工会;只应谈他们的生活条件并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据报告,天津工人要求逮捕共产党员;虽然湖南尚存在的最好的矿工工会是在我们同志的领导之下,但同时不能忘记,那里的严重失败并没有过去。实际上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即迄今工会工作并没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工人们只是接受共产党人对工会的宣传,就像广东泥木工会的工人一样,那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两年之前我们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它至今依然存在,但这是一个没有真正工人的书记部(我为这个书记部写了宣言),因为我们不能把工人置于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况且至今青年组织还叫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青年知识分子不是共产主义的狂热追随者,反倒害怕共产主义。青年团内之所以有这么多超龄团员,是因为这些人不想参加共产党。相反,共产党内倒有许多人应该加入青年团,因为党早产并过多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

现在谈策略问题。自从8月份以来,党被迫去帮助国民党从事

国民运动。当时拉狄克写了指令，<sup>①</sup>我带着它到了中国。我想指出，这个指令是以我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为依据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与此无关。根据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在南方与党共事的经验，因当时看到南方的国民运动毫无起色，我曾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支持工会国际的工作，而不要理睬共产党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现在我想提出这样的建议：为了开展政治活动，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在同情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不从事政治活动的危险倾向。8月份之后，首次发行了一份党报，但没有用党的名义，因为这样党报能销售出去——目的是为了完成促进国民运动进行革命宣传的任务。后来共产国际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样，中国就应当尽快有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们在中国已经形成一股力量了——不是有这样的观点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不就是拉狄克根据不真实的情报这么说的吗？代表大会之后我立即回莫斯科了，我为继续执行8月份采取的策略进行了辩护，结果1月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国民革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应将工会运动置于我们独立的旗帜下，这样便为群众性的共产党打下基础；如果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勾结，则批评它”<sup>②</sup>。我带着这个决议回到中国。而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要讨论这个决议<sup>③</sup>并据以安排党

① 即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

② 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76—77页）。

③ 指上述决议，而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后者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于7月18日才到达中国共产党手中的（见《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莫斯科版第262页）。



的工作。当时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会和湖北的工会已遭到破坏。

布哈林的决议<sup>①</sup>自然地引起了争论,它可能是对这类问题的一次实际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在国民党内工作?应该派多少人去工作?应该在哪里和派多少人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很容易变成对下面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我们虽已加入国民党,但是否还要集中全力完成我们特殊的任务从而为国民革命运动服务?我们是否应当寄希望于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上?中国资产阶级是否有革命性,或者说是否遇事都要以工农为出发点?——到头来就成了这样一场争论。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青的瞿秋白同志与他看法相同。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回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关于我国的书<sup>②</sup>,该书起初获陈独秀的极好评价。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另一方面是张国焘,两个月前他到过俄国(为抚恤罢工受难者的事),同他一起的有周报编辑蔡<sup>③</sup>和姓刘的年青人<sup>④</sup>(他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至4月份曾在俄逗留)。陈独秀根据布哈林的提纲拟出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在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内的封建主义策略,因国民党的领袖只管军事并为军务同北方的封建军阀建立联系,似乎他需要联络与革命的国民党水火不容的帝国主义者。陈独秀说,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为此必须建立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左派。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是一种乌托邦。目前只能争取农民(他就农民运动

① 这个决议和本文中下面说的“布哈林的提纲”指的都是1923年1月12日的决议。因系布哈林主持制定,故有此简称。

② 即《赤都心史》。

③ 即《向导》主笔蔡和森。

④ 即刘仁静。

发表了一席有趣的讲话)参加国民运动。我们继续做组织工人加入工会的工作,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工人的政治利益首先就是国民运动的利益。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工人应在国民党左派问题上支持我们,我们党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组织继续存在,它同样主张在全中国各地做国民运动。我们要开展对同志们的教育工作。

与此相反,张国焘说,我们应朝着群众性工人政党的方向努力。因此只要国民党与群众有联系,同志们就支持它,北方没有国民党组织,也就谈不上支持它。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会去反对帝国主义者。我们认为会发生反日运动,而不是发生反英运动,在英帝国主义遭到失败之前,反英运动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开展独立活动。虽然现在还没有促使工人阶级形成独立社会力量的明显的分化迹象,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能够把工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

蔡和森同志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为“独立工人党”。

近日内你们将收到关于讨论情况的报告。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我想葬送党,这种看法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轻率地把幻想当成现实。经过激烈争论,这个观点被彻底否定了。这时他们同意了陈独秀的提纲,但想改动三处,这些改动只不过企图使决议含糊其词。在讨论时,张国焘“俏皮地”解释说,布哈林的提纲只是想要让那些已经加入国民党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相反我则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期望所有同志都去贯彻你们对中国的指令,而不是由少数人去贯彻。

提纲中有一项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受到攻击,对这一项作出决议时,陈独秀的意见以 21 票赞成 16 票反对获得通过。有 10 票是湖南的。〔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另外有 6 票

是汉口的,有强迫命令的味道。工人代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辩论情况表明这个小组织至今仍多么不成熟。因此,在这里中文资料如此之少,能读西文文献的人极少也就毫不足奇了。

要想从中国现实情况中归纳出具体趋向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有一些俄国同志曾娓娓动听地阐述过一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趋向。反对派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没有革命性,这种说法与列宁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做什么》一文中的观点是绝对冲突的。我个人的观点与外交人民委员会在中国的任务无关。我认为,在外交人民委员会讨论如何支持中国的国民运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的人不应离开国民党。我是把中国形势与爪哇、印度和土耳其做过一番对比之后得出这个看法的。我看到,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或者仅仅在政治上)都是很落后的。中国现代工人(也包括其家属在内)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而且其中在纺织业做工的是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些现代工人保留着极为顽固的旧传统。他们坚持地方主义(甚至铁路工人也如此),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而对于国民革命来说则是有用的。湖南就有一个最好的组织。我们的工人在那里用现代的方式组织了3万人。全省人口是3000万,湖南代表声称,他为组织工人绞尽脑汁。在外国帝国主义暴露最彻底的地方才有现代工人。从政治上看,他们是被迫去参加国民运动的。他们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南方是国民党的天下,而我们党,群众性政党的势力在北方。最进步的工人阶级在南方、在香港。而在北方,宗法社会的影响要强烈得多。湖南省会的革命分子只希望有一个好省长,因此他们反对现任省长。

中国的政治形势要比土耳其糟得多,后者有一些经济关系可以同中国比较。中国未经深入宣传便发生了一场革命,所以封建主义保存下来了。革命后只有国民党始终在坚持军事活动,它完全忽

视了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这与印度和爪哇是大相径庭的。罗易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撰文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掌握着国民运动的领导权，工人群众有可能在国民运动中独立活动。在中国，国民党进行宣传工作的时期刚刚开始，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管的，资产阶级作为一支能领导国民运动的独立社会力量至今还没有从阶级分化中产生出来，而印度的发展进程要比中国深入得多。在象中国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人应该参加国民党。类似爪哇伊斯兰联合会所面临的那种时刻将要到来，那时的国民运动，要么需要共产党要么需要国民党，二者必居其一。由于我们同志的错误，这样的时刻可能被人为地提前，从而导致我们的损失，在中国，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如果没有国民党，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好的、所有立志于革命斗争的人都可以加入的国民党。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始终发挥某种作用的国民党。为了它的现代化，我们的同志必须在国民党内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能尽快地从工、农、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国民革命运动。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防止把俄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上，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我已经引用拉狄克论述列宁的那篇文章强调过，我们党应联系实际，不应凭想象去工作。我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绝对不要改变我们从8月以来在中国所遵循的方针。从上面布哈林的提纲中只能说明，工会的目标应是宣传原则，而且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绝不要为此目标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在这里没有理由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

现在我来谈谈这封信的最后一点。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内，如果有中国同志在场，谈话时在一定程度上要谨慎。一位同志（我指的是张国焘）回来后，特别在那里的同志们中间引出了

“这样一些论点”，例如，在中国问题上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越飞和马林是右派。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这位张同志是小团体的领导者，他特别喜欢把小团体的人分为好的与坏的两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为什么要进一步施展这种本领？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同志太年轻，没有经验，大多数人缺乏知识。

要谨慎。我们已经在朝鲜问题上领教过一次了：同伊尔库茨克和赤塔的联系系统地导致了朝鲜同志之间冲突的加深和对朝鲜运动的损害。张国焘从莫斯科回来后，本可以十分秘密地告诉北京少数几位同志说，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不满意马林的工作，将发电报来把他从中国召回，但东方部同这样一些年青同志的谈话却缺少这些东西：

我看不出，我的工作由于与越飞的共事而受到了损失。相反，在越飞来之前，我一度想遵循与外交人民委员会不往来的这种方针。起初在12月21日戈尔特<sup>1</sup>告诉我，俄国把〔共产〕国际作为其政治工具从而损害了革命时，我曾回答说共产国际应保证苏俄的存在。在西欧，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方针是不同的，在那里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关系，在日本（那里一般说应致力于尽快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会之间那种比较密切的关系，目前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如果共产党人尽量设法利用俄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那它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一有机会将在俄国重新为我的观点辩护，并把因我与越飞共事而对这里党的工作究竟造成什么损失调查清楚。

---

1. H·戈尔特(1864—1927)，荷兰共产党员。1897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加入荷兰共产党，最初曾支持共产国际的建立并为之做出贡献，但很快就持极左立场，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工会和做议会工作，1920年发表致列宁同志公开信，1921年脱离荷共，建立荷兰共产党持不同政见者小组。同时开始不断批评俄国人对共产国际的控制。

致以  
共产主义的敬礼

白·马林  
瞿秋白同志写的有关中国形势的俄文信<sup>①</sup>一并附上。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31/3066 号德文打字件)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七届代表会议<sup>②</sup>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 5 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

① 斯内夫利特档案中未见瞿信。

② 为代表大会之误,下同。

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sup>①</sup>,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420人,其中在国外的有44人,工人164人,妇女37人,另外还有10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200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200人,其中有130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sup>②</sup>,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28期,每期平均印5000至6000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① 原文无货币单位。

② 此处俄文稿为“ежедневник”(日报),德文稿为“Die Wöchentliche Eicitung der Partei”(党的周报)。

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



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3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13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作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工人在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5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sup>1</sup>在唐山和科乌<sup>2</sup>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文中注均为该书编者所加)

##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1923年-6月)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

1. 根据陈独秀在本文中說,“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而在党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姓邓的只有 一人,即邓中夏,故判定为邓中夏。

2. 音译,俄文为“kox”。

(二)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乎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内,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

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让〔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1923年6月)

听了赴第四次国际大会代表报告之后,大会决议:

(一)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切实履行。

(二)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摧残。

(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10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

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

(四)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

(五)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sup>①</sup>的报告

(1923年6月25日 广州)

尊敬的同志们:

现函告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下述情况以补充我昨天<sup>②</sup>的报告。

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投票情况是:

陈独秀 40票

① 档案中简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局”。

② 档案中未见6月24日的报告。

蔡和森 37 票  
李大钊 37 票  
王荷波(工人) 34 票  
毛泽东 34 票  
朱少连(工人) 32 票  
谭平山 30 票  
项德龙(工人) 27 票  
罗章龙 25 票

中央候补委员是：

邓 培  
张连光 工人  
徐梅坤  
李汉俊  
邓中夏

在大会上，陈独秀演讲了中国时局和国际政治形势，我回顾了第一、二、三国际的历史。

后来我参加工会工作的讨论。在分析过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后，我指出了为克服目前的不景气状况而进行宣传的途径。

昨天，新的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北方的政治危机。如我给你们的报告所述，这种危机是因为总统、内阁已不复存在的情况引起的，而且目前实际上也没有国会，又兼曹锟、吴佩孚为一方，黎元洪、段祺瑞为另一方，都在设法控制全中国，张作霖与黎段直系有联系，孙中山又组南方政府。上海的各马路商会联合会（小商人）希望召集国民会议，从而以此办法建立一个新政府。中央委员会昨天决定：1. 发表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sup>①</sup>；2. 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

---

① 即“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最初发表于《先驱》1923年8月1日出刊第24期。

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农民〕联合会组织成为农村自治政府;3. 尽快在上海召集一次劳动大会;4. 指示各地方支部组织学生工人和商民参加的游行以支持国民会议的要求。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4/3068号德文打字件)

##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附五位中共中央委员致孙中山函)

(1923年6月25日 广州)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

亲爱的同志们:

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名委员以国民党员身份就中国的政治危机事今天寄给孙中山信的德译文<sup>1)</sup>寄给你们。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志仍在设法同孙谈一次话,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关于这件事,我早已经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谈过。如果这些人和孙一道不能同意朝新的方向前进,因为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群众基础的党,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1) 这封信是斯内夫利特从英文译为德文的。

H·马林

###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 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

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示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员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1. 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为此，应特别注意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地。如果这些中心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整个工作就会肤浅分散。2. 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早在黎元洪在北京出任总统前曹锟就觊觎政权。安福系（段祺瑞）不能与直系和解。吴佩孚、冯玉祥与曹锟的关系和黎元洪、张作霖与段的关系实质相同。甚至即使派系内发生什么变化，其斗争也仍将在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和段祺瑞之间进行。这场斗争与民国的改进并无关系。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10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起初，我们的力量不会强大，但我们会发展成一支劲旅。列强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剥削我们并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他们的代理者。用空话央求他们的承认来壮大我们自己，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运动，而且会丧失革命气节。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议会在全国人民眼中一钱不值。北庭议会是曹



吴豪养的。如果我们试图让国会议员来穗，那么人民怎么能把我们看得比吴和曹锟好呢？

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入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即令我们用一切办法把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那么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而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我们岂能让千百士兵为此丧生并把沉重的负担加于百姓身上？这样也还会有危险，即因为我们在这一隅的地方主义而把国民革命的速度减缓下来。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您是4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得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盼复。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80号德文打字件）

##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中国形势和6月12日—7月15日的工作

（1923年7月15日 广州）

亲爱的同志们：

联系前次报告，我想首先说明

## 北方的危机

前几个星期,北方的危机如何发展呢?迄今为止,北京还一直没有总统,而且没有一个健全的内阁,议会则由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分天下,议会工作无法进行,因为不能达到法定人数。曹锟的代理人企图拼凑足够的议员到北京,迄今未见成效。在这种形势下,直系的各督军和将领要求推选曹锟为总统的电报也没有什么作用。非法驱逐黎元洪出总统府遭到抨击,致使曹锟不得不声明,只有经过合法选举,他才出任总统;而如果这许多议员都不想到北京,那是不可能进行选举的。在危机中,直系的地位极为艰难,几乎想象不出什么好办法可避免这一派系的公开破裂。假如曹锟当选为总统,保定府督军的位置就空缺。要谋求这个职位是很困难的。吴佩孚将军,冯玉祥,直隶的督军和曹锟之弟〔曹锐〕都在争夺这个职位,现在已有报道说吴佩孚已转向他从前的敌人,天津的段祺瑞,企图与他联合起来的段祺瑞这个老头子是反曹的主要人物。辛博森已经在他的报纸上指出,有吴佩孚的支持,段祺瑞可能很快会被选为总统。张作霖与段勾结在一起,而直系的天津集团(曹锟之弟)则企图与张联系,争取张支持曹锟作为总统的候选人,并许诺给张以民国副总统的职位。曹锟想“合法”任职,他声明,他愿同孙中山和解,并且已经派了一个代表到南方。

天津的议员声明,主张成立一个在黎元洪领导下的7人委员会,其中有段祺瑞,张作霖,也有唐绍仪和孙中山。唐绍仪支持这个计划,说明这位南方政治家想争取南方帮助黎元洪。迄今孙中山表示反对邀请议员前来广州,上海曾就此问题发出若干电报,征询孙中山的意向。

与政治家们的阴谋相比,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行为堪称朝气蓬勃而激进的。商会声明,不能接受曹锟为总统候选人,并迫切要求外交使团不要给“北京政府”提供钱财。小商人的联

合会要求召开由商人、各省议会和各种自由职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这种想法得到上海一些工人组织的支持。时至今日，只有上海工人对危机表示了态度，从他们的要求看得出来，这些工人也是很落后的。例如，他们打电报给外交使团要求后者主持正义，要求募捐，以支付刽子手吴佩孚和曹锟的费用。

国民党作为政党，不关心危机。在临城事件(匪徒袭击一列火车)之后，他们在一封给外交使团的电报里要求列国不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保证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为人民所信赖的政府。我在一次同孙中山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份电报，但是他不同意我的批评。南方政府实际上还不是政府(只有三四个部长，也没有总统)。它在北京危机之后向列强发表一个宣言，要求撤消对北京政府的承认。由于外国的承认，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得到控制。“它们(列强)也许是无意识地做了它们自己声明不想做的事，即干涉中国的内政，实际上，把一个该国不愿意接受的政府强加给这个国家。”在宣言中这样写道。上海最大的报纸《字林西报》当然利用这个声明，要求撤回承认，这样一来，就更容易导致外国的干涉。在整个危机中，这个党是消极被动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商会和学生联合会里活动——但是，在如此有利于宣传的时机，党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我同孙中山谈话时，曾多次试图改变他的观点，然而毫无所获。另一位领导人声明，凡事总让党首当其冲，不合中国的传统。照孙中山的看法，党不介入是件好事，因为局面还不可能明朗化。

我曾建议，《向导》周报的编辑们应去同孙中山谈一次话，摸清他对近期前景的看法。因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这次会晤业已举行。孙中山声明：1)他不想与曹锟有任何关系；2)他不想进入拟成立的7人委员会；3)他不想邀请议员前来广州。他说，国民党必须

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回答是不可思议的:“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商人们会理解这一点,然后会站到我这边来。我不反对他们试试看,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从中帮助。党不能介入。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不可能是一场严肃的运动。党也不能介入抵制日本的运动,只有党员个人可以这么做。也许不久之后,党不得不与日本合作,以对抗英国和美国。”

这一类观点我在以前与孙中山的谈话中已经听惯了,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孙中山的观点对于领导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广东的军事形势对孙中山有利多了,因为北方的将领们对他们在南方的走卒并没有给予什么支持。因此,与离穗前和回穗后初期相比,孙中山更不愿意改组国民党了。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未来几天内就启程赴上海,他们想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现在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强有力的国民党的宣传必然会有成果。党散发了 8000 份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召开由工商学各界和乡村自治政府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此外,《向导》还就危机问题出版一期专号<sup>①</sup>,印制 4000 份。现寄上几份这两种材料的副本。为了周报之故,中央机关不得不离开广州。《前锋》创刊号将在几天内出刊,这家月刊如同周报一样,主要进行国民党的宣传。过去的《新青年》杂志 3 个月出一期。《前锋》第一期由瞿秋白同志主编,其中有一篇关于共产

<sup>①</sup> 指 1923 年 7 月出刊的该报“国民会议专号”。

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言情况的总结<sup>①</sup>，着重谈了东方问题。

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可报告如下：

1. 在广东，孙中山已把他北面的敌人赶回广西。东面仍呈与陈炯明对峙之势，但是，孙中山又能够从北线调兵去对付陈炯明了。在西部，同广西军队的战斗正在进行。现在形势对孙中山有利。

2. 我上次向你们报告说，福建的督军想接近浙江，看来这条消息是错误的。他访问直系的江苏督军以及吴佩孚之后，又回福建去了。

3. 贵州的军队已抵四川，去支持四川的将领们反对吴佩孚的干将杨森，杨进退唯谷，无力招架。

4. 直奉间最近还不会发生新的战争，因为在山海关举行的谈判中，重申了 1922 年的停战协定。

### 有人存心干涉

我曾经向你们报告过，津浦线上的火车在临城附近遭到袭击之后，曾经掀起一场广泛的、主张干涉的运动。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很多城市里提出现在应该对中国进行国际管制的要求。他们为此向伦敦和纽约发了很多电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美国腔调的改变。克门在张家口附近被边防哨兵枪杀之后<sup>②</sup>，这种腔调就开始改变了。比如，人们再也认不出《密勒氏评论报》了。它的主笔巴登·鲍维尔被山东的土匪绑架，关了 6 个星期，他疯狂掀起主张干涉的运动。他企图怂恿那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请求干涉。6 月 30 日，他猛烈攻击孙中山，说这位在广东打游击战的人，并不比那个坐镇奉天的土匪稍强。他指出，美国报界支持在

① 指《前锋》创刊号上屈维它文：《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方面》。

② 指 1923 年美国商人克门偷运军火在张家口附近被枪杀之事。

华美侨的要求,英国必须与美国携手合作。也许主要因为正在进行抵制日本人的运动,它们还没有着手这样做。日本商人抱怨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因为美国对华贸易又在发展,美国政府还不想让步。中国报纸对美国的改变方针已经表了态。卓有成效的抵制告诫美国政府慎重从事为宜,但是,它驱使在华日侨和日商发表声明主张干涉。他们指责中国当局和军人支持抵制运动。

此刻尚无确定的干涉计划。据报,美国驻北京的代表机构赞成选举曹锟为总统。在北京,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支持曹锟也表明这一点。我认为,在目前欧洲的艰难处境下,列强也许不会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干涉,但是,他们更可能会向曹锟这样的软弱者施加间接的影响。象顾维钧和颜惠庆博士这样的外交官可以从中给予很多帮助。辛博森的报纸建议成立一个国际高级委员会,由朱尔典<sup>①</sup>(前任英国公使)、胡佛或伍德(菲律宾总督)和后藤子爵(日本)[等组成]。

.....

党(我们的党)将开始在农民中进行宣传,广东、山东、湖南和浙江等省有些同志与农民有联系。

中央机关讨论过是否有必要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宣传,讨论了不久将召开劳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的问题。主要的困难在于择定会址和筹集款项。召开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特别有益,因他们在各大城市很有影响。但是,眼下还没有费用。

青年团的代表会不能早于9月10日召开。因为莫斯科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尚未到来。关于莫斯科青年代表,我们这里一无所知。

---

① 朱尔典,约翰·纽厄尔(1852—1925),英外交官,1876年来华,在使馆习汉语,两年后在牛庄、上海、广州、琼州、厦门等地领事馆任通译。1906年继萨道义为驻华公使,1920年复退休回英。

我想在本月底离开广州,8月初返回莫斯科。1922年7月,我奉派来此,任期一年。现已届满,因此我要回莫斯科去。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你们的 H·马林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1/3181号德文打字件)

##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

(1923年11月16日)

亲爱的维经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国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自己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 一 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

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



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六)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的手中。

(九)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内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

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仅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

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的任务，即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上面所说的，只是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1924年1月15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6名代表参加1924年1月15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6名代表中，3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3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6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象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

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和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 二 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

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象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为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了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他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作为其反对直系的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会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穿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

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 2500 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了一部份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一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所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1923 年 11 月 16 日于北京

（选自《“二大”和“三大”》）



## 吴佩孚与国民党

(1923年5月9日)

孙 铎

中国现在最有力的军人自然要算洛阳军阀了。洛阳军阀的力量并不是他的思想比别的军阀高明一点；吴佩孚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国际的地位，和中国人民所以受苦的原因他更是不知道。但是无论哪个留心国事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实际上能指挥北京政府，保曹威权的存在全靠吴佩孚的拥护。吴佩孚的力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怎样他能得着这样大的势力呢？他的强大而真正的权力就是他专注于一件事业的坚强意志力。他不是一个政客，亦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自然是亦没有什么主义的，然而他有他的方法去得到宰制中国的势力。他是一很好的组织家，他知道组织的重要。因为他不是一个有近代思想的政治家，他没有想到政治的组织和政党，他对于经济发展的计划，自然更是从来没有用过心。他的组织力完全专注在军事方面。他看见他的仇敌没有一点组织和训练，对于他实在是一个好的机会，于是他自己继续不断的用力训练成一个少而精的军队。他不叫他的兵士和军官到大城市里面去，怕他们做赌博和他种坏事，忘掉他们的责务。他把他的军队与普通中国社会分隔。他在中国的中心找着一个合意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照他的意思训练他的军队，他把军队带到一个容易掌管近代产业发达中心的地方，因此他的军队能得着经济的来源。在这个中心他能出产比中国别处更多的军事用品。他把农民和苦力招进营里去速成高级的专门兵士，他是一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自己常常在兵士中检查，不许他手下人放弃责务，败坏他的事业。他想教他的军队明白他们的责任。他极力发展他军队的勇武精神。他

自编了战歌，教他的兵士在整队游行的高唱。他对于他的兵士演说他们必须报日本侵略中国的仇。他用他全力造成强固而有训练和有组织的少数军队。这个就是吴佩孚的真正力量。他不愿意牺牲他最精的兵去打河南土匪。当土匪闹得不象样了，与他的名誉不好听了，他于是派别人的军队去找这些土匪，或者招抚这些土匪。当他要攻打各省使他们归顺他的时候，他只用那些傀儡去打，只帮助他们军火和金钱，或是叫北京政府赏赐一个不值钱的官职，他所保留他的模范第三师总是不动，他和不重要的仇敌开战，只利用别的武人的军队，留了他自己军队去打那北方和他有相等权力的武人——张作霖。他很明白奉张是和他有同等组织能力的，虽然奉张不能象他一样能完全注意于军事。

象吴佩孚的组织力对于造成一个有力的独立的中国是能极有用的。他能够！但是他不愿意。他将为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大害。他只能做一个袁世凯第二，想做武力专制魔王，暂时依附于曹锟旗帜之下，其实他打着他自己的旗帜。因为两种缘故，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祸害，第一他没有一点国民革命的思想，虽然他在他的军队中宣传反对日本的宰制中国。我们记得袁世凯亦曾仇视日本，而因为要借款于日本来维持他的权力，遂不惜卖国与日本。当吴佩孚的走狗杨森进攻四川时，对人民宣言他是为统一而战，是为实践华盛顿会议的列强的要求而战，华盛顿会议以吴佩孚为能实行他们要求的人，所以杨林就这样宣言说吴佩孚是代表华盛顿会议列强的；这个宣言完全表示吴佩孚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实现之人。因为吴佩孚不会加入中国革命的国民运动，他决计不能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有所贡献。一个不能脱离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武力专政，只能使我们中国的情形比现在情形更坏。第二、吴佩孚是中国一个大患，因为武力是他的“智能”的终始。他不能和人民有一种友善的关系。他除掉没收京汉路的进款和强迫他的属下督军供给他经济，没有别种方法得着金钱供给他的军

事行动。他的金钱完全是用强迫人民的手段征收来的。他否认人民有集会结社权。当工人为增加自己地位而组织团体,吴佩孚极力去破坏这个新生的势力,这种势力对于中国的改造将有极大的贡献。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40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枪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因为吴佩孚有这样大的武力和组织力——他更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仇敌。因此中国真正的国民运动者,应该集中他们力量来打破这个想做中国专制皇帝的权力。他在今年2月7日犯了惨杀人民大罪之后,对于他无论用哪种方法,在道德上都是允许的,我们应该无顾忌的用各种方法动去掉他。

然而我们如果看轻我们这个仇敌的势力,那就蠢极了。我们倘若自己没有一种真正的势力,我们不能完成我们打倒他的任务。他的势力之秘密就是他的组织力。我们道首先要紧的任务就是成立一个全国国民革命分子之强有力的组织——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党。我们现在首先的问题决不是如何建设一个政府,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一个政党的时候,这完全是一种梦想。我们只用武力一种方法,我们决计不能打倒吴佩孚的武力专制。国民党的注意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秘密的计划上。我们固然不能完全放弃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强固的党,我们不能希望我们自己能有强固的武力。有了这个强固的党,我们就可以造成我们自己的真正武力——信奉主义的武力。并且有这个武力才可以制裁如陈炯明一类的军官卖党行为,而同时才可以减低我们仇敌的武力。

中国国民党要成功一个强大的党,势必要大大地注意于有力量的和有系统的宣传事业。非特要在国民党势力范围之下的各省,非特要在西南各省宣传,因为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而不是地方主义者。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能使简单的兵士和海军水手明白。这样

做去,我们的将来才有希望。这样做去,才能进到国民运动历史的一个新时期。

(录自《向导》周报第 24 期)

##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1923 年 6 月 13 日)

孙 铎

在前期《临城案件与国民党》一篇论文中我曾说起: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做政治自决和独立运动的人们有两种趋向,绝对的互相冲突,革命分子主张用发展革命运动来实现他们民族的独立,革命运动的宣言能觉醒革命精神,能集合被压迫国家的民众与外国统治争斗。他们对民众解释外国帝国主义的真正性质,即使在外强被迫给重大让步的时候,他们看了只是外国统治的新形式,想暂时破裂革命运动的势力。反对方面则国民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倡议被压迫民族的自决只是与外国统治者合作的结果。他们只在过去的时期中是殖民地上的剥削者,现在他们明白他们必须帮助殖民地的人民培养他们国家自治所需要的质量。

人人都知道后一种的倾向在中国是很强烈的。革命的国民运动者疏忽民众中的宣传,不能见着集合群众的重要,只知注重于军事行动,而大半的外国留学生和与外国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商会又常常请求外国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进步分子《中国评论》三月号上载了主笔一篇《中国与列强》的论文,其中有一句话说:“中华民国的成功与失败大半在英国手里。所以最好我们应该得到英国的帮助和合作来开发中国的极大富源。我们希望伦敦广州的政治家

能获得这个机会并且尽量利用这个机会。”这位主笔是赞成中山先生的人。他希望国民运动的领袖实行英国帮助中国改造。

广州日报的主笔亦是中山的拥护者，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至少他在他的报上登载了一篇美国人的文章，他想运动华盛顿承认孙中山为中国的法律上的和宪法上的总统来改善中国的状况。

受外国教育的知识阶级中这样缺乏明了帝国主义的真正性质，真是令人惊讶。然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知识或者能说是缺乏，他们总不应不知道外国势力在中国发达的历史，并且在过去的时期中曾经常常说及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帮助。这帮助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必已知道了。国民党的领袖须找得英国帮助中国改造的路途，这种提议怎么能有的？就是假设明天孙中山靠了外国的帮助得着机会作了民国的总统，岂可说中国已距离他的自决和独立近了一步了吗？决没有，只造成了使孙中山丧失他是一位忠实的革命党的名誉之机会。

新近颜惠庆与北京导报记者克拉克谈话中发表他对于发展中国的意见。他很是乐观，他对于列强有什么方法来帮助改造中国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下：“第一条原则就是：须让中国自己救济自己。第二条原则是：须不援助中国内争的任何方面。列强对于中国以往是忍耐了，让他们再忍耐一刻。”远东评论说颜惠庆是一个极有才的人，“中国人民渐渐多希望他出来领导创造一个真实的民治主义和统一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将是一个最强盛的国家”。然而我须说，对于一个说列强对于中国已经忍耐好久的先生，不能希望他做领袖有多大用处。要想列强情愿停止他们干预中国事务，要想他们能骤然完结帮助中国军阀中这个或那个的旧方法，这自然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帝国主义的政策可以对中国用不同的方法来谋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政策虽不同，他们拿中国的利益满足他们自己资产阶级的利益则相同。例如日本要利用中国军阀中一个的援助的时候，美国亦采用同样方法阻止日本在中国势力的发展。

我们赞成颜惠庆的意见,说:中国的改造必须是中国人民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同时我们应指明中国改造非特是要反对封建式的军阀,并且要反对外国的宰制中国。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是大极了。北京远东时报主笔所说的并不算过分,他说,如在中国的中心要开一枪没有不射着外国的利益的。当帝国主义列强或是互相竞争或是互相结合是关系于中国的剥削。哪个能帮我们争得国家的独立?哪个强国有与我们同样的仇敌?革命运动须回答这两个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难。新俄罗斯自从1917年以来,一直和列强争斗,这些列强想象剥削中国一样剥削俄国的富源和俄国人民。劳农国的革命军能保卫他们的国家,维持他们的政治独立,造成现在俄国远胜于德国的地位。资本主义列强还没有停止他们攻击俄国由大革命造成的新秩序的战。他们继续用经济的方法来强逼俄国回复到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我们又在一个英帝国主义恐吓开战和所谓民治主义的美国不肯与俄国发生关系的时期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联合着仇视俄国,这是很明白的。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新俄罗斯只应是征服民族的天然朋友,而这些国的革命运动必须与劳农共和协同作战。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应明白:虽然改造中国的大力量是他们自己的运动,而联合俄国亦是在大战争中得着胜利之所必需。

一年以前香港英国报纸登载了孙中山的中德俄同盟计划的秘密公文。在这个计划上,可以证明中国国民运动的领袖懂得有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势力之必要。那些真想创造独立和强大的中国之各团体应把这种与俄国结合的思想极力宣传。

(录自《向导》周报第29期)

##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

(1923年7月)

孙 铎

12年之前中国革命推翻清朝创立共和。少数同盟会会员居然能把清朝统治推倒。因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人物已和革命运动的领袖携手，而这般封建人物在南京和议之后实际上成为所谓中国“革命”的领袖。当袁世凯得到了政权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状态不能有何改变，已是明明白白了，不过管理国政的权从封建的清朝转移到封建的汉人而已。激进的知识阶级虽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志推进了革命，然而没有一点实在的势力；革命亦实在没有什么重要变更。革命运动一直是一种秘密阴谋的运动。有革命思想的政治家从未做有力的宣传，宣传他们的主义，他们只是秘密组织军事来帮助革命，做这事他们得着海外华侨中资产阶级分子的金钱援助。

经济上面这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农民状况没有激烈的变更，运输制度的进步反而停滞，在革命运动背后的中国富人没有集中他们的力量，来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只在近几年来受了大战的影响工业才有机会到中国来。资产阶级的华侨看得很明白，革命没有造成新的政治状况，使他们能在国内投资。他们从发财的地方回到中国，仍需到受外国管辖的地方——租界商港，设立银行，安置产业，来开发实业如纺织业等。

政治上而说来，推倒清朝，并未能造成一个强大的中国。袁世凯当权一日，他就可以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来打破那破坏他的人。我们知道袁世凯虽然是封建中国的代表，但在中国资产阶级

中很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敬重。因为袁世凯的专制在几年之中能打倒革命所造成的新机关,能平定各地的叛乱,能剿灭土匪,使他们平安作生意。我们知道帮助袁世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不知道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已比在清朝时代强大多了。辛亥没有能建设中华共和。革命甚至于没有影响到人民的大部分,中国辛亥革命真可和 1918 年德国革命比美。德国亦是革命后仍旧是以前的同一个阶级统治着。德国亦是革命不能造成一种新力量和外国帝国主义奋斗,大战之后外国帝国主义奴隶德国。俄国 1917 年的革命就和中国革命相反!俄国革命把俄国造成一新俄罗斯,虽然因为内部的大改革受了许多苦,但是确已发展一种能力,足以抵抗列强的一切干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我们的确可以看见有少数领袖和他们的同志的热忱和牺牲,但是我们不能看见群众的革命热忱,及其创造的伟力。

在封建制度之下,中国的普通状况更比清朝时代要坏。专制魔王袁世凯死之后国内战争没有一时停过。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同谋合作制造土匪,土匪骚扰,甚至于抢掠外人,于是帝国主义又借此扩张其管理中国的势力,然而土匪的破坏始终害及军阀及列强的自身——却也很难说,这种列强奴隶中国人民日益厉害的状况之下,中国国民革命的精神就能增长。固然,我们有时也偶而看见国民爱国感情的爆发,——例如凡尔赛和议时候,诱中国参战的协约国,一再欺骗中国,居然也引起了五四运动。然而这些爆发不能久持,甚至不能造成一个保护国家独立的团体。今年反对袁世凯时代的遗毒之日本二十一条的运动之中,就可以看出来并没有完全的国民爱国精神。中国加入欧战就是外国教育奴隶中国知识阶级的结果。外国势力宰制中国的一种最坏的形式,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教育上的影响。当在欧战之中,英美为自己的目的要中国加入反对德国,于是一般受英国教育的中国学者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走狗,错过中国能在自己解放上可有极大进步的机会。中国反和



那班对于我国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者携手。在反对日本的运动中,我们又看见英美帝国主义的魂,例如上海的大示威运动要通电列强请主持“公道”反对日本。就在排日运动中,北京发见精神上被外国教育所奴隶的教会学生反对中俄密切关系的要求,其实中俄密切关系,是抵抗外国统治的唯一可能。

美帝国主义企图英美日法对于掠夺远东各国订立协约,中国反对美国这种企图的运动在哪里?上海包探虐待乐志华,这是英美式的文化,对于这件事,中国人民有什么举动?对于这件事,宁波同乡会曾很活动,但是这能不能算中国民族精神的爆发?中国报纸对于临城案件的态度是如何可怜?中国新闻记者竟屈膝于外国侵略者之前,其实外国侵略者比北方军阀(他们的机械)对于临城案件还要多负点责,——这种“舆论”对于中国是如何可耻呵?中国资产阶级的团体请求外国公使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国耻?这是不是象引狼入羊群呢?上海的资产阶级开会请美国公使休门演说救济中国的方法,同时这位公使利用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备美国军队的活动,试问中国资产阶级可怜不可怜?

中国的爱国精神的确是十分薄弱。我们还没有说到中国人民的真正群众,中国农民。我们只说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学生、中国政治家。如果中国人民群众没有受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中国民族决不能成一种势力。休门对上海商人说,商人应当做政治上活动。反对封建式的军阀的奋斗,中国资产阶级完全没有留意。资产阶级还完全是商业的和财政的资产阶级,只是近几年来才开始从事于实业。富翁式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思想上都和外国帝国主义结合。因为他们崇拜外国权力,他们牺牲他们的子弟,使他们完全受外国的影响,使他们做外国奴,外国帝国主义者决不要中国资产阶级有爱国的宣传。他们会说中国需要德莫克拉西、法律、秩序的统治。但是他们想管理中国愈久愈好。自然他们的统治决不能永久。然而阻止中国发达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可以成一种革命的力量,

则有余。

### 国民运动和亚洲的觉悟

在反对清朝的时期民族精神比现时要强。自然我们拿中国人民全体来看,并没有多大分别。但是我们只看知识阶级和资产阶级当然有分别。其理由据说是辛亥革命成功和清朝推倒,老革命家的责任已完成,老革命家的勇气已消衰。还有理由是在辛亥革命后和军阀奋斗失掉许多好同志。老革命党常抱怨说今日的青年缺乏兴趣和活动。我们若把中国国民运动的现状来和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比,确是退步。现时有四种最重要的势力能使亚洲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在近40年来无论何处都显出帝国主义的面目来。欧美工业所积有的资本想在全世界找开拓的地方,开拓一定须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政治统治的保障。帝国主义增加了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亦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冲突。因此有1914年的大爆发,世界的大部分都牵入战祸。大战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大家疲乏和得胜各国中间的新冲突。大战成就了俄国的革命,促进了亚洲征服国的国民运动。对于“亚洲觉悟”的行程上最重要的四种势力就是:回教各国,印度和中国的国民运动,以及俄国革命。俄国劳农的勃兴,苏维埃共和国的设立,对于亚洲有莫大的影响。劳农俄国存在一天,就做一天世界帝国主义的劲敌。俄国人民只是永久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奋斗才能保存俄国革命的结果。俄国人民用武力抵抗帝国主义者长期的干涉内政,用外交抵抗外国资本家想用和平方法来扑灭革命。苏俄成为被征服民族的天然同盟和反对同一仇敌之民族运动的天然帮助者。所以有远大眼光的被征服民族的革命家不惜艰难跋涉到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去。看见革命如何使民众觉悟——这民众在俄皇时代和克伦斯基执政时代几成外国资本家的奴隶。他们看见了,很称美俄国,他们很受了此教育。对于新政府的性质亦了解了,红

军的组织亦见着了,所以他们中最明了的就知道:要和苏俄携手,和俄国红党结密切的关系,这是巩固他们国内民族运动的唯一的道路。和苏俄结合的实际上的利益可以在土耳其方面看出,土耳其的领袖如泰喇脱,乾马尔基马尔能起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可以废除赛弗尔条约和造成今日的新土耳其。土耳其的运动自然不是这个领袖所单独能成功的。土耳其的重兴的真正力量还在农民的反抗,靠了农民反抗才能成立革命军队,而土耳其的新资产阶级亦能证明他们懂得领导这革命运动的必要。自从大战以来他们所成功的实在伟大。他们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本身亦抵抗英帝国主义的雇用者。当他们开始运动的时候他们站的地位很坏,君士坦丁的正式政府是在外强掌握之中。旧国教的代表反对激进派而和帝国主义者友善。新的革命军队,是在离首都很远而和苏俄边境接近的地方成立的。土耳其的新资产阶级自然畏惧日益增长的俄国势力,而想和法国帝国主义携手;其实法国只因为要英国赞助他对德国政策,因此对于土耳其表示善意,以相迫逼而已,革命运动的领袖们虽然经过资产阶级分子的阻挠,仍旧种种方面接受苏俄的援助。革命的农民所组成而有极强的爱国精神的新军队,因此才能从恩戈拉打胜仗打到斯莫乃,打到海峡,恢复土耳其在欧洲的地位。在洛桑第一次会议上俄国代表极力赞助土耳其的要求,英国代表柯逊说俄国代争土耳其的地位比土耳其自己还利害。如若我们拿战后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和我国的比起来,真是要叫我羞死。中国的外交界往往自骄,以为中国有人做国际联盟的主席,还有人被选为国际法院的推事,但是试问对于中国的重兴,有何意义?回教各国的国民运动在近几年来有了极大的进步,印度的革命党势力亦是日长一日。中国国民运动的情形却实在可怜,因此我们不得不找他的原因所在。只有我们自己批评自己,我们才能希望一个激烈的政变。

## 国民运动和国民党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的国民运动没有一个好组织的，强有力的国民党，算什么国民运动？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运动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侮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

老实说，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我曾经听见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去年赶跑孙中山，现在做英国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走狗陈炯明亦是同样意见。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党。但是这党工作的方法还是以前同盟会的办法。一起初就各地各种人民都加入这革命党，但是这不能说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同盟会的方法就是捐了华侨的款用在军事活动上来推翻清朝。说国民党一直是这样做法，并不算夸张。国民党确实有一个建设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党纲，但是试问对于使人民相信党义，对于因有组织革命宣传去造成一种信奉主义的党员的强大势力，国民党做了什么功夫？

名符其实的革命一定要革命党员有主义的信仰才能发生。百年前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是这样。真正的革命的成功在先有充分的预备功夫做了把革命精神灌输与人民。国民党的方法一直是用军事行动占据一隅地方以与北方奋争，如此想保存辛亥革命的成功。因为华侨及国民党领袖都和广东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广东常被他们占据活动的地方。

自从国民党被袁世凯打败之后,国民党在本国已存无几。多少辛亥革命后进党的党员都脱离了党,并且许多还帮助北方反动派。他们自然本来就不是革命党,虽然他们做了国民党党员。这次失败的教训不能改变国民党领袖对于党的责任之观念。至于这些领袖是诚实忠心而百折不挠的革命党乃是无疑的。第一次失败之后党规里采取了对于领袖个人的服从,于是与国民党发展而成一近世政治团体的可能,距离愈远了。革命党没有纪律因此不能存在,但是这纪律决不是秘密社会或宗教团体中的纪律。国民党在国外改组了,方法仍是照旧:就是先占据一隅地方,以这地方做和北方军阀奋斗的基础,胜利后于是设立政府,乃时再谈到改良和群众的政治教育,发展军事计划常常要用外交的活动和北方南方的领袖成有一种结合,因此不得不依靠一班无聊的政客议员们。“如果我们没有政治自由和没有我们自己管辖的土地,我们如何能发展革命的宣传呢?”这种辩论常常听见,但是没有一点价值。俄国多数党在俄皇时代何尝有政治自由?他几时疏忽他的宣传工作的?他受了政府的种种虐待,在这种困难时代他是否仍能组成一强有力的党以完成他的革命工作?因为要占据一隅地方不但把革命的宣传疏忽了,并且不得不用有损于革命党的各种方法。自从国民党回国常常享受外国租界的优待,受了优待自然就不得不付代价,代价就是不能表现国民革命党的真面目,他们势迫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有各种的关系,因此国民党领袖难于宣传,无从发展。因为革命党现在没有自己的真正力量,军事力量完全依靠几个军人的拥护,这些军人比他们所攻击的仇敌不能更有革命性一点。在几多次绝望的军事行动中不知死掉多少好分子,这些人如果用在党的别种工作上面,对于革命事业一定能有更大成就。有时国民党的领袖占据了一块地方,国民党的地位反比他时更坏。对于党反是一种损失。党里的有用分子都用在占据土地的行政上去了。例如《建设》杂志是国民党的顶好宣传品,而因各地方行政的关系把一些编辑先生都

叫去了，于是只好停版。国民党的本身亦变成地方性质，党的领袖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特别小心，怕他们为难。为这目的所需要的财政常常用违背党义的方法去取得。在这种时候可以说是民党为地方势力牺牲了。记得去年年初预备北伐，陈炯明反对这种计划，主张建设广东模范省。孙中山是全中国的革命党人，当然反对这种主张，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而限于地方改良的工作。但是革命党的权力若只是依附于占据一隅地方，党的革命工作就难免为占据地地方利益所牺牲。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这话的不错。国民党在广东的经验使我们很容易找着这样例子。无庸多举，只举一例，当去年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到上海，中山在那时中国政治地位骤然重要起来，比在广东时增高多了。

因为国民党在回国改组之后，只是发展军事和外交活动，所以他不能领导国民运动。从没有开过大会来讨论组织、政治、政策等。在民党领袖的意见，中国革命是纯粹中国的事情，可以由中国人自己采用封建式的北方军阀的方法来解决的。当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干预中国事情日甚一日，一方面俄国的大变化给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运动以新希望，这个时期中，如何这种观念居然能支配民党，令人难解。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发展一种革命的主义的结合比籍暂时拥戴民党的军阀占据一隅要重要得多。12年来的经验应足以使党的组织法和策略有根本的改革。中国人民决不只是军人政客而已。这班军人政客今天可以买来拥戴民党领袖，但是明天若有利可图又会把你们卖掉。

### 国民党的将来

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世界大战已造成可以完成这职务的情形。广大中国的大仇敌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现在这帝国主义已在衰败的时期中。革命的政党借全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可以成一种绝大势力，这势力决不是封建式的军

阀所能抵御。只有用这种宣传才能造成一种真正革命的军队,这种军队一定是远胜于北方军阀的雇佣军队。这种革命宣传同时能减低敌军力量,因为革命思想传到敌军中。我们只以为佣军和军官靠得住,是没有用的。党的职务是要于利用一切政治事情来做教育和宣传的材料。这种宣传尤其是以中国农民和新生的近代劳动阶级中要注意。应设分部支部布满全国。在不可公开的地方亦应秘密组织。地方分部和党的总部应有密切关系。我们应当照印度、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榜样,应该学俄国革命的教训而在中俄人民中间发生一种强盛同情。苏俄的仇敌亦同是强盛自由的中国之仇敌。

我国的革命如若对于农民没有一点影响有何意义?大半农民的生活状况很坏;穷苦的农民势必当兵或进工厂,没有别种生活方法。我们要想法宣传引导农民来做国民运动,对于工人亦然。如果民党这样整顿,知识阶级中的对主义的热忱一定会重新发展,学生一定重新涌跃加入民党。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不能再对于一切国民活动和示威运动冷淡。终让别的团体去做,自己反不负责任。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而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发展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亚洲觉悟”的进程,殖民地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没有哪一种势力可以阻止的。俄国革命是给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打击。亚洲各国受尽了外国统治的苦,现在将做攻击世界帝国主义的重要人物。他们民族的重兴,就是推倒帝国主义的军器。中国亦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于三万万印度和一万万回教国人民之上再加四万万中国人。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民很有伟大的质分,是重兴中国的奋斗中所需要的。中国尽有为他们主义牺牲的人,我们想着第一次革命死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想着朱执信,想着京汉路工林祥谦争自由集会权的勇敢,我们决计不至失望。国民党如果采纳新式组织法和新工作方法一定能引导中国人民到真正的独立,到极大的将来,到

新的生产制度,这种生产制度可以增加人民的财富并使人民全享受。

(录自《前锋》创刊号)



## 十七、1923 年孙中山与加拉罕的书信往来

### 加拉罕对华宣言<sup>1</sup>

(1923 年)

苏俄对华政策，原已周知，且非为新近发生之问题。当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吾人即详细表示对华态度，一若表示对亚洲各国政策之原则无殊。1919 及 1920 年，吾人业拟定对华原则，亦即吾人准备对中国及其国民建设友谊关系之原则。该两年所发表之对中国政府及国民宣言，料已遍知，此外无再可述者。余对此只能切实声明两次宣言之原则与精神，依然为俄国对华关系之原则。至于中俄两大民族亲善之利益，更不待余详述。俄国在 1919 及 1920 年曾两次正式建议两国亲善，不幸当时皆未得中国答复。但中国国民与政府，现已力谋促进中俄问题之解决及两大民族友谊关系之建设矣。俄国对中国所怀之旨趣甚大，但为免于误会起见，应切实声明，目前新俄对华所怀之旨趣，与俄皇时代之旨趣与要求，绝对不同。

---

<sup>1</sup> 加拉罕曾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 年 8 月出使中国。估计此宣言为他来北京之初发表的。

俄皇时代之政策，乃欲收服毗连俄国之中国土地与人民。在其谋达此目的之前，毫无顾忌，且借军事与经济之力，以实行其政策。此种政策，各帝国主义国与之共同进行，损害中国国民之主权，掠夺中国之财富。

俄国劳农革命推倒俄皇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国主权及完全抛弃侵略所得之土地与财产之基础，建设其对各国之新策，对中国之政策亦然。大中华民族，具有其本民族之文化，及和平勤奋之精神，乃俄罗斯民族在亚洲最善之盟国。中俄亲善，足以保障远东之和平，只须中国国民皆尊重中俄亲善之需要，则决无从而阻碍者。但中俄双方均有多数敌人，对中俄亲善甚为顾忌，且力为阻碍亲善之实现耳。帝国主义国邦，曾欲化俄国为其殖民地，俄国历经艰难困苦之挣扎，现已脱出危机，中国则仍在挣扎之中，在其挣扎之途程上，苏俄实为其唯一之友邦。

各国对中国政策有二：其一唯苏俄采行，其次除苏俄外各国皆采行。此两政策实施之结果，若具体加以说明，可引土耳其问题述之：

外交家在近东咸指土耳其为“近东之病夫”，各帝国主义国邦咸集中其侵略旨趣于土耳其，一若其集中于中国无殊。欧洲各国为易于操纵土耳其起见，均欲土耳其无强健之政府，无有力之军队，经济不能发展，俾土耳其日趋衰弱，且用种种方法，使土耳其不能为其障碍。在彼各国，极欲土耳其病势日甚，直至不能抵抗各国之侵略。根据欧战终了时土耳其国贼签订之绥佛尔斯条约，已使土耳其成一徒加空名之国邦。但土耳其之优良分子，反对是约，开始与帝国主义奋斗，俄国乃唯一赞助土耳其之国邦。当时俄国虽自身陷于困难之中，仍予土耳其以协助，结果土耳其竟操胜券，与欧洲各国缔结梦想难得之平等条约。欧洲各国前此掠夺土国人之主权，至此均迫于奉还土耳其，此中国国民已知之事实也。

中国之命运，与土耳其有相当之类似。惟中国较诸土耳其略为

强大富庶。然各国对中国之侵略,则与对土者无殊也。彼各国咸欲中国四分五裂,内乱频仍,军力衰弱,成一不能抵抗侵袭之“病夫”。

全世界中,唯有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国民,愿中国日趋强盛,能以卫护其利益与主权;唯有俄国愿“病夫”健康恢复,挺然起立而已。

中国国民领袖咸已深悉统一之必要,国中优良分子现方进行此种主张,此乃余所注意且引为满意者。欲实现此种主张,前途殊多艰阻,就中列强之帝国主义政策即其最甚者。

余知种种纷纭,皆为复杂阴谋及直接侵略所演成,其意乃在阻止统一,借内乱以图彼各国之私利,此乃中国国民最不幸者也。

中国前途虽有种种艰阻,将来终有统一强盛之时。此时俄国国民与苏维埃共和国将视为最可庆之日,吾人之愿望,不独以吾侪革命者数十年来对俄皇政府奋斗原则为基础,且以俄国政治的旨趣为基础。

强大集中足以抵抗外来势力之中国,对于苏俄将为最诚信之友邦。盖中国对俄决无侵略之目的,一若目前俄国毫无侵略中国国民主权与利益之旨趣也。唯有强盛之中国,能采行光明磊落不因外强之利益或压迫而损失及本国利益之真实的国家政策。俄国所望于中国者,亦即此独立的国家政策。盖在此种状况之下,中国将能以友爱之态度,对待俄罗斯民族也。数年以来,中国政府与中国当局每月有对俄施以非友谊的措置之事实,但吾人在莫斯科均知凡此种种,皆非中国国民之真正民意,而为受压迫与嗾使之结果,有时甚至系列强对俄仇视之直接侵略行动。今日余须声明者,乃外强势力对于俄国,现已减至最低限度,且无论其仍存在,无论苏俄仍受其敌视,中俄间恢复邦交亲善之良知,既如是之强,则他国亦不能从中阻碍矣。

同时余愿指明者,乃俄国对中国之旨趣,既不损及中国国民之利权,则无论如何,俄国决不轻予屏弃。余深信中国国民了解吾人

对中国之与中国权利极易平等调和的真实旨趣，且知必须予以承认。余尤深信在此办法之下，中俄间决不至发生若何困难问题。

现余尚未熟识中国国内复杂情形，余决不以为解决中俄问题前途将因复杂情形，发生障碍，在余来京前，在哈尔滨与奉天曾作逗留，每处对余皆有诚挚之欢迎。余曾与负责的中国政治家多人相晤，张作霖氏对余之接待，尤令余特别铭感。满洲方面及中国其他地区，已承认对俄亲善之必能。中国政府与各界，皆热望早日建设对俄关系。余曾与张作霖氏相晤数次，在谈话中曾得良好之印象，虽偶有可疑问之点，经在奉逗留数日，已有相当之消除矣。当余抵京之际，国会代表，政府当局，各界团体，对余之接待，尤以学生对余之欢迎，更使余从速解决中俄关系之希望增强。最近列强因临城事件之通牒，乃其对待中国国民态度之好例。中国对此前所未闻之苛求，无论任何派别，皆一致起而抵抗，余此时深为敬服。余深信健全的国家观念，将永远抵抗扰乱中国种种之诡计，余甚愿中国有一强健之政府，使各国无一敢再以临城通牒中所载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且深信统一之结果，将使中国能有此种强健之政府。

(录自《东方杂志》第21卷第8号)

## 加拉罕致孙中山博士的信

(1923年9月8日)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敬意和最深的谢意。感谢您在俄国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所表示的友好情谊。苏联派我前来贵国，是出于建立我们两国的共同利害关系并将其建立在牢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这一真诚愿望，不管敌视此种关系的帝国主义势力如何阻挠。

我们坚信,苏联和中国应该紧密团结起来,以迫使帝国主义者不再把我们两国当作只能进行奴役和高利贷剥削的殖民地。我意识到这条道路上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十分友好的表现和贵国同胞万众一心处处给予我的热忱接待又使我增强了信心。

亲爱的孙博士,您是新俄的老朋友,在完成我们两国人民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伟大任务方面,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这种友好关系是我们两国人民自由与和平发展的保证。

加拉罕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孙中山复加拉罕电

(1923年9月1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全权代表加拉罕君鉴:

阁下对余与新俄友谊之尊重,使余深为感激。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使双方采取一种共同政策,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余断言,一切对于贵国所持意见之批评,均不足阻余与贵国拥护此种〔真〕实利益。阁下抵华,备受同情与欢迎,因而越信实现中俄亲善之可能,此言诚是。余深信中国国民诚挚的希冀贵代表之成功,尤以对于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具有诚恳之愿望。但阁下最大之困难,即与彼不独完全不能代表民意、且已失去国家政府的外貌之政治团体进行磋商。彼辈之外交政策实际上仰列强之鼻息,远甚于根据独立自主的中国之利益。北京招待阁下时,阁下已得中国阿谀外人之好例。彼请阁下以美国为模范,而阁下则驳之以“俄国永不追随美国;更决不签署于某一牒文,若临城为通牒者;俄国决不要求治外法权及强迫订约和在中国组

织司法行政机关；凡损失中国主权之种种利益，俄国均愿放弃；俄国对于中俄关系已建设绝对平等之原则”等语，可谓切当之致〔至〕。余代表中国国民，对于阁下向此北京主人的伶俐仆役训以深堪志念的政治现实论，谨致赞扬与感谢之忱。

孙逸仙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1923年9月17日）

新爱的加拉罕：

我应该说明，您最宝贵的来信我已收到，当时我正在前线，为的是同我的军事领导人举行会议。因此，复电发得稍晚了一些，昨日我才发出，现随函附上电报抄件。

为促进您此次来华使命的完成，您可望得到我可能给予的帮助，此点我大概不必谈了。不过，您一定会认为，同北京集团的谈判殊难进行，因北京集团在与俄国的关系中实际是执行外交团的命令。王正廷愿您仿效美国一事，清楚地说明这种影响源于何处，王氏同您的谈判就将以这种思想为指导。

我不怀疑，北京在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时，将提出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承认曹锟为首的任何一届新的行政当局时所提出的作为报偿的条件。

如果您认为在既不妨碍中国人民的主权，又使新俄处于外国列强同等国际地位的条件下进行谈判是没有指望的话，那么，您也许会认为，来广州同现已组成的我的新政府进行谈判，比一无所获的同莫斯科要妥当。资本主义国家将企图通过北京或利用北京使

苏俄在外交方面遭到新的失败。但请您时刻记住,我愿意,现在也有可能粉碎损害您和贵国政府……尊严的任何企图。

完全忠于您的 孙中山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孙中山复加拉罕的信(摘录)

(1923年9月17日)

以下绝密。几星期前,我给列宁、契切林〔原文如此〕和托洛茨基同志发了同样的信,介绍我的参谋长和密使蒋介石将军。我派他去莫斯科讨论我在那里的朋友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帮助我在国内的工作。特别是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及以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兹授予蒋将军全权代表我行事。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 十八、鲍罗廷来华与国民党改组

### 为鲍罗廷来华加拉罕致孙中山的信\*

(1923年9月23日)

亲爱的孙博士：

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sup>①</sup>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象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

\* 鲍罗廷于1923年9月到达北京，加拉罕通过这封信向孙中山推荐了鲍罗廷。鲍罗廷于10月6日到达广州，将加拉罕信交给了孙中山。

① 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代表共产国际到一些国家活动。1923年9月为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并受聘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来华4年间曾参加了东征反击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镇压广东商团叛乱和进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被调回国。——原编者



了一次长谈。他将向您转达我的想法、愿望和感受。

希望鲍罗廷同志到达广州之后,将会更快地推动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形势发展大大地超过到目前为止所能达到的速度,这一速度是我所深感遗憾的,衷心祝愿您的事业成功,我向您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加拉罕(签字)

又及:我非常感谢您的电报,它鼓舞我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共同事业具有巨大信心。

(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

## 鲍罗廷对觉悟社记者谈对于中国 内情之观察\*

(1923年10月18日)

《商报》载19日粤讯云,俄国代表鲍罗廷氏来粤,考察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日昨觉悟社记者趋访鲍氏,询以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鲍氏发挥尽致,极中肯要,兹译述如下:

(记者问)先生来华,对于中国社会之观察如何?(鲍氏答)外人初到中国,别个外人常告之曰,中国人其所处境遇,及其习惯心理等,极难了解。余(俄代表称)非此等之外国考察家,余在中国居住20年,岂尚自认不知中国者。余相信此是一种阴险及有时不自觉之宣传,以使全世界之人,相信中国国情确如是不同于别国,及确如是退步,须急由先进国为之开化。藉此为外人在华所做之种种恶

\* 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时其标题为《文明国开化退步国》

事之辩护，及为领事裁判权，外国法庭，租界，管理关税，自命保护中国主权，及其领土完全等等之辩护。在中国之外国报章上，毁谤中国之爱国要人，使无数外国走狗，得遂其欲望机会，以轻藐中国国民，而待之如次级之民族。此即所谓“文明国开化退步国”之责任。唯余则不见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上经济上在同一之发展程度上有如何之差别，即有差别，亦不过属于外部之物而已。同一事情，别国大行之，似有正当之组织，在中国则小行之，似无组织，其方法或较旧式而已。即指吞款谓或贿赂者而言，此无他，亦不外文明国人所谓经纪费，但无庄严之事务所及告白招牌而已。余在华曾遇许多政治军人，新闻记者，科学家，律师，工党首领，工人，女子，彼等亦如世界别国各兄弟姊妹，具同一之贤愚善恶。余敢说中国较以开化中国为任务之各国，尤有理想之主义。其所以然者，非中国有异于人，亦因彼为一被压迫之国家，国民正为谋国家独立，脱离千古未闻之外国掠夺而奋斗也。

（问）先生对于中国政治之观察如何？（答）中国在纷乱之状态中，已12年矣，凡视中国为许多消费人，天生成文明国消纳不知所用之实物之市场者，此种观念余极感不当，此余所当说出者也。且一大国民，欲图谋方法以适合别国经商之需要，实非易易，况彼复不能自由以自救耶，试观历史，美国殖民地革命，须经若干年而后终止，法国革命，又经许久而完成其历史上之工夫，凡社会政治之大受变动，需经许多时日而后完成，国民运动亦须许久而后能自定其所运动之如何进行与如何贯彻目的，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此最后余所满意者也。该党现尚未自觉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组织完备，以完成其历史的职务，但吾人深信其不久即能自觉，必能组织完备。盖吾人一想该党有如是伟大之领袖，如孙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孙先生之经验，将能供给彼党之所缺乏，其所缺乏者何，军事精神，及国民的组织者二是也。中国国民党主义之精神，正在

勃兴奋斗，一有军事精神，及国民组织，则国民党主义之精神，将更为之增势。

(问)俄为劳农先进国，革命已成功，中国劳工事业在萌芽，其发展方法应如何？(答)俄人因革命之故，各阶级牺牲甚大。但此奋斗之重任，均落在工人身上。今日吾人(指俄人)之所以能成功者，皆因工人当内乱时在战壕作战或节衣缩食以供给军队，而使俄罗斯团体坚固也。劳农革命成功，乃能造成俄国民现在如是发展之境遇，此境遇之结果，即令大多数人有最大之幸福。各国劳工，皆正在奋斗，以求获此幸福境遇，但现已得之者，惟俄罗斯而已。故全世界无数工人，皆视俄国工人为劳工奋斗之先锋。至于中国之劳工运动，余信其发展之最要条件，在与国民为中国统一自由独立之奋斗联合，如俄之工人一般。中国劳工，必须自造发展必要之境遇，但此境遇须待国民党所引导之国民之奋斗之成功，而后能实现，中国一日不脱离半殖民地之状况，劳工即百无达其目的之希望云云。

(录自《向导》第四十五期，1923年11月9日)

## 给鲍罗廷委任状

(1923年10月18日)

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此状。

孙文

中华民国12年10月18日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八卷)

##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sup>①</sup>，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许多人以为俄国是过激党执政，吾等学俄国，岂不是学过激党？殊不知俄国当革命未发动之初，诚不免有许多过激的思想发生，盖俄国革命党首领多是具有丰富之学识与高深之理想，故立论之间操之过激者，实在难免。但我国人做事，不专尚理想，多是以事实为依据，如行路然，于择其可通行者而后行之。但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内有许多党并立，如社会民主党、民主革命党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鲍君初来时即对我说，俄国革命经过6年间之奋斗，诚不一其道。而今日回头一看，最合乎俄国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义。俄国人民受列强之束缚，异常痛苦。俄国人民所受欧洲大战之痛苦，完全是受列强强迫的。俄国皇帝之动摇，就是因为与列强一致参加大战，所以人民莫不反对他，故起而革俄皇之命。但革命后，民主革命党执政，柯伦斯基政府仍然与列强一致继续对德战争，而共产党早已反对战争，早已提出与德单独讲和的议

① 鲍罗廷。

案,至是大得俄国民心。俄国人民皆不愿做列强的奴隶,于是共产党与俄国人民主张一致,所以共产党得告厥成功。

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因取消外债,故惹起列强激烈的反对,英、美、法、日本等国均起而攻击之。当时俄国是八面受敌,列强的兵已攻至圣彼得堡,其危险程度实比之前数日的广州更甚。而俄国之所以能抵抗此强敌者,全靠乎俄国人民与党员之奋斗,故能排除外力,造成独立的国家,不再做列强的奴隶,并能排除列强经济的侵略。至今日回头一看,6年间的奋斗,无非为脱离列强的束缚而奋斗,即无非为民族主义而奋斗。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在6年间奋斗,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若是,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至有人谓为过激,则又有说。盖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至今日之俄国,秩序已经回复,何尝有过激之举发生?这是不足虑的。

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今日各区分部之成立,时间虽甚短,而据各位同志之报告,成绩已大有可观。若继此以往,吾党终有最后胜利之一日。鲍君对我说:“吾能假以6个月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最巩固的地盘。”不独广州市如此,在一年间或二年间将此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则我国革命成功虽迟于俄国,而终是成功。吾党要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

我记得前在伦敦时候,有俄国革命党问我:“中国革命,几年方能成功满足?”我当时极为审虑,然后答他说:“中国革命30年成功,便尔满足。”他反说:“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说30年是极让步

的,我于是反问他:“俄国革命如何?”他说:“俄国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满足。但要从今日奋斗起,不然,应该100年成功者,将来或不止100年。”他如此说,足见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败逃至海外时,无不极力寻新同志。我记得一次到旧金山,有一位青年对我说,极佩服我每次失败,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强。我是相信革命事业要30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败算得什么,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说30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谓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

俄国与中国皆是大国,将来成功亦必一样。吾等要从今日起:大家固结团体,以团体而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望各同志要本此等精神、此等力量而进行。

(录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1923年12月9日)

孙中山

各位同志:

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吾党经过10余年来,或胜或败,已历许多次数。就以胜败成绩观察之,则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此点党员须首先明白。吾党当革命未成功以前,皆用党员来奋斗,绝少用军队来奋斗。至于武昌一役,虽属军队奋斗之大胜利,然此次成功,乃由党员以党义奋斗之结果,感动军队而来。不幸武昌成功之后,党员即停止奋斗,以

\*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至此 12 年来吾党用军队奋斗多,用党员奋斗少,即或有之,亦属讨袁失败之短时期间。

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俄国以此能抵抗列强之侵迫,其时正当俄国革命初成功,而俄党人竟能战胜之,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吾人由反对俄国各报纸所得之事实,则英兵由北冰洋上陆时,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种种印刷品,询问其何故来打俄国

列强既与德国和好,何以今再有征俄之举。各国兵士当时以为往俄与德兵战,不知为与俄民战也。以此质诸上官,上官无词以对,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变。此全由俄党员不仅能感化本国人,而且能以主义感化外兵。日本兵队之开往西伯利亚,亦同被感动。此俄党人为主义奋斗的结果。

吾党历年来革命奋斗工夫,尚未周密,以故屡遭失败。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今由俄国观之,则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之成功。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我党为国中唯一之革命党,如党员希望革命真成功,即须奋斗,否则无成功之望。从前党员出外宣传,发挥主义,非常踊跃;至成功后,以为此等事乃无效力之所为,须握军权乃算奋斗,这个观念实在错误。今日由俄国革命成功观察之,我们当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现在可以明白了。

然从今日现象考察,吾党党员中热心的人出而握军权,未尝无人;但谋私利者亦假称热心,争握军权。不知军队是拚命杀人的事业,今之手握一万数千兵者,以利结合,鲜有以主义感化其部下者。就现在情形观之,凡兵士临阵,有赏则能克敌破城,无之则不能。或有不赏亦打仗者,则因地盘苦瘠,须占领较富裕的地盘而已。可知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故欲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必定将现

在将士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引他到远大的志愿，乃能有望。故党员今日第一级工夫，要先设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完全变为革命党员，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而不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如此，则军队、党员便可成互助之奋斗，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

然军队之奋斗，必素有多少之练习；乃党员则毫无练习，此党员之缺点也。若党员欲运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犹之军人上阵战争，必须明白其枪炮之效力及其用法。故党员必须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内容如何，然后用之出而宣传，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革命主义既以生人为最终之目的，故必须周知敌人之情形，尤须明了士农工商之状况。对待此类人们，非可杀之也，实须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则须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敷陈主义，乃能克敌致果。此乃无敌之雄师，无人能抗之者，在乎我党能善用之否耳。如遇农，则说之以解脱困苦的方法，则农必悦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种人们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何道路，则须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非对于已往及将来，乃对于现在造成良好国家。

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我党前时无兵力，今始稍有之。然吾党兵力，常居于弱的地位，而敌则常居于强的地位。前为吾党大敌的满洲政府，兵力强于我，而我能推翻之。以后袁世凯、冯国璋等，我亦能推翻之。今日前之敌人，则为曹锟、吴佩孚，试问能打倒之否？照历史上观察，则必能之，只时间的问题而已。惟靠军队打倒曹吴，革命亦未能算成功。试问满洲、袁、冯倒后，革命能成功否？由此推之，则前途极为危险。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的观念打破，因为军队无暇受宣传感化，即热心者带兵，亦为环境所同化，久而久之，变为图私罔利之人，故军队数年来未能成为革命军，这是一个大原因。



无识者以为军队战胜,便是革命成功,而不知实系观察错误。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杀人为军队之事,救人乃党人之事。10余年前,用军队破除障碍,推翻满洲政府,这是军队用得适当。惟推倒满政府之后,即须救人,此乃党员所应有事,所谓责无旁贷的。乃竟不负此责,其高尚者则宣言不问政事,坏者则只知升官发财。今则愈弄愈坏,革命名词失其尊严神圣,其咎实在于革命党人不去做革命奋斗工夫。

今次之改组,则欲党员个个从新再去做革命奋斗工夫。但做革命奋斗工夫,必须有方法,而方法必从训练而来。古人云:“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这句话是很对的。党人为主义奋斗亦然。然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现在吾党即欲实行训练党员,使之出而奋斗。以前党员无训练,故奋斗成绩甚微。杀人之事,尚须操练,则救人之事,更非训练不可。

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诸位皆赞成此次改组者,试问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已有心得否?打倒曹吴亦不能作为吾党成功,因吾党主义,非只推倒一二军阀便算了事的。必须党员人人能奋斗,主义能实行,然后乃得为真成功也。此则纯然倚靠宣传之力。军队以枪炮出而宣传,党员则以主义出而宣传,其革命相同,而其成功则不同。因革命成功,非能专靠杀人,尤须靠救人。然救人必须全国人能自救;全国人能自救,必须多数人明白人生道理。

吾党人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计之,前20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万人,现在必有加而无减。此等出外谋生者,多由他人借给船费,就是卖身为“猪仔”。落船后已觉不快,登岸后更不快,至派往园口矿山做工后,更觉痛苦非常。询其何以来此受苦,则言内地生路已绝。以每年40万出口计之,回国的不足4万,是10人有9人死于

海外，并骸骨亦不能回国。此等人是最苦的。幸遇有亲友，以资赎回，救出苦海；然赎不胜赎，且所救者只一二人。我革命党救人，则谋全数救之，不但华侨，且及全国。各位均知南洋群岛前时均一片荒土，我中国人之为之辟草莱，垦荒地，谋生活；虽间有致富者，然极少数。我国荒地、矿山甚多，乃竟地利不辟，其原因则由无良好政府，不能不〔有〕所为。今革命方法，乃救全体人民，组织良好政府。惟必须多数人先明白主义，了解此方法，乃能全救之。故今先打倒陈逆，得回惠、潮、梅之地，使全省统一，进而全国统一，再进而实行主义，乃能救之。

12年前，军力成功，不能实行主义，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归咎于革命党，试问革命党能受之否？然事实则确令人饱受痛苦。前之强盗甚少，今则强盗遍地，皆由党人失于奋斗，致此结果。奋斗救人之方法如何？即以广东言之，3000万人须一半能明白我党主义，能受我党感化，方能达我党目的。故我党人能起而救人，首须明白主义，明白社会状况，然后人民乃能接受我党主义也。譬之军人提枪射击，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则亦伤。今党员出而宣传主义，能人人之心，则其人必受多少感动。然有感动〔有〕不感动者，何以故？其不受感动者，则由于其人有障碍。譬之射击时，其人立于一大石之后，则虽命中，亦不死伤。若其人有障碍，则所言必不入，故必须随时考察各个人之情况。因凡人类皆有其主义。以发财而论，则人人皆欲之。我党人之救人，亦属发财主义；但常人则欲个人发财，我党则欲人人发财而已。今日私人发财者，无险不冒。就以南洋“猪仔”而论，其冒险性较军队为强大；军队死亡，反不如“猪仔”死亡之多，而人之甘心为个人发财者，乃乐而为之。此发财主义实与我党主义无背；所不同者，乃我欲人人发财，彼则谋个人发财而已。损人利己，乃能发财成功者，我党人不为也。我党须人人发财，始为成功。故须向各界人士说明，如君欲真发财，必人人发财，乃可达真发财目的。因此必须组织良好政府，人人明白本此主义以组织

政府,乃可达到人人发财之目的。

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所凭者威力,顺之者生,逆之者死,此乃“化家为国”之革命。我党则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实为“化国为家”之革命。今我国已成割据局面,如单靠我革命党军力统一之,实不可望。因革命党兵力甚弱,以军力论,则必属于非革命党者成功。然我党之必成功,则又若可操左券者,何也?则革命力量,譬之山上之大石,不动则已,若一引动,则必转落至山脚而后止。故革命力一引动,则不可止。俄革命6年成功,而我则12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80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8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各党人个个能实行为主义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但监督之使为己用而已。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我党兵力虽弱于人,惟主义则高尚于人,久为国人所信仰。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俄国军队能感化外兵;而今日为我敌者,只本国兵而已,又何至不能感化之耶?且在前广州新军一役、武昌一役,是其明证。故我党不用此力则已,一引用之,则曹吴之兵必如前清新军例,而我党可事半功倍矣。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能战胜一切。今滇军以善战称,由于彼军士每日三操两讲,无日或闲者也。

我党主义,乃合各个人所期望而集成者,乃企图人人发财,非企望损人利己而发财者也。彼英、法、美等国人民之生活程度优于吾人者,则以有良好政府之故。彼政府常为人民谋幸福,有灾害则为之防,有利益则为之图,故人民能家给人足。今我党人若能日日出而讲演主义,其有不入者,则考其有何故障。今定于每两星期来此学习一次,而此两星期须将做过之工夫,报告于我。由下一星期起,订一种问题,互相研究,以便答听者的问话。搜集材料,如军队

打仗然，打过后须补充子弹，今党员出外宣传，亦当如之。每两星期到此补充材料，则宣传事业自易着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此处可称为诸位的兵工厂，我可以尽力供给材料，为宣传于军士的武器。

（录自《孙中山选集》）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 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1月28日）

一、民族政党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运动，目前正经历着建立组织和集聚力量的阶段。国民党曾酝酿和发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没能把这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

二、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同时相信，从国民党建党起就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三、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意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

如果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更好地发展国家的生产,那么,对于国内各劳动阶层来说,民族主义就不能不意味着消灭封建专制的压迫,就不能不意味着,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

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意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

国民党应当实际上表明,在那些由于进行民族斗争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地方,群众能够立即顺利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组织,以便进一步进行斗争。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只要国民党能深入地联系中国群众,就能保证取得国家的真正民族独立。

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在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时应当记住,由于中国官方的多年压迫,这些少数民族甚至对国民党的宣言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国民党不要忙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应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

四、国民党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

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意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

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

五、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

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因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因为他们一部分人经营商业，一部分人担任国家官吏，他们以现金地租和实物税来盘剥农民。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发荒地等问题。

六、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是全国各地区（北起满洲，南至南方各省和帝国主义者盘踞的港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利益一致的唯一的阶级，因而必然会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自己一份重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七、就自己方面而论，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

八、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

的基础上,尽力利用侵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还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科拉罗夫)

莫斯科 1923年11月28日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1923年12月4日)

亲爱的同志:

我非常感谢你的友好来信和通过你们的代表团所转达的友好感情<sup>①</sup>。你们代表团的到达,这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确信他们的访问会取得有益的结果。……

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

---

<sup>①</sup> 在契切林写这封信给孙中山时,孙博士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孙博士代表团以蒋介石为首,其中有共产党人张太雷参加,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蒋介石在苏联研究了苏联的政治、军事制度,会见了契切林、加里宁、马林、魏金斯基、罗佐夫斯基、越飞、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原编者

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域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我们一定要继续交换意见和进一步讨论问题。当我们达成圆满协议时,一切事情将会进行得更好。

(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

(1924年1月10日)

谭:以前在12个区里只有12个支部<sup>①</sup>。而现在已成立整整9个区委,拥有64个支部。现在党员已有7780人。但是,我们不应当太机械地看待党员人数的增加。这种增加是有其下述原因的。中央以前决定,每个支部应当有一位书记和一位组织委员,他们每月各收入50元。谁都认为,如果他组织起支部,他就能当书记或组织委员。因此大家都急于组织支部。第二,这正好是选举期间,每个关心选举的人都力争组织支部,以此来扩大人数,因为曾决定每个支部有一票,每50人也有一票。这就是为什么增加这么多的支部和党员。

\* 谭平山,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一大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是他就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等问题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谈话。这次谈话是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10天进行的,当时鲍罗廷刚从上海回到广州。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献档案刊印。谈话记录原件为俄文本。谭平山简称谭,鲍罗廷简称鲍。——原编者

① 指中国国民党。



鲍：支部和党员增加这么快，是否仅仅由于这些原因，还是有其他原因？有多少是象您所说的机械增长的，而有多少是正确的、正常的和自然的生长？

谭：当然，党员人数的增加是由于党的威信的提高。但是，威信的提高不可能这么快和这么突然。我们知道是怎样吸收新党员的。他们是被成批吸收的。一名工会会员吸收五六百名新会员，于是宣布整个工会加入国民党。那些正式加入国民党的人可能自己还不知道这种情况。至于书记和组织委员的薪金，我曾经同孙科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好。因此，这种做法就取消了，并且决定领薪金的书记只应当是区委书记，而且只有一名书记。因此，广州只剩下 12 位书记领薪金。

鲍：这种做法的影响如何？

谭：影响不太大。当我到上海时，大家都急于组织支部，并向中央打报告。这种事有 50 多起。中央对这种做法不批准，这就引起他们大叫反对中央，也反对书记处。有一天召开了区分部会议，许多人在会上反对书记处，说什么他们“要顶住”书记处。这就是说要反对我所在的书记处。其他一些同志说，不能说书记处，因为它的成员不齐，谭平山在上海，而其他人不了解情况。大家都攻击蔡元培一人。当我回到广州以后，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此我建议取消关于薪金的决议，但必须承认一切已成立的支部。它们现已被承认。此后又成立了一些支部。这可以证明，薪金的取消，对支部和党员的增加影响不大。影响较大的就是追求选票。谁要想每月得到 50 元，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以使整个工会入国民党，只有那些想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才能有这种影响。他们尽量吸收同自己有联系的一切老乡或一切组织加入。

鲍：发给他们所有人党证了没有？

谭：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发展党员问题上，我们也起了某种作用，因为我们在全体大会以后吸收了 200 名学生。此外，我们

还成立了3个所谓“特别”分区。特别支部不属于任何区委，而直属中央。这种支部第一个是海员支部，第二个是粤汉路员工支部，第三个设在兵工厂，这三个支部对广州有很大作用，而它们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兵工厂支部。我们在那里组织起来的职员超过工人，我们将吸收更多的工人，不断纠正这种现象。

现在准备成立全市委员会，为此首先必须对一切支部和党员进行调查，摸清实际上是否有这么多的支部和这么多的党员。然后才成立市委，以便它成为中心，否则中央会变成市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成立这种市委的办法还没有确定。有两种建议：一是召开全市大会，一是只召开代表会议。但对这个问题还必须再讨论一下。

现在谈谈中央的工作。首先在广州已选出代表大会代表。以前您在场时中央决定，只有那些能在代表大会以后去地方工作的人，才能成为代表，他们是主席任命或由选举产生。但在我们离开以后，来自云南、广西、湖南和江西等四个省旅居国外的国民党员要求有权在广州选出自己的代表。而这四个省得到孙中山的批准。他准许他们在广州选出自己的候选人。这种做法就破坏了过去的决议，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根本不准备在地方认真工作。此后，其他一些较小省份也要求主席准许它们在广州选出自己的代表。湖南人和安徽人提出这个要求。而只有湖南人得到准许。

但在湖南人中也有意见分歧，因为在广州湖南人很多，而国民党员很少。国民党员聚集一起要么买选票，如果不购买，那么也得答应在这方面做点别的什么事。因此，他们有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而选票箱无法打开。他们就把这个选票箱转交给中央，要中央宣布何时才能打开选票箱，并要求中央在选出的12名代表中任命3名代表。

除湖南人外，得到这种准许的还有福建省，但那里没有争论。这种情况造成很多困难。首先，有些省想必也会要求得到这种准

许,那就会产生许多不完全合格的代表。其次,这种选举必然要引起旅居国外的广州国民党员的误解和不满。这也会造成紧张气氛。

鲍:准许在广州选代表而不在本省选举,难道这些省份不会提出抗议吗?

谭:这些省本身没有提出抗议,因为那里可能还不知道。只有廖<sup>①</sup>来了电报,但他只是表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违反中央决议的。在广州旅居国外的国民党员提出抗议,反对湖南选举候选人,说什么谁知道会选出什么样的人,而我们是老国民党员,我们在广州有很多人。他们要求在广州已选出的3名代表应当是湖南省的正式代表。除了这些代表外,孙中山根据中央决议还可以任命3名代表。然后,湖南本省将选出的3名代表就成立湖南特区。他们希望本省称为特别省或优先省,而广州选出的代表称为合法代表。

鲍:这是不是说,如果现在来了当选的省代表,那他们不会被承认是省代表?或者这就是说,这些代表同这些省在广州选出的代表一起来,他们就成了一种类似总代表团的東西,最后从这里选出或任命代表大会的代表?

谭:起初中央不同意他们选举,但他们说,我们有很多人,如果你们不承认,那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广州已选出3名湖南代表,而孙中山又任命3人。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湖南省的代表已经够了。那些在长沙当地选出的人就是多余的了。因此,他们建议说,他们只是长沙本身的代表,而不是全省的代表……他们建议成立长沙国民党特别城市组织,而在其他一切地方成立全省性的这样的组织。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是,长沙党员很少,他们却有3票,而广州有很多湖南人,我们却没有1票。

鲍:那么,要是中央做出这样的决议:湖南代表不管有多少(6—9人),他们所有人就组成湖南代表团,但只有6票表决权,那

① 指廖仲恺。

会怎样呢？

谭：那也会引起某些误解，因为他们对这种程序不习惯。现在，不论在全体会议上还是在代表会议上，都没有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谁也不会调查谁有表决权，谁没有表决权，而人们只是在计算有多少票。

然后还提出这样的程序：除了地方选举和主席任命外，不必任命某省的代表，而只任命党的各级干部，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使他们成为代表，但不是省代表。

瞿秋白：他们可能会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来参加代表大会吗？

谭：是最复杂的问题，这是湖南问题。

现在某些国外代表已到来，而大部分任命的省代表已在广州。如果算一下全部代表，他们在广州的人数已达30—40人。如果算一下选出的代表，则只有陕西代表已到，其余代表还未到来。

鲍：国外代表从哪些地方来的？

谭：智利、墨西哥、加拿大、旧金山、马来亚群岛、缅甸。

现在谈谈军校问题。这个问题已进行过讨论。鲍良克(Поляк)<sup>①</sup>同志及其他人提出办校计划，这个计划同中国教育厅长陈汉尤(Ченха-ю)的计划完全不同。陈要尽量扩大这个教育厅，以得到最多的管理权。只向孙中山作了解释，但一切照旧不变。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蒋介石担任。但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正式解决。起初想要蒋介石当校长，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要孙当校长。现在您来了，就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而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这个工作，因为在广州我们共产党的同志已有26人报名入学。在其他地方，不知做法怎样，不知有多少人报名参加。今晚七时半在孙那儿开会，讨论代表大会问题。选举代表和一般任命中有许多困难问题，只有孙中山参加才能加以解决。关于代表大

<sup>①</sup> 音译。

会筹备工作问题,想必在您参加下很快就会进行讨论。

鲍:廖今晚去吗?

谭:他明天才回来。

鲍:关于上海的情况,廖向中央汇报了没有?

谭:没有,他还没有正式打报告。

鲍:他来以后是否已召开委员会会议?

谭:没有,他前天才来。

鲍:中央是否总是较同心协力搞好工作?

谭:还可以,书记处虽没有发生争论,但各有己见。因此,情况既不是最好,也不是很坏。我不同他们竞选,也不推荐一个工作人员,使他们并不认为我们在追求席位。因此,他们没有反对我的直接理由。

至于我们的工作,那随着国民党支部的增加,我们的影响也扩大。但我们又遇到一些困难:(1)支部已有60多个,而我们同志的人数未增加;(2)原有宣传委员会已取消,因此许多过去领薪金的同志,现在已无工作,如果需要他们做党的工作,那就必须给他们以物质帮助,否则他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3)由于成立很多支部,我们的同志现在正是在委员会中做工作,而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越来越少。我们已失去同工人群众的某种直接联系,既然他们在委员会工作,他们总是很忙,无法抽时间做群众工作。

现在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有影响,我们的干部总共才30多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委员会中有这样的影响:5人中有2个是我们的人,2个是老国民党员,而第5个人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他看来在我们中间保持平衡。而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太少。有工作能力的人不太多,现在工作的30人,不是都有工作能力。由于我们的支部太多,我们不能不派人去那里,因此,我们准备建立自己的地盘。首先,我们接近大学生联合会和新大学生,我们从他们中选拔干部。可以预计,最近将来就会有500名会员,因为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是这个社团的中心，如果这个社团继续发展，它就会完全成为我们的社团了。

然后，我们把工人组织在俱乐部或社团中，使他们学会做工作。我们专门挑选青年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就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影响。可以估计到能找到约 1000 名同情我们的工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建立我们的地盘，否则现在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就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其他，甚至连一般工作也无法进行。我们指望 3 个月内见成效，认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一定能吸收 500 名学生和 1000 名工人。

至于大学生联合会，那么这个社团不久前公开举行音乐会，会后有 200 名学生参加这个社团。至于工人，那么我们几乎同所有工会有联系。工人中有 1.5 万名有组织的工人，我们能直接影响他们，我们想必能从他们中间选拔 1000 名积极分子。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要在中央进行讨论。我们希望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

但是，为了对工人进行工作，我们必须有一些同志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而不要把时间用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必须组织工人俱乐部等等，并在其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那时，对他们的物质支援问题可能就会产生。我所举出的数字，不仅涉及广州本身，而且也涉及一些省，甚至包括福建和江西两省。我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地方如在汕头（目前我们在这里有 30 名同志），在国民党组织起来以前，必须有它的基础。因此，我们现在准备这样进行工作：在广州本身，这里有从汕头和其他地方来的同志，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他们也吸收老乡，然后才能把他们派往地方去做当地的组织工作。这样我们就不必自上派人去做当地的组织工作，因为我们将在那里占多数。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完全订出来。我希望在最后讨论时您能参加会，详细而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鲍：请您谈一下，广州国民党在海关冲突中起了什么作用？它

表现在哪里,这个工作怎么做?

谭:党召开紧急会议,但参加会的只有700—800人,我来了以后,有几千名工人和学生集会。不但举行集会,而且游行示威。气势雄壮,但这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然,这次行动在精神上具有某种影响。他们干的这一切活动都通过党的机关进行。他们究竟干了什么事,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已得知美国大使已到广州,看来在举行谈判,但谈判的结果如何,甚至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只发现一些外国船舰已撤离广州。

鲍:它们什么时候开始撤离的,舒尔曼来以前还是来以后?

谭:来以前和来以后都有。

鲍:国民党由于海关冲突而所干的一切,是否多少是有组织的?

谭:当然是有组织的,但我们没有正式出面,不是打国民党的旗号,而只是秘密有组织地和通过许多社会团体(70—80个社会团体)成立外交支援委员会。

鲍:这个委员会是根据谁的倡议成立的?

谭:以某些工会和大学生联合会的名义。

鲍:不打国民党的旗号,而打其他什么旗号进行组织,理由是什么呢?

谭:当时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而情况就是这样。

鲍:现在孙对国民党改组的态度怎样?

谭:您走后,没有任何变化。但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工作很热情。

鲍:您认为国民党组织的增长,哪怕是不大的增长,对孙有什么印象?

谭:看来他对此很高兴,因为每当向他汇报党的工作和党员中或选举问题中产生误解和分歧时,他总是说这很好么,因为过去谁也不关心党的工作,而有人却一下子就提出某些反对意见或各种

问题,这证明他们开始关心工作,说明党的工作在前进。

鲍:谁负责公布孙中山的提到我的名字的发言?

谭:孙中山本人。我离开这里时把发言转抄整齐后交给他,他审阅后转交给《周报》。

鲍:为什么要解散宣传委员会?

谭:其实并没有解散,而是把所有这类组织合并到中央。过去有大元帅宣传委员会和地方组织委员会,后来又有大元帅党机关,而现在所有这些组织名义上都已取消,而它们的任务已转交中央。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开展工作,因为那里没有经常性的工作,而我们那些过去领薪金的同志也没有进行工作。

鲍:但如果要设立中央相应的宣传机关,那么可否恢复这个委员会?当然是为了给它一定的工作。

谭:现在这个工作由中央第三部负责,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为那里的人工作不认真。

鲍:原来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表现好的人,可否再使用?

谭:原有的12名宣传员已有5名去那里,但都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都在各地党内工作。

鲍:如需要,可否把他们吸收来做工作?

谭:他们现在忙于委员会内的工作。此外,也不值得派他们去那里工作,因为较实际的工作都在委员会内,在中央宣传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工作。因此,我们考虑别种办法进行宣传。

鲍:报上传闻已同陈炯明进行某些谈判,进行直接谈判,还是通过某人进行谈判,这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方面的某种确切的消息?

谭:这种议论早就有了。议论本身不是参与,而是干涉第三者——安福派的这件事。但这件事早就发生,而且毫无结果。您在的时候,这件事在一个半到两个月前就发生了。两星期以前,在香港召开了陈炯明的将领会议,会上暴露了陈炯明同林虎和洪岗这两



方面之间的分歧。陈炯明主张实行联邦制,而林虎及其他人认为我们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公开投降北方,以便得到援助并向孙中山开火,或者就投降孙中山,以便停止战争。陈炯明既不赞成前一条路,也不赞成后一条路。他只愿实行联邦制,而既不愿屈服北方,也不愿屈服孙。因此,会议开得毫无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前线很平静,但实际上陈炯明在准备反攻。他还占领惠州和博罗及这整个地区。孙中山的联军也毫无信心去彻底击败陈炯明,因为陈炯明拥有较有组织的军队,他有300名受过严格军训的军官。而孙中山没有这样的军官。不论是这一方或那一方都不能说就应当干什么。鲍良克同志要求我拟个军事报告,但我已把这件事委托给军人联合会去做。他们已提供一些情报,经过一些时候报告就可以准备好。

鲍:军人联合会是什么组织?

谭:这是一个革新联合会。它是国民党所成立的组织,它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军人组织起来,并通过宣传吸收较积极的革命军人。这也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的一部分。

鲍:是不是他们中间有一位在奔赴前线的前夕到这里来过?

谭:是的,这是一位联合会会员。这是共产党员,因为联合会正是由共产党创立的,而现在有许多其他人,党员和团员以及别人参加。

鲍:这个联合会是否有助于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联合?

谭:不,它不能。

鲍:现在人们所说的北伐和国民政府是什么?

谭:几天前大元帅通过了三项决议:(1)成立所谓的立宪国民政府;(2)开始北伐;(3)集中财力。最重要的问题是集中财力,因为由于财政问题,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以及军事部门和各部门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因此,只要财力不集中,广州政府就会永远存在混乱现象,一事无成。至于立宪政府,则早就议论了,那时准备建立反直隶政府的统一战线,而同沈阳张作霖、安福派联合。总统应当

是孙中山。卢永祥应当是省最高督军。根据这个计划，孙中山要联合云南省，因为唐继尧同安福派、鲁昌有联系，他先能联合中国南部。但云南部队、杨希闵反对这种做法。后来才谈妥，现在杨希闵不反对这种做法了。

鲍：这个会议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北伐等等，有哪些人参加？是否仅仅来自广东省的孙的追随者参加，或者是其他各省和其他各派的代表参加？例如，唐继尧的代表参加？

谭：不仅是孙中山的拥护者，而且还有其他各省的代表。不知道是否有沈阳的代表。

鲍：这是否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这里多次采取的一项宣传措施？

谭：孙在一个月以前就想这样做了，他当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只有他一人，而别人把这件事看得很平常。是否能执行这个计划，还很值得怀疑。

鲍：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是舒尔曼来以前还是来以后？

谭：记不清了，大概是来的这个时候。但这同孙没有关系。他早就有这种想法了，那时他已开始同沈阳和安福派谈判。因此可以说，舒尔曼的到来只是同海关问题有关。

鲍：叶恭绰，广东财政部长赴沈阳的成效是否众所周知？报刊上对此有什么反映，或者私下知道一点什么？

谭：不，什么也不知道，他还在上海。那三项决议一般很保密，因此我不了解此事。

鲍：现在海关冲突怎么平息的，目前情况如何？

谭：现在事情搞得有些不太好，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看来很平静。至于报上的报导，这只是英、中两国报刊所造成的气氛。一般说来，成效不大。

鲍：孙得到些什么？

谭：暂时没有得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发

表自己的意见。

鲍：谢希武(Cu cu-by)<sup>①</sup>所作的孙的宣言是孙的最后行动，他没有采取别的措施吗？

谭：没有，此外什么也没有做。只发表了告英国工党书。

鲍：有什么反应？

谭：没有反应。

鲍：根据您的汇报看，无论在中央工作，或在两个委员会即我们党的委员会和青年团委员会的工作方面，都产生一系列问题。此外，由于选举和同湖南人的冲突等等，也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分两类：一类必须同孙或在中央共同解决，而另一类想必能在我们的联席会上解决。我们的人都醉心于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地方的工作因缺乏人力而有缺陷。

谭：至于我们的工作，虽然还没有最后订出计划，但我们已有一些设想，并已开始尽量去做。至于选举及其他等等问题，那要同孙商量，以便解决这些小而困难的问题。

鲍：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召开党的委员会和青年团委员会联席会？

谭：有必要，我们正在拟定计划草案。过去我们已召开了联席会议，并成立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的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只在广州市工作。现在我们考虑把我们的工作扩大到全省，为此必须订计划，再一次召开会议。过去我们有办法适应国民党工作的范围，而现在这个范围在扩大，而我们的办法已不适应。必须考虑今后的工作，扩大我们的工作范围。

鲍：完全正确，新时期似乎就要到来。

谭：我们的计划预计3个月打下巩固的基础，而半年以后就有同老国民党员并驾齐驱的影响。

<sup>①</sup> 音译。

鲍：唐昌友<sup>①</sup>（Тан Ча-ю）的表现怎样？

谭：他现在不反对我们，因为我们保持镇静，并且只在地方工作，所以看不到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强有力的。

鲍：他的住宅还存在吗？国民党的广东分部呢？

谭：依然存在。这些老国民党员一般行动很愚蠢。他们以北方议会议员自居。他们在选举时收买一切随手抓住的人，并派去选举自己。如果我们这样做，想必我们的代表就能当选，我们很容易做到使一切同我们有联系的工人和组织马上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员增加到1万人，甚至更多。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不当候选人，我们的所有同志就选孙的代表，在选票上只写“孙中山”。

鲍：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的工作等方面有何感觉？

谭：我们的同志很积极和满意。目前的工作都使我们和我们的同志受到教育，因为过去无事可做，闲着无聊，而现在大有可为，必须认真干工作。

鲍：这还有待证明。

（录自《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摘录）

（1924年1月15日）<sup>②</sup>

机密

自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sup>③</sup>以来，几乎

① 音译。

② 此时吴廷康正在上海与国共两党有关人士准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此件发自上海。——编译者

③ 指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编译者

在东方的每一个国家里都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要求对于在我们直接领导或影响下的共产主义组织或革命组织给予相应的指导。

日本:〔从略〕

中国:最近半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国民运动在政治和组织上不断明确的过程。在国民党存在的十二三年里,这个党首次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革命的政党。根据它最近在华南关税收入问题<sup>①</sup>上对帝国主义的攻击,根据它的反帝斗争和靠拢世界无产阶级可以看出,它走的是一条真正民族主义的反帝的革命斗争道路,并且正在同过去那种在帝国主义间纵横捭阖的策略决裂。这种思想上的进步可以从国民党人正开始寻求中国民众的支持并掀起政治宣传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上看出。国民党策略的改变要求在组织形式上作相应的改变。国民党正在华南各地、华中和华北部分省份建立党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已定于1月中旬在广州举行。

国民党现在是广东省的执政党,它是否能在该省站住脚根,将取决于军事上的成败。但是不管怎样,中国国民运动从此以后开始具有反帝的性质。

促使国民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半年内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期间里,美国在华中和华北的势力不仅实际上而且表面上都开始压倒日本的势力。

曹锟(现在的中国总统)的当政得到美国支持,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的增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派系——直系为加强。

这一事实迫使国民党更加迅速地表态和更加公开而真诚地联合苏俄。

---

<sup>①</sup> 指广州政府没收关余的措施。——编者

加入国民党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同志通过思想和组织这两方面的工作促使国民党健全起来,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许多人被选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过去几个月里党全力以赴做这个工作。最近我们既没有收到关于党内工作的报告,也没有收到关于在工人或知识分子中工作的报告。不管怎样,这些征兆说明党内状况并不象预期的那样好。

首先,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或更具体地说是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和青年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是党内产生争论的原因。我们收到的信可以佐证,从中能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人应打出国民党这面国民革命运动的旗帜去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直接由中国共产党去组织工人,这乃是党内争论问题的症结所在。组织青年的问题实际也是这个情况。我们想,最根本的一件事是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后待代表们由穗返沪后便在沪召开一个(现在已在那里的)中央委员与工人和青年负责人的会议。会上应讨论的问题是:1.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国民党代表团制定的提纲<sup>①</sup>的精神阐明中国民族运动的性质是反帝运动;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3. 组织问题和党的工作;4. 宣传鼓动。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代表会议确属必要,它将推动党的工作并有助于在下届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前将其巩固起来。

至于如何组织中国工人的问题,我们想,必须指示中国共产党:目前打出的组织工人的政治旗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把他们联合在阶级的组织中,要尽可能彻底地克服因中国无产阶级在反

---

<sup>①</sup> “提纲”指的是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期间,曾向俄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反映孙中山意图的“代表团意见书”,并希望后者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遂于11月25日-28日举行会议,蒋与会并在28日的会上得到这份决议。所以,吴廷康说这是“主席团为国民党代表团制定的提纲”。——编者

对军阀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而出现的工人组织的分散状态。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

## 鲍罗廷笔记

(1924年)

1月23日白天,孙中山派一名信差请我到他那儿去。他在代表大会秘书处等我。他的头一个问题是:取消国民党宣言,而用他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将成立的全国性政府拟定的纲领来代替宣言是否好些。右派对这个纲领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反之,他们会欢迎这个纲领,把它当作是摆脱在国民党宣言草案中提出的那些可恶的问题的最好途径。在纲领中宣布,政府准备满足人民关于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要求。政府准备保卫人民的利益,但在纲领中却只字未提什么是“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一切,为在中国实现这个乌托邦,应当创造何种条件。因此,中国的、海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纲领,那些在海外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现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党会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来他们会被从东南亚撵走。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他们不干脆退出国民党?那样至少可以不搅扰民族解放斗争。不,他们说怎么能退出已经加入了20年的国民党。这就是不“尊重元老”了。实际上在这种“尊重元老”下面隐藏着某些自私自利的目的。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狡猾的家伙、政治投机者正以国民党的名义作幌子,在侨居海外的华人中间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募集巨款。光在加拿大就有1万华人(主要是

工人)支持国民党。事实上这些经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上。国民党的全部进款都落入了那些狡猾的家伙的腰包。暂时还可以去掠夺海外华人,又不冒什么风险,也就是说国民党对帝国主义者暂时没有任何危险(因而后者毫不反对国民党),这些狡猾的家伙就心满意足了。但从国民党在其行动纲领中明确宣布他将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之日起,海外国民党冒险家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必将告终。

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海外国民党人(不是群众,而是他们的领导人——官僚,以及商人、地主)抓住了宣读过的政府纲领不放。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使孙中山放弃宣言草案并用该纲领代替之。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极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如此等等。他们甚至得以在害怕分裂的左派国民党人中制造混乱。这种混乱状态已经使很重要的一点从宣言中删去了,该点谈到要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等等。这是为了达到表面的统一对右派做出的让步。右派对自己在土地问题上的胜利颇为得意,他们又毫不松懈地“工作”,目的在于废弃国民党的宣言草案。

担心得到了证实,孙中山因奉行旧的和极有害的“尊重元老”的路线,换句话说,与加入党20年、并在每次集会时都向他的肖像鞠躬的人们友好的路线,他尽力避免摩擦,同意撤消宣言草案,提出政府的纲领。

情况是危急的。取消宣言草案,就意味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是毫无益处的,国民党无谓的漂亮空话依旧统治着党。

自然,我对孙中山向我提出的问题回答说,我认为用纲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他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是从国民革命运动的具体任务出发的,而是从



这个运动 100 年后的远景出发的。我对孙中山说,纲领需要完成,它应当公布,但无论如何它不应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混淆起来,因为在宣言中第一次多多少少明确地谈到了党的直接任务,以及党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原则。我认为,如果说政府纲领本身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那它自然也不会有害处。但是,如果国民党宣言被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那么它就将作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乌托邦的政府纲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因此,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的和决定性的文件……

在谈话中我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也是我们谈话的议题,这件事促使孙中山做出这个决定。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些报纸上刊载了孙中山与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后者同孙中山谈了 3 个小时,而他所公布的只是有利于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部分,其余均密而不宣。孙中山向舒尔曼表示,即使他不得不同列强各国作战,他也将用武力取得关税。舒尔曼答应对于友好地解决向广州政府转交关余的问题提供帮助,只要将关余用于改善内河航行和改善航道,而不是用于军事需要,孙中山表示赞同,但他责备了舒尔曼乃至列强诸国对待中国的不公正态度。孙中山说:“列强拒绝承认按权力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我及我的政府进行斗争,同时,他们不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以自己的干涉裁减督军的军队,反而支持督军”。他对舒尔曼说,如果所有督军都裁减军队,只保留维持秩序的警察,在这种条件下他准备参加讨论现状的华盛顿圆桌会议。舒尔曼大使只公布了全部谈话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孙中山为了裁减督军的军队,赞同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

孙中山问:“您认为以我的名义发表声明会给人什么印象?应当做些什么来补救现状?”

对此我回答说,如果现在他沉默,那就意味着承认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干涉等项的声明,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原谅他的这一声明。即使把干涉理解为由中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来裁减督军的军队,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而如果声明是断章取义的、歪曲了他同舒尔曼谈话的意思。我相信声明是这样的——那就应当立即辟谣。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可以成为辟谣的一种形式,在演说中可以明白清楚地阐述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做斗争的问题,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专有权做斗争的问题,关于废除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在这种场合,孙中山有极好的机会消除关于他同外国人妥协和拥护外国对中国进行干涉的一切臆测。这样的演说将在全世界发表,到那时美国大使舒尔曼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企图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我对孙中山说,目前您要拿定主意,是在被压迫的中国和其他被压迫国家同帝国主义世界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呢,还是为争取正义者的权利而斗争。假如我不是在现在同您谈话,而是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胜利之前交谈,那么您可能把为被压迫国家的权利进行的斗争想象为是沦落在海外某地、只是幻想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幻想家小团体进行的斗争。目前所谈的是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1.5亿苏联人在支持您,现在沦为半殖民地的德国的人民在支持您,刚刚获得独立、但在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余各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毫无使自己免受毁灭的保障的土耳其在支持您。伊朗、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各国的人民都会感到您是为被压迫民族的事业斗争的战士。一句话,您当前要做出决定:您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

前进呢,还是依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其他类似美国的国家的代表们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

孙中山点着头,还做着其他赞同的表示。我们谈话结束后,他和我握了握手,走下楼去,回到主席座位上。他代表委员会关于国民党宣言的报告作得极好,并成功地主持了热烈的讨论。全国代表大会赞同宣言草案。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表示赞成。

(录自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孙中山电

(1924年1月15日)

今日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期,兹以诚挚之意,庆祝我公与大会之成功。予深信国民党之事业在公指导之下,实为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希望。苏俄对于中国人民为民族自由与独立之勇猛奋斗表示其友爱之同情,并致其同情与希望于我公。公须知凡被世界帝国主义所压迫者,皆吾人之兄弟,凡为人民争自由者,皆吾人之同志,盖皆在一共同之奋斗中也。予兹致意于友爱之中国人民,愿凡为革命奋斗者,皆能坚毅从事。中国人民之民族自由与独立万岁!中国人民之先锋国民党万岁!国民党之首领孙逸仙先生万岁!中俄人民之亲善万岁!世界被压迫各民族之解放与联合万岁!

加拉罕

1924年1月15日 北京

(录自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28日)

## 孙中山复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电

(1924年1月24日)

北京全俄苏维埃代表加拉罕君：

尊电致祝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情词恳挚，不胜感谢。

本会目的，在继续辛亥革命事业以底于完成，使中国脱除军阀与夫帝国主义之压迫以遂其再造。夫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10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之和平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本会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将予以同情，而俄国人民来此先声，尤为吾人所感激。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文谨代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致敬于邻友全俄苏维埃。

孙文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

##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

(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

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我们自办同盟会以来,有很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就是把满洲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这13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数反革命派即以此为口实而攻击革命党,谓只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此种话我们革命党虽不肯承认,然事实上确是如此。这都是因为我们破坏后没有机会来建设,我们秉政时的南京政府只得3个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时候,政权都归于反革命党手内,此后革命党在政治上就没有建设的机会。不仅如此,且至于逃亡海外,在自己领土之内不能立足。自民国成立后,政权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内,故虽革命党对于政治上、社会上做了种种的破坏,而苦于无机会以建设。故从各方面看来,中国自革命后并无进步,反为退步。但此并非革命党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归咎于革命党,我党亦不能不受。在满洲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党之奋斗,〈重〉在宣传其主义于全国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视革命二字为神圣;成功后不能如其所期,顿使失望。此种事实,谁负其责?革命党不能不负其责。人民以各种痛苦归咎于我们,我们实难辞其责,要皆由于所用方法不对。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牺牲性命,为国效力,艰难冒险,

---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月20日在广州开幕,这是孙中山在大会上的演说。

努力奋斗，故能成功。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实因我们方法不善。若有办法有团体来防范之，用对待满清之方法对待之，则反革命派当无所施其伎俩。俄国有个革命同志曾对我言，谓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本事，俄国反革命派实望尘莫及。俄之反革命派之为官僚与知识阶级，当革命党发难时，均相率逃诸外国，故俄国革命党能成功。而中国的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而革命党人流离转徙，几至消灭，到了今日，只西南数省为一片干净土，余均为反革命派所得。由此观之，革命党有力屋推倒满清，使反对者投于革命党之旗帜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其所以失败的缘由。若当时有办法，有团体，先事防范，继续努力奋斗下去，建设起来，则只需3年之时期，其效果已颇有可观，决不至如今日之一无成绩。中国革命6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国朋友对我所说的话，乃是旁观者清，当局的人尚设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并非真正不如中国反革命派之聪明厉害，且百倍过之；特俄国之革命党之聪明厉害，又百倍过于彼辈耳。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对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6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6年革命而仍失败。

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

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此即为今后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组,即本此意。改组之能成功与否,全凭各同志之能否负责联络与努力奋斗而定之。若能如此,则中国事业大有可为。我国人民身受 13 年的痛苦,吾党此次应在最短时期内解放之,将国家障碍完全消灭。此次改组,各种办法已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许久,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请秘书长将原文朗读。

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后,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后,须要负责回各省报告宣传。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录自《孙中山选集》)

## 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1924 年 1 月 25 日)

孙中山

方才得俄代表报告,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非常哀悼,应该乘此次大会时,正式表决去一电报,以表哀忱。未表决之前,有几句话与诸君先说一下。

---

\* 列宁于 1 月 21 日在莫斯科逝世。这是孙中山获悉后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

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彼今已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何种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现在俄国的首领列宁先生去世了，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决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

本总理为三民主义之首创人，亦即中国革命党之发起人。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的缘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20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人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到现在已经10年了，诸同志都已习惯了，有人以此次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觉得不大妥当。但须知彼一时，此一时。当前回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20年以后了。我们从事革命的事业，国民只以



为太慢，不以为太快了。故此次改组，即把本党团结起来，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国国民的心理。

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

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3日。本会亦应休会3日。此3日内，每日下午本总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义。此讲题，从前曾对高师学生演过一次，再有两三次，即可从大体讲之。若详细的讲演，非长久时间不可。今乘此机会，尽3天之内摘要把他讲完，诸位回去后，即可以之为宣传的资料。其余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目前没有时间来讲，将来讲后再刊为单行本寄与诸位。现在请俄国代表鲍尔登<sup>①</sup>先生讲列宁先生之为人，请伍朝枢君翻译。俟讲完后，我们再来表决本问题。

（录自《孙中山选集》）

## 致苏联代表加拉罕哀悼列宁逝世电

（1924年1月25日）

当伟大的列宁离开苏俄朝气蓬勃的生活之际，我请求您向您的政府传达我的深切的哀悼。然而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

① 即鲍罗廷。

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他的著作也将永存，因为他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会掌握和统治未来人类的思想 and 希望的这样的社会观念上的。

孙逸仙

（录自《人民日报》1956年11月6日影印  
英文唁电原稿附载的中译文）

##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

（1924年6月25日）

中华民国13年6月25日（下午3时至5时半在广州东山鲍寓）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与俄人鲍罗廷谈话，孙科翻译。

监察委员曰，今日吾二人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与君说话。

鲍罗廷曰，余以中国国民党训练员资格与君等说话。

监曰，君见过此等小册子乎？（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1923年8月25日及1924年4月11日团刊第七号而言。）

鲍曰，未见。

监曰，君知此次发生问题之真相乎？

鲍曰，只在上海闻陈独秀君云党内发生问题，昨日胡汉民、汪精卫二君来，亦提起党内问题。

监曰，即是一个问题。

鲍曰，指“非必要时不宜取敌视态度”之谓乎。（团刊中语）

监曰，非尽如是，乃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之党团问题。

鲍曰，此问题须由根本上解决，勿论及枝叶。

监曰,诚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做主,须受第三国际指挥,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造,又须受苏俄指挥,然则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求友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

鲍曰,余先述国民党之真相,再提此问题,遂列举金佛郎问题,德债问题,中俄协定问题,吴佩孚捕杀工人问题,皆关系极大者,不见国民党有何等主张,中央执行委员,已开会数十次,不见议事日程有关于国民大问题之讨议。……

监曰,请君不必历数此等缺点,本党确不能免,或尚可加举数十条,今春改组,全由于此,今既改组,先须解决组织上之大问题,本体上既发生问题,作用如何,可暂不提,组织上最重要问题,是否承认党中有党,即指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而言。

鲍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

监曰,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做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

鲍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鲍又曰,小册子何时发刊。

监曰,一为去年8月,一为今年4月。

鲍曰,不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3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监曰,依吾辈见解,君所用方法,欲令国民党复活者,实足以使国民党死亡耳,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乃致死

之道也。

鲍曰，诚然，成可致国民党死命，惟不希望如是结果，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监张曰，余个人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解决，今闻君之言论，则不能不变更主义，国民党是一腐败革命党，余亦不能全否认，假如君所说共产党是新生革命团体，如斯则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腐败者团结起来，加以改良，新生者一往直前，两无阻碍，分作两起，岂不更佳。

鲍曰，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令者，则认为违反命令。

监曰，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否全体加入本党，抑则加一部分。

鲍曰，不知，按原则说，应该全体加入。

鲍又曰，假令将共产党分出去，共产党或者更换党名，而主义仍与国民党同，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利。

监曰，吾辈亦非绝对主张分离者，惟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耳。

鲍曰，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监曰，此为一重要问题，正愿与君明言，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提携，或可得互相利用之好结果，如只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

鲍曰，中国共产党历史甚短，在中国社会无十分势力，假使只有一个共产党人，为国民党计，亦当招之来，不可挥之去。

监曰，中国共产党，原无足轻重，因其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俄国认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中国国

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尚不可知,余之观察如是。

鲍曰,误解,然吾知国民党人许多反对与俄国共产党合作。

监曰,社会主义青年团决议案及团刊第七号所登载关于国民党者,君是否认为正当。

鲍曰,此两种印刷,未经莫斯科本部审查认可,尚不能承认。

监曰,如君所说,国民党已成待毙之人,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一复活剂。将打注射针而救济乎。

鲍曰,事相类而话不能如此说,我们合作,我们合作。

监曰,国民党腐败分子,仅而退步的而已,并未表明反对国民党宗旨,亦未组织团体与本党相抗衡,即使有一时的组织,亦不过一时之作用而已,并未将国民党作一对相的研究物,照此两种印刷物观之,共产党持永久之计划,将国民党作一对相,日日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认共产党团为本党本体上之大问题。

鲍曰,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

监曰,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君如认之为合理,吾不料所谓组织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谭[谈]耳。

鲍曰,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 100 年,假使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吾亦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广州。

监曰,诚如君所言,反面说,在中国行共产主义,尚须待至 100 年之后,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

鲍曰,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之问题,时时有所主张,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

鲍又曰,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如此做。

监曰,今日谈话只如是,改日再接续讨论。

(录自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第80~85页,台湾版)

## 聘任鲍罗廷职务状

(1924年10月11日)

大元帅令

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此状。

会长 孙 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11卷)

## 十九、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 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

(不早于1924年3月30日)

同志们：

我们现在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于3月30日所决定的议事日程送上。

第三国际的第五次大会定于6月5日开幕，贵党应派代表4人到会。此4代表的产出方法，须依照下述本执行委员会之规定：

一、代表切切不可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分子，必须包入区或地方的分子在内。代表团中亦须妇女和青年的代表。

二、代表团中须有半数为任事于工业界的同志。

三、若党中主张分成两派，那么这两派最好在代表团中都有代表。

四、这次的大会中，要同时举行合作部国际大会和红色救济国际大会，所以我们请你们在代表团派定几个人，付以出席这些会议之权限。

五、我们亦请你们的代表须按规定人数全体出席。

六、须通知各代表(因设备不周)此次赴会，不可随带妻子儿女或私人雇用的书记。

七、各代表须自备护照相片 4 张。

八、根据第四次大会的决议，凡代表的旅费须由各党自备。

祝努力！

Kolarov 〔科拉罗夫〕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

（录自《党报》第二号，1924 年 5 月 20 日出刊）

## 曼努伊尔斯基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节录）

（6 月 30 日）

这些新课题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一、第一类。最近，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有一种倾向，希望建立带有比较激进的反帝纲领的工农党。属于这种现象的有，例如，在荷属印度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工农党，特别是在爪哇；在中国建立了国民党……

各有关国家的共产党支部，对这类政党应当持什么态度呢？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的共同革命战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组织形式呢？我们知道，共产国际已经根据各种情况分别解决了这些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允许爪哇岛的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当地的工农党。此外，共产国际也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而且我们知道，这批党员在这个党内的活动推动了它走上更加坚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上。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最近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参加国民党的那些同志的活动，因“阶级合作”而受到严厉批判，这样，我们各支部就要遇到双重危险：一种危险是虚无主义地忽视使东方革命化这类的新现象；另一种危险是



丧失独立的阶级面貌,离开无产阶级立场而滑到同小资产阶级庸俗合作的道路上去。再者,我们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同现存的这类政党进行革命合作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即低级经济结构国家的共产党员是否应该**主动发起建立**这类的党……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琴华<sup>①</sup> 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会上的发言

(1924年7月1日)

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

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首先,我们谈一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叙述几个最重大的事件。

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预先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商妥,企图从该城私运价值6万美元的白银给中国投机商。按照军事当局命令,要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因而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北京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了5万美

<sup>①</sup> 即李大钊。

元，惩罚了几个官员。

**二、汉口纺织工人案。**在一家英国纺织厂中，因组织工会，有300多名工人被解雇，3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上场了，威胁要轰击城市。结果，33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3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5个月，其他人监禁2个月。

**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相当于154709582海关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月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出了5500万海关两的差额。法国人已征得北京政府同意这样做，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立场。

**四、旅顺口和大连。**旅大的租借权，从沙皇俄国转给了日本。1923年已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

**五、临城案。**此案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了列车，劫走了100名中国人和20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团要求：1. 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8700美元；2. 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3. 撤销山东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但是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满足了这些要求。

**六、棉花出口。**外交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同意了这一要求。

**七、烟草消费税。**利用中国烟草在华制造香烟的英美烟草公司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2亿美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

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

**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入不致落入北京政府的腰包,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 20 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税收。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建立由 11 艘英舰、10 艘日舰、8 艘美舰、5 艘法舰及 2 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这一做法。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罕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帝国主义列强无耻行径不断出现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国内的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1924 年 1 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 1 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有 200 名代表参加,其中我党同志占 20%。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左翼”同“右翼”进行了顽强斗争,使后者不致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阐

明我们对真正的民族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 1/8,在候补委员中占 7/17。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 **对内政策方面:**

1. 普遍选举制;
2. 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
3. 用外国列强交还租界地后的收入消除盗匪活动;
4. 实行工人立法和保护工人组织;
5. 改组农业体制,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6. 交通运输国有化。

#### **对外政策方面:**

1. 取消同外国签定的一切关于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条约;
2. 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

代表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5月1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他在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枪杀了。甘肃、四川、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1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讲话。当北方政府在外交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宣布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

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方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

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5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5人被捕,其中两名是共产党员。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杀了。此后,北京很快地又有5人被捕,张国焘(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便是其中之一。被捕者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控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里亚赞诺夫作关于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节录)

(1924年7月7日)

……中国和印度的同志们必将欢欣鼓舞地得知,马克思和恩

格斯还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已写了许多关于东亚问题的著作。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还在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就以讽刺的口气警告欧洲反动派说,如果他们想从中国的社会革命中脱身,那么在那里,他们必定会在中国万里长城上发现严峻的题词: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团结。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

## 策略问题提纲(节录)

### 十二、西方和东方

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革命的组织。然而,因一系列情况,共产国际的注意力过分偏重于西方。就广泛的意义来说,必须比过去更加注意东方。在印度、日本、中国、土耳其,过去一段时期内,建立了最早的共产主义运动支部。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人们都已开始广泛地进行经济斗争。共产国际应该极其关注这一运动。同时,共产国际应该全面地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运动,并应本着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精神,不要忘记这些运动是伟大的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只有这种解放运动才能不仅把欧洲、而且把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引向胜利。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

## 共产国际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

在被瓜分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当地雇佣军实行军事占领的办法,来掩盖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中国人民想求得统一和独立的愿望,处处遇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强盗们的反对。驻北京公使麦克唐纳<sup>①</sup>力图惩办一名中国士兵,因为他在北京城里只有白人剥削者才有权呼吸空气的地区散了步。千百万中国人民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懑和仇恨。于是,在这里,就象在印度一样,在反抗中经受着严峻考验,经过反复努力,一个以解救中国摆脱国内外暴徒为使命的革命组织建立起来了。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共产国际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

列宁同志的逝世,使国际工人阶级深感悲痛,同时在你们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中间,也得到了极其同情的反响。

你们举行了丧葬游行和群众集会来隆重悼念伊里奇,并用其他形式寄托你们的哀思。通过这一切你们表明,你们承认列宁是你们的领袖,而对于整个觉醒中的东方,他的名字已变成了一面旗帜。

列宁的口号就是你们的口号。

我们敬爱的伊里奇的革命遗训,对于每一个土耳其农民、波斯农民、阿富汗游牧者和埃及贫农,都和对于日本码头工人、中国铁

① 指英国驻华公使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

路工人和朝鲜苦力一样，是亲切而又明了的。他的遗训将鼓励你们为争取美好的未来去进行历史性的不可避免的搏斗。

共产国际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紧张地、毫不放松地注视着你们为争取民族独立、为摆脱国际资本侮辱性的压迫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新市场而紧注着东方，它惯于把东方国家看作强盗般地残酷剥夺的对象，看作维持它在殖民地实力的源泉。

你们，近东、中东和远东广袤地区的千千万万的群众，在资产阶级眼里是它的不可离弃的奴隶，生来就是为了用你们的劳动为西欧和美国统治阶级创造财富。

在世界大战期间，各国资本家慷而慨之、大吹大擂许下诺言，答应给予其属下的殖民地以自治，甚至几乎是独立。

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狡猾的外交手腕，他们力求在最危急的时刻控制住自己的殖民地，并保证其萎靡不振的军队能从这个充足的人力来源中不断补充新鲜力量。

但是，血腥厮杀结束后的第二天，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便无耻地忘记了自己的许诺，以新的空前的暴力开始扼杀印度、抢劫中国、瓜分土耳其、奴役波斯、压榨殖民地。

为了回答这些暴行，你们，东方和殖民地各国被压迫的人民，要万众一心地奋起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要知道，在这场忘我的斗争中，你们并不是孤立的。

全世界革命无产者无限同情你们。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压迫和剥削你们的凶残的资产阶级，也同样无情地压榨和摧残西欧和美国的工人阶级。

引导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奴役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无论是你们，东方和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还是西方工人阶



级,只有紧密联合、共同团结战斗,去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才能得到真正和彻底的解放。

各国工农已经站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东方各国的农民们,你们应该和你们的西方兄弟并肩战斗。

为了共同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向你们伸出兄弟的手。

东方各国年青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向你们致敬!你们的党正在特别艰苦、闻所未闻的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和战斗:经济落后,封建残余,野蛮的拷打和杀戮不断夺去你们队伍中最优秀的同志。

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同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做斗争,它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旨在推翻外国资本剥削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真诚表现,以便以反帝统一战线对抗凶残的国际资产阶级。

土耳其和阿富汗的人民,大会也向你们致敬!你们摆脱了从属国的桎梏,击退了帝国主义强盗的一切进攻。

同时,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向中国国民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致以友好问候。

对资本进行报复的决定性时刻临近了。全世界工人联合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在招展的共产国际旗帜下,准备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堡垒发动总攻击,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全世界无产者!

各国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正遭到统治阶级最残酷的迫害和最可怕的镇压。国际资产阶级集团在同阶级敌人较量时,既不会发善心,也不会留情面。对于一切侵犯其权力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财富的行为,它必定要进行残酷的报复。

东方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拥护者,正亲身体

验到,什么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遏止的报复。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时刻越临近,它就越狂暴、越残酷无情。

刚才电报又传来了中国的怵目惊心的消息。铁路工人总工会主席杨德胜(音)和其他4名工人在备受严刑拷打后,于5月26日被杀害了。

很早以前,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就俨然以主人身分在被压迫、被瓜分的中国领土上为非作歹。

帝国主义为了其自私而无耻的剥削政策和惨无人道的压迫,人为地支持中国混战着的军事集团,怂恿它们进行毫无原则根据的内战,使中国劳动群众付出大量牺牲。

吴佩孚、张作霖和其他军阀纯粹是西欧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体。每一个中国军阀背后都隐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个或那个集团。

国际帝国主义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中国的发展。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摆脱外国暴徒统治的任何一种尝试,都被认为是该当死罪的行为。

世界帝国主义应对我们中国同志洒下的鲜血负完全责任。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抗议这些令人愤懑的残杀行为,并号召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国民党,坚定不移地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摆脱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压迫这一伟大事业而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

东方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万岁!

被压迫民族同西方工农的联盟万岁!

国际革命万岁!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名单和代表情况介绍

### 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有表决权的代表	有发言权的代表
陈独秀(执行委员会委员) 罗文虎 琴 华	刘齐佳(音,女) 彭述之 <span style="font-size: 2em; vertical-align: middle;">}</span> 共 5 人

### 代表情况介绍

代表情况	有表决权的代表	有发言权的代表	总数
性别 { 男 女	3 —	1 1	4 1 } 5
年龄 { 25 岁以下 35 岁以下 45 岁以下	1 — 2	— 2 —	1 2 2 } 5
职业 { 运输工人 其他类型产业工人 新闻工作者 教师 教授	1 1 — 1	— —1 — 1	1 1 1 2 } 5

\* 本表及下表是大会代表名单和代表情况介绍中有关中国代表的部分。表中罗文虎即罗章龙,琴华即李大钊。

续表

代表情况	有表决权的代表	有发言权的代表	总数
党龄	1919年入党	—	1
	1920年入党	2	2
	1921年入党	—	1
	1922年入党	1	1
			5
参加政治活动时间	1910年起	—	1
	1920年起	3	1
			5
工会会籍与会龄	1919年入会	1	—
	1922年入会	—	1
	非会员	2	1
			5
党内职务	党中央委员	2	—
	团中央委员	1	—
	负责干部、组织者、编辑	—	2
			5
工会职务	工会中央机关领导成员	1	—
	无专门职务和非会员	2	2
			5
被捕人次	2	1	3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二十、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4年7月15日——25日)

###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 一 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 殖民地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

近一年半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中国,尽管工人运动中有危机,青年团却巩固起来了,并且大大加强了出版工作,尤其是加强了在农民中和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工作。

在中国建立一大批新的共产主义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打算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它们现在已对朝鲜民族革命青年同盟有很大影响。蒙古革命青年团的团员人数,这个时期成倍地增加了,它现在共计有4000多名团员,很快将成为游牧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并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土耳其面临着把各共青团联合为统一的土耳其共青团的任务。南非不久前也建立了共青团。虽然在那里至今只有白人青年入团,但是它毕竟是我们黑人青年中进行工作的基地,何况它已经在设法吸收黑人入

团了。

## 二 青年团的任务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青团的任务是特别复杂而困难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掌握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和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还应当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有两个危险经常威胁着青年共产国际:一个是把我们青年团融合在统一的民族运动中,另一个是忽视革命运动。这些危险可能会使殖民地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损失。

共青团参加民族运动虽不是自身的目的,但却有利于取得对青年群众的影响和吸收优秀的革命分子加入我们的青年团。为了能够在民族运动的内部进行这样的工作,并把我们的精神带进去,必须通过在我们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大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工作,用阶级斗争精神教育他们,这样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组织。对团员的共产主义教育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因为团员正在非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和民族革命政党中工作。不进行系统的强有力的教育和训练本团团员的工作,就无法避免团员思想一般化和团组织瓦解的危险。

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应当是纪律严格的和集中的。它应严格监督在非共产主义组织中工作的团员。共青团同它在这些组织中的党团的联系应当是很有力的。党团应当按各领导机关的指示工作,并经常提交关于自己在非共产主义组织中的报告。

## 三 青年的民族革命组织

共青团面临的任务是吸引广大的年轻的工人、农民、职员和知识分子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可以用建立共青团的群众性外围青年民族革命组织的办法去实现。这些组织应当适合于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条件,以便吸引广大工人、农民、职员和青年学生加入这

个统一的组织。对这个统一组织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青团手中,因为共青团理应成为民族革命青年的精神领导者。这样的青年群众组织一方面应当用共产主义精神影响这些青年,同时应将其中最先进的分子吸收到共青团组织中来。

### 1. 青年民族革命组织的形式

建立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应按照东方和非洲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资本主义在整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发展的过程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准现状:这就是相当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及其对工人运动影响的增强,就是阶级觉悟提高的证明。中国、马来群岛、菲律宾、印度、土耳其、埃及就属于这类国家。很清楚,在荷兰殖民地,阶级因素在这些民族革命青年组织中是占优势的,这些组织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必将采取工农青年团的形式。

在其他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没走到这么远。在那些纯粹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原料产地的农业国的情况是这样的:那里几乎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因而工人运动还很微弱,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的阶级意识的民族资产阶级。这里绝大多数居民首先关心的是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榨下获得政治解放。朝鲜、蒙古、准噶尔地区<sup>①</sup>、阿富汗、波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都是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群众组织中自然是民族主义因素占着优势。

因此,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面临的任務就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民族革命运动制定共同的指示。同样地,还应当确定这个运动在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具体形式。

### 2. 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的政治面貌

① 应为“满洲”(中国东北) ——原注

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它们的使命就是在民族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统一民族运动,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应与革命党密切联络并支持它们的行动,尽管民族革命组织被认为是政治上独立的组织,但共产党团应在其中监督其政策。

### 3. 青年民族革命组织的任务和工作

群众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把所有的革命青年集中到自己的旗帜之下,从而转变成真正的群众性组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应当为青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而斗争,并进行文化政治教育工作。

①群众组织的政治工作首先应当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它们应当为民族独立和公众的最大权利(如结社、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而斗争,应当提出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青年群众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鼓动,以便从政治上教育青年。为此,除了出版社会书籍以外,还要组织公开的演讲、会议、去农村参观等等。

②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应当在外国政府派来的军队和本国政府军队中做革命宣传和建立支部。从另一方面说,群众组织应当在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和文化工作。特别要宣传革命的人民军队的口号。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则要通过宗主国的组织进行。

③群众组织应在本组织的经济工作中坚持青年工人的利益:要求提高工资、6小时工作日、恢复星期日有酬休息制、改善劳动的卫生条件和反对不满18岁的青年上夜班。要特别坚决地为反对使用童工、为所有儿童免费上学、为“同工同酬”的口号而斗争。

青年工农的这些要求应当同成年人的要求一致起来。群众组织应主张青年工农在工会、农会中地位平等,应当要求工会、农会保卫工农青年的利益。



④群众组织的教育工作应当是为消灭文盲现象、为普遍的自由入学,用最新教育手段进行教学,为提高青年工农的技术熟练程度而建立专门学校(用工作时间带薪学习)而斗争。其次,必须坚持青年工人自由接受职业教育,为青年农民组织农业讲习班。群众组织应当自己开办夜校、小组、训练班以学习读书和写字;还要做自然科学报告和时事报告。

⑤应特别注意针对东方广泛流传的对待妇女态度上存在的宗教的和传统的偏见进行宣传。群众组织应当为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而斗争。首要的是应当教育工农,让他们摆脱对女青年的偏见,并赞同接受女青年作为平等会员加入工会和农会。

#### 4. 共青团在群众组织中的作用

①共青团在对待这些群众组织的关系上应负的任务,可以归纳为:第一,主动创立群众组织的地方部门(例如俱乐部);第二,使现有非共产主义的地方组织接受共青团的影响;第三,设法使这些地方组织联合为集中统一的地方组织;第四,责成每个共青团员成为民族革命群众组织的成员。

②共青团要到这种群众组织中去工作并掌握其领导权。必须指出,通过掌握中央机关把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权接过来,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应取得其成员(从下层成员起)的信赖,只有靠共产党人遵照共产国际的有关指令为掌握这些群众组织开展得力的工作,才能保证我们取得这种信赖。因此,为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群众组织中间的工作较有成效,为了共青团的指令能够顺利实行,就应当在一切本地的群众组织的社团中建立共产党党团,这些党团要指导群众组织的日常斗争和在其成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应当把青年工农中有阶级觉悟者吸收入团。一般地说,工作的目的应在于把群众组织变为共青团的后备军。

#### 四 帝国主义国家中共青团的任务(节录)

(前略)

虽然已多次(青年共产国际第二、三次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拟出提纲责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共青团尽可能协助殖民地的青年组织,但是这些国家的共青团在这方面却做得极少。第四次代表大会再次号召帝国主义国家的青年团大力关注这项工作。帝国主义国家的共青团应当最密切地与党合作,尽一切可能去建立或扩大殖民地的青年民族革命组织或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为此,应当在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殖民地工作部门。

第二,帝国主义国家的共青团应当努力在侨居宗主国的殖民地国家青年中进行强有力的宣传,为他们在祖国进行革命宣传做好准备。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青团要在本国组织广泛的运动,以便告诉群众对共同敌人和民族主义偏见进行共同斗争的必要性。首先应当把要求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作为共同口号。互通情报,建立殖民地同宗主国青年团之间的密切协作(通过辅导,交换报纸和资料,提供文章等等),对于铲除现有的民族主义偏见(“我们的国家”,以占有殖民地而自豪,白人对土著的蔑视)和东方与殖民地居民对白人的怀疑态度都是绝对必要的。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使东西方青年接近。这样才可能造成一个统一的为同帝国主义斗争而集合在青年共产国际旗帜下的青年运动。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

(1925年4月前)

亲爱的同志们：

少国中央(即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编者注)接到你们10月所寄的报告,我们还希望能得到更详细的材料之后,那时才详细地规定你们将来的工作。目前尚有二位同志在中国(系指大会<sup>①</sup>时国际及少国代表<sup>②</sup>),他们一定能指导你们,待他们回莫(斯科)后,我们再给你们详细的指导。不过少国中央希望你们目前要特别注意文化教育的工作,因为你们在最近已经着手进行,同时这种工作对于你们团员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取得中国青年群众,是有极重要的意义。

你们的教育及宣传工作的重要点,就是要向极广大的群众中去宣传列宁主义。中国一班青年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很注意,然而对于列宁主义的研究,目前还未见有□成绩,因此对于列宁主义的宣传,你们应当极力的努力。要领略列宁主义——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取得阶级争斗及革命武器的广大无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以之去反对帝国主义。最近托洛茨基对于十月革命的批评,完全是一种投机的主张,我们应防止其传播。我们应知道俄国革命,对于东亚西欧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是含有极重要的革命意义。我们要明白这种意义,就是要去详细研究列宁的事业。

这就是你们宣传工作的唯一根本问题,希望你们尽十二分的

① 即1925年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

② 共产国际代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是希塔罗夫。

努力,用作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夫。

至若关于你们所做过的出版工作,少国中央提出以下的意见,希望采用:

少国中央对于你们所出版的各种刊物,尚感觉得有材料上的缺乏,并多重复之病。

为求出版工作的改善,少国中央以为日后须有以下的计划:

(1)继续《少年国际》<sup>1</sup>月刊的出版,作理论的宣传刊物,由少国及 C. Y. 中央出版。

(2)附刊改成半月刊,其内容应为关于青年运动问题及你们工作的研究和讨论,公布关于各种运动的通告及口号。

(3)出一通俗的周刊,作为青年工农群众的宣传品。

(4)另以地域分划出 4 种刊物:A. 东三省;B. 中国北部;C. 中国中部;D. 中国南部。由各地方自己供给费用。

如能依上列计划进行,你们的出版工作,一定可以有极大的改善。但这并非要你们抛弃已取得或已有势力的各种先进而带有革命性的学生刊物。

关于各国 C. Y. 的消息和工作状况等,少国中央担任寄给你们俄、英文的 C. Y. 的出版品,以供参考。同时我们希望能按时接到你们的各种出版品,以备审查其内容。少国中央对于中国 C. Y. 的工作非常注意,所以希望将你们关于奋斗及其成绩的经过事实,多多供给给我们。

为求能成就以上所指关于出版计划,少国中央以为你们可以组织一青年通信社,以引导你们的团员以及一班青年加入这种出版的工作。此外为求更广泛的宣传,可以责令各地支部粘贴各处,或利用俱乐部组织化装演讲(口头报)。这种经验,你们中间有几位同志曾在俄国所亲见的,此样的宣传很有效验,不可忽略而不注

<sup>1</sup> 即 1924 年 7 月创刊的《少年共产国际》。

意。关于进行这种工作的方法和具体的规定,在最近期内可以寄给你们。

至若关于你们团内的宣传及劳动工作,少国中央以为还很欠缺,据你们的报告中看来,全团仅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要知道你们团内大多数为学生分子,你们尽可多利用这类的组织,向青年群众中做宣传的工作。

对于每个学生团员,应使他在群众中努力发展团体的势力。我们的口号应为:“每个团员都应有一种工作,真正的革命者,他不仅是加入了一个革命的团体,而同时并且要为团体工作,宣传其主张。”这种工作,是你们要极端注意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经验,应供给各地,使之照样组织。我们研究马克思及列宁主义,应注意与日常奋斗以及劳动群众社会经济状况相间接,同时可以促使一班青年照样采用这种研究的方法。

如果这种研究会能推行时,那么研究的计划,务使能引导青年工人的趣兴,且至少含有政治教育的性质,同时要与实际生活和革命的经济要求条件有极密切的连关。少国将于最近期内寄给你们一个模范的计划,以备你们参考。

关于在青年工农群众中组织俱乐部的办法,少国中央极表赞同。我们应使这类俱乐部为广大群众中的中心文化机关,同时你们应注意采用基督教青年会的种种好的宣传经验,并想出各种好的方法去引诱青年工农。

你们应注意利用普通的学生群众,使他们参加俱乐部及各种的文化运动,尤宜指使他們去办理平民夜校,以补青年工人的智识。对于这种学生接近工农的主张,你们可以在学生的各种刊物上努力宣传,因为提高文化程度与阶级觉悟之提高,是互相有密切关系的。少国中央指出你们宣传品中如反对泰戈尔的成绩很好,但以后须注意在刊物上多登载并解释青年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改良之必要等类的文字。对于反对基督教会运动,亦应继续努力,因

为基督教会是你们有力的敌人。现在他们要召集太平洋会议，你们  
尤须做有力地反对宣传。

少国中央再三的申明，希望你们时刻寄来各种工作的材料，  
如：报告、出版品，在可能时，各地的报告和刊物，亦可寄来，以资参  
考。请接受

共产主义的敬礼！

少年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签字

（录自《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2卷）

## 二十一、维经斯基再次来华和中国 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 中共“四大”对于出席共产国际 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1925年1月)

大会听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以联合防御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

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 中共“四大”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一、欧洲之所谓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不得不使社会民主派及劳动官僚(劳动党)执政的时期,业已结束,英美重新发现反动派的政府,欧洲反动潮流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内发现极厉害的经济危机的很好的证据。

二、最近英美政府的更造,法意反动潮流的增高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出,所谓小协约国,简直已成帝国主义的附庸,绝无疑议〔义〕。英国保守党上台和美国共和党执政之后,埃史笃尼亚<sup>①</sup>,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内,对于农民工人的镇压政策便格外厉害起来。波兰及埃史笃尼亚之资本主义法庭杀戮共产党员,巴尔干半岛上预备对共产党做总袭击,这种现象,都是号称“独立”的小国家,对于自己的新主人(保守党和共和党等)均贡礼,那些新主人正要吸这些国内劳农革命首领的血哩。

三、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立刻便对埃及人民做武装的攻杀,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威吓,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的开始。

四、英国 9 个月的所谓劳动党政府——他的首领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首领,麦克唐纳尔——对于工人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对于东方民族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既没有能蒙蔽国内的阶级矛盾,亦没有能缓和殖民地的反抗,完全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希望;却正相反,使国内的阶级冲突更厉害,殖民地民族更加毒恨帝国主义。

<sup>①</sup> 地名,在南斯拉夫联邦境内。今译伊斯的利亚。——原编者



五、劳动党 9 个月的对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直到他后来因为英国贵族借口伪造的季诺维也夫的信而攻击下台,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大显左倾,群众之中对于苏联的同情确见增长。

六、英美想以道威斯计划变德国成殖民地,指定最靠得住的地方以便美国投资,想剥削德国工人以偿英法的战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想销售德国货品于苏联,向苏联进攻,——这些新计划,使欧美反动潮流增高,各国资本都对工人进攻。

七、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时的职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职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志,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亲密结合地进行职工运动,无产阶级的先锋才能坚持自己的地位,以求反守为攻,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脱离卖阶级的工贼和职工官僚的恶影响。

虽然亚姆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及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尤其是德国,竭力破坏工会的统一,然而英法等国工会中的少数革命派的运动渐渐兴盛,他偶和苏联的革命工会日相联合——这种现象可以保证统一职工运动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原则及策略的胜利。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 中共“四大”对于托洛茨基同志 态度之议决案

(1925年1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 中共“四大” 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1925年1月21日)

去年——1924年——的今日,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永不能忘记的一日,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列宁离开我们而去世的一日。

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

应用到实际上去。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党——俄国共产党,他把俄罗斯的沙尔,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神父……等一般压迫工农阶级的魔王根本扑灭了,他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练〔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一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

现在全世界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完全成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想脱离此种奴隶地位,只有联合起来根本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

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厉害。最近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备战及其工具军阀的私斗日趋险恶,在此种趋势之下,中国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有立即变成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之危险。我们要根本避免此种危险,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

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我们的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里,应该高呼着:

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

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列宁主义最后的胜利万岁!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 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

(1924年9月3日)

维经斯基

俄罗斯电讯社自广州报道,商团正武装起来准备进攻执政党——国民党。此则报道并不令人感到突然。9个月以来,人民革命政党国民党经过改组,通过了纲领,积极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并决定吸收广大城乡贫苦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广州商团起初谨慎而恐惧地观望着孙中山政府,现在则开始准备对抗这个政府。

早在今年5月,声势颇大的商团已准备就绪,并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于是在广州召开了商团军代表大会。商团军由商人子弟、店员和部分失业军人组成,在组织上和训练上都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援助。

孙中山政府主要由于党内右翼的影响,对此现象估计不足,对这个代表大会等闲视之,认为商团的庞大武装远不能构成直接威胁。孙中山及其亲信起初甚至还存有某种希望,打算利用商团军(“纸老虎”)这个组织,去反对反动军阀陈炯明。

国民党对商团武装问题采取这种态度,与它对民族革命运动问题的总政策有关。近二三年来,特别是直系军阀在北方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英美帝国主义者支持的曹锟掌权以后,孙中山及其亲密的信徒不太了解民族运动基础所发生的分化的过程。

促使孙中山和正在形成中的国民党左派终于开始同反动商人进行斗争的原因,是后者得到来自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与一部分前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纠集一起,明目张胆地转而采取

了进攻行动。据最近的电讯可知,孙中山政府和武装商团之间开始斗争的直接原因,是缉查出英国人帮助商团军运送武器。

中国南方近3个月来的形势,必然会导致两种后果:或者是孙中山的拥护者同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它与孙中山的敌人陈炯明将军所依靠的富农有联系)发生冲突;或者是执政党国民党趋于瓦解,最后脱离广东省各阶层劳动人民。

显然,国民党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现在很难说,这一斗争的结局究竟如何。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孙中山将同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中国反动的买办商业(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地的买办经纪人)资本进行斗争,这个斗争将会得到全中国各劳动阶层的同情和广东省工人、手工业者与部分农民的支持。

目前,在全中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苏条约的重新缔结使中国群众大为振奋。他们现已日益认清中国在帝国主义强迫下所签各项条约的本质,因而,这场斗争具有极其重大意义。

如果孙中山能战胜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这将会产生全国性的、而且在不小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巨大后果。

孙中山一旦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首先是华南,其次是华中和华北的民族革命运动必将深入发展。目前,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已许诺过,但迄今未见实行。土地改革将吸引中国南方几百万农民参加解放运动,不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国民党要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也同样地必然要协助城市的劳动群众,首先是有200万居民的广州市劳动群众组织起来。

民族革命党的军事力量,迄今为止仍操在各省一些将军手中,目前应加以集中,由人民革命政党国民党更为直接地控制。

因此,在平定商团军的过程中和事后,民族革命运动的基地将得到巩固,人民的党将会针对国内各劳动阶层和针对国内各种反动力量,制定出更为明确的政策。

\* \* \*

此文付印时,收到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英帝国主义者公开支持广州商团这股反革命势力,从其控制的香港直接供应商团军武器。

英国驻广州领事向孙中山发出的最后通牒公然表明,帝国主义要进行干涉。因而,麦克唐纳政府公开宣布,要以武力推翻人民革命政党国民党政府。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照会中国,提出警告说,一旦江苏和浙江发生冲突就进行干预,美国对这一冲突早有预谋,其目的是要彻底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麦克唐纳政府和柯立芝政府为庇护反动的直系军阀集团,结成了统一战线。

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中国反帝运动,迫使英美帝国主义者扩大了近半年来不断酝酿的事态。

(选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

(1924年12月20日)

卫 金<sup>1)</sup>

(原编者按:卫君俄人也,此文系卫君于本年秋由广东考察归来,路过上海时所作,当时记者问彼以广东情形,卫君即以此文授记者,记者见其对于广东政局与国民党的观察,颇有独到之处,并且拿来与最近广东所发生的商团事件、右派反动等事实对照起来,更觉卫君有先见之明,今故特译之于此。)

---

1) 即维经斯基中文笔名

广东省人民有 3000 万以上,南临太平洋,有很大很重要的商埠和港口,历年以来早已成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从辛亥革命直到如今,中国的革命运动总以广东为策源地。段祺瑞在北京自任狄克推多时,勾结帝国主义的日本,解散国会,于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便到广东。民国 7 年非常国会成立于广州。孙中山努力要想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理想,或者以为这种理论在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可以号召全国人民——不论他们在经济上社会上阶级差别。可是实行上现在感着不少困难,——理想不能即刻实现,自然而然使革命党不得不想着此中的物质原因和结果——中国反对世界的帝国主义而争自己的独立解放,本来确有物质的因果关系,不仅是理论问题。

广东的革命政局里,国民党自身早已有分化的现象——民国 11 年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决裂,便是一个分化的表现,这种决裂的结果,几乎危及孙中山的生命,而真正国民党的势力曾因此一度受打击于广东。

现在国民党势力恢复之后,一年半内,经营广东的经验,使革命党渐渐注意国民解放运动里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意义,虽然国民党中央分子还没有坚决的意志和充分的经验。使革命运动的基础建立在广东劳动平民的利益上;然而大商买办阶级及宗法大农地主的反革命运动者必然要排挤孙中山总理及国民党中央革命分子,不能与之并存的。

中国国民党的最初形成约在庚子义和团运动与辛亥民族革命之间,当时很足代表中国人民仇恨列强侵略及满清专制的革命心理——然而还不是真正的政党。这并不是根据党纲及策略相同而结合的革命的政党,而仅仅是一班热心的革命家,毒恨外族的侵略及压制,并且热烈的愿意反抗,因此结合而成的团体。辛亥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能鼓动传播革命运动于全国,然而没有能依赖平民群众以巩固革命更没有能以继续反对列强侵略的运动使革命事业扩

大并深入。孙中山让位于帝制自为的袁世凯，这件事便足以表明当时国民党的性质。

经过好几年之后，屡次失败，国民党才渐渐得着政党的经验。10年前赞助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商人（上海、南京、广州），南洋群岛的中国资产阶级，到了欧战之后最近两三年内一部分已经对于中山及国民党不置可否，别部分甚至于有仇视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阶级和帝国主义——世界大资本家的经济联系一天一天的巩固密切起来。

再则欧战期内，中国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幼稚的工业无产阶级出现——立刻便和国外国内的资本家开始斗争。

民国十年以来到处都有罢工，工潮曾经一度的高涨，直到去年二七的京汉屠杀，才告一段落。同时几千万农民从欧战以来大受经济的倾轧而破产，而**土匪化游民化**——农家手工业日渐消灭，欧美日本的工业品多量的输入中国，国内不断的军阀战争，这些原因都使农民不得不大破产，而发生所谓“土匪”，——**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

于是国民党重新陷入辛亥以前的地位，——可是情势，虽然约略相同，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大变了。现在与辛亥以前相同的：（一）平民都很毒恨外国侵略及军阀的卖国；（二）中国的“高级人员”（军阀等）私通帝国主义卖国卖民。

确有为中国争独立的遗传性的国民党，——可是一大部分和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有联系的国民党，能否脱离这些分子的束缚，立刻反对他们现在的卖国卖民的行为，而完全倾向劳动平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命运全系于此。

国民党及其广东政府的行为便是这这个问题的答案。

### 广东政府之军事问题

南方政府最紧要的职任，依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意见，是肃清东江的陈炯明——反革命党。陈炯明的根据地在惠州是□，他自己州



属下人<sup>(1)</sup>——当他没有背叛革命的时候,已经依据惠州,至少表面上他曾经为惠州人民及农民尽过“乡谊”,防御北军及土匪。从民国十一年起直到现在,他反攻孙中山和国民党,他渐渐的依赖惠州一带的大农地主。他的“政纲”便是广东自治和联省主义——这个主义恰好和广东的大农地主及大商买办相符合。陈炯明派的职志便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而维持一般市侩和土豪所需要的“安宁秩序”。因此他的军事战略——便不致于直接的和北京军阀政府、吴佩孚等相勾结或者直受他们的指挥;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不利用其反对革命、反对中山的军事势力。

英国在香港的政府用尽种种方法帮助陈炯明,可是也并不愿意他真能打胜孙中山。现在的情形:中山逼不得不用全力以征服陈炯明,陈炯明也不得不以全力攻击孙中山,——这种状况对于英国是非常有利的。一切运输机关——从广东到上海、汕头、厦门、福州,甚至惠州,完全在英国公司掌握之中。不但如此,香港及沙面的英国银行资本家还能操纵广东的金融。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中英国帝国主义很容易达到他的目的:延长战争——轻轻的帮助陈炯明而各方面阻挠孙中山。

孙中山及国民党很明了这种形势,知道陈炯明确是国民革命的阻力,所以以克服陈炯明是紧要的职任。可是这种职任却是很困难的。陈炯明虽然兵力单薄,可是他有他有的根据——惠州一带的富农。孙中山的军队有许多,滇军湘军粤军各自独立不相统一,往往不听大本营的指挥和命令。假使其中有一军能战胜陈炯明,老实说,还算不得是孙中山的胜利——革命军的胜利,不过这种胜利总是对于陈炯明力量的一种打击。

南方政府因此注全力于克服东江,而且纯粹是一种军事上的筹划。暂时实在还没有去想方法使城市及乡村的贫民群众自动的

(1) 原文如此。

加入这一种斗争。国民党改组之后对于这一种政策还没有切实实行。军事以及其他政策上,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明了平民的经济利益,同时对于大商及大农的“阶级觉悟”及“阶级组织”太不注意。国民党至今没有拿劳动平民的利益做根据,——虽然他并不代表资本家及大地主。他只是不明了克服陈炯明的事业一大半还靠广东政府的民政政策决定,并不能专视为军事;这种民政或者使陈炯明有隙可乘以自失其根据,或者以是打破陈炯明使陈炯明的地域自有表同情于广州政府的人民。

### 国民党对于商人工人及农民的政策

军事行动只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这种行动非以劳动平民的利益为根据不可,——国民党不明白这一点确是一个根本错误。可是在现时状况之下,克服陈炯明的战争,至少**客观上**是国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最近设立军官学校,教练政治上有觉悟的青年军官,预备改良军队,——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革命行动中的军事工作。可是在政治组织及行政方面却不不然了。

国民党在广东执政一年半以来,丝毫政治工作没有做,——使在国民党之下能建立一个城市贫民的基础,对于农民亦是如此。恰正相反,广东工人及农民往往看着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束缚他们的国家机关。当这国内战争、国外侵略的时期,要满足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时候要满足群众必不可缓的要求,尚且实际只是件不可能的事。可是从国民党执政以来,他的政策竟使群众连他为平民政治权利而奋斗的心愿都看不见。同时,国民党对于大商大农向来没有一定的政策。——而大商大农既有资财又有外国列强的暗助,于是日渐组织起来,——劳动平民的政治及经济利益便因此极无保障。

国民党的这种政策——所谓左派的政策,不能说没有错误,大概这种错误的原因便在于不明了国民革命的政党的职任,不明白革命党对于民众应当持怎样的态度,怎样的代表并保护民众的利

益。右派国民党更不用说了,他们完全只知道国民党未改组以前的旧习惯,那时大半是受商业资产阶级的影响,无意之中反映他们的利益。右派国民党现在已经不满意国民党政策的模糊,竭力想他右倾,使他去代表富有阶级的利益,终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右派的反对中俄协定便是一个明证。同时右派又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多得罪人”;其实要不得罪人最好是不革命。这种右派的势力在广东及广州很有增长的形势,——这实际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很大的危险力量,——不在外面,而在内面。

国民党的左派,却仅以为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一种理想结合,一切不了解或误会,都可以说明解释,——解放中国是国民党员的使命,哪里会有阶级利益的内部争执。所谓左派这样的糊涂见解却使国民革命更处危险地位。因此,他们对于右派的蠢动和广州奸商的刁难,竟不注意。因此,他们竟妄信左右派及共产派之间可以好言安慰免去冲突。因此,他们只知道形式上的要组织工人农民,而不懂政党组织和阶级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大区别。

现在国民党的左派似乎已经看见中国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因为工业发展而日益分化。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从前的同道——商业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离革命而远去,渐渐反戈相向了。别一方面,农民渐渐觉悟要想组织起来以反抗土豪和市侩,工人运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的新动力。他们很能说出这些新变化和新动力的意义,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应用这些新动力参加国民革命。最初他们的概念,便很简单——只要在工人中多得党员,那时一切工人运动和罢工运动便都能为国民党用了。这种机械式的联络工人——劝他们入党,当然不能得到国民党所预期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及国民党当然要另外设法接近群众。

很困难的很麻烦的改革:一步步从机械式的联络工人进于新的道路——直接影响已有的行会和工会。可是:第一,广东政府的行政应当使工人看得见政府确有帮助他们的心愿;第二,执政的国

国民党确乎能赞助工人组织阶级的经济组织。那时，国民党对于工会运动才能有真正的影响。这两点上国民党曾经做过不少的大错误——主义上策略上的原因都有。

上面已经说过，广东政府的注意全在东江，而饒源却要向广东的大商人去筹。于是广东政府便想尽方法要使大资本家**自愿的献纳**。实行上便成了这种景象：牺牲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成全富有阶级的利益。大商阶级看见革命政府对他们这样态度，而且很明白此中的原因，他们便一天一天地胆大起来，自作主张的要逼胁广东政府，今年四五月间，商人罢市要挟，很明显的表示：虽然国内战争非要有如此的财政政策不可，他们都不愿意出钱赞成了。当广东政府想抽酒饭馆及钱业的捐，他们便罢市，所谓商团——“纸老虎”竟耀武扬威地巡行广州市；广东政府不得已而免捐——商人便算打了一个胜仗。

从此奸商阶级日益放肆，他们向劳动平民的进攻渐渐蔓延全省，——商团捣毁工会、攻击农民协会等。商人的这种势力也并非骤然表现出来的。半年以前，商人因为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十分“扰乱”他们的经济生活，自己也还没有力量，所以事事听从政府的要求。可是商人渐渐的觉得南方政府不大硬着，国民党的政策并不确定，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国民党。所谓“纸老虎”——就是商团，逐渐成立，布满广州城内各处，并不服从政府的军警，全由商人子弟及失业军人组成，——直到今年5月才成了真正的武装力量，专门只保护大商人和大地主。5月底商团开大会，政府代表和国民党都不能对他有什么动作。而帝国主义的报纸却称赞他是法西斯蒂式的强固组织，能保护“安宁秩序”。

现在政府和工人组织都不得留意这一商团。可是国民党及政府对于这件事竟不明了他的危险，对于商人反抗革命政府的势头一天一天厉害起来，也不觉得。国民党以为只要东江战胜便很容易使大商阶级及商团取中立态度。疏忽之结果，乃至军械事件，商

团和英国陈炯明滇军并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竟迫使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屈服了!

别方面呢,国民党虽然愿意得劳动平民的同情,极愿意在他们之间有势力,可是国民党以为军事未了,一切实际工作及经济组织都可以暂缓——“让他们晚些再组织工会罢!”工人阶级的群众因此便自然而然开始表示对于政府及某某几个官吏不满意的态度。广东工人大会在今年5月1日开会;延长至9天;工人公开的声言:政府不保护他们的利益;商人企业家和工人冲突的时候,警察总是帮着企业家;行会和工会实际上并不受政府机关的承认;商团每每毆杀工人,而政府不管;工会常常在恐怖状态之中——也许今天明天商团跑来捣毁。工人曾正式要求承认某几个工会,而且要求武装工人,以防商团的袭击。国民党现在已经答应工人,帮助他们组织工团军,并且帮助他们的军器,然而实行上还没有看见什么成绩。

国民党现在还并不组织工人,确言之,即并不帮助工人组织阶级的工会,第一,因为他们不了解工人的阶级组织对于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第二,他们怕工人组织直接拥护自己利益的倾向。国民党党员以为有国民党工人部,比工会更得力些;以为工人组成工会之后国民党对于工人的影响便小了。

国民党党员大半不明了,不知道对于奸商应当也更确定些的政策;不知道赞助工人组织的必要;不知道假使国民党的政策,为着国民革命不但要求工人农民的一部分牺牲,而且**还要求资产阶级的牺牲**,那时就丝毫都不用怕工人和手工业民众;不知道必须组织农民,先为防御土匪的袭击,进一步便可以反抗大地主。

我们想来,左派的国民党始终还未明白过来,而确定的倾向劳动平民。

有一点大概是绝无疑义的:国民党的左派是愿意反对北洋军阀——帝国主义的佣仆和外国帝国主义。他们也明白中国的反帝

国主义斗争和苏联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历史上必然要联合的，他们或者也知道反帝国主义的最不妥协的力量便是中国的劳动平民，所以应当倾向他们，应当为中国民族独立建设这一个基础。他们也开始看出大商买办阶级及大农地主的卖国卖民的行为。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断更换一种倾向劳动平民的新政策。

（录自《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 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

（1924年12月31日）

魏 琴<sup>①</sup>

直系失败，现在已经有两月了。自从直系失败以来，民众对于军阀的厌恨，及其反对军阀的运动，差不多一天厉害似一天。在中国的全部，到处都活动起来了，一般有觉悟的分子都趋向急速规定民主的政治。

反直系军阀宣言召集国民会议，规定国家政治的形式，这也是促进这种国民运动之一原因。军阀受民意之压迫，不得已请求国民革命的首领孙中山先生到北方去参加他们宣言所要召集的会议，——但是这是他们心愿的事么？不是的！

时候越久，我们越看得清楚，把持北方政权的军阀是要在未召集国民会议以前，充分预备自己的实力，争夺各省的地盘，一方面又要使会议的分子多属于自己的范围，以左右会议的趋势。因此，

<sup>①</sup> 维经斯基中文笔名。

国民对于段祺瑞、张作霖及其他大军阀绝不能有什么希望。弄来弄去，还是军阀争权，还是教民众吃亏，还是给民众以痛苦！

从一些军阀之中，段祺瑞和张作霖等为最活动的角色。段祺瑞现在公然宣言一定要召集军阀代表和安福余孽的会议。他们再将被民众所指为国贼的重新提用，再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扩充。经过安福余孽之手，日本帝国主义又可以恢复欧战时在中国的势力——谁个也不对于此有什么怀疑。不但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还更要扩张势力统治全中国，我们看看近来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各派，各军阀，各政党的政策，就可以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想同孙中山先生勾搭，而别方面却暗地与段祺瑞、张作霖订密约。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都有欺骗的条件，而目的不过是巩固日本在华的势力。我们绝对要知道，召集军阀会议的计划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做背景的。

我们所以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危险，是因为人民方集矢于反对直系的运动及英美的帝国主义，而不大注意到狡猾的日本。当直系当权之时，中国有纯粹变为英美殖民地的趋势，中国人民极力注意英美的帝国主义是应当的。但是现在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要继续反对英美的帝国主义，而别一方面却不应忘记，反直系的胜利同时把日本的帝国主义巩固了。日本在华势力之巩固，对于中国人民有什么危险，这实没有再加说明的必要。谁个不知道高丽的命运？日本人以保护高丽反对俄国为藉口，而终将高丽化为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日本人欲巩固自己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日本的帝国主义为着反对英美的帝国主义，欲利用亚洲的民族做它的填炮口的肉。中国人民应好好地知道这种实际的情形。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是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可惜很聪明的人，如孙中山先生，也不甚明了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数星期前，中山先生在东京某个女学校演讲，极力推崇东方文

化之高于西方文化,以为东方民族有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化的必要,……日本的爱国派对之深表同情。我们以公正的眼光看来,不能不说中山先生这种演说对于中国民众及日本的工农们有很大的害处。中山先生应当明白,这些演说词使他与日本的军阀有亲近的可能,他或者无意地帮助日本的军阀愚弄日本的劳苦群众。这的确可以使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国民运动与日本反对政府的劳农群众相隔离。最近不久在日本有农民反对军阀的暴动,此暴动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所压服。日本的革命运动眼见着一天扩大一天了。日本的民众都趋向推翻自己的地主和军阀的政府,中山先生应向之表充分的同情,而不应令之失望。

我们以为在中国的民众之前,我们应当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好使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是怎样的影响我们国家的政治:即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不但常用武力干涉,或购买某一派卖国贼的方法,并且对于中国政界的重要人物亦施用思想上的暗侵手段。当此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反军阀运动已经确定形成的时候,我们更要将这些话告诉民众。

一切工人的组织,农民的组织,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联合会,急进的智识阶级;……现在一致地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一致地主张国民会议的代表应从真正的民众中选出;由此国民会议才能建立一民主的政府,此民主的政府才能不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影响。同时,反对这种民众的声浪,段祺瑞,张作霖和其他军阀却高声说:你们叫我们来管理,我们就召集军阀会议,——我们重新建设军阀政府,好与帝国主义者永世的和睦,好反对你们的利益到底。因此,国际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站在一边,而中国的民众站在别一边,现在便是正从这种分化而入于宣战的状态。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应当问自己要站在哪一边。无论段祺瑞与张作霖有什么冲突,我们都不要大惊小怪。他们的冲突只在将来的政权谁个势力要占大些;换言之,便是哪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在将来的政府



中占大些。中国的民众应坚决地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说：“从中国滚开去……”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国民会议，此会议不应参加任何军阀的代表，不应受任何帝国主义者的支配！至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何东所号召的和平和议，我们不消说是要反对的。这些外国的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的要压迫中国民众。他们所想的国民会议是要由大资产阶级，官僚，地主的代表去组织，——这种会议绝不能有好结果。他们一定开始就要与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反对民众的利益。

民众现在最重要的职任，是积极的集合自己的力量，达到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所提出来的要求。这些要求应作为实际的口号，将来本报将于这些口号将为详细的分析。我们要说明这些口号之经济的前提，为什么国民会议的要求是真正国民运动的标帜。

（录自《向导》周报第97期，1921年12月31日）

## 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

（1925年3月10日）

维经斯基

近日得到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国南方广东东北部的大港——汕头，反革命军阀陈炯明偕同自己的司令部已逃往英帝国主义者所占领的港口香港。

此次胜利确实意义重大，它必将直接影响华南、乃至华中与华北的革命运动。

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成立后的整个时期，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陈炯明阵线一直威胁着这个政府的首都广州，因此，消灭了陈炯

明，不仅是对中国大商人（买办）、大地主与富农的反革命运动的致命打击，而且也是对组织和资助这个运动的英帝国主义者们的致命打击。

陈炯明阵线是经常悬在中国南方这块革命运动基地之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sup>①</sup>。广州以外的一切反动力量都麇集在陈炯明周围，广州市内及其近郊的一切反革命力量也都同他有联系。广州政府的军事问题就是反陈炯明的斗争，正是这个问题使国民党无法在自己的辖区内开展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陈炯明非止一次逼近广州进行炮击。当时，广州笼罩着一片撤退的气氛，只是由于革命政府领导人的勇气和工人以及一般城市贫民的支持，形势才转危为安。1923年秋是这种情况，一年以后，直至“纸老虎”商团叛乱前不久，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是，每当反动军阀吴佩孚在华北或华中的势力得到加强时，陈炯明就向南方革命政府的辖区发动进攻。1923年秋，吴佩孚（靠英美的帮助）最后稳定了自己在华北和华中的政权，把现在被囚<sup>②</sup>的老牌反动分子曹锟推上总统宝座，并且同目前瓦解了的直系终于又团结起来的时候，陈炯明就来袭击广州。如果他当时得逞占领这个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那么华北出现的反动统治就会殃及南方，中国就可能由屈从于英美对华政策的、清一色的反动政权“统一”起来。

但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陈炯明被迫退却，退到了自己的大本营——惠州，此地被认为是攻不破的城堡，它处于广东富农集聚的中心。不过，英帝国主义者继续千方百计支持他。虽则由于军事行动，

① 达摩克里斯为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信。达请迪奥尼修斯赴宴，将一根马鬃系着的利剑悬在迪的头上，使其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里斯剑比喻为“大祸临头”的意思。——译者

②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锟贿选为“大总统”，此处指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曹被囚禁一事。——译者。

中国船只不沿东江航行,而挂英国旗的船只却可以直趋陈炯明那里,接济他一切必需物资,其中也包括武器。

去年夏天,商团军(“纸老虎”)在广州酝酿叛乱反对孙中山政府时,在南方谁人不知,商团军司令部既同香港的英国人有联系,也同陈炯明有联系。

国民党战胜“纸老虎”商团军,与北方的直奉战争遥相呼应,由于北京政变,吴佩孚遭到了致命打击。如所周知,北方的结局意味着英美势力的失败,因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直系集团已被粉碎。

这一情况使得陈炯明的进攻行动暂时有所收敛。但由于去年12月吴佩孚在华中的湖北重振旗鼓,南京军阀齐燮元(吴佩孚的追随者)采取行动,以及英帝国主义者准备在长江中游建立军阀联邦,这就又鼓舞了陈炯明去进攻广州。

在此情况下同时对华中和华北采取行动,看来是英帝国主义的“天才绝作”。

来自中国的电讯几乎同时传来消息说,吴佩孚的老巢洛阳(华中河南省)已被孙中山的拥护者胡景翼将军占领,汕头这座陈炯明的最后堡垒也被国民党军队攻占。

**就其本质说,这是继去年10月政变之后,对英帝国主义者政策的又一次打击。**

中国南方的胜利,对于全国的革命运动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国民党政府由于平定了广东省沿海地区,终于有可能自它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最大省份内直接推行自己的政策。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要在比过去更大的地区内继续推行保护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藉以扩大国民党运动的直接基地。因此,国民党在全国也会获得更大的影响。

第二,国民党军队在战胜陈炯明之后,就可以北上,胡景翼(孙的拥护者)将军可以进军东南,迫使湖北和湖南两省军阀转向国民

党,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将会出现一个空前未有的国民党运动。

第三,自孙中山患病以来,国民党右派开始推行修改国民党策略和纲领的政策,要把党拖上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因而必然导致党的分裂。但是现在,他们的头脑就要稍微清醒些,因为南方的胜利意味着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加强。

(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二十二、加伦与广东革命政府<sup>\*</sup>

### 加伦的汇报《华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人》<sup>(1)</sup>

(摘自加伦 1925 年 1 月 9 日报告附录)

将去年即 1924 年农民运动的成果同广东工人运动的一般状况粗略地比较一下,就立刻可以看出后者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了,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不够稳固。如果说在农民运动中,农民组织在不断地相应增加,而我们对整个运动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加强的话,那么近四、五个月来,工人运动的状况肯定与此相反。许多工会解散了。未解散的工会,其会员人数也急剧减少了。1924 年广

---

\* 本专题资料均录自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文中注释均为原作者和原编者所加,加伦本人的注,用<sup>①</sup>表示。

(1) 本汇报是依据片断的、且未经充分核实的材料仓促写成的。有关工人运动的基本材料尚未译成俄文。关于工人运动的较为详尽的报告,下次随邮件寄出。——加伦

州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sup>①</sup>成立之初,加入工人代表会的工会和组织有200个,会员近10万人。如今,参加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已减少到40个,会员只有4万人。

虽然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因物价普遍上涨,失业加剧以及连年内战带来的其他种种后果而日趋恶化,但除了反帝示威性质的沙面工人大罢工外,近来广州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罢工,目前尚无失业人数的完整资料。从若干行业来看,失业人数是:1.5万名榨油工人中有3000人失业;建筑工人失业率达70%。

在6—7月间,罢工运动一度兴起,但一无所获。参加罢工运动的是1922年成立的那些工会,它们成立之初,力量很弱或者尚未组织好,因而罢工往往不能达到改善自身境遇的目的,这在广州大多数工人中间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工人因举行罢工或仅仅以举行罢工相威胁而得到企业主的让步,偶尔也有。失败的也有。但总的来说,运动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效就沉寂下去了。

这说明缺乏领导,组织无力,缺少有经验的领导人。工人代表会刚刚成立,还不善于支持和组织运动。症结就在于,工人代表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缺乏明确路线。再者,反对企业主的强大罢工运动,不能不影响政府的地位,而政府的地位本来就不稳固。因此,不仅国民党人,而且共产党人也出来劝阻工人,总想通过政府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入部向企业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让步。曾经发生过罢工中途停止的事,1924年秋适逢商团叛乱期间爆发的印刷工人罢工即是一例。印刷工人罢工所造

---

<sup>①</sup>指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经大力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而建立的工人代表会。代表会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入部。在工人代表会所联合的各工会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起了主导作用。起初,参加代表会的有海员工会,铁路职工会,司机工会和其他大部分运输工人工会,纺织、印刷、石印工人的全部工会,以及手工业、商业工人的若干工会。工人代表会出版《广东工人向导》(原文如此——译者)杂志。

成的直接后果是,广州所有报纸都停刊了,这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使它无法通过报刊大造反对商团的舆论。由于共产党人出面,印刷工人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复工。后来他们举行第二次罢工,才迫使企业主做了让步。

工会及工人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及由同情共产党的分子组成的秘密行会成员,共有40人左右。其中有10多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同工人组织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并主持工人组织的工作。

这几十名共产党员按行业和行业工会,分布如下:

铁路员工	共产党员 3 人,秘密行会 2 人。
兵工厂	共产党员 4 人,秘密行会 4 人。
榨油工人工会	共产党员 16 人。
广州和香港的木器工人	青年团员 10 人。
人力车夫	共产党员 1 人,青年团员 2 人。
电话局	青年团员(女)2 人。
建筑工人工会	共产党员 1 人。
磨坊工人工会	共产党员 1 人。
印刷工人工会	共产党员 1 人。
电报员	共产党员 1 人。
海上帆船水手	共产党员 1 人。
广州海员工会	共产党员 1 人。
香港海员工会	共产党员 2 人。
香港造船厂	共产党员 2 人。
香港搬运工人	秘密行会 1 人。

在上述工会和行业中,共产党员能发挥作用的有榨油工人工会及其他两、三个工会。至于其他行业的工会,共产党员在他们当中的份量和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多半等于零。在有些工会里,只有个把共产党员,他们既年轻又无经验,他们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了。

兵工厂虽有 1800 名工人，其中又有 8 名共产党员和秘密行会成员，但却没有一个工人组织。车间里实际当家的是车间主任，即中国工程师，他们曾在德国受过短期训练，成了宝贝专家。

车间主任有招聘和解雇工人的权利，兵工厂厂长概不过问车间主任在这方面的行动。车间大都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不得温饱。车间主任反对成立工会，这是兵工厂工人运动开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目前，兵工厂正在开展一场取消车间主任擅自雇用和解雇工人权力的运动。唯有达到这一目的，工人组织才有希望成立。

铁路员工的情况也不妙。京汉铁路起初有四个独立工会：(1) 铁路修造厂工人工会（近 300 人）；(2) 司机工会；(3) 列车员工会；(4) 职员工会。前两个工会曾经一度联合起来，但后来四个组织都解散了。现在，铁路上一个工人工会也没有了。京汉铁路共有员工近 1800 人，现有几个帮派，每一派有几十人。香山派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最具特色、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组织，它是按同乡这一原则形成的地方派别，加入该组织的工人和职员清一色是香山县人。铁路局长（前几天已辞职）也是香山县人，所以香山派倚仗同乡关系而高人一等。另外两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近几个月来一直跟他们斗争，终于迫使铁路局长辞职。目前正酝酿重新组织铁路员工统一工会，甚至提出了建立工人俱乐部的方案。九龙铁路一直处于战争环境之下，工会工作完全停顿了。现在没有工会，工人人数锐减。第三条铁路即广州—三水铁路，现有一个工人俱乐部。早先的司机工会和铁路修造厂工人工会已不复存在了。广三铁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邻近的粤汉铁路则实行九小时工作制。铁路职工的状况大致就是如此。然而在铁路上开展工作的条件却是有利的。如上所述，汉口铁路除了有若干共产党员以外，还有一个可观的国民党组织（近 30 人），该组织在 1923 年陈炯明（Чэи Цы-мин；显系有误。——译者）进攻广州时，随（国民党）政府一起从广州撤到香



港。这条铁路有工人和职员近 1800 人,这在缺少千人以上的大工矿企业的广州来说,实属罕见。其他行业的情况更糟。分散在许多小厂的工人受家族和行会的陈规陋习的约束,不大肯加入大的行业联合组织和工会组织。加入组织的愿望无疑是有的,但由于小工会、小工团和小团体多如牛毛,加上各组织之间经常龃龉,整个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就广州而言,加入工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占 50%。在香港,情况稍好一些。在广东其他地区,工人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在顺德,一个有 3 万女工的华南丝织工业的巨大中心之一,竟连一个工会也没有。在江门地区,情况好得多,那里有近 1 万工人和手工业者加入统一工会联合会。在江门地区开展工人工作的有近 10 名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广东所有其他地区就没有共产党员了。虽然共产党员力量薄弱和缺乏经验,但他们明了工人运动的目的和任务,不愧是工人组织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哪个工人地区或哪个行业没有共产党员,就说明哪个地区的工人力量薄弱。

榨油工人工会是最象样的工会之一。1922 年成立的这一工会在成功地举行了罢工以后,会员已增加到一万人,现在,已改组为广东全省榨油工人工会联合会,据未经核实的消息,会员已近 1.5 万人。仅广州一地即有会员 5000 人。它在广东许多城市设有分会和若干俱乐部。就某些方面而言,它堪称华南的模范工会,在广东工人运动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共产党员同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保持着联系,但海员工业联合会仍然处在举足轻重的强大的国民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始终受国民党的影响。轮船雇工经纪制是从内部分化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的一大祸害。仅香港一地即有近 140 家失业海员公寓;任何轮船雇用海员,都要通过船上的水手长去找公寓老板,由公寓老板将住在他公寓里的海员提供给轮船。因此,任何失业海员如果想到船上去工作,就不得不求助于公寓(一种提供膳宿的寄宿处)。

海员工业联合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雇工经纪制所抵销。海员工业联合会在每一条船上有三、四个代表,但他们在轮船上几乎是毫无作为。现在,海员工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正打算在每条船上办一所小图书馆,图书馆将由工会代表主持。最近,海员工业联合会正大力开展运动,吸引中国大型帆船上的海员入会。海员工业联合会广州分会有会员近 800 人,分会有 1 名共产党员进行工作。

华南工人运动的大问题是,在每个大的工人区,既无平行的坚强的联合组织,又无上下统一的、按行业联合的组织(海员工会,榨油工人工会除外)。1924 年 5 月举行的工人代表会<sup>①</sup>,要算是联合全体广州工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这次会议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倡议召开的,会议开了 5 天。出席会议的有近 250 人,他们代表 62 个工会和工会联合会的 9 万多名会员。工人运动松散无力,在同一行业甚至在同一企业中存在几个工会以及在广州有几个联合机构的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代表会的所有小组委员会得出一致结论,认为必须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会议不仅通过了若干一般性决议,而且决定了关于会后迅速合并一系列工会的实际步骤。……目前,与会议上选举产生的、由 21 名执行委员和 9 名候补执行委员(每一个强大工会各一名委员)组成的广州市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继续并存的,还有领导 30 个组织的工人总工会。这个总工会是黄色工会,为首的是一些靠工人运动发迹的投机分子,至少也是国民党的右派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手工业工会联合会,其会员是那些还保留着行会制度的手工业者。除了这

<sup>①</sup> 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于 1924 年 5 月 1 日至 8 日在广州举行,为起草文件,会议中途休会 3 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240 人,代表 61 个工会和俱乐部,加入这些工会和俱乐部的工人有 84337 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工人是如何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报告。

些联合组织之外,尚有五花八门的秘密行会,其会员都是各种行业和工会的工人。

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密切合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部长、无所不在的廖仲恺兼任,实际上,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由共产党员主持和领导。

可见,工人代表会处于我们的即使不是完全的、至少也是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在执行委员会 21 名执行委员中有两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共产党通过工人代表会而立足广州以至全广东的工人组织似乎有希望了。但问题在于,目前工人代表会的影响和威信甚微,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总的工人运动的状况;二是由于共产党员本身力量单薄。

整个工人运动不开展和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立足不稳,这种状况目前已引起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的注意。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应对当前运动的状况负相当大的责任。客观原因当然也有,如华南缺乏大工业,封建行会时期残留的习气至今还束缚工人运动的发展,干部不足。所有这些,都曾阻碍,并将长期阻碍华南工人组织力量的增长。……

现已决定首先对现有工会干部进行调整,将得力干部派往最强大的工会和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并且已经指示干部要同基层工人取得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我们的干部本来就不多,而需要联系和开展工作的工会、组织和企业多达数十个,他们没有机会真正打入其中的任何一个工会中去。并且,联系的对象是这些组织的头头,联系的方式是匆忙的会晤和谈话。……

下一步将采取措施提高工会干部的数量与质量。在增加干部数量方面潜力不大。广东组织(包括香港)共有 120 名成员,其中已抽调 60—80 名同志从事军事工作和农民工作。留下清一色由知

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团,现已计划从中抽调数人。……

在目前为加强工人运动而采取的其他措施中,应当指出的有:按工会和企业分别成立工人政治小组;为工人小组领导人举办短期训练班;由中国和俄国同志在训练班中举办一系列讲座。随后,再创办俱乐部。香港和广州若干俱乐部创办的经验是成功的;通过俱乐部吸收工人加入工会较为容易。组织女工,首先是组织顺德丝织厂的女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

乌拉尔斯基<sup>①</sup>

1925年1月9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打字稿。原件。

## 军事政治形势

(摘自加伦1925年1月10日报告附录)

我抵达广州时〔(1924年)10月底〕,那里的局势是:商团军(“纸老虎”)战败不久,北方时局也因吴佩孚及曹錕溃败而发生异变。由于商团军战败,原来与政府相敌对、直接威胁广州的那一部分商人的武装力量也就不复存在。(商团)头面人物被驱散、陈廉伯逃亡,导致反动商团土崩瓦解。孙中山与外省籍军队之间当时表面上的行动一致、政府的坚决果断,加上平叛胜利,这一切巩固了政府的政治地位,灭了商人的威风,使他们敢怒不敢言。

商团军在广州战败、被缴械退出城市之后,曾联合地主自卫组织——民团,妄图卷土重来,因不成功,便散在各个县城与村镇,有的则溜回广州。

① 加伦的化名之一。

当时,广东本省的战事相对平静。军阀陈炯明苦于资金不足,正谋求消除所部各将领之间的隔阂,不敢轻举妄动。在该线,我军防线设在虎门——顺德——陈村一带,守军有滇军、桂军以及部分粤军,总兵力为两万人。

**西南线**守军为粤军第三师(约3000人),防线设在罗定——恩平一带,与之对峙的是邓本殷部,总兵力约8000人。邓本殷追随陈炯明,盘居粤西南(罗定——恩平一带以南至海峡,罗定以西沿广西边界至贺江,再沿贺江往南)。粤西其余地区则由军阀林俊廷把持,林倾向广州。邓林二人为争夺粤西南,互不相让。

广州政府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利用邓林之争,与林俊廷搭上了钩,眼下正以经费和武器弹药支援林。作为交换条件,林答应,一旦邓本殷进攻粤军,他即从背后攻打邓军。粤军亦提出保证,若林俊廷部遭到邓本殷进攻,粤军将给予支援。从而,该地得以保持稳定的均势。

**西线**自梧州沿广西边界向北。位于西江江畔的梧州是广西省的繁华商埠,由粤军第一师把守。广西东部为两个军阀所瓜分,一个在西江以东,一个在西江以西,双方对广州都持友好中立态度。从而,广西西部边界亦安然无虞。

**北伐**。在同直系及吴佩孚正面交手之前,北伐已酝酿很久了,孙中山深知内情,并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他插手北伐的准备工作,意在今后能继续左右事态的发展。他坚持北伐的目的即在于此。举行北伐,是他由来已久的主张,这其中也有内在原因。

这内在原因就是,外省籍军队大量集中广东,使该省处境艰难,维持这些军队已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民穷财尽,政府的财源枯竭。出师北伐可减少广东驻军,有助于改善艰难处境。

北伐的准备工作及军队向韶关一带集结,早在9月份即已开始了。预定编入北伐军的有当时在广州的来自北部省份的军队,即:

一、谭延闿将军的湘军	9000 人
二、樊钟秀将军的豫军	5000 人
三、程潜将军(军政部长)的湘军	1400 人
四、赣、闽、晋、陕等几支小部队	3000 人
五、吴铁城将军的警卫军	2000 人
六、朱培德将军的滇军	3500 人
	计 23900 人

谭、樊二将军的湘军和豫军原是东线守军,如今撤下来,故东线只得缩小防线,将防线西移至虎门——顺德——陈村一带。军队经这样整编,一大块地盘便让给了敌人,围困惠州城的部队也撤下来了,博罗和石龙放弃了。石龙位于东江三角洲发源地,为连接目前被东江隔开的东西两线的重镇。北伐军即以放弃如此大块地盘为代价才得以组织起来。

上列各军(1924年)9月下半月大部集结于韶关。孙中山偕大本营成员也于此时抵达韶关。

待北伐军全军集结完毕,北方时局已演变成直奉两系公开对抗。卢永祥与齐燮元之战愈演愈烈,致使直奉两系彻底决裂。张作霖向北京政府正式宣战,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作战双方紧急调兵遣将。吴佩孚向北调集兵力,抽调他在湘、赣的部分兵力。驻守贵州省内黔湘西部交界处、与孙中山保持联系的熊克武、但懋辛和石青阳三将军的革命派军队,正准备发动进攻,夺取湖南省会长沙。一位过去曾与军政部长程潜共过事、现据有湖南省南部的将领对程潜表示,程一经出师北伐,他即刻给以支援,并同时向孙中山表示愿听从孙的调遣。

其所部据有江西省东南部的方鼎英将军,以往就与孙中山有过联系,估计他在北伐军出师之后会归附北伐军,完全投效孙中山。北方总的军事政治形势,以及希望今后能左右政治事态发展(吴佩孚与张作霖交手之后,政治事态势必起变化)的动机,促使

孙中山积极出兵对付直系,也就是说,出师北伐。直系在南方诸省力量的衰败,四川革命派军队进攻的准备,湘、赣南部的有利形势,使人们可望北伐旗开得胜,节节胜利。

孙中山抵达韶关之后,进攻方案即获通过。方案规定大军兵分两路,即一路攻入湖南南部,与主动表示要投效我方的邓希增将军所部汇合,继而乘胜北上,与四川革命派军队会师,从而为川军攻克长沙一带而助一臂之力。待长沙被攻克,即与川军一道直捣武昌。该路军计有程潜将军的一个团和两个学员连,以及朱培德将军的滇军一部,共4900人。

另一路军的目标是攻占江西省,夺取省会南昌。进攻路线经广州,再由广州往北。该路军包括:

谭延闿将军的湘军	9000人
樊将军的豫军	5000人
赣、闽、晋、陕几支小部队	3000人
吴铁城的广州警卫军	2000人

第二路军总兵力约为两万人,由谭延闿将军指挥。

这一方案,由于缺乏资金,又因孙中山扣留商团军的军火,与商界发生冲突<sup>①</sup>,而未能实现。

与商团的冲突愈演愈烈,一些将领态度暧昧,主张以退让求得冲突的解决;一旦政府与商团发生武装冲突,将领们能否站在政府一边,没有把握;所有这些都迫使孙中山紧急将部分北伐军及吴铁城将军的广州警卫旅调回广州。多亏吴铁城旅在战斗中完成了基

<sup>①</sup> 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下令扣留了香港私运给广州商团军的一批军火,并将军火转运到黄埔军校。商团军要求对此做出解释,孙中山断然声明,这批军火系非法运进广州,政府应予扣留,不能发还。双方长期谈判未果,孙中山遂将军火交给政府军,推说军火“下落不明”,想以此使商团军面对既成事实。谁知未几,显然是在国民党右派的影响下,孙中山动摇了,将一部分军火发还了商团军。

本任务,将商团军缴械并将其逐出孝感(Сягуанб,疑为孝感。——译者)。

北伐的问题就这样搁置到10月底。

在11月上半月至孙中山北上这一期间,事态有了进一步的演变——北京发生政变,吴佩孚彻底垮台。此时,孙中山已从韶关返回广州,他向军队发表一系列演说,说他决定北上,以防军阀在北京重新上台。段祺瑞深知,要解决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孙中山是一位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遂向孙中山发给了邀请电<sup>①</sup>,他并且为讨好孙中山而不辞辛劳地向当局交涉发给孙中山进入北京的许可证。邀请电,讨好孙中山,又加上孙中山本人发表宣言<sup>②</sup>,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凡此种种,既提高了孙中山的声望,又造成了强大的政治热潮,这种政治热潮的表现是在孙中山离穗北上时,群众为他隆重送行。

政治上有利于孙中山的这种种情况,再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务必以广东的战绩,而首先是以肃清东线之敌,来为孙中山北上的政治使命助威。对此,人们的呼声很高,一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但是前方不见任何实际行动。一股政治事件的浪潮又接踵而来,使这项课题退到了次要地位,得不到实际解决。孙中山就这样于11月13日动身北上。

这时,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广东邻省各个军阀一筹莫展,这些都继续有助于改善广州的外交地位。占据广西东北部包括广宁在内的军阀沈鸿英以往即对广州保持友好中立,如今他重申效忠孙中山,并表示愿为程潜将军北上进军湖南提供援助。率部驻守湖南

① 指段祺瑞的电报。在冯玉祥的坚持下,段祺瑞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出席商讨召开国民会议的筹备会议。

②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起草了《北上宣言》,阐述了他对于将在北京举行的与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的会晤所持的态度。



南部的湘军将领邓希增吁请程潜将军出兵,并答应以骚扰敌后来为程潜将军顺利北上效力。军阀方鼎英通知孙中山说,他正欲讨伐江西督军翟成祥,并要投效孙中山;军阀林虎原是陈炯明的最聪明最得力的盟友,现在,广州也与他搭上了线,以期将他争取过来。正当广州外部形势日渐有所改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的时候,传来了虽说不甚可靠、然而愈来愈多的消息,说陈炯明蠢蠢欲动,要进犯广州,说他得到由广州逃往汕头的商团头子陈廉伯的大力支持和资助。消息说,陈炯明为进犯广州而向汕头商界借款40万元。上述消息尽管听来可信,却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陈所部各将领之间的摩擦愈来愈严重。40万元借款如何分法,更招来一场麻烦。第四师师长洪兆麟欲取其大部,林虎则坚决反对,他干脆直接与商界交涉,要后者暂不交款。商界见此情景,即背弃借款诺言,致使相持不下的各将领彼此益发不满,最后竟大打出手。凡此种种,都说明于近期向东线发动进攻已属不可能。

11月上半月,孙中山上海之行和东渡日本,使广东政局发生转折。孙中山东渡日本,使国民党右派兴高采烈,一瞬间,日本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在政治上,人们对于日本之行的结果寄予很大希望。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孙中山此次日本之行,可加强右派对孙中山的影响,他们坚信日本将给孙中山以支持,坚信他们今后在成立中央政府方面可以有更大的发言权了。现在,日本频繁登门拜见政府的几位大员;几天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向黄埔军校和粤军发表演讲,还大骂日本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如今日本人却成了他的座上客。许将军一见了我,即津津乐道于他与日本朋友有过多次愉快会晤,还要主动向我举荐这些日本朋友;他并且要我同意下次举行例行视察时,带领他的日本朋友一道参观广州设防地区正在构筑的阵地。司令部上上下下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州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黄埔军校也居然有人风言风语地说日本教官就要来广州了。我在同许将军、廖仲恺、胡汉民将军的谈话中表示,

我认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他们以种种理由加以反驳。他们反复向我说明，孙中山此行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孙中山会晤日本政府的要员和各政党领袖即使不能导致建立三国同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此行可提高孙中山在同北京的争端中所处地位，等等。

一瞬间，亲日情绪油然而生，党政要员无不陶醉于这种情绪之中，及至孙中山抵达天津，喧嚣一时的亲日情绪才渐渐消退，到12月上半月，人们就已完全清醒过来了。

这一段插曲（如果这样形容是恰当的话）一度转移了人们对于在东线发动攻势问题的注意力。孙中山离穗以来，政府内部的团结更是徒具虚名；代行总统职务的胡汉民力不胜任。鲍罗廷同志成立的5人领导小组自孙中山离穗以来只开过一次会，即自行解体。留守广州代替孙中山指挥北伐的谭延闿将军，在孙中山赴日后不久，即跑到韶关张罗他自己出兵的事，到广州来过几次，但每一次都是为了交涉他的部队经费问题。

鉴于在东线发动攻势实属必要，趁着军阀陈炯明尚未做好反抗的准备，而且，出于将北伐军也用来打败陈炯明这一不宜公开的动机，我一再要求召集军事会议。在我的压力下，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的胡汉民，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开了两次会议，我在会议上力主军队要做好出征和实际发动攻势的准备，但是这一问题未获得顺利解决，我的目的没有达到。与会者虽然赞同我的主张，却又推说缺少资金，并提出滇军第三军司令范石生<sup>1</sup>及滇军第二师师长廖行超（Ляо Чен-чао 疑为廖行超。——译者）的政治态度可疑。他们认为，在此种情况之下发动攻势并使可靠部队远离广州，会使广州落入范石生手中，并大有使忠于政府

1. 范石生被怀疑对广州政府不忠。据推测，他要回师云南，推翻督军唐继尧，取而代之。

的军队四下分散的危险。会议认为,范石生目前的立场未尝不是受了英人及买办商人的影响,因为据与会者说,范得到他们的支持。会议认为,一旦我军发动攻势或陈炯明向我防线施加压力,范石生必将向广州一带调集他的兵力,然后纠集地主自卫武装和如今已被打散的商团军,攻占广州。因此,议事日程上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拟定一项监视以至必要时歼灭范部的方案。

这项防御性质的方案为会议所通过。……依照方案,对忠于政府的部队做了新的部署,以便及时阻止范部攻占广州……。

这样,11月底,在东线发动攻势的问题被迫搁置起来了。

其时,即(1924年)11月底,有利于广州的形势发展开始受阻,并有种种迹象表明,形势将要每况愈下。头一个不祥之兆出现在东线。陈炯明不遗余力地调停他手下各将领之间的纷争,在汕头召集了军事会议,他在会议上把进犯广州、统一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会议提出了正式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的问题;于10月间被打败的广州商团接连派代表求见陈炯明,要他驱除广州的“赤色布尔什维主义”;商团还答应给他以经费等大力支援。在广州市内,被打散的商团组织也在秘密恢复中。有消息说,商团已经秘密举行过一次组织会议,会议上竟然还提出复活商团军及恢复与民团的联系问题。香港报刊有关商团活动的消息愈来愈多,说商团正在重新纠集其被打散的力量。当初,孙中山《北上》宣言一发表,香港报界随即撰文抨击,如今,它们更进了一步,公开攻击广州政府了;英人正设法勾结广州方面一些不可靠的将领;当地商人也在利用此种渠道,以求和解;滇军第二军团司令范石生的态度与其他主要将领的态度明显不同,居然设宴招待英国领事团。他声称,国民党中央的农民政策是错误的;与商团闹翻是党和政府的莫大失策;他决计返回云南。他打着返滇旗号,将兵力集结于我东线守军的后方;借口官兵返滇,征调大量的舢舨。廖仲恺、蒋介石将军、许崇智将军在他们的谈话中一再提及范石生和追随他的滇军第二

师师长廖行超，说他们二人不可靠。许崇智将军司令部和滇军司令杨希闵将军司令部分别开过几次会议，会议情况对我保密。大约在同时，范石生试图截留一部分航运收入，而这笔收入原是许崇智打算用作粤军经费的，这就使范石生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本来就不融洽的相互关系更加疏远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与广州第三军司令李福林的关系也不如从前了。李福林是广州商人颇为赏识的人，他长期驻守广州，与商人过往密切。粤军第三师师长公然违抗许崇智将军的命令，不支持广宁农会与当地的地主武装作斗争。

以上种种，说明陈炯明已在动员他的力量，并且得到了于10月间遭难的、心怀不满的广州商界有预谋的配合，得到香港方面的普遍赞助。与此同时，广州方面内部纷争也愈益加深，其原因是，国民党右翼不满政府的整个政策，尤其是不满政府偏袒农会。

内部纷争加深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和党同外省籍军队的相互关系日趋紧张。外省籍军队自以为有老本，而在广东以胜利者自居，把广东视为有利可图的避风港。他们打算把力量和资金积蓄到所需程度之后，即各自返回本省。将领们（尤其是滇军将领）将各个财源茂盛的地区分兵加以把守，不择手段地横征暴敛，以致轮到政府去征税时，已经所剩无几了。百姓苦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把政府与军队看作是一丘之貉，外省籍将领大都看透了，政府和党之所以甘愿忍受外省籍将领如此摆布，之所以甘愿忍受外省籍军队赖在广东不走，纯粹是因为政府和党在军事上软弱无能。粤军和新近着手成立的、由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师是政府可信赖的军队，粤军改组和黄埔师的成立，引起了（滇军和桂军将领的）很大疑心和担心，因为显而易见，这支力量将首先不是被用来驱逐外省籍军队出广东，就是被用来剥夺外省籍军队所攫取的特权。于是冒出一支反对派，这支反对派随时都可能采取与政府公开敌对的立场。这也正是范石生采取他那种立场和滇军将领亦步亦趋追随他的原因所

在。12月初广州时局即如上所述。

**所谓出师北伐……**北伐军司令谭延闿将军主持的北伐准备工作,到11月下半月末即告就绪,他筹措一笔经费,置备了必不可少的军需品,并将其集中于韶关。

11月下旬,程潜将军的湘军自韶关进抵坪石(韶关西北),继而自坪石出发,轻取湘界城市宜章,缴获步枪300支。程潜将军所部继续北上,遭到湘军将领邓希增的阻截。以往,邓配合程潜将军,(这一回)却针锋相对。程潜所部损失惨重,迅速南撤至坪石,目前仍滞留该地,收拾残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程潜所部出征时,谭并未把滇军朱培德部配属于程潜。

程潜和谭延闿二将军皆为湖南省人,二人都想在本省当家作主。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谭延闿将军才未把朱培德所部配属于程潜,因为,壮大前者,显然是与谭氏本人的意愿相违背的。应当指出,这二位将军皆属孙中山的真诚追随者。出于对孙中山的责任感,出于维护作战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统一,他们本不该从私心出发。然而实际上,他们跟中国大多数的其他将领一样,由于私心作祟,导致攻势失败,而这次攻势方案当初是他们亲自拟就的。这一典型事例表明,要在这般人中间谋求实现以真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哪怕是相等的统一,是多么困难。

在此以前(即大约在10月底,樊将军(此人光明磊落,对孙中山忠心耿耿)的豫军自韶关入赣,翻山越岭,直趋赣州。岂料,到了赣州,屡攻不下,最后,只得将该城加以围困。敌援兵赶来,樊所部被迫躲到山里,一直到北伐军主力发动攻势为止。必须指出,在中国,攻城对中国将领来说是一件相当难办的事情。城皆有城墙,出入城须通过城门。城墙高一、两丈,厚足有七、八尺。老式城墙砖大而坚固,用类似水泥一样的灰浆砌起来的。小口径火炮对它是无能为力的。

在北伐军主力发动攻势之前,军阀方鼎英在江西造了省督军翟成祥的反。他在出兵北上攻打南昌之前,曾致电孙中山,表示归附孙中山,听候他的调遣。随后,方出兵北上,击溃翟成祥。翟成祥仓皇逃离江西,方部遂于12月16日攻克南昌。

12月1日,谭延闿决定发动攻势,他把滇军朱培德将军所部配属于驻守柳坑—坪石一带(韶关西北)的北伐军主力,并令其充当先头部队。12月7日,朱培德所部不战而克新城,12月8日占领南康,12月9日与赶来的主力部队合力攻取赣州。随后,北伐军各部队集结于赣州。12月15日,谭延闿大本营也迁到了这里。这时,方鼎英要求大本营下令停止北伐,从而表明他先前所作的效忠孙中山的表示纯属虚伪。显而易见,这是他为攻占南昌而施展的计谋,这一点,也为后来的事态所进一步证实。

谭延闿将军趁方鼎英所部未得喘息之机,于12月下旬即挥师自赣州北上,12月25日进抵吉安城下(赣州以北280公里处),在安福河渡口与方鼎英所部展开激战。

追随陈炯明的林虎所部一个旅自梅县(广西北部)出发,12月20日攻克钦县(Ченх 疑为钦县。——译者)(赣东南),企图从背后攻击北伐军。

于吉安城下激战的北伐军突然发现背后有湘军军阀赵恒惕的一个旅,这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在赵恒惕旅的打击下,北伐军仓促撤退(这是中国人的说法,依我们看,是狼狈南逃)。退却部队与大本营失掉联系达几天之久。1月2日,仓促撤退的部队分别到达赣州和遂川(赣州以西56公里处)。当天,谭延闿将军即电告大本营,报告部队惨败,死伤在200人以下。谭在同一份电报中还报告,北伐军中的湘军再也不肯出征了,纷纷要求返回本省。北伐军究竟损失多大,迄今不清楚。从以往作战经验来判断,只要是部队在退却过程中有多数人丢下武器不管,则估计北伐军损失惨重,即使死伤不多,武器装备的损失也一定是不小的。

1月3日,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北伐形势(关于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本文另述)。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三项决议案:一、满足湖南士兵的要求,将北伐军中的湘军残部遣返湖南,二、北伐军撤到韶关地区,三、(这是我的提议)江西省的北伐军留在赣州地区进行整编,以便日后陈炯明进犯时,大约在梅县一带打击其右翼,或者视战局的需要,从赣州直接向南出击。军事委员会采纳了我的建议,旋即以大本营的名义转告谭延闿。至于谭氏能否办到,目前还难说。<sup>①</sup>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方鼎英进军南昌,这是他事先与陈炯明或直接与陈炯明的追随者林虎及湖南督军赵恒惕串通的结果,他接连致函孙中山也纯属阴谋诡计,目的在于防止北伐军抄其后路。

樊将军的豫军在北伐军发动攻势之前即已退出北伐军。趁着督军翟成祥所部与北上的方鼎英所部交战之机,豫军于12月初开始北上,经山路先到通城(湖北南部),再由通城经安徽省于12月底到达豫北开封。举行如此艰难、但又十分成功的长征,其动机和目的何在,不得而知;樊钟秀将军不参加北伐,是他与谭延闿的私人关系所使然,因为赣州一仗,谭不曾派援兵为樊助战。

在北伐过程中,程潜也想趁机捞一把,把宜章重新弄到手,但是无奈再一次撤到了坪石。

**西线**(梧州和往北沿广西交界)。到12月末,西线的稳定局面发生了动荡。占据广西省东北部(包括桂林在内)的广西督军沈鸿英将军12月末移兵梧州一带。关于这次兵力调动的目的,我们曾向沈鸿英派驻广州大本营的代表作过探询,但无结果。沈鸿英是孙中山的故旧,多次为孙中山效力,但也屡次异常轻率地背叛孙中山

① 不能排除北伐的下述结局,即北伐军中的湘军执意要返回老家去,而北伐军其余部队则返回韶关。北伐军原班人马都返回韶关也并非没有可能。究竟如何,不日即可揭晓。——加伦

(他最后一次站到孙中山一边是在1924年春)。此人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唯利是图,想来这次移兵的目的不在于占领梧州,挤占广州军的地盘。我作这种推断的根据是,目前时局对广州十分不利,这——来是因为北伐失败,二来是因为陈炯明随时准备进攻,加之广西省省议会决定支持段祺瑞,拒绝拥护孙中山宣言。其次,沈鸿英改变对广州的态度也有其个人的因素。原来,孙中山离广州之前曾任命桂军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督军。刘、沈二人是宿敌。沈曾杀害刘震寰之父。

假如沈鸿英调动兵力的目的如我所判断的那样,只是为占领梧州(当地的头面人物也是这样判断的),那就无关大局。更令人担忧的是,沈鸿英此举也许是要推翻广州赤色布尔什维主义政府(香港报纸通常这样称呼广州政府)的总计划的一部分。果真要如此,那么,沈除了占领梧州并继而沿西江东进之外,还可能利用广宁地区的紧张局势混水摸鱼。那里,得到政府支持的农会同地主进行武装斗争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

如果这后一个推断于近期应验,而陈炯明也恰好选择沈鸿英东进的时机发动攻势的话,则广东以西的局势将十分不妙,因为沈军沿西江向广州推进,将迫使第三师的部队撤离罗定地区,而沈军一旦占领广宁一带,则又将威胁通往韶关的铁路。我推断确有此种计划,其根据何在,下而再谈。无论如何,许崇智已决定以粤军第一师第一旅加强第一师第二旅。

**东线。**12月整整一个月,尤其是下半月,东线受到密切注视,陈炯明的动静及其进犯广州的各项准备活动一直受到严密监视。这一回,情报及报载消息均证实,陈炯明十有八九是要发动进攻了。有消息说,陈这次发动进攻,其资金一部分来自广州商人,一部分来自香港。陈11月间未拿到手的40万元(港元)债金又被提出来了。由汕头到胡州(Хуахоу,音译。——译者)和由潮州到汕头西南靠近沿海的汕尾(这里设有军械库),这条道路正在整修。冬装



在准备之中。陈炯明跑到汕头以西巡视了驻扎在那里的几个师,设法消除各将领之间的隔阂,而且,据(中方)情报,陈此行颇为成功,他对于同将领们共同达成的进攻协议充满信心。另据情报,他只是同林虎没有谈妥,不过,林虎所部除已调往北伐军后方的一个旅之外,其余部队仍决定向前推进到河源。12月下旬,有情报说,有大部队正朝东线移动。但是,何时发动进攻,陈军内部主张不一。陈本人和若干其他将领主张(1925年)1月发动进攻,陈军第四师师长洪兆麟则认为,还是春节<sup>①</sup>过后,即1月底开始进攻为好。陈炯明在一次颇为隆重的仪式上正式就任粤军总司令。在广州的粤军将领们一时不知所措,惴惴不安。实际主管建筑防御工事的许崇智将军,要求尽快结束工程,他极为赞成我的主张,即在广州市四周布防,以此作为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正紧急勘察地形。我和许将军用了3天时间在广州周围翻山越岭,为塹壕的位置划线。在广州以北40至50里处正在紧急勘察用来构筑防线的地形,以阻截敌军的北路进攻。已构筑的阵地正加紧以道路连接起来。蒋介石将军不指望桂军,决定派一个步兵团到虎门。我好不容易才说服蒋不急于采取这一步骤,以免分散兵力。许崇智将军、蒋介石将军和我到东线视察了驻守顺德城下的粤军第七独立旅。视察完毕,我们三人一起出席了长达4小时的群众大会。(许崇智演讲的大意是,中国要想革命成功,唯有与苏俄结成紧密同盟,并与帝国主义及拥护帝国主义的中国军阀作无情的斗争。关于陈炯明,许说,陈虽然是老国民党员,但他属于国民党的极右翼,不成其为革命者,至于陈炯明之流,他们都是真正革命运动的敌人。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与之斗争。)

在陈村(石龙以北50余里处)一带,滇军第三军所部正在开拔。

<sup>①</sup> 按照中国阴历,春节即为新年,系在1月末至2月初。

据来自各方面的情报来判断,陈炯明发动攻势有两套方案。其一,最初目标是歼灭石龙以南的粤军和攻占虎门(位于珠江江畔,石龙西南80余里处),继而至多以一个师的兵力沿铁路线推进,以其余全部兵力在陈村一带前线打开缺口,大军继续西进,绕过我军设防的阵地,从南边在距离广州大约50里处抵达铁路沿线,占领广州。

其二,只派掩护部队,其任务是既攻打虎门守军,又沿铁路线推进,倾全力在陈村一带前线打开缺口,进而依照第一套方案继续西进。这两套方案均要求以重兵攻占韶关以南地区,为的是阻止该地区我军南下,并防止我军从背后打击陈炯明派去担当迂回任务的主力。

12月25日,广州商会收到陈炯明打来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宣称他已就任总司令,说他鉴于广州商人的再三请求,决定发动攻势,解放广州。末了,他在电报中呼吁商会予以支持和协助。12月13日,(我们)同胡汉民进行了一次长谈,决定立即将指挥权集中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军事委员会手中,为此要先召开扩大的将军会议,吸收所有的师长参加。会议的任务是:

- 一、向与会者介绍东线的形势;
- 二、弄清各主要将领之间现有矛盾的原因,研究解决矛盾的办法;
- 三、通过一项关于无条件地服从政府命令的决议;
- 四、选举最高指挥部成员。

会议于(1924年)12月22日举行。会议研究了总的局势,推举滇军司令杨希闵为东线总指挥,责成他全权处理所有与制定防务计划和进攻汕头计划有关的问题。会议并决定各部队要无条件服从杨希闵的命令。

范石生没有亲自出席会议,但他通过他的参谋长声明,他将执行政府的命令,不打垮陈炯明,决不离开广东。

12月24日,举行了有胡汉民、廖仲恺和我参加的三人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其成员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将军、蒋介石将军,我本人以及杨希闵。要求杨希闵绝对服从军事委员会。

12月26日,军事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责成杨希闵紧急命令各部队提供有关各部队目前状况及作战能力的确切材料;制定东线防御计划和进攻计划,并根据各部队兵力的情况提出一项将各部队编成各路军的方案。

军事委员会采纳了我以上所提出的各项建议。12月30日军事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除委员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刘震寰和秘书长伍朝枢。会议审议了杨希闵将军提交军事委员会的防御计划和进攻计划。

计划的第一部分完全从前线的现状着眼,不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化。进攻计划预定兵分三路向汕头推进,即北路经河源;中路经惠州;南路沿海岸线。粤军1万名士兵组成北路军;桂军约1万名士兵组成中路军;滇军约1.5万到1.8万名士兵组成南路军。显而易见,南路军即滇军到汕头的路最近,路也好走,沿海地带的汕尾大军械库和富饶的汕头地区全部落入滇军手中,他们并且可免去一项最艰巨的进攻任务——攻打惠州要塞。出于变滇军所选择的如此有利的南路为中路这一动机,我建议军事委员会把计划的第二部分留待下次会议讨论,先讨论计划的第一部分。在讨论第一部分时,我提议把桂军全部调到虎门,以加强该地区,滇军则负责守卫东江到增城一带,为此,应尽快将滇军集中到前线。我并且提出粤军第七独立旅归滇军指挥,粤军的其余部队,即第三师和蒋介石的部队,应组成总预备队,驻守广州地区。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支持这项建议,唯有刘震寰坚决反对。后来,刘震寰同我个别交谈时说,他个人并不反对我提出的修正案,他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担心他的师长们拒绝执行这个重新部署兵力的方案。军事委员会还决定,如果1月下半月陈炯明仍按兵不动,那么我军将主动转入进

攻。最后，会议责成胡汉民紧急筹集必要的作战物资。

按照时间顺序，近两个月来的事态发展即如上所述。以下，我们来综合归纳，对当地的形势下一个结论。

陈炯明是否真的要进犯广州？沈鸿英自桂林南下，对广州的威胁有多大？从北边即湘、赣方面有没有威胁？对这些问题可以做两种回答。

如果左右北京政局的那股势力，加上段祺瑞，决计非消除孙中山今后对北方和北京政治事态发展的影响，并且拔除孙中山仅存的根据地广东不可的话，那么他们就势必要纠集敌视广州的势力，从物质上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搞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犯广州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陈炯明进攻东线的同时，沈鸿英就极有可能挥师自西进犯梧州，再经梧州沿东江推进，迫使粤军第三师后撤，要果真如此，邓本殷就可以腾出一部分兵力进军广州。倘若沈鸿英占领广宁，并迎着陈炯明的第一迂回纵队而进抵广州——韶关铁路，则广州以北的处境将十分不妙。除此之外，有一系列不利的内在因素，如整个珠江沿岸一带，特别是广州以西，有土匪活动；广州——韶关铁路一带，近来土匪活动猖獗，已经影响列车正常运行；广州将领长期彼此不和；政府财政拮据，等等，也都必须加以考虑。

在敌人实施这项计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艰难处境之下，政府能否保住广州？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相信，尽管形势非常不利，但孙中山依然能保住广州。敌人实施联合进攻广州的计划，必将遇到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行动也难以协调一致。沈鸿英进军广州，必有后顾之忧。他可以夺取梧州，但继续向广州推进就要冒危险了，因为在他后方，占据广西南部的军阀们至今对孙中山保持着友好的中立，他们对沈鸿英心怀不满，早就耐着性子等待时机，要和沈鸿英算帐。还有，就是广西同云南省督军的相互关系。一个时期以来，唐继尧一直向广西边界调集兵力，到目前为止，他调集的兵

力已相当可观了。唐继尧集结兵力有两个预定目的：一个是，一有适当机会，就夺取迄今为止名义上承认孙中山政府的广西部分地盘；另一个是，做好迎击范石生的准备，因为范早已扬言要打回云南去，取代唐继尧。这后一个目的，恐怕是唐继尧向广西边界集结兵力的真正原因所在。

上述推测究竟哪一个更有把握，这有待今后分晓。目前对广州来说，重要的是，上述情况确实是一种起抵消作用的因素。可以使我们不必为广东西部边界过分担忧，而且，即令沈鸿英站到孙中山敌人一边，他充其量也只能占领梧州，如此而已。

江西方鼎英未必顾得上出兵韶关，因为他现有的兵力正忙于肃清被赶下台的督军的势力。为了从北边攻打广州，充其量湖南会派出小股部队，江西会派出林虎的一个旅及林虎师的其余部队。这股敌军，只要以广州总预备队的兵力加强一下北伐军，即可打败。

剩下陈炯明了。有消息说，他因经费不足，已提前向百姓征收1925年大部分税款了。经费不足，加上我前面叙述过的理由，使陈炯明益发感到非吞并广东不可，以扩大地盘；又有广州商界上上下下为他捧场，提供经费，这都会促使他下决心发动进攻。

陈炯明可用来进攻广州的兵力不过才1.5万至1.8万人。不错，同粤军相比，他的士兵素质较好，指挥官的作战经验较丰富，而且，指挥官彼此也更加合得来。如此少量的军队，尽管其素质优越于粤军，但仍不足以对广州造成严重威胁。至于广州将领，虽然他们中间问题不少，但仍有足够的兵力进行抵抗。

近几个月来，始终担心范石生会叛变，但经仔细研究他同广州的关系以后，这种担心现在可以消除了。范石生正利用广州这块地方积蓄人力财力，以便日后占领云南省。广州是他积蓄人力财力的理想之地，因而只要是为形势所迫，他不会不为保卫广州而战。如果广州失陷而落入陈炯明手中，则范不会赖在广州不走，因为他已同陈交手多次，成了冤家对头。反之，陈炯明占领广州，也绝不会让

范继续享有目前他所享有的特权。范也许不会去主动进攻陈炯明，但他会为保卫广州而战，不会叛变。他的这种特殊地位取决于下列情况，即：他有争夺滇军指挥权的野心；一心想把自己同广州党政上层人物的“赤色”的政策区别开；他在广州有既得利益。

由此可见，一个由段祺瑞操纵的联合进攻广州的计划即使确实存在的话，那么，经计算，可用来进攻的兵力也并不令人替广州担忧。唯一使我担心的是政府军各部队行动不协调一致。因此，陈炯明能使政府军遭受一系列局部挫折，吃掉政府军的一部分兵力，加剧政府本来就相当困难的财政状况，把政府彻底拖垮。至于广州内部敌人是否乘机公开造反，我看最近不会。反动派确实在纠集和积蓄造反势力，但眼下还没有构成多大威胁。倒是有一点须要警惕和准备加以应付的，那就是国民党右派利用军事上的困难而向这里的国民党上层施加压力，以达到政治上总的向右转，特别是在农会问题上达到向右转的目的。其实，迄今为止，国民党上层的政策既不稳定，也谈不上左倾，不过也没有对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农民部的工作造成妨碍，那儿全部工作和指导方针都是共产党员在我们的直接参加下贯彻执行的。举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12月初，它足以说明问题。

许崇智将军找我说，刚有消息表明，陈炯明已开始作进攻的准备；他还声称，他已拿定主意，一旦陈炯明发动进攻，为了保卫广州，他还要启用农村现有的地主自卫武装——民团，说为了取得联系和搞好关系，他打算宴请民团的头目。然而此时此地，民团和农会彼此正打得不可开交。我说，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并无必要，他虽然被我说服了，但这件事情本身是耐人寻味的。

**再谈几句北伐。**北伐的主张在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中所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不能不旧事重提，因为我担心孙中山会再度提出这一主张，并要求付诸实施。因此，有必要弄清，在广东外部和广东内部目前所处的形势下，北伐到底有几分成功的把握。特别是，最

近一次北伐失败已经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了,这就更有必要弄个清楚明白。北伐最近一次失败也跟前几次失败一样,与其说是因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抵抗,不如说是因为后方遭到攻击。经验表明,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这两个条件目前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北伐的问题只有暂时搁置起来,先解决国民党牢牢控制广东和肃清陈炯明的问题。再者,举行北伐,兵力也不足:粤军也罢,政府的唯一支柱——蒋介石指挥的一个师也罢,都派不得。唯有派滇军北上最为理想,可是滇军不肯,因为他们呆在广州要比跟着孙中山跑,来得更为悠闲自在,也更为有利可图。因此,如果孙中山重提北伐的主张,则必须劝他回心转意,并敦促他多多提醒广州方面务必出兵汕头。我以为,这是我的一项基本职责,我将坚持这场攻势非发动不可,而且不得迟于1月下半月,当然,如果陈炯明在此以前不向政府军发动进攻的话,不过,陈若进攻,反而更好,因为这样一来,要说服出师北伐就容易了,不用逼迫了。无论如何,只要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我就不厌其烦地把东线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个问题能否摆脱僵局而取得进展,全看胡汉民筹措资金的魄力如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原件

## 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 (1924年12月—1925年7月)》(节录)\*

这篇随笔,记述了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这一期间的战

\* 此件共22个小题,关于加伦来华前情况的9个小题从略。——本书编者

事,写的时候手头没有文献资料<sup>①</sup>,多半是凭记忆所及,故只当做是一部草稿吧。

随笔主要是写给在华工作的同志们,虽然它缺少了能够反映我们工作经验的资料,但是,谁要是抽暇能把全文读完,那么,对于他研究我们正在其中工作并有朝一日也许要与之打仗的中国军队,<sup>②</sup>对于他正确分析与判断广东以往和今后的事态,也许不无裨益。

随笔通常只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各个事件。这篇随笔则分析了这些事件所由产生并得以继续演变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以及这些事件如何促使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随笔还写了英帝国主义在纠集各个反革命派别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个反革命派别同军阀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随笔并且写了国民党内部斗争及其对广州政局的影响;各社会集团的斗争,工人、农民及其他革命阶层对政局的态度;国民党和中共在工农及其他革命阶层中的作用;评述了俄国顾问团插手政局的情况及俄国顾问对培植、训练南方军队的作用,以及对整个战局、政局的发展所施加的影响。

随笔对于两大战役即进军汕头讨伐陈炯明和为保卫广州而与滇、桂军作战,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

随笔除了战役分析,还试着对南方军队战术上的成熟程度和政治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作用,提出了不成熟的结论。

随笔还论述了南方军队的官兵情况、革命事态对军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结果。

随笔对于历次战役的详细记述和评论,也许可供中国军队作

<sup>①</sup>加伦显然是利用了他的笔记。

<sup>②</sup>加伦指反苏的军阀,他的话后来应验了。



战略战术的教材使用。据我所知,某顾问组已将这份材料用作军校战略战术的实用教材了。

最后,我要承认,随笔写得不紧凑,篇幅也失之过大(令人懒得去读)。此外,有不少现象和涉及的问题探讨不够,这也不免令人读起来有点扫兴。其所以如此,我已有言在先,是因为我手头几乎没有任何详实的资料(完全凭记忆所及,偶而能翻出一、两件笔记)。

随笔篇幅过大以及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印(用打字机)的时候是照着校改过的草稿,但因打印的时间拖得过长,加之我又回国,故未得机会对打印稿进一步进行修订。……

其次,时间仓促,一气呵成,应当用文献核对而未能核对。

1925年9月22日

于张家口

### 黄埔军校及其对广东 本省政局的影响

我们在报告一开头就谈到,政府根本不能左右广东省的政局,行动完全不能自主,一举一动都要受军方的支配,而军方的大多数对国民党政策不以为然,有时甚而对政府的举措公开表示敌意。

显然,建立一支符合党的宗旨的武装力量,使党能够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巩固政府的地位,提高政府的威望,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经我们提议,并由我们出钱,于1924年初在黄埔创办了一所下级军官学校。而今,这所学校在国民革命运动史上得名黄埔军校。……限于财力,军校学员人数增加得很慢。到1924年10月,在校学员约有1000名。学校从创建到教学,始终有俄国教官直接参加。在中国军队史上,这所学校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忠于党的宗旨,仇恨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一句话,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才,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为此,军校坚持不懈地启发学员仇恨军阀制度

和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极为重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不久,全校的政治工作即为他们所掌握。后来,军校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担任。

国内发生的每一政治事件都会反映到学校中来。到1924年10月,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

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游行、群众集会,都必有军校学员参加。

工人或青年学生召开大会,必有“黄埔生”出席。军校在政治上日益活跃,它通过在工人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工人组织取得联系,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的指导力量。军校政治部不仅在本校学员中,而且在其他陆军学堂中广泛开展政治工作,启发学员关心社会政治事件。其他陆军学堂虽然实行的是旧军阀制度,但受黄埔军校的影响,也都逐渐关心起政治来了。学堂学员纷纷要求在本学堂成立国民党党部,要求把政治课列入教学大纲。就连老牌军阀一手建立起来的陆军学堂也开始大造反对军阀制度的舆论。在广州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起者为黄埔军校和铁甲队。联合会办起了双周刊,印发了数以万计的各种传单,不久,便成了南方革命运动的坚强力量。联合会以其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将其政治影响扩大到广州的几乎所有军校及广州附近的驻军。在商团叛乱期间,黄埔军校在广州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解除商团武装。正当政府举棋不定以及随后决定向商团发还武器的时候,黄埔军校学员坚决要求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军校学员公开声明:即使政府下令将军校看管的军火发还给商人,他们也拒绝执行,宁死也不交,一支也不交。在校内,学员们主动做好了战斗准备。商团军发动叛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宣传员训练所首当其冲,被迫撤退到黄埔,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军校的热烈欢迎和保

护。在商团军叛乱期间,政府也被迫撤离广州,迁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成了政府军的核心,革命党人纷纷集合在它的周围,而且,黄埔军校率先奋起抗击商团军。

黄埔军校对于启发其他陆军学堂受压迫学员的政治觉悟所起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程潜将军的湘军讲武堂的学员在1924年11月底纷纷要求立即将学堂并入黄埔军校。在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学员们整整两天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说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将学堂强行并入。将领们仍不答应,于是湘军讲武堂的学员们带上全部枪支弹药,毅然归附黄埔军校。多亏国民党和俄国顾问积极出面,这场冲突才平息下来。黄埔军校到广州东边进行演习时,遭到老百姓的敌视,老百姓对新来的每个部队都抱着敌视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多一支部队,就要多交纳一份税收。为此,军校散发了数以千计的传单,召开了大大小小的群众会议,向老百姓说明军校的宗旨。在群众大会上,军校向备受压迫、愚昧无知的农民第一次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切身问题。军校关心当地百姓的疾苦,急农民之所急,只消几天功夫,农民就一扫对军校的恶感,而产生好感。演习期间,军校在农民中间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同时鼓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斗争,帮助农民建立起基层农会组织,答应给农会以支持。等到军校演习结束,要返回原地时,农民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这种联系,后来通过向农村派宣传员和邀请农民到校参加联欢而保持下来了。一有土匪进村打家劫舍或有兵痞前来抢劫,农会就常常派人向军校报告,军校立即派兵支援。还有,在广宁,农民和地主发生了冲突,政府便以黄埔军校的名义要求附近驻军保持中立,并做好准备,必要时以实力做农民的后盾。

12月,在共产党人掀起的反宗教运动中,黄埔军校发挥了领导作用,学员们在洋人学堂里举行了群众大会,并借机大力开展反帝宣传。黄埔军校学员在反帝游行中素来以积极热心而引人注目,

在沙面的外国人一听到游行队伍呼喊反对洋人的战斗口号,就心惊胆战。11月和12月,香港报纸屡次谈及黄埔军校,说黄埔军校是好战的布尔什维克老巢,而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干脆称黄埔军是“共党布尔什维克赤色军队”。

黄埔军校在军阀队伍中发挥的旨在推翻现存军阀制度的政治积极性,在其他派系军队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响,从而不仅使滇军军阀,也使粤军军阀惶恐不安。于是,这些军阀禁止在他们各自的军队中进行“黄埔军校的布尔什维克宣传”。……他们开始明白,黄埔军校将来不仅会威胁到他们一手制定的军内制度,而且会威胁到他们在广东的生存。

11月,即演习结束后,军校第一期军官毕业,蒋介石将军着手组建第一团,同时,开始为组建第二团造就骨干。

12月,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廖仲恺(原文如此。恐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或大本营秘书长之误。——译者),要求制止黄埔军校旨在动摇军心和败坏军纪的有害宣传,他的这个要求道出了当时军阀们的普遍心声。范石生还认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个有害团体,并且扬言:如有人在他的部队驻地散发传单,将格杀勿论。

### 直系战败与孙中山北上

1924年9月于北方爆发的直奉战争导致10月23日北京政变,这是冯玉祥元帅举兵讨伐曹锟总统及其称霸一时的直系军阀的结果。一时,北京没有首脑了,国家没有政府了。当年安福俱乐

部<sup>①</sup>的老牌反动政客、日本的走狗、国内名誉扫地的段祺瑞元帅趁机上台。这是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国民党有声望的领导人孙中山就建立国家最高权力问题提出政治主张的绝好机会。中国广大公众拥戴和寄希望于孙中山。段祺瑞元帅利用北京政局,以日本为靠山,自以为得计,爬上了国家元首的空缺宝座。但他终究不能不把孙中山的威望放在眼里,遂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商讨解决国家新政权的问题……。

###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状况

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使国民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它仍然不纯,国民党仍然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混合体,其中既有代表极右派的买办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分子(绅士),又有代表中派的中小资产阶级;其次,还有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左派即共产党人。此外,尚有一批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人,他们虽然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没有再加入国民党,但仍以国民党员自居,形成所谓“国民党党外元老派”。

军阀唐继尧、陈炯明和唐绍仪皆属这个元老派。唐继尧在第一次北伐中,经孙中山提议,曾代行大元帅职;陈炯明系孙中山政府的原陆军部长;唐绍仪是中国过去有名的社会活动家,曾在清政府

---

<sup>①</sup> 安福俱乐部(1917—1926)是反动反人民的亲日政治派系。其创始人和首领是北京政府总理(1917—1920和1924—1926)段祺瑞。他还领导了安福系封建军阀集团,为争夺中国霸主地位而同其他北洋军阀,主要是直系(亲英美派)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进行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战争。

担任要职,后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sup>①</sup>这一批人及其他许许多多所谓党外人士,就其社会和政治背景而言,与国民党右派并无二致,他们的行动完全一致,中国公众往往给他们划上等号。以这些死心踏地的反动分子为一方,同以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左派为另一方,彼此长期对立,如果说他们双方在党内尚且能够共处的话,那也是多亏孙中山个人的崇高威望。

在国内阶级急剧分化的过程中,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封建地主利益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纷纷脱离革命运动。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各工业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资产阶级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而走向国内反革命阵营,并谋求同外国资本妥协。

国内民族革命运动的这种分化过程,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反映到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内来。

果然,在国民党“一大”以后,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因为两派客观上代表了国内不同的敌对阶级的利益。党内的这种分化过程,在商团叛乱被平定以及广东农民组织同地主发生阶级对抗性的公开冲突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基于上述原因,原来处于中派地位的部分党员便逐渐转到右派一边,只有少数人转到左派一边。中派必将逐渐减少,因为分化的过程还要继续下去。

右派背离党(左派和中派)的路线愈来愈远,他们开始为自己摸索别的政治与组织形式。眼前,他们还不肯冒与中派决裂的风险,因为他们还在继续同左派拚命较量,他们甚至千方百计拉中派

---

① “同盟会”系1905年孙中山在各地方革命小团体,其中包括孙中山本人领导的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的基础上创立的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成员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官吏中的一部分反清分子。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施政纲领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对发动辛亥革命起了重要作用。1912年8月,同盟会与辛亥革命时期建立的许多政治团体合并,后来国民党即在此基础上成立。

脱离左派而站到自已一边来。

曹锟、吴佩孚战败后,国民党右派妄图利用北方政局,来进一步勾结军阀,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北方)右派才一再坚持要孙中山北上来京,指望胁迫他勾结军阀。

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右派和军阀即已彼此暗中串通,以便为日后的秘密谈判打下基础。果然,中派到天津之后,竟参加了秘密谈判。秘密谈判的目的在于敦促孙中山与军阀合流,同军阀一道参加段祺瑞反动政府,分享政治权力。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则必须背叛国民革命运动,不再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断绝与苏联邦交,将共产党员以及所有革命左派从国民党内统统清除出去。

不久,人们就看得很清楚,军阀与国民党之间实行这种合作的危险曾经一度是确实存在的。在秘密谈判(有几次谈判连国民党中央也不知道)中,军阀倚仗右派的支持,提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十分具体的条件。其中,断绝与苏俄邦交和加紧对付中共党员,是基本条件之一。

大致就在同一时期,南方和西南方的军阀,即以唐继尧为首的所谓国民党党外元老派,试图与中派达成协议,条件是国民党要接受联治主义,而所谓联治主义是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派意志的一种主张。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国民党内,这项主张竟然也得到了靠拢中派的部分党员的拥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不得不暂缓解决这一问题,并为此提议在长沙举行专门会议。联治主义这项主张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派不顾右派的巨大压力,没有背弃自己的基本宗旨,拒绝了军阀提出的实行合作的先决条件。

至此,右派的如意算盘,以及他们胁迫孙中山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企图宣告失败,从而导致党内进一步的分化。

右派和左派之间斗争日益加剧,这场斗争是国内事态发展的必然反映,因此,要想单单在党内解决这场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党的分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孙中山无能为力,加之他随后不久逝世,这些都加速了右派的正式分离。几乎就在孙中山逝世的同时,国民党右派建立起“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作为今后成立右翼国民党的组织基础。不久,“救党委员会”这一新的机构也应运而生。这个由右派一手建立的委员会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任期已满,无权继续领导本党,因而将由这个委员会负责召集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名的右派、前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驻美国特派员马素,在报刊上猛烈抨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并且指责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变成苏俄的驯服工具。国民党右派叫嚷要为捍卫本党而决一死战,将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人和某些国民党左派,指责他们要将国民运动交给布尔什维克和苏联支配。与此同时,他们继续推行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经唐绍仪和唐继尧策划,右派再度提出了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主张,要全国在各省自立的基础上实行联治,并以此为当前的共同任务。说穿了,这项主张就是要赋予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以垄断权利,就是要肆无忌惮地盘剥各个省,就是要以外国资本为后盾来勾结军阀变本加厉地压制工农大众的利益。

这样,一场争夺南方军事力量支配权的斗争开始了。所谓南方军事力量,并不单单指驻广东的各派军队,而且包括同南方政府有这样那样联系的所有军队。应由谁来继任已故孙中山大元帅职务,就是这场斗争的具体反映。

当初设立大元帅这一最高衔位,是有其政治历史背景的。早在北伐准备时期,由于加入北伐军的各派军队(其中也包括唐继尧的军队)是来自各个省的,所以这个衔位在当时有其特定的含义,孙中山凭借大元帅这一衔位可以统帅整个北伐军。虽然北伐失败了,广州失守了,一大批联军不再追随孙中山了,但孙中山仍保留了这一衔位。这一衔位失去了它原来的实际含义,逐渐变成最高政治军



事权力的象征,而受这最高政治军事权力支配的不仅有南方革命政府,而且有承认南方革命政府或通常称南方革命政府为孙中山政府的各军总司令。

现在,又由于孙中山逝世,党内找不出一个能为大多数军人所公认的资深望重的人,因而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突出了。至于孙中山的副手胡汉民,他不仅作为军人声誉不佳,而且作为行政长官也是声名狼藉。由谁来执掌最高统帅权,这个问题军界最为关注,他们要求有威望的军人担任领导,唐继尧摸透了军界的心理,毛遂自荐,要做孙中山的继任者,并且认为可稳操胜券(关于这一点,本文另述)。

国民党右派以及与之串通的南方军阀,深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广东有工农大众的同情,因而认为,只要左派和中派尚有广东这个政治和社会基础,要对付左派和中派,不仅困难,而且难于奏效。一旦战胜党内左派,左派和中派就必然失去了人民大众的基本支持,而要战胜左派,就只有占领广东,并且只能武力解决,别无他途。在广东取胜和占领广东,意味着拔除左派的合法根据地,从而右派就能得势,今后同中派的大多数实行合作也就有可能。右派看准了这一点,就在段祺瑞举行所谓善后会议<sup>①</sup>期间,开始全力支持唐继尧所部取胜,其办法是联络广东省境内的驻军,设法争取其中的一部分。广州将领彼此不和,为右派提供了可乘之机。刘震寰一心要爬上广西省省长宝座,他们(指右派。——作者)就投其所好,轻而易举地与刘结成联盟。与此同时,他们还千方百计与号称广东实力派滇军进行联络。二月间(事后才知道),杨希闵即派代表驻北

① 指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作为召集国民会议筹备机构的善后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大军阀、右派政客及北京段祺瑞政府的部长。孙中山拒绝出席会议。他主张,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应由工会、农会、工商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反曹锟和吴佩孚的军人代表参加的会议负责进行。

京,显然当时彼此就已开始(同滇军。——作者)密谋,因为三月初有消息说,一旦广州政变成功,北京就将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

滇军勾结林虎,大概也是出于上述目的。

这些反动势力能够纠集在一起,帝国主义,特别是利害关系最密切的香港,是出了大力的。

中国有名的百万富翁,亲美派,买办罗伯特·莫雄<sup>①</sup>,在陈廉伯和逃离广州的其他商人的协助下,策动国内部分舆论抨击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叫嚷“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非起来对付不可。

也正是这伙人筹集资金,支持那些图谋颠覆南方政府的军队。

帝国主义的诽谤和攻击,也得到美国商界的积极响应。4月初,美国商会会长杰罗德·达勒(在他的报告中)分析中国政局的时候,叫嚷苏俄在中国大事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在谈到南方时局时,他说:“据情报,主要由莫斯科资助的赤色国民党军队统治广州已达数月之久,广州大多数殷实人家已被他们赶到国外。无论如何,破坏容易,建设难;历来如此。革命以来,中国即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这就为莫斯科共产党人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得心应手地混水摸鱼,大捞一把,就如同他们在一切别的国家所干的一样。

“我们寄希望于可敬的中国商界、私有者的绅士阶级的大多数。如今他们已开始明了他们国家面临的危险,不要很久,他们就将奋起阻止这种演变。”

但是,对于广州事态表现最敏感的莫过于香港报界了。香港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本报记者的文章,称赞唐继尧所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吹嘘他们如何关心百姓的疾苦。在英国报纸上,唐继尧一

①: 罗伯特·莫雄因死心踏地效忠帝国主义,被英国政府授予勋爵爵位。——加伦

变而为拯救南方免于赤色共产主义之祸的大救星了。英国报纸还欣喜若狂地大谈特谈广州内部困难重重,并且预言“布尔什维主义”政府垮台已经指日可待。1925年3月25日香港《大公报》登载一篇题为《评西南诸省时局》的长文,这里不妨援引几段:“以往,共党尚不敢插手国民党党务,如今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声望大增,不仅实际支配着国民党左派,而且左右着政府的大政方针。近数月来,私有制屡遭攻击,我们亲眼所见这纯系共党分子所为。”文章接着指出:“孙中山本是共党领袖,今去世,共党人心浮动,若不趁此良机斩断广州共党魔爪,则将悔之无及,国民党元老正酝酿重建新党,将中国救亡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坚信救亡斗争必胜,因为各位革命元老,如唐继尧、唐绍仪、章太炎(Чжан Тай-кан 疑为章太炎——译者)、居正、黄大伟,均已表示要加入新党,陈炯明也追随其后。新党决定推唐继尧为大元帅和新党领袖,而不问其本人是否情愿。”文章接着讥讽广州政府和胡汉民说:“广州省省长胡汉民覬觐孙中山宝座,自以为以代理大元帅之身份继任大元帅职是理所当然的,殊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文章最后声称:“新任大元帅唐继尧决心驱除广州赤色暴力,这一历史使命无疑能成功。有证据表明,广州支持他,由此可以断定,大元帅府改设广州亦不在话下。同时,他身为新党之领袖,也必能使东南诸省联省自治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

可见,反对广东和广州的紧密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其中既有帝国主义和右派,又有军阀。

对反动派的这种叫嚣,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声明。

国民党中央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中,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而更加奋勇斗争,并重申国民党决不背弃革命道路,今后要以十倍的努力贯彻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解放斗争的政治路线。

针对右派鼓吹的“中国联省自治”口号,国民党中央第69次会

议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依照总理遗嘱，根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于第69次会议议决，对于联治派之主张，认为与宣言根本不相容，应加以相当之防范。

“……帝国主义者日谋压迫吾党，乃利用吾国昏愤之军阀，以危害我国家，凌夷我种族。是以袁世凯借外力以称帝，曹锟借外力以窃位，甚至溥仪复辟，莫不有帝国主义者周旋其间。于是我总理有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以至今兹，14年间，奋斗至死；而国民革命，犹未贯彻。我总理北上宣言，以国民会议建设国民的政府，统一中国。帝国主义者深恐不能行其经济侵略之实，乃亟图破坏，阴嗾联治派之军阀，供其利用。而受其利用之军阀，亦乐为利用。

“阳假联治之名，阴行割据之实，其结果非亡国不止。吾党负有全民革命重大之使命，为全党利害计，为全民利害计，对于甘为帝国主义利用，而危及吾党，危及国本之军阀，不得不加以相当之防范。

“凡我同志军人，务须以全力克服之。故为如上之决议。”（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14年（1925）1至6月份，第331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1975年3月12日出版。——译者）

4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决定：鉴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国民党宗旨根本不相容，国民党对该俱乐部不予承认。马素因发表违背国民党宗旨的文章而被开除出党。据同一理由而被开除出党的尚有冯自由、蒋维蕃。中央还决定发表宣言，声讨唐继尧窃副元帅之名。国民党中央的宣言中说：“唐继尧假北伐之名，行吞并广州之实。颠覆革命政府，危及国民党，乃唐氏目的之所在。

“吾党同志，有维护本党之义务，务须为此而不遗余力。东江之敌已溃逃，唐氏及其联军乃我党之又一敌人。望我全体同志军人克尽革命职责，实现党的革命要求，以除唐继尧。”

此项号召获得群众的广泛响应。工会组织、农民协会、“中国青

年军人联合会”、大学生纷纷发表声明,通过决议案,声讨唐继尧及其政策,并号召各革命阶层奋起保卫革命的广州。

这些声明,决议案和各地举行的集会,都提出了保卫广州政府、保卫国民党中央的口号,号召人们支持广州政府同唐继尧及其同盟者的日趋猖獗的反革命活动进行斗争。

商界,特别是商界上层和买办,同政府依然严重对立。政府迫于军事需要而向富裕阶层增收税金(征收奢侈品和贵重物品税),自然引起商界和富裕阶层的强烈不满。农村封建地主也与不满分子遥相呼应。

政府上层人物彼此之间的摩擦也加剧了对广州的威胁。产生这些摩擦,不仅是因为在政治上有分歧,而且是因为政府的某些官员同广东驻军将领暗中串通。

这种分歧也罢,暗中串通也罢,归根结底,也是不同阶级利益代表人物之间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

但是,同目前南方乃至整个中华民国的实际状况相比,这种分歧的政治性质还远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

被免去兵工厂厂长职务的王某,有一次在同总顾问的谈话中道出了反胡(汉民)派的心声。他说,广州的多数党员主张胡汉民下野,让其他更有威望的人上台;要指派监察员,监察大本营和省政府;许多政府要员胡作非为,务必加以惩治;胡汉民之兄(胡毅生。——译者)卖官鬻爵的贿赂勾当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

这一席话,无疑反映了政府的同情人士的意见。

再就是广大军人对唐继尧出任大元帅这一既成事实的反映。他们不仅不反对,而且赞同。在这方面,粤军的许多高级参谋人员和部分将领的言论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得知唐继尧自任大元帅,即表示欢迎,并说以其才识和资历而言,由他继任大元帅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此外,当时胡汉民和粤军司令许崇智将军彼此公开对立。许、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将军,这三人也互相

对立，梁李二人又对许心怀不满。

除了政府与军界上层之间的这种种不和及对立之外；党内领导人之间也往往意见分歧，以致办事优柔寡断。（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和声明尽管措辞强硬，但并不表明他们的决心，只能说明左派施加了压力以及公社社员和站在公社社员一边的廖仲恺做了大量的工作。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本来对党的活动异常热心，坚决主张把马湘和另外几个党员（后来成了国民党右派领导人）开除出党，但因为人们普遍对他不满，所以就逐渐消沉下去了，危机临头也无多大作为，从而引起左派对他的普遍猜疑。廖仲恺对胡汉民有一句衷恳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总顾问问廖仲恺：“胡汉民的态度如何？”廖回答：“胡汉民是个傻瓜和懦夫。”我又问：如果滇军和桂军出兵，他怎么办？廖回答：“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搞一套计划，强迫胡汉民执行。”

可见，在危急关头，政界和军界既无共同语言，又无当机立断的决心。只有左派（共产党员）一马当先，加上追随共产党的廖仲恺，他们在俄国顾问的协助下，着手准备对付来自西边的反革命危险。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多数人如此优柔寡断，也是根源于内部矛盾和党内派系斗争。

后来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商讨对付唐继尧及其在广州市内的联军的办法时所做的决定，也未能摆脱这些矛盾和派系斗争所带来的影响。

### 政府关于同唐继尧达成折衷妥协协议的决定

（1925年）4月24日，政府举行首次会议讨论时局，但未获具体结果，因为时局如何演变，将主要取决于粤军司令许崇智将军的态度。为处理这个问题，4月25日以政府名义派遣廖仲恺、蒋介石和总顾问前往汕头。

启程之日,在轮船开往香港之前,廖仲恺、蒋介石同政府和党的要员举行磋商,得出结论,认为:政府举兵讨伐唐继尧及其在广东的联军尚嫌力量不足;武力解决,将导致党在广东的失败;出路在于谋求同唐继尧达成某种妥协协议。当即大体上拟定了若干可达成协议的条件。其中主要有两点:

- 一、要唐继尧放弃联治主义的主张;
- 二、吸收他正式参加党。

碰头会并提议:到了汕头之后,在粤军高级将领参加下,对这项决定再进行一次讨论。

这个碰头会,总顾问来迟了。4月27日,廖仲恺、蒋介石和总顾问在公海上乘船往汕头的途中,就时局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抢先表态,对时局发表了如下见解:

范石生失败后,广西吃紧,我们成功的希望渺茫。范石生正重整旗鼓,一旦恢复元气,必将联络桂军一起进攻唐继尧,结果将招致全军覆没。唐可能取胜。范军残部有的将投诚唐继尧,有的将四处逃散。李、黄(李宗仁、黄绍竑。——译者)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士兵有的将解甲归田,有的将加入土匪群。上述军队溃败,将为唐直捣广州廓清道路。

唐继尧联络滇军和桂军的目的在于入粤后即占领广州,推翻现政府。如今,范石生即已失败,广州发生政变乃是今后个把月的事了,杨希闵和刘震寰正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刘是政变的主谋,近日气焰嚣张,叫嚣发动政变刻不容缓。

我驻守西部的粤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战斗力差。至于湘军和朱培德,他们正忙于整编,力量有限。再者,他们是否愿意出兵抗击滇军,支持政府,还很难说,因为政府在他们眼里是无足轻重的。如此看来,调东部军队也未必能使政府取胜。

鉴于广州的处境十分艰难,本人(蒋介石)认为正面交战并非上策。其次,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扩军实属必要。

尽管广州在政治上拥有种种有利条件,然而要在广州组编新军谈何容易。因此,本人主张坚守粤东,占领闽南。在闽南组编几个新团并非难事,待兵力稍事休整之后即收复广州。眼下还是与唐继尧妥协为宜,以维持我方对广州的部分影响。

正因为如此,本人主张将根据地东迁,并占领闽南。此项建议如无不妥,即应调黄埔军入闽作战。

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这番议论未提出异议,并就唐继尧一经占领广州就将要出现的局势作了补充分析:

“唐继尧军队到了广州,不但要留在城区,还要开到广州以西地区;如果达成协议,则滇军、桂军、朱培德军队,加上粤军,都将留在广州不走,并且跟唐继尧军队一起驻扎在同一地区。要维持如此庞大军队,开支浩大,广东未必吃得消。为了税款,他们彼此必有一番争夺,以致当初据以达成协议的条件就要起变化,内讧就将取代协议,他们就将四分五裂。届时,启用我方在粤东和闽南整编和新编的军队来收复广州就不在话下了。我们认为,与唐继尧妥协并将根据地东迁乃是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其根据即在于此。这是行前我们在一次碰头会上得出的结论。”

廖还说,据查,这次广州政治大合唱主角刘震寰关于人事安排已经有了设想,即:唐继尧任大元帅;杨希闵任总司令;刘本人当省长。谭延闿和朱培德虽然声称支持政府,但他们未必肯出兵同滇军作战。

总顾问虽然赞成关于广州处境异常艰难的结论,但坚决反对上述主张,认为这无异于自动放弃斗争。总顾问还进一步阐明,在目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唯有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一个根据地,其革命声望不但已遍及中国本土,而且早已流传国外。

就广州实际情况而言,它也不愧是整个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是造就同帝国主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最典型代表——香港殖民地作斗争的战士的大熔炉。唯有在广州能放手公开发展工人组



织；唯有广州拥有几十万组织起来的农民。还有，广州是发表最响亮革命斗争口号的讲坛，是国内各革命组织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唯一场所。广州失陷，将是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致命打击。广州失陷，等于丧失党的根据地，等于丧失革命运动的政治中心，等于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失败。

让敌人占领广州，将使工人和农民组织遭到破坏，而工人和农民组织是党中央的唯一可靠的基础。不战而逃，等于在人民大众面前暴露自己软弱无能，从而丧失广大民众对党的信任。

退出广州而驻守粤东和闽南，有百害而无一利。在那里，国民革命运动刚刚兴起。在那里，我们也尚未开展任何革命活动。到了那里，多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会同陈炯明有什么两样（这是不可讳言的）。百姓会说，换汤不换药，那一批军阀走了，这一批军阀又来了，因为事实上百姓得不到任何实惠。到这块尚且荒芜的地方去建设根据地是莫大的错误，党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指望闽南，特别是指望扩编部队，同样是错误的。我们再度出兵福建，省督军赵永清（Чжао Юн-чжен，音译——译者）只能认为这是向他宣战，其结果将招致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部队扩编也将难以顺利实现。

既然如此，扩军已属幻想。其次，新编部队要成为一支革命军，除非受到革命环境的熏陶，否则是一句空话，而革命环境在广州是有的，而在粤东是没有的。那里缺少革命气氛，而革命气氛是必不可少的外在社会因素。

再者，象广州这样茂盛的财源也无处可寻。粤东每月可提供40万元。闽南每月可提供50万元，加在一起，也不过才近百万元。仅就粤东现有全部驻军而言，这笔钱刚够他们自己用，新兵费用毫无着落。此外，假如我们被迫在那儿打一场持久战，打一天，财源就减少一天，我们的金库也将随之挖空。而且，撤离广州，将使粤军和政府每月减少收入100多万元。因此，总顾问主张无论如何要把广

州控制在党和政府手里。欲达此目的,在目前形势下,只有大胆开展武装斗争,要在唐继尧逼近广东之前,倾全力击溃滇军和桂军。

唯有战胜他们,我们才能够增加 100 万元的财政收入,每月总计获得大约 230 万元,如果这笔款支配合理,那么党和改编军队就有了足够的经费。所以,要为保卫广州而决一死战,绝不能搞折衷妥协。为了这场战斗,要全力以赴,甚而不惜暂时放弃新近占领的地盘,因为在打败滇军之后收复放弃的地盘并不困难。

对于总顾问阐述的这番道理,廖仲恺和蒋介石表示赞成,但仍然认为要击溃庞大的滇军,兵力尚嫌不足,而且认为,要迫使许将军放弃新近占领的地盘,迫使他同许多老牌军阀闹翻以致打仗,怕是不容易。此外,他们还强调缺少作战所需要的经费。

由哪一部分军队来坚守广州,如何筹措经费,如何说服谭延闿和朱培德,在这些问题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会议最后议决如下:缓和局势的办法绝不是与唐继尧搞折衷妥协,而是要进行武装斗争。说服政府批准这一决定,而主要是要说服胡汉民和许将军赞成此项决定。如果许将军不同意,那就只有甩掉他,将黄埔军和吴铁城将军的一个旅、陈铭枢将军的一个旅从东江调到广州附近,从而,除了可增强对滇军作战的兵力之外,还有助于迫使许将军接受政府的决定,因为这三支精锐部队一旦被调离,许要指挥其余部队坚守占领的地盘,要同林虎和洪兆麟残部进行有效的斗争,就未必能行了。

然而,尽管决定已经做出,但廖仲恺和蒋介石慑于滇军之“无敌于天下”,仍无必胜信心。他们仍然顾虑重重,而且,这种顾虑后来在一系列会议和这次作战以来政府的所有活动中一直未能消除。

### 汕头会议(4月28日)

#### “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

4月28日,蒋介石、廖仲恺和加伦抵达汕头,随即驱车前往粤军司令部。司令部的工作热火朝天,进军福建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

一切迹象表明,这里已经对广州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过研究。

对于以武力保卫广州,在这里同样缺乏信心。上下左右都令人强烈地感到,他们对于广州的命运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并打算以占领福建来挽回广州失陷的影响。已故大元帅大本营巩卫军司令李将军最明显不过地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吐露了已经作出的决定。李将军求见总顾问,请总顾问批准将大本营巩卫军火速从广州调往汕头,以便按照已经做出的决定,以巩卫军为骨干,吸收各个小股部队,组成福建第一师。为强调调遣巩卫军的理由,李将军声称:他们对局势完全了解,并且做过研究,认为广州今后在各方面将不再发挥主导作用;支援广州力不从心,广州只有听天由命;眼下要全力顾汕头和闽南。

蒋、廖和总顾问抵达后就在粤军司令部举行会议,许将军也参加了,会议听取了廖仲恺和总顾问分别所做的报告。

总顾问在报告中重复了他在轮船上所陈述的想法。廖仲恺还作了发挥,说由于孙中山逝世,政府在外省籍军队中的影响一落千丈,如果现在不战而退,只能表明政府软弱无能。二人在报告结束时都主张,广州作为政治和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坚守。

对这项主张,许将军表示反对。他认为只有消灭陈炯明残部,而首先是歼灭福建洪兆麟部,才能守住广州。这一仗,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两天后即可行动。

他认为,不打这一仗便向广州调兵,凶多吉少,理由是林虎和

洪兆麟马上就会出兵,跟踪而至,向我军后方施加压力,束缚我军手脚,使我军非败在滇军手下不可。在许将军、廖仲恺及顾问之间围绕“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蒋介石半天沉默不语,最后也表示赞成进军广州。许将军因得不到别人的支持,只好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但又提出如果最终决定进军广州,则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进军广州,势必招致林虎和洪兆麟立即进攻汕头地区,使新近占领的地盘得而复失。这是他(许崇智。——作者)所不能同意的。要保住这块地盘,办法有二:(1)突袭洪兆麟部,并将其吃掉,(2)保留足够的兵力,坚守汕头—潮州地区。

二、必须首先弄清其他派系军队,尤其是湘军,对目前广州时局的观点和态度,因为如不事先同他们商妥,就着手解决调兵问题,未免操之过急。

三、进军广州至少需要五、六十万元。他没有这笔钱,为准备进军福建已耗资巨大,如要筹款,勉强能筹集15万元。所以,在调兵进军广州之前,务必先通过政府筹集这笔款项。

除以上三项条件,许将军还居心叵测地提出若干其他条件,其目的要末是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要末是拖延不办。最后,他再次强调对付滇军的困难,并提醒与会者说,孙中山在广州当政时,对付滇军尚且毫无办法,如今要取胜,把握就更小了。

争论再度爆发,在争论的过程中,许将军被告知,他既已表示赞成保卫广州的决定,现在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这无异于变卦。

滇军并非那么可怕,滇军之“无敌于天下”,如今已成历史,范石生南宁之战便是例证。滇军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地区按兵不动,这个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滇军昔日的纪律已告瓦解,而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在杨希闵所部,革命影响就更为深刻,所以,这次交战,杨希闵所部以往那种顽强作战精神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会议最后议决如下:

一、广州是党的政治社会基础和财政基地,要千方百计加以坚守,坚守的办法绝不是搞折衷妥协,而是以武力打垮反动派。

二、吃了败仗的范石生部,即使恢复元气,也不是唐继尧的对手。驻守粤西的粤军兵力十分单薄,无力承担掩护广州的任务。所以,唐继尧要进犯广州,其道路可谓畅通无阻。从南宁到广州须 25 至 30 天的时间,估计不迟于 5 月底,唐继尧即可到达广州。

三、在广东,党的敌对势力(滇军和桂军)有可能在唐继尧部进逼广东之前即推翻政府,占领广州。政府军寡不敌众,无力抵抗,事变之后,要么被滇军缴械,要么被遣散。

四、口口声声忠于政府的湘军和朱培德将军,只有在看到政府确有决心并把大批忠于政府的军队调到广州之后才有可能公开出兵支持政府。否则,无论达成任何协议,只要看不到政府有胜利的把握,他们就不会出兵,以免吃败仗。

五、如果唐继尧、杨希闵和刘震寰三方军队联合向我进攻,则我们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基于上述理由,会议认为:

第一,入闽作战为时尚早。

第二,对于反革命势力,须各个击破。首先要歼灭广州一带的敌军,而且要赶在唐继尧进逼广州之前歼灭,否则,敌军将得到唐的有力支援;然后,视事态发展,倾全力攻打唐继尧。

第三,不迟于 5 月下旬,将驻防东江和粤军调往广州一带(在石龙附近集结)。东边只留下足以掩护向广州推进的主力部队后方的兵力,以防林虎和洪兆麟突袭。暂时放弃汕头——潮州地区在所不惜。

第四,立即重新部署驻广州西南的北部和政府军,以便互相支援,避免被各个击破,待东路军抵广州,再合力发动总攻。

第五,向广州调兵时,对外口号是讨伐唐继尧。解释理由时,就说政府派重兵往广西增援范石生。

第六,在政府军占据出发阵地之前,政府应千方百计阻止敌军主动出击,为此,应利用杨希闵与第三军军长胡思舜之间以及杨希闵与刘震寰之间的矛盾。责成胡汉民完成此项工作。必要的话,在向滇军说明此次军队调动时,就说政府不满刘震寰的态度,决定将其缴械。

第七,如果唐继尧同杨希闵和刘震寰部联合,则我们必败无疑。因此,要阻止杨、刘二人率部向广州以西推进。政府宁肯暂时放弃广州,让滇军占领,也决不让滇军同唐继尧联合。

第八,东路军所需经费由许将军负责在新近占领地区筹措。政府军其余部队所需经费由政府负责筹集。

第九,大力开展政治宣传,向广大群众揭露敌人,戳穿敌人政治纲领的反革命实质,揭露敌人同帝国主义的勾结。通过开展有力的政治活动,来发动各阶层人士支持政府。

开展政治活动的两条原则是:第一,在我军向广州方面集结时,口号应为讨伐唐继尧及其联军;第二,在我军集结完毕、待命攻击时,要把舆论的锋芒直指呆在广州的滇军和桂军军阀。

军事胜利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局。两军交战之前,应先在政治上摧垮敌军,揭露他们反政府的强盗本性。

上述主张,除有人对其中某些部分稍有保留之外,最后被采纳。接着,会议研究了现有兵力情况,看有多少兵力能往广州调。

经粗略计算:一、广州地区(九龙一带)有敌军两万人;二、我方如若放弃东部地区并从西南及北部最大限度地抽调兵力,则包括谭延闿和朱培德的军队在内,有兵力2.8万人,但他们分散在全省各个地区。

规定5月5日为我军自东江出发之日。蒋介石将军任指挥。

规定政治宣传工作计划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拟定,经办人为廖仲恺。

规定统一作战计划由蒋介石和许崇智二人制定,总顾问亦同

时在广州制定相同计划。5月4日,总顾问抵达汕头,三人共同对两个计划进行审议,择优采纳其中的一个。

### 第二次汕头会议(4月28日晚)

“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

#### 唐继尧的兵力

这一天,往惠州了解广西局势归来的陈铭枢将军,以及在香港和广州侦察滇军和桂军的党的其他许多要员,来到了汕头。

为听取他们的报告,当晚举行了仍由原来成员参加的第二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广西局势的报告。报告说:唐继尧有六个军,其中联军2个军,嫡系4个军。这6个军(亦称纵队)即为唐军。龙云指挥的**第一纵队**(9000人)已攻占南宁,正追击往南乡(住于西江)撤退的范石生部,于4月25日到达南乡。冯庸指挥的**第二纵队**(6000人)经百色(位于南宁西北部),正跟踪往迁江和宾州(两地均位于南宁东北部)方向转移的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和张易惕(Чан И-тун 音译。——译者)指挥的**第三纵队**(1万人)自贵州省进入广西,击破李、黄二将军的阻击,于4月23日抵达长安和柳州(位于贵州南部边界以南)。唐继尧亲自指挥的**第四纵队**(12个团,约1万人)自西到达广西边界东洲一带(以后有关该纵队的情报失实)。熊克武指挥的**第五纵队**(1万人,系唐继尧的联军)自川入湘西,在辰州和新宁附近同湖南督军赵恒惕交火。该纵队的目的地是广西桂林(广西东北部)。**第六纵队**系吃了败仗的沈鸿英的队伍,现驻守桂林一带。

这样算来,唐军嫡系计有3.5万至3.8万人,加上联军,共有4.8万人左右。

前三个纵队实际上已在追击我广西部队,我四纵队已接近南宁,第六纵队随时可能发动攻势,只有第五纵队因在湖南作战而迟

迟不能到达广西,但如果5月上半月到达桂林,并与沈鸿英合流,则熊克武部打垮谭延闿的队伍是不在话下的。

4月17、18两日,范石生南宁之战损失惨重,这看来是事实。<sup>8</sup>

范石生的第六旅几乎被全歼(第六旅旅长归附唐继尧之说纯系讹传,旅长因本旅失败,造成范军从南宁撤退,而被范石生处决)。这一仗,李、黄二将军损失逾万人。这三位将领并不甘心,正收拾残局,准备再打。不过,报告人随即指出,广西战事参加者一致认为,范石生和李、黄二将军的处境岌岌可危。

#### 唐氏协议大纲

自香港抵达北京的人纷纷传说,杨希闵同刘震寰之间,以及杨、刘二人同唐继尧代表孔庚(Кун Кен,音译。——译者)(此人一直住在刘震寰司令部)之间达成了全面协议。

孔氏谋求同政府取得联系,以使唐继尧同政府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为此目的,他还要求拜见许将军。

据孔氏宣称,协议大纲不外乎是:

(一)通过联治,实现全国统一,建立联治政府。

(二)联合南方各省政府,继续同北方、首先是同张作霖进行斗争。段祺瑞政府必将垮台。

(三)广州实行联合,即唐继尧任大元帅,杨希闵任粤军总司令,胡汉民任广东省省长。他(孔庚。——作者)说,这是多数党员所能认可的。

(四)对滇、桂、湘军不施加任何限制。唐继尧愿与他们合作,平分秋色。

唯有赤色布什维克军(黄埔军)必须缴械和取缔;许将军的某些部队亦是如此。

(五)取缔所有共党组织,弹压共产党人,直至他们全部清除出国民党,赶出南方。

不难看出,协议大纲即使不是要联合以谭延闿为首的湘军,至



少也要使其保持中立。由胡汉民正式出任省长,并明确提出今后同北方作斗争的方针,也是一种诱饵。只有同共产党势不两立。一句话,右派炮制的这个大纲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既考虑了广东当地的情况,又让动摇不定的中派尝到甜头,其明显用意在于为今后同国民党中派继续谈判提供条件,或者起码要达到使中派举棋不定的目的。(这后一个月的他们达到了。)这种举棋不定的情绪,在下面我们介绍政府首脑人物是如何作出一系列决定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实在是迫不得已才赞成同滇军作战的。到了两军已经对垒,彼此为解决争端而要诉诸武力的时候,政府的一些要员(如伍朝枢)才迟迟作出交战的决定。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后,仍然不肯出兵,总想敦促害怕失败的中派(同右派)妥协。

会议听取情况之后,再次重申会议已作出的决定。这一次,许将军赞成这个决定的态度似乎比在上午会议上进了一步。

会议结束时,确定这次归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有:黄埔军、第四师、吴铁城(Ути-син,显系有误。——译者)将军的一个旅(右翼纵队);陈铭枢将军的一个旅和莫雄将军的第六旅(左翼纵队,陈铭枢将军任指挥)。

其余部队由许将军直接指挥。规定许将军指挥的部队自潮州——汕头一带开拔的日期应比蒋介石将军晚5天至10天。

蒋介石的右翼纵队经海宁(Ханин,音译。——译者)——河婆——海丰,应于5月16日抵萍乡。左翼纵队经普宁——陆丰——海丰,也应于同日抵达白茫花。

会议研究的最后一个议题是:由许将军发布一项政府告占领区民众书,再次强调军政分立;保证修改征税制度,取消劳苦大众负担过重的税收。宣布(这在该地还是首次)言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其次,阐明党的基本宗旨,即:“本党将一如既往,竭力发展与巩固工农团体,使之成为工农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武器。”

告民众书还指出,为使政府的政策得以正确实施,将委任一批

能够实施政府既定措施的政府新官员。告民众书于次日发布，从而揭开了政治攻势的序幕。29日，总顾问和廖仲恺动身往广州出席大会<sup>1</sup>开幕式，并在广州实施各项既定措施。

### 在广州从事进攻的准备

5月1日，总顾问和廖仲恺抵达广州之后，范石生来电，断然否认他打了败仗，并说李、黄二人决定以全部兵力攻打南宁，以便在解决南宁之后袭击敌人的其他纵队。

当天，廖仲恺获悉，胡汉民曾召开一次会议，没有让他和总顾问参加，会上讨论了时局，并决定派一名代表去见唐继尧，而且，据说这位代表已经动身了。

会议还通过了哪些决定，廖不得而知。

范石生的电报使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了。决策人物开始认为，既然范未吃败仗，滇军和桂军就未必敢轻易出兵反对政府，因而，通过和平途径消除广州紧张局势就有了希望。和平解决冲突的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国民党上层分子本来就害怕同滇军交手，又苦于内部动摇不定，如今一看广西局势起了变化，就认定这是避免同党内右派决裂和尽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同滇军冲突的有利时机。这种太平情绪在人们的言谈之中随处可见，进攻滇军的战备速度不仅缓慢了，而且出现了战备工作从议事日程上被取消的势头。说滇军根本无意与政府作对的大有人在，刘震寰成了罪魁祸首，说暴动之风是他一手刮起的，意在离间滇军与政府的关系。

局势骤然起了变化。现在，唐继尧直捣广东的直接危险不复存

---

1. 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5月1日，两个会议的代表在广州举行联欢会，会议的口号是工农团结一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这两个大会都有共产党员为其作了准备，并且是在共产党员领导下举行的。

在了,广州当地旨在推翻政府的公开暴动也就不会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政府转而倾向于维持广东现状。

“和平途径”的鼓吹者们喋喋不休地发表言论,说滇军从未有过反政府的意图,并提出论据说,杨希闵本人正在香港度假,未见他采取任何军事步骤。

凡此种种,使人们的和平观念愈益加深。

其实,汕头会议对双方兵力所作的粗略估计表明,攻打滇军是完全有条件的,政府军取胜,滇军失败,是完全有把握的。

“恐惧症”始终是广东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一块绊脚石,始终是一种有可能断送南方国民革命全部成果和毁灭广州国民党政权的隐患。因此,消除“恐惧症”,可以为今后革命工作开辟广阔的前景。

从这一点出发,现在即使滇军和桂军不与政府作对,不使局势由此而复杂化,国民党左派也决心抓住眼前的冲突不放,以敦促政府出兵攻打滇军,摘除这个有碍整个革命事业发展的“云南肿瘤”。打败滇军,政府还可望开辟新的财源,并扩充黄埔军。

考虑到上述理由恐怕还不足以说服粤军将领下决心出兵(因为他们也同样惧怕广东进一步革命化),便决定诱之以物质利益,利用他们(粤军将领。——作者)的门户之见,向他们说明,打败滇军,可以扩大地盘,增收税款,壮大力量,最终在广州和广东实现广东人的一统天下。换句话说,决定抛出(自然是谨慎地抛出)这样的一句口号:“肃清本省反动军阀(及其军队),变广东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根据地”。

提出这一口号,上述种种理由也就容易为中国将领所接受了。

求助于门户之见即地方主义,从长远来说,无疑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此时此刻如能打败滇军,则必能使南方国民革命运动向前迈进一步。当然,这句响亮的革命口号同唯利是图的中国军阀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胜利之后,为了这句革命口号,在左派同将领之间必然立刻爆发一场新的内部纷争。但是左派认为,今后事态发展的必

然逻辑终将使左派取胜。

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的组织，发动“革命军人联合会”和两个大会<sup>①</sup>，大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否则不能促使政府下定决心。

5月2日，两个大会隆重开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府均派代表出席。

同一天，在公园举行了有大会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阐明了两个大会的任务，提出工农兵联合的口号。各社会团体、各军事学校以及政府和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最后讨论了时局，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政府认真对付日趋嚣张的反革命势力。广州的政治宣传攻势便从此开始了。为便于开展工作、统一行动和进行指导，恢复了在讨伐陈炯明之前即已成立的由谭平山（中共中央委员）、陈（陈延年。——译者）（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以及总顾问和廖仲恺组成的“三方委员会”<sup>②</sup>。

开展政治宣传攻势的部署也定下来了，其详细计划责成军务院农工政治委员会制定。

为防止滇军破坏两个大会，使大会代表免遭逮捕，决定将全国劳动大会和全省农民协会代表会期缩短到5天。

大会敦促政府发表告民众书，再次申明政府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政策，同时说明一旦粤东获得解放，政府就将立即着手实施本该早已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修改各项征税规定，使广大劳动群众负担合理。

（二）凡是广大劳动群众已经真正组织起来，并有能力通过选举掌管地方政权的地区，一律成立地方自治机关。

（三）广州已经实行的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以及自由成立

① 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 “三方委员会”大概是因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加伦三方而得名。

工会和同业工会的权利,由政府以颁发指令的形式加以合法化。

(四)告民众书应说明,实施上述改革必然要遇到困难,号召民众予以支持。

(五)详细制定政府振兴本省经济的初步规划,例如:就加深珠江航道和在广州建立港口等项事宜提出办法;着手准备勘察广州至汕头铁路线以及改进目前作为广东主要财富来源的丝绸工业生产。为制定这一规划,政府应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吸收各社会团体人士参加。

告民众书,须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核准,因阻力太大,于5月20日才迟迟公布。

原定蒋介石5月5日出兵,但他并未照办,他发来电报,说许将军从中作梗,说许正寻找借口,图谋改变4月28日汕头会议决定;还说,鉴于许本人举棋不定,攻打滇军的全盘计划可能落空。

廖仲恺同谭延闿和朱培德举行会谈。谭、朱二人表示支持政府,赞成公开出兵攻打桂军,至于攻打滇军,他们尚有保留。

他们动摇不定,是因为担心被滇军打败。谭氏担心的是,他的正在改编中的军队尚不适于作战,再者,湘军中云南籍军官大有人在,难保他们打起仗来不叛变。

为说服谭延闿下定决心,廖仲恺和总顾问一起,几经登门拜访,向他反复描绘北上打到长江之后将会出现的前景,并且指明,要攻占汉口,湖南是必经之地,因而,在实现国民党扩展其势力范围的远大规划方面,谭是一个肩负重任的人。显然,攻克湖南的这项重任,政府必定委托他(谭氏)来承担,政府定将为此而加强他的湘军兵力。此外,还答应他,一俟滇军被肃清,即允许他另行组建三个团,使湘军总兵力达到1.2万人。

谭延闿虽然一再表示他对政府忠心不二,却仍然害怕失败。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只有另谋出路了,那就是说服各军司令(许将军又何尝不怕失败)坚信依靠现有人力物力打败滇军是完全有把握

的,并提供证据,表明他们的军队是完全能够打胜的。

为此,总顾问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做了种种估计,并详尽地制定出政府军的应变措施。

### 滇军和桂军的外交手腕

刘震寰从香港归来,即要求胡汉民准许他率部开赴广西。政府求之不得,认为这是广州摆脱困境的绝好出路。

总顾问则表示反对,并竭力说明这是敌人的计谋。若桂军到了广西,联合沈鸿英袭击范石生的后方,则范部失败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范部失败,将使我方失去在广西赖以立足的“屏障”,为唐继尧廓清道路。然而政府人士却认为,既然广州可以减少一个敌人,机会难得,何乐而不为。他们被这个机会迷住了心窍,想抓住机会不放,只是经总顾问再三说服,提出种种确凿的论据,政府方面才终于同意总顾问的结论。

还有,滇军先是通过第三军军长胡思舜,对政府迟迟不派兵支援范石生表示不满。这位军长要胡相信,不派援兵,范石生必败无疑,从而,唐继尧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广州。但话音未落,这位第三军军长却又改口说,他的第三军布防过于分散,防线从石龙一直延伸到河源一带,要往广西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鉴于范部处境岌岌可危,派援兵刻不容缓,莫如启用驻守西江的粤军,即启用第一和第三师。

又过了几天,杨希闵亲自出面,要求政府出兵广西攻打唐继尧,而且态度更加坚决,但是,他也主张启用驻守西江的粤军。滇军一再表白,他们一心要攻打唐继尧,只可惜不能亲自出兵,理由是他们不愿为自己的敌人范石生效力,至于在广西“找找唐的麻烦”,即令政府不出面,他们也心甘情愿。

滇军如此献策献计,使政府恍然大悟,从“和平梦”中猛醒过来。政府一改过去认为滇军“忠顺”的糊涂观念,认清滇军的主张,

分明是要把驻守西江的粤军赶出广东。为使政府进一步认清滇军的两面手法,戳穿滇军同唐继尧的勾结,我们建议政府敦促滇军发表讨唐声明,不承认他有充任大元帅职的权利,但政府的这项提议遭到滇军和桂军拒绝。

非但如此,滇军和桂军还竟然抢夺新的进款,比如说,抢夺范石生应上缴政府的税款。

此外,杨希闵下令撤换守卫兵工厂的粤军,而由滇军取代,说什么这是为了及时制止工人罢工和让兵工厂开工,因为广西战争需要武器弹药。滇军此举无异于将兵工厂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

这样,敌人自己就暴露了自己的敌意,也促使政府相信此仗非打不可。5月9日,正式作出了出兵决定。

5月10日,总顾问即向胡汉民提出作战方案,其中就开战之前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六种设想。

每一种设想都配有示意图,考虑了在政府军集结期间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我军的应变措施,以免在东路军赶来之前吃某些败仗。这些设想还考虑了开战之前敌军兵力的各种部署和我军应采取的相应对策。作战方案是如此周详,以致敌军无论采取任何突然行动,都不会使我军措手不及。中国将领历来喜欢在了解总的作战意图的同时,打听战役的下一步发展情形。“假如敌军这样行动,那我军又该如何呢?”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作战方案不放过每一个细微末节,考虑了这一点,所以早就有现成答案。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向将领们表明,不论敌军如何作战,我们都能取胜,以此增强他们的必胜信心。作战方案得到胡汉民等人的完全赞同。

当天,总顾问将这六种设想详尽地通知了谭延闿将军,谭除表示赞成外,还表示一定要完成他的队伍所承担的任务。

5月10日,向各军司令、军长和支队指挥官发出通知,希望他

们齐集汕头许崇智和蒋介石处，以便最后通过作战方案。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已由北京先期到达汕头，这次出兵与否，最后要由汪氏定夺。5月10日，驻防广州地区的粤军开始进入完全战备状态。

### 最后一次汕头会议和正式通过 作战方案(5月13日)

5月10日，全体将领动身往汕头举行会议。11日，廖仲恺、总顾问和朱培德也动身前往。途中，总顾问向朱培德详细介绍了作战方案，朱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他有可靠情报表明，杨希闵、刘震寰同唐继尧有勾结，唐之所以胆敢进攻，这主要是他们相互勾结的结果。

5月13日，全体与会者一下轮船，即前往粤军司令部，许将军、蒋介石将军和汪精卫已在那里迎候。他们互相通报了最新情况。据许将军说，林虎部有若干由广州人组成的队伍给许发来信件，表示愿意归附粤军。经互相通报才知道，进军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未在军队中认真进行；讨伐滇军与否，要由当天会议来决定。看来，汪氏汕头之行丝毫未能消除许将军的摇摆不定。许将军通报说，自东部调来的粤军所需出征经费业已弄到手。首次有消息说，原杨希闵所辖滇军两个旅已进驻湘东南。由此推断，他们越境入湘的目的在于从背后攻击谭延闿将军的部队。由香港来的消息也颇为令人不安。消息说，林虎部正向赣西南即吉安一带集结，以便从那里（依照杨希闵同林虎达成的协议）向马坝（出韶关的第一站）方向袭击湘军；消息还说，方鼎英部约有3个旅也向这一带运动，以配合林虎将军。关于二杨（驻江西的两名滇军旅长）向前推进的消息，加上林虎部自韶关以南对铁路沿线的进攻，使粤北地区告急，湘军惶恐不安，有腹背受敌之感，既怕滇军自南部即广州出击，又怕卷上重来的敌军从北边进攻。



出席这次全军会议的有汪精卫、廖仲恺、总顾问,有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将军,还有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各参谋长、粤军第三师师长、粤军第一师参谋长。

总顾问就广州局势和预定作战方案作了总报告。会议就广东和广州局势交换了意见,决定坚决放弃进军福建的主张,改而固守广州,直至彻底歼灭敌军。关于是否从粤东全部撤军或保留部分兵力坚守这块地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意见分歧,各执己见。许将军坚持后一种主张。鉴于林虎正调兵攻打湘军,眼下不能进军粤东,加上有迹象表明林虎部有若干队伍要归附粤军,总顾问本来可以反驳,但许将军固执己见。总顾问只得让步,表示附议,但提出一项条件,即至少要调 1.1 万至 1.2 万精兵归蒋介石指挥。接着,总顾问统计了政府的总兵力,研究了应该自粤东调遣多少粤军归蒋介石,以便部署于广州外围。

由蒋介石指挥的这一路军应包括:黄埔军、第四师、陈铭枢第一师第一旅、吴铁城旅和第三师第六旅,总兵力约 1.1 万人。其余兵力(总数约 8000 人)则由许将军指挥,留守汕头——潮洲一带,以便视战局需要,或支援蒋介石或原地不动坚守东江地区。

谭延闿将军的湘军(包括程潜部)以 6000 人攻打广州,以 2000 人和 2500 人分别于大镇和韶关两地保卫其后方。

朱培德出 2500 人,留 900 人于乐昌地区,以对付敌军可能自湖南省发动的进攻。

这两路军统称北路军,由谭延闿将军任总指挥,总兵力为:担任正面出击任务的共 9000 人,担任两翼掩护任务的共约 5400 人。

粤军本身除了蒋介石将军的东路军之外,尚分成西路军和南路军。

西路军包括:第三师一个旅(1500 人),第一师的 3 个团(2000 人),以及由第十二旅(1500 人),第十三旅(1000 人)和第十九旅(500 人)组成的第一军之一部。西路军担任突击任务的兵力总计

6500人，由第一军梁鸿楷军长任总指挥。西路军上述各部留守部队加在一起不超过2000人，其任务是监视邓本殷的动静和保证税收的正常收缴。

南路军由两个纵队组成：

(一)第一纵队由第三军的部队组成，由第三军李福林军长亲自指挥，总兵力为2000至2500人。第一阶段守卫河南岛，第二阶段攻打广州。

(二)第二纵队由黄埔军和虎门要塞炮兵组成，兵力为1500人。

规定现驻广州的小股部队一遇危险即撤离广州，一部分(如未配备武器的湖南军校学员)撤到黄埔，一部分撤到河南岛。要撤往河南岛的队伍计有：装甲部队(150人)、大本营巩固卫军(200人)、吴铁城将军的警卫营(450人)和程潜将军官邸警卫队(80人)，总计880人，由吴铁城将军任总指挥。

黄埔军和吴铁城部由总顾问直接统辖。

这样，进军广州的兵力共达3万人。

成立各路军和确定各路军兵力的问题既已解决，会议便转而确定部队开始集结的时间和出发阵地。

东路军被确定为攻打滇军的主力。鉴于东路军驻地距广州最远，规定东路军最先开拔，以后，其余各部兵力的重新部署和集结均以东路军为转移。

会议规定，粤军的出击要有组织地进行，并且要预先检验各部队是否已做好准备，经检验认可，方可开始出击。蒋介石率东路军出击的时间定在5月21至22日。

集结地点和集结路线均依照作战方案确定，未做重大变更。

接着，会议就一系列组织问题和部队弹药及经费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讨论，议决如下：

(一)所有进军广州的部队一律以红领巾为标志(第一次东征<sup>①</sup>,黄埔军即以此为标志)。

(二)各部队均应配备国民党军旗,以取代省旗。

(三)会议确认,这次战役组织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路军与总指挥部之间的通讯联络,因为一旦广州失陷,电报、电话技术中心就将不复存在,各部队就将失去联络。本来可以沿部队后方线架设新线,无奈经费缺乏。所以,指挥部要求一丝不苟地执行作战方案,兵力重新部署务必按作战方案准时完成。凡有条件利用无线电台的,务必同设在“中山舰”的上的总指挥部无线电台保持联系。

(四)湘军和朱培德提出要供给子弹(他们的子弹确实不足),否则不出兵。对此,会议不予理采。与会者面面相觑,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提供子弹。

弹药最充裕的要属许将军的部队,但许断然声称,他没有子弹可供。 “子弹问题”顿时成了出征的又一障碍。湘军和朱培德眼看谁都不肯拿出子弹给他们,便声明没有子弹他们决不出兵。多亏蒋介石解围,他答应只要子弹口径适合,全部子弹由他来提供。

(五)下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钱,对联军的统一行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东路军不愁没有经费。

政府也痛感经费不足。

会议决定吁请政府将政府银行债券发给军队,以解决所需经费问题,但对债券仅以足价货币 1/3 做保证。

(六)作战方案规定成立总指挥部,即成立由各军司令参加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表示赞成,但因后来规定各军司令必须留在本军,故决定由胡汉民为首的大本营统率全军,下设总参谋部,并设立由各军代表参加的作战委员会。

总顾问认为胡汉民不能胜任实际作战指挥,遂提议由许将军

<sup>①</sup> 指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1925年1月至2月)

坐镇广州,既领导总参谋部,又统帅全军作战。许将军谢绝,其他人也表示不能胜任。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愿承担军事和政治责任。

于是会议一致请求总顾问留在胡汉民身边,指导总参谋部工作和指挥各军作战。会议上甚至有人表示,由总顾问亲自领导和下达指示,各路军司令反而会更加遵从,更加严格执行大本营的命令。

中国将领念念不忘俄国顾问在击溃陈炯明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主动请求总顾问为各路军指派俄国军官。

(七)在这次战役中将起重要作用的舰队隶属大本营,并责成大本营将舰队加以必要的集中,组成若干作战单位。

(八)讨论了与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有关的问题。基本采纳了事先拟定的方案,保留了原方案提出的阶段划分原则,即在兵力集结初期,口号是“讨伐唐继尧”,在兵力集结完毕时,口号是“打倒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主义!”,“打倒全国民族革命解放事业的叛徒!”。

会议表示希望发动工人,特别是铁路员工,积极支援军队,阻止敌军利用铁路调动作战部队。

会议决定将政府的全部贵重物品从广州移往黄埔。

会议主张发动农民协会从事联络和骚扰敌后(破坏通讯联络,截获散兵,俘获信差,阻止强征苦力,拒绝交售公粮,等等)。

会议决定,若广州落入滇军手中,则发动邮局、电报局、市内电话局和铁路职工举行罢工,使敌人失去通讯与交通联络工具。……

### 新反对派的政治纲领

(1925年)6月19日,许将军抵达广州。当天早晨,广州兵工厂(原)厂长王某拜访了总顾问。王一开始就提出,眼下俄国人积极插手广东的大小事件,插手改组新政权,既然如此,俄国人就必须全面了解民众对改组新政权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态度。他还随即表示,这一席话是出于善意,希望告诫有志于救亡中国的俄国人,如

果一味偏听偏信一小撮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则难免不误入歧途。

接着,他攻击胡汉民,但都是老调重弹,说近两年来,所有一切纷争都是胡汉民一手挑起的;说陈炯明跟孙中山对立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受胡汉民挑唆所使然;说胡汉民留任新政府,势必引起新的纠葛。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转达广东权威人士的见解,也就是说,组阁的唯一正确办法是推选 9 人,组成集体领导的政府。

至于目前,应临时建立由党内新老两派参加的 9 人委员会。新老两派的这种联合,有助于广东今后的稳定。原有官员也必须一律撤换,代之以曾留学国外的、而主要是留学美国的所谓欧美派。党的中央机构也要改组,改组原则与改组政府的上述原则相同。谈到最后,王某说,许将军之所以出兵讨伐滇军,主要是因为滇军夺了本来属于粤军所有的兵工厂。

这个纲领虽然不排除共产党,然而却试图通过联合来消除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治路线的影响,其如意算盘是,中派一旦同左派意见不合,便会转而投靠右派一边。欧美派大都把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把政府行政权交与这般人手中,无异于把广东省的实权交到他们手中。可以设想,此项主张也反映许崇智将军的见解。因为王同许过从甚密,不经许同意,他是不肯冒风险提出这种官方主张的。

### 许崇智将军到广州及其态度

当天,许将军也拜会了总顾问。他开门见山,立即通报了他同陈炯明残部已经订立的协议。

他申述了订立协议的理由。其一,凭他现有兵力,要坚守粤东是难以做到的,订立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这块地盘,即令保住一隅之地也好;其二,协议在政治上不担风险,因为这次交涉自始至终是直接同刘志陆(Лит Цзю-лю,疑为刘志陆。——译者)和洪兆麟进行的,同林虎和陈炯明并无接触;再者,刘、洪二人彼此是冤家

对头,必要时可以唆使他俩互相残杀。由此不难断定,他们在现有占领区不能长治久安;其三,实施北上作战方案,必须讨好南部邻省及其驻军。他认为,这项协议正是朝此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总顾问对许表示,鉴于敌我(国民党)双方对中国政体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许将军所设想的联盟未必可行,唯有肃清残敌才是上策。许将军回答说,他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就共同政治纲领同他们达成协议是完全可能的。依他之见,这后一种途径可取,而诉诸武力只能将他们赶出广东,逼迫他们同其他省里与我们相敌对的势力合流,阻碍我们下一步举行北伐。

总顾问征求许对改革民政机构和军事机构的意见,但许借口了解情况不多,避而不答。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邀请许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目的是要在会上逼他……赞同会议的决议,但他推说他已经同总顾问而谈过,拒绝出席。

许将军的表现为人们的揣测提供了佐证,就是说,他同新反对派暗中勾结,但看来新反对派在他心中还羽毛未丰,所以他才避而不公开对政治委员会的政策表示异议。他抱住自己的策略不放,等待反对派积蓄力量,再作选择,即要么公开投靠反对派,要么站到政治委员会一边。

但是,反对派竭力拉粤军到自己这一边来,并没有使他们的力量有所增强,只有李福林一人公开支持它。这也就决定了许崇智将军本人的态度。6月21日,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孙科<sup>①</sup>和总顾问在许将军粤军司令部开会,就改组方案交换了意见,与会者坚决

① 孙科,孙中山之子,生于1891年。20年代,任广州自治市政府首脑,孙中山在世时,即属国民党右派。1927年蒋介石策动反革命政变后,即与蒋合流。1932年至1949年,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1949年10月人民革命胜利后,退出政界隐居。

主张尽快实行改组,只有许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表态。

许将军即有如此表现,俄国人便开始考虑成立军事委员会还是否有必要。少数人认为,既然许将军对这项改革采取如此态度,那么建立军事委员会反而对反对派有利,他们可以利用军事委员会向我们发难,提出增强兵力要一视同仁,以此限制黄埔军的扩充;成立总后勤部亦何尝不是如此(苏俄提供的武器都由总后勤部统管),届时,难保许将军不从粤军利益出发,提出各部队武器要一律按比例分配,从而使我们难以将武器交给我们所看中的队伍。

如果有扩充黄埔军的一笔经费,那么这些不同的意见倒也成立,然而眼下并无这笔经费,即使打败滇军,也仍无法弄到这笔款,因为全部进款来源都落入粤军手中,所以,就经费而言,实施统管办法对黄埔军有利,经费有了着落,经费及武器的分配,以及部队扩充和改编方案,这均属军事委员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那些效忠党的各部队的利益,首先是黄埔军的利益,可由军事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支持者来保障。军事委员会成员须经政治委员会发布指令任命,故保证支持者在军事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并非难事。反对黄埔军和反对其他效忠党的部队的势力,将在军事委员会中居少数,他们只得违心地服从多数的决定,否则,可对他们以违抗论处。不实施统管,也不实行改革,要拨给黄埔军经费,其数额就只能限于维持现有军队。要改变经费分配办法,增加党军经费,办法有二:要么实施统管,要么由黄埔军派兵公开抢占新的进款来源。若打败滇军,则可以采取后一种办法,但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因为这样一来,容易使黄埔军丧失人心,不利于壮大黄埔军力量,不利于黄埔军有朝一日占据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实施统管即成立军事委员会势在必行。自然,这并不等于不可以随时准备一套方案,以备一旦军事委员会不能实现我们的设想,就诉诸武力,把黄埔军所需经费抢夺过来。基于上述考虑,决定军事委员会仍然要成立,只要是对于效忠党的军队有利,就利用它。一旦失去效能,不再有利可图,就解

散它。

在此期间,蒋介石本人毫无积极性可言。他退避三舍,不介入争论,并且仿佛是有意回避一心一意维护黄埔军利益的俄国人,不大同他们会面。

至于许将军,他已看清新反对派是孤家寡人,遂公开表示赞成政治委员会的决定。

6月22日,许将军召见总顾问,当着李济深、陈铭枢二将军的面,表示他毫无保留地同意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并将尽力照决定去办;说今天即发布命令,要部队将其全部进款上缴政府。

次日,政府发布指令,宣告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蒋介石、朱培德、加伦和伍朝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伍朝枢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因为在讨伐陈炯明之前,孙中山曾委任他为第一届军事委员会委员,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任本届军事委员会委员是理所当然的。)

军事委员会的上述人选足以保证政治委员会对其施加影响,因为政治委员会的所有重要成员无一不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军事委员会中,许将军能够依靠的只有伍朝枢一人。

汪精卫被推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其余委员分别负责监督和指导一个主要部门,廖仲恺负责监督和指导供应部,从而使要害部门得以控制在党的手中,并且也有利于黄埔军。廖还负责监察事宜。汪精卫主管政治部。

由谁指导总参谋部,这个人选问题颇为棘手。经过短暂的讨论,决定由许担任此职,以弥补他失去的粤军总司令职务。同时委任俄国顾问为参谋长,从而使许不能对参谋部施加以往他所施加的那种影响。

国民政府还下设陆军部,部长也由许来担任。依照军事委员会和陆军部各自的章程,许崇智这个陆军部长不过是一个门面装璜而已,一切军务概由军事委员会处理。



下达部队的命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签署,陆军部长和参谋长付署。实施部队付署制的目的在于迫使许在军事委员会下达的所有命令上签字,以防他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军事委员会首次会议定于6月24日举行。会议议程包括讨论实施统一军事领导方案、军队整编方案和今后工作部署。

### 沙基惨案

(1925年6月23日)

为支援上海5月30日开始的罢工,<sup>①</sup>并使这次罢工转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帝怒潮,有必要在香港和广州同时举行罢工。工人的革命热情,加上上海惨案激起的公愤,本来使罢工于6月初即可举行。但是,因为担心帝国主义者利用香港海员和沙面工人大罢工而插手政府与滇军之间的冲突,所以,从有利于打败滇军和避免政府陷入困境这种考虑出发,决定在不放松罢工准备工作的情况下,等待政府军攻克广州,再举行罢工。

攻克广州的第二天,沙面和广州的所有外国企业和私人(俄国人和德国人除外)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16日起,香港部分海员也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开工作场所,成群结队来到广州。为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惨案,决定于6月23日举行大游行。10万群众在市内公园集合,随后上街举行有秩序的大游行。

各团体,包括商界和众多的军队,都参加了游行示威。当半数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地经过戒备森严的沙基,以及黄埔军行进至沙基附近时,租界突向走在军队游行队伍前头的黄埔军和

<sup>①</sup> 上海工人、商人和学生为抗议英国巡捕1925年5月30日在南京路枪杀反帝游行者的,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于6月1日举行罢工。罢工持续了一个半月。这次总罢工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响应、同情和支持。湖南和广东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这次席卷中国许多城市工人的反帝运动。“五卅”运动席卷了大约1200百万人。

走在黄埔军前面的商会和学生组织(美国专科学院、大学和其他学校)开枪射击。非武装的游行者的遭到机关枪和英、葡军舰开炮射击之后,纷纷躲进华人区的窄街小巷,慌乱之中互相压挤。部分游行者的为了逃命,跳入沙基和城区之间的河里。

黄埔军在遭机枪射击时镇定自若,为掩护人群,他们分散开来,并沿河边占据地形,向沙面开枪还击。人群一经逃散,黄埔军即行撤退,但敌人的火力更加猛烈,朝着虽然卧倒在地、但是几乎暴露在外面的黄埔军射击。及至天黑,射击方停止,黄埔军才得以离开河边。

游行者的约有60人死亡,130余人受伤,伤亡者大都是黄埔军、美国专科学院的学生和商业团体。惨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市民拥向街头,纷纷加入尚未解散的游行队伍,一路群情激昂地向沙基进发,一路分散在城里搜捕洋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衙门(原总督府)举行临时紧急会议,会议议决:为使手无寸铁的群众免遭再次枪杀,通往沙基的各路口要道一律布岗设哨,实行封锁,并采取保护措施保护市区外国侨民的生命。然后,会议开始讨论形势。会议期间,领使团发来照会,将惨案完全加罪于广州政府,诡称示威者,具体地说是黄埔军,先行开火。

政治委员会就沙基惨案可能对广州产生的后果交换了意见,并对外国人制造枪杀事件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帝国主义制造枪杀事件,莫非是变相地向广州政府宣战?还是要挑起事端,以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呢?多数与会者倾向于认为,英国人诬称我方首先开枪,其目的在于进犯广州。

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决定静观事态发展,并避免沙面再次发生冲突。会议还决定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明事件经过,痛斥外国凶手,号召人民举行抗议和支援广州。

同时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次惨案,查明伤亡人数。委员会邀请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美国专科学院、德国、俄国和美国

的领事参加。鉴于此次惨案中美国专科学院伤亡惨重,估计对该学院负有监护之责的美国领事将会应邀参加调查委员会。

宣布全面抵制外国人及其在华的各种利益。以政府名义向领使团并通过领使团向各该帝国主义政府发出照会,提出要求如下:

(一)此次事件系外国人首先开枪开炮所挑起,事件之责任应由外国人承担,外国人须向本政府谢罪;

(二)查明并严惩肇事者;

(三)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四)抚恤死难者家属,其抚恤金额待调查委员会调查完毕,再行提出;

(五)撤退各关系国驻粤兵舰,但用于保持租界同香港联系的2至3艘邮船除外;

(六)上述条件如能得到履行,本政府就将保障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七)将沙面租界立即归还广州人民。

向外国人提出的上述要求,遭到以代理外交部长伍朝枢为首的少数派坚决抵制。少数派坚持撤销最后一项要求,唯恐这项要求会逼使帝国主义向广州宣战。会议通过了所有各项要求,并决定次日举行会议,最后批准照会及宣言文本。

傍晚,真相大白。原来,伍朝枢本人向领使团通风报信,他曾给英国领事发出私人信件,向英国领事报告了将要举行游行示威以及群众对外国人满腔义愤。英国领事即以此信件为凭据,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诬称游行者优先开枪。

次日,军民怒不可遏,在各地举行抗议集会,纷纷要求立即出兵沙面。千万人上街游行,要求雪耻。外国人出门已无人身安全。商店拒绝向外国人售货。省港之间的通航遭到全面抵制。华人轮船公司停止运送外国乘客和货物。香港的罢工逐渐蔓延开来,席卷了工业、市政和商业的各个部门。外国人雇佣的华人也纷纷辞职。



因此,决定积极采取防御措施,阻止英国海军和陆军进入广州。为此,组成有许崇智、蒋介石和总顾问参加的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当天发布命令,要求正在返回驻地途中的各部队就地待命,做好进军广州的准备,以守卫该城市。防御计划也匆匆拟就出来了。

鉴于英国人可能不久即以大批地面部队向广州进攻,并且首先使用兵舰,防务委员会决定:

(一)一有兵舰向广州进发,即封锁珠江,办法是:于黄埔港下游附近,将多艘装满石块和混凝土的船只沉于河道。如果敌军前来清除河道障碍物,黄埔要塞即行开炮,加以拦阻。几天之后,用于此目的的船只便如数准备停当。第四师奉命开往广九铁路,阻止敌军通过。还决定在沿线各桥梁埋设地雷,以防英军进攻。为实施这一方案,立即派出了爆破手,粤军第四师也随即向石龙开拔。

(二)虎门要塞和黄埔要塞实行戒备,发现敌舰,立即开炮。考虑到珠江江面上和铁路沿线一经交火,广州市内各帝国主义势力必定要联合侧应,故决定:战斗一打响,黄埔军即攻占沙面,并在炮艇和海岸炮兵支援下,抢占驻广州的外国炮舰。

由于预先已有船只和木伐阻塞河道,敌舰不能活动自如,所以抢占外国炮舰被认为是一项并不难完成的任务。

(三)与此同时,将全部兵力集结于广州东南江门(位于广州西南)一带,以迎头痛击英军的进犯。

(四)如若失利,政府和军队即北撤至韶关。以后,根据情况,或留守广东(粤北或粤东),或开往广西,亦可经湖南——江西,投奔国民军(显然是冯玉祥国民军。——作者)。

随着事态的演变,香港报纸的好战调子变得愈来愈低了。然而广州方面,政府的半官方报纸《广州日报》(英文版)反帝的激烈调子依然不变,政府对帝国主义和香港的抨击一如往常。尽管如此,但被事态弄得焦头烂额的港英当局于6月初在报刊上评论新政府

的组成时,却不仅不攻击政府,反而对各项改组大加赞许。听香港英国报界的口气,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港英当局在呼吁早日结束冲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蒙受了罢工的损失,你们也一样。”港英当局还试图与政府就停止罢工达成协议,由魏邦平(Вэй Банпін,疑为魏邦平。译者)将军出面,他拜见了胡汉民,建议由国民党出面停止罢工,并答应(胡汉民。作者),如能成功,港英当局必有重赏,云云。

6月初,武装干涉的危险不复存在了。紧急防御措施也暂缓实施。原地待命的军队奉政府之命继续返回各自的驻地。防务委员会宣告解散。

### 军队改组

军队改组是继财政和后勤实行统管之后,又一个重要课题。所谓改组,即是军队要趋于正规化,规定每个军下辖师、旅、团、营、连的数量及其官兵数量。改组的目的是:

(一)撤销现有那些其编制五花八门而又多如牛毛的独立团。独立团名为团,实则人数很少,且军官多于士兵。为要把它们建成战斗单位,必须将其合并为师;

(二)原来根据装备和经费多寡而胡乱建立起来的师,在编制、人员和装备方面都参差不齐。它们的编制要正规,人数要大致相等,武器要重新配备,要标准化,并尽量一致,即使一个团能大体一致也好;

(三)从后勤角度着眼,须规定各军或各路军下辖师的数量,或至少硬性规定部队的总人数,以免部队人数漫无限制地随意增长。要依据武器和任务,确定部队的标准定员。军事委员会应对某些军级编制的军队和临时组成的路军,视其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以决议的形式控制其人数的增长。

上述问题,军事委员会在其工作会议上曾经两次提出,但未被

列入议程,一拖再拖。要实施上述措施,单凭一纸决定是不行的。为确定每个军的人数和编制,必须预先同每个军进行谈判。这项谈判的任务由总顾问一人承担,谈判于6月16日开始,到7月初尚无最后结果。每个军长,每一路军都讨价还价,希望人越多越好,编制越灵活越好。

同谭延闿将军的谈判较为顺利。谈判结果,除原有八个团以外,再增建一个团。九个团编为三个师,组成一个军,谭延闿任军长。今后有了武器,编制要逐步达到定员。

程潜所部一支队伍以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的小股部队,合并为一个师,或隶属谭延闿军,或直属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将军自有通盘考虑,他打算于近期组建一个军,下辖两个师,其中一个满员师和一个团已经在手,所以提出再建两个团。组建两个团所需武器绰绰有余。苏俄提供的步枪4500支及大量的战利品都闲置未用。军事委员会建议蒋介石收编吴铁城旅为他的第三师,并且指出该旅目前正在扩编为师。但蒋介石担心许(崇智)将军对此不悦,故表示此举不妥。他反而提议将吴铁城师直接拨给许将军指挥。经讨论决定,吴铁城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管辖,并尽量不调离军事委员会。

朱培德的问题就较为复杂了。人们不难看出,他在军队里不过是个挂名司令,几乎处处要看所部将领们的脸色行事。他的军队名义上有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和若干独立团,共有步枪6500支。朱培德被提议把他所有的部队合并为一个师(甚至允许该师下辖4个团)和由两个团组成的一个独立旅。朱培德推说各将领之间关系复杂,不同一般,坚持保留两个师和两个独立旅。经讨论,他被建议保留一个师、一个旅,至多再增加一个独立团。虽然依据原有的步枪数量来说,新确定的编制单位增加了,但部队的番号毕竟比过去减少了几近一半。

最难办的是粤军。许将军唯恐部队调动不灵,历来不喜欢搞大

的建制。故粤军之中建制小的部队多得不可胜数,把它们编成师一级的单位,尤为必要。再者,许同梁鸿楷和李济深之间的关系极不融洽。他坚持立即将梁撤换,并试图堂而皇之地将李挤走(要李济深当广西省省长)。可见,许将军的本意是要将部队进一步地由大划小。军事委员会考虑到这一点,并深知粤军的脾性,遂提议:鉴于李福林将军的第三军不可信赖,故暂且维持该军现状,待有适当机会便将其缴械;梁鸿楷将军的第一军合并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或维持现有的3个独立旅,而将几个独立团扩编为旅;第三和第四师、莫雄旅以及其余几个旅合并成3个师,因其总兵力不超过1.1万人,故组成一个军。

将李济深约6000人的第一师(五个团)扩编为一个军,李济深任军长,在他赴广西期间,由陈铭枢代理军长。

许将军态度暧昧,他借口队伍难以合并,除同意梁鸿楷部及李济深部合并外,未提任何建议。因此,决定不强求粤军改组,保持粤军这种零星而分散的状况。其实,这只会削弱其战斗力,有助于有朝一日收缴他们的枪械。鉴于许的政治态度令人琢磨不定,加之粤军多数人的政治面目大可令人怀疑,将来收缴他们的枪械怕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决定务必将第一师扩编为军,而不问许本人同意与否。这个军将是党在粤军中的柱石。由于李济深和陈铭枢坚定地靠拢党,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并非难事。

至于梁鸿楷,……。决定集中(精力)依次抓好以下部队:首先是黄埔军(作为重点),其次是湘军和李济深部,再其次是朱培德部。为此,要集中使用一笔教学经费和一批教学器材,并配备俄国教官。至于粤军其余部队,对它们无论从待遇或工作方面都施加限制,不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以便于将来与之周旋。

经过一轮谈判,还说服了将军们,使他们赞成将黄埔军校办成唯一的一所正规军官学校,培养年轻军官,开设参谋训练班以及下级和中级军官进修班。士官则由各军附属军校负责训练。军队设



政治机关和开展政治工作这一原则也普遍得到认可。

最后,就部队正规化方案也取得一致意见,确定了相应的编制。每个师下辖3个团,即9个营,共27个步兵连。每个连有士兵99名,勤务兵9名,共108人。每个团配属若干连:机枪连(10人)、侦察连(11人)、技术连(通讯兵和工兵——12人)、卫生连(13人)、后勤连(14人)和补充连(15人)。每个团共有15个连。

每个师设警卫营、炮兵营、通讯连、工兵连、供给连、补充营和若干其他兵种小分队。

每个师共有5500人,其中士兵4100人,特殊技术兵种450人,后勤850人,其余是参谋人员。独立旅下辖两个团,共有3200人,士兵与后勤人员的人数比例与师相同。

还有,鉴于某些部队有其特殊性,允许个别师辖两个旅,但要呈报军事委员会批准。

上述编制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925年7月5日。——作者)上获得批准。关于军队改组,会议决定:黄埔军、湘军和朱培德部由军事委员会负责改组;至于粤军,仅限定其人数。扩编第一师的工作要尽量避开军事委员会,待扩编完毕,让军事委员会面临既成事实。

关于肃清粤东和粤西南残敌的问题也达成了协议,许将军答应撕毁原先同洪兆麟及刘志陆(ЛЮ ЧЖИ-МО,显系有误,见本书第196页。——译者)订立的协议。此外,军事委员会虽然尚未发布正式指令,但已最后决定:为坚守粤东和粤西南,将于近期增派部队往汕头并讨伐邓本殷。因兵力足够,预计这两场战役几乎要同时进行。邓本殷由梁鸿楷部讨伐。

为使许崇智不感到有意将他排除于司令部之外,特吸收他加入政治委员会。应当承认,近来许的表现大有变化。他一扫过去那种观望、徘徊的情绪,关心军事委员会,积极参加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可谓判若两人。给人的印象是,他确实出于真心,要切实贯彻执行新的方针,真心实意地拥护各项改革。他率先提出立即解散他的司令部,将办公用房、设备和人员移交总司令部。诚然,许此举

的目的是要在军事委员会中树立威信,以挽回他丧失的军权。很明显,他在亲近那些因政府改组而失去高位的“失意者”,这样的“失意者”在军事委员会中有两个,一个是胡汉民,一个是伍朝枢。

前者被免去省长和代行大元帅的职务,在新政府中只当外交部长;后者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只担任市政委员长,而在军事委员会中,他实际上不过是个秘书长。许崇智和伍朝枢彼此是故旧。以往许崇智和胡汉民互相敌视,彼此反感,如今这种对立情绪去了大半。汪精卫和许崇智的私人交情历来很深。凡此种种,使人们对许在军事委员会中的作用不能不加以提防。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军事委员会会议他概不出席,躲在黄埔军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决议及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他一概不参与表决。

至于谭延闿,他生性沉着稳健,表现虽不特别积极,却也力求真心领会新的施政方针。他对各项决议全部赞成,从不表示异议。身为政治委员会委员,他对政治委员会的一切指示照办无误。差不多每隔一天,他都要拜见鲍罗廷同志,向他请教辩证法和政治事态的发展规律。他还主动地悉心听取政治报告。令人感到,他愿意正确理解和适应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显然,他要真心实意地暂时背弃他所信仰的孔孟之道(对此,他是深有研究的),转而信奉政治经济学。

7月6日,大批军队和各界团体列队来到广场,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当场宣誓就职,表示要忠于党,忠于国民革命运动。然后,军事委员会接受印鉴。隆重的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举行了大会,军事委员会各委员在大会上演说,再次表示要为革命鞠躬尽瘁。至此,军事委员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完全就绪,7月起正式上任。

7月7日,我把全部工作移交后,即动身往上海,再到北京。

1925年9月20日于张家口

## 二十三、孙中山逝世前后

### 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函

(1924年2月16日)

亲爱的契切林同志：

谨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在1923年12月4日写给我的一封很有意味的信。您说得完全对，我党的基本目的是要掀起中国人民的强大运动，一个革命的、建设性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组织和宣传。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我们希望将来在中国作出你们党在建立新的国家观念和新的管理制度方面所曾在俄国做过的一切。

由于这种缘故，我们需要忠告和帮助，并且希望从您和其他同志们那里获得这种忠告和帮助。

我热烈地祝贺你们的外交在使唐宁街在法律上承认你们政府这件事情上所获得的卓越胜利。毫无疑问，为了获得这个胜利的果实，还需要做许多努力。但是，你们对克松<sup>①</sup>主义的胜利无疑会引向其他的外交胜利。

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

---

<sup>①</sup> 即寇松，1919—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保守党人。

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至影响你们坚强的手所创建的大厦。

我欢迎您所提出的关于我们今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主张。这不仅对于我们彼此间交换意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在世界的斗争中能作的共同努力也是必要的。

敬祝您的政府继续获得成就。

谨致以兄弟的敬礼。

孙逸仙

1924年2月16日于广州

(选自《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4日《没有发表过的孙逸仙的文件》)

## 鲍罗廷致孙中山先生电

(1924年3月)

孙中山先生鉴,英意两国未承认苏俄之前,驻京俄代表要求首先恢复中俄两国之外交,然后开会讨论解决中俄悬案各种问题。迨比等强国承认苏俄之后,驻京俄代表本可乘时利用本国巩固之机,对北京政府交涉,取不退让之态度,此为意中之事。但事实不然,而该代表反退让一步。其最要之点,以首先解决开会前总纲,以为将来会议时之根据,然后恢复两国外交。因此加拉罕与北京政府之代表,详细讨论有本月14日,完成两国代表同签之协定。此协定签字后,而北京内阁否决之,且否认其代表之签字为有效。北京内阁所否认之协定,是为何等内容?即包含中国国民党之外交政策,取消前俄与中国所立侵夺中国主权之各种条约,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在蒙古之主权。决定中国同有监管中东铁路之权,至中国有财力能赎回时,则完全归为中国所有,并退回庚子赔款,移

作教育之用,主张新条约为将来双方保绝对平等。此种协定,如得诸其他帝国,则中国人须牺牲儿许血,苦[若]干财方能得之,中国(国)民党亦须大经营,方能取得此协定所列之权利。此种协定,北京内阁否决之,必不因此协定不利于中国也明甚。然则此种协定,果为伊谁之利而否决之乎?此协定系本诸中国国民党(1月23日)在广州大会时决定之外交政策,而为中国民族主义之大胜利也。革命进行中之俄国,已与邻邦之争自由者互相携手,中国得此,可谋脱离半殖民地之第一步,此协约经俄国提出,而北京内阁竟拒绝之。该定原文乃由邮寄呈内阁,任何内阁称为一国之代表机关,有无却受之充足理由,乞明察以判之。先生之民族主义,恐为此种不利于国之行为所阻碍,此为重要之事,尚希贵民党加之意焉。鲍罗廷叩。

(录自《新民国》1卷5号,1924年3月30日)

##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

(1924年3月)

鉴于北京政府即将承认苏维埃俄国,日本新闻机构——广州新闻社的记者与孙逸仙博士谈了一次话,询问了他对此事的看法。记者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如下:

问:现在,北京政府正就承认苏维埃俄国问题采取步骤同加拉罕先生谈判<sup>①</sup>。因为这一问题具有国际意义,各界人士都很想听听您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北京真的承认苏维埃俄国,南方政

<sup>①</sup> 1924年2月底苏联与英国和意大利签订最初几个条约后,北京政府在中国广大舆论界的坚决要求下作出了让步,决定加紧与早在1923年秋就已抵达北京的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原编者

府将持何态度？

**孙中山：**北京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也好，不承认也好，这同我的政府毫无关系。这只是苏维埃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对此我无法发表任何个人意见。在加拉罕来北京之前，苏联政府已经对我的政府表示了与对北京政府完全不同的态度。至于我的政府对俄国的态度，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也毫无理由来改变这种态度。

**问：**这样看来，独立于北京政府之外的南方政府将会单独承认苏维埃俄国？

**孙中山：**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苏维埃俄国与我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非常和睦，不需要诸如承认这样的形式。一个打算娶妻的单身汉，要想为自己选个妻子，必得采取某些步骤，并在结婚之前答应某些条件。兄弟之间无需任何形式。我们同俄国正是这样的关系。

**问：**您是否想以此来说明你们的政策、原则和方针与苏维埃俄国是完全一样的？

**孙中山：**当然，俄国政府两年前所实行的政策原则和方针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但是，俄国政府现在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参照我要在中国实行的经济建设原则制定的<sup>1</sup>。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自然会在两国政府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实行这一政策问题上，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但它们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

**问：**是的，但是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讲，各国政府必须相互承认，以便彼此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您认为这是否必要？

**孙中山：**实际上，我的政府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在继续。这种关系从未中断过，因此也不会产生以专门的、形式上的承

<sup>1</sup> 孙中山把新经济政策同他的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相提并论。——原编者

认来恢复这种关系的问题,因为我的政府实际上已毫无条件地承认了俄国。

问:在北京政府承认俄国的问题上,这意味着对俄国采取同样的友好态度,您对这种承认是否欢迎?

孙中山:我当然欢迎,但是,北京政府在真正承认之前,还要事先进行谈判,接着要签订一系列条约和议定书。承认不能仅仅以联合两个民族的理想为基础。南方政府将欢迎这样的承认。

(录自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1924年9月12日)

亲爱的加拉罕同志:

我明早将赴韶关,但在此日之前,我想写个便条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在7月11日信中对中国目前形势所发表的一切杰出的论点。

您从本月1日发表的我的宣言<sup>①</sup>和本月8日《广州英文日报》副刊发表的我对《拳匪纪事》的谈话(这些文件的复制件我将给您附上)中可以看出: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展开公开斗争的时刻现已到来。在这场斗争中,我向您的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和援助,这种友谊和援助将能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强大鹰爪下解放出来,能帮助恢复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近日内,我再给您写封较详细的信。现在,请接受我兄弟般的

<sup>①</sup> 指孙中山发表的《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原编者

敬意和良好的祝愿，祝愿您身体健康！

你的诚挚的 孙 文

1924年9月12日于中华民国

广州国民政府大本营

（选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

## 致苏俄遗书

（1925年3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



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录自《孙中山全集》第11卷)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季诺维也夫<sup>①</sup>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电报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于今晨逝世,临终前神志清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失去了一位领袖,他为创建能将中国人民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政党而奋斗了一生。在这场斗争中,他把全世界受剥削的工人看作是革命运动积极的朋友。

孙中山的逝世留下了他解放中国的未竟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将由党全部承担起来。前进中的困难是很多的,因为我们正处在

① 格昱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列宁回国。十月革命后,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等职。共产国际刚成立尚未选出执行委员会时,全部活动由俄共(布)代表负责主持,季诺维也夫是俄国党代表,1920年,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出后,他是第一届执行局的成员之一。执行局改称主席团,他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成立后,既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主席团主席。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同加米涅夫组织“新反对派”,后又与托洛茨基结成托季联盟,被开除出政治局,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被撤销共产国际主席职务,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以叛国罪被捕,1936年被处决。——原编者

与帝国主义分子合伙压榨被压迫人民的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

领袖把原则和革命方法作为遗产留给了我们，他的遗训中的每一点都号召我们拯救被压迫的人类，给我们以克服通向胜利的所有障碍的信心。我们相信，在这项事业中，你们作为列宁的忠实学生，一定会同我们——孙中山的继承人站在一起。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希望能将他的尸体做防腐处理并葬在革命任命他为中国总统的地方——南京。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5年3月12日

（录自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第三国际致国民党之唁电

（1925年3月13日）

孙逸仙逝世之耗，将使全世界工人心中皆充满重忧。孙逸仙之死，适死于其毕生事业甫生效果之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此时正渐趋于一致，势力亦渐臻增进，是故被压迫民族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唯有与世界无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携手并进方可臻于成功。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实有重大世界历史的意义。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国民之奋斗极为注意，深知中国工人阶级现始入其历史的程途，但其伟大的将来恒将实现。第三国际谨守列宁之意志，从事教导全世界工人竭尽全力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而对于中国尤为注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尽力向各国劳动群众解释孙逸仙事业之重大意义，深信共产国际之各支部皆竭力援助将完成孙逸仙大业之国民党并深信与国民党合作之中国

共产党亦能完成当前之伟大历史的事业。无论帝国主义者用尽阴谋,中国国民之民族自由独立运动终可成功。

孙逸仙将永世不朽!

中国农工万岁!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会长 季诺维也夫

1925年3月13日 莫斯科

(录自《向导》周报第3集第107期)

## 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

(1925年3月23日)

维经斯基

不久前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逝世了。在杂志上一篇不长的文章中全面评价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谈谈中国解放运动几个最突出的方面和事件,并说明孙中山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即说明他在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桎梏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使孙中山成为今天中国人民大众和东方全体劳动者心目中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不能这样理解,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孙中山就立即成了阶级斗争的拥护者,就立即赞成依靠劳动者,并从工农利益出发去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制度民主化的革命运动的。

孙中山是老革命家。从1895年起他就开始为推翻中国的君主制度聚集力量。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清王朝和上一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攻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对于

这个问题,孙中山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看法和原则。

到我国十月革命时,孙中山已经同中国北方的军阀进行了近6年的武装斗争。他的国民党成立也将近6年了。这个党是由辛亥革命前成立的为推翻当时的君主制政府为主要任务而准备起义的革命团体组成的。

这些团体的特点都原封不动地带进了新组成的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的活动主要表现在,无论其领袖孙中山,还是国民党的最显要人物——孙中山的热烈信徒,他们的战略考虑,就是同不愿屈从当时北方政府各派的军阀集团搞各种各样的联合,因为这个政府的靠山是复辟派袁世凯将军的军事集团。

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并不想把自己的党变成真正名符其实的国民的党。孙中山当时确实是满腔热忱地想给人民大众带来解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认为,人民的解放可以没有人民直接参加,因为人民还不够成熟,不能直接自我解放。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同中国的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斗争,战胜这些仇视中国的势力后,国民党就将把人民的天赋权利——自由和独立还给人民。

显然,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和他的党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斗争方法上都没有引起什么大变化。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时,国民党就是这种状况。无疑,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我国革命持友善态度。他意识到了十月革命作为一支反帝力量,因而又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联盟力量所具有的意义,这也是无疑的。但是,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当时未必了解我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和它的动力、它的组织力量——俄国共产党,他们也未必了解俄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史上所开展的空前规模的宣传群众,以及用群众熟悉易懂的口号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等工作的巨大意义。

在我国革命的头几年,可以说孙中山是以友善的眼光看待我们,希望我们胜利,但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与中国接壤的那一地区遭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蹂躏时间最长。俄国的远东从1918年起实际上因遭日本、美国、英国和白卫军残部的联合干涉已被占领。直到192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才全部滚出远东,这是我国领土上最后的外国军队。自不待言,俄国领土上长期受干涉,给孙中山和国民党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孙中山早在1920年就已设法与我国联系。当时吸引他注意的主要不是苏俄的国内局势,而是我们究竟怎样在西部和南部打退敌人的大举进犯的。当时孙中山寻求同苏俄的联系,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而是为了有利于他反对北方军阀的斗争。孙中山当时还不了解新生俄国的全部巨大意义,首先不了解新俄在反对奴役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斗争中是中国的同盟军。孙中山当时只是认为他不仅能得到我国的援助,而且也可以得到民主美国的帮助,他以为美国能够对中国友好相待。

总之,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孙中山更注重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而不注意唤起中国民众去反对帝国主义。显然,他还不懂得,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非有一个依靠民众的革命政党不可。

在这里,我丝毫不想贬低国民党的作用,也丝毫不想贬低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众领袖的作用。但恰恰是为了使读者了解目前国民党在中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孙中山近几年来是怎样站到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方面,使国民党维持下来,并有了战斗方向,因此,有必要指出该党的过去和现在。

不了解改组前即1923年前的国民党,就不会了解中国社会重新组合的原因和目前社会上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脱离国民党的原因。

为了结束对改组前国民党的粗略叙述,还应指出两件事。1919年春,由于凡尔赛会议使中国知识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大众的希望落空了,一场全国性的抵制日本的运动即刻爆发。

国民党没有参加这个运动。它不认为把反日运动发展为全面的反帝运动是件大事。孙中山虽然同情以学生为主的有力的抵制运动，但他既不揭露凡尔赛会议，也不揭露帝国主义。这绝不是说孙中山和他的党拥护“凡尔赛派”，而是因为孙和他的信徒当时对广泛政治宣传的意义认识不足，不懂得这样他们就可以扩大国民党的基础。

1920年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主要是针对英美两国政府的，国民党也同样没有参加运动，也未想把它发展成反帝的运动。

我认为，这两件事就足以了解早在1920年时国民党是什么性质的了。

但是，到1922年春，中国工人第一次大罢工——香港罢工时，孙中山政府支持工人，并以此从实际上反对在华的英帝国主义者。自这时起，帝国主义者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就越来越敌视了。

孙中山当时虽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罢工者，但是当时他没有提出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巩固国民党，并使其基本上接近劳动大众这一任务。国民党的基地广东省，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虽然远不是工业省份，但是国民党当时并没有联系农民，也没有土地纲领。

再则，国民党当时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党，活动范围只局限于一个省，在华中、华北的一些地方虽然有信徒，但也仅仅是信徒而已，并不是党员，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党部。

总的说来，国民党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因为它企图同混战中的军事集团建立联系，力图把这个或那个军阀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

当然，国民党的这种作法，是由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决定的，中国仍处于割据状态，这是清王朝已被推翻，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并未成功的结果。但是，特别是在战后，当中国确实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当工人运动已完全带有政治性的经济斗争性

质,当知识界和小资产阶级都已参加了反帝运动的时候,国民党的活动仍局限于上述范围,显然已落后于时代了。

国民党没有全力参与全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华北和华中的工人运动,例如对 1923 年著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支援不够。这不是因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仇视工人阶级,不是因为国民党内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考虑本阶级利益而强要国民党脱离工人运动。其原因在于,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反帝民众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这也不是国民党如同西方改良主义政党历来表现的那样,背叛人民群众,而仅仅是它不相信民众。**国民党虽然接近人民群众,但它对于本党,对于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巨大力量仍估计不足。**

\* \* \*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政治生活中或大或小的重要事件都有反应,一贯支持工人运动和任何形式的反帝运动。在共产党的这种影响下,又因苏俄与中国日益接近,我国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一步一步地朝着改造成真正人民大众的政党这个方向转变。

从 1923 年的年中开始,孙中山利用广州国民政府与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关于“关余”问题的冲突,致书华南民众。孙中山还就临城事件<sup>①</sup>发表告帝国主义书,告诫说中国人民绝不交付为此事件所强索的罚金。1923 年秋,孙中山第一次决定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届时应有国内的国民党员和在马来群岛、新加坡、美国、夏威夷群岛等地的外国国民党员参加。代表大会于 1924 年 1 月召开。

这无疑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数百名国民党代表第一次聚会,商讨并通过了实现解放中国人民这一任务的政纲和策略。代表大会最受尊崇的人物和指导中心就是经过考

---

<sup>①</sup> 1923 年夏,一些中国土匪在临城拦截了一辆从华北驶向华中(北京至南京)的火车,并绑架了 20 个外国人,被绑架者交纳赎金后方获释。——作者

验的老革命家孙中山。可以肯定地说,代表大会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孙中山的基本主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虽然是国民党全部活动的基础,但此前却是抽象的,仅仅是孙中山个人的理想主义和广大民众对解放的向往,在这次大会上三民主义才有了具体的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这些原则的解释才对中国劳动群众有利,对构成中国反帝运动社会基础的那些人有利。虽然旧国民党长期惯于抽象、唯心地运用这些原则,而国民党员中第一个决心站到中国人民一定阶层利益的具体立场上来的,就是这个旧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民族主义作为改组后国民党的原则,其意义不仅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且是中国境内受压迫的各民族和受北方中央政府压迫的人民均享有民族自决权。国民党内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势力不小,这个党又处于一个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国度内,所以,国民党能对民族主义作出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尤其显示了孙中山人格的伟大,他不愧是为了解放本国憎恶一切压迫的人民而斗争的热情战士。

国民党党纲中的民权主义,代表大会解释为:凡是与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者均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按照对民权主义的新解释,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者,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权主义不同于妨碍现时解放运动的“天赋人权”的口号。

民生主义也充实了具体内容,即把外国在华资本和本国的大资本收归国有,为人民所用。进行根本的土地改革,废除中介人制度和取消向农民征收苛税。

从这次大会已明显看出,许多国民党代表所以顺应多数,没有立即脱党,全仗着孙中山不可动摇的威望。但是孙中山也不得不忍受某些老战友非同小可的抵制。

党章从组织上把党纲的内容固定下来,并为党的机构奠定了





意义。

当然,如果国民党不改组,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就会一事无成。这几个星期,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左翼的亲密战友第一次深切地认识了民众的作用和宣传群众的意义。这几个星期把国民党多年形成的、妨碍它成为有群众基础的政党的许许多多偏见和习惯一扫而空。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对国民党和全中国的革命运动来说,孙中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方一旦失败,无疑意味着反动势力猖獗于全国)。

孙中山懂得,没有群众直接参加,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统治的解放事业是不会成功的。只有群众看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保护时,他们才能参加斗争。去年秋天,孙中山之所以下决心同力量悬殊的敌人进行斗争,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想继续忠于国内革命运动,就要站在中国广大劳动阶层一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同时,苏联人民通过“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支援中国南方政府反帝斗争的运动,以及西方无产阶级的声援,无疑也对孙中山的决策起了巨大的作用。

去年10月国民党战胜了反革命商团,回击了英帝国主义,这是空前规模地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起点。

几乎与此同时,以吴佩孚将军为首的最有力的军阀集团的溃败,也引起了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这就造成了一个客观环境,使孙中山(自辛亥革命后的13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北上,而且使他成了全国的中心人物,成了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斗争的代表。

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活动,是其一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

孙中山成为中国四万万人民真正的喉舌,他向人民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他深信一定能唤起民众,但也会招致全世界帝国主

义对他的刻骨仇恨。

他从南方北上的旅程变成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压迫的一次大示威。上海的英国报纸厚颜无耻地反孙，竟要求不让孙在上海登岸。对此孙给予回击。这一回击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它揭露了治外法权在中国的真实涵义。

孙中山来到天津，然后又到北京，这成了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它越来越明显地发展成为对帝国主义和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军阀集团的直接挑战。

致命的癌症使孙中山倒下了，他不能直接向民众发表演说，但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仍指挥着整个反帝运动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斗争。全国军阀和现任临时总统段祺瑞竭力拉拢孙，安抚孙的“不安分”活动。为此目的，他们对孙极尽捧场之能事，甚至通过报纸宣称孙非常可能被选为中国总统之一，——然而孙中山的回答却是提出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号召抵制段祺瑞召开的由专门指派的人员和军阀参加的“善后会议”。此外，孙还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军阀的罪恶支持下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孙中山逝世前不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群众团结在他提出的口号周围。虽然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当时在国内却未得到如此巨大的共鸣，那时国民党的性质与活动也还不是现在这样。

据最近北京发来的电报看，孙中山的葬礼变成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民众的反帝革命示威。这次示威是中国人民向争取国家独立的战士灵前献上的最美好的花环，是对人民领袖遗训最好的纪念。

如果撇开孙中山对美国、荷兰、日本和英国等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产生的影响，而妄加评价孙中山对中国和东方的解放运动所起的作用，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哪怕是不全面的评价，也是不可能的。

近半年来广州发生的事件，在菲律宾、荷属印度和英属印度、

新加坡、朝鲜等地无疑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去年夏天在广州举行的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派遣代表团与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作报告，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出席大会——所有这一切都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消息传遍了太平洋南部的岛屿和国家。因为去年夏天是在孙中山政府的境内殖民地的工人才第一次有机会合法地举行代表大会，并建立未来太平洋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核心。这一创举的政治意义的确非常之大。孙中山了解这一点，由于他知道，被压迫国家的工人代表会议的召开，将产生一支新的反帝力量，所以他很乐于为会议提供条件。

孙中山逝世了。国民党前途如何？中国革命运动前途如何？

中国人民的朋友担心地提出这些问题。中国人民的敌人则幸灾乐祸地讨论这些问题。

孙中山尚未故去时，国民党右派就组织了一个叫作“国民党俱乐部”的反国民党组织。参加这个组织和猬集在这个组织周围的人并不能遵照孙中山的最后宣言和号召推进中国的解放运动，他们只能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同中国军阀结盟。这些人已经是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中国不可避免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国民党右派要打出国民党这样的旗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则是不可能的。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吓唬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城市贫民，以瓦解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永远不可能把已故的孙中山说成是自己的人，他们永远不可能用孙中山的名义建立一个历史注定必然同孙中山终生反对的人进行妥协的党。

1925年3月23日

（摘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吾人之责任<sup>\*</sup>

(1925年5月17日)

鲍罗廷

同志们,我是刚由北京来的。我现在把我在北京所见到的,向诸位说一说。我们很痛心的,就是我们丧失了我们唯一的领袖。他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去岁北京政变,他看到环境上有需要他到北京去的必要,所以他亲身北上,只身去同一切恶势力奋斗。当他临死的时候,曾一再说,他对中国所遗下来的党的工作应由中国青年担负。中山先生死后,我由直隶南下经过河南等省,见许多青年,同诸君一样,都表示十分愿意继续中山先生遗志与事业,军队中如胡景翼、孙岳等一班人,都有同样的表示,农工界也是如此,足见中山先生的事业,中国一般人都愿意完成的。但我经过的地方,一般人终日工作不息,终不得一饱。这种情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中国贫瘠么?不是的。我所到的国家,以中国为最富足,一大部分人其所以如此的苦,是因为有一部分人,不做工,吸大烟,他们这些挥霍费,都是出自贫民,这是一种极不平的事。我此次到广州来,以为东江方面的敌人肃清了,广东人民可以享点平安的幸福,但是听说唐继尧又要进攻两广了,将来战争又不知道要延长到什么时候。唐氏在滇,已弄到滇人生活不能安全,现在进攻两广,粤人又要受他的害,究竟粤人和滇人,(原文如此 编者)为什么?因一个军阀,大家都不能安静而听他一个人支配。这种事,是要诸位负责任的。我们打仗,要为人民利益而战,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战。任何方面的军

<sup>\*</sup> 此文系鲍罗廷在广州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上的报告。——原编者

人,那个不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同胞,因为个人的私利,使我们残杀,这真是一件值不得的事。你们中国国民党,可以说是完全为国为民的政党,大家是要极力拥护他。现在既有如此的基础,尚要力谋发展,使他势力能够普及全国。现在唐氏既有心进攻两广,你们是要设法制止,你们既是南方有觉悟的军人,尤其要负责任。一般士兵个个都要知道,不要为私的利益而战。我们要打仗,是要为全体人民。我是从最解放的国家来的,试问我的国家,何以能到这种地步呢?我们经过不少的奋斗得我们的经验告诉我,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作一个最大的宣传,使一般群众都明了,一般都明了打仗不是为个人利用的,我现在要请诸位决定态度,就“到兵士中去”。

(录自《中国军人》第6号,1925年8月17日出版)

##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 莫斯科孙文大学

(1925年12月13日)

子任<sup>①</sup>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独中国人景仰,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无不景仰,厌恶他的只有各国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即帝国主义与军阀。苏俄当革命之际,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台尼金,蓝格尔,柯尔恰克等白党反革命派四面侵袭,其危急情形殆仿佛两个月前之广东。此时孙先生曾有一勉励的电报致列宁。据俄代表鲍罗廷在 11

① 即毛泽东。

月 22 日美洲同盟会欢宴席上所述,谓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领列宁,接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故当孙先生遭陈炯明叛变避走上海之际,其时势力颇为薄弱,但苏俄派遣代表越飞到沪。致意孙先生,期以合作,共同推倒帝国主义。是为中俄两国大同盟之起点云云。确实现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大敌只有一个,就是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需全世界革命势力联合一致,方能和他决战而不失败,中国所需于苏俄者在此,苏俄所需于中国者亦在此。京沪等处一班高等知识分子哗然以联俄为异,乃不识现今世界上革命反革命双方争斗的形势,不识国民党革命策略的意义之故,莫斯科孙文大学之设,乃苏俄民众景仰孙先生革命精神,设此大学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据莫斯科来信,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两巨著已由彼邦学者翻为俄文,孙文大学现在积极筹备中,照目前预测,将来必有非常可喜之成绩。该校董事会主席为著名之越飞博士,曾任俄国驻华代表。董事会会员则为该校校长拉突,普拉夫打报主笔卜哈连,克鲁斯加耶夫人,职工联合会执行部主席汤斯基,及其他名流。中俄两国各社团及个人捐助者甚多,经济方面,甚为充足。校长拉突曾对人言,该大学宗旨在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课程主要科为近代经济思潮,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列成专科,各科教授大概取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独立之研究,及创造的著作。各种成绩,并于著名报章杂志发表。至孙文大学学生人数,闻第一次定额 500 名,在广东方面招 150 名。现在业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考取 147 名,从 1030 人中选出,其方法分笔试口试两种,必两种成绩均优者方能及格。考取各生姓名列左:

梁福文	梁干乔	钟树棠	黄永伟	朱国贞	区就宪	邹仕恬
林耀寰	刘泮珠	白瑜	郭明生	朱瑞	谢振华	龙其光
陈复	陈璧光	林爱民	邓公武	缪任衡	钟其本	汤学海

梁少强	刘马欧	黄甘棠	郑重民	林 侠	林协文	叶恩溥
周学鏊	廖化机	邵页昌	吴仲良	黄 发	李 琳	方 陶
聂甘雨	冯德恭	曾任良	陈正业	徐 康	沈苑明	冯声南
陈造新	杨华波	张民权	翟荣基	林叔山	林道文	李文达
甄兆权	董良史	郑 奇	董正兴	李文瑄	黄大钧	董 煜
韩亮兼	郑介民	杨家腾	梁振鸿	唐君粹	邳文仪	马维禹
刘慕强	徐 莹	李惠芳	阮 箴	张任权	黄仲理	岑廷藻
张恕安	曾 上	黄毅民	萧 豪	叶君好	刘达元	李彦良
黄永洪	黄 菊	黄文杰	张 星	刘福鑫	方 檀	罗 英
王志鸿	吴 鲁	张引岚	陆那杰	邓汉钟	郑仁波	廖 开
钟琨瑜	冯洁芬	韦碧辉	刘缦舒	黄鼎新	周 爱	赵 愚
陈道守	吕魁文	黄夷白	萧爱贤	康 泽	骆德荣	吴 肃
王光樾	万徐如	张元良	李冠英	郑国琛	彭文畅	王觉源
陈声孚	张远猷	邓敦厚	徐君虎	余 鹳	余楚帆	李 焜
彭寿高	杨振西	杨振藻	胡铭勋	周咏南	高云裳	蔡日秋
段世援	陈海洲	潘新卫	段 平	王佐才	吴国谦	吴君实
陈志陆	黄昌光	温 忠	赖芳廉	陈显尚	张思南	刘武琨

以上共 140 名,尚有 7 人姓名待查。至学生性别籍贯年龄等项,政治执员会已制有统计表,录之于下:

(一)性别 男 139 人,女 8 人。

(二)省别 广东 71 人,湖南 28 人,江西 10 人,云南 7 人,四川 7 人,江西 5 人,湖北 5 人,浙江 3 人,贵州 3 人,福建 2 人,江苏 1 人,山东 1 人,山西 1 人,未详 3 人。

(三)年龄 20 岁以内者 36 人,25 岁以内者 86 人,30 岁以内者 20 人,未详 5 人。

(四)婚嫁 已婚嫁者 45 人,未婚嫁者 96 人,未详 6 人。

(五)职业 学界 55 人,教育界 7 人,报界 2 人,农界 1 人,其他 7 人,未详 10 人。



各生现正准备放洋,分为数批出发,第一批日内即可登船,直放海参崴。每人须带路费 250 元,由国民党津贴 100 元,自备 150 元。连日各方面开会欢送者有新学生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他团体,国民政府亦邀集学生聚会一次。在此聚会中,汪精卫曾致劝勉之词,并与学生约定下列三事(一)关于广州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两周报告留俄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将其近况报告回来。(二)孙文大学之中国学生,须团结起来,始终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关于赴俄各种预备,请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在此叙会中,俄代表鲍罗廷有一长篇演说,说明孙文大学之目的。谓科学在帝国主义手里,用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若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则可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美国及英德诸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学,乃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孙文大学的目的,则在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兹录其演说全文于下:

鄙人今天参加此盛会,殊为欣幸。诸君不久将往俄国,入孙文大学肄业,我和诸君,将来或者可以在莫斯科见面,或者诸君回国后,才得与诸君见面,均未可知。俄国革命以来,中国人往俄国去的,不只这一次。俄国革命的发生,在八年以前,当时许多中国人前往俄国。并有许多中国人都是为赞成俄国的革命,加入革命军,他们为革命军牺牲的也不少。诸君到俄国后,见中国人为俄国革命牺牲者的坟墓,便知道有许多中国同志曾为俄国革命尽力。他们的力量在红军里是很有影响的。关于此事,报纸也曾记载,并说过苏俄政府有许多地方,是靠中国人才能成立的。当俄国革命成功,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的时候,是在东方民族想自求解放而为革命运动的时候。时欧洲战争未竟,他们表面上,说是为民族自决,但其结果,非常使人失望。许多民族见帝国主义的列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话,不特失望,且渐觉悟。尤其东方各民族,都知道巴黎和会是不可靠的,遂由倾向威尔逊主义的路途,走至俄国多数派主义的营中。

这般人厌弃巴黎，舍之而往莫斯科，但那时候，巴黎与莫斯科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比较比较。巴黎在那时候有煤，有面包，有牛肉，莫斯科在那时候，无煤，无面包，无牛肉。○方面于物质上有优良的享用。一方面天寒无所抵御，饥饿迫人，亦不过得些乌黑的面包，饮些清淡的汤水。时适东方大学成立，埃及，中国，波斯，高丽，各民族的国民前往求学的不知几多。他们尽可以到居住舒适饮食丰足的欧美各国去读书，为什么一定要到饥饿交迫的莫斯科去求学呢？这也没有别的缘故，他们都是想去莫斯科研究革命的学说，求得革命的经验。有了这种学说与经验，他们便可回去救国救民。所以他们为要安慰他们精神的饥饿，就能够敌得过一切躯体的饥饿了。自此以后，俄国的状况，渐渐的变更了，反革命派也渐渐扫清了。阻碍既除，发展便易。生活问题亦因之而解决，煤也有了，面包也有了，牛肉饼干比巴黎还要充裕，起居饮食都很舒服了。但是这种物质的进步，并不使我们抱着丰衣美食的思想，而忘了革命党人的精神。在一个大团体中，自然难保没有一部分不肖的党人。惟此是例外，那般大多数党人，依然保存革命的精神，努力革命工作。现在于东方大学之外，又有孙文大学之设立，孙文大学的目的何在？他的组织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不能以短少的时间，向诸君作详细的报告，诸君抵莫斯科以后，自然可以明白。今日不过随便述其大概。欧美各国见人家去那里留学，多表示欢迎。并且说科学是无国界的，是无党派的，科学是大家所公共的。按之事实，究竟对不对呢？这不过帝国主义者的面皮话罢了。我们相信科学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以为善，亦可以用以为恶。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就用以压迫弱小的民族了。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就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学校是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的宣传机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银行家摩根所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为反对银行资本利益的宣传。芝加哥大学，是美孚火油公司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反对托辣斯制度的提倡。美国的许多

大学,都是与资本家有关系的。至于德国的学校,何曾不如是。英国的学校,也何曾不如是。帝国主义者以学校为他们帝国主义宣传的机关,我们便要有学校为我们国民革命宣传的机关,每个学校,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孙文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将来在此校毕业之学生,可以代替在帝国主义的学校受过教育的留学生,担任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在许多留学生均不知道改造中国的方法,他日诸君由俄国回来,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革命的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全靠诸君本着革命党人的精神,为革命学说与经验的研究,将来回国之后,便可用之以达我们解放中国的目的。这种大工作,一定遇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值得牺牲,以征服这种困难,因为我们所抱的目的,是最伟大的,是求中国民族的解放。诸君将来都是为中国国民革命努力的。中国的命运,是在诸君的手里。诸君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祝诸君成功!

(录自《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13日)

## 二十四、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

(1925年6月7日)

#### 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

同志们!

穷凶极恶的世界帝国主义,这些中国工人、农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对青岛大批和平罢工的纺纱工人进行了疯狂屠杀。其野蛮暴戾的行径,比之于已经覆灭的俄国专制制度毫无逊色。这些工人的罪名仅仅是因为他们敢于大声疾呼,以求改善自己悲苦的命运。外国资本家及其走狗,使工人们受尽了奴役般的劳累、非人的折磨和百般的凌辱。中国工人阶级曾经长期默默地忍受着国际资本主义可怕的奴役般的压迫,但是,现在,他们对这种多灾多难的生活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今年3月,上海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决心结束这种难以忍受的苦难,宣布了罢工,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4月间,这次罢工得到了山东青岛日本纱厂中国工人的支持。青岛工人怀着阶级团结的美好感情,就象无产阶级的大家庭一样,向日本资本的残酷剥

削,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地发出了高昂的抗议呼声。

日本工厂主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让步。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罢工于5月9日终于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发出指示,取消已经作出的让步。在青岛作威作福的日本强盗,感到有了靠山,利用中国政府的软弱,向罢工的各工厂派出大批警察、宪兵和特务。

中国工人坚决采取措施,使自己的罢工保持和平的性质。他们没有造成日本军人动用武力的任何口实。

但是,日本军阀的武夫们,竟然于5月29日残酷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岛工人。这种卑鄙的残暴行为,只有1905年1月9日沙皇屠杀彼得堡工人的事件,才能与之比拟。如同1月9日事件使工人阶级受到了生动的政治教训,最后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道路一样,5月29日的青岛血案震撼了千百万中国劳动群众,唤起了这个伟大民族前所未有的巨大革命力量。

工人群众遭到无耻屠杀所激起的怒潮汹涌澎湃,席卷了全中国。次日,5月30日,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其中包括23所学校的学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下走上上海街头,向嚣张已极的帝国主义的丑恶无耻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怒和抗议。

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同其他东方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早已肩并肩地和工农群众一起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忘我的斗争。青岛外国屠夫们的枪声,自然会惊动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惊动了最敏感的青年学生。

正当日本宪兵屠杀青岛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时候,好象互相约好了似的,上海的英、美警察也向声援青岛工人的游行示威者开了枪。这些示威者不过是向屠杀工人群众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抗议而已。他们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独立自主”的中国竟然如此的肆无忌惮,竟然干出了在本国也不敢干的罪行。难怪日本的革命工会也激烈地抗议本国政府在中国干下的骇人听闻的新暴行。

外国资本家要用残酷镇压的手段，为他们前不久的失败大大冒一次险，他们曾经妄图消灭工会的抵制和粉碎工会运动，然而未能得逞，他们这次要用工人和学生的血来挽回影响。

国际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中国，为了扼杀中国工农，为了掠夺中国领土最肥美的地区，现在正假中国军阀之手，彼此进行战争。但是，一旦工人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世界帝国主义匪徒之间立即就会出现惊人的团结。

尽管各国工人阶级提出了“不准干涉中国”的口号，国际交易所的强盗们，根本无视全世界无产者的要求，更加勒紧了中国人民颈上的绳索。

现在已有两千名英、美和意大利的陆战队在上海港登陆。国际帝国主义者不会仅仅满足于对中华民国独立主权的无耻践踏，他们还要向中国各港口集结兵舰，将远程炮炮口对准和平城市，并准备再派遣陆战队登陆。这就意味着军事行动的开始，意味着新的血腥战争的开端，意味着直接武装干涉。当法帝国主义在摩洛哥打仗的时候，英、美和意大利帝国主义者也要同中国开战。

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法帝国主义向摩洛哥宣战，这就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了新的危急的信号；世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无可辩驳地加强了。为了反对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欧美的工农就必须同东方被压迫的劳动者建立钢铁般的、坚不可摧的战线。

中国最近的事态雄辩地说明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日益高涨，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规模有了空前的新发展。

世界资本愈是加强对西方工人的压迫，东方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运动就愈是能使西方工人看到更大的希望，因为东方人民正在从另一方面瓦解资本主义的统治，而这个资本主义同样残酷地压迫西方的工人群众和东方的劳动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向中国解放运动的战士们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致以热烈的问候。

工人、农民和士兵们!

女工们、女农们以及工人、农民的妻子女子们!

你们要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

要抗议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家精心策划的新战争危机,要与之进行斗争。

要组织起来,发动一个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在摩洛哥以及在其他国家滥施暴行的运动。

要要求从中国、从摩洛哥以及从其他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撤出外国军队。

为东方和西方资本的囚徒和奴隶求解放的国际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 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

(1925年6月7日)

季诺维也夫

运动是由一些最起码的经济要求导致爆发的:中国工人要求童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成年工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了这些

要求。

运动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

从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到要求外国军队离开中国！——中国工人现在总共只在几天之内就取得了这一进步。俄国的工人群众经过很长的准备阶段，在1905年的1月也非常迅速地走完了类似的路程。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现在给了中国工人与当年鱼肉人民的尼古拉·罗曼诺夫反动军队给俄国工人同样的教训。

俄国工人群众当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研究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联系问题。俄国工人逐渐开展的罢工斗争日益变成了政治斗争，打倒专制这个“群众俗语”广为流传！中国工人现在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不仅泛泛地在研究经济与政治的相互联系问题，而且也在研究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政治，即与虐杀成性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相互联系问题。

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枪杀了几十名中国工人和支持工人的学生。英帝国主义者的宪兵逮捕了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管的很多工人。上海这些单位的工人在手枪口下被迫上工。然而，罢工越来越具有普遍性；运动正在兴起和发展；开展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更加响亮和坚定不移；上海工人正在成为中国劳苦大众社会运动的日益坚定的领导者。

英国、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向自己的军舰发出作好战斗准备的暗示，把它们调到了“行动地点”。勿须预言，上海势必还要发生血战。也用不着做预言家，就可以说，一万万中国劳动群众对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仇恨越深，“滚出中国”的要求就会喊得越响亮！

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不对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掠夺性剥削，就没有超额利润，也就不能收买本国的已经资产阶



级化的上层工人贵族。或者掠夺殖民地,或者加速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英帝国主义的出发点即是如此。历史的辩证法表明,正是对殖民地的压迫才加快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熟,从而也加快了帝国主义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上海事件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清楚不过地恰好证实了这一真理。中国工人起初提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最起码要求,最后则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让外国帝国主义军队滚出中国去!”现在,中国工人正在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弗·伊·列宁在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草稿中这样写道,如果在51%的无产阶级中,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抵抗势力更强,那这51%要少于20%。

革命力量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之所以如此之小,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着很多“传染上帝国主义色彩”的分子和抗拒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目前业已开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迅速革命化,与英帝国主义开始的衰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被压迫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觉悟的提高和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中“传染上帝国主义色彩”的分子的减少,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中国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小,甚至不足20%(4万万人中只有600万)。但是,不妨注意:①中国工人阶级鉴于本身的地位,不可能受帝国主义的“大国”思想的传染,相反,整个形势会促使他们担负起领导全体人民反对压迫他们的外国资本家的重任;②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并高举着列宁主义的火炬为他们照亮历史道路;③第一个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对于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来说,是一个无比强大的革命堡垒;④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所有重要中心(上

海、汉口、北京、青岛、南京等地)的数量相当之大,例如上海有 20 多万工人;⑤中国的大多数居民对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极为关心,中国的人民群众正在日益觉醒并自觉地投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⑥特别是总的形势一直在客观上推动中国农民支持中国工人阶级,——如果注意到所有这些,那么就会清楚,中国工人阶级在有利的形势下能够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中国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指挥者和领导者。

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在民族解放运动已达到现有水平的情况下,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无疑只会火上浇油。

最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是正确的,而且是极其正确的。它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航向发生了变化,并且指出,东方国家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其速度要比预料的快得多;西方资本主义的任何局部的“稳定”都无法长时间的阻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上海事件是全中国、印度、埃及、爪哇等地发生的事件的楷模。印度总人口为 3.5 亿,其中工人有 800 万;埃及人口总共为 2000 万,其中工人为 150 万;爪哇总人口为 3000 多万,其中工人占 250 万。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我们上面谈到的那六种情况。在所有这些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里,工人阶级在多少有利的情况下,无疑是能够给这些国家伟大的解放运动留下自己的痕迹的。

列宁同志在确定国际革命的实质时是这样说的,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起义加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起义。现在,这个公式越来越具体化了。上海与加尔各答,汉口与马德拉斯,青岛与开罗,北京与亚历山大之间开始进行大交流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与此同时,以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所有这些中心为一方,同以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革命交流,也将得到发展和加强。在中国和埃及,甚至发生了工人占领工厂的事件。在印度,工人运动正在发展壮大。东方革命运动的火光照亮了

凶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在全世界上空布下的阴霾。上海工人提出的从中国撤走外国帝国主义军队的要求,不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且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英国的工会开始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稳定的”欧洲资本主义越加侮辱和折磨“本国”的工人,欧洲的无产阶级也就越发决心抛弃欧洲“土里土气”的狭隘偏见,越加关心和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欧洲工人关心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他们不仅是将来世界革命的唯一有彻底革命性的领导阶级,而且简直是工人力量的传播者。

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使用“稳定”(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这个词以来,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了。这段期间里不断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当前世界形势的政治稳定完全是相对的。摩洛哥的战争,上海事件,英国失业人数的增加,兴登堡在德国的胜利,保加利亚发生的事件,法国的财政危机征兆,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而它的掘墓人将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

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会对自己说,上海工人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上海的纺织工人、印刷工人、铁路工人,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处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哨。我们全心全意地与中国工人站在一起。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法国、 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25年6月17日)

鉴于中国事态的不断发展,鉴于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日帝国主义日愈加剧的进攻有发展为公开的武装干涉之势,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主席团<sup>①</sup>,除已采取的一系列援救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措施外,今决定致书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sup>②</sup>。呼吁采取共同行动以揭露帝国主义者并防止他们再行进攻中国。主席团建议你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吸引工人阶级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努力与社会主义国际的和无党派的工人一道组织抗议大会和募捐;建议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成员采取一致行动。口号是1)帝国主义者滚出中国去;2)废除有损中国尊严的条约;3)取消治外法权;4)满足罢工工人的要求;5)立即将在上海、汉口、青岛和其他地方枪杀学生的主谋与肇事者送交法庭审判。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

① 原文如此。工会国际中央机构名称是执行局。——编者

②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是由工会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国际工会的联合组织。1919年5、8月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欧洲国家工会一般加入该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活动。——编者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5年7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事态正接近转折关头。现在还不能预言，转折将以何种形式如何具体地实行，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即这种转折在不远的将来必定要发生，而中国共产党应该对此有所准备。党应做些什么准备呢？

首先，要在最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中尽量扩大和加深革命思想和民族解放思想的影响，尤其要注意有组织地巩固上述思想影响的工作。

为了巩固胜利，尤其是在遭到失败、实行机动策略应付退却时，必须有一个十分坚强而灵活的纪律严明的集中统一的党组织，有一个借助完善的党团依靠广大群众性工农组织的党，一个重视列宁主义的全部经验和俄国革命全部经验的党组织。

最近我们没有得到有关中国共产党和非党工农群众组织发展情况的消息。在评价中国共产党前一段在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时，我们首先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然而，考虑到时局的全部重要性，我们认为必须再次坚决强调，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把巩固和扩大党的队伍和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的党外组织的工作，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工会和农会的工作，以及加强党在其中的影响(组织与相应党委密切联系的坚强的党团等等)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并采取一切措施力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我们认为建设一个完全受本地区党委、省委、县委、区委和乡

委领导的地方党组织网是十分重要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于最短时期内开展对地方党委最强有力的指导。为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抓紧选出专做党务工作的干部同志，最好从工人中的党员招收。特别重要的是，要使地方党委，省、县、区、乡党委感觉到、了解到并且实际上担负起本区全部党务安排的工作，担负起同当地各工农中心保持联系的工作。党应积极参与地方上的一切事件，要利用这些事件和中国其余地区发生的事件，利用国外的反响。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因缺乏建立地方党委的干部而感到窘迫：党的领导者是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我们重申，中央执行委员会只应该通过派遣指导员尽力加强自己同地方组织直接的首先是积极的联系。

应该密切注意支部工作，首先是工业企业中的支部工作以及农会中的党团工作。中央应该通过党员顽强而巧妙的工作，力争在中央的领导下使企业和农村地区的党组织真正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由于存在大量小型的手工业企业和个体工人，街道支部（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四月全会<sup>①</sup>的国际组织会议制定的党的组织结构条例）应该起较大的作用。

党应该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注意。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

---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日—4月6日）。这次全会所作决议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参加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作出），但其中涉及中国问题的内容并不多，而是主要针对欧洲国家共产党的情况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阐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目前仅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曾于3月25日的会上发过言，但1927年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的速记记录中并未发表伍廷康的讲话。——

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因此广东农民代表大会<sup>①</sup>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次代表大会仅仅是第一步,是组织中国农民的开端。应将大会的工作继续下去,最大限度地关注这一事业。应当预见到,广东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将使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军阀惊慌失措。农民的革命组织将从根本上打乱他们的全部军事阴谋,同时不可估量地增强革命的政治力量,甚至军事力量。

对文化落后、几乎全部是文盲的农民,需要下大功夫做工作,以便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中的、纪律严明并且有坚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代表大会向中国农民发表宣言,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它显然将起很大的鼓动作用。但紧接宣言之后必须派遣受过训练的组织工作者。考虑到现有力量,应该首先派遣得力的尽可能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广东及北方省份去,到运动波及的其他省份和闹饥荒的地区去。他们应该走村串寨,演示如何切实建设革命的农会。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向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说明,只有这个党能够妥善进行这项组织中国农民群众的工作。国民党右翼必然要采取一切措施去阻碍广东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并根本制止吸引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地向农民解释,在选举农会的领导机构时应该十分慎重。党应该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全部影响,通过农民部立即着手定期培训可靠的农会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方面,除培训这些工作人员之外,党应该最大限度利用组织上的可能性,把本党党员或者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党员(如果是,后二者则选择其中完全忠于革命事业的人),首先是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安排到农会领导岗位上去。

还应该采取措施将现有的农民秘密团体吸引到民族革命运动

① 指1925年5月1日在广东召开的第一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编译者

和国际农民运动中来,并且要作为一项特殊的、十分重要的任务。在中国农民运动和各邻国(印度、朝鲜等国)农民组织之间建立直接的组织联系,尤其要在各省农民运动之间建立最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做到万众一心和统一革命行动,为了对中国革命敌人的阴谋防微杜渐,应该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贯穿于国民党农民部的全部工作和一切农会组织的活动中,并且要使在农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完全掌握在农会手中。

为了促使国家进一步革命化,尤其为了抗击反动派的抵抗,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必要利用时局中的一切机会,以便秘密地巩固各主要机关,完善群众工作方式并使之合法化。首先,特别重要的是实现党本身及其报刊的合法化。工会和农民组织也照此办理,对于工会和农民组织,我们还认为,秘密开展这些组织的工作并巩固这些组织,坚持派代表参加各地县村级政府机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要求,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目前,围绕这一切要求开展的一系列运动无疑将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党在为自身工作合法化进行斗争时,要注意分寸,力求一旦斗争失败,尽量使党的工作不受损失。党在争取公开合法存在时,还应该考虑到时局情况,务必要做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退却,秘密转入工作状态。甚至在那些目前党组织完全公开进行工作的地方,所有主要党务工作部门的安排都应考虑到可能转到秘密状态的必要性。在民族革命运动浪潮低落的情况下,罢工工人在斗争中会处于单枪匹马的境地,成为企业主、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打击对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密切注视运动的一切意外转变,并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可行的要求,从而可以有组织地让工人复工并保留工人组织。

最后,党的报刊(中央的、地方的、工厂支部的报纸和就当前最迫切问题写的传单等等)应该尽力予以加强,应该千方百计改善报刊在群众中传播的办法。



我们再次强调,党应该用解放中国和召开国民大会的口号,把学生及其他平民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同工农群众团结在一起,继续执行全力扩大和加深民族革命运动的路线。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维持同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联盟的同时,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应该把工人和先进农民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要在所有工作中表示自己的特有的阶级面目。

事态发展如何,党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党和广大工农组织如何成长,采取何种措施进行党的组织建设等等一切情况,请尽可能及时向我们报告。请专门向我们及时报告你们有关运动近期前景的想法和就此采取的具体组织计划、政治计划。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

## 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

(1925年6月14日)

维经斯基

从上海南京路开枪镇压学生的和平游行以来,刚刚过了14天。尽管中国是一个通讯系统还很不发达的国家,上海的流血事件还是南自香港、北至沈阳,使全国沸腾起来。

上海第一次成为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在这方面,各种反帝力量在中国这个巨大国家的工业最发达和最殖民化的地区进行集结的历史过程,是有其深刻的道理的。

实际上,当1919年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浪潮时,北京、天津和南京是这个运动的中心,因为这些城市有着中国的古老文化,而

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进步商人的中心。当时，争取独立运动的规模和性质和现在大不相同：当时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外，还幻想得到美国和法国等“民主”政府的帮助。当时，还听不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声音，西方的无产阶级对中国的事态没有反响。

今年5月，上海和青岛无产阶级的行动，开辟了中国解放斗争的新时期。现在，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朗了。特别重要的是，近几天来的事实展示了这个时期的内容。起初，几乎所有的上海工人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支援纺织工人，他们宣布总罢工，并吸引了这个有200万人口城市的几乎全体居民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继而，京汉和京奉铁路工人开始采取行动，虽则他们暂时只限于发表声援的呼吁书和声明。此后，中国的重要的矿冶城市汉口的工人起而响应。今天，我们又听到，英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堡垒——香港的海员，已采取了初步的措施给予支援。

随着中国工人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发展，先是几万革命学生，后来，由于受他们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以及中等商人，越来越多地参加了反帝运动。一句话，运动已成为全民性的了。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可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商会，甚至有一些中国军阀也参加了反帝斗争，而不久前这些军阀还把国内的反帝运动看作是学生的恶意宣传和轻举妄动。

当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和一部分受过美英高等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对于运动的支持是不可靠的。甚至在解放运动浪潮高涨的初期，或许是由于这个高潮的非比寻常的威力，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资产阶级就企图偷梁换柱，用比较“温和的”、可能达成妥协的要求，来代替上海工人、学生和商人代表提出的要求。

但是，目前这些“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不是反帝运动的主要因素，中国群众现已开始起来响应无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号召，不会去倾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解放运动的新时期虽然刚刚开始,但也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迟早是会寻求同帝国主义者妥协和“国家安定”的。这是在解放运动浪潮即将受挫,即工人阶级为了今后的自卫而积蓄新的力量,应当暂时退却的时刻。一周以前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全国其他城市工人似乎并不急于要支持上海的总罢工。

但是,最近几天来,铁路工人、汉口和长沙的海员、工人响应上海罢工,学生们热情高涨,与此同时不仅主张妥协的资产阶级论调销声匿迹了,甚至曾同日本携手合作的军阀张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以免在北京和自己的老巢奉天引起众怒。

上海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不仅把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集结在反帝民族同盟之中,而且已开始影响到各帝国主义政府对华的统一战线。美国和法国开始企图开脱自己对上海流血事件的罪责。甚至英国和日本也试图策动舆论,互相推诿对中国当前形势所应承担的责任。

在这方面,英国外交大臣麦克尼尔本周在下院发表的两个声明,很值得注意。起初,他说,英国巡捕表现了“异常的忍耐”,其所以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游行学生,只是想以此表明,攻击的一方是中国人。昨天,他在议会上又说,中国由于国家混乱,出现了风潮,但如果罢工者仅仅要求改善经济状况(他承认,确实比别国恶劣)这倒是可以接受的。

开枪屠杀游行队伍的事件发生之后过了两个星期,也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动员全国广大市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这一局面更加明朗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国际才对上海流血事件有所反响,这也不是偶然的。

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其所谓的致敬电中“对于中国工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提出的高尚条件表示欣慰”。不过,它当然只字不提,中国无产阶级的努力,遭到了英日帝国主义强盗股巡捕的践

踏。

中国无产阶级越能经受得住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的一切民族解放社会力量的同盟就越能坚持下去,也就更有把握迫使帝国主义列强让步。

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当工业无产阶级愈益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因素的时候,帝国主义的些微让步,必然将使解放运动提到更高水平。

因此,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特别是它的先锋队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其中自然也包括苏联工农的任务,就是立即组织对英勇战斗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援,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站在本国解放斗争的前哨,而且通过整个事件的进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因素。

(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 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

(1925年8月31日)

魏 琴

沪汉粤等处屠杀案发生以来,到现在已经满3个月了。帝国主义者方面最近的政策,便是一方面坚持对于沪案要重新实行司法调查,别方面提起召集关税会议的问题。列强对华政策于是分出两种趋势:一是英日,还想继续威吓要挟;一是美国,却故意要来哄骗。这两方面都是要想延宕交涉,对于军阀政府施以小惠,而消弥或压迫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英国人的报纸竭力主张司法调查。他们的论调,以为中国各界

反对重查沪案,完全是因为怕调查的结果,证明了中国政府商人和学生有煽动排外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工人方面两个多月的罢工,全国各地强烈的排货运动,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自己所应负责的——他们自己何尝不知道?所以这种论调不过是一种宣传作用罢了。假使拿帝国主义者的实际政策以及他们机关报与各种论文通信的线索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一、列强帝国主义者都已经觉得五卅以后的中国和五卅以前的中国不同了——五卅运动的力量,都已经大(今)非昔比了。

二、他们既然知道了这一点,他们便不得不想法保存自己对于中国的权力和威信,不过另外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使表面上那种强横残暴的侵略不大显露,而实际上能仍旧继续以前的状态。

可是对于五卅运动力量的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冲突日渐暴露,他们之间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愈发展,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愈益暴露。

现时英美两国对于关税会议和司法调查的态度差不多已经完全表明出来了。美国对华的政策,一部分可以看波拉6月底发表的意见:“只要知道最近十年来外人对于中国权利的蔑视,便可以知道中国‘扰乱’的真正原因。我敢说,假使外国资本家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能以公道对待他们,能以实行交还华会所决议的中国权利,那么,现在这种扰乱一定不会有。”随后波拉在几次谈话和电报里,很肯定地说,应当取消治外法权,归还中国海关的自主权。即使我们还不能说波拉的意见能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美国人中间有这种主张,确是受最近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

当然,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长波拉氏,并不肯实际提议撤退驻华的美国海陆军——美国军舰在中国约有10艘以上,“为列强之

冠”！他更不能为“尊重中国的人权起见”，停止派遣美国的传教师到中国来，开办教会学校，在中国境内享受种种特权。可是这一派的美国人，实在是想换一种“文明的”形式来继续侵略，实行经济剥削；至少，他们要利用这种策略攻击英日，自己却只要空言同情，决用不着先自抛弃特权。既得了亲善公道之名，又不失实际上的权利，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美国对于关税会议和司法调查的态度，完全和英国不同。他甚至可以说，可以讨论关税自主问题——因为美国对华债权很少，用不着替英国人来力争管理中国关税的权利，力争以关税担保外债。至于司法调查问题，英国帝国主义要想用这种“法律的”手段来延宕交涉，仿佛五卅屠杀中放枪的究竟是巡捕还是学生，负责的究竟是英国还是中国——至今还没有知道，所以主张所谓司法调查；其实连帝国主义的法庭，所谓会审公堂，都早已承认英国巡捕残杀的事实。美国帝国主义者实在用不着赞成英国的这种主张，因为中国人排英的运动对于美国是有利的。

英国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却另是一种。现在英国对于中国还是丝毫不肯让步。领事裁判权问题，关税自主问题，会审公堂及工部局的问题里，无一不是英国所享利权最大——他比无论那一个都决心保持原有的状态。所以英国狂热的坚持外国对中国的统治地位。

至于日本对关税会议和司法调查的态度，只要看8月18日路透电的消息：“日使在公使国会议时，声明只须即日开始讨论会审公堂及工部局华董问题，则上海事件之责任问题留待司法调查后再决定亦无不可。”即此一端，已经可以知道在司法调查及关税会议两问题上，日本与英国的态度并不一致。

固然，国内外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仍旧说关税会议只能继续讨论华会决议——实际上便是三年前他们恩准中国增加税率的问题（增加二五税率，如厘金废除则增加5%税率）；三年前便决定了，

为什么至今不肯实行,为什么现在又忽然肯实行了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明明是五卅以来中国民众实力的表现,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奋斗力,使他们害怕,使他们不能不“记起”三年前的决议案。当时的华盛顿会议,亦是五四运动的结果,只因为等到华会开完,国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又落下了,尤其是因为国内一般士大夫歌颂起美国的功德来了——列强便懒得“自愿”的赏赐,议决案便束之高阁。如今五卅运动的爆发,比当初的力量更加大了百倍,中国几十万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上了政治舞台,领导起国民革命的运动。这种民众势力的发展,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有极大的危险。于是他们就不得不重新提起华会决议,不能不再做一次让步的表示,来和缓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然而现时中国民众力量的发展,决不仅仅是华会决议的实行所能停止的了。现时国内各界,不用说工人学生,便是商会也知道起来要求关税自主了。中国人民现时已经觉得自己的力量,要提出比所谓华会决议更进一步的要求了。

帝国主义列强的政府忽然把忘记了三年的华会决议重新“记忆”起来,正可见他们也觉得中国人民力量的膨胀一日千里,如果不早些让步,将来恐怕嫌太晚了。可是,我们看来,现在已经“太晚”了!三年以前二五附加税能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稍稍满意,可是现在却不行了。现时中国民众的解放运动,在直系军阀颠覆之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规模扩大了许多,力量增加了许多——帝国主义者那种二五附加税的让步已经欺骗不了中国人民了,已经缓和不了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了。

英日两国的机关报,很奇怪中国资产阶级之间尚且反对关税会议的空气都会一天一天的浓起来。照他们的意思:“中国一直要求赶快实行华会决议,如今列强预备实行了,中国人却又反对起来了,岂不是怪事吗?”各国帝国主义者呵!三年以来,中国人民奋斗

了不少次,也就学着了不少乖了。五卅屠杀居然引起全国工人学生小商人等极大的运动,似乎出于你们帝国主义者意料之外,其实这不过是一般民众集中自己力量的结果,这不过是中国无产阶级日益增长日益觉悟的结果。中国无产阶级——这是一个新的动力,他在民族解放运动里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者方面的让步,假如不能使中国完全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能消灭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了。

美国人的机关报《远东评论周报》(8月15日)已经公然地说:“中国要求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法:或者用武力抵御这种要求,或者各派代表与中国代表共同研究出一个办法来。若说用武力的方法,那就应当知道,照军事专门家的研究,至少要有20万军队才能恢复中国25年前的状态。如果英美法日能够通力合作,不相疑忌,那么,列强占领中国的结果,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起见,实在是现时最好的出路——因为列强只须占领中国五年十年,用强迫方法实行行政上教育上实业上的改良,就至少可以使中国进化半世纪。可是列强现在是否有决心实行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办法呢?当然大家还没有这种决心。要列强有这种决心,必须中国人方面再发生群众的野蛮暴动,可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有知识了,不会造成这种机会。”所以现在列强对于中国只有让些步,以求“和平秩序”的恢复。

美国帝国主义者说出了自己的梦想——想恢复庚子之后的“中国状态”,就是全国驯服的凭听帝国主义者宰割剥削。可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现在是做不到的,所以提议还是对中国让些步好。英国帝国主义者却不然,仍旧想用高压政策,用武力对付。

上海字林西报,两星期来只是鼓吹武力干涉政策,尤其是对于广东。字林西报还批评英国政府太软弱,主张对待这种“暴徒的中国”,非用强硬手段不可。他们主张武力“讨伐”广州政府的理由,便是说广州政府先预备和英国宣战,因为广州不准外国轮船进口,早



有意违背条约。其实这种消息是香港方面自己造出来的。事实上是广州的罢工委员会宣布新定的办法：凡是不经香港赴粤的船只，可以免验，可以“自由入口”。凡是经香港再赴粤的轮船便难免暗藏奸细，所以对于坐这些船到粤的人，均须查验。这是中国人自相督促的正当方法，英国人无权干涉，亦并无禁止香港船入口的事。事实上海员既罢工，英船完全停开，何必还要禁止，足见那些禁止入口的话完全是英国人自己造的谣言，制造欧美的舆论，好藉口袭取广东——伦敦方面居然根据这个提出抗议，足见他们的居心了。

我们想来，这不过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示威：这种帝国主义的强盗要想攻击广州，试一试可否部分的占领中国，以武力恐吓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广州政府已经派代表到北京，决定参加沪案的交涉，决定共同办理粤案；然而英国却仍旧是谩骂广州政府是暴徒，与北京的“中央”政府无关系的——“所以袭取广州，并不算和中国开战”。

英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简直是地痞无赖的手段：他们想用这种谣言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即使武力干涉无法实现，也可以有所藉口而阻止关税会议的召集，他们十分怕这次讨论增加税率的会议变成讨论关税自由的会议。而且广州既是暴徒扰乱，上海当然也有人煽动罢工，一切屠杀都是极有理的，司法调查自然更加必要了。英国不但不肯承认各地屠杀的责任，还想从广州问题下手，反而要来判中国的罪名哩！

帝国主义者这种强盗政策，对于中国的民众一天一天明显的暴露出来。司法调查是我们全国一致所反对的。我们应当知道，英国帝国主义者所以要用种种造谣无赖的手段，正因为他们亦觉得民众势力的增长，不能就直接用武力。所以一面用司法调查来延宕交涉，一面从别方面下手制造空气，预备进攻。

至于关税会议，我们也只能当他是对于中国民众的又一教训。华会决议和现在的中国情形已经不适宜。现在中国民众只有巩固

自己的组织,继续的反抗帝国主义,切勿幻想帝国主义者肯自愿的让步;我们应当发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成为全民的极广泛的运动,立刻推翻一切卖国的军阀,而后与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关税会议的召集,不过是我们斗争的第一步的结果,还决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只在我们有力量自己宣布关税自主!

(摘自《向导》周报第127期,1925年8月31日)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作者 =

页数 = 753

SS号 = 10273187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编者说明

- 一、旅俄华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 中国人红军队伍的建立和战斗
  - 中国侨民支持苏维埃政权
  - 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
  - 上乌丁斯克华工关于成立俄共（布）支部的决议
  - 附录 1：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
  - 附录 2：中国赤卫队战斗在北高加索
  - 附录 3：列宁的中国卫士
- 二、苏俄与孙中山的早期联系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孙中山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 孙中山致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函
- 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 共产国际纲领
  - 共产国际宣言
  - 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 中国代表的祝词
- 四、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中国的反应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 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的宣言
- 五、维经斯基来华和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 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 & 吴廷康
  -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
  - 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
  -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 维经斯基
  - 附录 1：李达回忆维经斯基
  - 附录 2：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
  - 附录 3：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
  - 附录 4：郑佩刚回忆“社会主义者同盟”（摘录）
- 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 列宁
  -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 罗易
  -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 列宁
  - 罗易在第四次會議上的发言
  - 中国代表刘绍周在第五次會議上的发言
  - 马林在第五次會議上的发言
  - 马林在第十三次會議上的发言

-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 共产国际章程
- 土地问题提纲（节录）
- 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 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 & 张太雷
  - 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 张太雷
  - 张太雷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 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提纲（节录）
  - 关于妇女的决议（节录）
- 八、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致中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书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报告
  - 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
  - 农村青年工作的提纲
  - 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节录）
  - 青年共产国际章程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据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与青年团关系的决议所发的第十七号通告
- 九、马林第一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节录）
  - 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摘录
  -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 马林
  -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 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 & 马林
  - 我对孙中山的印象 & 马林
  - 附录 1：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 & 伊罗生
  - 附录 2：回忆马林 & 包惠僧
  - 附录 3：国际代表马林 & 罗章龙
- 十、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 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 张太雷
  - 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 & 萨发洛夫
  -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
- 十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 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致中国青年团、朝鲜青年联盟和全体日本工人青年书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节录）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
  -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致中国、日本、朝鲜、蒙古青年书
- 十二、马林第二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节录）
-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马林
-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托书
- 《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发给其派驻远东记者的委托书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
- 马林工作记录
- 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
- 马林工作记录
-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
- 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 & 孙铎
- 吴佩孚和陈炯明 & 孙铎
-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 & 孙铎
- 附录 1：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
- 附录 2：蔡和森谈西湖会议
- 附录 3：张国焘回忆西湖会议
- 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 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 拉狄克的发言
  - 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
  - 土地纲领草案
  - 共产国际的策略
- 十四、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 关于东方国家工作的决议（节录）
  - 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
- 十五、孙文越飞会谈
  -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 孙中山致列宁的信
  - 越飞致马林的信
  - 越飞致马林的信
  -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便笺
  - 上海工部局关于孙文越飞会谈的记载
  -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 马林致加拉罕和越飞的信
  - 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 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
  - 马林致廖仲恺的信
  -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十六、马林第三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  
第三国际妇女部告中国女学生书  
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

致拉夫斯坦的信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致布哈林的信

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

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

的报告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的信（附五位中共中央委员致孙

中山函）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

吴佩孚与国民党 & 孙铎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 孙铎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 & 孙铎

十七、1923年孙中山与加拉罕的书信往来

加拉罕对华宣言

加拉罕致孙中山博士的信

孙中山复加拉罕电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孙中山复加拉罕的信（摘录）

十八、鲍罗廷来华与国民党改组

为鲍罗廷来华加拉罕致孙中山的信

鲍罗廷对觉悟社记者谈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

给鲍罗廷委任状 & 孙文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 孙中山

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 孙中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 摘录 )
- 鲍罗廷笔记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致孙中山电  
孙中山复苏联代表加拉罕电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 & 孙中山  
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 孙中山  
致苏联代表加拉罕哀悼列宁逝世电 & 孙逸仙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  
聘任鲍罗廷职务状 & 孙文
- 十九、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  
曼努伊尔斯基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 ( 节录 )  
琴华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会上的发言  
里亚赞诺夫作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 ( 节录 )  
策略问题提纲 ( 节录 )  
共产国际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共产国际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和代表情况介绍
- 二十、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
- 二十一、维经斯基再次来华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中共“四大”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中共“四大”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中共“四大”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中共“四大”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 & 维经斯基  
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 & 卫金  
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 & 魏琴  
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 & 维经斯基
- 二十二、加伦与广东革命政府  
加伦的汇报《华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人》  
军事政治形势  
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 ( 1924年12月 - - 1925年7月 )》 ( 节录 )
- 二十三、孙中山逝世前后  
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函  
鲍罗廷致孙中山先生电  
孙中山与“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  
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  
致苏俄遗书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电报



第三国际致国民党之唁电  
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 & 维经斯基  
吾人之责任 & 鲍罗廷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 子任

#### 二十四、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  
书

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 & 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电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 & 维经斯基

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 & 魏琴

附录页